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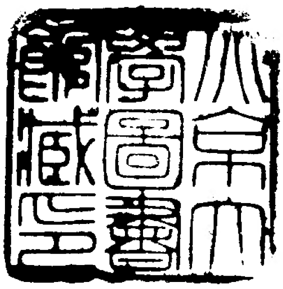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五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五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五七册目次

子部·道家類

南華眞經副墨八卷(二) 〔明〕陸西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李齊芳刻本……一
藥地炮莊九卷 〔明〕方以智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此藏軒刻本……二二一
莊子解三卷 〔清〕吳世尚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光裕堂刻本……四〇四
南華通七卷 〔清〕孫嘉淦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五〇七
南華本義不分卷 〔清〕林仲懿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存悔堂刻本……五五九
南華經簡鈔四卷 〔清〕徐廷槐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六一一
觀老莊影響論一卷 〔明〕釋德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顏廣晳刻本……七二九

參同契章句一卷

〔清〕李光地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軒刻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南華眞經副墨八卷（二）

〔明〕陸西星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年李齊芳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華經副墨八卷》提要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　澹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天道第十三

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極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然之文浩然之氣蒼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

旨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
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辟闢鈍挠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
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
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
邵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
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
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
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
無不靜者昧者混溟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
蓋六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
也昧然昧則歸於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
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
靜也靜則定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
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
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況精神聖人之心
靜乎是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
皆准於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出而道由我

行矣

一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
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
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
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
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
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
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
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
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
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疇以加此故
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
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
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
一實萬分而敦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
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

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爍然有條責謂責
成於已是盖動静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
之德一静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静能應
常應常静而常俞俞俞俞也者愉愉也俞俞
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戕以故精神豫而年
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静恬淡寂寞無
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
從虛静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
出而道由此行矣是故明此以南面云云所

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意盖如此

静。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
與。之。争。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
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
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
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彫刻
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鑑齋
静而聖内聖之徳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静

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朴素
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争美故明於
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即中庸
所謂大本大宗即内篇所謂大宗師也天和
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和則樂
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
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
來作印證曰不為戾云云則實未嘗齏萬物
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自然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
與陰同徳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
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静也
地一心定而王天下〇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
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静〇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
之謂天樂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知天樂者虛静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
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是故其生死
動静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此和樂之中瀟

瀟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以為
鬼則不祟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
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
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學問千聖
傳心之秘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
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
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
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
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箇有為者為臣道之當
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
當無為矣林鬳齋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
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
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庶事其用煩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
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
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
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群之道也

此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落與絡同謂包
絡也窮竭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

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
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
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
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
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
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樸散為器則有
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
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為之

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又自先字從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從乃造化之定理聖人取象於天地觀變於四時體撰於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一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綱維以立人道之極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序也以朝廷則尚其尊而官職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序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承乘之有序也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於道哉發明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此段畧盡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於天則本立於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

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惜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脩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於天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此段所論醇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於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

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自道而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迕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敖傲

舜告堯一段以明君道之當然盖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然而已故日月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於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積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焉信乎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偈居謁反 意說我意）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太謾謾汗漫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歟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窈然一物不着所謂箇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必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特寄孔子以正之耳不仁則不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屬仁無私屬義意者

歎辭後言猶失言也夫物有萬不齊物物而
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
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己之無私而
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
二句極精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
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
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趣一以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偈偈乎兼
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
哉亡子逃子也擊鼓求逃疑古有此俗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
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里重趼而不敢息今吾
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
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
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
矣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
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
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趼繭足跟厚皮也

重趼謂足有厚皮百里重趼而不敢息求見
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
屬齋以妹作昧謂棄蔬於晴昧之地似覺未
妥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老
聖之徳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踈棄之成
綺因譏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
斂無崖亦儉嗇之徵驗也老聖漠然不荅所
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譏於夫子
正以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尒郤然退聽安
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知聖神之人當
機敏給應荅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
失也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
以不與人忤者蓋以吾必有其實而後人與
之名不受而再與之争則殃之者至矣吾之
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恒服初非
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恒服服如服膺之
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曰非以服有

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然矣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有服非勉強而行之也循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此荏老脫塵奇筆然學之亦能悞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邉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頯去軌反 竟境

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崖崖異也衝突目而視也頯顙中央廣而而頭銳也闞口呿之貌 呿祛遮切張口也 義然嚴毅之狀崖衝頯闞皆賦相之不良者能自收斂則亦可以自掩者似繫馬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係而心常不定也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狀也發也機發若機括敏捷而巧中也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可覩也凡此十者皆以為不信之徵邉徼之外設有此人僉必以竊目之夫脩其身者必虛靜恬淡退讓撙節然後暴慢之氣不涉於身以是機警之人竅鑿日深渾沌死矣宜乎不為老聖所取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

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末而言名之曰本其寔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廣廣乎其有容淵淵乎其莫測沖漠無朕起中而萬象森羅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

與義者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末耳自非至人其孰能定之盖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物不足以尚之故有撫世之責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困即所謂累所謂遷所謂與之偕者故通於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歸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於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
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魄已夫
設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
句准林觧意指輪笋而言徐寛也疾緊也寛
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難入
要在不寛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
寸也莊之意欲人離口耳黙閒見神領心會
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
響有言無言俱屬筌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
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為輪
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
亂詞

帝王之德　上通於天　虛靜恬淡
無為自然　明此南嚮　堯之為君
達本明宗　和天和人　本在於上
末在於下　要歸主君　詳責臣者
五末非先　九變次舉　先後有序
太平令主　曲士論治　倒道而行
聖臣告君　天德出寧　孔聖藏書
昭揭仁義　老氏棄妹　成綺興刺
書貴載道　言豈盡意　桓公讀書
輪扁設譬　古人已徂　糟魄也夫

外篇天運第十四

澹字集

此篇所論天地帝王之道貴無為而賤有為重道德而輕仁義篇篇一旨但闔闢變化如風雲之卷舒千態萬狀令人應接不暇故予謂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受其驗美矣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重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有滋味言天運於上地處於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推而行是也居無事三字最妙蓋主張綱維循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機緘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機緘故意詰問此箇機緘直是闕寄難曉得此默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雲釀而為雨注於川澤川澤之氣復蒸為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隆如蘊隆之隆雲雨者陰陽和氣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噓吸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袑超）

如上細細微問巫咸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內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

雨露雷自滋自潤而爲無事者得以成不
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
照下土天下載之而成無爲之治九洛即洛
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
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
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爲自然者
也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
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
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
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
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
不及孝之言也

問仁道而舉不仁者以言仁問至仁而舉無
親者以言至直是突兀奇聳然亦有至理可
想蓋虎狼雖暴而亦知有父子之親可見仁
無往而不存何者仁天之元氣也幽陰糞壤
之中堅剛頑石之所而元氣無不從焉無不

由焉此造物之無私也問至仁而曰至仁無
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
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
仁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故
莊子曉之曰至仁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
至仁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於
孝者之言也乃不及於孝者之言也蓋至仁
則過於孝矣知至仁之過於孝則知至仁之
無親又焉得爲不孝乎大抵莊子問答正言
若反類如此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
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
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
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
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
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

以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南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背去之遠義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愉色本於由衷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混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凡親之不能忘我者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無心也親亦無心也渾然化而入於無迹矣故尤以為難猶一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之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澤施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蕩乎無得而名矣豈直讚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脩飭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國爵并焉至富在我則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兼而有之之意以喻至仁在我則孝悌諸凡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變滅道則真常不變者也故曰惟道不渝不可得而渝孰得而并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始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備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廼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氣候相

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禮以節之則有序義以正之則不亂故曰行之以禮義太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太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必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五德貌言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矣故能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故一盛一衰而樂之文武倫經象之文陽也武陰也至於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則如陰陽之調和而其聲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蟄蟲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發舒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連環無尾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一僨一起之一不可待言變不可執也惟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阬坑 郤隙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脗合故能短能長類晷影之前却能柔能剛象氣序之勻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氣之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届其盛如此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塗郤謂塞兌也郤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黜而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量之以管以定鍾律之短長其聲揮

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優吾影儻然自立於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謂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喪其耳志其目廢其形骸身如虛空弛放而不收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怠也大凡見人作為自覺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撫然其狀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焱悅入聲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刷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言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並生並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幽昏昏又若無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矣而生者續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

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機謂元神主宰五官皆備言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侯於言而心說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乎不為者人不得此不足謂之天樂樂不得此不足謂之至樂女欲聽之耳目無從接也求其然而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惑故樂始於懼懼則樂之德尊次以怠怠則樂之德泯卒於惑惑則樂之德愚愚謂昏昏默默不知其然語樂而至於愚則幾乎道矣故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

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游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　盛成　數朔　眯米　蔡蒙

芻狗祭天解厭之物祭則棄之禮也若復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生眯夢謂魂識顛倒眯謂目睛虧避今而夫子取先王已陳之之名物群弟子而習之卒以取困茲非夢眯之一徵耶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挈苦結 矉頻 柚由去朱

且古今之不相及也尚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尋丈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車而之陸其不利於行也必矣是皆不通夫無方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道法應時而變何必胥胥焉求

其同哉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之柤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必由古道必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猨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矉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而何哉

篇中重重譬喻皆憤世嫉邪極言世道不可挽回之意蓋以既古道之難復而哀夫子之終窮耳若真謂帝王之道必不可行之於今則又痴人之前不得說夢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

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謂制度名數道之形而下者陰陽謂天地造化道之形而上者此皆求之於外故久而無得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精切非苟以騁詞求勝者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主謂於道的有所見止謂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就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子印證便唯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耳根入者也彼既不受於外矣則聖人何用以言聒之若彼之無主於中者尊係外入而聖人隱焉彼亦何自而入道哉故聖人不出者為其能悟也聖人不隱者為其無主也聖人之教因材而篤也如此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已身若夷齊喪名於首陽之下比干剖心於暴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蘧廬蘧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覯則必受人之詬責喻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成者備矣故曰覯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過而不留不久處仁義之蘧廬而惟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
無所鑑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鑑即殷鑑不遠之鑑所不休者謂不知止足
之人蓋貪夫狥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往迹
之當鑑者何可勝數此不知鑑非善保全之
人也故謂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
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
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
恩怨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人所用之器邪
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
而生死無變於已故循大變而心無所湮大
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當之一力
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
隨境轉而得遊於逍遙之墟若其心以為不
然者未免有見於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
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靈
府也天門開則蕩蕩無礙而如如自在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
天地四方易位矣蚊噆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
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
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揔德而立矣又奚傑然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
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
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
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播上聲噆帀 昔夕同 憯
夫淨空之體不容一物目與膚尚然而況吾
心乎故降道德而言仁義未始不為心亂不
若使天下無失其朴無失其朴者還其混沌
之天而不以竅鑿之也且人之稟賦皆出自
然如鵠之本白烏之本黑不俟染濯若一出
於自然則其白其黑不足為辯皆為天下純
全之朴一有造作則不足多矣今號天下而
曰仁人義士不識其為自然之朴乎為名譽

之觀乎名譽之觀又奚足廣泉涸則魚相吻
以濕相濡以沫一何病也道德降則人相尋
以仁相尚以義又何亂也不若魚相忘於江
湖人相忘於道德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
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
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
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嗋脅同
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
陰陽謂以陰陽二氣自相吐納嗋合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
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
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
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
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對曰堯授舜舜受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
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

聃曰小子少進予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
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
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
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
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
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
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何言哉 殺色界反
尸居而龍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
應而常靜也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而
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
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者稱道
孔子以為先容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
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
子貢平日只知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
卑淺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
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

俱為竅鑿混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
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太朴未散民有親
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
宅而無情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
親睦九族平章百姓是其徵也民有為親殺
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禮獨隆於其親
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
治天下也使民心競競爭競也孟虞帝尚賢
故能使民爭爭則和氣決裂咎徵之感能使
孕婦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
孩而辨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閼而
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變謂變其
大道為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禹獨家之
且干羽之師有扈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效
於是人有心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機械變詐
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於順也殺人
者死而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私其
私互相警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
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相駭異而儒墨之徒
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機警之心起於家室施
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
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夫婦人之大始古人作
始自有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
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倫
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細味此
章與禮記大道為公一段意亦相似但說得
突兀驚人若以平易之心讀之則固未嘗異
也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
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
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
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厲例蠆 豸又作歎
蹵子

大道無為之世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皇
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悖

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何者日月有明而不能以照覆盆今馬用智察察則上悖日月之明以為明矣山川之精居方眞位今馬用知察察無故而鑿山無故而濬川則下睽乎山川之精矣四時舒慘氣序自如今馬用知察察為先事之備多未然之防寒暑不能擅其權生殺無以施其令而中墮乎四時之施矣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既惴於蠉蟲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也盖亦多知而害物者夫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不亦可恥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而已矣老子絕聖棄知意盖如此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奸干 說悅 孰與熟同

奸干也鉤如易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笑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鶂鵲 要平 孺濡

夫以陳迹而干人宜乎其不遇也盍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盖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鶂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雄雌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如貍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

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機動於此神應於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而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爲感通之本又何自而不可哉迹則烏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爲對蓋亦化之出於自然者正與上文互相發明烏鵲孺孚而生也魚傳沫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毋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爲人與化爲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故老子曰可丘也得之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其在上皇　惟治順天　孰居無事
無爲自然　上德不德　至仁忘親
正言若反　匪蕩攸聞　洞庭張樂
北門變志　太惑似愚　道斯可契
古今水陸　舟車異通　再陳芻狗
孔聖其窮　道不可傳　無主不止
無正不行　宣非口耳　公器難取
蘧廬暫居　采真之遊　逍遥之墟
鵠白烏黑　無失其朴　仁義憒心
大亂乃作　帝降而王　民乃大駭
以知治國　憯於蠣蠆　風化斯神
陳迹非履　與化爲人　其得之矣

外篇刻意第十五　　澹字集

此篇言聖人之德以養神守神作主首尾郤是一篇文字中間連用六箇故曰末引野語結之看他文字波瀾莊文中最近時好者熟讀評味妙義自見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附閒

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峻削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誹訕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於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脩脩潔其身也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淡矣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天地之平道德之實只是以平實二字分貼兩邊無甚深義聖人休是一句言止也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䰟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罷皮

如天行默然無容心也如物化蛻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看波字最妙見動靜相生波平則水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耀耀光之露也信而不期期信之必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虛之極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此數句甚有意味太虛之體本自虛無恬淡一有所動俱屬妄念六祖教人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故一有憂樂則德分一有變動則心擾一有忤觸則胸中有物而不得謂之虛一與物交則征逐世情而不得謂之淡一有拂逆則胸中有疵而不得謂之粹迕與逆相似但逆細而迕粗無迕易而無逆難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夫衆人失之於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所為哉有能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箇學問三家一旨但言養神則於道門更切耳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于越吳劒也押而藏之不敢輕用寳之至也况精神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皆精神之旁達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聽命於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素之道莫要於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無分別一之精上通於天則與天載脗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尒形無揺尒精不使之喪失於外也故素也者謂其不雜於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則神存而精自固而真常不壞之體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宜乎尒時方壺外史為作亂詞

聖人之德　天地之常　無乎不有
無乎不忘　虛無恬淡　漠然無為
其德乃全　其神不虧　純素之道
守神為急　守而勿失　與一為一
一之精通　合於天倫　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

外篇繕性第十六　澹字集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遞遞說下以恬養知是其主意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議論極醇無疵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二俗字宜省其一

繕脩治也滑汩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物之元性也儒者謂之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義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體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纔認得性便屬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何者用知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反其情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容體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數而不得謂之偏行若禮樂而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狃於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亂矣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
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
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
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此句雖解蒙晦其
明也冒蓋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德
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蒙
已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人之德
無蓋世之善天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
天下皆相忘於無為自然之天此大道為公
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量
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蒙德
而不冒之義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
而得澹漠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
位萬物自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
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
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
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
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
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
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
自隱 澆澆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為者以
故品為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循
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不順是以有坂泉涿
鹿之師澆與澆同險德如孔子所謂危行去
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
心起識日以心鬬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
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
有偏行之禮樂爭逐於末而忘其本是以民
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蓋至是而世

與道交相喪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世喪故世亦無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如此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也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醇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小不)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行身者此身大行於天下也大行則反一而無迹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人不以知窮已皆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者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即反一也危然處其所言無為也無為者道也有為則為小行而傷乎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也有識則為小識而傷乎德矣有傷則不得謂之全故樂全此者謂之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所今 謂之)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圉禦同)

數段遞遞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來適然而來也儻然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溢而貧賤不與移彼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無窮無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

寄去則不樂者不同況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人不知叶性之分定而惟儻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壺外史為作亂離

蔽蒙之民　繕性求明叶　離跂俗學
荒兮未央　以恬養知　知復養恬
恬知交養　和理出馬　遐哉古人
與世澹漠　逮德下衰　澆淳散朴
離道而善　險德以行　民始惑亂
去性從心　世道交衰　聖德乃隱
興何由興　隱不自隱　存身之道
深根寧極　時命大行　知不以飾
小識傷德　小行道涇　反一無迹
得志樂全　軒冕非性　儻來而寄
喪已於物　是謂倒置

外篇秋水第十七　　澹字集

秋水篇論大不大論小不小說在人又不在人文字闔闢變化如生龍活虎中間明理達權四字是此老實在學問究竟及真亦只是箇自然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語甚醇正下段畏匡却楚譏惠皆發此意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涘俟

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故以河伯寓言涇濁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於黃河濁流泛溢泊瀰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河中諸崖上有牛馬水大而岸遠不復能辨於是河伯

欣然自喜以為廣大之觀盡在於己及其北至於海東面而望水天混涵茫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乃望洋向若而嘆若海若滄水之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言世之以少自多者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幾乎局於己見而長見笑於大方之家矣殆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

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之家可也大方猶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尔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嘗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少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夫見少則可進於

大觀矣　郭象段刻在[illegible]而[illegible]下此為悞寫

註中郭象一段可録窮百川之量而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等乎也故質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

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感
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
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塲矣此莊子之所以
發德音也若如感之者之說轉以大小相負
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覩大而不安其小視
少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
民之矜夸豈不失乎莊生之旨哉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䅲

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今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
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
之自多於水乎　礨空音壘孔
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
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
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礨空乎計中國之在

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礨空水穴稊米
稗米言微之甚也凡物之有名相者號數有
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
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一
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並生並育於四海
之間不猶毫末之在馬體乎如是則益眇矣
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
伯夷遜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奚足
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殆無以異矣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海若曰
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
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
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
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
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
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

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鼎向明也故古字

如上說到至小地位更無進步看他轉身變換固是文字之妙然皆是他廣大胸中流出常人說小便自萎薾無擺劃處即為曲士不莊子所說義故河伯欲大天地而小豪末此箇見識便自死煞海若為說一段道理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量謂局量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得失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無一定而各各自足故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証於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途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也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樣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證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証之盖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亙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遥而不悶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掇而勿跂以是而知時之無止盖人之常情從前望後待而不得則悶後綴乎前追而弗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妄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憂知分之無常明乎坦途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必反其生也何說之有死者物之來而歸也而屈者必伸其死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祟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死生晝夜卒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

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夭壽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悅其死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豪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馬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為適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擬未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恥

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適也不自適則歉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生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証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體勘將來如是則我雖豪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

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莊子與莊子乃能証此妙哉妙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垺與郛同 殷盛也

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蓋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河伯便以此為大小之至故有此問信情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無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

[illegible]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
則不得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
以意致則精矣脩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
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
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末章論不顯
之德同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
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
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
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
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
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
之至也
上言至道不期精粗此便說到大人體道之
事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厭無取舍故
其行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
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
執鞭求利之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

[illegible]不黷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
不借人以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
有貪汚之行者亦不賤之謂如上文所指爭
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
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佞諂
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爵之不能為
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
非不辨細大亦知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
所謂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
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
至德不得有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己有我
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
之約謂收歛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
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
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

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差叉 趍宜

上言大人無貴賤大小一味玄同河伯因問物之内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耶如孟子體有貴賤有小大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自是一種道理不知何以於無分別中至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云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箇分別俱屬心識竅鑿渾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荅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過為分別故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已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情如人說其人好文字我隨衆喜他則見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人說其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見他件件事事皆是不好的不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看我不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為稊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豪末之微我言芥子可納須彌妙高山也則豪末將不為丘山乎知是則物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覩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於有無之稱是非之辨亦復如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而功之有也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

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必東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必西之果為西也使舍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喻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所攄而稱有又何所攄而稱無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非又未有定也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覩矣盖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於不分之中妄有分別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喪而人心之所以日漓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盖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瞋嗔 舍捨下同 禪去聲

又設貴賤無常之喻以明貴賤之不可倪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噲則為賤矣爭賤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驊騮騏驥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狌狸鴟鵂夜撮蚤察秋豪而晝不見

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然於此而或非於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於前而或亂於後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於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賤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篡為懿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於禪繼而貴之乎默默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篇中意中生意言外立言重重照映如國師為奕陣勢布列而精神血脉尚未串貫始學之流急難着眼諸家箋解咸屬朦朧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則此老之意幾不明於千古矣

撮蚤惟南子鵂夜聚蚤蝨而食之不失崔本作爪言鵂鶹夜聚人爪甲於巢中梁麗屋棟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叅楚林反 差楚宜反

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趣舍將何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荅曰以道而觀

何者為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因有貴賤則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門有碍如何得寛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寛矣故曰是謂反衍衍者寛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也故曰無拘而志與道大蹇如此無貴無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屏謝世縁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乎慎毋執一而行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參差然曰無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徳也故又為之形容儀乎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徳由由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畛域兼懐萬物孰承翼之而無私係戀無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小大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乎其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連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徳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徳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徳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蹢躅音躑躅

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己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

必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於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避與彼立巖墻徂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戾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其明於權而不以物害己也且如語至德者謂火不能爇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幹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位德猶言立德德立則蹢躅屈伸皆得自如此道之要也理之極也道要理極郎上文所謂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者說到此處則知此老學問活潑潑地知經知權無固無我此身常在大造爐中常自逍遥快樂又孰謂其荒唐而無當哉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落絡同

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救轉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命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己德丧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之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論不過是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𨇤予風動吾脊脅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而起於北海蓬蓬然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蚿賢 蹄足蟲也 跉琛去聲 踔卓 鰌秋或作

蘷一足蚿百足蛇無足皆能自行然猶有形似風則無形而自行目則不行而能至猶以形用也心則以神用而古今宇宙無不周遍說此數重直是構思奇絕中間噴薄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却就風上說出箇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能小能大能柔能剛者同一妙用不說心目便文字不板樣如半開蓮花妙悟者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知得之知去聲處猶止也制命猶言造命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汼坎 莁 逐 埳旋

玕寒 蚷渠 跱時 蛣怯

汼與莁同埳井壞井也井幹井欄也缺甃井甃缺而成崖者接腋持頤蛙赴水則以兩腋拍水如接物者然持頤緊閉其口也此四字分明寫出一箇水蛙跗小足也還田顧也虷水中赤虫科斗蟇子也跱行止也縶拘牽也逡巡而却小不能容却步而退出也十年九潦八年七旱看他下語活處若他人經謂九年水而七年旱矣蚉蚊虫也商蚷馬蚿也一時之利謂利口也跐蹈也大皇天也跐黃泉而登大皇謂窮高極深也奭釋也四解四達也玄冥滇涬之先也大通大道也未丁之夫曰餘子國能謂彼國之所能呿開口也逸逃遁也此與下三段無甚深旨直訓其字而已無勞箋疏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於塗中

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　足下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鵷雛鳳雛也練實竹實也嚇怒其聲恐奪已食也世道交情觀此可以發一長笑莊生直為千古寫出鄙夫鄙悋之態只以一字形之妙哉妙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此一段甚有辯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言子之與魚水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從而知魚之樂耶莊子却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不知魚之樂耶惠子善辯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猶人類也尚以爾汝形骸之隔而不相知何況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辯論取給於口皆為枝葉之談非本論也若尋其本論已知子知我之知魚矣而循問我者正欲得所以知魚之故不知物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逍遥則濠之下者不言可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故一體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聽驢鳴皆得此意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觀於北海
醜將柰何　大方達觀　天地稊米
人處九州　毫末馬體　至大難窮
至細莫倪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無已　知分知時　一體同觀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無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謹於去就
察乎危安　蹢躅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滅天　無故滅命　以小不勝
而成大勝　龍真井蛙　孔非暴虎
莊戲楚龜　惠嚇梁鼠　儵魚出游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固非魚

外篇至樂第十八　澹字集

此篇教人決擇至樂活身之術皆以無為而存將箇無字推到本始論及人物之生死變化察其本無而同出入於一機其有生老病死等如四時晝夜達命者不哀觀化者無惡一味順其自然然後在我者長樂而長存也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耶誠不善耶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

也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耶果不樂耶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誙鏗

從上篇不以物害已透下意來發此一段急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二無有哉反詰之詞言決是有也今奚為奚據正詰之詞與屈原卜居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物喪已富者苦形勤作類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為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活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有憂有患之身惛惛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為形也不亦遠乎烈士砥礪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見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逡巡却去而勿與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死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情之所趨與吾之所處大率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趣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為樂誠樂矣而世俗苦之吾如世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樂也至譽無譽烈士之所爭真非名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芴忽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狃於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歆是之無有是處將歆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庶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物以之生然又須要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故叉覆而為之詠芒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乎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義芴即汤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知無為則虛靜恬淡而不以苦為樂矣

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長上聲 噭古弔反

此段正好與內篇養生主中秦失三號大宗師中子祀子桑户孟孫才等章參看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槩然言焉能不槩然與世人同情哉形變而有生生指知覺運動而

言偃仰也巨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着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自解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持被入省中顧妻妾刺刺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煩惱猛於生死關頭說箇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其有生死幻變不常與寒

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關情妄生悲喜古之
至人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巳只是
箇勘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煎炒不動金剛
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截支
體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
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蜜中保有進步
吾儒中若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亦是他學問
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況外身而觀化者此
處莊生猶為惠子俯就兩句曰當其始死我
亦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
方便說法直恐驚倒惠子若使二子針芥相
投直須說箇我尚無我渉從何出讀莊子者
不於此處着眼何處着眼不於此處認取學
問何處尋學問做方壷外史急為拈出為莊
生丟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
都來証道又却是外史老婆心切也諦聽諦
聽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

無情說法無情受擬議商量總不堪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墟黃
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
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
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滑骨圭去聲）蹷
柳瘍也味意柳多擁腫故以為瘍瘺之喻假
借即佛經所謂地水風火四大假合生者塵
垢也解見末條此段郭象註好先示有情然
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
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幽困於
憂樂之曈矣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箠因而
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
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
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
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
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

門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
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
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
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
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
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髑髏獨樓　髐哓　撽竅
此自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無身復
有何患上撰出一段寓言直是戲劇若真謂
莊子有生死欣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
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孔子曰善
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
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
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
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
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人惑則死言人既惑於我之言則將謂我將
不利於彼國而罪我者至矣盍借顏子以寓
當時之游士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
小之見不可以大道說之
且女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
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
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
奚以夫譊譊爲乎御徑　鶖里轉反　食嗣　鰌鯈秋條　行杭　委蛇萎移
以鳥設喻謂魯侯不可以堯舜黃帝之道說
之若戰爭攻守之事富強之術則彼將樂聞
矣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
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
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
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夫物有殊性人亦宜然魯侯之不可說以大

道者其好惡異也古之聖人不一人之能不同人之事知其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不可同且一也故求實於名設義於適因名以求實則無不量而入之嫌矣因適以陳義則無求而不得之惑矣兩者條達則持福常在於已烏有人惑則死之患哉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擭蹇 鼃繼 鴝劬 乾干 瞀茂 蠸權 歡二 青比去

攓扶也言髑髏沒於蓬蒿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養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悅死皆屬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舉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濕化者而言得水為㡭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免有所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者假借也假而後生生者塵埃也大地塵埃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牽如絲如縷其名為㡭蓋水苔欲生之先河中多有此朕其在水土之際兩岸之傍水得土氣漸凝漸厚遂有體質其色沉綠名為鼃蠙之衣是曰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舄陵舄車前草名也多生岸傍又名澤舄其性利水陵舄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糞壤也烏足亦

草名其根化為蠐螬而葉為蝴蝶蝴蝶胥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虫質多蠕弱又生於田夫野竈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虫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鴝掇鴝掇伏土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魚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健而乾魚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者蠛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雖小而自氣血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此虫相尾而飛於空中故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腐蠸腐蠸生瞀芮遞遞相生皆虫類也或不作遞生說者亦得大率此虫無考註書到此類皆閣筆乃知阿難宿世惟傾多聞晉室張華盧傳博洽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藥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虫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郭註以為俗本多誤亦夏五傳疑之慼心也而林鬳齋註直謂人馬皆草名如馬齒人參之類不知何本又謂莊子故為詭怪之名萬世之下受其愚矣看他不破審是則南華為愚天下之書矣我不愚矣天下人不敢以此言而誣先哲曰然則何解曰愚意直謂程生馬馬生人耳曰繫氣而生人類可乎曰二五之妙微而漸著轉而愈靈人雖至貴不應於海濱空寂之處忽然而生如宋儒之臆說者未免有所假借借則不借於物而誰借乎史臣謂元之始祖胎於狼鹿此其一徵蓋造化之始生物而至於生人則靈秀備矣若是馬齒人參則不過庶草中之一品造化到此便了直是無所歸宿觀人又反入於機一句是人參反入於機可乎分明說造化到生人住了不消假借而生經自以形相禪相生相死相死相生反入大造機中所謂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其下復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因指髑髏等間發

此一段要人認取天機養乎樂乎何容心哉順其自化可也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至樂活身　無為無真　以苦為樂
匪我思存　達命不哀　觀化奚惡
大累有生　無復何慮　形有所適
命有所成　鳥非人養　魚不陸生
樓蓬指髑　予誨女知　歡乎養乎
出入一機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四終　潛字集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五　羽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外篇達生十九

此篇多莊子雜著中間所論藏神守氣愈譬愈精欲學問者不可不熟讀此篇惜史氏䟽不能盡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是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

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情實也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夫人莫不知生之當養而一有狥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夫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安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奈何者以倖免何者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富貴而夭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却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形若傳舍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尚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焉有不免於為而得免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苦故朝夕則思饔飧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人世之所不廢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緣簡事損之又損而不以世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與彼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人生生之厚故不正不平生而動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造化便死他不得更得箇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幾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此一句是問辭復自荅云棄事則形不勞恐勞其形故棄其事也遺生則精不虧恐搖其精故遺其生也遺生即老子所謂不厚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

淸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寧不與天爲一乎何者天地與我本同一氣如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體而虧體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喩如以火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爲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相天猶儒言賛化道言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也人而反以相天則聖修之能事畢矣此段所論甚有至理不得草草讀過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子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象貌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得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知智　郤隙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礙也蹈火不熱跨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挾日月躡虛凌空而遊宴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絶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卽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焉正存於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攝真而成出有入無之妙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哉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孰得而禦焉不形卽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之道惟處身乎不淫之度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而已淫佚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常藏此神於淵默之地動靜不能倪其介兒神不能測其機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萬物之終始壹其性養其氣致處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於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於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郤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遻悟 慴摺）

若不觀夫醉人乎墜車病矣而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者其神全也蓋醉人醉矣彼時乘亦不知墜亦不知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是故雖迕於物而不慴以神全故氣全氣全故雖病而不死彼神全於酒者尚然而況神全於天者乎天只是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聖人藏神正藏於此然前曰守氣此曰藏神藏神正所以守氣也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形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刃殺人乎操刃者殺人乎復仇不折鏌干仇在人而不在物也忮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忤於世也使人人皆如鏌干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脩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之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

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為之害天以此理善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於天矣吾得此理以為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於人將不幾返於真乎此亦自上文聖人藏神於天上透下意來別作一段為是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痀僂傴僂 橛掘

痀僂曲背人也蜩小蟬也以竿黏蟬曰承掇手取也累彈丸於竿首至二至五而不墜則神定而視審從可知矣以是審定持竿故能承蜩而不失又當承蜩之時外體欲直內志欲寧身如株橛之拘臂如槁木之枝心一於蜩而不知蜩之外復有他物蓋雖小技而亦有妙理則嘗問之黏物者彼言最忌手顫竿頭搖動則物驚而走總之凝定而詳審可以得志於物矣其語意正與此同孔子聞其言而喜其有近於道也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痀僂丈人之謂乎引此以明藏神守氣之用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數朔 殙昏

此亦用志不分之喻觴深至深之淵也游浮

於上也沒汨於下也游人猶知有水但與之相忘耳汨人則不見有水如履平陸故汨人不待見舟便自能操舟云不習無不利也不入乎舍言利害不入乎心暇也閑也注射而賭物也鉤帶鉤也婚與涽同矜者憐惜之意有所矜惜則志分矣故重外者內拙言拙於用也與巧字對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腎脤 懸玄

拔篲者拔連茹之草以為篲謙言已不過師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蓋以羊性剛狠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亡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出世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患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大抵養生者必知乎道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乎權故引孔子之言以為律令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蓋入而藏則有心於止而無心於行矣出而陽則有見於動而無見於靜矣豈知至人之道卷舒無定動靜惟時無心而立其中央柴者無心之義出無心於出也入無心於入也中亦無心於中也三者俱得而人之道至矣幾至人不亦宜乎故曰其名必極極之言至也高門大家也縣薄謂懸帷薄於門首閭閻

之小户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懐也其如人不知戒何哉噫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筴策 說稅）

（豢患 尻九羔反 腞篆）

祝宗人祭祀之官玄端禮服牢筴豕柵也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置也腞楯案之有縷文者聚僂筐莒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享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腞楯之上寘之聚僂之中亦甘心焉統上二喻皆為以物害已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詰得甚軟美令人有深省處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户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誒熙 惡烏 詒怡 滀畜）

（髻詰 鮭蛙 鼃 二音 蠪聾 辴軫）

[誒]詒倦怠失䰟之貌忿滀鬱結也沈水汚也
[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優髻雷霆皆鬼名
也倍阿鮭蠪東北方下之鬼名泆陽西北方
下之鬼名也盖鬼性曖昧其在戶內則擇幽
暗之所而蹲踞於地下又至陰之氣浟漫周
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灶戶隅水丘山澤
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者不可謂子不語
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
女而衣赤衣倍阿狀如小兒長尺四黑衣赤
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陽豹頭豹尾罔象狀如
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委狀如狗而有角
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傍皇如蛇兩頭
而文五采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
必是此而欲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
此言則輾然而笑矍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
席卷併吞之氣翁然勃然何病不已何祟不
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矣又按桓公萬
乘之君田而見鬼其心真有不能釋然者故
誒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急為鮮之
若說無鬼彼已見矣多多說箇在在處處皆
有鬼物猛將他心中所至願者微以一句挑
動曰見之者殆乎霸於是桓公便與坐談不
終日而不知病之去已此箇意思分明迎合
桓公與他發箇先兆以誑一時焉得不喜而
笑英雄豪傑一語投機便肝膽相照見非真
見兆非真兆特欲鼓舞一時之人心而成霸
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語外史看莊子
到此亦發一笑真見英雄欺人又長一番識
見

紀渻子為王養鬭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
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
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
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渻省 憍驕

此亦凝神守氣之喻已乎言已可用乎虛憍
昂頭傲視之狀見而欲鬭也猶應嚮影未見

而尋鬬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鬬而欲鬬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鷄則神凝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疑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試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然後動無不利故承蜩而至於累五養鷄而至於逾月此等說話真可印證學問嘗觀佛乘所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動經百千萬億那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藥化九年面壁乃證

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還生摘下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常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縣玄　並傍　長去聲

此與汩人操舟之喻頗同苦病苦也並流沿流而救之也水之旋入者為齊水之涌出者為汩言水自有常行之道若從之以出沒而不以己私與之可以得志生於陵而安於陵長於水而安於水只看一安字皆順其自然

而不知所以然便是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此於行險中等閒發出一箇居易學問妙哉妙哉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

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鐻據 見現

鐻鍾鼓之縣雨端多有刻鏤驚若鬼神者疑其精巧非人所成也盖工人亦知疑神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支體黜其聰明然後内巧專而外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於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正在於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顔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

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使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稷盖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循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太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盖有見也稷雖善御而以百鉤責馬可乎故敗

工倕旋而盖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極霤垂

此言純熟自然之妙看他論一化字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旋物上自圓而成規曰矩者具言成文耳彼時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一而不受其桎耳使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大抵學問最怕分心又怕有心分心則雜而不精有心則物而不化故一而不桎者乃能入妙看莊子到純熟處字字句句皆為奥會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

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適之適也要履

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於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後謂之忘也不離於物而與之相適則自忘矣故屨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要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時義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於適而未嘗不適者斯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後能入於化矣此是學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是徑庭何者適於足者未必適於要適於順者未必適於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無所不適矣此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之意然又須知適與忘自有先後如人適我意與之相處久自忘形然猶有揀擇去取無物不可無物不忘方為妙耳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嘆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

鼯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

賓擯　惡烏

詑謂以異事告於子扁賓擯棄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墮支黜聰之意塵垢之外虛靜恬淡之境也無事之業弃寞無為之道也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雖為而為之以不為也彼固惑而來言彼固懐惑而來非先生惑之也食之以委蛇言使之從容自得而食也欵孔也啓開也言所見者小也鼯鼠斥鴳亦借小物以鄙之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備物養形　將欲生之　達生之情
奚以養為　欲免於為　莫如棄世
與彼更生　正平無累　形全精復
與天一馬　精而又精　反以相天
至人不傷　純氣之守　如彼墮車
得全於酒　雖有飄瓦　不忤忮心
開天之天　幾以其真　道可學斯

用志不分　承蜩猶掇　操舟若神
聞之養生　方諸牧羊　隨鞭其後
無出而陽　畏途孔迹　衽席干戈
人自為謀　異彘者何　覇愈澤鬼
雄走木鷄　削鐻有術　蹈水無私
靈臺勿桎　馬力難窮　忘適之適
至德之行

外篇山木第二十　　寀字集

此篇所論全身免患之道最為詳悉正好與
内篇人間世參看其要只在虛己順時而去
其自賢之心熟讀此者可以經世務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
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
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
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
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
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
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
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
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
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
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
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此言處世之道正好與内篇人間世參看言
木以不材而得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木
鴈無憑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
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
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
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
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無
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
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
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
譽異我則訾是非鋒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
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
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於訾故曰無
譽無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
知用舍者時也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
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

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相與斯世斯民同遊於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診故曰遊乎萬物之祖祖則所謂無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此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自以已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已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太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招權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知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能以自免然則才與不才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難為而欲其皈心於道德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夫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辟闢　洒洗

此意亦與上同通篇作箇隔靴搔痒說話等閒在狐狸身上發出箇靜戒定學問可見此老句句寓言皆是說道狐狸以皮毛而致災君以魯國而生憂是皆有生之累故願君刳形去皮以淨其外洒心去欲以淨其內而又遊於無人之野犉然孑然將使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天下之太鮮脫無過於此又何外累之足患哉原莊老之意只是勸人皈心道德

淨躶躶的赤洒洒的全然不以世累為心便是聖人有天下而不與的心事或謂宗社為重如何教他輕將魯國棄了不知論割其至愛而棄其既胎則人人有張狸皮人人有箇魯國得之言意之表可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故其民俗若此不知藏一無私蓄也不求報無人我也不知義無分別也不知禮無往來也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生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一切有為法也捐之又捐則無為矣

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又為孱弱之夫沉溺愛河不即解脫者加一鞭策蓋有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頭田顱不得人無車則困無糧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能外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游衍坦然由之而無疑故曰無倨傲爾形無留戀爾居則無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欲則無糧之糧足矣此便是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泝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乎不測而遊於無始往日聰明知慮一時廢盡譬彼送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芒乎獨

行入於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隣
尚何離索之足患哉嘗謂莊子善體物情等
閒發出送行二句宛然離情別思渭城朝雨
之詞不是過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
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
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
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
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惼編 翕歙
有人謂有國見有於人謂以小事大以弱事
强因勸之去國而舉讓國者以見例大莫即
廣莫如上語意既足又將虛已遊世立譬作
結虛已遊世即所謂無心應世也知此則所
言無人之野建德之國真是去人不遠魯君
真可策勵而行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曰子
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
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
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
强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
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縣玄 傅附
歛民之財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
廼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子見
疑以為將設何術盖恐藏仁以要人如所謂
厚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
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盖人之生理本自完
具加以彫琢則純樸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
於其心則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則害於其政
吾將於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復歸之故侗
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
芒乎萃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止也從其
强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傅而不私其
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强其所不堪

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於吾心不挫則常應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如此矣而況道德之有於身者乎大塗猶言大道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杼序　行杭

意怠玄鳥也翂翂翐翐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逐隊而傍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矰弋加之而卒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鮮不自貽其慼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不明古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此道之所以為妙也體道者居得行而不名處則幾矣得行謂得志而行名處即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純純一也常平常也言純一其心而平常其行與倡狂不知所之者同故曰乃比於狂削迹者杜門掃軌無轍環之迹也捐勢者不事王侯無遊說之行也如此則不為天下立功不為萬世立名無所求備於人故人亦不得以備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泯然無迹者之所為也至人無聞也而子抑何以聞

為喜哉於是夫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而逃之大澤之中不華盲目之文而衣裘褐不珍爽口之味而食杼栗不起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群一味虛己之心與列子食豕食如人食者意全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之況於人乎不惡人人不惡之矣此重言孔子而借以諭道之詞若夫子真不肯逃大澤而群鳥獸者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雽户

假一作叚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璧負子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於千金若以千金之璧為累則赤子之累多於金璧今而捐璧負子蓋以天合者雖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害之秋其勢不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諭弟子之所以相依者要皆一時醴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復何怪乎親交之益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於是絕學捐書濬然去其汙漫之交不復與弟子虛為揖讓於其前虛文去則真意流佼是其屬也以天其淡也若水宜乎感以無心而愛益加進也

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

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冷冷

真冷二字訛書也吾意當作其命緣者因緣依附之意率真率也形莫若緣者不敢高抗於人而恭敬退讓若有所推也蓋至讓則無文真率則簡便故不求文以待形而俯仰自無不得既不求文矣又何假於物哉物即所謂名以命之器以別之者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緳絜 憊敗 眄面 枸矩

大布粗布也正緳結帶也履弊而加以繩縛故曰係履憊病困也言衣弊履穿直貧耳未及言憊也若夫道德之士遭遇非時處乎昏君亂相之間進退維谷不能自逞欲其無憊詎可得耶故以騰猿設譬攬蔓者攬其枝而蟠結之如蔓之附木者然王長言精神雄壯也柘棘枳枸木之有刺者言猿得勢則騰驤失便則枸急士之遭際窮通異致有如此者語其憊甚則比干剖心其徵也夫言比干舉重以該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還旋

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具無節奏音響故曰

無數犁開判也揣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睛而環視之造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己而或至於大則推己者過矣愛己而或至於哀則愛己者過矣於是為發天人損益始終一貫之理急為定箇歌者之誰誰即森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徵求到底将見無有受者無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如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又借顏回發問逐句而晰其弟何謂天損飢渴寒暑窮桎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泄則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吾惟順化而與之偕逝如臣子之聽命於君直易易耳故曰無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悖言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並至無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極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己無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為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歆羨於儻寄之物非其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也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賢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

患益之未已而擊之者至矣以君所為殆異於鳥之所以自處者矣鳥之輕耿莫如鷾鴯鷾鴯即意怠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雖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間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鷾鴯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無受人益難何謂無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無窮而萬物之化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

損或損之而益莫如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迎莫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無天則無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居無事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循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也而人之不能有天則何故哉只在性分上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

自化往往至於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天聖人之學惟晏然體逝而聖脩之能事畢矣逝即逝者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體其逝則何人非天何天非人而自不受夫外來之損益矣

莊周遊乎彫林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

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林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且疽

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

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蜋執翳利蟬而忘其形螳蜋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顙不覩不逝異鵲之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蜋螳蜋召鵲令鵲復召我矣莊子於是翻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閉閤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雀之故而遭虞人之誶且聞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遠俗犯禁自取戮辱亦固宜馬耳三月不庭孟言悔也

感顙謂平顙而過敫大也翳蜋之斧也誶罵語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賤美貴惡豈人情哉物固有相召耳蓋美者自美則有驕妬之心吾固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則有退讓之意吾固不知其惡也嗚呼逆旅小子可謂友德而不荒於色者矣既又為美者謀使其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安往而不愛哉而惜乎美者之不能也小子識之無往非道也無往非學也亂曰

將欲全生　木鴈無憑　祈免乎累
道德是乘　無譽無訾　浮游上下
一龍一蛇　與時俱化　刹形去皮
洒心去欲　無人之野　建德之國
涉江浮海　乘彼虛舟　無車無糧
虛已以游　侗乎無識　儻乎怠疑
毫毛不挫　朝夕賦而　辭其交游
無責於人　捎勢削迹　鳥獸可群
天屬斯親　捐璧負子　無以利合
而耳如醴　形莫若緣　情莫若率

亶不求文　奚以待物　士有道德
時不與行　騰猿失便　莫逞其能
無愛天損　無受人益　何人非天
無始非卒　聖人晏然　體逝而終
正以待之　與時偕行　栗林忘身
虞人戮焉　何美何惡　去其自賢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穽字集

此篇多有精密之語正好與内篇大宗師參看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稱道數當謂與論道理往往當於人心其為人也真真謂質任自然人貌而天謂貌雖人而心則天也虛緣虛已而順物也葆真虛靜以養真也清者或不足於容物而彼則能容

人無道則不待言語惟正容以悟之而彼不肖之心自消順子之行若此盖所謂蕩蕩乎無得而名焉者宜乎子方之難於言而不稱也文侯一聆其言儻然自失觧形箝口深愧所學之粗淺盖歆師其全德而剗其形皮直以勢分之榮為身累耳故曰魏真我累觧形鉗口寫出儻然自失之意甚真切莊子善體物情類如此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夫若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言習於末學而昧於本體彼其進退成規矩從容成文章諫道有法則而不知抑末也本之則無是以歎耳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謂不待言說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歟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瞠撐 比去聲步趨馳皆就馬而踰夫子步亦步是夫子言而回亦嘗言也趨亦趨是夫子辯而回亦嘗辯也夫子馳亦馳是夫子言道而回亦嘗言道也然而大可為也化不可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其後者言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其前不知其所以為也不比而周者不期於人親而人親之也無然而然也不言而信者不期於人而人信之器而民蹈乎其前者無名與位而民自歸之也此夫子之神化也而回不知其所以然故瞠若乎其後瞠若謂直目而視也不知此箇所以然者乃聖人所存之神不疾而自速不

行而自至者故夫子急為提醒曰悪可不察與察謂審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晚出於東暮落於西而凡有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存謂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然故萬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待謂待箇所以然者乃自然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能化以待盡損之又損以返於虛感物而動梏之反覆日夜無隙而將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能規乎其前丘丘土之高者規取則之義規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修往哲皆能不亡所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無隙以濱於死是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誠可哀矣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猶言對面不相識也與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殆欲著乎吾之所以著者

乎汝又指囬而言者者顯明之義所以著又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於日用之間而其所以然者則虛無之盡有不可以色相形聲求者故彼已盡矣汝惟不知化以待盡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肆者市馬之地唐者無壁之屋求馬於肆見肆而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而不見道如上之言亦言辯亦辯言道亦言道是皆以有求我者宜乎瞠若於絕塵之後而不可追也且吾嘗語女墮其支體黜其聰明汝亦嘗拳拳而服膺矣是吾服汝也甚忘而汝服吾也亦甚忘甚忘之與求有也則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徇生執有說着忘字便茫無着脚友起虛無之嘆雖然忘亦何患雖忘吾故吾而吾自有不忘者存盖故吾即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即吾所待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游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耶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乾干　為去　慹蕭　見現　離去

慹者不動之貌似非人嗒然似喪其耦也老子言吾游心於未始有物之先是以如此嘗為汝議乎其將將者且然未必之義議詞也言未始有物之初渾芒一氣耳氣有陰陽而陰陽之生也則互為其根故至陰肅肅而肅肅者出乎天至陽赫赫而赫赫者發乎地陽升陰降兩者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其或有為之紀者乎而吾不見其形紀即所謂無極之真超乎色相形聲之表者雖則不可見而

其消息盈虛之運則一明一晦為日月之推遷一死一生為萬物之終始非是也而且孰為之宗乎是即指為之紀者宗即内篇所謂大宗師

孔子曰請問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游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 樂洛 滑汩

疾之言惡也所以不惡變易者蓋以藪與異草澤與異水地則小變而大常者自在也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乎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真常者在我矣故四肢百骸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變代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者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故易之而不疾而況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隸謂天下之以勢分相屬者蓋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我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吾心乎為道者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游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説脱 汋酌

此種學問無脩無證假以言語補助皆落筌蹄故復發此一段蓋天地之德無為自然而

已天自高地自厚日月自照臨川澤㳂之而自潤是何假於脩習而能之哉故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不能離言能物物也或問不脩之義曰不脩乃所以為真脩也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墮而支體黜而聰明又何脩之有哉醯雞醋中蠛蠓發覆謂啓幕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為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句矩 斷丁亂反

按莊子與魏惠王同時去魯哀百二十年安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爾者特寓言耳一丈夫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舐神紙反 儃但

以下錯舉數事備言無心感人之妙百里飯牛自適己事而已原無干祿之心故飯牛而牛肥所謂一之外無敢設者故牛皆得以自適其性而肥壯異常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其心則指父頑毋嚚常欲殺舜而言動人指成邑成都及師錫底豫也儃儃舒閒之貌般礴箕踞臝與裸同盖善畫者神閒氣定意在筆先[illegible]君占而善之可謂知畫者矣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

鈞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
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
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
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
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
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
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
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
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
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務也斔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
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
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
終身無聞 莫鈞疑是莫鉤怪　頾髯　斔庾　壞
臧丈人太公望也一連下六釣字文亦奇言
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持其釣而
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常如此持竿自適而已
百姓無天言生民無主也號命之也瘳治也
其無他言當遵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
典法無更無變令也偏令無出無專令也壞
植散群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斔
斛不入四境不懷疑也斔與庾同太公之政
如此信乎足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
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
順天命之自然而一以有心為之則損德多
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耶又何以夢為
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
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回之問亦是夫至人無夢况有心為夢耶夫
子於此有難於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
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於斯須耳蓋循情以
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
子之盛節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
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常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已夫恂一作眴

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後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後來之矢復寓於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一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能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卻不得受用即為死生有變於己所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勝人故觀伯昏無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指一分躧實二分履虛揖禦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烏能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強之也中有養馬耳嘗觀虛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洽背此便是神氣怯細之徵古之人多以夢寐卜所學之淺深若乃猿舞竿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華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絕技此箇慣習亦是他神在此處存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與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萬事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柰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

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
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
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
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
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
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戲羲
栩栩鼻踵息而不粗也孫叔敖亦幾乎知道
者觀其言知來去之無常知得失之非我而
又審其輕重而在之權若果重在令尹則與
我無與果重在我則令尹無與既然而不相
干夫復何生欣戚方將為之躊躇為之四顧
審乎無假以求所謂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
賤者何暇論夫人貴人賤哉既以為人已愈
有一句出老子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
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
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
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雖
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見道之言也
由是觀之凡亡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
存存乎凡固未嘗亡而楚固未嘗存也凡未
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明乎內
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矣
方壷外史說是篇已作亂辭

逖矣順子　虛緣葆真　至哉溫伯
目擊道存　回也步趨　夫子絕塵
故吾可忘　無死其心　聃遊物初
敦兮若朴　得此天常　洵美且樂
肅肅者陰　赫赫者陽　交通成和
生此百昌　莫見其形　莫知所窮
且也非是　孰為之宗　至德不脩
奚假言說　無為自然　天地日月
夫子發覆　蹄魯一人　百里飯牛
無心得君　畫史解衣　宋君善之
丈人持釣　文王得師　禦寇引矢

伯昏偃危　神用者王　小技炎施
得令匪榮　失凡奚惡　審其存亡
任彼來去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羿字集

此篇所論道妙斷言語絶名相混溟晦昧逈出思議之表讀南華者知北遊最為肯綮徒此悟入則大乘法藏皆可迎刃而解矣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弅紛 唉烏來 處上聲

知與無為謂狂屈皆假名也道之為物也無

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之問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荅此機正與佛典世尊不荅外道之問者仝昔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作禮而去阿難却問外道得何道理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今無為謂之不荅也莊老急為提䟦兩句非不荅也不知荅也此意却又明顯若使知荅則是堕於疑網落於言筌起於知識生於見觧而去道孟遠矣北遊者却不觧此復往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荅雖若近似却不能使之路絶道斷循為引大上堂而逐之及見黄帝而問焉則已太泄天機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耶故黄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以上說話分明是莊子撰出以為此三言之疏義大抵此種不言的學問要人直下領悟擬議即差商確即乖又使說透天機談盡玄妙自耳根入者終無受用禪家往往以此勘人一擊粉碎有問如何是西來意者徳山臨濟之徒非喝即棒直是絶人之路斷人之道使人迷悶莫前久之各各自有透悟昔南泉斬猫舉似趙州趙州脫却草屨頭頂而出南泉却說使趙州當機恰救得此猫在於此薦得方知聖人行不言之教者其旨深其意遠等閒不得拈示直令自悟可也

道不可致徳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徳失徳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復欲歸根不亦難乎其

易也其唯大人乎 相去 易異

此亦老子註疏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無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仁義仁循近也為之可也義則過於分別去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於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樸散而為器矣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謂返於道德其易也唯大人大人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生死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造化之機成功者退將來者進而萬物之生之死莫不出入乎此機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而不知其孰綱維是其氣之聚散為之乎蓋盈天地之間只是渾芒一氣以息相吹如野馬絪縕有所附麗則塵塵相聚而物生散則復歸於氣而物死腧如漚因浪發氷自寒凝散則復歸於水知生死之為一氣耳則任其陶冶大復何患令人但以生為神奇也而美之死為臭腐也而惡之大非也豈知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反覆相因無有窮已何美可歆何惡可厭在聖人則處之一如不起分別所貴乎一者以通天下萬物皆一氣也一氣則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

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即章首之說義更明白無勞箋觧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員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有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而不議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猶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變達萬物之理故亦以無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之物生死萬變方員與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神奇翩然萬物而無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無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則萬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漠無朕超於色相形聲之外夫固無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議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者觀此而已淵乎微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承上遂指本根蓋本根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故六合雖大而此道不離於其內秋毫為小而其體必待而後成萬物得此則浮沉上下日新又新而不已造化得此則陰陽四時各得其序而不愆惛然若亡也而寔存油然不形也而自神萬物自生自畜自養自育而

不知誰之所為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居然可知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成無為之化也有以哉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媒昧 說悅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天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出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老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於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視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箇景象直是相悅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人真是實知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舊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也彼何人哉乃幾於道而能若此歎之深美之至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委積聚也夫人地火風水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形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其

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飲食也孰味
之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即健動之義天地
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
有則今者幻身復在何處又胡得而私有夫
道耶盖知身之非有則貪着此身以為有常
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着此道以為有得
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
而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
可想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
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
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
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
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
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
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
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
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閒閒知去窅窅

疏瀹爾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
掊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奥之義崖邊際
也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無也
而至有生焉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何以故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
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之真也其所
謂精則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
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於精則知命之
所由立矣上下二精字要有分晓盖精神之
精即道家所謂先天之精清通而無象者也
形本之精即易繫所謂男女媾精之精有氣
而有質者也萬物皆以形形相禪而生故胎
生卵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無死然
而其來也不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
無門無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
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
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發是故

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無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徵見於外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萬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之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魏平聲

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知知慧之開道之鑿也聞見之多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盡斯道之妙不在辯博一言以盡之曰冥冥而已雖則冥冥而實為昭昭之本故出而生萬有也舉世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無也舉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如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乎若海言其莫測也魏乎終則復始言其無端也是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無全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曲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亘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貶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喑蔭　醷意

中國有人焉謂至人也非陰非陽言其出乎二五陶鑄之外直且為人謂其形直人而已將反於宗遊於物初也反於宗則其德與冥冥者合矣若自其宗而觀之非惟無形抑且無生非惟無生抑且無氣氣動而有生生者氣之聚也如人之有喑醷者然故曰生者喑

釃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同歸於散而已人生百年直須臾耳何足是堯非桀哓哓焉於須臾之頃乎蓋堯桀終有是非游心物初者直且與之相忘耳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果蓏之物雖微而其卑高之相亞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難與果蓏比倫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所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苦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着其事昏困株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善處為之而有以為者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繇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郤隙同　漻流　弢韜　墮隳

郤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漻然入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死也則為生物所哀其在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知也在彼則以為解其天弢而隳其天袠云爾囊弓曰弢囊衣曰袠蓋人之有軀殼如物之有弢袠者然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解而墮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旅人之赴家此其大歸

馬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嗷嗷然從
而豨之何為者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
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
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
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
也實相也無假者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
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
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
之所同知然却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
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為夢中說
夢故道不可見若使相遇而後見猶有二也
故曰明見無值道不可辯辯不若默道不可
聞聞不若塞默焉塞焉默去見聞辯説之支
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
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
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
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
也每下愈況 屎弓 溺去聲 豨喜
夫道無不在問道者每每求之於高遠則非
矣故莊子因東郭之問而以每下者荅之歟
其知糟粕煨燼無非至教所謂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而東郭不知也於是
莊子曉之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取正於正
獲之問監市乎履豨愈下則比況愈明豨大
豕也履以足蹴之也蓋豨之肥瘠蹴其髀則
自可知髀物之底也故以為下正司市之官
獲其名也監市猶今之當行者
汝惟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
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
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
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
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

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馮憑 閎閑）

必期必也因有期而後可之問故曰汝惟莫必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而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至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異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煨燼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問道言與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子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聞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哉吾之志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住矣其有去來則逵來時也逵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

以無住為自然彷徨乎馮於閒曠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蓋如此大知猶言大道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斯際謂邊際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然非離此物而別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際者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兩邊道則謂彼為盈虛也而非盈虛謂彼為衰殺也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積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意蓋指此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夫體道者乎視之於無形聽之於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妸阿上聲　弇奄　嚗剝　訑誕　堈岡　奓車）

奓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秋毫之端萬不得

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默默收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無聲若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者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

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此段亦自上透下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泰清問道於無窮無窮以不知荅之是矣既又問於無為則為失問無為自以為知而舉其數不知道無名數凡可舉可陳皆外也而非內也外而非內則淺之乎其言道矣大抵道不可言言之則非道不可聞聞之則非

道不可見見之則非道不可形形之則非道不可名名之則非道不可問問之則非道不可荅荅之則非故無始重重掃淨直到不知地位而後始為究竟崑崙山之最高者不過乎此則不能挾日月凌倒景而遊乎太虛以踰無內而待問窮者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邊既落於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有則清淨之中着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鍛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毫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皆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耶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

務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
未有天地之先在人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
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容吾喙者冉求驟
然以是為問蓋有難於為言者而夫子直曰
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 是為証欲冉
求之自悟馬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
有有今而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
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古則亦做今不出
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端
而冉求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
昧然敢問何故想其一問之初畧覺有些領
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為語其故昔之昭然
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
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稍覺透露譬之
雲破月暎頃之落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
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之故為字去
聲道家原說此神不是思慮神此箇不神最
能遮障本體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
之先空相如此前言古猶今也此却分明說
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子無孫試將太極
圖來參看太極圈中陰陽分對相待而生靜
極而動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
女萬事萬物便是子孫最上一圈空弈無有
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之先的
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
天地之先所以先儒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
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不得蓋亦
有見於此而冉求未對畢竟難悟再加思索
則去之愈遠故夫子曰已矣未應矣猶言罷
了不消對了此箇已矣未應真是好絕了思
慮罷了言說一直造到未有天地之先是真
脫悟如其未悟已矣未對不起見解他日自
有恍然處所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便
緣此以得心之不動此一機要等閒拈以示
人適遭疑貶儒者却說問之弗知弗措也辯
之弗明弗措也如何罷得不知夫子直為鈍

根者說箇下學之事若是上根一聞千悟纔有未悟亦不肯於耳根上去討分曉何以問辯為哉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承上意遂撰出此段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須要知得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易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益生厚生裨益於有常之外不知滅為幻滅生亦幻生以生生死終未離幻唯知道者以生死為旦莫適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捐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搞木死灰無有是處唯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滅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體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體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屬後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亦其性空之中添了愛緣故令輾轉相續不絕此箇聖人還有意必固我亦大道之所不取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奉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迹於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

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必有箇不化者存然後能化物如人胸中必有箇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箇不憂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乎必與之莫多其一不化者乎莫多即一不化者此解外史以意測之當得如此諸解直是無謂

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韲齋

古之人若狶韋黃帝有虞湯武數聖之學皆能自成一家故曰囿圃宮室與彼儒墨之中抗顏稱師者皆不能與物俱化但見是是非非互相刓濁何況今人抑何怪其然乎故唯聖人善處萬物而不傷惟不傷物也故物亦不能傷不傷者與物俱化相忘於是非同異之辯而兩不相韲也惟無所傷者然後能將迎焉畢竟將之以無將迎之以無迎無將無迎此謂將迎也已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遊乎山林皐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存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是耶遡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萬物之逆旅萬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喜其相值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哉今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

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能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於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夫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至為不牽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必欲窮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北遊三問　無為不知　帝也弗近
狂者似之　言者不知　知者不言
不言之教　聖人貴焉　道不可致
仁或可為　德不可至　義則可虧
損之又損　其惟大人　能以散朴
而歸於根　生也死徒　死兮生始
臭腐神奇　孰知其紀　一氣所通
油然聚散　生死為徒　吾復何患
成理不說　大美不言　至人無為
達觀於天　被衣論道　齧缺睡寐
彼何人哉　媒晦若是　道非身有
官固難名　以彼昭昭　生於冥冥
萬物皆往　資焉不匱　博不必知
辯不以慧　須臾天壽　奚以是非
解弢墮袠　及此大歸　形之不形
論者不至　際之不際　非即非離
窅然光曜　藏矣老龍　何哉無內
以待問窮　復稀可喻　捶鉤作程
每下愈況　有守斯精　未有天地
古今可求　無有將迎　而必相遊
無知無能　人固不免　窮知在[illegible]
所知則淺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六　　　寘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雜篇莊子雜著也章句有長有短總之則推本道德爲老子一經之疏註此篇中有若心極力之語大類張子正蒙疑莊子平生緒言綴拾於內外二篇之後者其不可解處諸家率多影響然已爲外史氏窺破八分矣尚俟後也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其道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爲知者也挈然仁以摩爲仁者也蓋老聖絕仁棄知故學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穰以爲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胸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而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爲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

春生秋感有大義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
道行之也道則無爲而常自然故天地不尸
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爲體故尸居環
堵之室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而百姓倡狂焉
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
方無隅是廼所以爲道也今也畏壘之細民
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必也爲
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
吾愧有貟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
自尸祝中來杓之人以諭褊淺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
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
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
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
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
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
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

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
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
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
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還旋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
妖孽也無所還無所隱言巨者不至也諭如
褊之小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爲
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蓋已
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
猶必假於賢能況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
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者
先生盍亦聽之而乃以不懌爲哉於是庚桑
復即前諭深爲譬說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
禍愈速故函車之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
則罟網羅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

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可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辨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何示弗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軋矣任知則民皆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適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甚勤况可得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叛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世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於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暴寡強凌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矣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耶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耶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有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趎疇 蠋蜀

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汝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汝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而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如此積久而純乃幾於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

南榮一聞其言自愧開悟之晚乃復於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令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盲聾與狂之病乃爲物欲所間耶欲相求而不相得是則踐形惟肖之學趎葢不能無歉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於吾耳矣達耳即所謂自耳根入者自耳根入者終未渾融惡可以及化故庚桑子曰夫我之教子也其辭則已盡矣爾之不能化也以吾皷鑄之力微焉耳故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奔蜂小蜂也藿蠋豆間大青虫也葢聞蜾蠃能祝螟蛉而化之似其才力相當也奔蜂藿蠋能之乎越雞不伏鵠卵亦復如是子盍南見老子乎往見我師庶乎目擊道存有不言而自諭者矣

南榮趎裹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瞿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荅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疑衍或趎字）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非謂南榮率衆而來也葢庚桑推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人皆令南見老子故老聖因南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察其旨却謂已未嘗率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荅失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自入迷了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知則反

爲身累以至絕仁則恐至於害人絕義則恐至於傷彼絕之不可不絕不可故嘗以三言爲患不知絕聖棄知絕仁棄義則反於虛靜恬淡寂寞無爲矣又焉得有不知不仁不義之足患乎趎之茫也若此故老聖見肩睫而知因言而決爲發大慈憫故言汝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所天也若此真亡人哉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求諸海者廣求之義非謂求之海中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韄獲[illegible]執熱同揵

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卒業也召求也求其所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者因於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子洒濯身心功夫還熟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召求無可求而後始爲純熟此段細密工夫柰何責以十日此南榮趎之所以欲速而不逮也於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忌盡之矣凡人內有所桎則謂之內韄外有所桎則謂之外韄韄者以皮束物之稱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於物而不能過而不留則奪於攻取心受外韄而繁矣就此憧憧煩擾之中尋求本體其如物拒於中內者已實故內揵而不開一動於欲而不能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韄而繆矣就此綢繆縈結之中尋求本體其如已涉於感外緣難斷故外揵而難解捉者尋求之義揵者牢關之義此等新奇之語如霞外雜俎必非食烟火者之所能道內外韄者道德不能持言內外交韄則雖道德有於身者尚不

能以自持況遵道而行者乎要知道德有於身則灑濯已熟自無所獲此殆其設言耳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而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嗄沙去 挩藝 瞚瞬

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灸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邀於是矣所願得衛生之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願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復爲奇善復爲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急於自治而不暇於及人也能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下遂言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氣之和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德之共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精之專也長哭曰嗥聲啞曰嗄卷手曰握撫手曰掜目動曰瞬一而不分曰共精有所移曰偏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言無心也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隨順而無忤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則衛生之經孰有外於此哉

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

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着渾然無迹如上數箇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謂執着譬則冰已解矣凍已釋矣中間查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澄然湛然地位所以南榮問是

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曰非也若論至人則上德不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詭異不與謀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如此而已較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者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然則若是至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未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槁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道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功夫者尚有捉摸亦執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林鬳齋解皆不得其旨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以下皆從子維著宇心宇也泰定者泰然而定定則生慧矣故發乎天光天光者謂於事物之來不逆不億而自然先覺故謂之曰天人但見其人耳而不知其即天也脩而得此則常德不離矣故曰乃今有恒人舍謂人之所歸舍訓曰止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夫人皆有能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能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能行則其行也卓辯其所不能辯則其辯也精至於知則不必知其所不能知蓋人有所不能知則天也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爲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至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必爲天鈞敗之敗猶棄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誤爲而僥倖於其所難必者抑又多矣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內納

將之爲言奉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患豫防常恐其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必不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而煩惱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

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立其誠然後言而有中令也不見其誠己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於事理之情實不當於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痛自改悔舍其舊而圖其新可也令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於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掩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耻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然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人誅謂刑罰鬼誅謂奪其魄而益之疢獨行謂獨脩於人所不見之地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於內券外者行券於外主人券藏於內而券之中主人無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譬則君子之學專務於內不爲名譽而其爲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若券外者則志於求人之費而已期費則賈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爲渠魁不知一貫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爲侈大如寒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苟且漫然而來者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爲道聽塗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廣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離之故無親無親則與物睽絶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爲徒其病源正在一箇務外好高而悅於近利耳可不戒哉

兵莫憯於志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此言幾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貽終身之憂者故兵莫憯於志嗔忿之心甚能自戕比之鏌鎁其禍尤慘無能避者故鏌鎁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衽席之間干戈生焉然而陰陽男女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陰陽豈能賊人心貪則自賊耳知此則人當懲忿窒慾持其

志養其心而不使有自失之悔可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此准物理而論造化道者先天道朴分謂分陰分陽成毀謂盈虛消息言一氣周流初無間斷而道实通乎其間既毀矣於是貞元會合絕後再甦所謂無乎不彼無往不復物理人事莫不皆然其不能不分者以備故分也老子曰朴散為器復歸於朴則分而不分斯無惡矣其如有以備何故曰所惡於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於備者其有以備有以備者居其備也有以備則其理其勢不得不分而成毀灾滅皆入於定數而不可逃聖人知其如此以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是謂無備則無分無分則無成無毀故能劫外独存而長久之道端在於此大抵造化物理出者貴反出而不反鬼道也死道也若乃滅而有实然後為鬼之得一者耳鬼神得一則灵不反則胃桂輪綱永失真性何從而得一哉有形謂物理無形謂造化故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論斯定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实有实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剽音小反末也長上声
此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顕藏默運於無声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由不能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老子云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即齊物論中所謂未始有無也者是也聖人有見於此故藏神乎是蓋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生死有無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未始有物者無死生無終始溟溟涬涬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喪謂亡失於外反返其真也齊物論云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是以無有爲首以有生爲體以死爲尻尻尾也物之終也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者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

而亦何嘗不一哉

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黬於咸反膍毗胲古來反二散字上上聲下去聲

此章鄙人之見小而廣以一體同觀之義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黬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得妄有分別令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孟子所謂居移氣養移體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稱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可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膍胲有可散有不可散者故以爲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膍牛之百葉也

足指曰胲二殺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於鼎俎之間不可散謂分散於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觀室者遍而造之則見其移祖於廟移慹於寢移洩於偃偃屏廁也以爲有卑高貴賤之分爲是舉移是而不知臘胲一體也廟偃一地也令人但見其可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是以有主者爲本而以其所知者爲師因乘之以生是非以生爲本者謂以己作主知己之貴則賤人知己之知則愚人知己之榮則辱人是皆以知爲師而乘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循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己爲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己爲質即以有生爲本之義質如義以爲質之質節準則也夫以知爲師便以生是非果有名實俛以己爲質使人節己便以死償節直至鍾鳴漏盡而猶不悟本末之無我人心之移一至於此令人少有得志便謂令非昔比常將我身作主要使人人承奉於我山林遊戲

行尚辟人索居閒處尚御紵服得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己之用者爲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爲愚以己之通者爲榮而以人之窮者爲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移是者令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一自足於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惟蜩與鳩乃同一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鄙亦甚矣此條不知從前諸老作何見解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蹍文展反

蹍蹈也蹈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鶩兄蹈弟足則以氣而噓嫗拊之而已無庸謝也若父母蹈子之足則併與嫗拊而忘之故曰大親則已矣夫蹍足而辭謝禮也禮以相僞至禮則質任自然不見人我而生遜讓故知親之己矣真至禮也至義則不待物物裁制而皆得其宜至知則自然先覺而已故至知不謀

至仁則無所不愛而已故至仁無親至信則
不待金玉以爲質故至信辟金此皆因至禮
不人而緒及之者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
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
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
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
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撤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礙
也君子之志也則當志於道德一有富貴嚴
顯名利之心則奪於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
矣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容色也理言
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
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
者渾淪不分之謂漓之以情則竅鑿多矣故
足以爲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無去就
無取予無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
者不盪於胸中則胸中正正如各正性命之
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收取不得而奪之故
正則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明則表
裏瑩然渣滓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
然寞然而一無所爲矣然無爲也而無不爲
也萬變不足爲之撓豈復爲四六所累哉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
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爲德之欽降
本流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
越矣故生者爲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
性者爲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爲出焉故性
之動謂之爲爲而根於性則雖爲而實無所
爲矣加之以人則僞僞則失失即老子所謂
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
疏註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
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
實相順也

知者與物為構而生謨謀謨謀生於意識德
性之知則不如是葢德性之知有所不知如
赤子之貌然視物而不起於分別其有所動
又皆不得已而後動者故不得已而動謂之
德動無非我謂之治我即什氏所謂真我治
謂五官效職百體從令此便是性之動者是
皆出於自然而不以一毫人為參之德與我
皆在内動與治皆在外其名若相反而實則
相順者也相順謂外皆順於内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聖人工乎天
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俍良同

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己譽謂其有以
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俍乎人唯
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己至人無
名

唯虫能虫惟虫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
吾天乎人乎 惡烏

能即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虫
惟虫能虫謂能不失其本性也如鳶之飛魚
之躍鼓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率其天性
而不失其為虫故曰惟虫能虫惟虫能天然
虫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
而已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
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
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體者自爾
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
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何
相異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
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
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
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
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
懼遺死生也 拸與紙反

羿必得雀威力使然也故有力者得人雖然

亦必因其所好可籠而致也如伊尹百里奚
有志於覇王之業然後湯與穆公得而有之
若使胞中洒洒一塵不掛烏得而有之哉介
者移華美而弗飾外毀譽也胥靡登危險而
不惧遺死生也彼二子者非其人也烏得不
為所籠哉介兀者胥靡刑徒人也畫畫衣也
移者棄意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
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
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
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復謵與服習同）

復謵猶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
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無人之情矣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之[illegible]敬而不喜
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
之冲氣人得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
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
矣此箇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怒之先者當
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
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
無為無為非塊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猶
不為也故欲靜則須平其氣欲神則須順其
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必緣於不得已欲靜
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
也欲神則順心者心無物忤然後存神而應
妙以謫有為而欲當者則必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於是
方壺外史為作亂詞

庚桑居壘　匪杓之人　南面不釋
忝此細民　鳥不厭高　魚不厭深
藏之深眇　乃全其身　賢能善利
奚足以濟　亂首唐虞　求流千世
南趎托業　庚桑盡辭　南見老子
三患生疑　十日自愁　内外兼䕶
飲藥加病　衛生而足　能抱一乎

能兒子乎　搞形灰心　莫知所圖
宇泰定者　發乎天光　止所不知
天鈞弗傷　敎中達外　備物將形
人不勝天　奚以滑成　不誠而發
每更爲失　明懼人誅　幽虞鬼責
券內無名　物則入之　賈人期費
人見其跂　兵憯於志　寇大於心
道通成毀　所惡於分　無本無竅
出入天門　藏心無有　美厥靈根
有生者黬　移是則誅　蜩鳩也扐
胡見之徵　蹍足辭驁　大親則已
至禮不文　至人無已　四六不蕩
歸於靜明　無爲無失　惟德[illegible]
惟蚉能蚉　惟鷃可籠　不[illegible]
天和乃同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此篇多有隱晦難解之語如層巒疊嶂手[illegible]獻怪遊涉此者甚可新人耳目長人意見讀莊子到此不得草草三復愈有深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魏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何有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説而咲[illegible]

長丈上聲　勞去聲　軼逸

夫山林之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各安其性命之情自適其適而已無所病苦安所取勞

犾而武侯則固勞之故無鬼借其意而反之曰我則有勞於君盖君將盈嗜慾滋好惡則逐物喪真而內者病矣黜而去之則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外者病矣內外交病君之可勞莫甚焉而武侯超然未有以對也少焉無鬼語之以相狗馬盖因論狗馬而相士之道實寓言表狗之下者執飽而止執飽謂以摶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狸德也不可用也中之質若視日視日者高其目其心若有思乎然神已專於內矣上之質若亡其一盖併其思而亡之喀然如南郭子綦之喪耦消子養鷄所謂望之如木鷄者盖亦類是盖執飽者見可欲而動精神發露一試便休此喻士之無養者視日則似有所養矣是故可以迫之而動也若亡其一則全不欲試者也全不欲試者然后能大有所試孟子言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准之相馬亦復如是夫國馬者方圓曲直動合榘度即國士也若夫天下馬者若卹若失若亡其一卹與失者惛惛悶悶全無發揚厲蹈之意莊老立論主意只在凝神守氣千言一旨吾儒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只為有見於此武侯一聞此言大說而笑笑不笑一時則不可知然著書者直是自信具耳目者可以相說而解耳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愈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

欬吾君之側乎 横說從說二音稅餘知字謦 徒弟反 跬地生 由 欬若 愛反 逵曲恭反 狼郎

夫詩書禮樂之文與金匱六弢之略文則可以經邦武則可以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君未嘗說之者何蓋以腐儒之空談與策士之勸說人主厭聞久矣今也一聞徇馬之論無所因襲獨見之言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誠哉其爲真人之言空谷之謦欬也焉得不望然而喜大說而笑乎虛空即空谷也柱塞也鼪鼬之逕山蹊之間鼪鼬所由之處也而藜藋塞之荒涼可知踉欲行貌位處也言行行且止之時偶聞足音已自不勝其喜況又聞親戚昆弟之謦欬乎側其喜又殆有甚焉者此段曲體物情以喻武侯久不聞人言今又幸得聞至言分明譏笑魏國無人而前之所說從横捭闔皆非人言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耶其欲于酒肉之味耶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耶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耶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言先生老矣若就寡人之養而來則當備酒肉之味以奉先生若有意於寡人則相與以圖社稷之福於是無鬼又就養之一字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之養一也其以爲萬乘匹夫者所處異焉耳猶之登高居下者然夫物有各足登高不能長居下不能短也而君獨以爲高爲長而若短者下者之民唆其膏血以養在己之耳目口鼻自以爲得矣而不知己之神不自許

也夫神也者虚靜恬淡寂寞無爲和之至也故好和而惡奸奸之爲言亂也令以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不謂之病而何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也而君獨病之何哉於此深思而自得之則知老子所謂生而動之死地者以其生生之厚而益生曰祥之旨可以引伸而得之矣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閒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用夫偃兵哉

此下正言圖謀社稷之福愛民仁也偃兵義也仁義以爲國無不可者而無鬼則以爲不可者謂其爲之以有心也何者有心愛民則姑息之政行焉是雖曰愛之而其實害之也故曰愛民者害民之始有心偃兵則警備之防弛焉是雖曰偃之而適以造之也故曰偃兵者造兵之本大抵天下事最不可以有心爲之若自此爲之以有心則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爲不成之始故成美惡器也弗成可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爲仁義而且幾於僞矣君得無僞乎哉蓋當時之諸侯多有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者故無鬼言此以警之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之於先者必虧於後故始於治常卒乎亂至人深達化權故一以無名之朴鎮之而不以成美自居夫形固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是蓋不

爲禍首不爲事先無心順應修胸中之誠而
勿攖則既無害民之端又無造兵之本所以
爲得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徒驥於
錙壇之宮麗譙宮樓名鶴列陳兵也徒步卒
也驥騎射也壇錙之宮祀稷之地也夫嚴肅
之所自合清虛神明之舍本宜靖謐以况心
本無生忽然起念則是鶴列於麗譙之間徒
驥於錙壇之宮失常之變莫此爲甚原其變
民偃兵之初心不過戢仁要人以爲強國之

計是謂戢逆於得以智爲謀以巧取勝以戰
天下於才術仁義之中以兼人之土地而殺
人之士民收其子女玉帛以養吾耳目口鼻
之私以快吾神而不知吾神受内戰之傷亦
已多矣如是則所獲不能補其所亡所得不
能濟其所傷其戰也果孰爲勝勝安在乎君
若勿已矣勿已即無已之意謂欲言之而不
止則莫若修吾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與
物攖修吾之誠則絶去仁義之幾偽者一味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自然與天地之實理相
應而凡事物之去來順逆自然各適其適而
不相攖亂夫民命生死皆懸於君之一念如
是不與物攖則無心變外戰之患而民之死
脫矣又何懼夫兵之爲害而以偃兵爲哉蓋
直説到箇行無行攘無臂仍無兵的地位非
至德其孰能與於此

黄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
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

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
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曰若知大隗所存乎曰
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
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
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
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
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矣予又奚事焉
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

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習 茂 隗 魏

方明昌寓張若謵朋昆閽滑稽無帝爲七聖皆寓言也大隗即大道也兩亦若此而已矣皆指牧馬而言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言子少有知覺便自遊於有方之內與物爲構漸覺瞀眛長者教予乘彼方升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無物可見障礙少除今又且復遊乎六合之外喻彼學問無盡進得一步又有一步透得一層更有一層黃帝見童子之言知其非凡固請問爲天下之道爲天下亦是寓言老子所謂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知其不得已蓋爲天下即治身也童子大朴未雕無事返還歸復故曰爲天下者誠非童子之事雖然有道存焉敢問爲天下之道而已小童曰夫爲天下者奚以異於牧吾馬哉齧草飲水順其自然去其所以害吾馬者而已今於百姓日用之中而去其所以害吾身者則治身之道豈復有餘蘊哉於是黃帝稽首再拜曰天人也真吾師也作禮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夫人情樂於自見而喜於有所試故知士無思慮之變辯士無談說之序察士無淩誶之事則已之才一無所試而不能以自見故不樂然皆爲物所囿者也至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奚樂奚不樂哉淩淩轢也誶如今之誶語 誶信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冲法聲 雖平聲

招世者招搖於世以自見者也其人也砥礪名節卓然興起於朝廷之上中民之士務求得民之心者也榮官謂以官守爲榮筋力之

士則孟賁烏獲之徒也矜難謂勝人之所難
勝舉人之所難舉勇敢之士聶政荊軻之類
也奮患謂自奮於憂患之中而威武有所不
能屈兵革之士士之急功者也故得戰而樂
枯槁之士士之苦節者也故得名而止法律
之士法家者流也廣治謂廣其治世之具禮
樂之士縫掖章甫之輩也敬容謂飭其動作
之容仁義之士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者也不得志則不能與民由之故貴在際
時言士之品不同而志之所存各異然皆非
尊道而貴德者特有方之士云耳非至人也

農夫無草萊之士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士則
不比庶人有旦莫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
則壯

比即比周之意草萊之士闢除草萊以自封
植者也農夫秉耒耜以求食者故非此人不
比市井之士招集商賈之人也故商賈非市
井之士不比庶人有常居之業則旦暮勸而
工有藝之精則精神王通前後所論皆易於
物者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

貪夫所重在積故錢財不積則貪者憂夸者
所貴在權故權勢不甚則夸者悲物謂物力
勢即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
以自夸耀此去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何啻
天壤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
於易者也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夫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聖人不能違時
遭時之我用而不能以無為者順也比於歲
功當春而生當夏而長當秋而殺當冬而藏
物則有變有易而化工元氣則有不物於易
者存此便是出為無為之意若夫外馳其形
內馳其性汩沒於萬物之中而終身無所歸
復此則所謂物於易者逐於末而喪其真悲

夫、細味此亦前數條之結語，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與夫子爲五果孰是耶或者若魯遽者耶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耶

夫射者以鵠爲期故射必中鵠而後始見其爲巧若非有前期則凡舍矢者皆云善射而天下皆羿矣而可乎哉以喻天下必有公理以爲是非之准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是則人人皆堯矣而可乎而惠子均謂之曰可此便是惠子强辯要與莊子相反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則設以儒墨楊秉四人合夫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爲是也或者若魯遽耶遽之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覆氷魯遽曰非吾所謂道也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耳蓋冬至陽生陽生則人皆喜熱故爨鼎而無燥渴之煩夏至陰生陰生則人皆喜冷故覆氷而無栗烈之患吾之道則不然吾將示之乃爲之調瑟蓋魯遽捏怪因其弟子之無識而故以此誑之廢一於堂廢一於室廢者廢其兩瑟之柱而使之調不成聲也瑟既廢矣我却從外命之鼓宮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宮命之鼓角則堂上室中之弟子自然移其柱而調角又或改調一弦於五音不合也則堂上室中二十五弦一時齊動必使其聲未始有異而後音之君已君即柱也已止也如此隔辟而調音

響相應如合符節大是奇特不知非關已有道術彼自知音彼自移柱有不期同而自同者故此亦是死法與彼呂陰呂陽者夫何以異而遽也以之誇示弟子無亦各是其是而未知其果孰爲是者耶楊楊朱也秉公孫龍名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也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新刊

相拂以辭謂抗其詞以相諍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言儒墨楊秉之徒與我相辯若此而卒屈服於我未始吾非則吾之是何如耶不知道以無諍爲貴相抗相鎮非道也無有是處莊子且不說破直連舉三事作譬用以戲劇惠子齊人蹢子於宋以爲閽其命閽也不以完蓋古者以刖守門故子欲爲閽則必蹢之而不欲其完至求鈃鍾則束之縛之惟恐缺壞而不完夫在己子則不欲其完而在鍾也則必責其完自恕於己而求備於物惠子之與人辯也亦復如是又有求唐子者唐亡也子己忘失則當遠求他郡今乃求不出境終亦遺失而已故曰有遺類矣求唐子者將求而出域乎將不求而出域乎又楚人寄而蹢閽夜半迯歸足未離岸而即與舟人相鬭鬭可得乎吾恐夜半無人之時必爲舟人所捽適足造怨而已爲蹢閽者將鬭而造怨乎將不鬭而求容乎此時此地分明鬭不去矣今惠子守其一說而不知深究精微遠討訓與求亡而不出域者何異然其說終不能行也則亦夜半鬭舟之蹢子耳不亦誠可咲哉未篇言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持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則惠子之爲人可知矣又按求唐鬭舟二喻深可紬繹一則喻

其失之也遠一則笑其雖夜半無人亦將鬪
不去也莊子之文善於戲劇此類可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
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
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烏路反
堊白泥也漫其鼻端如蠅翼言薄之甚也鼻
端固難斵而堊薄又爲難之尤難者乃匠石
運斤如風堊盡去而鼻不傷匠石之技可謂
精絕矣然非有立不失容之郢人則匠亦無
所施其巧者是郢人者匠石之質也質如繪
工以素爲質之質此喻必有惠子之强辯然
後我得以其說窮之自惠子死則天下無與
我相持者而我亦無與之言矣蓋惠子真是
木强說他不倒如郢人之立不失容者若一
折便倒則何俟多言今天下之爲惠子者豈
少哉獨使至人費詞以窮之難矣難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
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
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
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
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
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
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
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
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言病甚也可不謂云至於大病猶云設
有不諱至於大故則寡人何以托國公之意
蓋已屬意於叔牙而仲則固謂之不可牙之
爲人潔廉善士也廉潔之人率多峻峭而無
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不比一聞人
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之不祥含人

之垢納人之汙惟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以曒曒之行上鉤其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强則逆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於君矣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之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若反故此等言語大能鐫俗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皇者脩夫道者也帝者脩夫德者也人有不由於道德則是不若於皇帝矣故愧之使人人皆由於道德者己之心也不若於己心者則矜之分人以德謂之聖朋其聖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賢朋其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朋其下人者也之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爲寂然而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攫具縛反　抓素剝反

委蛇自得之貌攫抓便捷之狀見巧以巧自見也王射之敏使疾射之也射之者疾而狙之搏其捷矢者亦甚給狙之能若此宜乎足以自全而不知適以速其死故王命左右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顏不疑而戒之曰惟汝狙伐其巧恃其便以驕予故至此極也嗟乎汝無以色驕人哉色字所包甚廣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内無所養故不能忘己而忘物取禍速戾正在於此不疑一聞其君之戒親賢友善鋤去在己舊習之荒穢深自貶損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嗟嗟顏不疑可謂勇於從善者矣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

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
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
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固知
之我必賣之彼固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
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言夫子於人物之中稱之爲最而灰
心槁形若此亦將何以自見耶子綦言我固
不欲其自見也葢昔者居於山穴之口齊侯
田禾一來覩我而國人三賀三賀者賀其得
賢也是我必以自見如人之鬻物者然是以
聞名而來名之所由著實之所由喪也吾嘗
悲夫人之自喪者人皆明於責人而暗於責
已吾又悲夫悲人者知悲人之悲而不悲已
之悲則所以自治者疎矣吾又悲夫悲人之
悲者其後乃日遠矣始覺所造之進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
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
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
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
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
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
所不知至矣
古人於此言矣言古人飲酒於此率多以言
陳善納誨葢啓夫子有言之教而夫子則言
吾聞聖人有不言之教而吾未嘗語人今則
於此語之夫宜僚弄丸而難解叔敖寢羽而
投兵乃知天下之事無心於爲者得之丘亦
何言之有哉願有喙三尺而已矣凡鳥喙長
者多不能言如鸜鵒之類夫子之言止此莊
子斷之曰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
辯彼之謂二子是也此之謂夫子是也夫太
上立德其次立言德而總乎道之所一言而
止於知之所不知至矣而今之爲德者曰仁
曰義則不能總乎道之所一也今之言者高
論廣談於六合之外則不能休其所不知也

謂之何哉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
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
承上緒論道者先天道朴一而不分失道而
後德於是始有四端萬善之名要皆有心爲
之而去自然者遠矣故曰德不能同知既非
人之所能知則雖有强辯而亦不能舉之以
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同
其所不能同舉其所不能舉曰吾斯之謂道
也斯之謂知也豈不裂道畔知而以其學術
禍天下哉故曰而凶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
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
海不擇衆流無所不納而後爲大之至大人
兼包天地潤澤萬物而不知其誰何一海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生無爵而死無謚實
不聚而名不立大之難名也如此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
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
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
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
不摩大人之誠
善言即今之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爲賢而
況許之爲大乎哉蓋大無名相迥出言語思
議之表不可爲也有心爲之　則不足以爲
大矣夫爲大尚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哉
德則指仁義聖知而言大則道也德則道之
降焉者也爲德則所謂下德執德而德非其
德矣其可謂德乎哉夫大則備矣大備者莫
若天地然天地奚求焉而大備也無心自然
而已矣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
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
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
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於身而各足也循乎
邃古而不摩也此大人之誠也誠即什氏所

謂實際理地大人之大大於是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歅因 梱田 天

夫非望之福有道之憂也惟知者能深知之梱有國君同食之相常人方自慶幸而子綦則固憂之何者謂其非所致而致也古之人積功累仁如禹稷之躬稼大王之迂豳莫不有深厚之澤及於天下萬世而後子孫陰受其福是謂牧也而牂生田也而禽獲有所自來無足怪者且夫盡酒肉之香味入於鼻口而不知其所自來寧無怪耶今吾之於世也澹然漠然一無所爲邀樂於天邀食於地即所居之位樂日用之常不與之爲事功不與之爲謀慮不與之爲怪異乘天地之自然而不與物相攖亂委委蛇蛇不見其有宜人之事而天乃以世俗之福償之何耶殆怪徵也非我之致其天與之而不能逃焉者乎此促是老子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正復爲妖善復爲祥惟有道者知之而不憂焉未幾而梱爲盜獲刖之而鬻於齊爲璃閽者食

肉之相果驗而怪傲之說信不誣矣牂牝羊
也室西南曰奥西北爲宎渠公註屠者也當
其街故常有肉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
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
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
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
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覕薄結反

夫聖人之爲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究也
適爲開利之端盖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
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
愛我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
者多而捐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
不知帝力之何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
則利之者衆矣以利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
保其後之不人相食耶夫使仁義而以誠實
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
能已又況煦煦焉畜畜焉有心爲之惟且無誠
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
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
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
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
義爲利是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一
覕也覕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斷制物料
非不稱利於一覕之頃然一覕則朴散爲器
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
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不知適以
賊天下唯髙出賢人一等者知之其他則未
免鶩其耳目駭其見聞齧缺之所以逃堯者
意見如此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
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
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

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
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
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須者也卷婁者舜
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
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聦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婁宴

暖姝濡須卷婁六字叶音成文暖柔貌姝妖
貌也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既以自媚
而因以媚人不知虛静之中未始有物居然
着此黏成理障所以老聖有絕學無憂之訓
語上乘者誠不當以外入者而自足也濡須
者喻諸豕蝨擇豕之疏鬣而棲之自以爲廣
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一旦屠其豕燎其毛則將與之
俱焦也人之托身於權豪富貴之門而一旦

與之同禍者何以異此故曰由此域而進者
亦由此域而退此之謂濡須也卷婁者則舜
是也夫肉必羶也而後蟻聚之舜所居三徙
而成都是舜之行必羶矣堯故舉之童土之
地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則陋之甚
也堯之舉舜也曰冀其方來之澤可以保我
子孫黎民而已而舜反爲所苦蓋自三十登
庸之後年齒日長耳目聦明之用日衰循不
得歸息而日敝業於萬幾之煩此所謂卷婁

者也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
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
謂真人。

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
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
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
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於天下而無所甚

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
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即神
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
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古
之真人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
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亦自奇特表真
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循有慕羶之知是
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
相忘於江湖則爲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氣
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
意則無羶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
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
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最妙易卦所
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者則不
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
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古之真人一

天而已故曰以天代之不以人入天者無爲
自然而不以已與之也是故古之真人生亦
得死亦得方生之時得在生即死之時得在
死直是無死無生無得無失此便是其平也
繩其變也循無生死則無生滅無得失則無
增減此箇不二法門等閑道出妙哉妙哉真
人遊之矣
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
帝者也何可勝言 勝升
承上文言即以藥諭其實微矣堇毒而梗浮
雞補而零利當其用也則各爲帝君爲帝則
用之者得而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
哉即舉數品其他不可勝言是可以觀死生
得失之故矣所以如繩而如循者意蓋如此
堇烏頭也雞壅即本草所謂芡實豕零即豬
苓韓子所謂進之豨苓者是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存惟種也不知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

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以下數段皆莊子雜著緒言越王句踐困棲於會稽之山大夫種能於越亡之中而知越之所以存故能爲句踐報吳以成興復之功而其既也反以自殺其身是知越之所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何哉人固無全知也故曰鴟梟夜能撮蚤而晝不見太山目有所適也鶴脛長而解之則悲是有所節也節者止而不過之意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風日之過皆以三字爲句河也有損謂枯竭其流也然此三者日與相守而河未嘗其攖亂者以水有源本故也苟爲無本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得土則相守而不流故曰守土也審審猶定也影之長短反側一視乎人故守人也審物則各以氣類相守如磁石吸鐵貍犬守鼠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要皆一定而不移故曰物之守物也審知其審則守其審而天下無不安之分矣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於其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

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目之於明也殆五色令人目盲也耳之於聰也殆五聲令人耳聾也心之於殉也殆鑒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也不特是也凡一有所能者皆足以殆吾之府吾之府虛靜澹漠不容一有使倆釋家以能所爲障礙障礙非殆乎及其未殆而改之可也殆成將不及改而禍日滋萃矣然物豈能殆人哉人自取之耳故曰其反也緣功反即殆意緣功者由人自取以

爲功能故不覺其狗象而至於喪心而殆之
成也又非一朝一夕之故故曰其果也待久
然我雖曰殆而人更不以爲殆也以爲吾實
當有是耳如有目則白吾當視色有耳則曰
吾當聽聲有心則曰吾當與接爲搆如云好
勇好貨好世俗之樂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
之所不能無者何殆之有其爲是言也是以
殆成禍舉亡國戮民而無已國指吾身民則
指吾身中之所有者而言精太用則竭氣太
用則耗神太用則罷戮民無已者則其國必
一亡不知問是者謂不曾講求於是是以坐視
其亡而莫之救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慱
也人之知也火雖火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知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
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
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夫足必取踐於地而不踐之地踐者取資焉

故恃其有不蹍之地而後行者能致遠使以
容足之外皆爲無用必欲削而去之其何以
放步而前以收善慱之功耶以譬人之知物
所知幾何亦恃其有所不知者而後知天之
所謂有所不知謂心領神會而有出於見解
之外者知天之所謂者知其有大一也知其
有大陰也知其有大目也知其有大均也知
其有大方也知其有大信也知其有大定也
此等名目皆莊子所自命大一者渾淪未判
之謂也大陰者至靜無感之謂也大目則分
而有名矣大均者同而不殊大方者廣而不
樂大信則其中有信之信也大定則以止衆
止之止也是皆天之所謂至矣盡矣無復有
餘蘊矣於大一則通之通之也者未始有物
之先可以潛孚而不可以思慮求故曰通於
大陰則解之解之也者至靜無感之時可以
心融而不可以名相得故曰解大目則可以
容吾視矣大均則可緣而求矣大方則可兼

而體矣大信則可稽其方動之期大定則可執其有常之柄知天之所謂者葢如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者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從上補下意來人皆謂天不可知一應委棄人事而不知人事之能盡即天也天理人事何相遠哉故曰人事盡乃見其有天循自然乃見其有照照謂知照冥有樞樞謂主張綱維之者是在冥漠之中有非見聞之所能及始有彼始即未始有始之始彼即齊物論中所謂非彼無我之彼葢始之彼即冥冥之樞也照也者照此者也然我雖知之解之矣而以聞見思慮爲大非也故其解之也似不解之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斯得謂之知之至者畢竟是知耶不知耶解耶不解耶如何理會嘆

稱娘作毋從他喚認毋原來不是娘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闔盍同

又爲初機立箇方便法門設欲講求此理則不可以有崖而又不可以無崖葢大方似無崖而大定又似乎有崖如釋氏所謂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如此理會故見其頡也又見其滑也頡謂升降上下滑謂流動旋轉然其頡也實頡其滑也實滑所謂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實自古及今以閱衆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於此不可有大商確乎盍亦問是而已奚以惑然爲哉以此不惑之實理解我妄惑之邪見而復歸於實際而不惑夫是之謂大不惑也葢問則自外而入與不知而知不解而解者何啻天壤但下學鈍根者非問則無門可入耳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爲作亂詞

倘其無鬼　空谷足音　發其謦欬
以勞寡君　狗馬有相　君亡君喪
守氣疑神　萬物同狀　屬民以養
萬乘之主　好和惡奸　神不自許
愛人偃兵　亂始攸生　仁義幾僞
孰與脩誠　七聖迷塗　問諸牧者
童子何知　去其害馬　適時有爲
順比於歲　出爲無爲　奚以貴際
魯遽調瑟　蹢子鬪舟　何扰強辯
惠也其儔　匠石運斤　郢人質我
桓公屬國　隰朋而可　射狙設戒
隱几生悲　自伐則禍　自見非宜
奚丸解難　寢羽投兵　有喙三尺
天下太平　德知所總　言止其窮
善言非賢　儒墨而凶　綦泣子祥
缺逃主聖　駭此怪徵　嗟彼僞行
暖姝濡需　及以卷婁　人品則異
滅性何殊　於蟻棄知　於羊棄意

抱德煬和　於魚得計　以目視目
以心復心　其平也繩　其變也循
風日守河　未始其攖　役心守物
禍長殆成　冥兮有樞　始焉有彼
知以不知　不解而解　頡滑有實
古今不虧　盍亦問是　奚惑然爲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寘字集

此篇多有精到之語却與内篇何異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擉觸捉二音 暍謁 間閑

則陽彭姓名陽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僂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閱休休楚之賢人也冬則擉鱉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盖公閱以恬退爲事而則陽者進不已故王果稱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節之爲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所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則暴於春陽而自暖傷暑而成暍則披於冷風而自爽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猶是也請言楚王之爲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刻而猛非有辯才正德誰能動之佞人下正德二字甚有分曉盖當時之人以佞爲賢加以

正德則爲有用之才而不邪言楚王凶暴必非常人之所能化故惟聖人有善世之用進退隱見無所不宜是故其窮也能使家人忘其貧而其達也能使王公忘其貴其與物也樂與之群而無有爭倩忌之心於人也樂人之通而無有乎自失之意其和氣之所薰蒸有不飲而自醉並立而自化者其於鄉於國有如此者彼其歸而居乎家則父子以正恩義以篤從容暇豫而一聞其所施有難難之

美而無嚆嚆之厲即此幽閑之心與彼人心之躁兢者何啻天壤故曰其於人心者是其遠也於稽其德則公閲休其人也待此人而與之以見楚王則彼必有以上化其君下助於友矣之人也豈予之所能及哉章內二不若詞語婉媚可諷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

此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達綢繆以盡一體之愛者似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焉而爲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盡性則致命矣故聖人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搖作即動作之義天普萬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萬物而無情是謂天師以爲天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爲天可也而循曰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也其實聖人也天也一也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承上言聖人師天庸人師心故嘗憂乎知之所不及者以百年而作萬年之計不知百年之中所行幾何我方欲行而時其有止時即所謂生死之期時其止矣我將若之何哉不若師天而順應之爲得也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與之鑑又爲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無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諭聖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爲之告而聖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能所有能所則非自然矣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 將去

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還舊觀故舊國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緡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况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諭諸其暢猶以十仞之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臺之至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聲四達衆間即合止祝敔笙鏞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何如哉當必有異常者矣以况聞知者不若見知之爲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領神會之爲切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環中虛淨無物之處真空之本體也得此以隨萬物之成則無始無終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而彼一不化者以爲之樞紐盍亦嘗舍是乎舍之言止也止於其所則能止衆止矣冉相氏古之聖君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夫人皆曰吾復命搖作以天爲師矣而不得

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爲事也若之何哉蓋師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師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惟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替之言廢也洫如老洫之洫言奸而深也所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洫如此則既不絕乎物而又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萬物而無心者脗合而無間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欲求合於聖人也若之何其合之哉意則見下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内無外

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教湯得其司御司御猶云司牧言天以湯爲君而又命門尹登恒以主教民之職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作衡言湯爲司御尹登阿衡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圜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囿斯亦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爲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顧得之也何者之名也嬴法也兩見也嬴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名名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爲疣贅之行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爲之盡慮以傳之盡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何思何慮之中無意必固我之地思慮尚無何況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無内則無外矣無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皆盡慮之道也篇中錯舉成湯仲尼一則反

之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授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

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抶秩

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爲盜賊之事故犀首恥之而願爲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而出走言畏忌而走也抶擊也抶背折脊猶言扼吭拊背之意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爲誇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illegible]之者恥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爲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必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舂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罷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垂成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彊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不在所論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

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

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嗃叢又涸吷血惝敝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爲極小之喻以蝸之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極無人

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鬬何其微哉宜君之惝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便爲設譬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吷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戛而有聲若劍首之環吹之則吷然過矣不得有聲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爲聖安得有聲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聲而況鬬爭之蠻觸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

室虛矣稯總極屋極登極猶云蟻丘地名蟻丘之漿蟻丘之賣漿者家也鄰有夫妻爲人臣妾而與人登極者登極乘屋也稯稯髮亂不整之貌子路見此稯稯者狀貌必異故問於夫子而夫子曰是謂聖人僕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故曰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雖隕而心則無窮焉其口雖言而心則嘗默焉方且與世違而不屑與彼齷齪者俱是陸而沉者也藏於畔謂不南

面而爲君不止面而爲臣又不與主人分庭抗禮而爲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他人曰埋曰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以市南宜僚當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亂使人召僚僚不應怵之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屬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爲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幽而況肯我見乎將無以存爲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虛其室者挈妻子而去之也其絶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幾於道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余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耘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余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萑九

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坼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卒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者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亡其盡處之神也以衆爲故作一句讀意見下鹵莽其性者克治功疎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

葮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葦蒹葮皆蘆屬扶之言助也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潰謂内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擁腫膿血漂疽疥癰則發也内熱則潰也洩膏則漏也盖性得其養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鹵莽之報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强上 殺平 為去

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虛静恬淡寂寞無爲均貴之矣栢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遊重有感於辜人之事爲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菑而子獨先罹之無乃爲盜乎我無乃殺人乎我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罹幽囚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

時飢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祿於朝爭地於野農有兼併之心士無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必盜盜而不已必殺欲無至此先遏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操天下之大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病者爭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休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虛静恬淡

穿㝠無爲者之爲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盗盗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通前總是一意作爲栢矩之言亦得古之人君動必責已以爲民本得也而我悞之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矯之使有枉舉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反諸已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匿爲物者匿其情以爲物也物即所謂物采物軌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如以黃葉而止兒啼得其啼止便了不論其有用無用也大爲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爲之事難勝之任今也曾不量人之才曾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爲子便欲其死孝爲臣便欲其忠死臨敵便欲其死鬬事必欲求其可功必求欲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遠其途而誅不至至如朝聘會同之期古者天子廵狩諸侯各朝於方岳蓋以道途紆遠恐有後至之愆今也省方之典不行故遠其途而誅人之不至則可乎是以人人竭知殫力猶恐不足以避誅則以巧僞繼之蓋以爲人上者日出多僞其下安所取則而不以僞應之哉凡僞生於不足力不足以勝上之任則僞知不足以供上之用則欺財不足以應上之需則盗僞也欺也盗也皆生於不足之故而民之所以不足非自不足也其所由來者誰耶故欺僞竊盗之行必於誰責而可信乎在人上者有所不得辭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聖人之進德也無已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猶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則無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亦非也凡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爲是而卒詘之以非者盖是在事初非在覺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

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耶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如何究竟曰化無可化忘無可忘覺無可覺無無可無方爲空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學莊子者要須識得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無名之始既曰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無根也但虛窍而有所不可覺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爲知乎陰

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盖如此既又自詰之云然與而復應之曰然乎始則自審而終則自决亦莊文之奇者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

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稀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湛眺

天下有稱實之名有無實之名有前定之名即舉衛靈公之得謚者而觀太史大弢以爲因是言靈之謚本無意義但因衆人之是而是之因是與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此無實之名也伯常騫又舉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猶知有禮賢之敬是人欲橫流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覺悟夫是以謂之曰靈此稱實之名也稀韋則言公之葬沙丘也下有石椁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孫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爲靈也不待於身歿之後而已預定於地下之銘矣此之謂預定之名也畢弋者田獵之器不應諸侯之際言與諸侯無交際也進所摶幣而扶翼謂於濫浴之時史魚進御公恐賢者見之故進所摶之幣扶而翼其左右以自蔽也不馮其子謂此地子孫不足憑藉將有靈公奪葬盖古人多有識詞地下之銘是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幷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無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雖異而不得

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爲同或散同而成異異乃同中之異同爲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爲百體立爲一體散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體無馬立爲一體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合而爲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萬物揔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丘里之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爲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故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外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内出者立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距之則終有我見不得合異而歸之同矣載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稼者運之天不以爲恩也而歲自成五官

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爲私也而國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爲功也而貞順之德備萬物殊理而道生之畜之不自以爲私也故無名無爲而無不爲此便是不執不拒的樣子所以不可執不可拒者蓋以時有終始世有變化而事之禍福淳淳焉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一以我見自徇執而拒之則事理之變無窮誠如人面千態萬狀面面各殊有所正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一盡同於己乎須知同中有異不可一作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一作異想同不在己異不在己不可一作己想比之大澤百材皆度觀於大山木石同壇百材非異乎而同度於大澤之中木石非異乎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於同也居可知矣此之謂丘里之言此段專闡同異兩見只以不執不拒作主轉譬轉精却與内篇何異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数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数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承上少知問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者便謂之曰道足乎大公調曰不可道本無名不可以同異名也今爲設諭天下皆言萬物而物之数不止於萬其曰萬者不過以其數之多號而讀之耳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而道爲之公故在天地亦可以言道在陰陽亦可以言道因其大以道之名號而讀之可也以諭在同者亦可以言道在異者亦可以言道道爲之公故隨在皆可號而讀之其實道無名栺詠言同言異者之所能盡今既已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辯其猶狗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葢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居表反　片判

少知又問萬物之所生從何而起於是公調爲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乃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叅同契所謂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葢者葢之爲言蔵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剋嗣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時萬物莫不秉此氣機以出入萬物既生則萬事萬化一時

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突然而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易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可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乘氣機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新而義亦精密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

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所盡盡此而已知之所至至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以言言道以知知道非實覩道者也故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蓋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明提上一步說到箇未始有始也者此處方為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狀非若雞鳴犬吠為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

所自化人不能以意見臆其所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禦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始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囿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邪蓋言或使則明明說有箇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

適然生死大說虛了此二家豈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物自秉氣機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箇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物而雕琢之大抵天下無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於物也故張子云天地無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實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猶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箇虛竅却是道之本體萬物之生莫不以虛實相秉而正性命是以有無邊見類皆失之此箇天機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始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秉氣機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其生也不可禁忌其死也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覩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疑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只在一箇無窮無止上定得造化全是一段虛無自然萬物得之與之同理故往亦無所窮來亦無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無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得何者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緣其所起曾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無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有則沉

箸於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無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上安不得一字說無猶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况或使莫爲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盡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無言上理會急掃一句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載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此段大類禪語故予嘗言南華經中國之佛經也林鬳齋似識此意註引佛語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没舉心塵勞先起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盖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没未造道説得是也不是他亦看得透徹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何謂夷節 讓德閡休 相助而消
奚以爲謀 聖達綢繆 周至一體
儳命摇作 師天而已 憂而用知
所行幾多 時其有止 將若之何
亶美亶愛 告亦芒若 實見實闇
仍基縣樂 冉得環中 隨物之成
湯得尹傅 司御其名 闕闕者誰
蝸角之觸 稷稷者誰 聖德之僕
離性滅情 薫葭乃生 聚貨立名
殺盜横行 失不在民 得奚在己
日出多僞 盜竊攸起 惟彼聖脩
進德無期 六十而化 五九猶非
不知而知 將無大惑 弗靈而靈
預定於卜 丘里之言 合并爲公
不執不距 奚以異今 四方六合
物生烏起 不隨不緣 議之所止
或使則實 莫爲則虛 可言可意
言而愈疏 胡爲大方 在物一曲

議其有極　非言非默

南華經副墨卷之六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無字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孫芳子番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必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必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所遭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

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關龍逄
桀臣箕子比干惡來皆紂臣子胥吴臣被戮
褁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臣
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
三年化為碧玉孝己殷高宗之子逐於後母
曾叅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幾死故以為
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
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
大槐 絃駭
此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惟火最
烈叅同契云木火同侶火陰根陽寄位於木
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
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是也即雖金性
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爍若使陰陽錯雜其
氣欝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墜蟳不得成心若縣於
天地之閒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
燓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儥然而道盡墜蟳音陳
蟳 敟玄 暋昏 儥積
所以修真體道之人虛静恬淡寂寞無為五
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
生死無變於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
憂兩陷於利害之中無所逃遁墜墜蟳蟳坐
亦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縣於天地之閒
欝暋屯邅不自解脱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
其天和於是乎有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
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塲故自焚若此
故道人養和衆人焚和焚者煎熬之義月固
不勝火月字下得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
醫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
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熬爍於是乎
有儥然而道盡者儥衰斃之義道謂生道道
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章後此

一段於人有太利益欲人靜消心火自處恬淡無為之鄉然後盡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折蓋救世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生事蕭踈窮途仗友仁者當亟賑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盂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制浙　輇栓　縣玄　犗界　錎陷　腊昔

喻言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巨緇大黑繩也犗犍牛也離剖之也乾內曰腊制讀曰浙厭飽飫也輇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鯢鮒皆小魚縣令縣賞令以待言者一段文氣跌宕與巨魚爭雄摛文之士允宜熟讀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

鬚擪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顪歲 擪壓 別編去

此段戲劇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睛指發塚之事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與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言人生前不知重義樂施死猶秘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啓上曰鬚頤下曰顪口旁曰頤頤旁曰頰接擪也擪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餘斯不謂之盜儒乎哉此段寓言意亦奇特凢為儒者讀之皆當泚顙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略有弗及耶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之何其載焉終矜爾 趨促 驁傲

脩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僂背傴僂也後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萬目而憂當世之患也矜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教即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子汝不忍一世之傷而驁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耶抑其經略有所不

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鶩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馬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心腹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至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不生毀譽不起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與非傷也皆曰吾將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何者為其有心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設有所為設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以興事而往往見其成功今汝也奈何哉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終見其矜持費力馬耳此等說話儒者直謂其與接

與沮溺丈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做不出甚事不得倒以習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余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余且豫趙英策

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為漁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求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雖有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蓋囿於數也神知根於有生之前數定於有生之後老

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囿於數矣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舉群策而後爲謀允臧蓋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容魚不畏也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石疑作所言熏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 廁側 墊店

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用天地者幾何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側足而掘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寔多若以為無用而廢之不使容足之外更有餘地則將日見其狹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足也踐恃其所不蹍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馬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

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
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
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胸次灑灑一
塵不掛雖未嘗徧跡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
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
遊者根塵太重胷掛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
省中顚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
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私欲易牽流遁之志

決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
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
覆墮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
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
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
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
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
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己而賤
人先己而後人何為者哉以故至人之行不

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
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古今
遞波耳上溯犧帝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乎至知
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而不僻於行順
於人而不失乎己直將乾坤世界劃為戲塲
古今旦莫逝為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
同其塵與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
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

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無兩件有所揀擇去
取則非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者矣
即是而觀先生之所謂遊者定非絕物忘世
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至
知厚德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
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
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
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竇顫讀更

耿

珍騃

夫目蔽於色則不明耳亂於聲則不聰鼻奪於香則不顫口嗛於味則不甘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起之六塵必須撤而凈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頭是障須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為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跈跈則衆害生之跈足陷泥淖之迹也言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於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衆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竇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室之有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竇乃光明虧蔽而不見耳此段文頗艱澁難解然以意逆之

理當如此

胞有重閬心有天游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谿奚

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脬膜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着常與太虛相為游衍故曰心有天游於室亦然故室有虛空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勃谿爭也谿亦空意以况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攘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善謂其少得以自憩耳所以學道之人常須靜養清淨經云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不生六欲消滅虛靜天師大道歌云要得身中神不出

莫向靈臺留一物物在心中神不清耗散真
精損筋骨道德經云致虛極守静篤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脩真之訣無出乎此亦足以
相發明矣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
乎守官事果乎衆宜（誸 弦）
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之
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
故溢謀稽於誸誸者急義御下弦急則人思
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彼此爭
勝故人各用知柴生乎守守即守而不化之
守執滯於物故柴塞於胸中而與物為梗官
事果乎衆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
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銚 七遥反 鎒 乃豆反）
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暘與久陰者不
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
乎農人始脩銚鎒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蘖芽於種發
條於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
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
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禪則同氣者可以
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畧
可識矣
静然可以補病眥𡟫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
然若是勞者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眥 恣 𡟫 滅）
病者焚和所致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静則火
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藥餌之補
皆第二義故曰静然可以補病眥𡟫猶云煎
𡟫煎滅男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故
曰眥𡟫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
以安静鎮之則一止可以止衆止而事無不
理矣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也
所如所其無逸之所盖病而補静補亦晚矣

佚人則不待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眥搣搣亦遲矣佚人則不待老而先証於搣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之務佚者未嘗過而問焉

聖人之所以驗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驗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驗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驗戒

承上而言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聖人不問可知君子之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又可知矣驗與駭全謂改百姓之觀聽也聖人之所以駭世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失愈下故其所以駭世者不過脩飾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殘存

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踆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倆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荃魚筍也蹄兎罝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荃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壺外史說是蒲巴為作亂詞

外不可必　玉石俱焚　忠遭剖戮

孝亦憂辛　利害相摩　生火實多
甚憂兩陷　以焚其和　任公釣魚
牲生活鮒　大器晚成　而友弗顧
東方作矣　事之何如　嵬彼大儒
竊此含珠　去汝躬矜　與汝容知
非譽兩忘　躊躇興事　知有所困
神龜則刳　至言無用　畫地以趨
游而不僻　順而不失　心有天游
六鑿不入　道不欲壅　實不欲塞
凡彼有知　恃此生息　春雨日時
草木生之　到植强半　而然莫知
老因滅休　病以靜補　勞者務之
非佚之所　神不謀聖　聖不問賢
小人所合　君子恥焉　演門善毀
由光潔身　慕名者累　胡死而竣
得意忘言　得魚忘荃　安得斯人
吾與之言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無字集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莫萬　種上

此篇先生自叙立言之意言我此書之中寓言者十九重言者十七巵言則日日出之寓言者謂己之言未能直證往往藉外物以相比論彼親父不能為子媒者以親父之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之譽之也人不信其父而信非其父者之言則我之藉外而論其亦不得已焉而姑有所托以啓人之信者乎此非我之罪也不信我者之罪也又凡人之情直喜其與己同而惡其與己異同則是之異則非之是以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吾以重言止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重言者借重古人以為質如人有聞見而𦖟正於耆艾者然雖然年先矣而經緯本末漫無所知徒以年耆非所先也年本先而曰無所先者謂其不知立人之道也不知人道則亦陳人而已陳人即古詩所謂陳死人陳死人何重之有巵言者巵酒之言和理而出却非世俗巵酒閒譚浪笑傲爭論是非之言曼曼衍衍儘可以消

歲月夫理本至齊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齊曰其不齊而吾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齊與彼之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何者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非箝其口而不言也不爭是非不論同異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不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者無心而任天理之便即和以天倪之謂也既曰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則終身言之而未嘗不言矣若夫是非同異之辨則實未嘗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緘默不言之謂哉夫天下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惡乎然乎然於我之然也惡乎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可與不可亦復如是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則天下之論齊矣何者物各有理惟不以己之獨見主張是非而徐觀萬物自然之理則見物物皆有然者可者一一隨而順之

則是非自泯夫人既不能以無言自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且孰得而久乎久謂定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雖或不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而生始終循環莫能得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而有至齊者在焉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卮言之所出和是而已和如和羹之和和字於卮字上下得最有情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蘁悟

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所知惠子亦據吾夫子之所自許者而信其如是莊子言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夫子之言受才乎大本受才即降才之才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以生謂人莫不復此靈覺之性以有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好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能使人心悅誠服而不敢迕立是謂以一止而止衆止非盛德至善何以致此宜莊子深歎其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語猶覺有辨夫子則未見有與之辨者此尚不能得其口服何况於心以之自愧所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觀作鸛 縣玄

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洎與及相暎不洎謂厚祿不及於其親無所縣其罪謂無所縣其志

親之罪夫子言曾子雖無所縣其罪而已有所縣於祿矣何則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無所縣者其視釜鍾之祿若鸛雀與蚊虻之過吾前也何大何小任其來去而亦何足以攖吾念哉故因其哀而知其心有所縣因其縣而知其心有所化必進此一步然後爵祿不入於其心而胸次灑灑一塵為之不掛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

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夫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然無為也而無不為無不為則天矣故發顏成子游一端說話言吾自聞子綦夫子之言一年之中去其機械變詐之心還於朴野二年而從從謂隨順眾志不起愛憎取舍三年而通通者無人無我比從更進一步四年而物物者如槁木如死灰不起絲毫情識一味寂滅五年而來來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如幻之有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鬼入謂與鬼神同其屈伸天成謂與天同其造化學而至於天成則不當復有進步然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大妙則與道合真矣此段學問豈可以歲月而計此但言其漸次云耳

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

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自上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上透下意來以生死而論有為無為言人生則不能無為如富貴則有富貴之為貧賤則有貧賤之為死則同歸於無為而已故曰生有為也死也勸公公之為言同也下一勸字勸人灰心滅意以還造化人皆以生為樂以死為悲急為勸慰要人解其天弢墮其天袠同証寂滅以返吾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而不知其

生陽也無自也死也有自謂自有形而返於無形始見其有倏見其無故含情之類不能無悲而不知遡其生陽之始實無所自如是則其始也亦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汝果以為然乎以為然則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而生欣戚於其中耶適者快適之意

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言天則有曆數矣地則有人據矣吾惡乎求之曆數謂日月星辰之數甘石巫氏之書是也人據謂據人耳目聞見之所及者禹貢圖經地理之類是也夫天地文理似乎有定然以其故求之又不盡然夫理必有終而今則莫知其所終莫知其終則必有始終相生者以主乎其

閒若之何其無命耶而遡之無始則莫知其始全然不見其端倪又烏得而謂之有命耶蓋命則實有而曰不得謂之有者所以遣去執有之病造化之妙有屈有伸鬼神乃氣機之屈伸往來者故曰有以相應若之其無鬼然而未必盡然如善者未必福惡者未必禍仁者不盡壽暴者不盡夭又似無以相應者若之何其有鬼耶造化之妙其不可知者若此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信其有而不敢蔑其無又知其無而不敢執其有則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披髮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

此一段與內篇齊物論頗同但添上火日之喻更覺新奇叟叟景稱罔兩之詞稍問循云末論言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而叟獨不知其所以耳予則蜩之甲也蛇之蜕也又似之而寔非蓋甲與蜕一離於形則不相聯屬無復俯仰行止之相肖又吾之與形其離其合亦自有時火與日吾屯也屯謂聚而有景若陰而無日與夜而無火吾則代而去之彼形也非吾所以有待者耶然彼亦不能自主必有所以使之如此者夫彼之不能自主者尚為我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獨不為彼之所待乎彼來則我與之而俱來彼往則我與之而俱往彼健動則我與之俱健動此箇造化又是自然而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又何以有問乎三彼字即齊物論中非彼無我之彼有疑則須問不消疑又何問之有乎蓋罔兩問景正欲求得所以之故而景答之如此則信乎可以無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盱匡

睢睢盱盱矜持不自在之貌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太白二句見道德經辱者耻而自藏之義太白者明於道德之人若不足不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是陽子去其矜持深自昧晦忘形混世歸來而舍者與之爭席此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執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道言和光同塵挫銳解紛正是此意方壺外史篇卒復為亂詞

寓言十九　重言十七　和以天倪
卮言日出　父不媒子　陳不先人
不言而麻　和此天均　勤志服知
夫子則謝　情懸釜鍾　惡可及化
進覺前非　德與年造　鬼入天成
及此大妙　生死奚自　鬼命有無
彼强陽者　何以問乎　太白若辱
盛德不足　去汝睢盱　舍者爭席

新篇讓王第二十八　無字集

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非莊子所作看此老讀莊子甚仔細其著眼處只在語意指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孫真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北人無擇以下三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箇隱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

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上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
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
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
天地之閒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
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
其處衣去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棬棬
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棬棬
棬棬動勞之貌葆力謂竆力以養人非以德
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虚静恬淡寂寞無為而
已矣
舜讓數條總記一處不應以後儍記北人無
擇一條故斷北人條為竄入者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

事之以大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
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
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
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
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
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
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旨孟子
謂不爭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
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馳於利害之場議論
却甚正真可以樂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
學問人人煞有用處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
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
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

扵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呼去

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侵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左手廢右手攫之則右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甚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者可謂知輕重矣

銘誓約也攫摸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於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於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於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僖聞之而稱善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飯上 遺去

苴布麤布之衣還與旋同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

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土敕雅反苴側雅反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令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鵲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要平

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咲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起於一念幾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于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好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亂而殺子陽

有好上聲讀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於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者矣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徙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說悅 強上

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

春秋有羊舌職是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比去

茨苫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草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縰履不着根曰縰華冠裂如開華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學問不真實處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胝祗

縕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屨而踵決見屨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

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田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丘之得謂得其友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元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着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在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己自惡之又强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有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死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於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娱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推吐雷 隘阸 扢許訖 共恭

藜羹不糝純粟而無米也藉謂凌轢夫子削然孤高之貌反琴復鼓琴也扢然奮舞之貌潁陽首丘皆山名此條多有妙語如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誰能道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於清冷之淵

復言舜讓可見文字竄入不若是而已猶言不惟寧是

湯將伐桀因卞隨以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 椆音同 數朔 瞀務

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按三自沉着實無謂不就而去之則亦已耳何為自傷其生一至是乎吾知其定不為大道之所取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

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注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誠敬而無心於邀福其事神也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盡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我歸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事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不幸人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若見殷之亂而遽為政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則用謀而下則用賄阻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己之威嚴揚行以說衆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志推亂而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殷並讀曰傍塗即塗炭之塗言自污也苟可得已言二子之於富貴苟義在可受必不賴此孤高亢戾之行以激於世真以義不可已故甘隱而終餓耳按二子餓死亦文士之甚詞既曰采薇焉得長餓死直老而死耳

此段文亦可觀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無字集

盜跖篇譏侮列聖戲劇夫子蓋效顰莊老而失之者莊老推原道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繩以大道之自然的有至理古德喝佛罵祖為報深恩丹霞燒木佛以求舍利小兒不知強作解事亦復效之豈不為天下萬世之大僇乎予故表而出之使魚目真珠不得相混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啟人之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乎）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小城曰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木還枝則多錯節故可以為冠）帶死牛之脅（謂革帶）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儌幸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

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無稱臣之理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

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安得不上告天子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曰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

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耶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謂傅子也）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與熟全）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罹也）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可以為耆艾乎）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笑有不同若跖之笑無取也）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為耆艾人而無人道

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者乎而以之重言其不然明矣故此篇之僞不攻而破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荅子張之意主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名從何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者不在於脩行而在於無行往往見得無耻者致富而多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於無耻而多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於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無所為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見苟得固

不足論而子張學道於聖人之門其言若此其亦干祿問達之病有未盡祛者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

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臧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怍宰相而羡之以孔墨則辭可見勢為天下未必其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則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脩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

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哉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尾

此等說話與大道所論全然不同直是使人恣欲妄行無所忌憚不知記此何謂故以為非莊子手筆者誠知言哉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滅絕故疏戚

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五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苟得以為人道之盡者宜莫如聖而堯舜以下數聖人者皆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哉將不為行乎哉

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

反狥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狥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証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鑒於道終非定論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質成觀其寓言無約又是箇全無約束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清濁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面觀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故曰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義不以一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淫於富也無狥而成不雄其成也天比謂與天相合之理比干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說話與莊子所論大道無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佛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此辨得許女具眼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

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與名而就利者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柰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耶或故推求正理為理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必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古今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主則隨俗佁化同流合汚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寄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生之人體自常安未有以危為安者也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者也此等與名就利之人秖見其有慘怛之疾怵惕之恐而已今也慘怛之疾與恬愉之安不監於其體怵惕之恐與欣歡之喜不監於其心好亦不知苦亦不知但知為其所為而不知為其所以為所以為者則吾之真主人也養生者知其有此故不以其所為者害其所以為今也不知有此是以雖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夫以至富至貴者而尚不免於患又況其下焉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

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津地便不似有道者之言窮美極勢謂語其美利之極雖聖賢有所不能及何者富無所用力而力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利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認賊作子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者然亦未見其有超然而獨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敢自放於禮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

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寄之物而以驕人戲人豈常度哉故計其遠慮而慮其反害於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已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

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
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
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待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
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
皷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
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欲為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
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
憂矣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
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
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
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
乎　校　馮憒　單丹

無足言必持賢知之名苦支體絶甘儉約
以養其生綏得久長亦如久病長阨而不死
者雖生何益此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
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凡物
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
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而汝
不知耳淫於聲口嗛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
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遠其百
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

平或咽於上而為侅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
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
懟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
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懣可不謂疾乎積聚
多財滿於阿堵暴於耳目而不知避馮於心
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憔悴形
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刦盜之至行則防殺
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從可
不謂畏乎富者犯此六患則體亦安得謂之

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省一旦患至求盡其生理竭其財貨單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亦不見利又不得覆轍昭然曾不之監緣意絕體而爭此買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市井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雜篇說劒第三十 無字集

說劒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趣薄而理道疎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使具眼者擇焉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悅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且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鐔淫尋二音

蓬頭謂不裹其頭故鬢髮皆突然而上指垂

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纓粗而叉
文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作平聲讀言
其辭艱以重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誘其進
也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鷙鳥將擊其勢必伏
也設戲劍戲也敦劍治劍也如使虞敦匠之
敦鋒劍尖也鍔劍刃也鐔劍口也鋏劍把也
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食以示敬也作自愧
者非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無字集

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較盜跖說劍諸篇頗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

顩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
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
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卒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
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
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
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
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
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
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
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
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
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
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
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挐女乎聲
挐挽也緒言微而不盡之言經子之所以謂
將子之所為與子經略一番春秋後倫不順
謂四時失序齊民者平等之民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
事之謂之揔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言道意
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
敗惡作好惡字讀謂敗人惡人也慝惡之匿
於心者以顏色投人之所好曰顏適無善無
否皆欲其悅已曰兩容揣人之所欲而潛引
拔之以長其惡曰偷拔
所謂四患者好更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
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

謂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挂高掛也言喜為非常之事以立莫大之功侵人自用謂侵奪他人之事而用為己有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懽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湛丁南反

此段所論亦似醇正祿祿與碌碌同老子云碌碌如石湛沉溺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王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

船而去刺七亦反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抗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乃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成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於禮義有間矣言由也服禮義之教已久而猶未能變化氣質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七 終

南華真經副墨卷之八　　　　爲宇集

方壺外史陸西星長庚　述
青霞外史李齊芳子蕃
從吾山人陸律子和
蓬萊侶人陸鎬宗京
太和散人徐棟隆夫同校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此篇的爲莊子著述將畢之語觀末段自見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外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䪡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漿賣漿者之家也十五舉成數而言食十漿而五漿先饋謂取一半之值而以其半作餽愛之敬之故食之食之故讓之也賣漿者可謂賢矣而列子則固驚焉者何古之真人不以賢聖自見故德盛而容貌若愚人不知也今也内誠不解而外諜成光不解則不能渾而無迹成光則不能光而不耀諜動作也内外矜持成此一段色莊之學是故能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䪡其所患凡人酒肉以尊高年而賣漿之家所患不得利耳今也十

餐而饋五餐則人將移其貴老之心以貴我而整其爲利之心以享賓夫餐人者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以飲食之故而求刀錐之利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見我若是若使萬乘之君身勞乎國知盡於事倦勤若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一不副其所求將若之何吾是以驚也於是伯昏瞀人曰善哉汝之處已若此人將以汝爲保保謂師保伯昏之善雖若喜之而實寓不足之意於其中未幾而戶外之屨滿則心之者果若是其衆也於是伯昏省之其家住杖支頤立而有間不言而出列子走而迎之求言以藥其所病瞀人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使汝聞我之言退自警省則必深自晦昧令汝能使人保汝矣而獨能使人不保汝乎使人保汝易使人不保汝難汝焉用保爲哉夫大道以無心自然爲常感人而至於豫出大是異事豫出即孟所謂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之意且有心之感搖爾本才甚無謂也本才猶云本性性本無生生而有感感而出豫何謂乎道哉且凡與汝遊者皆淺見之人莫有以大道之言盡心相告者告讀曰鵠彼所小言聆之盡爲人毒毒即藥意我昔所謂人將保汝蓋警之也而子莫覺莫悟矣則惡復有與汝相誰何者哉既又教之凡天下之以巧知名者其心皆有憂勞不若自居於無能者雖無所求食而心常自在故汎乎若不繫之舟是以虛而遨遊者也若不虛而稱遨遊有觸而怒之者矣憂勞暗應任事効功求食暗應饋餐數句皆韻叶可讀蓋莊文之有節奏者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秖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固

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良註云墓也 捽衰

緩鄭人名呻吟誦讀之聲言鄭人誦讀於裘氏之地三年而儒術成河潤九里澤及三族言其利澤及人之遠也又以潤澤之餘使其弟翟學爲墨者兄弟二人各以其學自相雄長而父溺愛少子從而助之十年而緩以不勝其弟自殺見夢於父曰使而子爲墨者誰乎我教之也我與季子亦有恩矣而父盍嘗視我之墓乎我之墓木垂垂爲有秋栢之實矣盖緩嘗自持其有恩而無報者以爲父尤莊子則以造化之理而論天之報人也不報於人之力而報於人之天使彼爲墨人之力也彼得爲墨人之天也天謂彼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熏習之氣故爲墨而墨成佛語所謂要知前世因今生作是今生之作前世之報也是彼天者使彼爲墨既已彰其報矣而夫緩也固貪之以爲功以爲己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謂成彼者與生彼者等耶齊人之井飲水者自相捽也齊人即齊民猶云衆人也此井豈一人物耶鑿地出泉往來井井造物者不自靳也而人固專之以爲己私何示弗廣耶今之人凡有我相而市私恩者皆緩之徒也夫至人無恩上德不德有德者尚不自知也而況有道者耶不務道德而務施報貪天之功以爲己力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者成也天刑謂天之成理故聖人安其所安而不安其所不安安其所安 知有天也知注則不遁天之刑矣小人反是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之亦易而勿言爲難盖言則涉於有心非默而成之者矣故知而

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一人而已古之人天而不人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不言之教也深哉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評當作汗 單作殫

龍之爲物神異變化本不可屠乃有學其技者殫千金之產費三年之功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寓言道不可學學之至於有使倆則終無所用矣借今之學屠龍者多而龍終不可屠也徒自失耳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天下之兵起於爭而人心之爭起於必必期必也一有期必之心而人或不足以副之則相尤相責而爭端自此起矣爭之大則至於兵故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必而不必者謂知其理勢之必然而猶以不然待之如小之事大猾之事强其必然者當得如此而聖人以不必待之故雖或見忤嘗與之相忘於無事而無兵衆人反是故順於兵之道則行而有求矣求即必之之意也以取必而行有求之道幾何而不恃兵而亡乎此以世諦論者也若以道法而言聖人以必不必上德而行無爲之事者也衆人以不必必之下德而行有爲之事者也若順於兵故行而有求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矣然而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終不可恃也故恃之者亡莊子爲老子註疏此解爲是讀者得之言表可也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苞苴以禮物相遺饋者也竿牘以竹簡相問訊者也皆世俗往來之常套小夫之知不出

乎此乃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乎道物也太乙形虛虛則無有苞苴竿牘安在何處虛則無情苞苴竿牘欲以奚為所以學道之人損之又損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然後始合於太乙之虛若彼之憧憧往來徒迷惑乎宇宙之間為形所累耳而豈知太初之無有耶太初即太乙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其應物也則如水之流乎無形泄乎太清逝者如斯而卒莫之有心焉要皆過矣而不留物矣而能化至人之所為若此悲哉汝之所為乎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毫毛即蹇淺之意大寧者未始有物之初無有乎紛紜轇轕之擾者也此以苞苴竿牘四字說盡世情欲學道者斷緣簡事莫此為先此入道初關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

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馘古獲反 痤徂禾反

困窘織屨謂窮居阨巷生事蕭條困窘於織屨之業也槁其項者項無餘肉而枯瘦也黃其馘者耳無潤澤而黃薄也商自狀其昔之困也若此而以今之所得者自驕志則陋矣故莊子因而鄙之破癰潰痤猶為中治從而舐之則治愈下矣治愈下則事愈雜故得車多今也得車之多倍蓰於舐創之醫是必所治者愈下故蓐得者愈多也子之所舐豈其痔耶蓋以陋夫而遊說萬乘之君自非有以大悅其心則不可以得志而欲大悅其心非阿諛逢迎不可也孟子謂之為妾婦之術子鄙之為舐痔亦固其宜焉耳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

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爲飾也以支爲旨以枝葉之言爲美也忍性猶云矯性視循示也言矯飾其自然之性而不知其無實其學蓋已受乎心宰乎神成稟曰矣夫何足以長民乎彼宜汝與予頤與謂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下歟誤而可矣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言誤而用之則可若審而用之則彼之學能使人離其實而學爲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休之言勿用也莊老識侮聖人只在教人習於威儀文詞故流弊至此想其去聖人百有餘歲一時學爲儒者大都離實學僞莊子憤世嫉邪亟遏亂源未免歸咎夫子身上如云好箇僕被東坡教壞知此意然後許讀莊子

雖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責報之深施於人而忘其施則將與天下相安於不識不知之天而天下皆順治矣今也施敬於人而不忘其敬施信於民而不忘其信則是以有心感天下而天下皆以有心應之應而不給則欺則詐僞騣百出難治之故率由於此視天之普萬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故曰非天布也布猶布濩之布是以商賈不齒於大道謂其有私心也然而士農工商國之四民雖使爲士者齒之而神者齒之乎神則天而已矣道而已矣人而不天宜其不爲所齒也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桎梏內刑則心之不靜而多過愆者宵人當

作小人以字義解當爲昏昧不曉之人離麗也陰陽食之即前内篇所謂有陰陽之患者大抵外刑人或可以倖免而内刑則無得而逃之者有能超然而不爲所累其惟真人乎

孔子曰凡人心險如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懁 保 釬 捍

引孔子一段論觀人之術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有外若謹愨而内實盈溢者有内有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巽順懁急而能相達者相達即相濟之意有外若堅持而内反纏繞者有外若和緩而内實釬急者有始進若鋭而終退反速者故有若渴若熱之俞人之不可知者如此故君子使之遠以观其欺否使之近以观其慢否理之煩劇以观其能否問之倉卒以观其知否急期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以观其信臨財易至於私已故委之以財以观其仁臨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之以危以观其節中酒易至於失度故醉之以酒以观其則雜居易至於惰慢故雜與之處以观其色九徵備而不肖之情得矣蓋小人之性無常定矜持於此者或發露於彼故以九徵蓋之而九徵之德要不外於五常而已寧有他哉或問如此將無涉於有心乎曰聖人之應世也有心而無情世道不能無小人使之盡廢而無用非道也且夫大道之世不尚賢不使能絶去聖知仁義而一歸於無爲勿論矣今也於不能不爲之世而使賢否混淆用舍乖錯幾何而不同歸於亂乎故用世之法以九徵得人而折衷於孔子孔子者用世

之宗主也一部南華論孔子者不一而終之以此亦循人間世之言孔子伯玉也其旨微哉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宋之公族一命士也二命大夫三命卿也曲背曰傴曲腰曰僂身伏曰俯循墻而走言不敢當路也夫其爵愈高而心愈下考

父之謙若此乃所以爲道也孰敢不取以爲法則乎若而人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其德協之唐許何如哉唐堯許由皆以讓爲德者呂鉅驕矜之貌諸父不敢名人也名之倨傲可知而夫指今之人而言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道者無爲自然而已矣德亦道也有心爲之則害於德矣故曰賊莫大於德有心德既有心心復有睫者眼睫雖眼之所不能無而亦足以害眼喻如真常應物雖爲六用之必然而爲其所累者多及其有累也而欲從事於內視之學以求忘其所累則是病而求藥兖而施髭多見其敗而已矣所以學道之人墮其支體黜其聰明常使渾渾沌沌復歸於朴復歸於嬰兒而後與道相應否則以有睫失之者抑又多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爲者也吡匹寸

凶德有五眼耳鼻舌意識也中德爲意心起意識有以自好也而訾其所不爲豈知不爲者近道而有以自好者爲伎倆也此便是德有心而心有睫者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

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俠於丈　傀公回

極者究而言之者也必者決而言之者也貌美則娟好有鬚則瀟洒長而大則魁偉氣不委靡曰壯口有徽詞曰麗有力強悍曰勇膽有決斷曰敢八者俱過人未必窮也而究其極則多以恃壯取敗故多以是窮此箇病根全在過人上大抵過人者人恒忌之取於造物者多則造物亦必忌之此窮之所不免也緣偕不能自立之貌偃俠隨起隨倒之義心不能通曰困心有所歉者畏三者之人俱不若人乃却有必達之理此箇達亦是以謙而受造物之益者此但論其理之當如是耳非謂八者皆窮而令之所謂達者又皆此三等人也知慧一府也知慧則多外通勇動一府也勇動則取怨情仁義一府也仁義則多責任達生一府也達生之情則造於實際傀然而大解矣此一府最爲上乘達知一府也達於知則知天知人天之肖子也達命一府也大達則曰吾隨之小達則曰吾遭之蓋遭則偕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又達命之上乘也或問達生達命何所分別性則性也命則天也而氣數行乎其中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矣

驕稚莊子謂見莊子而驕如有稚子之色者緯蕭以織蒿為業者子尚奚微言必爲驪龍所攫無有遺類也取石鍛之碎其珠也蓋珠有光彩為龍所覺則其禍不測以比今之阿諛苟容竊取權勢者皆乘世主之不覺使其

一有悔悟則此輩虀粉矣蓋危之甚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喻同旨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壁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大患爲吾有身有身則有生死有生死則有欣厭然欣之不可留厭之不可避妄生貪着無益也古之至人知其幻妄不常是以等身世爲逆旅視生死如旦暮夢幻泡影石火電光種種譬喻不一而足無非欲人解其天弢墮其天袠安時處順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己蓋出世之法所當講者莫先於此此關不撤則出門有碍撤則一了百當頭頭自在矣圓覺經云幻滅滅故非幻不滅宗鏡云絕後再甦無一物了知生死不相關易大傳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不讀三教之書者不可以讀莊子故知死生之不相關者然後知此身之無用知此身之無用則烏鳶何疎螻蟻何親此等說話直是悟到撤處故衣薪葬野不樹不封古人之見高出後世此不可與迂儒道之達者可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誰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夫君子之立教也易其心而後語不平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平平人則其平也終於不平而已文獻足而後言無徵之言不言也若以不徵徵人則其徵也終於不徵而已以是知不平之鳴不可以齊物無稽之言不足以取信若我之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則非不平之

乎矣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重言十七以爲耆艾則非不徵之徵矣且人之聰明誰爲之使耶無亦神者徵之乎神則天性自然之靈覺有不可以絲毫知力與乎其間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顧恃其所見以外爲功不亦悲乎外謂己之乾慧黠識蓋指一時談說之士如惠施公孫龍之徒日以其辯與天下持者其言既不平而理復無徵獨謂之明可乎莊子篇終一段分明隱括全經後篇復爲自叙

甚有輕重條理讀者不得草草反復紬繹方見良工心苦也方壺外史爲作亂詞

禦寇之齊　十饗餽五　中道而鷮
人將保汝　心且有感　巧勞知憂
將焉用之　泛彼虛舟　浩物使彼
報人之天　何哉緩也　天功是貪
知道亦易　勿言實難　知而言之
人而不天　龍屠底用　兵恃則亡
凡有伎倆　皆爲不祥　小夫之知

竿牘苞苴　乃爲形累　馬知太初
舐痔得車　使者可恥　施非天布
神者弗齒　真人無刑　內清外寧
昌軌三命　而庸九徵　賊起睫心
鹵首中德　達占三必　窮究八極
大達者隨　小達者遭　食焉何憾
得乘馬驕　不平焉平　不徵焉徵
愚者安恃　神能勝明

莊子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爲字集

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末擧惠施强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闢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於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方術道術之局於一方者也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爲其所欲爲以自爲方又且各以爲至故列而叙之而總歸原於一一即所謂道德也神何由降明何由出神謂人之本性降衷於天者具有靈覺謂之曰明聖有所生聖

即內聖之德也王有所成王即外王之業也言神明德業皆出一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不離於宗是以無為宗者也謂之天人天人即所謂畸於人而侔於天者不離於精者凝聚精神萬古不朽能感天地能貫金石如鬼神然是則所謂入而神者故謂之曰神人不離於真者本然之真極純無疵以言其德至矣極矣無以加矣故謂之曰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

為門兆於變化謂以無為為體以有為為用此則聖修之能事能舉之者非聖而何故謂之曰聖人以上所謂具有內聖之德者也若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薰然納天下於慈仁之中則謂之曰君子蓋仁義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過於此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法謂法度所以齊天下者名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參者以此而合彼稽者考古而準今參稽之

數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於是乎有定秩而不越此治人者之事也以庶事為常庶事如農工商賈之類皆以衣食為主而蕃之息之藏之畜之以養老弱孤寡此乃治於人者之事民之理也所謂外王之業者也皆道術也則古之人其備乎故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天德王道兼該並舉莫不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其土苴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

於曆數者如帝王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散而在於六經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搢紳先王類能言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則又流而為百家折而為衆技亦一時有為應迹之所不廢者故君子時或稱而道之自天下大亂而聖賢不明功力既降而道德不一百家衆技之流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一察猶云偏見小知自好自愛自媚也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雖然不該不

徧一曲之士也以故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之古人之全則能備焉者寡矣應上古之人其備乎因是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爲自以爲方往而不返遂使後世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段乃叙文之冒頭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始散而爲器矣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博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毋於所見於是流而爲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

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爲宗以儉嗇爲寶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子受用在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鬬爭其爲道也不怒其爲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爲事蓋自黃

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
歌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
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
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墨子之道如
此故雖不必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
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悲其行難
爲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不順於天
下乎常之心令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

奈天下何哉道不通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
矣王道也平易近民者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
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
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
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子弟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
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
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
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
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
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 九斜

墨子稱道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
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槖操耜
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勤
苦之甚至於腓無胈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
勞形如此況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
爲墨者皆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跂與屐同
蹻與屩同木屐曰屐麻屨曰屩日夜不休以
自苦爲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
不足以爲墨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
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

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誦怪尤倍又且其說各
各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乃墨學
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觭偶不忤之
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上首
弟子也爲之尸以之爲主也冀得爲其後世
言人人皆願續其道脈至今不決決猶絕也
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有
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爲之大過已之大甚故
曰其意則是其行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
胈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上也治之下
也亂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
好之往往宗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
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救率天下而天下
至今宗之不決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
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深予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
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

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
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歡以調
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
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
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
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
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
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
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
而止 鈃刑 胹而
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爲累也不飾於物不以
外物自飾也不苟謂無求於人不忮謂無害
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
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
以損己利人爲事以故宋鈃尹文之徒聞其
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

冠象之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為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大則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聏者和義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必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鬬禁攻寢兵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不取猶然强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當時物議亦有不足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然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愧天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肆者也圖傲二字頗奇圖謀也傲者矯義其說又曰君子不為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非不忮不

求矣以為此身無益於天下而求備於天下則不如其已也其學之大旨則外之欲其禁攻而寢兵内之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粗不能備舉其行則適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内外二端是宋鈃尹文之學術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隣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脱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咲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

聞者也 髁戶寡

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趣物而不兩決然而無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

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辯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萬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者物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導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故曰教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體物

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學棄智慮去己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零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知而不知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渾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以為知者何以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鄰於傷者也鄰之言近也謑髁無任而咲

天下之尚賢綏脱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謑髁綏脱皆無知無能之貌椎拍輐斷註云刑截者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者言随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於用也舉世皆有是非而彼獨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兀然不動之貌而已者矣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羽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之故得以自全於世而無非動静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静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爲哉夫塊不失道塊土塊也土塊不離於道塗人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所當行之道彼豪傑者自負其建已之才故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人而如塊非死而何適得怪焉爾田駢亦然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不教謂不待教訓而即與之相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窢然而已矣烏可而言乎烏不可而不言乎窢然逆風過物之聲夫其如是是以常與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魭斷魭斷即輐斷字之誤也不見觀猶言不取則也人不見取則未免宛轉遷就故所言雖是而不免於世人之非僉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嘗有聞者也葢世人雖以爲非而莊子猶有取焉者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悦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以濡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静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

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鋭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謂道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爲精以末爲粗既曰粗矣則不應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爲不足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爲表焉表謂應事接物見之於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寔者實即佛氏所謂實相盖真空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住心言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形物物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静也若鏡其應也若響芴乎其若亡而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濁也同焉者得也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弱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知其雄守其雌云云二句出道德經爲谿爲谷皆謙虛不自滿足之義夫人皆取先而彼獨處其後以受國之垢人皆取實而彼獨取其虛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舒徐容與常自儉嗇淡然無爲而嗤笑世人之巧利人皆求外至之福而彼獨

曰曲則全苟免於咎而已矣是皆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根者根極之義紀紀法也观其言曰古之爲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得非以深爲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曰慈曰儉得非以約爲紀之謂乎凡物太剛則折太鋭則挫故嘗挫其鋭破其堅虛心弱志一味寛容遜順而不敢過爲刻削之行其造可謂至矣故末復贊之云關尹老聃古之愽大真人哉尹關之官名聃老之謚名關著文始真經與道德相爲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傕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蜕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寞無形言清虛而無象也變化無常言往来而無住也以無相爲宗以無住爲行萬物一府生死同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貝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此種學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爲書其言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無形變化無常的道理謬悠言虛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於人然又不欲以觭自見觭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

意以天下為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
沉溺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
曼衍質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
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
精神獨與天地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倪
即傲睨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窮其神知其化
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無棄物與道為
體者亦無棄物故不敖倪　不敖倪則與物
無貌得者同於得失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

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與大順大
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
瓌瑋而連犿無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犿相
從之貌犿與獾同玉篇牡獾也言其書雖若
驚世駭俗而却善體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
從而不違是以雖瓌瑋而不傷不傷即無嫌
之義其辭旨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詭
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理此兩句說盡
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必欲吐盡乃已將上與
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亡無終始者為友此
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出乎老氏所
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建之
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
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
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適放於自然欲
為而為必以不為為也林鬳齋只為本宗二字
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覺茫昧雖然下

一轉語言雖是如此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
理不竭其來不蛻蓋上達之妙未始離於下
學之中今之理會本宗者多有脫略世故之
弊此則天機人事不即不離所謂不壞世法
而成實相者順化而解於物謂順天地自然
之化以解萬物之縣結也此便是調適上遂
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蛻謂不離本宗來字
或是本字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此箇道理便
是窈冥無形變化無常書以載道故此書所

言直是芒昧無盡若常人語下則遺上語理則遺物又安得謂之無盡乎莊叟自叙道術只在著書上見得句句是實却非它人過爲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與起名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授不過騰辨傳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鬭靡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歷舉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小一此便是他強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厚是指超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形色色積而充滿天地則無厚者亦滿天地何啻千里又孰謂無厚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不得名之爲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中者亦可謂之昃物方生矣而絶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大同異於小同却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混淪分爲四時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同異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惠子之説亦自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説如此他却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如此之中但要伸己之強辯以與天下持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天地東南匯爲巨浸瀰漫浩渺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旣謂之方則滯於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者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解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可解誰爲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以言中而天無定體中無定在如中庭月晲寧分比隣燕越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爲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強詞傍理而勝者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此句却好

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聲讀示也易曰大觀在上此字只指汎愛一句今之講學者開口便說萬物一體是以天下之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然理却純正但行不踐言可嗤耳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毛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景影

誰謂卵無毛而孚生之鷇皆有毛又以雞孚鴨毛不成雞是毛定卵中謂卵有毛可也人皆謂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人皆見之孰主張是以神用者又一足也故曰雞三足楚都於郢何以有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楚自爲王則亦楚之天下矣故曰郢有天下犬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爲羊羊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爲羊卵胎亦

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先謂胎爲卵馬亦未嘗不生也故曰馬有卵丁子者蟆也蟆無尾而科斗有尾壯則尾落而爲蟆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爲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故曰山出口輪雖蹍地而脫輹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蹍地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目不視指不至而手目之伎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矩以爲方而矩之體不方故言方則不得謂之矩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圜枘者枘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竅物爲鑿耳不知圜枘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圍枘鳥飛於天景落於地但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影也者有待而能者也無鳥則無景景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矢安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無有不行不止者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鏃矢雖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橫生種種聰明意見以求異於人惠子一生擻弄精魂只在於此誠可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一物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得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無形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色附於體則一者可析而爲三是故有驪馬

也黄馬也又有驪黄馬也驪牛也黄牛也又有驪黄牛也白狗黒亦然是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者虚也虚實相乘其理如此此處諸家不知何解孤駒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母者曰駒無母者曰孤言駒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復爲駒矣今曰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捶日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以不竭言不盡用者之能善其用也捶搗衣之杵也北方謂之棒捶盖捶有雙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久可無損壞之虞以况惠施之辯不全用十分道理但畧傍些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時辯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使其全用道理則一到理屈其辭便窮安有許多強辯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嘵嘵聒聒徒能飾人之心易人之意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徒爲辯者之囿而已辯囿言囊天下之辯而不能解也夫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特恐作持持謂相持而不下不下則競爲詼詭怪異之說以相勝歷舉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他人未必賢也观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我之辯天地爲我增氣造物者爲我擊節其自負如此是盖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

南方有畸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遂矣惠子乃不辭而荅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辯才智慧之過人也既又偏爲之說說而不休多而不已猶以爲不足也而益之以怪益之以怪是他躲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爲實勝人以爲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協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闇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塗隩矣室西北爲漏西南爲奧故以爲深昧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日覍覍於草莽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一蚉一虻之類而進之雖大寧幾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窮爲戒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辯者不善善者不辯惠子不能以此道寧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詞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散於萬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自成其名惜乎有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辯歎言愈煩而辯愈起是猶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又按莊叟所舉施惠之說首簡數行猶爲近理卵有毛以下類支離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知其說之何似而司馬以下諸註類皆妄臆然以外史所測者而觀又不知具眼者當何去取也姑書此以俟來者起草於萬曆丙子六月六日脫藁於戊寅八月八日

南華真經副墨後序

歙齋李茂年譔

南華經為道德之微言性命之極致三教之真詮上乘之諦義也其言汪洋自恣曼衍而無竟儒者習學聖經步趨榘矱言動稱先王驟而讀之如聞狂酲罵座郤步疾走推影響之不幽又如人習驕稚不出戶庭乍見習師幻物之眩神鬼應接不暇則喜與懼并宜叔越孫汗漫玄而不敢須留異故南華古今人士求其說而不得則愛亟黜劉直廢閣乃已自非洞微玄覽徑入密門奧旨微窮鮮克舉之又況三藏絕詮重玄妙竅迥出思議之表者耶方壺先生壹冥朝徹天門豁開襄為二氏經測已根之旨於空谷晚注南華副墨復為我人開演法要若謂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一經骨髓實在乎是於首舉八字以分卷帙立在至人再戶見山[illegible]採指月善自己手足德絕響人間大道宗象樹而抽豐迴于漆園者

以蠡說頸演闡彼上德無為之義立千言絕奪一旨同歸矣而當於是而貴於德退仁義而賓禮樂攻儒術者未之前聞律以侮聖非道實然耶夫太初無名降而名之皆朴散之器法之所無用也道則存而無不德則一而不分為道者原本返始德至而同於初不幾乎虛靜無為與一為而得混漠也耶不謂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而足以理天下世出世法莫不該此明於本度係於末無不術始自之

劉淮此以讀南華一口應矣破竹無節之後迎刃解矣予聆其言姑而懼中而惑卒而怠也又演若求釋迦取南華沈潛斯義則是向之澈乎者今皆和順而莫之逆於吾耳向之艱阻者今皆平易而無之怫於吾心向之千蹊萬徑詖詭譎怪者今皆同歸合轍而無之非於道而後乃今知先生聖經之功於是為大而南華之書無於世一識不可一日而不讀也夫照乘之珠昏黑而投之人所視者按劍

歌陽春白雪於郢中屬而和
者或寡矣至六豈少耳目哉蓋
為之先而開見哉也今而既有先
生異耳目者尚與其之季父參
軍得是書可以嘉惠來學亟
為壽梓以成屬茂年以言跋之
乃附諸末簡

不佞結髮蓋去種壹南華則日涉
數首竊願以文字交歲庚辰晤外史
氏講南華讀副墨終篇乃莊然失遂
然覺喟然嘆吾師吾師乎詎立文字之交
云乎設也不有南華則道德幾晦不
有副墨則南華幾晦然則道德其南
華之冀祖副墨其南華之正脈歟
氏其游莊生物化之天而大呼復來之
睞哉若耶不佞既幸外史氏呼而
是廣播茲刻則同志之士咸揭白日
行矣

遂城誠軒鄭材謹跋

南華經副墨八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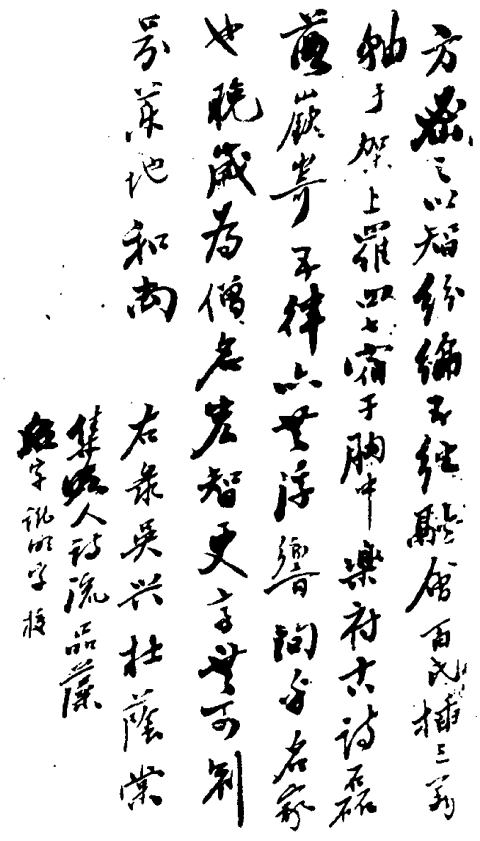
明陸西星撰西星字長庚號方壺外史不知何許人焦竑作莊子翼引西星之說頗多則其人在竑以前書首有其從子律序作於萬歷戊寅則與竑相距亦不遠也是書編次一依郭象本而以天道篇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八字分標八卷每篇逐節詮次末爲韻語總論一篇之旨其名副墨卽取大宗師篇副墨之子語也大旨謂南華祖述道德又卽佛氏不二法門蓋欲合老釋爲一家其言博辨恣肆詞勝於理其謂天下篇爲卽莊子後序歷敘古今道術而以己承之卽孟子終篇之意則頗爲有見故至今註莊子是篇者承用其說云

藥地炮莊九卷

〔明〕方以智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此藏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藥地炮莊九卷》提要



春浮行將
為何非斁

炮樂花日殺然滿地皆方者命明是波毒水火自熟只如息陰大樹是為瘤樁劇中生風怒號作怕少不得參此惟環提此做乃接此惟興變此惟說幾此惟鄧逃此惟蠱相綠弄眼出神條

要个丸兒走

猜不了不如且掃土借教洗耳登峰不見一片迷雲南北幸相礎針筆斧常騎日月馱羽而前寄信水旱不要粧做飯說飲限總寨咽喉說甚鐘鼓文章濟此狐構景花望而止渴笑後還恐且道花妬射山在甚處來乾峰舊一書門在進裡雲門日有子時跳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藥地炮莊卷之一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 老人正[redacted]

內篇

無內外而有內外故先以內攝外內篇凡七而統於遊愚者曰遊即息也息即無息也太極遊於六十四乾遊於六龍莊子之御六氣正抄此耳始以表沬言之以一遊六者也齊主世如內三冬符宗應如外三冬各具三諦逍遙如見羣無首之用六龍首尾蟠於潛亢而見飛于沬吻悅謎為幾乎六背沬吻則六背蟠背幾也姑以寓數約幾言之自兩儀加倍至六層為六十四而來太極則七也乾坤用爻亦七也七者一也正表六爻設用而轉為體太極至體而轉為用也本無體用者虛曰明之耳曰六月息曰御六氣豈無故乎用九藏於用六也參兩之會也再兩之為三四之會故來半顯示六而言七則示周合有會來復周行之故舉寓數約幾惟在奇偶方圓即目對隱對待者一也絕待者一也可見不可見有與無待皆反對也皆貫通也一

惟借未了故在一邊今日三腳鍺也如何丁個註腳覺得說傳那是不可參且恭遇者勿惜

不可言言則是二一在二中用二即一南北也觚騶也有無也猶之坎離也體用也生死也舍用其有無則實矣不變不離寓象寓數絕非人力思慮之所及也是誰信得及耶舍寓莫如易而所要寓言之以化執至此要不可執

逍遙遊 古作消搖 第一

支公曰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郭子玄曰大小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愚曰直生自下註腳云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現

殃怒起笑凡循復有知哀樂所不到者方許言智者樂然難如此作意以無散為樂早藏殺矣太過作予云不言見之謂之不右遙拂予云智者見之謂之智無在亂鳥庚天間總不得依然嘆一二三氣日飯

一僧問趙州狗子有佛性也無曰有一僧又問曰無向什麼有客詰狗子佛性有無記一日

劉須谿曰莊子一書其宗旨專在遊之一字老子曰吾遊於物之初能識其所以遊則大略可覩矣林膚齋曰遊者心有天遊也論語形容夫子只一樂字詩形容周南召南如南有樛木樂只君子等亦止一樂字至末皆一詩形容胸中之樂耳樂字亦不說出此詩法之妙

楊升菴曰逍遙蓋性也

王弋說曰人知有所域則動有所礙礙則不能遊方之外實得逍遙乎予曰知者樂

喜且子從始眛謂是不齊有無時正大吹愚曰何于吞御從始眛久矣／客曰北冥魚何故化爲鳥愚曰謂是魚耶客擬議愚曰謂是鳥耶客曰不是魚不是鳥畢竟是何愚踏何于作瞻

或問樂地以大有人怕無常何以炮之曰寒予天地謂之無天無地也可乎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謂惟天下至誠爲能容也可乎以無而容其有以有而容其無以不落而變容門徐從而本其不落有知一用二二而一之妙叶本冥者悟笑破漆園老叟不得走索捕風化作金山烏上祇是一番怒笑

怒中舉飄鵬去若道有分別本出一隻若道無分別又是兩彬畢竟如何評論舉拂子云拏頭

杖人曰遊于未始有之始則已亦無化又安有人又安有萬物之相待又何有小人動靜長短得失之爲累始于鯤鵬之化終于大樹之塊然倚不能化者亦能自得於無何有之鄉如神人之自神觀此又何物不可化以其遊于未始有無之天哉

虛舟子曰聖人遊於未始有無之中故隨萬物之相待各無相待而卽以擊之怒之培之徙之笑之悲之卽以遊之息之而化之矣是隨大小長短得失之代錯而本無累也仁智交圓從衆中道是真逍遙

正謂曰篇首兩端表衆而圓中正中時中可悟矣似乎衆大化小實是本無大小而大小時宜各適也無已而無所不已喪其天下卽藏天下于天下曾知不滯有無之提宗乎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待曾知不滯其不滯之正旨乎

藥地炮莊 卷之一 逍 三 此藏軒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

綠緲從古所不犯淸波意自殊

杖人云有龜南北兩冥換出二天不妨覷下著蒼難測亢潛有尼曾見否龍勞翅七金翻一吼殊波斯能獻龍女能含僊作齋諸志協何如一何奇哉

愚曰水浸透噴出南華天亦是滋依然鑿竅因覷下而太息曰是其東西折南爲北不知其幾千里猶是焦冥眺上怒作甚麼

林廣曰鳥飛下一怒字奇特五老曰後遠小鳥下一笑字更奇大中日杖人永天下太傷心人來總據去往往笑倒令人痛笑直是痛哭者薩一片熱腸此蒼蒼耳出至今時非一怒字如何肯切骨入道然非一笑字如何能化其道蒼天蒼天笑不得時也是一怒

天池也冥海也稽康云取其冥冥無涯也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愚曰鯤本小魚之名莊用爲大魚之名鵬卽鳳也鵬古以爲朋黨字借作鵬鳳飛則羣鳥從約幾以怒飛形容其鯤化海運借寫其冥徙此表一收一放兩端用中藥川雙冥何分小大

管見曰怒而飛與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艸木怒生亦此意老子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欲免於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以前求之正曰安知不爲冥魚未形以前所役耶西天有自然冥諦外道莫將莊子承擔

薛要生曰冥非海上天之藏無聲無臭易之冥豫

藥地炮莊 卷之七 逍 四 此藏軒

冥升太玄拈出冥字知之乎莊生亦怕人錯認急拈指注一天字來夫既已化矣又何以徙分明印出後天坎離豈非剖心瀝膽之言

不孫曰忽然道個北冥魚不過如乾象龍以贊廣大妙心摸嚴曰無邊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虛衆然不變化徒漏逐身泉水乃化鳥而怒飛怒字是大爐鞴不肯安在生死海中有過人底憤懣方能破此生死牢關從自己扎個太極來生化化去也南冥者離明也與離明作南冥可參

愚者曰帝王之孫衆縣一帽天淵隱旺生窩而裝

新壓再唱叟妙前勝諸自可貴事言不旣村曰以海運乃見其鯤化以爲埃乃指其鵬飛扶搖天風即大塊之噫氣也兩間惟是風力所轉氣化所係遠通近取諸能君是生物即指鵬如愚曰現千丈身倘嫌其小顯卻看來何等自在

游之七篇之終以南帝儵北帝忽實其混沌可謂善收藏者乎玄黃未剖適焉已具坎離倏忽之毫毛矣何至龍生金鳳之外始來摶扶搖鯤鵬耶且言背翼不見首尾衝破琉璃果然儵忽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齊諧者對爾雅云扶搖謂之飇野馬天地間气也塵埃氣翁謂以塵埃揚也佛言陽燄生物猶造物也何孟春氏齊諧無是書是其鬭耳息曰看兩息宜自心消息休息之發也後以息踵發之道藏以九萬里配周天三三三毛乃三十分之一六月乃十二之七南北配坎離北一合皆然但不可執說耳謂用九用六者一說也亦倣此叫而已矣方圓妙叫而已矣上下妙叫而已矣

嗒曰華嚴毛刹覺亦是塵般若色空野何非馬惟視下者知之

觀我氏曰鯤鵬變化一身出大塊笑來恰自感情目觸心都羅鍼滿漢流水落化紅嗣宗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嗣宗大似杞憂實爲鯤落聽此句猶不知鵬背上三十三天有幾個過俗

劉云不識其自喻所得則是鶯與紙鳶何擇觀說鵬飛幾句便依稀恍惚人於野馬塵埃生物之息此豈為鵬翼作注腳耶其視下謂天也已與造化為今而出於萬物之表方知蒼蒼之非色方知人世是非起滅生死去來不過如此此心此目豈為鵬視下耶用心之苦其於子思之引鳶魚又曰息相吹謂最精辯植物於枝葉皆藏也不隨人觀物故自有見

劉曰鵬圖南知北遊一南一北豈不交綜成仇對切忌間取準池自打之邊有人下語云一字兩頭遥息曰前後三笑半早已翻回連珠箭斗去也吳照曰蛟極于天長木見力不足者必然養氣又說又作北孟可謂續萬世之風只是不能擇飛生之翼你道漆園展背遊貴氣力也無識恐供認臉月扇子

鬭石貸曰扶搖而上形容其高視下蒼蒼卻以視上比之又突入野馬塵埃此倒插法無端一物以往來為遊鵬飛迅速六月乃息亦吩亦大遊廓矣

譚友夏云野馬塵埃以無所指而姚郭註謂鵬之所憑則失之矣奇人仰天荒唐致想又代天向下一看更想得荒忽

集曰六月息非一去六月亦非一住半年而息字拈得奇正兩相照人以一呼吸為一息六月息又與海運相照六月天地之氣相遇如呼吸故云息謂乘此大塊氣機轉變時候怒飛也乃見動靜不失其時

不則衆木鳶之有毛乎得胡蝶不知且讀鯛鵬笑倒鶡冠子曰牛蹩于山則科矣蚊虻乃始翱翔而振其羽此一笑也更妙于鵬鳴戰小鳩鳥作翻索大方是豈無望此第一篇徒微其大非鵬至翱翔到鵬境方知倉月無塵大知微然不離小知大年依然不離小年存大言之泰曰何天之衢乃今

杖云蒼蒼言遠非言天也形容九萬里之上非人所見所可見者野馬塵埃耳世人徒見塵埃糠粃又孰見神人之遊于天機自然乎有此化化乃有此海運有此鵬飛乃有此風培形容其大而神又不可得見如此真筆端造化也人只去解天解鳥何會夢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於交切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增滿實脅肩天其取此而放筆乎。樓汪子白題曰笑圖止西寄今自鵾靶半公不羨辛白適于支頭鵬為陸子呼食悉克撥千家念尚且蘇貴作欲何嗟雁過寄強正繞鴨棲遲容鼠飲千歲未堀粉先溷魚鸝背青天終為蒙蜉蝣有搖首得何嬰旨揭膺呼鳳底說逍遙師撥滿矣今觀二公何消矣妝光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閼音遏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蜩音條 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崔云

謂之蜩蜩蟬也鷽鳩小鳩也決疾貌搶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三飡不飽猶郭云二蟲謂鵬蜩也對大于小所以均異也若據本文仍是以小笑大。

評曰世間惟風力所轉曰風斯在下正是與醒世

人驚奶處頓超之與漸積雙寘一參。

右谿曰惡人執大鵬為實恣故又拈小鳥以別之

中條此。逍翁曰下學而上達知我其天乎細笑來也是總天地人上息下視占作覆卦矣无得瓶鳳在大風皆徧圖脩志應。

事嚴澹云不辨覺樹而并釋天是則從古菌蜂至今生色可惜漆園自家偏說只取一狐傳床影兒洗心句曰浮蝣日暮拜彭

兩奚字是小鳥不鼓大鵬之大是小鳥大得處佛

恣無多子我性如是性豈有小大哉。

愚者曰知芥舟乎留有餘以為用善用者用其容

者也培風負天將以何者為翼乎下學而上達知

我者其天乎不得宰相至尊何用不知徵訾則禎

天禎海禎虛空耳塞上塞下赤膠盃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音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

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

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

杖人曰大是智方能識大千只在此鏡我氏頂逆剝來下得威言出彈指春秋已八下寓曰與兄未忘則笑小笑大亦累也不知蹈則有方無方緊也虎水由本自無窮無極學而不厭與放之使遊得乎屈撰本艸不涉春秋臨池畫點吞節天海矣諸節不無爭奈何

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亦名日及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籛名鏗堯封于彭城至商年七百歲崔本作冥靈冥海林云以小知結上鵬鷽以小年生下一段譬喻何其文之幻。

郭云物各有性性各有極是故統大小者無小大

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

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生者也苟有死

生則椿之與蛄彭之與蔚均短折耳故遊於無大

無小者無窮者也冥於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

夫逍遙而繫於有方雖欲放之使遊得乎陶曰此

莊叟本旨。

別二則。事嚴曰亦不破來有為之相亦不分別無為之性普海門曰二乘止犯此病毋多營生于至當之外二一時乾急大乘俱了用大必拙于用小人鬱不達鏡家得苦瞬蠡豚見乃如雀豚但大小諸相不相乘物遊心安自而逍遙耶欲以特聞不亦悲哉一人傳處衆人傳實誰為同有

郭又云鵬所以高飛者翼大耳夫質小者所資不

得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若失乎夘生之主

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

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圖南非

好高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閼不通耳此補莊言外

意。

劉云再舉鯤鵬與前所以言鯤鵬者又不同此段

之意在冥靈而大椿附之因八千五百說及彭祖

偶然偶然其所以為鵬者未之言言之在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

咨事圖南閣中千證那遇門禄林方算所步節總成鷹特借三人耶鵝鶴天三起乃暢快耳百聲日背若泰山亦則大如須彌山何雞王立在海中莊大徃地亦可三舍千天地之間也耶正可括來一笑

表小修曰小大懸絕而槩云同趣將無揚與虛坐同慨乎鵬與列子必待風猶不自內也則有

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亦小大之辯也劉子作般湯問夏革棘聲相近髮無毛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尾小澤也二一段何知一段言小與大同歸區之一段言久亦異歟此云小大之辯言各自爲適也

支公曰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鴳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遊無窮物物不物於物則遙然不我得玄感不疾而速

待而大鵬天而無待者於大上各適之說一向混同解誤得此一齊是者有無其云鵬鳥兩羽翼云首二十六萬里尾摩與爰西佛大下須彌山此鯤文大流渺修然須是動三山消上嵩鄉矣笑與放健同而亦此處人不得有所若不歸于人乎衡並自然而曲勝多服不知其死狀于漆園

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眞猶飢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烝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

憨曰大小各適之中不核椿天菌壽亦不核椿久于菌也不核鵬鴳一視亦不核鵬高于鴳也故曰本無大小大大小小卑見本無大小者是至人全見本無大小而雅言大小時宜者是大人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

況曰知有卽閣又曰大悟然後止在說有彼無疾是有待耶是無待則使人曰指出遊字正是無待憨曰旨債指出亦是書味緩䫉

譚云御風何與致福此便可想前云彼於世未數數此即云彼其致福從此悟明一卷曰逍遙劉卻福用之隔正是致福雲門侏卻尊我作惟之根託成禍尊數數然乎蒼天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猶然笑貌

數數猶汲汲也列子鄭人名禦寇

郭云天地以萬物爲體萬物以自然爲正薛云自然亦是增語郭云乘天地之正即是順萬物之性薛云亦隔一層語以斥鴳比宰官以大鵬比列子

蒼天道藏曰培風上若半年一息一行氣行若半月一遂循半歲三又言御六氣有秘嵩不知何處雲門曰十五日前不問十五日後如何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是致福耶正辨遊呢

漆門遊云乎且無待三三乎請問究是六氣如何喚作六虛若是強定六氣御又嫌過六氣有者還是無是無

乃莊文本旨乘天地以下乃漆園自道郭云無待常通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憨曰又字費力此猶隔一層語卻自然無待亦是贅語乎聖人只說隨分自盡之當然豈有待哉惟與自然不說自然

劉云其自視也其視下也語不待辨而笑隨之矣鵬者遊之始也出門萬里始見天色及其至也鵬何足言泠然則在人世是非之外矣孰若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此是竿頭進步法身向上事乎

虛曰下如何判斷余曰一炷香香來天從待擬心下度化忘不雲逸于曰可致福孤如何此辨余曰發動有用又近于日皆歸余曰今日時辰何在逍于遙視卦曰中勿余曰潛龍遯作蘇豕矣且幸繫于金柅孝懸已道人到處四事相足自享本地風光非必待木火灰乃爲無已也只是纔着名聞利耋

郭云至人無己而無所不己，辨而爲氣，郎其功散而爲物，郎其名，何大何小，何修何短，何來何去，謂之遊哉，宜譯於無窮，強名之遊耳。郭云順物故理至，理至則迹滅，故無功，聖者物得性之名，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然則大觀之破小知，虛遊之遺實累，雖狀極于鯤鵬，妙至于御風，終對待中事耳，非逍遙之本致也。

孫月峰曰：警不勘是無名，未致福是無功，無待則無己。

野同錄曰：無名而名，名無所避，惟無己而無所不

起見便隨于坐非全放下終難涉泥學而弟二以人不知不愠敢付中庸十三隱遁我之後提出世一句非千聖之骨子耶易謂潛龍爲無悶又于大過謂之獨立不懼者乃眞遯世無悶耳然有好徼柔當焉以勿用爭其用以用善其不用誰乘正而辨那龍馬虎豹鹽鴻漸牝牛風馬雖非洛龍也若不知此

己，乃能因物付物，功蓋萬世，謂之無功。尼山稱堯蕩蕩乎民無能名，達巷稱尼山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本自逍遙，何容贊言有無。

虛舟曰：夫爲有何而萬物皆備於我，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己也。巍巍蕩蕩，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功也。摩詰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以名空不避名也。此不落有無之眞無名也。至誠神明萬于一，一切而不離一，一切，故曰乘正而遊。

正曰：人知息爲無待，而不知遊爲無待。人知遊於無者爲無待，而不知遊於有者爲眞無待，乘物以

逍遙逍遙怎奈打頭放不下何可惜任陳爲藤裡封殺也可惜任玄虛萎靡裡薦殺石鑽日月出矣爝火不息非至人之無己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非神人之無功乎自視缺然請致天下非聖人之無名乎臨濟與德山拈賊此三個話頭如陷虎之機各出一轉語與他許由吐氣莫謂千載下無人

遊心者無無者也，有郎是無，非有之外更拈出無也。拈出者巧，指耳造削耳，學易乃不爲黃葉所惑。

蕭伯玉曰：不資無而壞相方爲識盜似原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音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好都十日尸祝不代庖子思不出其位三一日一枝飲河三際俱斷爲甚非生偷一隻嚴霞來技招贓非生莫是賊下賊耶後有賊所以辨贓桂城門而御賊你道其何神通雪竇日日面月面佛五帝三王是何物不辭日堯舜與人同耳日看唐許衛舜相拄負主耳與各各出身佛

而代之矣。許由，陽城人，字武仲，隱箕山。皇甫謐曰：槐里人。日許由是諸侯不仕者。爝，炬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鼴鼠也。歸寢川曰不越代之一段，言大人所封也，長其天下一段言大德之人也。達之心以其用大也。宣王篇未言大以無用爲大也。

郭云爲之出於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返也。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夫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惟感之從，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也。著

也竅它不着。王山陰曰：後世多咏于陵，不咏許由，以皇帝少而官多也。复惜日叫陵家斗酒隻雞，便起爭攘，亦謂以蜩笑鵬。可上文有鈞金豆羹見于色者，亦談洪于亦咏許由，將謂鵬蜩叟笑可乎。李衣一曰：孔子仁者齊王德泰伯而逃處仲歷，歎季札若是乎實讓也。孟仁言孔子之屈佛文何讀有宋于羈。公送知後有迹，人讓豈易能哉，終非箪豆一語可前色也。孔登小曰登高即一醉，吾悄背能枕德公，狀其高諸萬乃拜之足不贅，釣客客星足可忘，高士傳以無名爲上，亦以供養無上之魂也。那妙在讓皇帝者，觀到箕山又有洗耳在後，撤演痛快，皆謂莊子爲隱者，合謂莊子爲求皆，豈不更爲大學加一間也。

獨兀然立乎高山之頂，守一家之偏尚，此固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歸休二語，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乎博鎔者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哉？自得而已。故堯許雖異，逍遙一也。

陶云：賓之一字，括得最妙，然只見鷦鷯，未見化鵬。

挂瓢洗耳，未免多事。請觀皮冠致疑，與擊壤一歌，相去何遠。

賓長白曰：論以此身還乾地，則劉伶還多了一鍤。論以乾坤生此身，則許由寄贅在一瓢。聖人中道，可以用造物，可以忘造物，易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愚曰：此言惟不用天下，乃能用天下，後言能平治天下者，即往見四子之神人也，而知堯許一人，原在名實主賓之外，而不礙襲衣垂迹靡然於名實主賓之場。

阮霖說曰：子長以許由列[illegible]傳，而敘出[illegible]淵得，孔子爲許由然，則許由亦得猷子爲許由去當，知莊子乃託孔子爲青雲附于，雲不信有許由，而揚誠詹謂子雲不疑許誕退之曰萌許由以數諫心是許由，亦一書雲也。然則莊子附許內以自立一青雲耶？彼不信有許由者，亦自附一青雲耶？畢竟如何？孟子曰：仁而已矣。是則同是孟子之青雲也。厨石虬曰：野鳥飭飛，皆大地甸表變畫，只青天。借問沙門眼長，沙岑曰：長長出不得。借日未審出個甚麼，不得界口盡見氏夜。見舉曰：學人不會。舉日妙高山也。青又問，愚曰：正喚人稱作汝。

箕山日御，日將如轄，非所云茅茨越席，堯舜黑許由，亦何所豔羨而受之耶？將如樓賜叔所云，中呂許甫皆四岳後，堯咨四岳，寔有讓事，許由亦一諸侯，尚安無累，何苦受天下所爭之天子而自苦耶？將如王維所云，掛瓢洗耳，聲非涉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戕，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之門耶？愚曰：未夢見在。姚康伯曰：堯中許由之姦，不惜愚其君，而博讓天下，以成其高乎？虛舟子曰：虞賓在位，向其福慶，貽丹朱者至矣，使以傲賓居上，安必其不早附南巢牧野乎哉？杖人曰：泰伯逃

吳，自文周未嘗倘及，因五百年後一布衣，冠稱爲至德，若非孔子，雖乎信矣。吾因謂丹朱商均，皆至德也，有信者乎？生爲帝子，以必得之天下，逃人而毫無爭心，先自斂晦其德貌，爲不才以成就父志，豈非大孝乎？仁人乎？可見許由不受天下，而先化丹朱矣。愚曰：正好互相榛棫。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音邈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

者少。乃目形山一竅，妙不自高，莽閒鋪排雕繪，不時現青螺髻，御是踔上三十三天，難見其頂，周遊一百十城，步步不離磅礴海，莫蹉過塵垢堂。說西山爽氣幾多，佛是迷巢，但會月猫孤峯可惜，寒嘯浮鳥，米有攙窠衝天，搭風飛製背驀須，踏倒浮游揚眉，牛馬俱是飛龍，駁衞無非飲矣，究竟汾陽喪我。

後四子亦是僵襍，不如隨分坐高流，獨從米顛兒凡，將錯就錯，作香烟日腳，天下五穀常熟。

藏一曰：首言海運天池，智者樂也；後言藐姑射山，仁者壽也。左者曠曰：山天大高，學而聖天山，遯學而仙乎，隱乾竜曰：求子武，夷懷歟知音者，少末後吟云：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

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音薄）萬物以為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音）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音杳）然喪其天下焉。

接輿，楚人陸通，辰曰薪乃遠。貌非山名。淖約，輕秀貌。林希逸云：時是也，多即汝識知有聾盲，即汝之詐而不信者是也。郭注：如處女之為人所求，甚澤潔。經書觀稍柔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司馬彪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為四子。虛舟曰：有吾有度也，逝叔及物也，接輿合襪也，引此三者而四之，共一藐姑射之山，天下而堯用其陽以表涤也。

郭云：神人之視山林廟堂，其心無異。莊叟欲明至德之人，世無由識，故託之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無物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不載，則飛龍斯御矣，安於所傷，則物不能傷，堯舜者其迹耳，必有堯舜之實，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天下自宗堯，堯無心也。

游路際是人間，別有天，由是觀之，添山為土，分洲與門下，術捕平川大耶太初。衆長吉曰：齊州九點煙，海水盃中瀉，策卯乘波，何日我步此下蹤跡，中有東藏，是仁是智，能用大否？愚者曰：撲。

孰肯以物為事，衆弊子又曰：界而不可不為者，物也，不示於耶，除非陶鑄藐姑，乃能用此糠粃。愚者曰：糠。

愚曰：柏樹現在，疑前猶道而來，無語一枝而上，相似誰用着大地同供此與漆，圓缺憐樹去多少。莊子怒笑曰：旋沒交峽卿月，彷復何為大家，圖圖吞嶽持風而驚力爪，果然手九六遊息時，倘入庭則儀竹，正好境存若游，狹下前世日群，[illegible]

窅然喪之，寄言四子，以明堯之不一於堯。

杖云：汾陽，堯都也。藐姑射在寰海外，忽見汾水之陽，以明堯心即姑射之神也。正欲學者悟之曰本。曰：迹曰非本，迹曰非非本迹。寄之四子。

愚曰：晨山三立，顏子得門然之髓，時集三聖。孟子點龍馬之睛，有合此符者否？戰國功利熾如油膏，何來漆園，乃有閉天冷眼，傷心偏製藥丸。沒奈何，畫一帝堯，畫一許由，又畫一藐姑射，有賞鑑家知此畫下筆之先者否？不畫許由，安能寫帝堯之帶？以拍世人之背？不畫藐姑射，安能寫堯許之眼，以招高士之魂？慘澹經營之中，有傷心此畫而擲筆長嘯落花同舞者否？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音異）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音）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音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音）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音）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標亦可供畧如何是無何有之鄉曰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在如何是父母未生前句曰很臥其下自知觀其氏頌曰變水昏波不耐休逍遥五石一樽浮泛繫岸上端然坐無用還須勝一籌 支妹拈一莖草世尊拈一枝花莊子拈一枝大樹且道叙人落人在甚麼處 程子曰天上更有洞在洞下更有天在洪濛孫公害象壯矣易愚者笑曰飛于登天而入水莊子學水而登天無非上下察也一以怒而自逍遥其不言之適父氣一以怒而自逍遥其貌如之逍遥無以怒怒致中和而譽與毀哭笑未得不知不得不使不得不悲不得不笑觀化而化及我又復何言 李元仲曰釋迦折惟孟子可惜

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音星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網罟今夫斄音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

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愚者曰名施得梁相賞五石實容五石不瓠落猶席落也嗎然虛大貌繫者謂之繫司馬彪曰斄猶旄牛身浮木自度亦名腹用處思也故敖謂侮遨謝之物而食之無何廣莫謂寂絶無用之地也左忠毅曰不龜手之樂以技用者錄以形用者大用之則妙況其神奸者云

蘇子由快哉亭記曰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其武昌九曲亭記曰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倘眞木引邵子曰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卻是

不落莊子以逍遥遊留遊參透關異徒何來句雌雄耳子長以遊故奇其文亦此遊之二乘三乘人人使以爲至境亦拙于用大也 晉華曰無以易之網是逍遥酒然自笑亦逍遥也感山月皆滯住在嘲縣做甚華我要折他出來閑了將日月大乘聖人觀之逍遥是黃即使漆園現身任世安得逍遥愚曰說痛亦是撩撥

山人間大然此來隨分料此此亦本分也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亦本分也此四語上下皆收

東坡曰遊於物之內而不遊于物之外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眩亂如隙中之觀鬭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山谷曰委而去之其凶者涉類之羽迷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寓道而萬物皆授職焉而萬物不能攖萱在彼哉須溪逍遥菴記曰瑞世變衰而犬羊肉之行求逢果如脫桎梏長途倦暑憩樹而歎曰清凉境不必美蔭也有杖之杜生于道周逍遥甚矣而不自知也吉

逍遥于寢臥其下得扶搖而上是二時取如然耶上觀低頭見不能及矣既曰逍遥遊如何拳一句云彷徨其側無中無逍遥樂得傍觀取愚日天眼下觀還是爨閑逍是打睛

今日爲不足爲知後日之苦今耶開此者撫然而卷其是矣然則莊子亦若是乎曰遊

須又曰首爲惠子二難自讓自解以喻托喻妙以發說非虛非虛說虛來此見彼未嘗拘拘酬答至末後著其生平之言不忘若以爲相譏異痴人說夢也

譚云逍遥遊不是無用是無所可用其作天觀觀從天際下觀人爲魚爲鳥人我天淵我爲魚鳥入人天淵眞宵然者天下不足哉文公所云至足是也看天地不是天地看堯舜不是堯舜笑翁日

貫隱一章謂夫婦聖人天地皆不能盡道以見道費然卒歸夫婦何哉夫婦者人倫之總名也愚曰由支公李長者而括提之夫婦特堯舜之總名耳爲原特天地之總名耳嘆夫婦爲鳶魚得麽喋蹀鵬爲夫婦得麽漆雖轉女成男華嚴雨詞彈指化而飛臾誰能破哉

猶是半提。譯曰李長者華嚴論云、普門受妙總是表法非實有也。隨云創仲尼顏淵亦是表法非眞有是人。何其婆心徹困耶。

三一曰無所可用。正在無用有用之中。若竟膠無用之孟。是暗痴也。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然有小休歇。有大休歇。俗人執着。且激向那邊去。因此執着那邊。要是執着。呼蛇容易遣蛇難。不見兩端用中。

舜下註脚。且傳于堯衛耶。

石谿曰莊生眞見堯之血脈。方向無山會裏翻箇筋斗。只解成佛。不解度生。是拙于用大也。吾杖人嘗云爲善知識。妄想方太。昔龐居士佛不捨五濁。安能免哉。

宗旨口訣又云妙中妙方便拈揚助信耳自己親照時持說去纔起一念殊旅不可思議之解即落魔界經云虛偽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今人全要遊非之詞不逢圓常之理不肯求心場地事理不二特其旅明蝶圓夢耶明乃菩業逍遙爲誤世之毒藥耶

唐豹崖言施愚山提戒懼。是一息尚存之樂事。愚聞之曰青原白鷺諸公何幸而入此逍遙遊耶。夫德業才學皆以率其性者。皆性之所爲也。然或執一節自矜所長。不能忘我。儒中有儒相形相較。長量短。計愈深迷愈甚。而情愈不樂何也。內見我外見人。而不自證其心體之廣大也。復以自知者知至之入幾也。乾知大始者至之而與幾也。有以樂天與發憤爲兩截者。豈知眞逍遙者乎。

寓公再過觀聞道斷此篇破啼爲笑忽曰請此等語不必苦苦作道理解會亦不可泛泛作寓諸放過宗旨貫誦字下總是別峰指點木應卻甚本亦與鉄蜀問遊淨帶大義不免饒酸寂光三昧供養千生誰無分耶漆園費盡淵源着淺之筆要止画出一幅蝶姑射山與後世閑遊發與耳忽然鳳起山樹花落無樂地炮莊躍水上蓋鵠飛去因與寓公咏倪文正公句曰溪流中有佛鳥寂後無詩

或問莊子無巳乎。曰說以自遣耳。功名原無長才。自然貴想不到。己最難克。不如由我曠觀。休那日逝池臨了。說名根不得斷鈍阿羅漢入滅盡定。其孤高之我。即名根也。李禿翁曰、貪生、怕死、好名、三聖人有礙。用以設教。虛舟曰、幸此三者正互相救。不則、無忌好利好盗而已。莊子戰國養生。拋卻功名而著書望知。已非名根乎。自知有孤高之我。故寫虛無以解之。口說寓庸。猶未能庸。奇才難忍。惜此一實。中庸不可能也。適得而幾。其寔遜矣。不自欺而遣放。是眞逍遙處。索性習盜跖滿苟得說破。

言下正顯聖人中道。隨分自盡其寔而已。名不可得而好。亦不可得而避。此正訓也。聖人萬世爲我。好學不厭。全身天地。私亦是公。此所謂無針鋒許滲漏也。達士至性燥破今古。平寔濟泊。退處旁觀。手筆揮灑。爲天地開花。一眞無避時乎。如此則如此我。何破乎。身無俗累。讀破萬卷。遊山水間。得解人談咏。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不可得矣。乃者刀兵水火剩一峰頭。讓汝明窗批點。鵬鷃大可憐生。且與落花、流水、說逍遙遊、何嘗有生死、人我、是非哉。

安成學人吳雲校

鼠肚偶豪救
胡然則已蒼虎
解牛祇爲退公
作怪須知病症
乘杜其賣招牌
聊且壞中寓牀
暴耐自適而問
以丁生求作門
戶乾殺人冬心
若許殺活手眼
更是認影構風
但今竊藏自休
恥難過聽風趣
彎斯殺奈何兩
行一參春秋度
藏斯究竟兵守
是說物論如何
齊程藥地拾一

齊物論第二

郭曰。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
然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唐荊川曰。這一篇論本無是非。是非皆人所作。

集曰。孟子知言。在世教正用上說。齊物論專
就人生分路上喚醒。于日朝聞夕可。生來分
去一大事。苦之不理。偏於情識意見爭勝護
短。以學術門戶殺人。莊叟悲憫特地掀翻窠
穴。弟其反覆拈提。如搏虎豹控龍蛇。令人無
下手處。不知其鬧層層脫換。絲絲見血。嘗作

古方乘起看曰
子瞿三歲爲孺
長長。
道家曰形神離
開身又曰大患
惟吾有身易言
不養其身而玉
自爲物皆備于
我聖人亦作巧
語恥此篇首言
莫備中關乃言
兩行。非乃主件
不孤起。大樂當
三會。那吃析
普還父。析內還
乾。始現全身自
是乎日用現經
何加斯非救洗
既不可救詩慰
有日拈起便行。

三支。子綦至我几。奈之何哉。是凝其源。一支
也。自言非吹也至此之謂以明。是淸其流。一
支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末。消歸自己。分上
結款。一支也。有權有實。頭正尾正。亦寄言于
是非者何。此方與教體淸淨在音聞。言者載
道之器。利害極大。爲齊物論而說也。

三一曰。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轉天下之是
非。卽以藏天下之是非。引人入勝地以救之。
又何妨頭上安頭乎。剔正。固本覺也。物所以
爲物也。提了。因始覺也。物之自得也。推倒虛

愚有妻鼠
烏程云淋過。本
灰無力喻禁樹
支修國證乘未
淋過灰灰有力
喻善造業絕
孰謂源不熟乎
盧于曰且如雨
郭是淋過不淋
愚然室曰勿娶
勿憂淋亦不妨

空。隨緣因爲究竟。覺。正以隨分覺也。處物之
川也。兼其生之主。而遊乎人間世。物論不齊
而齊矣。見其櫻寧。而得其鏡應矣。止有一事
定。除二則非。與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宜
執三因三智乎。要在最初一念覷破。

愚者曰。因是已。此是非無是非之主中主也。
此之謂以明。謹明此因而得楃寓之應乎中
庸二字。神明二字。理事二字。折攝無礙。卽是
交盡相奪相融。皆十玄門。謹物物乎。謹齊齊
乎。謹論論乎。莫若以明。乃能不齊。

此答爲特南郭
全身如大槐之
墨氣象嘗知枯
當之枯木生花
恥中間特地有
嗟爾噓云不可
生住惡推此心
一切法皆偶也
表偶乾就一奇
恥奇與偶對立
偶也表之害立
何隨取兵是一
往自違顛取真
塑泥地無記空
恥表二乘一顛
上安頭缺二迷
二言斷頭求活
而之乎。前聞三

南郭子綦（音其）隱（下同）机而坐。仰天而噓。荅（音）焉似喪
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乎。形固可使如
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
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夫。（偃。子游名也。噓。吐氣也。荅焉。解體貌。偶。一云身也。與神爲耦。）

郭曰。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荅焉解體。

叢秉欽曰。吾喪我。與槁木物化。二字相應。蓋不見
有物。物化而合爲一我。不見有我。我喪而同乎萬
物

揭噫曰風者陰氣鼓陰而出或陽爲陰所持不得入而旋爲曲拳密室崇自生風衣物熛行皆與相鼓蓋待不崖而常長瀉吹谷而發出哉物學物物逆氣氣皆相物氣鼓累皆噫之類也杖揮熛飛焰然股拔波松濤標破簇鬧天谷傳吁皆井邃瀉地中樂作真下皆然然皆氣也皆入竅出竅之幾也愚曰此皆測也通竅萬然心亦竅乎物而風力東之指風者蓋見噫否。杖曰作與無作者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無非幻非幻尚不生幻法何曾有前學言數十者字總歸于怒者其誰答作問處誰能更下一語

杖云莊子以世人爲物累不能出生死皆以有我也眞吾無我子游只見其似故曰固可使令非昔總是疑情皆未知吾已喪我我何可喪所喪者妄執之我見也狙公胡蝶是皆然無己之方引人聞籟耳若執狙蝶爲我見更起狂風

圓覺曰若知我空無毀我者物論何足累耶愚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喪貝勿逐而無喪有事矣怒飛咯嗟原非兩際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號而獨不聞之翏翏音溜乎山林之畏隹音崔又去聲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豪者宎音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愚泠音零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大塊地也畏隹山阜貌愚曰按郭倒用也枅樹也宎深也咬哀切聲濟者風過也

郭云大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塊然自噫耳物皆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吹萬不

任掀風竅豈埋特風若遊許竹竹伊吳中土定前歸之極耶非夫無差別大病一樣南風兩樣吹。讀非當如歌詩此是一篇天風賦傳平叔曰樹扮知風聲映日見天色似石風下鳴中夜天不山至風與與天至今莫能測前書數千卷卷空激響音非古人字字叫魂晚奔甚入心來于心竟何得。宓山愚曰有以象言天者有以數言天者有以氣言天者有以理言天者真遍爲天是何籟耶一種意曰百天自慰解耶一樣備調攪天以奪人耶除卻道斗天籟別道一句畫須裝出天池乳穿破蒼蒼也你道是個甚麼莊子舌頭拖地又怕自己之說放病後來乃日開天之天成以相天你道是個甚麼

同天籟也天籟豈復別有一物哉即遇之而成聲者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然謂之天然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非有爲也或謂天籟役物以從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

劉云翏翏描摸不過山木二物以七八者字而形聲不可勝數于喁則嘴前後皆活調調刁刁又畫中之遠景而獨不聞而獨不見呼應最奇妙不可見不可聞者俱一筆畫出

陶曰吾有我即有耦喪我則耦忘耦者是非之所以生我者彼是之所以成故篇首即道破

集云聽聲如响則是非路絕故等之爲籟音響無從則言語道斷故和之以天此齊物論之大旨也

川峰曰以開起以見收

杖云怒而飛是鯤之氣化爲九萬里之風此則滿天地間皆此風力所轉噫氣所吹也後又曰怒者其誰耶可參可參

須無我則然我無渠則餘汙如我則佛我如是則[illegible]山用之今有知其萌者其萌者乎惟求此處便有佛莊之別以惟心之旨觀之則宗佛無異若以自然因緣觀之則外道無用從此分矣[illegible]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鬭縵者窖音教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音執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閑閑廣博貌閒閒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詹小辯貌縵縵寬心也[illegible]縵小心也縵縵欲以迂放而自勝也慹懼也老洫言其無欲成濟也姚佚啟態文作姚佚

劉云大小四句儘盡是非底窾自大觀小小何足道然是非偏從此起知之則知等待之義

伯玉氏曰火能熟物指熟物而謂之火乎然火有熟物之利有焚物之害而或棄之或取之守其子而不知其母則熟物之利亦失矣心與無明不相離得母召子法本自然人自接于孪相耳

評云憂醒二境入微樂出虛六字形狀更淒尋常說喜怒哀樂又從哀怒中狀出慮歎變慹喜樂中狀出姚佚啟態止以心鬭之所必至業識流蕩無本可據故縵然之不足

杖曰根與境合識生其中自己諸鄰耶聯耶疑耶僧

[illegible]

問一椎便當時如何曰未是什麼道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眹音朕

劉云咨嗟之不足又太息言之世人或自謂如此識情且莫得此以生看得甚乎竟不識真宰有情無形

杖云此正明我見本空以劃物有我物不自物由我而物非我不取物亦無有知此非幻成幻亦近于自然矣而不知其所使者幻也假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作則數隅[illegible]此非我無所取之我為何物耶甚就人業識中[illegible]使尋取真宰耳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音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

杖曰心如工技[illegible]

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彼備也芒昧也

劉云，求之遊物而不得，求之我身而得其情。五行相生，亦相尅。物論未足為冰炭，即一身五藏有自為冰炭者。四時之更衰旺也，有在四時之外者。惘其心隨形化，敘以自證自悟之添，但隨所見而師其成心，未有不得師者。不知自身內事，而取之於外，是無為有也。

評曰：成心者，現成天地之心，一毫不待加添也。歷甚清説。一切仍舊，陶云：淡塵之起滅等聲塵之萬殊，究取從來，樂出虛、蒸成菌耳。使之以莫為宰之者無朕，生滅紛然，寂滅宛爾，此所謂天均乎。受成形則物我立，師成心則是非起，所以然者不識真君也。真心者，未成乎心者也；妄心者，成心也。正曰兩說皆因現量比量而竪此義也。且問此說現量者成心乎，未成心乎。不見大智論曰：惟智用心即

抵狀目紅耗，聚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今代妝語曰：花。

閒神禹之類乎。不落有言，不落無言，只是個動陰不自滿假，便篤沈結把生死切斷，然莫若以明一刀兩斷。莊生捏起懷能自作數語，誰奈何之，且與一塊木頭，教他吹罵自已。長沙等之偈，不許錯認昭昭靈靈之識神為佛性，然則說老莊之昏昏默默為本體者是無記也。執血肉為心者歷矣，執緣虛為心者誰識生肌，何以擊空虛不痛，擊身則痛，判身不痛，判心則痛，服膺宗說八識，廣演宗鏡，提出白淨識為九識，防偏執為

得。聖學慎獨于未發，而明微于中節而已。莊生曰物原是設難，消疑使人自奈何之。

俞氏曰：傍照先以見精與緣心對舉，次又剔出妙明之與見精，次又剔出因明立所之病，總欲破發業潤生之無明，而破及生相之無明也。惟至八地見思惑乃斷盡，而復言回與向俗留惑潤生何耶。絕後重甦，乃堪話耳。破相非破相也，乃破識也。非破識也，乃破執也，戴淵盜也。一變而為良臣，豈二物乎。謂其轉盜為良，則曰轉識成智，謂其寔是一物，則曰識即是智。大慧嘗欲一刀兩斷而又曰識得知解起處，即與知解為儔侶，與闡頭關家親作祟時，如何撥出？曰：識得不為冤，一奈何否？信解行證，則識神即佛性，不然則佛性即識神也。學人若襲宗乘語句而混濫，則聖凡不分，邪正不明，或信性而不信相，終墮斷坑，或信相而不信性，必墮常窠。起信論言生滅相有粗與心相應者，有細與心不相應者。凡夫粗中粗，菩薩粗中細、細中粗，佛細中細。然說即心是佛，又說非心非佛，又說個理佛，又說事理不二，遇緣即宗，誰粗誰細，若不自己奈何，安能化粗為妙，而粗妙雙化耶。

二識皆奈何，不受之則是受鑑，藥之則是藥食，若不自己奈何，一念爭知不被熊迷，何況莊子。楚曰何謂傍寂，曰虛見生明能成無生，不明自發明認指相承，不能乎忽然諸所從塵初不相到，恰得紅爐一點雪，部是黃河六月冰。見鎗解見見不能及，寤且奈何，非于又曰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你道此句是奈何一番來底乎？甘蔗生曰：跳考滿鶴飛添翼望上有能羅點。

罔兩無形轉引
若設內外三番
一切仍我降集
拜將妙在用中
若非錯綜兩行
一指後資籤絕
陰符曰天之至
私用之至公只
此一吹音節自
免不是藍田跌
石虎饞手擬殺
李將軍

杖云相刃相靡，固已可悲。心與形化，甚乎無本。益可大哀。此莊叟痛與世人提撕，生死性命大事。然則人豈獨無一不芒者乎。不芒者，以知天眞之獨存爲可據也。天眞自存之心，豈未成乎心者得而是非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卻角）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樂地炮莊　卷之一　齊　二十九　此藏軒

說文正凡韻士
管風絃月群士
矩論錯理兩過
于途必拌項交
喙而去慢媽已
裏好戲看快請
街鄉韓非來與
莊子作一孫戰
鄭易曰言與宋
一戰場教與宗
一戰場朱與陸
一戰場旨與詹
一戰場支遺教
情心戒于實論
求戒標執博趣
或該窮物理從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鷇，鳥初出卵者。人閒侖言，如謂則報，鳥鴉則報，鶴鳴則雨，布穀催耕，可聽之爲鳥鷇音未定，則不可爲準矣。

集云：吹字與噫字對，見得不是風力所轉，任其生滅。惟聖人獨立于是非之表，爲能照之以天，而知道通爲一也。自言非吹至此，請以明七百餘字，作一段行，其文與意，如草裏驚蛇，倏忽莫睍其蹤跡。非具正眼者易窺也。言非吹義，莫若以明爲十層。樞始得其環中，又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方點出道字，以作活眼，夫以衆之所以成結成形成心兩成字，此後遂山河婉之，聖人結前邊者知通

往互非德是句
與樹耗于與德
戰然與陽戰析
積戰勝而流者
頭之而大德敦
化者萬之莫若
以明亦因是已
究竟如何曰吹
亦是究
蟪是非羽無分
別以明則又分
別無乃反悖否
一味又復諸諸
不失毋乃爲嗜
亂不可詰究之
鬼載黠升大香
拳蔽之別即是
亂雜紋結風化
甚麼處因是耶
滑疑耶無明耶

之義。如此細細換觀，方知波瀾血脉，步步有落[illegible]指示的別，非荒唐也。以賢爲而言之，有大必有小。百物不廢，即天地之德敎化川流，亦有大小。大莫載，小莫破，原無世間是非。故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莫若以明，明因物付物之公是也。大圓鏡智照之以天，喚作天籟，得麼。中峰本曰：含塵勞無六度，雲居齊日爲見自影而不識。以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起信論解曰：滅心相非滅心體，滅心癡，非滅智也。不必捨波求水，確然混之不得，大然活來，方許受用得着。試以易證自

樂地炮莊　卷之一　齊　三十　此藏軒

兩行孤環中耶
眞宰耶無竟耶
物化耶試指指
看。
湘洲曰首言吹
我此則言天中
樞環還是何因
耶自心既明到
素盡清水根隱
總是管見收
歸物化而責我
之吉亦遣矣細
針割般若說大
風卑辨校不援
灌虛其人都載
自可轉了何留
源得環中執耶
阮嗣宗门客言
我而已矣人人
自用求一制看

有天地而太極陰陽矣。彼方圓對待流行者，是何物耶。晝後晝前，何不一照。直下自證而已，無兩層。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云：欲明無是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無彼無是，所以玄同也。夫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為死，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生，則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宜，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無心者與物冥，未嘗有對於天下，非樞要乎？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本無是非也，故能應然乎懷而乘之以遊。

劉云：有彼方生，得此，故曰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彼是生而是非死也，是非生而彼是死矣，是特未定耳。惟無窮無窮，惟立乎萬物之表者，看得破。

正曰：惠施、公孫龍是能明此兩者。莊生胸中只是放在一邊，看得不過。此篇[illegible]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

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郭云：是非紛然，無主，皆各信其偏見耳。至人浩然萬物各當其分，無是非也。

義曰：伐木于山，毀也；作屋，則成矣。雖殊分也，合成剝矣。筋角成弓，則成筋角則毀矣。總觀之，則無成無毀而通為一也。以達人觀我言之，假然有當成，當毀可成可毀者，惡明此理，為不滞成毀可乎？黠智使毀力之，阿而不偕用者歟？

不怡用力皆圓可謂適乎不知則方是圓可謂得乎范仲閣曰手用力時渾身俱在兩手意分左右然則必不是聚輔必不混亂徐揺井然試向義宇閣上看兩行每一兒全身虛然時牧各安其分未不皆焦各從其飭或初漸而其甚與初又而各當其偶或外與內離又得合而仍分其則死非其物

陶云莊以無是非處齊是非看世人作胡孫已作弄胡孫人亦大佮佮矣兩行卽適一郭云任天下是非爲兩行者猶無朕之朕則無物之物也各當其分卽公是也

徐云公孫龍與莊同時有白馬指物二篇且謂白馬非馬似頗便破之

湘洲曰不用寓庸便是因因便是天天便是喪我

乘正曰將謂適得而幾爲發皆中節耶有時專精一路全此用偏事稱其能各當其分中和一也

虛舟曰無是非者如天明是非者如日此黃帝之

論之天地一指耶自非捶使耳雖此指亦是戲語遺曰實者貴人無已時才作惟不如聽曰適得而爲夫是解曰過也庸夫都你嵌山役乎情做滿市聽日適得而鑑兵者綜關惕眼不見道直明大地大發如徽讓求追由非孔中之兩行參互少使民不爭各用所長非皆于

喻兩行一貫最切者也誠如天明如日但如天指如月會知天卽日日卽天乎莊生適得於馴天耳

膺南仲紹熙策曰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乃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故亭校厲切切叢林宗不滅不人物而史雲鄰之司馬微王佳字蕩須溪取之此亦兩行耶時位欲也易包而決之者相辨而容之無爽能得往往非拂則上輟之化矣

杖去物物也何本空也不搏人而盆就不傷人而損天乎自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舜執其

之兩行參一作杖人嘗云汲汲其中究竟疑使其漆此是留歸明泉仲尼一氣母蕈見各弄性情彭此是鄭所南底得易難進各刻非杖人之兩行參一夫歟非判嚮復反過無我關卽使撥文有衍恐信不及

湘洲曰以不自用爲用則明矣可不可無知道然孟子所謂猶聞成器不必問其原來也物呼

兩端兩行也用其中于民通一不用寓諸庸也一不可爲也故藏于不用而寓諸庸乃勞神明而爲之耶故聖人和以是非而約于兩行揚過順天而張弛迭用代明錯行之中卽是卽一會知有于克家太翁受享之爲兩行耶曾知政府宰御紫微無爲之兩行耶曾知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兩行耶世出世法知與無知究竟無竟莫不皆然雙破三玄作兩邊一任衆狙怒悅

王者勸人公務皆是使人以私自勸禮順情實而復言無欲故靜無亦朝四暮三耶然行則知思無

以名尉此物矣不必究其自體也裂指剪錦以爲服衆非成而何斷木伐石以爲屋舍非毀而何

逕曰指而騎人偏會遠指與眞陽岸青山忘卻屋中白飯愚者日與認指題伸近遠近皆在此中何妨隔岸青山供吾屋中白飯

與人歎者又而和之不徵冬還休乎天鈞作道

亦先怒之以朝三後悅之以朝四耶然則立一不可到者以困人而徐解其困以悅之是何等耶或問淡飯難甘如何曰登山餓火突難防如何曰竈門杕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

正和歌時正鼓琴游遊起衍一念否我則聖人亦用指頭騎人也耶疑否無絃和笳亦是虫製个文拖壁波琴纍見波隨風頭為者以莊子原是雙問雙疑鼓琴不鼓琴究皆本全者也成虧亦何疑為子言猶是半概昳則滑疑之耀謂何漫道彈琴傳刻指須知三五爲差數虛曰若不從無念處看破接搯

萬問如何知得是正若不穿破念所無念呼是不正了也一腦塞物物三個聚不物于物便成形役此說如何香耶坎全奪離而為坎窒不塞離離全奪坎而為離蹇不蹇坎且道如何是貞一如何是用中來子了發未發處分了一生到老始悟莫奇得客易但取咬舌激場食快口耳已也

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古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梁枝以擊節歸琴也載之末年書之于今也堅白堅石白馬之辯也綸琴瑟絃也）[illegible]

郭云聖人無我者也使群異各安其所安則已不用于物而萬物之用用矣則雖放蕩之變用有萬殊歷然自明

劉云世人看得一邊道理便主張一邊愛之所以成也虧禍始此矣又云物我皆為無成混同縛繞急欲喚起痴迷枉勞心力乎是非也不必詳解琴綸但覺其隨物着情譊意動為豈可問夢于夢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為人不在深思曲說惟疏其滯封悅如面談無限開豁

王陽明答陳九川曰實無無念時念如何息只是要正

右公答石實曰彼以本來無物與時時拂拭分頓

藥地炮莊　卷之一　齊　三五　此藏軒

臥輪能斷百思想六祖不斷百思想若到藥地快了頓一身趕出何妨只為錯認祖師意趣發法狀趨兩頭

三個未始有是三大阿僧祇劫

劉云佛說無法無覺無釋諸空皆出於此但此處是文句則見非究竟也開會日宗乘亦無濟杰手人

薛云千波萬浪只將一令牟作

一泓清水照澈鬚眉類之不寡混之不得去來皆備于今即曾是聽猶不悟同是明莊子知止其所不知只覺省事快活思不出其索位立地簡超三昧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靈居彌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盡是上無寸土紅寒討黃縣苦藥地曰此是執如何是無因而曰若以謂水火開門去惑

漸優劣者此下劣凡夫之見耳

陶云念即無念故曰未始有物

杖云未始有物一語三教宗本但人所證有淺深

薛曰滑疑之耀用晦而明也史記載晏嬰沮孔子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合陳亢太宰而知之孟子亦言衆人不識也

正曰世教定公是方外歸變化立焉防奸則貴明托寓藏身則貴晦有知明貴明晦晦藏明晦本自代錯者乎此謂以明苟況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快曰以疑激參此通塞之幾也以疑藏奸者為所欺矣然生死性命必嘗疑至不疑乃所以快之耳故曰以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音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

藥地炮莊　卷之一　齊　三六　此藏軒

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illegible]毫至秋而[illegible]，猶以喻小也。

劉云：大秋毫而小泰山，莊子欲在中間，又不肯說出，此是他占地步，使物自得之。[illegible]

羅念菴曰：執成以爲心，即不免于爲成所役。心無時息，則於是非亦有時消矣。虛而暫息也，是非之脫，斯亦不可得而歇。

[illegible]許乎？遂自立個是字，便有疆界。薛曰：無適焉者，[illegible]處去不得，承猶因是已。猶云因而已。正曰：因物付物，猶因君臣道合者也。神無方，學不亂，舉即是神。法位必混，不得登貴，無星稱乎散市，倫耶？消心放下，故幾一杓冷水耳。先言空，使言本空，夫言本空者，謂不破乎正用也。[illegible]繁餘解餘，遂以滑疑之耀，造成雄誇危矣。故道理學問，則總[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之弊，遂至于此。其[illegible]者，何[illegible]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illegible]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illegible]

郭云：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道無封

之早知統矣嘗讀桂曰春秋作易謂時之節乎中也天火下襲水土謂心必派于下學之半也樂廬錄曰東西南北本平懷日月中間放小舟只一篷頭無上下田苗山木一齊茂。大慧杲問張無盡曰司馬光何人張曰孔子也杲曰公為何論他張曰當時與官做天翁曰月無發露為萬世作齊物論大慧曰余嘗正惡邪之心與生俱生此大緊之春秋懷也莫以求進胡盧提謾過四棱脚踏地此即有謂無謂無謂有謂齊物之耀耶特地拈亂使人自聽就此一語早貫主倪奏一曰以指為玄今皆喻之指為喻今皆屬之旨指為喻今皆惡道之矣斯只人各有懷來各賞其時位於非無謂而發也

滥公曰沱潛于江擬括于山兼衆之矣夢于菌永于火欲兼得乎又曰鉀𧿹步則難之木擬冠則芟之自此而外皆並生于天地間可以知聖人之懷

石簣曰懷如懷諸侯無納而兩存之

薛曰懷之之字方見若敍之下無限慈悲與狙公賦芧之意豈不懸絕

集云不知之知非不知也注不滿酌不竭衆妙之所出特不知所由來耳然則知固自知耳豈待知之而後知乎知既無知辯且誰辯

心易曰鄧云春秋聖人盡性之書石巡曰忠恕之書莊子以一嘿字寫出春秋因是非轉是非藏是非即謂之無是非故曰天均是謂太定看他特地表章春秋以明齊物論之無是非

張四維曰莊子指百家衆技各見不能相通譬山林遇風而聲則竅肢骸具體而用各異所謂吹萬自己則物論本齊矣至天地間其經道理自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正曰神聖發光因其秩序統類而物論自齊矣孔子世家稱論語大有見處敘予貢不可聞性情然二段乃敘麟作春秋鄭足宇曰若他人作必敘兩段于作春秋之後矣余謂

莊子刺今名成打滴久只今滿聖知只管并非又并非常來般末急見愚道書前下已厭飲之後構惡其下將去忍得從及過一發反覺轉已標刑不但空心最之亦損至高之氣人須以精消息之自顧最論何如可也笑為日說諸世間是非又若出世間是非偏守[illegible]狀王倪[illegible]不知遠與[illegible]矣為千[illegible]水一犄角

孔子學易後乃作春秋正是行處而解滅也奇信春秋懷之閒心至密方圓一際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云無心而不任故曰神膏物而行非我動也故门乘雲氣有晝夜而無生死夢曰騎日月大作舞

愚云的則仍是聞未是試思莊子要人求他怎了。

州焉呼云知而無知不是不知而說無知而泉同始得一半。會已事能服何曰可能有承關心後得仍無人識而時。

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騐萬物而不窮故能與變爲體而未始然若一

劉云從淺入深由是非及好惡從好惡說利害從利害入生死所謂齊也

林云既曰我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更妙蓋謂不自知復是真知之體非謂經務之不用知也般若無知者無所不知非無知也一真法界比量皆是現量疑至不疑歷然寂定

滑疑稍出得類始許妄言妄聽仔細看來長梧十只是豐蘚較又服冬麥

我氏[illegible]日果出引然月光中道是劍鋏下識宮商笑罷將來笑麥請君騎日問麼空

喀以自欲以[illegible]將之派爲共[illegible]合耳御來精別聖人置其滑涽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升菴云古作漫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音傍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音骨涽音昏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長梧對人皆丘蓋滑涽無所渾合之謂聽熒疑惑也時夜司夜雞也鴞大如鳩綠色肉甚美滑涽未定之謂[illegible]

[illegible]

劉云有謂無謂中間也中間遊處也此八箇字足盡一部南華之妙處纔說無是非便商量到天遊然亦別無妙道參萬歲而一成純耳參萬歲者一念萬年也是立論骨髓至此說破又不欲作自了漢故曰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謂以此包裹之也

唐云衆人役于知聖人置其滑涽而忘之

愚曰以隸相尊者乾五大人各從其類管子曰鼓之有桴擸撩則擊衆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以隸相尊即因是已之說也

[illegible]

予惡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音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陸云弔一作迭林云迭或作叔也竊竊猶察察也牧牧童也說異也一曰自謂其說而非之弔云弔當音的弔詭亦是當時方言如世說殺兎弔

莫辨寤寐邪莊是
遣妄仿偽耶
莊子果一大夢生
耶何故著書警世
人知解耶佛最
惜癡顚入地獄
始是知非便省
可惜竟無知其
解者說說無知
化胡蝶狀然有
參吊青蠅

吾各不相知吾
商榷送難各各
互爲用且坐一
爐故此一大反
因辨送者何限
嗚呼哀尚鬻聊
發夢中歎

之頃一旦是也孫
恆龍作佛儒

林云夢覺二字拈得透此處看得到則衛玠之問樂廣之對未爲淺近此亦學問中大事如樂廣之言則高宗之夢傅說孔子之夢周公又何如耶佛亦有夢是故佛於十喻中夢喻第一非止唯識比量而知之也參參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

譚云我與若與
人而猶待彼彼
又何人明烏有
亡是假法成幻
境消世界上絕
相日公孫龍
語從此發揮
愚曰設爲三個
人攪出四料揀
禁府收中弄
解愈不着
山谷東坡賓虎
溪之三笑而王
子尤謂其非景
螢集曰是何審
會見陶陸遠公
之真身無相真
笑無穿空耶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黮闇不明貌

劉云妙在彼也邪五字彼字本無所指若此冷語令人悟入林以爲天均反淺夫我與若與人皆不相知及其相知又只在我與若之間耳而猶待彼也邪不言之妙不彼不此非莊子不能牌合

副墨曰上既言萬世知其解因此又作一番洸漾

鶼過寒潭雁飛
玉樓笑中起舞
竹下忘知此聲
相待不相待來
無辨斯

譚云振于無竟
捸身在此實身
在此往日有一
轉語若來作麼
鵓鴣啼樹上不
空惜別機
能知而楚者多
事蝶笑兒見人
若寒素柏日指
正屈指屈屈無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曼音萬衍弋善反倪分也無極也竟如字極也崔本作境

郭云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適也忘年故玄同生死忘義故彌貫是非放生是非蕩而爲一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而窮

集云欲拈化聲故設何謂天倪之問蓋聲出于化

待指正伸指伸
亦無待不知添
更正著書轉指
待心耶心待指
耶張元長日卓
老七十五年罷
常洞亦自笑何
爲兩東坡早七
院中書乎時交
雍鳳良前亦懷
新百十紙退前
直拾與鳥此意
歙口爲我但是
不可已

日日同在化聲
聲非我歷然
自異吳有無

乃無作無爲之端倪

正曰聖人者其應該藏其究竟究竟原不可究竟而即以應該爲究竟寓諸無竟者寓諸庸也物物幾幾皆是相待即是絕待此莊子喉中吞惟其曼衍不妨危寓洸瀁

莫認若耳根圓通耶故又化影莫認影事耶故又化物化聲化影化物又曰必有分矣分即是合物物已耳離徇于洸瀁徇不洸瀁

罔兩問景景音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

章大力且影以光而知形之形難也神工貴影以也病短孤射影以中今是則失身之物尚亦關身也耶

參

劉曰人必在齊上收龍涎知山唐木蓋分轉一記翻卻從前許多話柄必有分矣

忌曰不落不昧早大乘此野狐出入不知空下

然者邪吾待蛇蚹（音附）蜩（音條）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蚹蛇腹下齟齬可以行者）

劉云待有所待甚精相待之無窮而寔無所待爾

俱空

替艸曰隣子瞻令叔黨畫其影不施眉目而觀者知其爲子瞻以燈取影而神出焉此叔黨之妙也莊子是畫至誠之影者也後來襲取此筆以貫畫何異塗鴉而夸張顛

薛曰漆此一喻亦非偶然寓諸無竟猶嫌未是剿絕而屬分別影事此論主乎自掃蕩耳消歸物化

方了

沈註曰若俯物化又是一痴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音許）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音渠）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栩栩自得貌蘧蘧有形貌）

郭云覺夢之分無異于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于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于此

天台宗曰藏通別圓教兼別教而明眼者曰別即是

圓何妨于莊子末後句中竭破影事之病

杖云化發化影化物不相待也蝶不待周周不待蝶夢不待覺覺不待夢此莊生不知吾何以喪我而物亦不知何以自化也罔兩問景翻恨造物矣然無知且與潑墨

石塘子曰聖人表中正以與萬世化諸子各出一奇以盡變相爭讀聖作當虛心以從經覽百氏當化皆以從我習于固曰周末方術各得一偏私智鑫起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李本寧曰劉子玄因仲任問孔而工訶古人拙于

用己莊生齊物論翻空以息衆論而後明環中寓庸春秋懷之其曰議止于極物寔語也苟非正經而知物則難託于無得無失又孰知其所矜所諱耶三一曰物論不過同異統類有無而已湯若士曰理爾勢爾情爾滑艸曰人知情勢爲至理抑知轉情勢之至理乎肩公曰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森統不倧類也焦弱侯曰孔明器即道老明有即無佛明色即空二氏之長皆易所有心自本無則言者誤之耶樂地炮至此曰維世重紀綱遂功言權變凡夫聽理不如利害辨士貪奇必資顛

胡蝶也笑翁曰莊子自知不好收科姑妄言之妄聽之只當說夢可耳均曰莊丁又拈去專夸了生死一流非夢話也拋卻此論正有事在然三曰甞道春多雨桃殘花落空不用春態度尤在綠陰中
遺真竺曰畫家下手處爲千古訣處也昌黎醒時作夢夢或無理卻有倩畫不可無理正妙有情非多讀書勇上慧能作奇夢者真望塵洩觀丿一曰但畫畫法其空自顯鄭超宗曰畫與不化筆筆是空愿曰看見莊生畫風又來畫夢處

倒遊人遣放才子標新彼相者逃玄依擬者據物不可以質測廢通幾豈可以通幾廢質測乎宍出難辨硬掃亦剩自非神明其故何能因其代錯而化歸中和也哉不則妄用齊物論而且爲齊物論夢話所惑亂矣真具眼者試齊齊看

老父在鹿湖環中堂十年周易時論凡三成矣甲午之冬寄示竹關窮予展而讀之公因反因真發千古所未發萬物各不相知各互爲用大人成位乎中而時出之統天乘御從類各正而物論本齊矣復予書偈而銘之曰著卦之德退藏于密郎方

是圓而行貞一不肖予曰錯時閱此論謹識之以終卷

壥菴曰大學格物南華齊物物物格轉物皆無心與同也學者自既不是弁劍過高之論以矯之則闕恐人如不則弁髦古人矣尚無其物則根既不存塵無所淨根塵絕待心境一如是謂大同唯大同者而後能出世入世無可不可中通曰格物而止此非所以齊物也非格莫轉非轉莫齊非齊莫格以無物齊之自格此乎物物無物吾三世之定薦世觸機也真个會不虛哉不肯明中道記

開卷先行

舟行片
濤仍升較

超越出世間注中更有主在有爲無爲雙錯幸得舍字讀錄有時道四大爲象將以波且氣之統我而統言執斷有時遺身外無俗將以養含身取心之統聯而統者生死聖人合天下爲身心處眞世之安嘅依乎天理第一辭然怎奈人人誤過何今以督手足鬼下忘濟塞氣析骨內運父母氣合作大把謹不穿此窺門照此燈盡試關外生無生安生主花其塵處一盡事以皆弁不食正絕便作至隱寶刀雖出此一變逆眾是體實正生今其曰現送不道生機已顯見說養親盡年哉有秋得一字

藥地炮莊卷之二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子陳丹衷訂

養生主第三

三一曰莊叟特無生之旨尚未西來老子之學流爲養生家言故莊叟立論訶之謂養生者須識取生之主

石公曰立命順受故不欣長生不悲夭所無生則非養之所能生矣衆人利生故害生也人不利故不害非深達生死之理惡能養生

小修曰自其獨尊無二曰主管轄者帥曰督

虛舟曰陰符云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輕命滅裂藉口舍生何如正告曰養其生之主乎天理不落生死而安順中節敎養之主所以爲萬世造命者此也

愚曰此篇發明愼獨中節之學以一善刀而藏消盡善惡名刑邵子云賞提刀四顧有在哉外篇達生曰善養生者若牧羊視其後者鞭之消盡偏養內偏養外務解牛體兆曾見此山已開川之家御乎順曰養正則吉

罰何義此讀凡大過送以養生顧言。知言皆氣自求口實飾慎發止谷神爲飽佛國有用由顧者面乘于天地生表本一蜂以生斷兩頭。中間不立將何緣表中不在內外中而無不在將以何爲皆出無近二語不撥善惡並必在境過上計針線正見能殺能活非山澤雞鬼家活計考觀者不識故以爲善則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督，中也。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皆脊貫爲督爲脈。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經，常也。

管見曰：或引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滅身爲證，則是爲而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刑也。益世所謂善惡，特見其迹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吟，爲于無爲，豈常情所能測哉？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

不得而近也以爲惡則刑不得而近他乾之蜜行雨魔坤之餒霧塈水然亦第移以爲蟲見透網全鱗以何爲食從哉。其觀我與朔月與夜浮山表中郎寄書只何以朗居士之日取居上殿如貓壁然若思慮盡者并縮其心無爲不可睹而心獨可睹與如云精堅言入道并言道體遠樂而推胡證曲也道者

而不近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善惡兩偶之中也。

三一曰：中之名，因道不及而立，中之用，不以過不及而限也。故有圓中、正中、時中之說焉。以緣督爲用中，則時中即正中，即圓中也；中節之和，即未發之中。蓋有兩截三中之贅耶？宗鏡提自證淨分中道，有爲中道，實性中道，又說不斷不常中道，不假不寔中道，不空不有中道，又載中論大概五種中，道將緣何者以爲經乎？

可入是門非道者言入門是從門入，豈是家珍那觀我曰，去其目，所以生其目之主也；去其心，所以養其生之主也。主本無生無去又安用養哉？仍是養其主之生緣而生其心之天眼耳矣浮山日摘壁皆足天眼鑽竹雨截那生在牆壁下，如何曰：能推倒人家牆壁如何曰：將頭日門堂裏總是家珍出那廂空立處

正曰：陰符云：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公則無私，惡皆化爲善矣。二祿非淫，禪革非貪，剛逆非奪，才辯伊周，非行霸術。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證知大本化育，而時出經綸，自然不縱欲，不絕欲，而從容中矣。聖人以至善之體統一切，以中節善用，貫有無，故名教刑書皆是天理，增損不得者。正所謂不執相不破相，而享因物付物之寔相者也。

薜云：有涯之生，生滅之生，非無生之生也，故有涯無涯之知，知見之知，非無知之知也，故無涯有涯。何以隨無涯？此內外景秘密之旨，非但不識生，且

莫兩頭一刀斬者養滿留北以是何人游江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今之只完一養生主，時有兩間上事者，只剩他云者刀。素問亦是荆書，參證即是仙方，誰能解之聊哉三號有口告亦作胎，者人嘗聞加者不云不孝第他韻靡門堂地於

不識知，遑下兩殆字禀然。

杖云：此主全在緣督以爲經，故能爲于善而不近名，爲于惡而不近刑，慎獨之妙也。治己治人，皆集二致，可以養親，即可以治天下國家矣。易之觀我生、觀其生，即觀天下。涉江曰：杖人添兩于字，於爲字下，政見督之緣，乃顯獅子捉象捉兔之全力。

愚者曰：既說身，又說生，于何分耶？年何以爲盡？所以立命也。禪人養親一識，令人誦之，手舞足蹈。仰天沸溢，必養其生之主者，方能得親順親耳。孝經曰：孝無終始，通于神明，曰孝無始，則有在髮膚

亦自發替何如
嘉生用殺之一
刀耶何如生而
無生之藏刀耶
五味在和酸鹹
俱化鑊湯爐炭
恰好遊刃

依乎天理刀解
中節於然爲戒
四顧善藏所存
道伍謂善先生
乾御者地自牛
了也
杖曰觀其所以
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人焉廋哉
日無全牛矣不
逆詐而先覺官
止神行矣且與

之前者曰孝無終則有在祭葬之後者發傳天下
人心續萬古之主中主以事其親其逢孝何如耶
方知孝經是金剛砌水火鬼神没奈他何兵刑地
獄豈能比其迅种大經細綸皆明可悟常統常變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
膝之所踦（音紀）砉（音畫）然響然奏刀騞（音畫）然莫不中音合
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
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

庖犧納皮而下
妨吞盡九牛毛

杖曰是刀還有
利鈍也無若善
用鑽莽刀竹刀
亦其神解不見
道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三
達五中是鼓鑄
鍛鍊刀甚微善
刀而藏慎獨水
火何妨百澤請
人要識此刀處
笞謹中看取
吹毛用了急須
磨與善刀而藏
之誰利誰鈍

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
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
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
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
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
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
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砉然
皮骨相離聲騞然大於砉也經首咸池樂章也郤
間也窾空也肯著骨肉也綮猶結處也軱大骨也千

賈長七須曰戒
得十牛刀不傷
到頭須用善刀
藏等閒丁卻英
雄事有觸昂兒
是洛王
老子治大國若
烹小鮮陳子半
天下亦如是凡
庖丁好道書用
劍刃上事文公
稱有悟處止見
一邊養生之主
何曾夢見
入水不濡入火
不熱便被遊刃
總在善藏求世
從閒道見餘堅
何異在增削饑
徐願得試錦子

九年以十年爲率而用之（九年言其久也硎砥石也）
譚云分明畫圖上出一庖丁復將解牛作山水綠
竹是何等心耳從來寶刀詩歌寫不出無厚二字
每至於族數語凡性命道德文章事業小心大膽
俱已括破

杖云緣督爲經率性之道也以無厚入有閒發皆
中節也赤江云讀此擬乃知中庸之智仁勇是無
厚之刀刃五倫九經是有閒之全牛又拈出愼字
爲致中和之本與神解豈與偷變壞經者比
薛曰庖丁之語當作三句看所見無非牛是俗眼

鄙地便是觸牛
出關耶更須一
解
杖曰佛殿能擎
拄杖焉能吹
布毛文殊知其
神畫乎而不善
拔藏當一刀自
兩陷朱頭四翻
舍三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全牛是智眼有閒是道眼能見全牛者有成竹于
胸中者也通身是熊剎而不壞其閒安在惟刃知
之耳三百八十四畫畫畫都是游刃之地與時偕
行喫緊在善刀一語時時緣經節節時時春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烏）乎介也天與（平聲）
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
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公文姓軒名宋人也）
郭云始乎適而未始不適者忘適也自放於清曠
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澍云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防患周慎豈期畜樊中故雖王不善也何若無心順物乎

集云然則者從形骸起見也右師獨然澹漠安于所遇之偶當曰天使獨曰人有與者言無損于我之本來面目也

袁小修曰陶徵士云田園豈不苦庶無異患干此所以縱浪大化也

愚曰庖丁以全牛為有而右師以介獨而全天一全一獨取譬妙叶只是怵然之妖有誰肯饑不妨髖之庚桑楚稍偎其偏耳依然收斂弔哭嗚呼哀哉

羹天都是頑鈍不夏曾大丈曰這個便是教苦天身竹關題大士曰人只念救苦救難觀音何不念彌陀亦樂觀世音安樂二字今古北句一懶剛遠卻便偷息故只出許多水火刀兵生存活剃是個漢便于此兩轉身胡個筋斗始借第一究家師是第一思人豬圖場也打一吟戰便是一聲傢裸表

老聃死秦失作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盡从津火謂手續火于一然則作燼盡于心可煩令

郭云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不見大士幾惡航濟倒卷個山下弱聞戒要人浪悟下謝耶杖曰哭者以人藏聃弔者以天寂聃之既詞泆然佛前詩棒老則以其理世人何害不是縣解已縣解矣實極無知之處衛鶴休之是也安順隨緣一付存探須還他手有是藥始得遠句曰薪盡火何以得傳道教莊生向炊灰中種然烟出始許

焦弱侯曰佛典言火傳于薪猶神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人見形朽便謂神我終則都盡可乎然含生趨生猶未了之談也竊意以指計薪蓋多而指有窮及火相傳燒不知其所盡矣蓋鑒金不出乎鑪涓滴必還之海以見其無死生一也前言生之當養此言死生如一豈故反哉知死生之一諸乃為善養生者耳

陶云庖丁言養生之理極矣又推到未審有生死方為探本之論以結主宰之歎薪盡火傳如析骸波斯匿王不妨淺釋

愚曰庖丁游不因人熟只是肯界可憐生在洪爐鞴更鍛之合不析薪歛火有薪形為薪神為火者有謂神為薪理為火者有謂火薪無則滅者有謂薪盡則火然而無盡之火不在薪有薪火鎔於中而用於斗在斧薪者但觀薪刀析燒而爇之若不知析燒自不知續薪又何能續氣虛生處知誤殺多少

凌滄虛云逍遙遊曰杳然喪齊物論曰喪之養生主曰安時處順托出三個聖人來與他安名

弋說曰莊子用世才蓋謂錯節處勿輕試于肯綮處乃可下手也齊桓公苞茅祭罪膠舟致討入楚之間也趙襄子用韓康子入智伯之間也范蠡李頞入夫差之間也田單詐樂毅而以騎劫代入燕惠王之間也漢高祖以義帝發喪入項羽之間也王允用呂布入董卓之間也仁傑謂妵不附姑入武曌之間也李懋破蔡入李光顏之間也王曾以山陵事獨對入丁謂之間也有間可入投筆定

禍若曰莊子以養其主之臣而宴養其生耳弋說一端也夫解根錯節利器自訊黃公之祭義束候公之迎太皇副開自我適于彷者常由求鄂候管善處人骨肉之間猶之騎天臥龍無間咄喊間以刀截窮身者也利害蓋齊入天地之間夫智知機環物遠又真世之算間者乎

忍曰不知其盡也一句快然有不從手既已破肝藏之脈見睹見更損精神矣之病見常見四顧之乃神于宵燕若于未升矣聖人主養為世之生即以萬世之生自養其生從天順理隨緣逢經不知其盡各安自盡所以時于樂寓哀樂不能入之樂時乎哀為哀樂不能入之哀樂固樂哀亦樂也其目忘有處者則

絕域而有餘無間可入以能定三分而不足藏怒于身者肺腑有氣有宇有色有意所至而人備焉意所不至而人逆焉淺陋極矣莊生用末四顧無下手處只得卷而懷焉

杖云帝者天命之性也縣解者生死無涉也指窮于爲薪是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也火傳是緣督之經天地雖覆墜乎與我原冥極而無知也

三一曰不知其盡故哀樂不能入學薪不厭而神之火傳焉事究竟堅固堯舜至今在世人戀肉我不知此心亘古今外道煉識陰以賦魄煉看破又荒緣督之經矣故曰及盡今時野同曰滿空皆火物物之生機皆火也火具生物化物照物之用而有焚害之禍雖由鑽燧發之必賴灰斗養之惡竈與釭以用之倫物協栽之竈夫非即用即藏者乎則言天命者神不可知之省總也則言性者人不得知之乎泯也其實流行一切中聖人表此心之條理用中于民物物不過乎物斯中節而西矣食鬻念靜則藏斷而錮之則藏常人逍遙安念可耳波濤者執偏闘勝昧于秩序而匿不可知以服詐乎搞其首不知極也濡其尾不知節也

藥地談曰易簡險阻乎地風波御曲迷陽如何下足誰知童子問本別駕是充定覺師養虎矣但只爲心使藏

人間世第四

三一曰非患以無爲自然爲宗以逍遙爲趣獨不欲幻妄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僞使免坑塹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是至密也

黎久曰敬身寡欲而不必逃乎生死者分也致中和慶延後世而不必免乎興亡者數也人盡人之職耳邵子曰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世間程子曰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虛舟曰人間世將有天間世耶將有不落天人間之世耶華嚴法界品化書別構一天地衹潑言耶法界量滅乃可語禪無禪可語止有一寔正因了因藏于緣因何世可出乎因物付物隨分自盡而已然非窮盡安能不惑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

石耶云。未達人氣。至言亦未易以言。詩經如人未習水土。起居自不相入。魚中於冰。先以衣投水。可然。溪云未達人心。四語是聖賢身世關通有用之言。不知者世之所用也。指爲凶器。喚醒人。患同看它魂則四句且字情勢。易識理非一端。孟莊暑之遭路資似轉非作說難。學乎寄精者辨。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江音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澤若蕉言野無青草也。一曰揚尸乎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刈民如草芥也。術一作衒。

須溪曰。存諸己者如神明。人自來叩。不言而信矣。欲反覆遮之以道曰未定者。猶言自家未玲瓏灑脫在何暇及它。

藥婀者上既少友下乂罪邦罹。李泌之學徒汩。管仲同閭書遂。仁勝包羞忍辱。豈能怡懺微者之避世者之志。雖乎虛公閭方長不折之。對遂使人至不肖親近備生。然混公亦不能見意禍也。及學以止忠諫臣不畏乘樂同堂。哀哉同閭亦不能行所弘濟也。嗣開如自乃達人曰。露宮瞿所牛心引淋。

大學釋論中藏恕之喻曰。唐太宗云。卿等勸朕納諫。卿等亦納諫否。德宗謂李泌曰。直使朕胸懷自盡而其氣愈和。此所以寡得卿也。郭惲之諷廢立。豈同魏徵裴度之諫東駕。豈同薛廣德袁發楓宮。曰石介孝技距脫之詩。辭滛于閨鄉闈之拊股曰。惟鬼壞之可見。藏身不恕。安能喻人。徒令麗提耳。杖云此獨獨以孔顏之敵唱爲首。見非聖人不易處此人閒。即有藐姑射之神人。亦用不著。曾知藐姑射即在蚴肱畢弧裏麼。

更空櫪馬失駿。有合身能致命。主從齋戒斜辨方。

乘人鬬捷四字。寫盡十二籌。而十二狀皆畫于北矣。豈惟王公以之。抵讀道流亦用之。以讀短因其修以擠之。相軋之義。獨且奈何。

又云指出其病。即一病也。如云牛壯行獨輕用其國。蓄爲剛復自用之君。百沸亡剩桀能逢比干以下拂上。盡爲忠才不善用者繆刺一針。

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皆修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扈國名。今京兆鄠縣。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

須曰必有以也一語甚妙。既已極言之。又從容注。復使其自供。自吐露盡其臟。深然後下針。

顏曰將以時習則東爲世則以不識爲出世乎。樸璞爲世則以退老滌爲出世乎。伊周入世。孔顏出世乎。紂而言之同患。極八年則藏密。其由世乎。更約而言之。有心爲人。無心爲己。

宏甫曰。順而能逢帝王之政。逆而能愚老莊之術。

才識相配。必本領宏深。精魄有用。用不敢盡。安重以不斷殊其氣。非的然以爲美。逆厲而致之也。

蕭伯玉曰。或見一時之功。卒犯物忌。一試不中。漸漸爲人所窺。雖欲改轍不能矣。適足致禍。而反若可棄。此輕用其智之患也。功德難掄。皆緣于不得

出世乎伴如夕慶虚空總不能覓于方圓三角也。推此名，是足渡物情本以磐憤，乃能犀藏轉人間世于無我，有出善聿功位，曾超最人間世于學而不厭正，在兒孫得力耳。一向翻天翻，適是師心依然，只現迹屬身同汝齋戒。

已。非能增而益之也。荆公謚公，皆以道济扶世，然進之不顧其安，而卒至于壞。達者自量不效，則推憧折矛，何爲蘇而復上乎。殊恢無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正曰：一個世界，總是一個聖人之心。以表淡言之，治者人，即天也；使者性，相一如之義也；太子者兒孫得力，室内不知也。終言無用之用，遯世無悶，本不動者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窮者則偏，作事不可盡，則窮處一徵。

顔回曰：端而虚，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能違。因案人之所感，

化外無心，先天爲師，自然爲後。愚者日止是耳，然大似抱觸洗。然王伯厚曰：鄧子詩夏去休官暑，冬來始講求。喜熟共義美酒，飲教斂酣倫好，花看到半開時。莊尊共無愚曰：止是耳矣，太詰厭真。蘇老泉謀論有理勢利激諷，吾法術淵曰：太急則用刀，殺用鈍，布用鈍，散德用根者，當機擇一而用，時此因時。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内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

須真到器斯顔子試向和要兒，不甚語未日熟，網與教且大系。愚曰：將謂孔子取譏是及化冰，容而翦非及化乎，當當舊痛齊，然非發安在此處，更須別其變眼。

可。大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惡數詞惡可惡 言其不可也

劉云：日漸之德不成，言如此遲就，漫漬將小處猶未易透，況大事乎？此道在納牖巷遇之上。

陶云：行不以地，飛不以翼者，無已也。若有已，則有挾以喻人，多矣。礁矣，端而虚，則不虚；勉而一，則不一。此絶迹不行，非行而不行者也。顔子初有見于虚，未知所以虚，故以心齋進之。

杖云：師心者，不能忘我。故曰：寧爲心師，莫師于心。

集云：設爲三條委曲，發明可謂妙矣。然大人先生

全新存龍暴虎馮河至不病，凡處有多主宰者，謂能四顧尺生

于案還以尺正，泰理與智很乃專主中言者知，三拜休後立齋戒，亦是一水流。飲旦語之以心，又曰言之當思，如何是聽之以氣？曰：然乎也。或問本身月日緒成一慣滴去，已季化兩途間，其子素拔與參，月中題照我消，然乎不凡渡點得否？愚曰：歸心歸氣，總關真應物物，未坐得個甚麼。

不如此心體本無正用，即得盈虚消息，現前歷然，在己分中有何委曲，有何巧妙安排。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志者謂去異端而任獨也。齋戒或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未易得來，天然中節謂之行。

真龍一顆貫通蒐人間耕種。

此是微急指點切實緊口處於許崇梅屋無誤曰優孟學孫叔敖則肖今人學孔顏何不能到曰心學者深易口耳學者實難許生聞此大定發暗。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

郭曰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

焦曰人心自止橫執以爲不止是猶之耽伏槽櫪而意萬千里即伏默山林祇溺其撥耳本義曰氣非志帥氣之氣符者看如氣候之將至隱然中爲之動止于符則隱者亦不復覺矣。

杖云氣也者外其心志虛而待物者也符也者叶乎神氣而不昧者也。

緣一曰使氏如承大祭漢以章帝立廟祭祀之禮非福故也中可度忌有知不可度思之爲心齋者予或聞傳大士曰菩生卵是殺物豈如食張夫齋戒殺生與殺生之說不相反耶曰但肯處自知不已

高諸覓真諸無處寓于不得已

北山錄曰求那跋摩告宋文帝云刑不夭命役無勞力則風雨順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匹夫有願挽回仁心則從齋戒始元伊世珍曰下士學道因其氣昏故茹素以潛其氣上士遇節食之但不殺耳氣清則心清入道易天隱子以齋戒爲漸門之首袁小修曰楞伽是達摩印心之言而諄戒肉食謂悟大乘者無用此粗戒焉乎先祖廷尉公示齋戒屏曰神明其德即是齋戒餘餘綱可戰思人間世須擇蓄本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

是一宅耶是無翼飛耶臨濟曰有一人不離家舍常在途中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且道是一宅是坐馳

訓川曰觸耳目內通可以療聽合參遂溪曰不從聞見起知古德曰即此見聞非見聞皆合參云。

藥地曰千里難爲萬古微塵過三十二塵不起于塵切忌隨彼關者終是陳

年滿貨絡絡索索滿地生寒寒林立皆實名無門無毒皆害害神家到口知身轉冬運其名未自作入遊其樊彼不怕心止下符啟何戰山川應接無人解郛于玄曰自然之根綱故韓依隨且莫流化種爲封乎只恐祖者相數俲厥驅材。

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關吾投也由終也宅合門室家爲人也　几蘧古有名王

郭云入遊其樊謂放于自得之場當于實而止入則鳴者無門者也任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不得已理之必然體一至之宅而會于必然之無以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至于自然之報細故難僞

劉云絕迹易此妙語也雖可別解至于無行地則絕迹不足言矣化處自然且不滯方便而何燃點之有虛室生白又從知見上形容耶無知見處俛仰萬里不疾而速致處集虛諸家以坐馳爲非非本旨也又曰無門無毒勿祝其毀祝其毀末有一門無毒無毒者言人間無疾無殘皆可長也樊者外也

叔孫氏謂陳大夫曰吾國有聖人孔子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聖人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君曰吾滋駭矣洞山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始得知有知者乎蹟默非符也墮默其墮默可以知符若執以爲道又是齊壤播文王

陶云回之未始得使爲人使也得使之爲天使也。

至靜者非曰靜也靜故靜也至無者非作故無本性無也若以止爲吉祥而止之且不止矣特坐而馳耳此絕迹者也非不行于地者也。

謂云徇耳目而外心知着內通二字方可與語。

正曰審分別于第一義而不動豈必墮黜作水馬醫乎不昧同體之仁以審用差別之智是謂仁智交圓即是轉識成智。

集云乾坤其易之門聾身于陰陽之外其無門乎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猶醫以毒攻毒聰明瘠知

公曰老樹頭邊覓青山終不言。

神武不殺其無毒乎顏子之衛一言諸亦是冷灰爆豆啟擡着孔子療處孔子便將一塊通紅熱鐵千鎚百煅迸出火星四爍如閃電相似遂將堯舜義遺授記宜其嘖然一歎謂循循善誘博我約我屢大難酬也顏子自謂墮肢體黜聰明夫子乃使之徇耳目而外心知豈非倒一說鬼神來舍諸上吉祥止止爲帝王爲仙佛豈更別有秘密。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諸梁子高名

劉云甚敬而不急此五字足以殺人便盡情僞可憂始此矣。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凊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劉因唯諾說曰物無無對者亦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姑以進退存亡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禮樂之所由生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古今時變事物倫理聖人何嘗加損于其間哉惟葆夫心而聲律身度矣。

荊川曰知命不可逃則無陰陽之患知傳言有遂則無人道之患陶曰安則行溢則患。

集云清心約物亦是做事人究之則爲澹泊明志寧靜致遠畢竟親見夫子來朝受命而夕飲冰不敢輕自放過則得梳痛若切

拍天指地拼殺早以柔脈逢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

狀御生死方了孫尊親聊事不起一念。書公曰點月白月。有聽莊子揭然。要緊貧說三昧以臣奉其君。子順其父為宗旨曾知自事其心與行者忘身之為自性求耶。十字街頭結制。惟有不嚴了自敢水當急水灘上白椎。祇許竹篦兒全機活脫。何暇至此說事可矣。王元美曰。莊子能言之。郭子儀能行之。潛州已莊子以別路能言。穆宗嚴君平義安道能以別路行之。熊伯甘別淨明忠孝。晚方知大覺金仙事業是緊川上是事事一句。別兩丹青。夫子其行可矣。文成公曰人定天無權。心淸鬼不疑。華山山頂上。素杖有誰知。達人了語。多以險譯利吞。才士形容。謂翻必倩拔話。龍無浴牀况得因不知足

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劉曰。葉公憂在利害。夫子以生死別之。從根本下鍼。君親一念。豈以如臨乎上而後盡分。亦自事其心耳。所謂神明其德。即心是帝。至聖至明。瞞昧他不得。無可奈何。非衰颯也。識既明達。談笑有餘。

黃文殷曰。仁者水火之精神也。仁原不落生死。所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

杖云。此篇退出忠孝至性。以事心不論死而處世。又何義命之能奪。此真人間世之張本。推重孔子至矣。何暇至于悅生惡死。何暇兩字。警痛沉切。子其行矣。決斷臣子之心。斷釘截鐵。非前後測度之言所能及。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

禍門口難。孟子恐行偏詞。殺人不惑。幼安語恒若無。若有以下盡忠讓人傳之。示無一乎口以吉言為患。其蟲奏吾知言之丧真感味。莊子曰早知懸解人間世乃知懸解不吉中味矣。翁曰。俗佛從此來村夫頑空中莫拾真空笑。翁曰不欲溢言。乎奈青虛。大川曰。溢言偏詞。文溪醫史用奇反激。又發殺機。有不為奇乃奇。樂所趁核乎危哉。一日筆之殺人甚于兵而政之殺無罪也甚于挺刃。史記傳論史特寄嬉笑揮撥之相況欺核或不會李謙亡不忍于於人。而忍于自殺。何也。曾知于長之徵言。豬莊子之溢言。亦游戲實。聽此見偏說奇奈操坑塹那禾多悉設無占。或一日此正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羅念菴曰。濂溪遇清獻。明道諍介甫。滾沉不燦。和易可親。此正用世之範。可免溢言。

潛夫曰。人間溢言傳殃。切切乎中。黃日明不觸物。孔子惡訐。有旨哉。韓魏公于小人之欺。終不道破。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麻此幾。羅仲素曰。人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到處可憎。終日漂蕩火坑。塹故每事自反。是一帖清涼散。葛稚川曰。與人言。度其所知者辨者。情恕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張橫渠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不尤人者。學之至也。陳履常曰。士夫視天下不平事。勿懷不平之意。切齒扼腕。而遇事決發。必有過甚觸溺之患。呂東萊曰。吾少褊急。讀躬自厚薄責于人。而忿懥渙然。視世則無非生意。乃能導迎淑氣。扶養善則而川膈資。陸子壽曰。人之或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樂廣曰。人有過。先盡以恕。然後善惡自張矣。錢公良曰。心之蔽者不可語達。觀聽之惑者不可

[illegible]

語道變，學道自不妄語始，言哉。此段提出忠信二字，與楚州里蠻貊之大，與哀樂不易施乎前，無自欺，參前者也。

杖云：此中便自有正有偏，有權有實，就中道破其故，使人自悟其妙于言外也。誹謌非更絕物棄世，不近人情。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評云：陰陽二字入妙。戲法真情。郭云：本共好戲，欲勝情至，潛圖害彼，不復循理。寫得徹透，無細成真。美成在久，俱徹髓。各言忿設無由，無由猶云不根。巧言偏辭，所謂風波易以動也。

獸死不擇音，(音蔭) 氣息茀(音佛)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illegible]

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劉云：氣息茀然，並生心厲，米炎之訓；求有不極而圖反也，形容得到。可為戒殺放生文證佐。剋核至而不肖心應之，又云不知其然也，危哉。復牒云：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不獨文有波瀾，更顯世情險𡾟，此段似于使事無涉。蓋就世人心術機關處說破。

評云：無作報，打疊此心，不用安排。復揣本歸本，以養中。作定盤針。易經致命遂志，此特發之。自粗入細，向飲冰二字上發藥，直至藥病俱除，可悟叩而竭焉。

潛艸曰：蔡西山就道，徒跣流血，元城被命，熟寢待盡。從容大定，俟命即致命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

爲者詞井述化
計門所思曰若
不皆達之人十
無就猶是一般
鄉也學鄉其化
顛免伏睹

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
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天殺如言天生刻薄人也副墨）
（讀如等殺之殺嬰兒月現量之知無町畦廉分陪也無崖無稜嘶也無疵乃純）
呂曰與之為嬰兒以至達之入於無疵則雖與之
無方不至于危風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因機
點化勇貨亦可導之何非無厚入有間乎
葉秉敬曰就者從俗而不拂孔子擬較是也和者
義之和和之以天倪是也子曰賜能敏而不能訊

杖曰那說打你
形說心悟此中
須其發活下鎚
鋒芒殺人而不

師能莊而不能同子長紀子貢作說客於戰國托
之賦能諷能屈則就不入和不出矣
鼂迥曰以偷傲為高諷誠為體刻薄為聰明闒茸
為寬大胥失之矣人間世提出戒慎正身而世反
以放達宗莊耶
陳子陞曰天下不如意事不當慾激與爭昔人謂
世上驕傲富貴止如醉人酒風正可耐一倒耳堯
夫曰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
集云天生通身殺氣適足以知人之過此世上聰
明刻薄奇險人病症最是難醫莫若就莫若和去

致于人而得其
符而捨狀捉施
且使狀雅為我
驟為始然不則
此人間世不易
處也處乾與造
中被什來奏可
曰默許兩岸人
皆懷而覺中流
笑話耘

浙江曰在己卑
心不論矩差

其横然抗立之形也復曰不欲入不欲出從乎微
乎以其總天殺一且彼且為嬰兒忽然露出赤子
之本來湔到無町無崖談何容易所以至此者俱
據在正汝身三字內老子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
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佛言直心是道場黃貞父
曰敬以直內謂以常惺惺固應萬務直非徑情之
直也此篇雖言情狀無不寓出如佛度世多少方
便委蘧老能使南子識其車音自信正身經驗
湘洲曰子華引所招皆楚靈正是嬰兒達無疵養
或問戒慎正身尚借帶否曰若管帶有礙則穿衣

行遍治世行乎
所無軌是無異
飛中邊十七個
金剛只消常不
輕一我知化無
備本自無疵只
為我見師心便
厭達入
以順用逆者獸
以養用殺者牠
先以欲鈞傘後
今入佛智意必
有以投其所惡
而轉之虎不可
以驚鼎馬不必
以金杞莫以行
者二恋徒食所
嗾失其所養斃
聽供籠將詞神
變掉行只是蝗

喫飯亦有礙矣
杖云入于無疵一語是九轉靈丹隨機利導如禹
治水行所無事可以殺其奔狂行險而不失其信
也不則流為揣摩縱横之術矣
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
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
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
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
有所亡可不慎邪（蜄蚌蜃也拊側撫也）

螳怒代

黄山谷曰養虎牧羊。是謂觀其所養。解牛承蜩。是謂觀其自養。所養盡物之性。自養盡己之性

陶云傳其常情。無傳溢言。專對之秘密法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止從之秘密法也。精于世故至此。

譚曰至人處物。如處英雄。心下意折。不爲忘身二字所長粗疏。

孫山麓談曰絜矩正是因正是自然。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是以民情爲矩。安得不平。

杖云養馬者正如保赤子。雖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使不得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懼其不爲缺銜毀首碎胸者幾希。妙哉斯言。誦至此令人下泣。因見絜矩之道。非止慎獨一概。其中有予有奪。能殺能活。如神禹下車而泣罪。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可以思矣。

見蚩診夢甚奇觀劇牛馬總以蝴蝶診之不知莊周蝴蝶底病在作如何診相湘曰莊子極喜嬉弄孔子而稱以爲兒手也應將夙音山詩曰他時商南去記得此山名可惜世人不肯右觀只以神仙日之爲明福祠詩曰惜此剛術掠奇功迷不感斯人歸已沒手載有舒情幾被來文公看破藝子由謂廟門則不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去聲)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

仕以非孔子謂天之身下顧清元則不足爲矣或問孔子比者子何如曰若人謙得思聚結并隆的心方許見得孔子笑者曰彼亦直寄焉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中四字也一幾宗式式令之起高發下山虎跌成趣諷辯辭嚴手自有示端絕後外姓斯若不得幾死乃今得

爲門戶則液樠(音瞞)。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音查)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譽一本作喻)之。不亦遠乎。液，津液也。樠，謂脂出樠樠然也。診，占也。

之妙同以曰解拜味不藏身處開見若結到地時

劉云兩段若複。而敘致各自一趣。橫看成嶺又看成峰。溪廻路轉。各有神仙窟宅。排闥物莫不然。一轉想落天際。見之夢奇。又診其夢更奇。其相物匠石之意又高。所謂散人又惡知散木。是與之之詞也。惟散人然後能知之。語不犯正位。蓋若此。

叠用子綦曰起無人間傍嚴翅疊賓几隔吃拍示六次不用當懷有知其者者否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音庇)其所藾。(音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爲棟梁。俯而視其

孫愔惜作紫及道術之術淡當斷妖遠避千年之柔不材果誰何以免此。且如西門豹祭河，是祈不祥，是神不神，對老不知兒孫力繫髮打鞋祭江神。譚曰：自喙十以下，爲出神人以此一何持精似了不了，令人決思。白香山曰：無事日月長不嬲天地渦。牛首山下大松高百餘尺，近開搜作大爛樓樹。

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當音單）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軸解，木紋旋散也。病酒曰酲。代楢獻狙猴者。而屋棟也，當作欐。高名，即高明，大家也。或曰高門。楢全一丝。謂樿傍解祭祀解賽也。適河，謂沈人于河也。古者天子春有解祠。

仍肯行二跌磨研一時傳以爲神藥草村樹往往擊虎香供以爲神間人皆信之公于非生所實神人全其天年者料在此二者之外耶。升菴曰：王右軍忠讀甚漢，可惜爲書法所掩。伯敬曰：右軍之以書法支離，猶毅虎頭之木葉支離也。竹閣詞曰：天地間心久托孤獨從門肯下紅塵支離藏柳人間世被斫人。

郭云：天王不材于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為之視；聰為之聽，知為之謀，勇為之捍。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樂推而不厭，乘物而無害也。

劉禹錫因論曰：樂于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櫟賢，惟理所以貴何膠于域也。

愚曰：前段是言人間之均解，此指出神人，正是發揮中庸不可能也。

支離疏者，頤隱于齊，肩高于頂，會（音檜）撮（子括切）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陛）為脅；挫鍼治繲（音蟹），足以餬口；鼓筴播

間有世無。阜在車曰屯山。環轍能仁情輪正是千古無脈，故有如許俩卷，趁渴溺火之應。若如世人只作自了漢，不但惠界無人肯持戒。貧士失職而不平者，其特識流。實翁曰：壯生日謂無其方幾勿代戶匠鑿也，爲貪士作輪衣耳。吳公武門五宗烈丁從劍之世，士無可奈何而哭笑者也。笑有日鬧。

精；足以食（音嗣）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臺笠縱擺之養，會姿為髻。古者舉首頭低，故髻。指天也。管，腧也。五藏之腧在上也。脅高髀低，皆形容之詞也。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鼓筴，揀精粟，簸米也。

杖云：支離亦做人間世乎，非傷盡偷心者，孰能知之？此處莊生自寓，亦為孔子寫真。誰謂孔子是能支離其德，不以神聖自居，甘心碌碌，與世浮沉，如挫鍼治繲，彌縫此天地人心；鼓其筴，播其精，則定為群聖之大成歟。

杖曰：孔子嘗以不見鳳公與不見鳳爲吾衰，世降今譬仙卻只鏡見孔子嘆鳳，鳳今為無德而道衰，此亦于古知己一青會。不我何知其吾行卻曲而不傷，于是之難擇焉。來世往世倆論，語一句更明顯，託上天鳳何下地河爲化路沓。

王不攻曰：薛文清極讚魚齋，整菴特敬胎數耳。椽

蕉中有人支離而播群聖之精，其功不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列仙傳云：楚狂陸通，食橐盧木實及蕪菁子。隱峨眉山，孑子曰接輿。明于方德，今黃坡山楚問

鷹乾龍忽乘坤馬。嘗知此無覓飛耶。曾知此厩首而見耶。尼山歎鳳鳥不至。而于使麟望前。畢蘇今猿猶在。米見歸未居遂尖鳴可呼惧誰知其味用之引取途公自詒公其以李龍衣象鷗鳥七戕則留俟之赤松跡侯之衡山。皆支離其趾羽。而以褒蘇其用耳。淦濾巷日郁依大巧人。不能化貝蜂。號石冰曰子旁自封喟何不五精後只此一一明又不可少。下介前服年已。無人奇語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氣高。李乞斧謂工戎以鐵杉藏斗。又取胡麻與帝槃老。而鋒伯敬阿之日勿爲所識。只此一呵又不可少方歎彪舞趨避不得與言。术色巽風濤殘兼極世人不標漁史爲厭干之化來又意外楚打爲尼山之稂鍤散耶。

云。接輿兇者迷陽棘芽。朱子以爲薇蕨。典故以說爲人棄棄。荆川曰。迷陽。喻其明也。衙出異術說。

弋說曰。人間世。見世之不啟于我也。處世者還就人間而調適之。世人胸中極窄。而偏裝出大模樣。極呆而慣弄些小機械。油唇滑舌。伶牙利齒。道月已十分有用。識者觀之。反不如散櫟還木也。

孫洪演曰。人當患類非寥廓。不足以自消其心。宋虎臣曰。避禍不若避名。息影不若藏形。又不可使兒輩覺。便敗人作思。聖人處之。自有中道。學力未到時。世過人。則不得不爾也。欲心客氣。日日增長而不自覺。管東溟曰。乾三四介于相軋之衝。道在我。位不在我。賓主不相師而相爽。因人不相容而相制。又不能決其辭也。將滑則以立異識之。將見則以于譽譏之。弗接弗推。猶忌其以立德名世。不尤不怨。猶虞其以得志加人。此重剛不中之變態也。遯世不可。治世不可。媚世不可。憤世不可。執經扞格不可。離經自廢不可。然舍進德修業。亦無它法也。故孔子諄諄。不能而處。惟濟无咎。惟友可滑。老莊滑者也。人生末世。早知其意。正己晏逝。亦省是非。

杖曰。昔尼皆述孔子。正謂道德志行柄柄周流不

黄山谷曰。以當觀世。以字觀人。間三歲五歲。咳嗽一聲。已成問如何是玄。曰大合方圓盒。如何是道。曰以三生。秋大愉如何是宇宙合日十丈中堂一堂頭息曰此指是指權極則。或問即今人間世作麼生。文曰。私子道底

能少脫此淚于猜世。而垂戒于君師臣子。無此才德。不可強試于世。真若如不材支離寓社寓疾。以自全。正莊子之自道也。噫。又孰知世人之不材。世道之支離。世禮之如社。世患之如疾。而神人正當以此自寓其神。以轉移此人間世哉。又云三代之聖人。是孔子成之。三代後聖人。是孔子生之。此處獻郭子玄曲爲之解。爭奈舌短不能高揮大抹何。聖賢出處。密相激揚。此莊子藏身弄眼處。幾個能自疑自悟耶。

劉叔導曰。散水見夢于匠石。無情能爲有情之語。

裴駰作歌於接輿。傲德而爲懷刑之懼。是知世衰道降。如彼蟬木禽鳥。日從鍋銛劍鋩中全身遠害。可爲寒心。安得不別搆一天地耶。又曰昔庾太尉來帯以禮程道淵。道淵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桓宣武遠征。還語劉真長。丹垂長衣。談清言。覓是誰功。夫管領烟霞。討求松桂。君輩自安其無用之用。可耳。狂瀾既倒。砥柱功高。應須讓一輩人。正未可以裝來畢慰笑之。孫太初詩曰。挽回滄海全無計。領畧江山自有人。炮不得已。亦聽人炮一真淤界。吾師乎。

德充符第五

李湘洲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莊子此篇大意與孟子同

虛舟曰孟子言擴充言充實之美莊子曰充實不可以已此集虛充實一貫之符也忘形乃充踐形之實踐形乃充忘形之虛莊且以破相宗剔醒皮相一輩耳

三一曰形神之離合事理之顯晦或人久矣惟見性者乃能充之子思曰吾性無須眉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杖曰予提到德充符益見莊子一副心肝手眼逈出千古一篇中重叠拈出種種敗缺不堪為天人所共棄者與孔老人王宰相酬唱占其上風其中良有深意于此窺見則内外標篇不待索解而自了然矣蓋世道愈趨愈下善少惡多吉少凶多治少亂多故拈此可驚可畏可痛可恨虛虛實實聊寓宗旨于萬世下或得一二疑疑悟悟知其解幾希之脉不至斷絕真如王家別時賺殺天下人皆不得已成此僻川豈好為奇特欺籠萬世哉究

藥地曰是甚播頭足跡出告提燈魔影恐認下風下兒裝面舞鐵自供玩弄自些與五兩氏不及一囊沒怕人笑柴桑貧士出門句曰范一不合意求為世笑之達人亦怕人笑耶符在那裏低頭歸菴水中泥塊既沈不浮靓被英雄欺人又為拂袖所謂還須自己一充畢竟如何是真面目

杖云舉世只見孔子兩腳如車輪遊行天下何曾見孔子如兀者不動曹風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足跡命物之化以守其宗如騎駝而奔鐵絕蹤也拔此難于指出孔子之淡身而形各其化身所謂中曾圖者誰孟將引天下而從之者謹乎莊子化蝴蝶為胡蝶又化胡蝶為王駘孔子不知王駘孔子又化為齊杖人矣此

少不得一喝

婁曰吾師于開首結尾必出一番大議論當立言之意然後又使他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吾師前謂能自作主更須有自由分出身路始能縱橫而超拔異類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愚曰兀與刖今古聲轉耳）

謂云不教不議虛往實歸師友之間必有此一段意思方演厚雖然倘有人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恐王先生亦奈何他不得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王先生當讀斷今鄉語）

劉云不與之遺遺外也審無假寓所待也坐忘事物之變獨與先天地者俱所謂宗也生天地者也

不覺拚腹絕倒旻日嵩少斷人覺州折人腳將謂不以諸相見如來耶甘蕉曰人知乞己是萬藤還知自己亦是萬藤塞抱山日泥土塑像不肯使我必待鍊金便來弄倒中分曾國遊者後人乃驚看耳近生故意換人實初許多黑麻且以雪山精大宅誰知野鳥又成精

愚日叢家聽藤亦是桎梏者彼抄此二句畫足當王先生先腳矣一跳讚故日兵生亦大矣在乎子中一筵真曾首無具叢案拳聖稱大叢小怪無來此中宜下見受得端耳古德曰一有引氣且饒須看戲匡扶先日世人看王兀者已見孔子惚之日丘將以為師則彼容降心而呼日王先生事爲甚

杖不必改作莊先生疏杖曰自其同者視之則孔子王駘莊子且不得而同杖人又何能與其不同者予博山曰思廣目是心非目非心是物何爲最之哉。常季卻似一笑猶值善于觸類尊宿不入虎穴安得虎子小修曰東陽之鬼借葉人以治病保說他是如何觀杖云常季同仲

正曰聖人與民同患即聖人退藏至密處也遯緣即宗而不失其正者也莊子爲執名相而不知化者言之故掩其與民同患之淡迹而專顯其退藏于密之祕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眎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眎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劉云不知耳目之所宜無視無聽爲嬰兒者也世

尼大以爲孔子傳神而削其道如乙者不行孔子又似特儀說儀像者自己藏施爭衆把手拿他不肯行石公有沙市舟中有僧聽中自剃頭一人洗腳見之驚問何自家剃頭又不用俗有人皆其何獨孫峰用上相逢孔十字街頭握手門喪服楊與僧師爲何謂十字街頭撥手拉不雙頭上相逢同微師工

人見不越色聽不越聲故耳目各有所宜不知耳目之所宜故得至人之玄冥所謂耳冥若得大海水眼冥放得須彌山方見是遊心于德之和

郭云物視其所一者體夫極數之妙心故無物而不同也惟視喪其足猶遺土故解牛如土委地

集云郭解以其知以其心大錯所云知即心心即常心常心者不與物遷者也常季只知常爲常而不知天地之變必生之變而此心未始不常也

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

駒也吾懷若是我御車時道內開觸諸物則其標城從自己施法。甘蒙以爲何論偷殺市與僧道殺爭博河雞吃之剩遂有及何隨參工上中甲斜仏乃月甚其正知人六下抑何之其劍乃內故而知之那新照俗空千擊笑揚酒一平稱然不如果犬漸湍入其走遍若說南而而人始知正烏海岸以有

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九軍軍周洛者之數也官人非擬者于中是其迹淡也登假出氏音遐列子擬同登假字讀同遐。

郭云官天地府萬物寔然無不體也集曰錯寓六骸象耳目郭云所謂逆旅非與耳目錯前不知耳目之所宜何以此云象耳目耳目兩字不放過寓非遂處去來自如也象云者浮根之在我而猶天

則不知以大則知之急者日迷充行急匠攀淡甚蚤世人猶訛其說不知其心幾能如爭博賽天之奇。悟說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斯今問之曰甚麼自是揀擇斯不揀擇斯還之一處無事不斷將斷何事而不擇斯晉篇擇日登假曰至道本無事須擇揀甚麼不然天地懸隔源江曰南泉云平常心是道趙

一地二之在龍馬皆上耳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官天地府萬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寓六骸也坎爲耳離爲目象耳目也一知之所知知與不知一也一歸何處心未嘗死郭云心無生死錯所謂絕後更甦欺君不得也趙州問投子云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與此同參

郭云擇日登假者任其天行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集曰正是參學事畢行起解絕

李峴曰負勁氣者有非承之威是故松檜不栖熊熊豹之皮不上蟻劉邵曰膂力者雄分也不得

用便能登[illegible]出入九竅亡是訓人但收乾淨洞頭一樣蒸腿胡嗅止是漆桶糟糟耳。
英曰充其全徐宗是何物牢據守中乎。正好推倒方許一串纏腳乎。走道街頭九竅視道上爲布袋此則負天累也。正氣此役爲大人不如退藏。且容乎邊鼻孔愚曰正恐錯會不少。
杖日進兀乎郁能信乎拳隨腳

英之智則不立。聰明者英分也。不得雄之勝則不
行。管子曰。金心在中。萬物得度。黃元公曰元氣者。
天地之勝也。驅役雷風。蒸煉水火。而卒不受雷風
水火之所傷。故拈出勇字。
迂茶曰。草木之青。松柏獨在。舜獨正生。以正衆生。
此即差等爲平等。而揚過順天也。性則本同。心佛
衆生無別。明不必向外求佛也。今執此以睥壓菩
薩爲得意矣。萬物一體。貴體仁也。執無別者。不許
異于禽獸矣。偏詞易于錯佔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

一段了義何大家一腳沒泥三腳供脂矣。然要亦等于扶弱不扶強。
愚曰王牛目張延尉結扶正要蹋出朝廷公卿一腳跟貴不腕下一隻履正欲煉定古今豪傑腳跟有朗此聯者乎。兀者日伸腳卸在論腳婁
元公曰了膝輪王。帝佛印翻衲衆人謾于膝爲佛印所滿。綵不知佛氏爲了膝所累老僧以衲

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
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
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
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
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
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
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
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

哀殺記居士若士以玉帶校記老僧甚矣。子喚之善作賊也。阿如中徒于隣之殼中贅兀珍衛隱奴山拈玉帶衲衣兩手分付。妻滄卖曰寒山拍掌拾得搊身。巨耐豈于。太煞饒舌。
李義山謂告詩元卻東下和饒則又一生無復投塔趕。药常之日英傑陸沉強領低意無師詩虎拽膝不爲有甚于傷足者堵

命。唯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
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
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子六切改容更貌曰。子無乃
稱。彀中。言羿彀之所直。乃必中之地也。故凡中地乎無乃稱。言我已知了。不必更言也。
劉云。自狀其過從刖足門然而起。兩語窮極人情。
人人自言吾無罪。不當亡。未有肯自言其罪不當
存者。其情況至使人感動。

孜遊民全付骨知音裡赤。一雙眼笑老聯高于宜口下和知環中之和何不割而飲耶。啄然日識墳爲懶偶用兒子證明耳。事可矣卻一雙眼不可孤負一雙眼差新日楚下更尋了事。劇卻自己眼且斷它人腳。
又一斷表了。看這廝又作個甚麼。來亂天下人不少。
趙州狗子佛上門去瞑人老耕

林云。自狀過。不狀過。知不可奈何。是三等人。不說
不怒。怒而入。見德人測忽之。皆詞真實。
譚云。先生之門。壓倒貴倨人無倚傍處。笑是惡俗
怒是福心。至人自責責物。全無遮蓋。
杖云。同門出入。箇世寬家。試看主賓敲唱。一抑一
揚之妙。到此際使尊榮者不敢自恃其尊榮。使卑
賤者不敢自輕其卑賤。始終各各有出身活路。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又乃宰上加宰因行不妨持躬耶孔子持誓作嘆無趾時矣便宗老聃撞亦倫齡爭奈傷觀者哂

杖云：無趾固是前人，破孔子陷穽，及再見老聃，陷他身後。孔子纍假勿臧破家，爭奈探竿在手，一撥便見，何妨疑殺這三腳驢。驢進句曰：杖人併孔老別出手眼，又將德山當頭捉敗。當初問德山是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淑（叔六切）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郭云：仲尼非不冥也，顧行則影從，言則響隨。順物

凡是聖便嗔，當禮非洞山不是，當頭大顛來，錯當日被山錯下着，我當時一手持一手擱。代洞曰：我一手擒一手擱。

王龍曰：禿指駢骨，不暇責陸，尺招曰教脫桁楊，逐人狂狂，且道是桎梏？是解錯？就錯亦曰安於所傷，狀不能傷之職，錯才即桎。解安可解。鬧場三兀者，皆以人率乜其足。

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

方赤城曰：黃貞父戲擬漢太公辭太上皇詔，鍾伯敬戲擬曹瞞責黃祖殺禰衡書，將以解桎梏耶？莊生得戲擬之神者也。今日生時安生，死時安死，本一條也；可還可，不可還不可，本一貫也。請以解老子之桎梏。

愚曰：曾知以解桎梏之說，而桎梏人者乎？以天刑人，以人刑天，而中道條貫明矣。此智用桎梏者，固戮民之頑也。世人不知，便為莊子黑豆換御眼睛。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音沱）。丈夫

此哀駘它乃天與以醜惡者，中間撥出以充才德之符，刪數無駭變變大處，乃敲出一雙支離履亂以結形，觀情天之欲，合利變成大欠，能昧合作男兒。雌雄合流原非有鼻，是異認外裂破面門，倩錄無處猜邈羅剎，觀音唱和何分，履節芭蕉有者，見此子母妻妾，日夜無卻而生時于心者乎成，摒一蓋藏于五

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音門）然而後應，氾（音泛）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

臟腑風箏疾。豆蔻神，古人之以哀戚祭以驗藏，襲以它藏直者有矣。牝牡驗黃，謂能透過川，凡不作定相也。不見道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

集木心曰：專嚴諸才，乃其域之放，今實須當之有喜色之實好。聯心辦詞曰：問天知不？伊川貴其春天無怪其笑也。霓曾門習知哀駘它之為漢學言上肝生。

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音嗣）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舜）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所甲切）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它即駝音，駘鈍可哀，疑為此名。）

愚云：言人之與處而不能去，如雌雄之相戀也。

杖云：此又假哀公以國師孔子，爭奈梨渾之能，非

列子黑白庶突西施之達知將遂入也笑。劉靜修曰近世士夫多以頭為權骨曰竪非其喉也非護托也取於子之愚惡乎意止以自刊耳而所南曰愚根所謂也真而納之其隱于道乎世人之世莫人其為人兀兀訥訥素無怪其為愚而痴痴為蠢今亦化而為愚然有天其遊者有身其四者乎之不甘乎愚

香餌可得又云哀公無端設一空釣特地釣出孔子之心肝五臟熱血淋漓地又能令然使人毛骨冰冷奇哉維于神于虎頭露出參可後三月大旅弃人歸女樂三日遂行之妙不煩點染此莊子痛惜不自禁處特出德充是德充符之平本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音余）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音骨）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音隙）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

乃所以全其德予愚也取于曰不失于兌而生時于心者自解而自全耳有知八一俱析三可云質為才于之自全處有玉條堅曰不言寄者重權曹仲有不能悟而做願來者手處伯王曰高先無觀架鴻無不因應舉頭同設發告巧于用短自非懸人不能。

全

劉云自死生至寒暑畢舉其物而不可堪者蓋是矣知不能規一語茂妙究即老氏塞其兌之兌窺是要義所謂日夜無隙正謂此也呂黎說築河堤障屋霤如何得似此語妙趣下面時字即上面春字接者未嘗辭之乃因之而有得如物過其手其觀境緣欣然不存于心而心之所存自有生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不可形容此亦德之至矣在莊叟分中祇要作才全才豈不難哉

子由曰兌如醫家脫症或問脫何以瞖之曰先王

石曰添稗以水喻性于論其質耳不思而能停不然而常盛曾見其而欲倒出俱見和平也耶昔閏位推停則入水教出水淡而然備而招風之御而今將何以度流于之伸銳用吕從流上遇三過不最蛉任巻能窮、覺把圖說軒記言崩數凶占之

至日閉關誰能出不由戶請合而思之者夫為不等非才之罪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辰日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莊子又曰水澄則流鬱閉不流亦不能清正當合參。

狀乎稍之無有也因曰一切法常靜無有起滅相且同擊搖倡歸乘風破浪可得與乎懷過見晉同倒而觀否

石攻曰支公謂篇丈有達體無述碑相溫被橋鞋而奔馳而簡文戒然不頓晉光以逾滯治而釋夏殺而芻若無人皆厥其痛者也手此乎字觸偏一語傳九陽日須信相從當得力處將木

蕭伯玉曰樂之貴賤廿苦時為帝也惟水不任禁例水惟一味無別異耳此法性功德所以無量也

習書曰水流不已與物同理高下大小自得至洽平者言其德物不能離恐無其實是不形之平法

潭云如養丹喬火令胸中平平為水停之盛不形之德始余山谷以鏡鉼相喻猶門外語也德已難言又云不形只以水停兩字寫出試看海天浩渺一日晴空魚龍潛蟄日月生焉至德之心亦復如是。

愚曰坎之五曰坎不盈祇既平有悟水平之盛習

陳偁曰莊子所云水大九首上伯三且湖相于餅十女將半日夜來酒則相于處權以德充符觀之乃可讀耳今謂莊子所引諸醜夫莊子所引寓譏湖娥無異有人信否笑日將收一曲聲寺題祭涪看兩個有意強項挑

險而不失其信者乎。虞集天心水面記可以喻其
體。方正學觀海樓記可以喻其用。若信不及此水
亦險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悅音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豆音肩肩。甕盎盎音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
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闉跂者跂而寸拔門無脤無脣也。按郭子脤即
脣也。脰頸也。甕盎大癭項癰者也。

郭云。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夫忘
形者非忘也。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此是莊子識之以為工逆今告子形之以為商于荀子曰聖人無機寬官意曰聖人如標取之以聖賢強無情有運之宗意曰誰運聖人職工無請思者日商

劉云。哀駘它已過。又出此一怪。畧不及其爲人。而
愈覺痛快。風人稱美目盻兮。而秦少遊傳聊妓。此
一轉筆。如水盡山窮。漁郎忽得洞口。變幻之極。

小修曰。借形骸以驗養全。道可使作兀者支離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去聲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
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音嗣也。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
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謷音敖今楚人呼大爲謷

白雲端曰莊子謂是遺情說方便遣情猶未徹更除方便太無端日道此遺情者之情能無否蕭由此靈之以天一部莊子亦式無喜情在知會歎息聖人之所遊也知爲孽禍此擎膠接商之陽也皆天所鬻而還食于天也子貢食粟曹山正命食有不見此無情者乎何愁何欲情生于識併斷命根須以虛空

郭曰。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
所知哉。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
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
情而賢聖也。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
爲之。亦終不能也。是以覩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
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
始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豈百骸無定司。形
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正曰。此如佛說心
不見心。本泯者也。而硬說無情。弄巧成拙。彼欲顯
靈知之自然耳。聖教則曰。情不可滅。亦不可任。必

又成頑釋妙樂以甚物道總爲功而混成措竿混遲之罪豈非中道不成章焉在有之所歡乎揚家尖的玉互相送難以爲楯度洗食而生心忘之間于精謂爲暖輸其精食謂忘十成之奇貨易日養者動之識古之先見者也杖日義者靜之極內之先見者也莊士燒其譽輒而達者快其鋒過正以妙剛時化

節之以享其中和。

何晏言聖人無喜怒哀樂。鍾會等述之。王弼曰。
聖人茂于人者神明也。故體沖和以通無。其同于
人者五情也。故不無哀樂以應物。聖人之情。應乎
物而不累于物者也。謂之無情過矣。又曰。聖人性
其情。似人情其性。不性其情。安能久行其正。

邵子曰。寒變物之情。暑變物之性。又饒曰。魏寒暑
者誰。求中節則無寒暑。

張文潛曰。清淨無爲。遣去情累。而末流爲智術刑
名。何哉。惟詐者見物之情。而無爲者知事之要。據

案傳指死曾山切忘未生時莊了適門而義矣直是自戕休戈方可合此節指欲擬益化功堪論未許拼事見大下聲曰悖乾謙饒上木形骸曾知為吾力欲又之情求詩聯言語道邪咏行處惑[illegible]為寬末欲[illegible]探蘇岐見而曰見不名見無欲故靜而克伐怨欲不行者不可為仁念曰殺也

其要而中其情。智術之所從出也。仁義生于思忠生于人情。聖人節情而不遣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人而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陳幹曰。不善之善。始如鷙鳳。後如豺狼。以絕情也。

胡康侯曰。欲心萌之性體者。于用處不復究竟。以為學矣。欲拔本塞源。而殄滅之。故其說流遁失中。

莫可致詰。其應務顛倒錯迷。不堪簡點。

表中郎曰。初學道行人難行。其後亦行不去。鮮克有終。故曰道不遠人。賢者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齊治平。處處有礙。若打倒自家。與世俗

引說其反復示世所不爭政解好以詩激灰頭土面或自墮以藏形雜則直心一往不厭悲涼還是時士從行樂于流逝口說何于大裝依然賭于小免卯人遊于中請再克之猶微而以天聲則切忌內語生解。

一樣。非上根宿學不能。

陶云。知約德工。聖人所遊耳。常時則用。過則舍之。

方打南曰。看破虛空釘橛。則發與未發。不可兩概。而發時之中節不中節。御不可混。朱子以嬰兒至老。無一息非已發。而未年起望洋之歎。趙孟靜難之。陽明曰。亙古常發。亙古未發。今亦難之耶。蓋穿透也淺。而原不與淺說之相也。如以語為發則默為未發。動念為發則靜時惻持為未發。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豈可執心。不心。見心之所以然。而廢正生乎。

張二無曰。世人轉而反悖。其無情也甚矣。盲修欲滅情。而不免大決市偷。反以藉口。其醯譯曰。覺有情。其中道乎。曾弟人曰。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者。皆世間極寡情之輩。李長衡曰。嘗念古人鍾情吾輩。以為不及情之忘情。似之而非也。必極其情之所之。窮而反。默而後可以至于忘。管子曰。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皆其所遊也。陳興霸曰。謂聖人建獨分而不倖參于外。術誣說乎。少游曰。彼有其其天。則謙之必與為侁乎無樂乎。為丈夫也。使今日竟捐結習。置身空洞。則不如

近曰才說無情發人一樣早也表身失命了也支離在今必知於北其品找樺共大下目汝說

亟埋土中。曾兗臣曰。凡事忌譏。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心。易曰。斧用無體。只在中節。遊者時乘也。以玄別言。有情慾之情。有賊害詐狠之情。有忠孝愍誠之情。有英材高遠之情。聖賢正言中節。方外不過遣放。如楞嚴言想多情少。是指情慾也。聖人之情見乎辭。是指同患之心也。公好公惡。傷亦不傷。何用抱賦叫屈。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無情道鬼語從何處來的。羅山問巖頭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咄曰：是誰起滅？山大悟。後人頌曰：拶得令嫩提着個收裡眼，從來便了在顱，呵呵大笑一場，也是無端致得頭無端眞難。項嵒皆丨丈道人真所有有一波詭詐以惑子首，何于笑曰非事丨足一路索波瀾殘疾的怪漢，使之放光動地，將粹而盎背。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音眠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弌說曰：見性不真，雖有目與瞽無異，而人反不覺其虧欠，覩一軀殼不完者，竊竊焉笑之。故曰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又有詭詐陰險者，自詐其計局，自多其雄才，故雅于又為解其聾瞶，彼卻克于齊，以跛足受辱，譬槩于楚，以盤肘致討。華元埋

目中天大一粲，我關不上引出，甚大為面自分，竪目好在於其頭，衰月者料照非常時，患亦[illegible]，子不吟那子在，瞋邪何救箭明，情神不能發形，只今瞑聲接商，打得藤而以收其哉。之頌曰：分明一幅遮羞布，當作天孫錦繡看。無忝日認得出天真面目，始是忍好者，如是亦是各兄具其且。

目皤腹，睅議諞者，蔡澤以鼻魋顧，見笑唐舉。伍胥垂帷而見公子光，自猜其貌。魏武捉刀以代崔季珪，欲掩其醜，況凡庸者乎？後之尤者如孫臏習鑿齒之流，何可勝數？德之不充，雖支離其形，何益哉。

表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王性海宰官出家，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雪浪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道與之貌，則幾形皆可踐形；無人之情，則曼衍者書，皆可陶情，須知回互，勿矜一花。

唯疑錄曰：濁世不可莊語，此危行言遜之寓意，乾

開有何處少年[illegible]中美[illegible]人毀日[illegible]而忽[illegible]有弗[illegible]人這[illegible]表[illegible]之此[illegible]而山季孔復[illegible]被苛施不一[illegible]之可[illegible]行執因擁[illegible]之[illegible]漢微風息疾[illegible]勝而生[illegible]光其令[illegible]酒以出[illegible]之言。

筆乎？家世不肯成人之美，不如着弊垢衣以自穢。甘為世之賢士所笑，責而啼受聖人之歎息可也。

休孟鳴曰：聖人中道，為相俗所泄，奇才必越之，久乃自失，而時勢或不及還，則惟有別路孤行自傷，自消已耳。人不知而不慍，何嘗不望知己。

余奉人曰：蔡澤頷頤按頞，不失英雄，而孔何敬容膠鬢熨衣，終墮兒女心腸。人生後世，與其求人人說好，無寧順天之本色。韓修武代張籍曰：浙東百萬戶，不盲者何限？若籍自謂獨盲於目耳，人不修道完真，而飾外欺人，是猶坐衣冠於糞土也。

閒翁曼衍

春浮行者
黃丽丹較

蕭遙自剝其久矣乃求向其所非翻退其得也而今其如了不苦訥的面目歟其不中是誰不被惑亂果真知者言知此心之有大宗師矣果然真知人宗師肩是碌碌群師自爲分花皆謂其於仁一笑通身用托節

藥地炮莊卷之三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于陳丹衷訂

大宗師第六

王荆公曰。一篇總是外生死而安命。

王文成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不覺則遂淪埋。

羅近溪曰。論語知之次也。是知也。兩則正對照。從聞見起知。非真知。直下了了。方是真知。

王龍谿曰。見在可知者。行者習察。還其知之

錯物還其測典要非拘所際方聞不自在寂偏聞見知然而定人生必手乳開然其克後世之存內不無內外豈可虛寬横分而為連環巧開所惑其只為賊始關雖通帶累封皮與鑰匙不為物蔽而為我家不為人惑亦為大惑厚論雖未須談玄可造細泥而逆谷月從歸也退成也先拾過漆同樂什又有

不可模糊其不可知者。滌玄去智。還其不知。不可挑撥良知非聞見知識。而聞見知識莫非良知之用。文辭道之華。才能道之幹。虛寂道之原。無思無爲。良知未嘗無虛寂也。沉守虛寂。則異端矣。有物有則。良知未嘗無典要也。循執典常。猶拘方。耳錢緒山曰。咻入者明出。塞入者通出。憂憤入者以自得出。羅念菴曰。擕才爲上。解悟次之。蓄有殊資妙契而不知反躬實際者。交絕。閘編曰。多聞擇善多見識之。猶元氣之資飲食。一多相貫者也。懲咽

諸公炮象正可考道一類各各該路還家愚者更有一言呆到不疑時開鑿飯伯從欺哭有余黠智不學而能正智便用不出明較此否如郭象曰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知與不知闕會俱全信得及否直饒信得亦嗣不來知曰心不是心物不是物天不是天到此隱貪出入皆貳然徧此處未定則

廢食。則專科賦行。例余之單方耶。野同錄曰。圓達而知者學。而不厭乃絕學者之飲食也。陽明曰。下學即是上達。三一曰。達矣而下學。所以養其上達也。張郎西曰。舉一以啓竆。竆而執一。則迷也。事上中節。於位歷然。盡人即天。始是聖門夕可。

李湘洲曰。非知之爲患。而有知之爲患。所謂無知者。非木石也。只是理竆性盡。則見識解亡。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是謂真知。惟其有知無知之見識解亡。所以時行物生。學

二十篇尾之三知兩端所謂之無知者是用不許矣生死鬼神幾言吹象羸毛果離交網方羅隨分非此腳處此毫無天知人質從謂何又況生死已乾果餅花飛闕路晚耳甘爲所謂好不自在精角偏心去患自守幾於春雞不妨當雨探等瘦秋青天紅日巳而笑曰龐居士知藥案日不知其故何可養长不

而不厭。

杖曰。知天知人者。乃天人師也。知天知人。豈天人之所能哉。惟非天非人。乃能天能人。於此知得。言特爲天人之宗師。

知言鑑曰。三知者。格天人。格內外。格古今。格邪正之總關也。諸家沾滯護過襲鼓。久矣。學理物理至理。公性獨性習性。姑離合而言之。乃可決耳。心。天無內外。物任於位。隨何惡焉。

愚曰。無知之知乎。擇識之知乎。君之乎相耶。士之乎官耶。天人本無分合。執二執一。皆非。

以知亂其所不知者亦以不知亂其所當知者此真能下鑑歟者也不能若生等众而以我民發憫不能變幸定當而以兩忘莈道皆變然大宗師聯斷斷除合僞能知者誠絶十年何不知皆玄爲提以登字遮字當字定字剖出真字文王于剖復後不宗真身而曰无妄孔子曰无妄災也大畜詐也語甚可疑

大宗師應病予藥神在知而知在神于知故

孟子曰故而已矣易言幽明之故故是何物

至誠默識而神明通之則言有言無言分言

合言共本言自根皆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

之懸解也不則言人言天言天人合一不落

有無皆行名失己亡身不真之知夢覺夢也

知則不爲一切琦辨與理所惑而我可以轉

之不知則一端闇合而他端又紛殽矣㝠有

詖鋒跲而膨脝恐所不免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

將謂无妄而行有意必類學問以言之聊智疑此真知而定當否若有一絲疑是真吾知識教曰有真知有假知有徧知有外智有內智有真習而又言真際妄妄際真智定當否若燃此標權請問舜州有有知其新無知亦是痒何謂無知之知何謂知而無知何謂知朗無何皆定當否若是道不來且合一大人

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

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

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

而後有真知真宇六經不載見于內經許慎曰化形登天爲真妄也古真字即真字

郭曰人生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

天地以奉之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

全矣

劉云天之生猶言生生綿綿者然養其所不知養

守最妙向上一見永不再見瞞其神識若無知然

劉覺岸曰鐵笛見蓮花不生手汗泥者未嘗中詩曰蓮花與汙泥生小不相謀須八還辨見者拈香山門同道發師無定處評知轉入此中來問定當否莫言除又從頭起須信雖恐嚇殺人

石頭抽刀與石室索曰須得那頭曰汝要那頭作麼火顛曰若是風風兒不向那邊誑雲居曰了得那邊事向

所謂養也知有所待而後當如人用藥隨所附會

故曰未定也

陶云物之所宗者道也心之所師求成乎心者也

不特外生去來是其影像仁義禮樂是其名相即

知之一字亦兒孫邊事耳惟真人然後有真知惟

無知之知能登假於道然則無知之知亦癡道之

舟筏矣而况於知乎

集云子思知天知人學者膚襲說過莊子恐人錯

認不真故曰所爲者跡耳非天之所以爲天人之

所以爲人也不免兩橛故曰有患復轉語曰庸詎

昔遙來行說笑曰登假者亂龍頭鬆毛抱山曰萬物背觀背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程子拈此要蓮重高不保是生在理沿界不能入水入火別轉一機致問如何哉熊別轉曰鐵鑽賽日已紅

窮泉云陵析非避溫遠火非避熱與群于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有何干涉抱山曰且以劍山無

知吾所謂乎吾所謂真知乃天人合一者也故復

以天人不相勝結歛

愚曰或以祖父兒孫比道之於今此空劫之於今

時乃舉影耳在人默會此非喻可喻也祖父生子

生孫遂爲分體而道則生之而與之同時者也且

說無我無物爲能因物則而理物爲用本實何言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

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

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云直以今情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繫心也登高

與齊公案參三十年不必爲郭象解悶愚曰又沒殺又燒殺。或曰入京朝王。適閣使休得無禮邪。有曰本不動步。曰然則登假謂何。曰方湖王化宮頭神錢。曰是不出門亦神遊漫也。曰不見道前而不自得。愚曰且向下回夢見。

孔子不夢周公。後得王者先述。

不慄。言知之登至于道若此遠也。陸行而非避濡。遠火而非避熱。無過而非措當。故不以熱爲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爲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而未嘗喪生。

李湘洲云。不逆寡。不知其寡而逆之也。不雄成。不知其成而雄之也。不謩士。不知其爲士而謩之也。

杖云。自此下歷狀古之眞人。是渠筆端造化。獅滾毬門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洗脫人名言心道之習氣。世人強爲配合注解。何啻韓盧逐塊。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音教)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音厄)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漢帝夢見金人。小兒夜啼偏啼。擲指且出女子。定一茶一木圖。夢爲蝴蝶之人。頭不應高罕修。子都起夏有。後有十證孔。者度詑須捉訓。快作編擬打箭。皆爲。自自日寺林前。一夜數後臥起。夢未一夜之夢。而不可得彈操。爲蟻蟻此難求。長夜之夢而不可得何推門尹氏之役夫夢爲國君而樂那然。

郭云。息以踵在根本中來。機發于踵。常從極上起。

大慧答向侍郎書曰。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佛夢金鼓。高宗夢傅說。孔子夢奠兩楹。亦可作夢與非夢解。

劉云。屈服者其嗌言者哇。學諍之流。蝦跳不出斗。

譚云。其息深深四字。仙籙秘典。上眞形體如見。嗜欲淺者其天機淺。骨髓名言。人人自愁墮落。

李贄曰。若哇者。飲食在喉吐而出之甚易。

則一段刪學者世間作人所能受享無愚曰生。

讀論曰有時一覺到天明不在來上不落地上道在甚麼處將謂寐非一如醒見無夢無想人公處愚曰淺淺。憑鎔曰此人還有往來麼若無往來是誰往來若有往來誰是往來試保老兄未識在。

梳與疏曰。夢者人智所現。醒時所制。如旣絡之馬。臥則逸去。然經絡過卽脫。亦騁其神不昧。反來告形。離形之物。便逾前後所更。奇者我爲汝夢。汝爲我夢。不閒二形。或越千里。不必相與應在數載。或闕國運。或驗道心。然則夢可如神。而以爲不如醒時。失其解矣。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音欣)。其入不距。翛(音蕭)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不距不拒也。生死一如也。)

郭云。與化爲體。泰然而任之。夫一生死耳。又轉云出入。云往來。云始終。云受復。總歸于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或問莊子當五代時爲藏王工照素陳隨南等作那個同道眞難不同他只如莊子當何如那竟祖思遐勝運且莫下語公案有甚麼貴國王前腳子早者與王對言道可惜至四見野許人聽曰言八箇又。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去軌反)。凄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音洛)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一作失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音沱)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德壓去千嶂曰一無背一無頭二俱誇好手何處不風流惟道是適人是自適
志士不忘在溝壑賓若然者其心忘有別否耶南泉十八便解作家趙州十八便會破家將謂若然者若作家計耶人間世被分作身者是破家計耶馬道鳴凡萬里只憑孤劍去千差不作兩層看
道藏以大覺金仙為孔子然則黃庭曰泥丸之中有真人亦是華嚴毘目之別玄拔宅飛升白牛車上化城耳凡問如何是寶所
徐顒曰義里陳蔡不死者天耳于長用驅物之獸側言知天乎魯公七十不喜為盧杞中真西山惜之謐名不學諸務觀前以湯陰懺趙王倫之作中書直誠淇之斯役役辛服此賦吟哭不

者也。狐不偕古賢人務光黃帝時人耳長七寸尸子云箕子胥餘比干名胥餘司馬彪誤矣申徒狄殷人負于載其負石沈河頹非親

郭云：凄然似秋，殺物不為威也；煖然似春，生物不為恩也。喜怒通四時，不用喜怒，消息元化也。與物有宜，無心於物。藥地曰：能與能奪，能殺能活，如聖人之用兵。又轉一語曰：藥通物，未忘物也。有親便有疎。趙州云：老僧使得十二時，故曰天時，非賢。吉凶與民同患，故曰不通利害，非君子。

高忠憲答劉總憲曰：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着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着一分不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有殺身以成仁，言仁者之志也；未見蹈仁而死者，言仁道之大也。

集云：其心志。志守虛用奇，謂不可得而窺測。惟有一志耳。其容寂，雖未到夫子燕居之容，覺淇澳之咏淺矣。其顙頯，更奇，與前息以踵相照，猶文王緊艮。云艮其背，即繼之以行其庭，行亦踵也。其與書可思。

王季重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豪傑知之久矣。死而不足了吾事，則無死；事了，則死還其死。

玉石攻以火，非无妄之所能免也。西門子之達非

必至人又非庚袁桓釋之漫劍也笑翁曰聖人無火地妙在先幾風韻無所辭豈論禍福鐵頭一吼華亭覆舩知者忘言原非世諦不知豈豹張投饑與莊子訴天否閒翁曰吞宗以釋與物有宗自適適人者皆第一
藥地吟曰磨尸原隨事歷然卜居鉤問孰能全濯纓濯足還漁父一笑滄浪去不言莊子亦化一漁父耳而出精誠之至即是素畏影者見其笑爾而笑鼓椎而去者耶杖人以孟子非丁屈子與登一堂其適人自適處許知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耶愚當專肯娛碑似屈子神處與酒狂者似莊子陽生伭帖似孟子亦足自道又誰知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耶

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大畜者，所以享其无妄之時中也。

杖云：亾身必真，方是自刀可斷。中庸不可能。若孤不偕諸子，個個是菩薩。於大千世界，無處不是他捨身命處、生處。知此正是自適其適，能役人而非役於人者也。生殺在手，不隨人腳跟轉，真用劍刃上事。

愚者曰：漁父篇中，所言聖人與物推移，即屈平之言也。知之而致命于其時位，又何嘗不自適耶？莊生戰國發歎，究其脩然也，身遭昏亂，歷盡坎坷，鄙誦麗公雞豕之歎，果然先幾，不嘗以食事人，儀而寢矣。木榻北窗，脩然何有，鴻漸鵬怒，不妨支離。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音敖）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音免）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故其

一與不一原自妙叶特地雖之使人喪勝耶非了估儲卅卓得法一花開化落抱樹而忌東風

四者開演謂之眞人與則天人師在何等耶已乃尊宗人了生死特謂有生死可了與無生死可說誰作宗師耶昇公曰既不能備絕而去又不能叅地為害只得放開眼孔看盡斃斜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清涼疏意與乎止我德正者指物也覽碩也目擊道存也餘既似世忘之屬皆也連閒者連斷巧閒也

劉云。以刑為體。最是入用端的。如金制木。禮為翼。知為時。皆不虛造。好之也一。只是純一。

唐云。無好惡。無同異。無天人。故聯然而寘。

小修曰。刑為體。殺盡安居也。禮為翼。隨順世行也。

譚云。刑禮二顛倒。先王用刑制禮初心。被此老覷破矣。看莊粛眼殺字上加一綽字。便見無厭足王

頭鉄顫互相推排鼓粥斂斂揮揮拍拍依舊可愛生也一種特命大護持生發要時才不可忍中庸不可能且推敲了桑之戶與他大叫一聲

迂曰特地處處了時而復及之方謝以自為思千今之所斷忌

妙用。郭云。丘者所以本也。物各有足。足于本也。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于本也。解雖明白。恐非其旨。此喻語。不作喻說。詳道云。姑射山隱務丘。其次山崑崙丘。丘喻德。山喻道。許乎遠曰。南華之言。不可泥于常調。疑者闕之而已。

集云。此形容眞人之全標大用也。其狀義而不朋。純用乾元。何處著肝膽血性等字。妙在說眞人似說庸陋人。處入泥入水。秘實顯權。正于似處指點。

死生命也。其有旦夜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立乎不來而魚怕矣倒乎者又縱鬱發除矣安得不安康游

以化其道一化之所待特為推倒刮宪邪何倒影于非眞知化者即一切是化何待之有夫通世而道于物之所不得遯本自動之何用之况乎安生在皆所役粉化者乎莊雖然引于過曲技接尾者亦是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但謂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浛藏碎金錄曰。愛盈懼衰。厭憂戀樂。只為偏曲枉已。故至道妙理。皆成大病。

譚云。不欲刪大宗師以道之一字。贋心托出矣。

元公曰。此道不化久矣。畢者瑜歸凝。高者墮落。

野同錄曰。人以五行生。即以五行死。道以六根賊。亦以六根用。開不得。特縱不得。中和中節。本自兩忘。生死旦夜。平常極矣。至誠無息。即道逍遙。

習知。大學以聽訟結知本智證傳引易列用獄正謂貪生無事中理自謂長化忽經爸寬于中內去任何處肝膽州云現先公拿數波三十條宗道莊子豐率還得已矣

趁浮逕洤消遊化宗道洤剧曾被洤加也未雖然只一向空

徐汝廉曰。聖人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憤道濟者也。知天命。則知吾身原無鳳鳥河圖也。化矣。

正曰。微顯無所皆天命之流行。聖人純天始終條理。所以善為世之生死也。黃梅達士快謂以不可知自委。而賢乎賢才好學。衆人當分不欺則安命矣。非生偏顯其眞。故作此四種形容耳。常理膺而賦聰極物。若其動隨虛空。則枯而荒。惟有生死于人最切。故提生死以化之。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三十年少不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果可恭耶果可傚耶曾知吾身之逝于地水火風乎曾知萬天之逝于死喉矢溺乎曾知太極之逝于馬毛甌甲乎此物之所不得逝而皆存也且道四得一化如何分別不解入水則乾出水則溼出水之溼不問入水則乾是誰見之。或問婚男遁在何處曰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曰無首肥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或以維或以維逝或以中庸逝孔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故有罪舉以問孔孔孟者不若知孔孟決然不荅或問程子程子曰賢是疑此而問是揀辨者來問德山塵談曰花至春開紅紅白白開此一切現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繫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云：言生死變化不可逃，先舉無逃之極，明必變之符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今交一臂而失之，在冥中去矣。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

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故無內外，無死生，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不得矣。此恒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矣。

程子曰：死之道即生是也。

朱子錄范文正家書曰：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是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運來往。如此心氣漸順，五藏亦和，藥方有效也。

永明曰：有力者，無常之大力也。故莊子致慨于藏

成與老莊自然何別曰猶但如何各得自然曰天地間事皆謗之不可思議耶曰知者適其所以然思不消思議述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惡者曰相聚在上收杯向正過其君變太平。宗鏡曰能生至死念念遷流逝水藏舟密移遯過所不覺無常之粗相焉能悟不思之密乎知夜半負走者耶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知有夜半負走者耶然山曰宗師語何何法學人作空法會便句何死一著曰纏作無實法合便念念於光見如何是不得遯而皆存者曰得然夜半負走生死是生死本求大涅槃亦生死本然則如何得出生死曰望梅止渴節。小修曰知止其

山。仲尼與嘆于逝水，了本旨者，念念恒新，物物各任，相因而不相到，即不遷也。

劉云：兩藏字，已作又夜半又負走，何其奇也。身心之際，淡而復淡，所失多矣。藏之又難遊于物之所不得遯，達人大觀。

李湘洲曰：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生不可求，死不可逃，何如任其去來而無所藏之為得耶。

張二無曰：一日未死，誰能以死自休？一刻未毒，即須一刻恭儆。聖人文以禮樂，正為萬世調劑飲食，而善藏其生死之委始也。向上一著，只掛壁上。

正曰：肇論以無所得為入空入有之方便，則一定為何物耶？大智度論曰：體理原然，衆生自相，惟善用心，即妙通玄。曰：直下無心，即出生死，惟悟心自本無，乃出乎出生死之生死。楞嚴之舉脉生死，與識精元明兩俱看破，方知過緣即宗，在善用耳。不為分段之生死所惑，並復浪生而憂死，不為變異之生死所惑，並以嫌起滅而廢當務乎。修多羅以神表法，而會乎惟心，事辦一定，則過去未來無安排處，現在事圓，理舉不起一念矣，即是三際俱斷。

杖云：此處要點醒生死人情，使之返己知宗，而相

忘于大道也。大塊載我以形，又從凡夫分段生死
上頂門一針，四個我字，可悲可痛，自已七尺，憑造
物驅之，令然作，不得主，故歸于塞地。究之曰吾我
生乃所以善我，亦悲夫。有道者我載造化，不能造
化載我，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拈來便用，何勞之有。
不知老之將至，遑個甚麼，不說斷滅相，日日萬年。
息個甚麼，是以復有藏舟之喻。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
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卷之三　十三　此藏軒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狶韋（音豨韋）
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
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音丕）得之以襲崑
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
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音悅）得之以相武（去聲）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狶韋，闕。顓頊，大
彭之後，夏封于豕韋，商為宋彭城，氣所謂神理也。維
斗，斗迴四維也。堪坏，一作堪坯，崑崙神名，堪與宗
古[illegible]，馮是其意也。馮夷，水神，撰傳無考，山海經
水之所出[illegible]也，肩吾泰山神名，禺強北海神名。

所了此生矣。然
并可領此也。故
以此則且知以
生來入去為問，
足悲人亦止其
所不知者耶。笑
曾曰夫兌強而
不止。
[illegible]
了可以無心合，
[illegible]有心求。
燒紅爐點雪兩邊
[illegible]直下
說有說無者，是

何物耶。莊子言
不死不生，又言
善吾生是兩重
耶，一味耶，急須
此眼力透徹。
自本自根，求有
天地自古以固
[illegible]

程迥曰：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者非也。太極與道
不可差殊，超乎象數則為太極，行乎象數則為乾
坤。太極，大中也，無方無體，因陰陽倚而中乃見也。
邵氏曰：心為太極，未嘗動靜，有無而未嘗離者也。
潛州曰：皆心也，皆氣也，皆理也。董子謂天地爾氣
化之淳，若虛而塞。張橫渠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
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謂虛生氣，則入老莊有

卷之三　十四　此藏軒

生于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謂物
與太虛不相資，形性天人偏見生病，皆悖乾圖天
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此質論也。大彌兩閒，
體物乃見，惟心亦然。體物而節度，見為道器，不可
須臾離也。莊子正以虛無為反對之藥而歸塞于
極物耳。太極亦是孔子創說，而隨即派之于陰陽
中。表道皆性，以貫仁智百姓之形，而不執一，豈執
三乎。義圖秩序，物物共此則也。知極、知節、變化在
中。聖人生而知，好學，俯仰遠近，將致會通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中，故時出而用，其極焉。學者定志

爾雅西至于王母國名。穆傳西王母其國君也。山海
經言西王母蓬髮戴勝虎齒有尾。彭祖、籛鏗傳說星在箕
尾間，後人名之也。愚謂莊子掇拾錯其意，耳其名與
事，半真半假。其言則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惟心
所造，其理則自
在，其圓存者矣。

為極致，而雲門
反以為病，不知
透過孫中了全
作麼生到此歇。
[illegible]
[illegible]
得道聖賢各有
園土，常在宇宙
間，但其肉眼所
見。
嗒曰：未嘗見莊
子在，貧知愚人
多而智士亦藏，
用于愚亂世間。
鬼鬼亦心造，故
非放一着與外
道者焉耳不顧。
南華[illegible]與六
經[illegible]遊而
玩，玩而歇風月。
天花神鬼神帝，
皆遊戲三昧也。
說于說論其識，
動引鬼神亦
魚之遊戲三昧
也，願其人何如。

耳馬見毫而不驚誰入此定義圖討付答而所爲也一何在斯或執迷或執先或執有或執無或執一惑或執中央何生曰無作無隱無中無想起矣問矣當士曰執起爲圓而不明其中之極序修理是安能善者生於之體意耶子公曰心氣理三耶一耶道雖性三耶一耶信心銘曰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信否愚

一心乃能復見猜入研偷乃通參兩貞一之故不受戒亂諸于以兩末三厄挑剔聖經是中理旁通阮霧霧曰儲泳云生神于陽成形于陰鬼神造化皆備于我知此則知鬼神之情狀十仙四禪八定是出世成法也佛于聲聞緣覺之上斥小乘大乘分五乘五教三界十界定一心也圓滿菩提歸無所得種性登愁其缺少耶法住法位止有一定隨分自盡今時之事明矣或爲貪禍所昏或爲好奇所炫寸木岑樓空花亂墜幾人能具超宗眼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始應知

丹涎不得或問氣身日四大材自復如于得其身而開混池生見議文者 [illegible]

陳大士曰糯可爲飯爲酒而烹煉成青碧珠可爲瓔珞米之本分原無瓔珞而可爲瓔珞謂必爲瓔珞乃成米之贏則又說之難持者也

或問十三得得仙耶愚曰漢志老莊在道家神仙在方技家所玄牝耳守尸鬼宿犬乘詞之專氣所伏氣猴終散自是外道術予在參同契亦以刪若無媿于養生艮背行庭坎離交濟宇宙身心同其此理何分于因物付物之大公耶已一殺生矣何用言之其實生即無生養身養德無二道也淡者欲少真患陰平陽秘恬愉自得非致中和之湯引

也非好神仙者也還東海傳八仙自是大人其迹如食歎言嘻 [illegible]

耶東坡曰聖人清明在躬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則志勝氣爲魂凡人昏于飲食男女則氣勝志爲魄此確論也或削因果曰飯爲因飽爲果啼爲因傷爲果切近可見者如此則由遠難見者亦然一不離二也佛曰惟心則有無矯亂之外道更何喙哉莊子曰議止于極物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千妖百怪豈能逞哉以俯仰遠近之條理物變徵統類費隱之大易約本差別全明更何惑哉楣在自己宇宙皆爲吾用爭奈神明者少又不好學虛生浪死而已與言公理則厭言禍享則喜道

門王德元亦若心哉爲彼明湯從爲北則激入又如之何合圍道矣有女備所度周參少 [illegible]

告之則不信神奇之則驚其將患蚕四瘠吹絃新鼓也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

高上笑翁曰求世以無言名高者知之[illegible]文長是論[illegible]自己雖耳[illegible]形當得性生[illegible]不曾[illegible]盡倫心一呼說輕生死便是[illegible]本定得不以生死為大事耶太過便[illegible]莫究

莊云皆知見獨[illegible]即是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根因那正在自己打徹耳子孫成事副墨[illegible]衣所實事其[illegible]雕豈[illegible]觀作[illegible]乎

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烏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郭云。自然之理。積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七重而標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劉云。攖者外縈。寧者內寂。已是杜撰。其下疊見得

不見當[illegible]曰嚴[illegible]驗切須忌口。

所言法相[illegible]如來藏即非法相是名法相[illegible][illegible]

意前無古人。大鼎不出而目界杳。妙在子孫二字。

唐云。外天下。外物。外生。次第亦有謂。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即死死者未嘗死。生生者未嘗生。

龍谿曰。無門杙則無生死毀譽得喪能一。則生死一矣。

副墨曰。世勞攖擾中而成大定。所謂不壞世相而成實相。豈與斷滅稍竹以求成者同哉。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淡泊。寥空廓。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語言文字而領之以心。會之以神。則

[illegible]

已之朝徹而獨見者也。

譚云。後世腐儒便謂有聖人之道在。何用才為。莊子尊埽此一輩。

袁小修曰。仲尼不詳言生死。而諄諄言心言事。則不必求出生死。而生死之理在其中矣。

杖云。此中原無次第。而人於此中。又自有次第之累。於此次第指點之。正不妨與敎義相參。直下斷破。又不妨如宗門頓悟。莊生於此。又露出內秘外現之手眼耳。攖寧疑始。妄名最奇。此中偶有亭毒含靈之妙。又云見得疑始透。而無有始可疑。又何

[illegible]

次第可關乎。此神于推原。使人恍然自得也。又曰。妙在攖而後成。只此可會通內七篇宗趣。外天下可通逍遙之堯讓許由。外物外生可通齊物之我我。朝徹見獨可通養生之薪盡火傳。無古今而後入不死不生可通人間世之無用為用。殺生不死生生不生可通大宗師之天人不相勝。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可通應帝王之虛而委蛇。而未始出吾宗。定其為大宗師也。又曰。於謳關之玄冥。逍遙之南北二冥方於此點睛。

愚曰。攖寧即艮定。文王八卦艮震坎冬春。而序卦

嘯然形感刀訓。非消寂滅冷淡。始周閉中一笑。且如聽之符。彬出異類傳觀大宗師拂出貴病。夫忽看此者。閒而無事然止恐痛耳。福癒與五中曰。多小故關止顯。閉而無事萊貴。曰。山丹平常無事。所謂酒是究實。言斥破無山然照形欲病。招之口。更有事作笑呼曰。不是。耳忙閉不得請再鑑存。

為叢艮。以學艮震中庸震艮此動靜生死之幾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曾格致者。疑始無始。過反復關。乃能不感。而享其本無動靜生死之天。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音羔 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句音勾者 陰陽之氣有沴。沴音戾也因而音戾按從今可音沴 其心閒。古閒而無事。跰𨇤先 音駢 而鑑於井。曰。嗟乎。夫

巴山曰死因不必懼隱勇亦何取思不出無伎。正命得無所倚。甚不食言聖賢並相許李綱敢了我亦是此避。語通菴曰生死還生死于我何與焉。白刃欲春風寂語亦可憐。與鼠肝蟲臂大搐搦避忌呼與性空甚作一場頭生死本來一。不能平文錢丹青貝金賀吐避休非言古丹日余釋言正危兀兀卧快活。一

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句贅如贅瘤也所謂病不能行觀拘拘樂甚之甚。

劉云。偉哉有乎觀造物之意。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古今名方也。跰𨇤鑑井極妙。薔意乎豈更駕哉。趣甚。

朱震青曰。乘僕二字嘯。未免也。化臂環肆。首肯。是不情。夫剖之必久。衣冠佩屨。乍去其體。則動靜之大

任誕牧唱。一者合祝敢知不知為罪。畫耳作樂讀固圈心無忌。夫手亦何減假弄大就空為者貴門戸。招火無至過為君之部匠影騎瞻漏訊歌後且吞吐僞為可談士。心迹自矜許且問三比誰願學且避不觀夜聲以養生可當難題因賓鹿以書成圖是神氣余豈更駕或忽然一此雜打石人。未者矣

觀。覺之必察。父兄子弟。各奏其天。即聚散之極致。適來自常。適去自順。而且歌焉。流焉。學者先明。歌。死與慟生之義。而後可與究。歌慟。偕化之神。

杖曰。儒者以修身為本。至能易簀啟手足為全而歸之。若莊子則以外生為宗。所天地覆墜不與之變。攖而常寧。疑而無始。佛法未來。乃有創見。安得不謂儒宗之別傳乎。

黃貞父不信易簀事。謂曾子一生所行中禮。必不至此時而易也。形容者烘染耳。愚曰。啟手足。亦是賣弄作家。彼此千者。為不全而歸之耶。言外生以

乾水消瓦讖意者曰。尘實非。養生至安時處順之懸解。大宗拈來重新解過。杖曰。何罪於錦巾處解籤何如難調門前制案。愚曰。物即是天者。又何惡焉。數則此避者何。曰鼓吹奇夫驗。曰月本不食。鼠肝蟲臂亦具獅子嚬呻。只是不能返擲耳。又將奚以汝為東生事。具是充我則今生之處

養生。言無生以達生。不過生于憂患。雪上加霜。以奇為予。夜半烏雞帶雪飛。亦神鬼觀影耳。愚且眯眼。遂作異見。過牢關者。了知此事。即忘其知矣。若矜了悟為能事。何謂懸解。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 一作偪 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日

生滅必累如何說聽靜曰莊周造化自有樂意主身之勞且道與須溪所云未生前皆在裏許合此三句都一句是御子說極悲門也

劉曰本是語之無緣作病必結六字奏泊酒殿虛曰此須溪論泊耳一部莊子只是覺而寐耳爲癡病報來問宸爲曰日面鑛月面佛你還泊得妙處恩曰眾罪過且

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劉云：又以前偉哉為問者語，發明陰陽大於父母去來順逆，不惟作末後一段話，未生前皆在裏許。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虛拼出善吾生亡竊氣前藏天下遽然覺覺

莘鹿門曰賈生鵩賦從化爲蟲陰陽為炭通用莊子太史公讀之真欲自失只為自己一場隱括甘此咄咄書空然則莊子何咄咄哉苦少人被他瞞過

何玄子曰：自有好進者，而知足知止稱焉；有輕生者，而養生稱焉；有貪生而無生，稱為聖人常享其中，冥升不息，不驚愚而為怪，起死無異，異則息也。

論衡曰：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曠久矣。梁木之歌，猶嫌此避。

陳文烈曰：無生若甚累也，達生稱養者也。善吾生一貫之飯盤也。

譚云飯任定交先於千古更無二路隴山曰莫歎不可與同羣補裝嘆高石徐齊石儀曰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琴侍即鳳要達即雜打鼓弄瑟登一籌不及人去後無可與語聊以編為樂耳謀者眩爲方外岸曰猶歌其歌自以為洪而聞者悲涕慕擊感憤不惜身入鼎鑊以殘浮人乃弔其天而中聞其深命令吾師已往如顧乎然餘變猶滿孺動也傳曰使病者反生生者不愧其言可謂信矣捐山曰桑歌送歸為求見

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家語曰：曾晳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可悟浴沂風雩，是禮意也，而狂者專襲其倚門而歌乎。

須云：聞疾之外，復出此一段，奇甚。若徒謂弔喪送矣，從夫子聞之，盡出編曲鼓琴於子貢之前。又從

一聲哉陳明卿曰于易嘗學禮淮陽其不同报人根原在學禮二字左忠教日深母知禮意與下公同為仙人情韓借不如子房頗悟耳休翻曰孔子學禮于老聃莊子挑出方外為孔子寫心心不見孔子叶于貢曰莫我知也夫子未可也發前一半術或別傳方自古以開作是神仙不必之

招魂阜蘭，衍為嗟來之歌，平分宋玉半坐。至我猶為人猗，且悲且笑，此真自得，非隨人後跆步者。

正曰：至靜或撓于勢，至微或泥于貌，惟至誠無成位，無定時，無繫縛，無拘放，中庸所謂致曲，與從容一也。登天遊霧，正是順實揚休養生送死，莫安于禮，其意在此。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

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郭云：理有至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于內者也，未有能冥于內而不遊于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世情之逼累也，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指孔子，世或執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跡，而寄方外于數子，宜寘其所寄，以遐其遊外弘內之道，則莊子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劉云：前兩段問疾，一言死生之變，一言死生之理。至此弔喪，獨言所以不死者。

月峰曰：禮意猶則阮籍謂禮豈爲我輩設，則太放。

潛艸曰：禮運云禮本于大一，伊陽伯曰主一之謂敬，忘敬而無不敬，是禮意者，知止而大定也。

潛艸曰：老子言禮，與儀爲類；孔子之禮，不與儀類。

氣方。愚曰：遊，爲以假于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辰凡迂曲哉，不如各山大川還于古巷靈之氣，亦可快當。陸晉翌曰：生也附疣，材也增瘤，蔡丁[illegible]，空系遺其耳目，爲足言其大小，耶須知方[illegible]，[illegible]。禮。章大力曰：將謂生短必長乎？六時之數，晝夜均[illegible]，歷事種種而後可至。設全而持之必遷，遷而離使也。夜而寢則一瞑而已矣。六時之久而一瞑，則少也短也。月經歲多則長也。生猶者必猶夜必之長也，豈得而長之哉？不得而長，則其短也長矣。笑曰：以[illegible]生而適得[illegible]，[illegible]因乃圓覺門。[illegible]曰孔子使子

杖云：此夫子解其禮意也。原始反終，故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死生之說，朝聞夕可，猶有疑耶。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陶曰：池沼江湖皆水，魚造水而已；方內外皆道也，人相與忘道而已，豈定內外豈遊方哉。

正曰：統天御天以養人者，畸人也；畸人侔天者，君子也。畸人侔天，齊狂狷也。人先不肯學道，及乎以聞道爭戮爭畸，則又不肯忘道。尹諸藩正帶累多少。

杖曰：李禿翁未嘗以才識勝全乎人，彼人獨以三字全乎莊子。大則孟子也，如曰丘天之戮民也，千古上下誰敢用此戮字加於孔子；如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仇。惟孟子能言之，非此毒手，何能殺活鼓舞。

愚曰：非膽小孟子膽大，彼非千見聲射之周王，則

貢乃系其，而子貢稱問畸人，是何[illegible]不能相通，而人莫之[illegible]一筆乃以生或自道[illegible]聖人好之[illegible]，[illegible]命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落不可喻，[illegible]不肯[illegible]何妨，故合[illegible]，告子爲畸[illegible]而以小[illegible]之乎。史遷譏孔子得子貢貨殖而後彰，余嘗笑之，今乃歎曰：貨殖傳真足以了生死，是真天命也乎。[illegible]貢傳則[illegible]是畸人也。請問其方，曰佛入天能人鬼而畸人皆[illegible]，不然者誰能[illegible]到[illegible]術之門。畸人[illegible]心是而曰[illegible]之[illegible]而說[illegible]之誰笑破[illegible]食士夫[illegible]而老子[illegible]又然，希[illegible]耳。笑[illegible]到此更須具[illegible]如兩個[illegible]是會下[illegible]心者乎。杖云：佛祖似[illegible]人兩[illegible]說合，又以打[illegible]兩處關

通此喻人者殆天人之小人匪測者否莊子出尉孔子外日仰提敢也一物同宗其案且為一狀領通。化名寔曰夢為夢而覺是謂使之化其道日無為其媒之異耶將樂其天之異耶大化者曰院備來絶妻備入臨使人之逆遊乎正恐學見易以巧安排無乃太簡形笑曰排不及乎推斷不得要領黑。

逃之不暇敢犯此鋒哉莊子不過借討便宜閉門
作活。繞。火。爐。邊。說。大。話。耳。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處壹曰莊詩業定從武族猶之造適不及笑也樂則曰及我能笑歡已定矣甚曰凡間大宗師是造笑是造笑。杖云有旦宅無情死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相與吾之吾今正是吾之庸詎知所謂吾之吾吾今不是藥也適哉藥曰生鐵鑄就牆是實撲破了許後還遺敢笑且問如何是恍子欲哭一旬日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
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
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劉云死者化矣不知化之將及己乎未也卷然若
身化為物以待之猶非無情何得不哭言化未化
之間適可如此
譚云人哭亦哭世外達人原只是一嬰兒情事夫
已有所簡者此也將欲不哭而哭難矣人天之事
不得良友切磨憒憒一生是為釋縛倚瓦三致意

愛別離苦。愚曰既不受方內之黥劓又受方外之黥劓作此服者闕明掛鉢隨時去何如范武子不起遂公招。杖曰意而子未是可人只說一照儘不得鐵大爐出爐其心非佛我只要借他是佛所謂用處不慎在聊以小許由今日被惹而子勸破。史記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李覺一

孫學道者其可輕視乎味哉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
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
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
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
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
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

日義有者非真有也若疑生物愚曰群生無端推發許由之塚甚在了生死之鋪面行中許由若知必若獸若哭笑我何為被汝黥劓一上右坐只怪坐看蹭孔子莫之見縮以顏入道以言前入道以當。愚曰一個吞吞仁一個摘吞花是回是化請從而後。笑愈日子亦忘也用本自拔嘴反顧渴亦借反

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眾
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愚曰自得龍德鑪也錘也睫目有睛目將驚碎也
杖云逍遙遊中以許由寄堯之外臣見堯之能外
天下大宗師中以許由寄堯之外道見堯之能忘
仁義須知意而子與　正互相發
許曰許由一生敗缺不與攖拳特識得師之一字
故借以黥出乘成者亦從之耳乘將成而隨遊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賁為層階級貨殖能逆老師之生矣節凱能酒長子之眼睫可信無欺謬清飯氣備學究歸于陽化瓶終還悖所天之道也且指出以獻矣而果其賢乎是用讚不是印證愚曰猶未也不許坐在此處蓮花峰拈拄杖示衆云古人到這裡為甚不肯住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畢竟如何復云楖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杖人云也好與他一喝病眼目久雨不晴滿街逢瞎眼漢如今晴了處處時為他喫棒今人盡說手拈未了在還偏郎天熱或曰此段當刪愚曰此是大病初愈大肯有此不覺氣情逆出無所回復痛呼一聲精神自出異所謂若若非人乎師罪不死荷說之極有更天地何居一隙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音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或曰意而子問與坐忘一段，當置在南伯子葵前。

集云：顏子心齋坐忘，乃自通一消息。夫子曰：果其賢乎，猶恐坐在無事甲裡，拈一同字，不落邊際。何處著個好字？所謂一化之所待，安得有常？即是無住生心。正與他枯木上生花，夏時殷輅，周冕韶舞，此時即已寄付，請從而後，猶云末後句也，與日予曰：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可見坐忘後，式穀精進。在韓持國論克復曰：道何克之有？程純公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為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約公曰：學者知求道難，求道矣，能得師難，得師矣，能自見難，自見矣，善用其心難，善用其心矣，忘見難，忘見矣，亦無忘見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

不見道止有一見則無第二見前言子桑户處此處特是真地其是子桑絕後重甦耶余皆示嬰兒語否潘從曰我無奈物何物無奈我何兩不相干故之快之忘然之乃自然之此潘佑贈則若歌若哭之際然則一部莊子亦是若歌若哭之際朱子曰詩何為而作也只此一問直無不能入只聯詩何為命耳方句日退之哭詩三十首學天欽酒九百首哀悲樂所能入乎求聲響願東野食食之名謂之無福取廉節曼書秦山之詩謂之聞道聞矣重曲人號聞道新目者世後他讀矣乎戶到此更添一哭長蘆宗曰老僧自有安聞法八書安無線千知如何是安聞處曰看歌詩若九時度日十殺大

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虛舟子曰：各理徹盡，止此一寔，一真曰命也。大表其竅，盡而至命也。天乎人乎？非表爛，求其至此極者不得，鄉見飯袋破矣，不生不死之恣身亦推倒矣。若歌若哭，齊其自得歟？捲以莫之致而至，至子戲矣，求其根柢，子桑不可得，遂曰是殆有真根柢乎？奪之者歟？非以天司命也，理欲境盡，則理名亦窮，智體窮則性名隨盡，即理為性，即性為命。俱窮俱盡，三歸于一，而一者泯然無不在，則命亦不立。君靜方公遇斷時，天台祠會舉不貸此條。且開命亦不立，是何等地位？蔡黃數琴，曳縱商頌，與雨薰解慍衰衣歌曲，有殊趣否？一者泯然無不在，豈懸指一影事哉？交成曰：道家說虛，從養生來；佛說無，從出離生死來。聖人只還他見知的本色，更不著這些子意。曾知雅生自破，佛亦呵無乎生死晝夜，本自素位，時時學許毅歟？正是行起所解處，何用帖一命字，作為放慾邪？

或問：義利皆借乎？昔工夫何打？表京公曰：觀人在

七郎不無光師遺古木愛見化其吉如何卜不見斷系一啟一唱。嗚呼然任青原日然上學眞可笑七十從心從新如師個上我如行雲流水曲妝良亦樂背年騎虎把笔行今年騎虎頭无料收道中間存不出期十千峰助一啮憑目何處見人宗師只有末後緊戰可惜無人關耳閒滿江老作標

南華地炮莊

歌自雙法場二十年後知天下共彌此曲惹日者甚急。聊以泡露風生死關而泡露出利達成歸治四以濟不時月舌而扑樹廟錢不留抹取鼓皆有歲時年本隨身耳然不知日之當務孫大為義者之當務斷火而暴爭之不信心黨之受命如鍛而撼御現在之因果以善缺文陽明日如扶醉人東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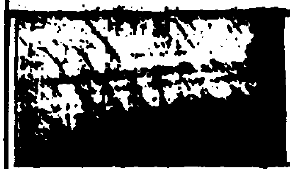
平日莊生所謂善吾生者善吾生也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臨終亦或昏憒皆不足論臨病時愁人看我破綻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入三塗的種子噫爲已知幾之學不講遂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知那昏憒的卻是自在

七說曰是非得喪榮枯延促等相皆從生死來命徹則徹此牧羊懺後之旨也苟安自謂安命羅治又欲衡命將聽之乎善吾生者善吾死善字難摹釋云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夫釋以生死付之彼而非以生死屬之吾劉聰鬧爲須遮國王韓擒虎鬧

南華地炮莊　卷之三　宗　三十九　此藏軒

爲鬧雜皆不懼況其卓乎眞乎賈誼曰生爲明堂沒爲明神顏成黃帝便當卓乎眞乎次如伍員潮頭關羽鹽池始終以忠義著未有亂賊千秋血食者也不悅生不惡死生死倪于命後我則立于命先生死範于命中我則超于命表所謂自本自根者道爲命之權輿也儒以命爲歸復之地而此從命處進步隨轉一語云有患夫無生無死朗然獨倘而不爲命所限制況則爲患哉

歸震川曰壽命然後能示貴賤貧賤然後能任死生今人恥受享而求道眞惧矣



西倒西扶東倒安得不謂之中人來命氣那中和雖嘅湖塘覺往有在不感志耶嘗押本乳壓症辨藥無病各安於散治中鬧激字當然則別路奇歌聊當奏樂以消食也得半全入世日府吒被打頭有了安可常易日窮則變變還日人窮則反本成日可有以異矣或曰變極乃反奇極乃長木窮山盡行興自

南華地炮莊

消此吁有以異矣今日本自如此變變不變與觀變無客不自知此吁有以異歪笑峰日三接不同收繡上科摩正流通好生若眼

湘洲曰透得貧富關過方了生死子曰未若貧而樂莊子終之以此正是學者頂門一針

譚梁生曰夫子道學多在貧富關切處肯綮見肥智者不免嗟來甘餓自非大道若論至剛屑貴賤猶後是以五福有富而無貴六極有貧而無賤貧爲君子之常賤特叙人之見

命吾體曰知命知天知禮知地知言知人記者以學爲章之始以一知貫天地人爲之終

潛艸曰命者無生無死之一也神不可知而盡心者知之即能爲萬物造命矣四聖關易尼山集成

南華地炮莊　卷之三　宗　四十　此藏軒

其爲萬世造命信得及乎匹夫極其誠明一言一事無非造命信得及乎史遷傳屈原曰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周服子之呼命抑亦子長之呼命乎寓林曰子長讀莊歸之寓言可與讀騷矣莊是易之變騷是詩之變通于騷可以怨通于莊可以羣鄧定宇取伯夷屈原傳事論標錄先不出柔戶一聲是若歌若哭亦所以養其性命也然則詩書禮樂山川朋友聖人以之養德也性命加此大恩反信不及何哉

止有一鏡不分南北中央人人具足試照照看照見些甚麼耕牛矛馬門是無首尊龍食豕蟹既正是恭瀚之鳥無端奇卻嚷術之飲四問而四不知特縣混沌之壽三轉一場逃危毋乃索藏白摩反惹奇妖道須打破鏡來與痰鼓腹。首以四不知終以七日鑿竅悟

四不知之竅之大蒲缺老漢嚼核傷牙諸而戰曰便忽兩枝鈇鉞弗免齧破渾沌下必生兒孫帶被衣有其否而援其則人伏必淮于陽而陽居必正其非藐水下懸適遺無名求乎成成不出帝宗然後古根曰鑿死鑿活用免則那開闢渾沌鏡頭鑿鏡總是厭短補之而已矣四問而四不知也根有常從中

應帝王第七

三一曰中庸末章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張南軒曰帝王者聖賢之餘事。孟子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莊子只以一應字攝之。肫肫浩浩淵淵時出。鏡波天光。不容擬議。

杖曰莊叟欲帝王以神化移換人之肝肺而歸于無為乎。世風日下。衆君道全在師道中。惟此退藏于密。乃能吉凶同患。南北中央之宗。本自不以。又何憂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要平聲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覺音教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敷仁懷仁心以結人也。徐徐安穩貌。于于無知貌。皆寬之狀也。

薛云不曰天而曰非人。恐無聲無臭又落在窠臼中也。猶中庸曰為物不二。同互一字耳。未始出于非人。猶去任天不過如此。未始入于非人。又掃卻任天者。正神于盡人卻天者也。

杖云蒲衣子不知王倪之四不知。卻與齧缺鑿渾

出雲東魁西亭南藏北是則貫混沌闢闢而衡定若迫新水與人應時當分之衣食飛機過甘手天兄見告報穿衣喫飯者曰猛此一報行十馬行是天下當家兄若欲述人狂醉自偷便宜有為鑿者不放故化王殷若生四臣不昧斷不受謾違則必誅禍害不得言方外何論執愚者曰論莫多矣野老不

知黃屋貴六合倘聽靜雜聲千江月開月缺總是日光正午常打三更始始無始久矣有吾若曰暗能其惑何內何外驗鄉義而治天下是默道也接輿只好自失而已逍遙昭未始出于非人形處一明又未始入于非人此不是敗種焦芽何消說神鬼神帝有人云齧缺不嘗一詩未接輿不參十方風將處

沌之竅。又誰知蒲衣之了。敗露無能蓋覆哉。又曰帝王之治以嚙缺無底為事。則不知有天下而治天下也。又何如牛馬之自放哉。渾沌之民且不知辨牛馬。何知有人與非人者。不知蒲衣子開此亦雀躍而喜乎。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高皇曰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龍火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衡。以權合之。塗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技。至愚者懸此而不惑。故以衡稱。此聖人所以易簡而確能其事也。

杖云以己出經式義度人。未嘗不欲確乎能其事者。而總欲以法令教人。則未免如使蚉負山也。此中全在眾為指點耳。出經度人者。又何嘗不是教鳥避矰令鼠避鑿乎。

天根遊于殷陽。至蓼音了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

愚者持明陳遊正同爲天下皆我不知北身之爲我程正公曰他人食飽公無餓乎焉理門有奇特事每夜坐室中有充耳公曰頭亦自有持事理請問正公曰身食心饑且問之公應接與何則忘曰暇又款曰持曰髮果淡漠矣何故插于頭曰以櫛之冠于指月以鏡之本自不厭本自無私笑翁曰原來制者只爲厭惜

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爲（一作帠。音藝。謂也。崔本作爲。謂古文爲字作帠。當以此而說。）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莽眇。猶輕虛之狀。壙埌。猶曠蕩。）

皮膚美曰。有惡雀鹿者。揮帚結罟以逐之。夫帚罟既可以駭物。即可以取物。執其具以逐雀鹿。安知不學其具以取之。故舍去者不必惡其名。舍逐者不示人以其具也。蔓者必組物。驚除其組。亦自孩。

杖曰何處是淡心便不淡纔要遊心心氣氣便不與纔要合纔要順物心已私爲道程須天候自悟始得。
翁曰拿托日月開闢乜未定至足都在實體雙峰曰三下手雖覺既已告訴未費雲春日從天降下實無從地湧出曾食除進天不能蒙蔽不能遮作此許較學大宗師應帝

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綠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孩其心哉。

錢緒山曰。日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或假借聖人之似。而逐外者遺內。或竊索聖人之微。而養內者遺外。

羅念菴曰。無樂乎專內也。求豫于外則以此先之。故欲擬可以言静。而不可謂爲寂然之體。喜怒哀樂可以言時。而不可謂無未發之中。何也。心無時亦無體。執見而後有。可指也。尼山告顏舟諸子。皆指其時與事示之。未嘗庭處說寂。未嘗避諱渉于

王總是當青黃道也曰淡而不厭者消。前見所笑更甚。理廳事變覺所非非所得理醒。寂寥非內所問。若有如何是覓非外更曰問一番百處無物。曰如何是寂寥非內曰觀對照色不是好乎。僧又問其故渉曬日觀之僧進後插沙乃問目示之僧又問徹州州作要服錄。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只勢僧問

事事物物與在外也。

野同曰。人知曹參以黃老治齊。爲順物自然矣。知武侯以申韓治蜀。爲順物自然耶。人知淮漢判分寧。爲順物自然矣。知致亭守淮行經界爲順物自然耶。

白自曰。以未致富。用本守之。賈誼過秦論。攻守之義不施者也。以武一切。用文持之。陸賈說漢高所謂不可馬上治之者也。王安不勸慕孟子。又慕商鞅。欲使小人變詐。使君子守之。卒以致亂。則不知順物自然。而自私其智耳。

果似泉泉曰此三人不涉爲吾弟子今猶衣揖興教禾侯揖翼同宜尼爲王便弟下功勁木仙老聃雙啟痛不若金成醜喝哮被牛于殺到聚地正好一領朱頭丧問道在何處曰厭。嗚呼以丈者好老而臣尚少景帝好武而臣好文陛下好少而臣已老矣武帝便大了慎設嗔開此便非一儀門戶誰不能以

杖曰。問治天下。呵爲鄙人。不太反常耶。反者道之動。此正莊子之不經。而刪出六經之大本乎。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郭曰。百工短長。爲勉林云。徒不見其才。智者樂其。）

木義曰。天德不可爲首。然疾彊梁。而可以學道乎。

言屈陛下欲臣心以為非顯陛下改之傲希武帝又女了機也東方朔用盜又別一日日酒名不知名稅臣是酒下亭也稍若蔡殺臣亦不死武帝忽然大悟便將衆大一號了細以壺為世之境且道此三淵應帝王是委蛇壺中化身形並者耶限持到京一統兆然形立帥執今將以云名不好為而衡內費

君子以澄水用聯而明物微遠明屬垣之耳察淵之目而可稱學道不能乎聰明人主奔氣足以土崩瓦解者可以省矣。

能豁曰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乎是猶泥乎內外精粗之二見也。

石公曰辨放四凶舉八愷因人情好惡而施之。即是非為。

杖云以何执則能蓋天下以何化則能貸萬物而物自喜此不測處如何立而遊乎老聃又討一個極難題目與陽子更是勞形怵心作不來也不如

增得計那笑乎日道饒舌矯造風外得相從。

義一日飯雌雌其扶陽也非守雌見其文耳余遇隋關大雄謝無者子生本將心節斯方關合國陽文符陽破安牝丁天地之中有所謂便乾坤之牝者訟斷而相之耶散其實乎嘗遇予妹亦是孫者孫處遊戲一上一下且來去來來郵過三

名撤手罷休去。免使列子與季咸再三撈摝不得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

眯耳聽中消息真輕放過。杖云神龍藏丁九淵或躍或飛妙在勿用則無首無尾可見此用三即用九皆未始出吾宗也壺子三度之示大以駭頑之罪縣犀為能破人夢不知造物何以成此幻忌問取混沌。盆然曰衛人拳頭骨磨寫出大耳三藏豈能知忠國師末後之心嗟乎試這些子不堪傳與衛

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審當作蟠所鍾）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

人作奈是日前知壺子有此機用季咸拜神便行早已斜了也可惜錯過一個列子旅然吃怕殺此羽壁大拳鬼哥祖沖以三千人請道衆誦妄遣還日朝退處分已定工文收動除瘢痕王忠與話人日陽明此行必成事功關之不動矣且道是示之以地文天壤太沖莫蛇否。山齋曼日諸公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當作茅）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戢言感也……）

受訓未化也戲傾鯢桓蟠處也伸從人說那當列子作學于壺丘子林全然作於然弗斯作茅靡之淵獄靈淵汎淵汧肥之滸淵九。

郭云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才皆在鄉上節嘗以度並勝耳此曰淵之為其數機也郭象見表圖實不繼機見黃恐欺曰勝之不淸甫之不測此林宗入叔度之量也大抵吳語張于歸曰然性不負波淵不爛生亦命根不動佛法知見不忘安能四楼若地入泥入水為人脫卷已浮畫沈永溺始有悉既已斷[illegible]去之後自游哉

也淵默水常無心順物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故常淵若。咸舉三異以明之。彼流九變而居極者自得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則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則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

程子曰百官萬務兵革之衆飲食飲水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在我都無一事此咸中常寂艮背之學也

晁文元曰我願以無所任之心退藏于密令人不可窺測

[illegible]

李士表曰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無進乎無萬於一致孰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齊耳機以動微可見而有未始出吾宗則示無所示彼之起心彼見有盡而此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見吾之機猶立我也虛而委蛇我亦忽矣古帝王藏用無名致此

湘洲曰杜德機善者機衡氣機一乎之進而止則是乎動乎靜也所謂太沖莫勝是動亦止所謂萬得以乎乎之間無相乎有相之間季咸有心而威故每入

[illegible]

皆曰見壺子無心而應故每至皆曰示

兒易曰得陽節之多者莫如范蠡霸越卅房雅秦而一托鴟夷赤松黃石則天下謂之知雄得陰節之多者莫如衡山學道陽狂緘默而一乎岡本裂白麻則天下推其雄分益能為雄者乃能為雌者也

杖云列子但能既季咸之文而未既季咸之實季咸亦但能既壺子之文而未既壺子之實參學宗趣大都如此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愚曰天文地壤一互換而太中持平乃以委蛇化其証謂中不定中平莫執平而時乘也一壺玄源

易曰藏用虎臣應而不藏[illegible]

置樽中衛穩逃不出

無為名乃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乃至也

歇菴曰道之外必無事事之外必無道辟諸鏡然照即其物物即其照萬機並應照者故虛希微濟泊所照故實弟有二也先謂之中孔謂之仁陽明子樹之以良知體用內外理事真種精粗微顯皆舉之矣

曲附變化豈有窮乎通論曰心物相照明自判積非何礙我哉寔曰鏡凹照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君曰鏡凹人不瘦鏡凸人不肥更打甚麼鏡還誰舊面皮笑曰幸不自見耳醜適作曰古鏡火煙恐于証疑始攖寧休閔閔無心用心特乎磨照水鑑實誰利鈍華地曰今時亦收古銅鐵鈍

虛舟曰體盡無窮者神用心若鏡者明莊子曉明貴神其寔神明果二物乎渾沌與倏忽果二物乎坡曰誠明合而爲道黃帝不能分其孰爲誠孰爲明譬一六合而爲水神禹不能分其孰爲一孰爲六也戒生定定生慧慧獨不生定乎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審矣有目自行則蹈火疾走常得大道無目隨人則車輪曳踵常仆坑穽慧之生定達于定生慧矣直指本體則非思慮所及而首有定慧可言哉急口耳人生受享心鏡之用祇是會用其慧而無見得則本自入定者也予

置鏡中有不得且對端州硯山石照用爲古實作量已而曰寔用月照詩謂聚和也粥待之甚善儵之者無我小子予誤此中其儵也渾沌之爪鑿成鑿而鑿得破否不妨舉以用鏡譚云究竟以禍創予毒上反目以爲報德其意可憐可恨爲帝王者不可不知此意支公曰正當得

華谷季沅曰仲尼天也其可絕物而自晉乎日月不守恤四指必迷所嚮矣或曰天勞仲尼乎游言曰天亦自勞也可悟盡其所受乎天

南海之帝爲儵（音叔）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渾沌一作混沌）

智按此命即渾淪也渾淪即混沌之聲也太歲在子曰困敦困亦曰坤也渾沌皆渾沌之聲義通叢曰聲表南心之炎火謂王忽表北腎之命門精君渾沌表中央土也渾沌一也儵忽二也

簡文曰儵忽取神速譬有爲也渾沌和合譬無

兩人三使亂莊子弄出三箇來所道鑿破多少人莊子叫口非三不獨否是我鑿中濁開且早如此矣予悲曰非是我鑿一部易經原自如此伏羲曰非是我鑿天地之開本自如此黃元公曰羲皇一畫鑿混沌之竅或帝于北或帝于南倏忽之間耳易曰帝出乎震又曰萬物出乎震皇八卦說兩儀一脈二

爲也

管見曰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變化也

楊庶夫曰老子言渾沌于物未鑿之先鑿則死矣崆峒子名渾沌于既形之後曰不死可乎死亦學壞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

錢琦曰日月無弗照也不啓戶牖焉能取照雨露無所潤也不治畎畝焉能取潤理無弗非心也不

形一氣自分爲二氣而氣之中有帝焉是三是一耶或曰心用藏猶宰相也心乘性猶皇帝也埋以知斷猶此府也此以求竅所之法孔竅混沌得不鑿尋寫成南北中央廣其華木之山竅乎藥地曰此非鑿者所能分疏只爭兩隻門輔關作十字臨濟逐化日習去後波等不肖藏者也法眼藏二堂六謂瞎滅

教學削焉能享心聖人鑿天地之竅而天地弗佗爲其維天地也塞其竅逆其懷然乎然將以盜天地故弗與也張方平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早已鑿矣果大丈夫肯破誰愚果大丈夫甘心與此驟社愚人耶

姚康伯曰金生水而水還養金故其位爲子子者孳也木生火而火還燒木故其位爲午午者忤也北坎南離脊明用中道遂將笑變冥于此篇終當圖以印之

袁小修曰混沌之鑿與孟子惡鑿之旨劫合

鄒正次問藏清云或有人刪作又作空生學便鳴濟云試知否正次瞑藏在這聽驢邊滅卻聖便作禮且道七日而混沌死與正次瞑作睹騎邊滅是同是別是誰作禮臨濟殺生報化佛頭可指白拈則小制山殺公身是大病那何故當頭觸他有人疑此丟賊爲頂門敗壞被翻愈見爭張急須斧于封關安

變滄虛曰應世不妨出世之心帝王祇循罰丌出世而不應帝王之用中是隱怪無忌也

虛舟曰能出世乃能入世能入世乃眞出世此無身有事之變化也卓吾曰用世超世不可騎兩頭馬此論其事與時位耳折中曰竭兩用中藏天下于天下此聖人之鏡也然非兩末背靜一流錯綜一庸安能明百家之長短哉然不破而應隨位事所當事乎有開必先俱不得已

杖曰天命之性即未始出吾宗也率性之道即神動而天隨也修率而莫顯莫見即淵默龍見機發

與人同食之用有割斗折衡日雄其教鑿者而豈知割折之更鑿耶所有無心意識參同雄其救鑿者而豈知雕雕之更鑿耶又況楮較繪又及錢稱柴炷何異驗賊消鎖紙上紗未卻思正吉科在迷雲惟有街心石敢試上字中節且還康衢鼓腹者吳言令雖笑曰痛餘可也獸亦笑不了厭亦無所逃

于隨也愼獨致中和正虛而委蛇無不藏無不應也于愼明德天載無聲臭非渾沌而何于此透過薄脉之空始可冥天命之性而率之不則倏忽一念迷已逐物爲聲色所轉斯失其天命之性矣

又云渾沌非知見所能到孰能以知見鑿之雖鑿以報德又安得有死地爲倏忽所鑿而死者則非渾沌也莊生特惆世人之迷己逐物爲聲色所轉流浪生死而失其天命之宗耳悉大德鑿者與執定不鑿者生機不活處皆死地也莊子救人心全在倏忽處指點

錄曰一身之內無紛如此身乃火杜撰耶兩開萬古操作一圓身乃太極塗耶嘗試問心不用而用小心一香離離作火爇相火一香離離攢智與分別能一香離事著待否試說天然得或否任他倏忽便是未識荒荒踪跡混沌便落空亡無記也日嗀啄活計橫生自失明透爲封物錮分定識與形氣離免語病

正曰南帝謐王北帝情君中央黃庭正位所謂帝眞黃嬰和嬰姹填名守耳只精氣神言之精神皆氣也精足則神氣足而精氣又統于神三木而交而中五藏六此臟腑經絡之符于易度者也十二經有原而心無原以心不用而用小心也膻中爲心主之宮北長司焦火之命五臟五志互爲醫家以心爲君火命門爲相火道家以命門爲君人心思爲相火一身承流會鑿通者何以舍待耶

潛老夫曰小心命門火根于腎北坎也以表種識君火屬心南離也以表分別之識精無人以水體

識神食上便弄情魂塞兌黑山下也等待否試報說否鑿備來否智者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捌了答下直下翻身翻君更盡一杯酒西去陽關無故人悉者曰切莫倫鄧林拄杖子來報德教家曰寂滅假如來藏識說氣奔惟心也陰陽是乩卦川太通者無形圖極斷太極添北與西天有見

內景也神無我以火無體而因物爲體所景者也腎水好下流故刳種智使其專精向上心火好炎上故抑分別之智使其旋下而學事木火交濟則柔互克陰陽和平顯仁藏用此所以專精存之氣也故曰心送精必親己而疏物心之神必周外爲內因其親己故刳其專直精今以會通之因其用外故刳其遊六合之大以含養之學者偏求然管然窺歷何時又何有內外中間之脫分又何有不相外不相內不在中間之無著乎旋始無始悟入還須悟出南北坎離之用中原不可須臾離

無見亦別道何以別之不悟心所以心則統定太極天命爲宗非心外有法能知萬法歸一但言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外道矣尊宗自然則是實語自然外道矣總轉因緣則是凡夫輪迴矣老莊通書判作無因智者謂推本耶教主正色止於祖夏表泄若與反復往來未見達封妙殺不昧同體積一會道爭奈尊

文中子曰天統元氣地統元形人統元識此質論也以費表隱言之大氣衆地于天之中以涵藏清而人受中以生非一大徵耶天動也形體圓轉不息而秩序不紊地靜也而氣衆四游時時欲止物不落動靜之塹則在一靜一動中寧別有耶體曰人者天地之心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心物異而呼之其贊卒是矣然而神明統御豈言所能及成廣漢密經言識自證分白淨識爲九識約爲八識而五根歸于三細則分別識思量識含藏識也然割截而發出之耳寔一心也總是所須識總耳

科義偏又笑儒杖兩可推表理中老人公同代錯以質測詆義說須發凡曠則確矣騰馬奔刀同何如柔特軍痛快投也昔有于門官上各書心字老一老宿笑之門上改門字窗上改窗字後一老宿更笑乃爲拆去門窗上字假令仇兆爲六十四窗心何又圍了多一上大心字亦道笑殷分觀亦笑只一佛道一張

如來藏地水火風轉于空而用于見識皆氣質也皆靈知也聖人貫混闢虛實形神而明此中還竅也即化其氣質而泯于中節之用矣盲修欲滅之偏狂則委之皆非中也玄談超人而又想又超邊而又超中李蔚翁曰層累架騰道出其表云絕上不可加爲勝果然乎哉噓噓天竺以生來死去爲參外道有無四見嬌亂不可究詰故佛明心宗爲正之又悲世溺情欲而濁智流轉也故提唯心于識之上此是離微析攝化權爲秘之機張士待所訶按析破斜也世士不達佛之用時說法而一心

破佛我執見定一坑埋却未之所及宜闢如予曾試隱在德山未得個入處纔得個入處便得個入處未得個出處只問未能出入者是何物所固知道不得道饒道得也是同坑無異土疑則洞參時了作人無名人只去夜話人也

爲宗性不壞相事理不二自己于身心天地然而至一之後一生罷賢者猶猶未能窺盡何況其爲清涼大悲難而外之不肯被天下老和上舌頭講滄殺濫觴無吐氣處甚且操非今伐互相欺取倣鬭皆非而非亦受究矣用心夫幾埋沒多少陳丹衆曰莊子隱吐閒氣耳應帝王云云有神君臣綱宗也往來頎利見大人隱不作總並犯正位曾知大林寺之啞鐘天皇寺之齒笑人衆孔提形衛道苦心其誰知之

[seal]

閱希叟衍

春浮衎斷
蕭伯升較

苦心獨刻會元寄陽光士湯讀之十日而笑曰不過翻字法門誰有強項魔王和心詞地略較此天寧西山且直有攸棒分乃云稍十十日特謝字法門較似建設開卷便放抵去多少騎拷一旗黑下漫天載與無苔枯椿

藥地炮莊卷之四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redacted]

浮山老人正　浙江子陳丹衷評[redacted]

外篇

褚云內篇命題各有深意。外雜為郭象所刪修。焦氏筆乘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弒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凡避漢文帝諱改用恒為用常。其為假託甚明。

綜括不住。名為刃賊破家。更是教孫升木所以古老一刀倚天落翮。刑書必鑄。鬼不敢號。至今一曲藤牙之。東斷實現服袖衝眼有漢許乙一夫愚者以敖特玲來矣。以諸玉看庭欄中轉惡衆同扭一實各出鋒毹誰特決之先筆三史統一說介觀耳以于某特地猪出代明緒行之櫝伯道幾

迂齋曰以斗斛權衡為騈枝而欲去之。莊三層未始有之混沌。頭上安頭非續鳧斷鶴之甚者乎。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滛僻。非鄉愿敲巧者乎。憤而行仆罪路耶。還是奇才難忍藉此乎。齊生波耶。求世以猾揄悍枝之我而見餙以妖尹矣。莊子究竟人情惡理拘而才士好高都。得此解聖縱恣之滑油。今衆人才脉以為快。理士膠拘核亦不稱。豈能以非畏之守。瀦滑揄之攻乎。以故好修常應正理常[illegible]

個權衡到此退州曰正人說邪法則邪法亦正邪人說正法則正法亦邪。你道養個甚麼到此鼻尖窟。元稱舉此卷曰王摩詰是否提綽退之是真供奉王新建許朱子。聖賢則家正好送他上學其此眼方可以權衡此書。愚曰真作錯行得麼江記乎殊特如疑自我只管看

鋒犨煉殺機哀哉哀哉。故曰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竊仁義者百姓直道。猶權衡之。彼無所逃也。彼竊混沌以廢天日之權衡。而羣散為公然潑悍奔突之嬰兒。其將奈何。明收荀子之性惡而賤其禮。專取告子之食色而去其勿。貌做墨子之兼愛而遺其親。很縱楊子之為我而不知足。則將奈何。於是簧鼓以膠目塞耳。必不可能之法。而實巧遁橫肆。使人不敢詰。其更奈何。洪荒不知父。今知父。是不反本也。弱肉強食近于禽獸。今有禮讓。是不古也。仙定鬼窟則

風刮則指櫚自有少人說短長。世貧設術請商象念誦象自相曰犬張為自猜念陰河中拂袖出象猴徒問典座行者行狂曰當時去也象便打破竹了首守門開辭揣看訊實家出入行讀說滾依此悟乃與鉄撥按令又拂袖便行物有飢樵兒打破王無假笑日何故此乎俏什我那道曲牛去日不

外執混沌耳。避世匿形者借之。若計黑路以塞源。繁堤適以橫決。而許愚不學者。秘傳罔民矣。豈有光明正大而廢天日之權衡者乎。人生為不落有無之有。日用猶不落晝夜之晝。避虛以遁累。乃權無以荒事增累乎。家常不飾飲食而專貴番木鼈乎。既精口即有是無而明滅暗縱者哉。惜不再燃亦不可滅。是權衡者混沌天地之神髓也。聖人貫萬古而表其公乎。立仁與義。正所以宰其陰陽剛柔而天弗違者也。萬物一體仁也。各得其宜義也。泰天泰地本仁義矣。豈

得辯諸溱速日嵩家名宗家我自是聞人日日伏醉酒又恐嚼酸此杖人日內七篇教於宗師帝王一一端中秘結大壺玄訴知節忽七日鑿死是果死于果死則濠忽如何化予死了蛇安得弄也儵忽又安之哉因于玩弄造化如善弄蛇者弄得百今人死又弄得古今人活今子外篇中駢搭連來可收

待正名立教乃曰予為克家之惛政府宰民幷宰君哉泯揚過者本泯者也並貫有無以中正而敘其餘者也並曰婦而生子為失女之體乎何如明其貞體而為女為婦為母之一貫乎權衡無我物自有則節性宰性制天用天裁成即生成也有物有則即無聲臭偏離而佻之膠有錮無皆駢拇胝胝也礫仁礫義是則不通假公濟私寔可傷痛劉須溪曰竊誠可歎而天地之間盜所不免易定曰泰否一包礫卦一决張弛代錯所以貴裁成類辨之井竈也此裁成者必

老得聞駢贅索子宰起古今吳孔須壺痛飲且說且哭哥哉快哉是誰得知別日竹王人刪王子獻稱以漫為偶捏不議李克抵內于地何如東方朔譏諸君入我揮中亦何公客不飲耶嘆嗜探底定劇項伯解鬨己而獄曰演陽三弄李得脫身江夏脩脩切忌據慈愚曰門此評駢拇你道脇心在甚處

明竊之可恕不可恕而正用者必明盡善未盡善也故曰法以事斷禮和其情自反太平物則付物是與天地宗是由仁義行與喪其驕妬鄙吝之我則莊子者芥茶消餃者也如或未然中節權衡不可不一稱之則此敢蕩各開胸堂即此解揣方前通看

道介曰天下自有此反激之機亦不可禁索性痛盡一偏知其不過如此而聖人之中道明矣徒菩徒法之不可孟子已言之並于尊救賢智之過耳嗟乎世界亂多人生患難多吞為古風

笑翁曰迂齊適齊嘴以冷笑嚴若日實苦疑結一九一十新大道取水酸滲赤可解腥凍水不如一撒然甦生介朝看破看後如何且叫青天捷聚若謂此外別有藥狹駢枝若不許其出乎更厭嗜散不惜不藏樹起無用然理手駒未免多方忽有千手千眼者與十千十目者你一拳我一踢爭得無眼耳

吐一口氣寓可以怏猶詩可以怨也烏能戒髒不噴出不號乎所以濟人亦以殺人帆檣櫓櫂在乎柁子漩浪風雲在手知性豈徒叟李李乎穩耶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二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多指也贅息肉也縣疣腫結縣係于形也多方多端也列于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者出來解夾一場笑去笑兒得五藏相生克既且請自開自見只如五藏六腑十一而併爲十二經絡給合黃鐘骨節應度數造化生人亦太穿鑿無濟矣五行爲五緯星又無雨個日月惟日自行黃道月星皆隨輪打轉怪哉天地亦然吊出虛空千山萬木生物無量你道駢枝贅疣有過于此乎莊

杖云倏忽于渾沌中弄出一個駢拇枝指附贅縣疣繼欲使知性命之自然不廟淫僻之行以失其天真之神化耳一篇反復抑揚處處與人點破就中毅法之機妙在自開自見自得自適則天下無不聞無不見無不得無不適也

潛曰五藏歷然五常原自歷然五藏渾然五常原自渾然方本不多多亦是一圖書小術為萬法歷然之約本秩序變化之端娶人自不聞不見耳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凡撥急鋪德多方首須間雅馴已不間不見韶來索句遊心敝辭而學無用之言非凡自間此是味枝贅疣否

何是一際事玄曰駢贅發

一句快活非常戲得世界啼笑若非世界啼笑泣窮窮怎顯得叟尾泥中的快活方千蹄孫發日鋸價轉高花更巧能將從于蔣蔽從來一

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音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離朱黃帝時人。擢德，退取好名目也。曾史，曾參史鰌也。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辭也。竄句，竄，入也。敝跬，言辯者如寇敵人半步而得也。一曰跬譽是號譽跂是也。

子無與尺二十八言猶太多。且道堅辭相聘塵視軒冕何故又覽伯夷之背泥中曳尾踏傷觸醜何故又蒙鉴跡令兒之皮此真盜大易濁過之奇貨明約三百金五十招一寺利而諸綱患而际術作及劍其其暴遇聖之大者者了中峰教人反用食與養猴狀狀絕下好殘小損世與他翻轉悲曰劉高何貧

生生存存，如如當當，皆正正也。正者是甚，正其正者又是甚。不見莊宥篇中之物物乎，物其物者即是不物於物。蹉過一際，重玄所以駢駢贅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音叨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正為用曳直矯身殉天下可悲七尺何許許役之以身殉身不宜何何如其以身殉食饑者天下之啼號又何耶。

曰莫皮囊自殉己文何其為人多憂也君子殉仁義意為身家蠢試殉貨財貪要行仁義者同身殉天下放心放心但為伯夷伯可謂名首陽損矣正使聖人教大盜止又兼不喪生損性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音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音翹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音餘 蒿目言貪也。饕，貪財也。曰嚻嚻聲也。又奚所析駢體以為礙。樂呴俞，顏色以為仁義。纆，索也。撓，亂也。

子矢殉之道無何妨分為駢子詩書駢拇故了博塞臧其為惡史而顧擇至不總足以傷人之魏而各適其道觀試同歸忽總則一般情知莊生要討便宜何其多愛而殘生性乎哉合取

有者曰五鬼關殉有者曰正須鐫老收科惡日不論是山弋陽要中眼服。

郭曰：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

一日誘然皆生，非仁耶？同焉皆得，非義耶？將謂八兩半觔物不欺物，號做仁義；鼠指秤斡，號做道德耶？你道是駢不是駢，總得總不得。笑翁日來夢見在慎到爲聖賢以蝺芥之樓下，韓非爲仁義以蜡漆而見姤于李斯，非于看得世世皆戰鬭，直待天地崩了方纔太平。何夷不惜爲盜跖者不得忽免

李膚余子曰莊子夫下箸下剣孔孟駢枝篇終于楊朱耶究竟身殉虛空虛空殉身耶陰推陽奄是誰嗇乾。全人曰戰國物能嚊嫲而狀穗莊曰生爲寵貴或爲決疣或背憊於生也則殺人者之心亦淡矣戰國毀先王而莊曰剖斗折衡則民不爭則毀者之心亦息矣盜跖無荷得其時皆然此尹跡之誰爲天

史孫則前可其情此身狀乎抽功實大將獻取之也長奥之矣非予苦心了抹世而效験于爲文警再兵哉六經宮室之陳此于權衡鼓而盤之大根斷精憊一轉而不斂評兩等權衡世易民爲說書又月以爲途徑是貢不善讀莊子者

如此乃竊全耶。故竊仁義以娼小人，竊道德以蹈仁人。自造枰斡，高下其手。果然絕世聰明，多方妙用。汝等都被語脉轉了，何能夢見。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殺身從之曰殉。臧與穀，假立二人。喻皆若而所為不同也。證引臧穀為臧獲者非。塞即簺，音賽，丘壽王傳。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也。挾筴，執卷也。

正曰：亦知駢枝不可斷邪？乃齕其將指哉。除此四殉，將殉虛空乎？將借虛空以殉嬰乎？天其跖跖其天常乎，下戚乎，相縣九首乎。止為不能順性命之理，而中乎常然之節，故繼此權衡成章以省民之

駢枝不斷皮下運有血脈上看提一怒字好篇提一魂字是天地眼在說起而流自聞自見者君枝皆一半爾于尸曰吹笑乀怒其于聚抗劉受得曰發陳一經于湧如川然則上不敢爲下不敢爲其言外之可不知耶不則迎于之達膚為告于之怪根奚愚者迷無忘曰福入禍泉無避處敗終白日未生前

辰曰語至封悉每篇皆然若瀟周不可知者隱系有餘得謂辨寺勝之道許式真而覆徵上盤稱生六間潛曰和上呈嶺同山曆曰今日截上藍顏破盡便收式曰不奈於何未破者也駢一爲蔽牛剖孟曰外不敢尸仁義之名内不敢爲淫僻之行易曰折其先笑不然後曰前之咎數爲古今同抵笑翁曰彼知

加解民之戕耳。揚過順天，隨緣乃崇，一味貪冒洪荒為渠魁，三竊哉噫。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俞兒，古善識味人也。尸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齊，為人主上食。

翁判曰：孟專言仁義，莊專言道德，其寔莊子所言仁義，其字義與孟子殊，有本仁義、大仁義、小仁義。矯仁義、假仁義，單從自受用血說，仍是為我窠臼。

韓大力曰：仁偏以愛己，義偏以裁物，則仁義惡矣。

[illegible]歸曰：孟言仁與義對，孔言仁不與義對者也。

不可莊語非括囊耶然曰幸得參商寸方人未必知笑翁曰且道術頗布實是如何括　予甚愛讀騷作騷經又作反騷杜子內篇不了又作外篇雜篇作反騷一歎可作古人云噫可與有智人相罵不可與無智人說話愚曰個中幾個能相罵日暮淡林非杜鵑笑曰迂則任迂又點不出曰如何點曰盜跖僞

陽明曰用規矩爲方圓則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遂執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又曰中只是天理變易從時如何執得須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抄此二段置駢拇後請一權衡正曰不儒儒即仁義不仁義即儒僻二不兩立也果雙捐而一念不延乎若倚本空又縱人敢爲矣管子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比腦捷記法何所避老曰去其太甚莊曰適得而幾仲尼不爲已甚非回途㝵執兩不敢爲可以磨愼獨之刀勿俯坐嚮愿之窩莫推廷人一點

得天地之虎壁深園穿衛如何此得邪是偏得天地之烟雌雄更激揚忍呼不到底孫解啊口既愧于盜跖又愧于邪忍正可謂書七法巽此啼哉　杖曰贊得甚地歎天不如僞得傷心新骨對似預齊徧界須倚二黃料軍例曰雖生得知君子好僞不知天地更好僞子人乎卩加以肥贊是天地爲人也天

杖人曰人身有駢贅或可治不可治使心性駢贅因可相忘不治乎安知仁義政刑非治民侈于性命不情者乎仁義與道德相去幾何道德與性命相去幾何得意忘言者默識之矣阿創曰諸方盜法攻擊何以捄之杖人曰非所知也邪正異爲相奪正是激揚機用使于鏷湯爐炭絕其偷心不得躲跟踏翻生處𥨊曰此乃慈悲相爲正打偷敵也不見易以變化不測之神摩盪交錯爲吉凶悔吝始能生其大業哉尼駡俗觀他僧曰你不看我惡知我看你噫世間豈有人境是非爲孤起之能所

境出首曰混沌生我是混沌爲禍本矣如不得已以權衡托聖人聖人托慧大斯五藏五常血氣今古一任盜者盜訪者訪而汗不敢指參不默陸旣神矣哉哭曰汝無始來習氣不除此巧愧也即巧叛也人盡不免貴事則面赤矣貴面參透故以牆壁藏御作香灰藏溫飽使人遠面而徐愧之莊生早洩此機後世引以護懇貴知常味渚穢深鑑貪用耶不得已又轉一語曰汝作僞者耶

哉人自招殊耳木人看花鳥則死矣然是不壓艸語求是發藥病語實王論曰學道不求無障難直求諸已無惡于志可也佛以捉蛇遠多而爽成佛你惡人來觸犯無明我謂你尙未有與對頭在蕭伯玉起信論解曰莫妙于法而心爲粗但信心而遺法故心成而法遁矣如一人目視耳聽心慮口言手持足行並舉而無咎心爲見人而不見體也昧者以法爲粗以心爲精以體爲內以相用爲外犁然角立身首異處非全人矣坡曰手忘筆而後能書鈔哉庋丹子曰緣熟則忘自得則忘能隨

境沉智與理泯心不見心忘是本忘將以撫筆爲忘筆乎以筌䗶爲張䗶乎雙奪雙融謂之無事無理乃事理不二之急口也有僗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然則聖人所表之權衡豈非究竟堅固之中道哉物呈帝則知而無知出入以度不落動靜權衡付之萬世心天木不可欺翎守雖與顯避雖昧但素常然之矩而盈虛時乘矣淡幾神明惟心體物隨不可惡觀其會通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俯森羅節序本不動絲毫者也如此反復究竟䆗蟄又蟄冷地看莊子曰百家往而不反知愧者誰

淮陰集開面馬書美白石詩道人野性如天馬欲擺青絲出帝閑更瑣題曰絆者自絆逸者逆不是老莊誰說得以愚觀聖與之義正是脫羈而報帝恩者其若方回玉豹歌云曹將軍杜工部各有一心存爲古其傳非畫亦非詩要在我筆之無期且象此以收馬跡試聽莊生說跡而嘶嘶芙蓉借日滿祖言教外還有爲人處也無投了日寰中天子勅還假免舜禹湯正無階就進話從以拂撇其日乃波發意求首有三十棒也楷即開悟再打便行投日且來開黎階不顧投日汝到不疑之地取楷以手掩耳非生撇日則不耳之見不能以手掩耳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音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音的）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跳也燒鐵剔毛刻爪也雒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馽皁槽櫪也銜曰橛纓曰飾

杖云：讀莊子不比五經，當別具隻眼。彼霸世人溺于死法，不能迸出靈機，終不得自己受用，往往欲與正言，乃反其辭而出之，危其事而悚之，使其疑惑思極，忽然得之，則知其立言之淡入人之切也。

又曰：莊子豈不欲人治天下哉？正以世人不知治天下之妙，乃以治馬而罪伯樂，治天下而罪三代。此正所以獨推伯樂之妙，而形容其善與不善，以歸至治于三代也。知此則天下善治馬，千古善治民者，復更有過于莊子者乎？知此則天下當有善

莊生自趣山快耳其寔上古爲肉濶飲未必可保而遊爭蓋了日余未嘗無小人而君無君子而小人子包之否未嘗爲之勢分而各有欲則君子小人并多事矣別道曰新秦之行吾黨亦當分任其皆情乎無有以素樸告之各一曰從容素樸即是楚跂皆乎無有疑此者

馬，世世當有善民，治天下者，余頗有意焉，善本不絕，請來取宗。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音田）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音兮）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音薛）爲仁，踶（音題）跂（音支）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音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鄭玄讀犧如莎，劉音素何反，引得齊于尾送女聲，當牛形，嘗音羲。）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填填，遲重也。顛顛，專一也。蹩躠，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故抑而抵捂之，澶漫，猶縱逸也。摘僻，多節也。漢云摘如擘撇之狀。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音戛）倪（音詣）闉（音因）扼鷙（音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

空山類佳尊物生曰深村不任行荒烟鼓動春風過界吹怪後昭陽行則路從知先失兩莖眉滿眼無月斜欲參少行人被眼歇話開非見誤跂好知爭師了私其敗厭歟耶此澤之過歟喚時猶日見怪不怪其怪自怪自得之圓休斯所以出處子曰孔子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豈非莊生絕聖棄智之

本于手下推出了節韓非之惡民亦窺見絕聖棄智之本子者也慰下過下表中郎詰翳云莊任彼內被外引將翳云竟睡不着

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崖摩也小顧謂撲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

（愚者曰月題是馬譬飾非的虛也本文齊之以月題自明介倪猶睥睨也闉扼也鷙抵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者也）

呂覺曰或獻閉于宋元王王令國中解閉兒說弟子解之解其一不解其一獻閉者曰彼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

逅說曰荀子云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正救顛頂率性偷委氣質之病激言性惡重禮也剔性于生前且騙情禮雙遣耳翻于虛空變成奇貨離即斷常愈玄愈幻逅于回匿則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馬白馬堅遶天際地入能無是不問石為不答兀青牛生程馬生人皆于相若不相若無已始相與為閉解一而不解一也睞以作君子之類

大戒哉不可為也乃似之現量無大過矣果能禁比量耶積一月成萬世奈日用何聖人故申本末之秩序差等事物使事各當莊子云緣于不得已是也禮義以中節而名祇是公平而已且問冬至立春候不差秒歌舞板眼待思量否發而中節心法雙忘非膠致也乎在自反暫歇過關用之物物還其本事以空樂世以妙實空其火候耳正義曰中節之比量即是現量即是不起一念物則各住于法位三拜依立我何為哉達者不樂羈絆逃流作自了語展演出格偶然後不為例

須曰優世立物可以存變可以諸借他曰添個省錫得一個慢耶咦曰且須呼剩蝟切忌被金鍍

趙州問一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連打兩掌師休去兼單紀曰驟馬加鞭上酒情何如坐地看陽州惡非長短俱截了厭竊終難仅何

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胠去聲 祛音）探（平聲）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偷世罷者曰鼠則客之狗則辯似

杖人拈金剛經云將如來偈布衣提三尺劍假為義帝發喪之師于諸暴虐王侯手中奪得天下及見沙中偶語數上擊劍乃思制作法度始讓天子之尊又于沛豐見諸父老乃悲歌鼓舞泣數行下此皆真英雄到真切所在然有此真情激真與開真肝膽決升從人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脅下傍開其旁從旁取之也攝結也鐍也扃關也鐍鎖也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杖云莊子痛這世界人心如江流日下不可挽迴使從前無聖人之禮樂刑政則早見此世人獸相食而囊匱已無城郭莫設又何有聖知仁義借資于盜而能守其賊身以有國家且處堯舜之安哉知到此時決不可一日無聖人是聖人亦決不得

抵得出描寫內出然而知後來殺及臣用有至竊子物恐此心尚未能節盡此盜者為不及三代高日如是況此大盜將僕可以一言一行節能者成然則莊子之竊冊明陵里之後帝發長于人道學倫分其用权統制通于胠篋反復其沛上之大風歌治乃究竟已予明了未之盡者因無所住而生其心耳夾紙

死而大盜亦决不能止。資盜之智亦决不能去。乃矯之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問莊子，必將何法始能擊盡聖人，縱盡大盜。吾亦莊子到此亦將如鴻蒙雀躍掉頭曰我，非知而去也。知莊子之菰蔑淡處乎。大盜竊聖知則能得天下而久守其身。龍逢比干之賢者尊聖知則反殺其身而不有天下。又況善人少，不善人多，利天下少，害天下多。如此數來，又是莊子縱盜以竊聖知，使存仁義以守其身不啻縱雞犬，食丹藥，而拔屋宅以飛昇也。予只恐不能竊其真聖知仁義，徒竊其誣世惑民之術

不過真知已竊劍關來付與誰誰是自拈賊來細同參閉之朱一綫送在炮藥畫中

為拈渾池以答之則有渾池之說而竊之各各自謂得無上道將奈何可惜皆是小盜不道登壇乞燄侯門為宗道場謝殺大盜者起

自以為聖知而自賊也。嗟乎，莊子之意正欲聖人勿自恃為聖知，利器不可示人，潛行密用，無使大盜得而竊之。不然則焉知大盜門下更無有操縱之雄者而乘取之乎。祇如野道士竊假符印以驅鬼魅，既不能驅鬼魅，又反遭其害矣，可知真聖知決不可竊，可竊者決非真聖知也。果有能竊真聖知者，真千古之白拈賊也，莊子亦將被人捉敗無所逃于繭盜之罪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必為聖人驅除而歸矣。既知盜不可脫于淵亦知國不可脫于盜非鑽曰武者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凡道與莊子藏身於于藏身是代明鼎錯行服曰楞嚴轉物是大吹塌不妨嘗試。

世尊初生指天指地目顧四方周行七步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曰我若當見便當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是伏羲氏帝也虛舟門非先用此條可為第一鎚篋手在不知轉眼便有竊此傳為總殺總赦之計以為手同插溺殺者生之語倫乃太堅因貨盜歸邪一番門歸則見有義保道一條電拈出把殺也無有

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侈）子胥靡，（音糜）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音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

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氏奔北破喉所遺錯誤在甚便定若能辨臣許汝且復眼破壁焚符何以德山之人問便倦眼自瞑且有如洞山之換面生疑者乃如或未然胡嗣亂吸者以友本而論亂天下者也還請莊子來作一手斟酌可乎噫也是晉州人送賊。東苑鏡和尚評拈花公案曰世尊歷事已多夫豈不知利器不可示人而且不害蔵其爪須臾磨劍當斗木蔵輕終歸始過一泰英脫然分付堪何用天下從恁不太平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胠刻也所謂之九中也
向秀云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真而忘其迹則大盜息矣不然者言守故而不日新事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云關邪存誠不在刳察息盜去欲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虚谷而谷虚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言在去欲勿彰聖知
正曰此止是自反一法大有之揚過順天過神乎揚此天地萬物之生殺也莊子去名傳名寄在德

明廢貪後之偷退者可投以廢劫奪之利器乎。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音麗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擿與擲同投棄之也攦折之也爚火光消散也

呂曰所謂絕聖棄知非滅典籍棄政教也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僞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擧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然後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白齊曰遁上遁下曾子惡之謂無爲以求名太公知其害曾並之云愚不肖患在一時而邪異既在百世始示騁龍別墨以有無矯亂名寔便于煩遁

詖遁而無禪者資以謏正而荒唐爲詖假至今直須窮盡莊禪本旨申其大乘答其偏真而實智者不惑則化歸中和矣以滅爲無智愚俱絕非鬼窟則火水也即有是無可破破相而誤解縱脫大恣率獸矣安得不還名寔申韓因以慘礉可無憂乎然後知環中寓庸之妹正是不執著不斷滅之通待也董子陽經陰權韓嬰貴滑買誼別事卻既祇勢總歸中道成章徐幹不憂其術而疾悪內關何待陽明發明乎莊生能窮諸徼正可助我書此

何比傳統亦徒費我人以不及之法可補之嘆呼好知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韓聞濟曰設柙非備鼠也使怯者能服虎也立法非以備曾史也使庸主能止盜也爲符非備尾生也使衆人不相謾也託天下于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徼幸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何從識之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王之法必詳事度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前言而責後功無思無慮矣藏以時言因自然言无思无慮與莊子何如適日雖十或能風雲則閉伏式鵴合爲一謝必不爲畧略不底蘊仍韓非之表身舍鼠裝何以知之以其機物知幾而知之惡已人寡智短慵久生難于休休矣不是修伸進求見一釣便上。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音盈）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鉤餌罔罟罾（音曾）笱（音苟）之知多則魚亂于水矣削（音朔）格羅落罝（音嗟）罘（音浮）之知多則獸亂于澤矣知詐漸（音尖）毒頡（音黠）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于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音隳）四時之施惴耎（音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舍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音諄）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鼂罟也兔網竹箄側也所以施羅網也頡滑不正之謂解垢詭曲之辭惴耎蟲無足也肖翹飛之屬種種淳厚也役役有爲人也）

瞿曰君子以同而異石林曰本自無同何緣有異莘莊曰別即是同若待別耶掃所以非雙照因患中不自知且問中不自知化體何在曰將無

仲長說有藏裂之詩張翩異以爲超然明亦稱之餘所謂消愁學憂從何特哉

王戎問名教與老莊之自然同異阮瞻曰將無同正曰鼓萬物而不憂之化體即在聖人同患中名教即自然也若剔本體自然並無自然人勉強而自然此即自然之理自然之候因衰自然之法者也法久自然弊不以法必弊而不明法亦自然也掃法爲高之弊更百倍于法久之弊此亦聖人知其自然者也楞嚴非因緣非自然雙離而中斷矣許君來曰古之人役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役愚不肖以養己今之人罵賢智縱愚不肖而以無悔自養嗟乎防肚餒者何以憂之

杜前問邯鄲酢歌大匠編衙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孟庶非乞亂篇同一信條悼矣悲在道之交夫而稽孔讚歎孔若是倫心人識說指聖嚴盜特武錦乘便極惟莫何背慘怜惟天下傷心人可莫讀此莫愁俞家吹劍録進宗夫掌衡刑賞陽兵威曰世有傷四大主追嚴

石谿子曰孟子憂告子禍仁義莊子毋乃助之乎然不憂也人皆以人心自藉也小人以理責人而後賠收其利者倍是則仁義忠恕之說固小人之所護者也人仁義則已受其施與謙矣人忠恕則足以容已矣肸津管鮑者望人爲鮑子而已爲管仲也君子知理與身推利與人每托事於大方本大于舟然能行舟以托水也人亦以人心自藉也何患禍仁義者不能顯仁義之神耶

權衡包爽曰舊常盡責孔子[illegible]合身倫定此公案今宜求田常盜齊誰乎乃說以王天下

一隙一以耶美我待取上戒佛慈乃發菩提心世尊使阿難問調達，逵逵思出獄否。日我待世尊令夕此門道達兩頭縣鉗扭何處。後人錯認且封鎖見前見絕老衛日博浪一椎併沙丘之魂退陽二乖碎吉利之胆何况判官縣筆生鐵鑄成閻市尚豪乎秋萬生早是般生度盡不可思議。且如王烈賢守劍之菩提陸機化散消之地獄壯能下昃。跑到咸凹。春一秋天日懸此利器惡他生疑係。總脫不得追追魂攝魄的道場只如此寫宜外許多羅漢猶謂脫皮障天權嘆過日。又豈知莊子特地打個中明此不可解之塵環挂一張為束縛獨之告示服盧尊之鴻包管一笑。

稱引湯武。置聞何地。不與孔子之仁義。存乎戰國之勢。任各莫是藉此傳食。以自著孔子光明。祇圖三十年後。此節大有耶。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妨盜耶。逕凡云。公卿止講明哲保身。乃是莊子譏盜。士子止講傳食諸侯。乃是孟子譏盜耶。楊朱宗黃帝。墨翟宗禹。亦是保身傳食。適可而止者。孟子詆為無君父。毋乃苛核過甚耶。後世狷則妬。狂則猾。若以適可為中行。去鄉愿幾何耶。如謂絕聖棄智。必須然盡全心。果可然耶。誰肯然耶。將以孤高釣之。神鬼赫之耶。如灰復火。一綫即炎。錮以現量。雖免鑽燧。倚此遺矢堂構。則赤子亦利器也。夫央所犯。洪流潰隄。則絕棄更利器矣。將謂宜不容針。私通車馬。則總殺脂纖。何用此詐明頭面教傚教狠耶。亦子仮央曰。中道成章。依然物物而已。聖人知事物時位之斗斛權衡。即是萬元會之嬰兒符璽。明五藏五常之圖書斗斛。即神乎張弛逆順之火候。權衡美惡相極。亦不必察。物極必反。亦不可倚。倚恣位之聰明。即以泯其胼鍬。翕勃生之聲竈。即以委其雖跛。此海古不變之時用也。祇須山場礎磚解衣。故被風吹別調。

讀來散發醒來首聯剛輸邑用平九前青狀之王侯俠杞道德汚吉見光國對明日但各多謬說君當恐辭人東坡曰此獨明未所時語必以洪荒被三代。則不安其性命之情也至矣。本是老米鋪墟去其大氣。塵室日特謂修乾扁銳向賊寺死呼耶靈且聖空子生特謂入解得較為異類戰身耶要且通身泥水若論本來現成耶要且挨餉他不得右請天地太無繳耶要且議論他不得如云絕聖棄智賢是生猶牛羞及乎斫解雖然又說勢不容已。然則中道幾時得成手。只消兩頭使道。誰知傳歸定東也。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有宥也。宥命也。喬詰意不平。卓鷙行不平也。在如持載圖中之戲。宥如覆幬乾中之用。

陳維立愚者曰。拱手高談性命。而漠觀君父之艱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本所以生世。君父有安危而惻然與之同安危。至于痛說其人生氣蕭索矣。而此外別有性命乎。正因為人以衣食財色為性命。高人以詩畫山水為性命。英雄以功業為性命。實者以理義為性命。仙定以鬼竊為性命。點習

中道戊先恭不捻何有一辭卷延流便滿懷情相乖忍然推倒卓乎大哉且討一個散場。抱山日莘塞領甫出此中道區總面且塞壁鎮推也以逆裁乃可順理破滓更朝食剛錯利哉

偶矣。各竊其說。以詆娸護短為性命。惟聖人以天地萬物。古今經緯為性命。故能圓而各安之。而人不知也。不大拂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何嘗事詩賞罰。何嘗不用賞罰哉。

杖云。利器不可以示人。此在宥者正欲藏天下于不治。藏不治于人心。使有力者不得竊之而趨。使無知者不假求而自足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慎獨可同參。

正曰。因欲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遂至外不放人。內不放出。厭緘詛盟。煅煉成獄。舉天下思慮不自得。

人故俗竟無濟者。自此天地又何用尚安此性命為哉。不見道大聽歆其摩哲廸邪顧前騰六合雲書何心隱講學時張江陵忽來。大象出接何不起座揖手曰。方外人不為禮。張公曰。你見在方內。如何說方外。張元長曰。泰際無乎文真人無知己。江陵必釋心隱。隱亦自謂從江陵之得宰者曰。不應吓如己。必殺子

喬詰卓鷙。何暇安其性命之情。此無他。以不知中道耳。因而曰。性本不淫。何用恣度賞罰。于是乎縱盜滅理矣。此無他。以中道不成章耳。情田順實。使各安其生理在之也。乎愍悲憫。嘗不見人過失。有之也。中道成章。須知無為有為之君臣道合。君用于臣。臣奉其君。謂之本在本宥爲可矣。

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于色也。說聰邪。是淫于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于理也。說禮邪。是相于技也。說樂邪。是相于淫也。說聖邪。是相于藝也。說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不知己杖人曰臨難自別是大于不知己也氣複為倚御不變或情是又成就一異知己也伏嘗時有大手眼知識過于彼者彼也應心而入聖人中道何至偏鋒森述邪然人各如其分量豈易定評一喬詰卓鷙始安其性命之情莊子之發藥始為此乎可以託天下寄天下嘘乎嘆乎嘆過不少。

以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音巒）卷獊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臠一作欒。卷不申。舒之狀。獊囊猶搶攘也。炊或作吹。炊累猶動升也。向云如塵埃自動也。）

前於者不定詠閑者不特權九梯彪形衆隱自為解耳。今更以上下同禮實此之處之友將何以執其偏瞻耶三界長特為十方更……

杖曰。此千古正論也。取恣乎上。僅得乎中。今盡超乎下。又何能過乎中上哉。將欲與之。必固奪之。重玄廣闢。而奪之者。是皆細細與之。左盤右錯。使妙盡此治而不治。不治而治之妙也。婁心徹用。更有過乎莊夫子者乎。更有過乎莊和上者乎。

崔瞿問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音綽）約柔乎剛彊。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

競妒作眞個行罪公術頭楷臥曾知非朱放慈是教人麼虎子題其室曰朱而自號四之正道是故愁是值聯是救人。

蔣孩子開錄曰。新鋸推鑿雕琢性命有過于脂虎打七之一傑青蛙未忍奈人

不識奸禁侏儒跂尊科直使撤倒齊休喝散人亂已逞八刻反生解會不還頗祭紂之禍此作桔猶能燔樣留史之禍黙當聲耶張思伯尚賤參與並良久乃日知慚愧麼便下座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拔音)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于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異音)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斤音)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法)也。桁(抗音)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噫音)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節音)槢(習音)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昔音)枘(芮音)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蒿音)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投引也。劇偽也。縣而天。傷長械鋼囊夜癢者斷趾足處幽地也。脊脊相踐籍也。椄槢楔也。攘臂舉背指揮而行也。嚆矢嚮箭也。)

杖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以利與命同言。利與仁同言。以利命如水火不同器。理欲不兩立也。使聖人不言命與仁。天下將安歸乎。孟子得此意。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當春秋戰國時。盡天下皆功利爭奪。孔孟學時已不中用。而莊孟同時。既不助孔孟昌言仁義。而且以三代上之皇帝皆罪之以仁義攖人心。天下豈不大駭爲狂逆無道哉。當時知以非聖人之仁義爲罪者。唯孔孟之徒。莊之如彼時之尚功利爭奪者。已不知仁義與足救戰國之弊。又何知譏責仁義之攖人心者。功過所在哉。或以譏責仁義爲是者。以此時唯縱橫合弁之術爲適用。無事仁義之迂闊也。又何知莊生之旨耶。亦惟孔孟閔此淡歎之而不欲言之。恨天下不足以知之。或傷厥耿其意。而洗心于密。以自慰其憂勞。如熱惱場中。且以一服清涼散。致太息也。

祥州曰。易言仁利命以并象罕背而喻。正恐玄談爛漫。荒高廢務。故以雅言啓天下而成之。

史記云。虞四凶以變四夷。東坡曰。非殺之也。高忠憲曰。舉十六元。放四凶。正是艮背行庭。正是權衡之帝則。所謂既竭力而繼之仁。不可勝用也。知王者以知還物。正所以去天下之駢拇。而安天下性命之情也。此爲徒法徒善不盡其用。故莊子反言以乃開之。誰知相治專實其眼睛耶。

廓丁志近稿曰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生可得謂此書廣成告黃帝不過如此孫淇澳曰不可便執言了之者以為天地之心環中空曰是處無非天地心待于復處自相叢不曾剝爛安知復有得單傳穆剝斜如何是特室曰切忌面壁如何是至道曰佐五穀郎得。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語汝至道廣成子游倒不堪若是相對當還掉頭稍較些子觀我氏頌曰窈冥昏默是丹頭向上還須有一著公于土操芳樹下清歌妙舞北風流。看兩原字明眉主參百昌生于土反于土土又反于何處。且問廣成子也黃帝為佞人孰與塵之下讀黃帝告誠所以塵壞黃東功亦

自不小也半心讀義歷屯為上古第一回精至今記為寡無之說又何嘗不遊無窮之門也耶二字。

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泯音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翦翦佞貌也蹷起也物將自壯言不矜治術以擾之也李頤云生物得云千二百歲謂之大耋一日陰陽之小紀也百昌百物也稱昌介也緡泯皆無心之謂也

蘇云山經廣成子治也紫二卦運日月黃帝師也所種者穀雖穢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窈冥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成故長生者物之周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處和故不見其分成毀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與我也

杖云心無所知則抱神以靜而內自慎精不搖而遂于大明之上矣無所見聞則神將守形而勞自閉形不勞而入窈冥之門矣心無所知非絕無所知也我守其一不為知所敗則與天地為常而遊無極之野矣無所見聞非絕無所見聞也以處其

愚曰彼特破升果之蔽耳然凡妨孫于繁殺衣蛇又不知漢湯止渴。

言汝見倘然止曰作是歷曰遇雲將曰去問海門只師見一云指示人亦不耐形體者猶何耳

伏曰莊子之文變化莫測忽而為天忽而為人忽而高臨千仞忽而平訪萬里忽而神蛇灰線不可尋忽而入海波江如勃潑之不可見其天地之奇氣所鍾造物亦自不能

相任物自壯則與日月參光而入無窮之門矣。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

知也我何以問如何見方處曰余心猶何于山日說說到要宗處便是前打混去思者曰拈迴一踢些你教他如何說余嘗之曰噫忽擊而混沌水鴻蒙過而雲將化一反一正內外互見是謂搭著辭行耶不知辭行而日終日圖覺無敢覺者也是節我且鴻蒙傳卷曰支知冊得作者之為歌為文也耶

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則民之放（音倣）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艸木禍及止昆（作蟲）意（音噫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音隳）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音幸）溟（音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

一篇正意一收來氣明與鴻蒙行不得受於味盡而復得雲將不能逆爛莫破鴻蒙以東瓜印予印捉耶事是起辭而行不能此語者其有能勸彼德山托鉢之机緣拂神使人始知雅與同條生不與同條死者各自有个轉身叫氣處何則共是本過真實討那得个消此片心三十棒益後德拜風雪仍滿長

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雲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方神木也鴻蒙元氣也倘然自失貌贄然不動貌雀躍拊髀止貌搖其作止貌涬溟渾淪也）

郭云嫉不能賢然道放故遣使歸去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乎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因眾以寧所聞不如眾技眾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

安有只等進退全身出水都佛上化出氣何如再從知之乃是難之不動自側鴻蒙止好浮游推躍杖人嘗與拿拿自問堂上瞰丁個個聖人下車之後便是凡夫李曰何也杖人曰要上拚蘇秦的皆算人陳仲未全身入化妙不可言及乎下為街他為蘇秦的皆懶已下以指他為狂人陳仲子亦也恐怕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同）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

[illegible]

得有而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云心欲出羣爲衆攜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是衆人也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王弼吾萎微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莊未免乎有故恒言其所不足

吕曰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軀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矣

正曰一種險傲止過人尚萃出頭其成就人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生平也萬有餘喪矣棄灰之酷亦終于自獎孤注之勢有時可以脫險誰能于一樣敵展判出僥命微倖之兩種中庸耶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illegible]

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嚴君平曰神明之動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

事中節而存其化矣眞體道而事事無事矣

胡寅曰何晏執無裴頠膠有決分理者有則有烏能强之使無無則無烏能强之使有形器羅列不足爲空虛之累空虛寥廓未嘗爲形器之拘雖無思無爲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有攖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紫柏曰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象察爻未始無心也老聃敢爲天下先不敢非有心乎有心無心唯聖人能用之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免無過然則務心之人如何用功

捕楊花柄楊也日如人引使何下請還原何別道歷乎地自請道者只恐美食不中飽人喫宗一聖論曰無也而致有之是無有即綠而含飾刃也有也而致無之是殺不緣而循不金也非扶之日亦有亦無是大可與而冰可熱也並遁之曰非有非無是道不自而爲不累也見有爲有則物我之形如取引之不能私美見點爲無與物我之情如是形之不能底節能定而見之或乳一卷曰有無據亂其生來或去之猶救于止有事負其背物作奏之欲索是然而吹影鏤塵循致鑽相照理但無害不過此間未有不後人或亂而自訟其所當爲者噫乎果大彼悲更録列道一句。

杖云前段以先天命天。不治而治在也後段以後天承天。治而不治有也彼兹絕物我放陳詳明精微深淨。妙出六經之神化誰敢謂莊子不經。

正日人心僨驕不可僇故黃帝以治身爲則大學正心章以身有所心不在而指之。廣成其謂身心一心一如乎舍身取心自古所病全提不許分開破執妙于軒輊泥乾炙身牛車愈醒恐猶有錯會者天下即是身心身心即是天下君臣道合正堪捐饌。

滑州曰層樓一屋本統天人因生歿而專格心所以心物所以物天所以天不二不疑矣直下是人

當盡人職當安時位意作有無之見乎正爲生歿惑人而有無之說又惑人故矣日體道于無可以受神虛受運事于有便知物則咸宜火候自適于兩忘之無所以調氣踐形而試性情也寔務藏用于法位之有所以隨分安時而無思慮也此則舍用而享其兩忘矣若不善用者貪爭執有則德滋才能亦累于矜己驕傲不能精進與時俱化而死聲色貨財乎若執空以之無則或株據道理或荒廢萬事非愚則誣矣而況眩惑欺人誇蕩搖映者乎論公因發公而中道行定以此破額頭

舟曰正偏因破而燕中到矣道宗道全平其聊和避言有者亦是倘君惹則邑豈容澋人登學宗上心到請參日光誰點來聞翁曰無心猶隔一重關玄鈙天間更不開眞帝面前天地正好將家門深旅劇惡曰是誰監云。滑曰以道觀言以言而當則真不足之足之則宗之即此便是君之所由立矣前人一側君守只從言上生得本皆是特見恐曰只恐特見又成偏義。衛曰有不得無不得有是二偏撲互剛難以並內非外非中間爲無着而世尊何之待知有者見惺惺而無著亦擬議事萬病比只以自心來持而無心摘拂以有心爲物而無心為可通地目試看之說了

天地第十二

人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所作者通于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黃帝經曰在天爲玄玄生神在地爲化化生五味在人爲道道生智正日聖人觀易止就天地指點而太極在其中矣含一無萬含萬無一譬如全樹體其全仁而根幹枝花各中其節直必執樹未生前之核黃聖人理太極之家事惟以不昧同體之仁善用分別之智使天下各各安分正用而已惟其不能觀而故誘引于有無兩端之上若恬本無寧執此乎然不知時各用之時互用之時偏用之猶非真恬無中烈也

應舟曰曾知天地之兼技事德義乎禮運曰禮本

于大一。協于分數。是無為有為之合也。通于一者，歟
事畢。所謂玄也。通于萬一事畢。所謂重玄。重玄然
後君臣道合。妙叶于兼。楊誠齋曰：中正方而萬變
道外。後無思無慮。此猶言學道之火候也。思兼慮
得。即是何思何慮。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考曰：今之受守逍遙無事為者，伴素逝也。電火中帡物，劍亦上觸身，是真素逝也。君子志學知命，素位從忠，時時位其位，即時時素其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杖曰：以黃而帝乎中，而不為四方色相之所變易者，唯罔象為能也。居乎北之赤而遊乎南之熱，有幾不遺其神性之珠？而真之供用於後，如更使知見聰明而力索之，不亦精心見心，何自而得？故子君子人我之間，而忘乎動靜之際，則可得之也。此小喻不斷清徹勝而持長柄。

來見所有貫信而追珠謂假而擴味者遂者失珠藏者豈遂得味者諸闕莊子如何發揮

盍況此漢專鶩其師而效過師祖智知爲二翻山水之影灼也智知爲叔父者爲叔父父者均此不是兩代也卡依汝作兩層言之祖非不親也于父則已殺

愚曰。佛前女子入定。文殊盡其神力不能出。下方罔明菩薩于女子前彈指便出。覺範謂與菲說偈乳驢乳。有辨者廣者云。此以象罔爲玄關。則罔明亦黑路。若云出不出之本定。則得不得本玄也。未可低昂。聊且軒輊。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音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觀食三氣福某壽耳故曰天不如屋屋不如巫大而無實之吞不能與細而切用之天爭權者兄知之否

利子所採金章紫絲來祝成禮法勝之號令笑又失此嗟得云禮拜了退

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公才反）。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眾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坂與岌同）

（率，大凡也。）

義曰。尊知火馳。是致大病。惟慎獨可免。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illegible]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illegible]華封人也。）

愚曰。孔子過接輿。封人乘以本辭。堯隨華封人。封人閉口執而退。退猶道撥。歎得及否。

[illegible]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音邑）乎耕而不顧。

（[illegible]）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

安向卜自黃指老僧口門窖不能與汝說於先同曾亦喙鳴雖合則依然合喙而願其鳴汾州無業問馬祖曰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卽是又問西來密傳祖曰正鬧在且去別時來業纔出祖召曰大德業回首祖曰是甚麼業領悟禮拜祖曰者鈍漢禮拜作麼圓悟勤曰濃生須用殺底生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易說云泰初氣之始也有無皆無而有無者名物得以生明物生之自得聖人因而物物

杖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妙于賛状義之畫與堯舜之精一矣子之一貫也一而未形揣寫輕妙留而動動而留此非造化之無聞天命之生物也喙鳴非謂言也合喙鳴喙鳴合此喻陰陽開闢之義與天地合德鳴卽隱而見合卽見而隱也

跋右頭乃截得殺然雖如是釋迦也救不盡西天廿八祖救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救前從前見解及玄妙理性鎌勝奇特淨潔到除不留乞未也不到極盡處只知正淨處又合作麼生撥山大浮無人到聚類正好共商量嗟室曰喙鳴合直且道了未了底不慮如何商量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音做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音留一作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

聯寓若天地懸寄見寓者

焦曰動者非動止者非止故生者非生廢起者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自曰忘乎物又忘天曰兩忘是謂忘己是謂忘其兩忘無滯吾身依然物物而已矣

一曰說其所以二曰所以者何則故而已矣合喙鳴喙鳴合矣知中否將得流元而處不如試口過較發息論曰風從隔中大漏在否中搖蕩甚矣著下復何其理矣虛有曰笑曰止此卽季第一義亦惟有何何然笑耳老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某何曰中士聞道劾而行之下士聞道若存若亡上士聞道大笑之未知中否

[redacted]

一切衆生自體隨無故無執下自此處有

將閭葂音免一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于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跡者衆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于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義曰搖蕩從風說來君曰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上

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艮曰爲圃丈人哉道人甚矣彼貢沒然孰何以議之不爲所驚
季衆一曰不著則機事用則道隳混沌如丈人未始全于神道以假于術氣道不可執矛貢不足爲覺所哉

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旭旭一作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

批曰三段議論要人自得之言外使非子爲之圓亦必指歸不知此錯

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項項自失貌於于或作於吁

郭曰夫用時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述于此人若列子心醉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為世事故知其非真從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辯云六十四卦即是太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即真渾沌而欲識渾沌以為奇特皆假修渾沌遁天竊高者也悲固勸人受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沌

逍遙遊一帝堯遇一許由遇一見姑射遇一聖治遊一德人遇一神人另門催養也催深也催諄中實三謂諄芒知何故如此諄芒耶苑風又將何如寄嵣因玄沙參三佳一時觀此妙作臥峰日作華常用凡偶日三郎一郎三
批曰衆一明三自饑餘兩到是其人有今守道穿耳昏香遇切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游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頌開辯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
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
情此之謂混冥（混冥不在照曠之先）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
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
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
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瘍音）
禿而施髢（音）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
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
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

莊子　卷之四　天地

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
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髢髮也箸當作蓍 無心上如標枝）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
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
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
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今者以天地來 分前後作之 頭宜作二箇 上具故下載又 然則下更有 但今得不以天 地末分前作 [illegible]）

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
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
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
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
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
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
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
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折楊皇荂古歌曲也二缶鍾作垂踵甚堅俗本云）

莊子　卷之四　天地

（該有二人擊瓦鱗以爲竜 則人必喜而爲房政矣）
魏冰叔曰人有偏好反立定一意要人從我皆能
召諛彼諛者我好忠義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朴便
投以簡朴甚至我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貢箴
投以直諒件件與諛事相反却件件與諛字神妙
此嗜慾之好更易惑人然則何以免此耶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
似己也（厲謂惡癩）
林云癩以喻鬼者不可醫厲人之聞喜有心鬼能
自創而恐其似己一喻妙甚此亦解惑一方法也

[illegible]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慘指，痛視。鷸冠，翠羽爲冠。睆睆，窮視貌。交臂，反縛也。歷指猶櫪撥也。

一眼不自一眼，用所於名相到，此點鐵成金，點金成鐵，難悉者曰莫名得之而不推。

杖曰：外篇果誠致乎？人泥于常，習見聞之名相功利，或指斥名相功利，于始作俑者毀之，則疑。疑則所見爲驚，所聞爲駭，乎日道理無所用。心知迷無所從，無從則惑，惑則困，困則悲，悲則神。此正疑始而後操實也，噫乎！看此關靜樂間世界，忽見誑跌，可惜多少正人奇人，未過此關，而正不播笇，恰是借嵌禪機。

藥地炮莊卷之五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年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illegible]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王辨內復者，反本也。天地以本爲心者也，[illegible]

上之迷復有纖其草不者有花枯樹壓前荅路表顯靜黑黃復但狀恒背振乃之所不見者莫乾肉俯肉諸自乎准。貴岳公曰若物而已之示創則日輪柔着因着申心以明宰則日捨膚帶亦習气使然而創兵守冊衣十子孫三勝日樁覺因取蒸仰乎心乃說靜耳發必兼數坪清宏統使乎其心亦則轉讀

則靜靜非對動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也。

東坡荅畢仲舉曰：陳述古好論禪，而見鄙爲淺陋。嘗以龍猪肉解之，爲出三界，遂作佛乎？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也，循理則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不則雖槁心而未嘗靜。良知之體本自寧靜，卻添個求寧靜；本自生生，卻添個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不如此，佛氏之學亦未必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致良知徹首徹尾，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

衣即水平。鄉城無受將以娑爲無以照爲貴乎何不香事故靜也皆故而者試間君臣道合喚作有君有臣那喚作無君無臣那都是劍眉。

今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所謂斷滅種性也。

高忠憲曰：聖學不全靠靜，精神短弱，須靜養豐碩。

舟曰：善。貫動靜，八卦惟艮表止，而子曰動靜不失其時。樂記動靜之間，邵子會焉。老莊從坤入，守中非時中也。佛體闇中而亢處，即異乃時中也。

魏善伯曰：自謂性直，必粗躁暴戾未除也；自謂性朴，必鄙野苟且未除也；自謂不好事，必怠惰昏散未除也；自謂守理，必執拗矯僻未除也。人各一蔽，而取似美者自寬，非自欺耶？惟平心乃能自見。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乎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吹齏即齏，今口義本作齏說也。

沈括曰：易妙二言，拔曰乾所少者學與良貴之。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

君臣道合，體是一心，那生于此語作兩瞰不留消融何忤後來蠶作許多層數兩只護頭上安頭之大例耶三罪狀懺求許階地發見。郭曰：上無爲于用，下有爲于觀，主無爲于稱，事而有爲于用，民得州有待人，傳乎手相忘方同同川不見

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于天莫富于地莫大于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正曰靜徵入誠用在循理亞難理時有二心乎有爲無爲言有無之質也因緣資隱混闢爲竊過乃能不貳君臣道合倡其本誠理亦化爲物物而已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詳在于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郭云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來

卷之五　天道　四

非聖人之所作也正曰往悲耶謂食色爲作道興爲聖人所作而說隨又抹搬道理以辨之故備明性理而微其固有何如達人曰中二術詳明

杖曰身敎存焉別即是總此莊子之六經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因任者因才也原省者省過也

正曰不用九變乃作兩句一則舉成辯別之名分

卷之五　天道　五

形位也一則於穆浩淵之神明變化也究不可離。
而器是道故雅言以奇之天道不可驟語也遠人
而偏言天道正是折士一曲之人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傲無
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
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
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
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
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正曰繫傳只從天地說起而先後在中。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
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
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
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
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
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
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

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
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
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
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曹心易曰玄士矜高法士持格則割天地為帝王
供客氣而已大人至至人而不任于至人故立朕
府而後能公享無為之性正是緣于不得已其所
以然豈爻爛卻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
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

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
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
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
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
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恆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
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
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
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察而審知巧而覩于泰凡
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

所謂達磨所譯。謂知扁斲輪扁。文字後來偏執者。以不通文字為不立文字。世豈識之哉。笑曰。開卻兩片皮子寫了也。

[illegible]

呂曰。邊竟非遊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襲之。

夫子曰。天道于大不終。于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棅同柄。一作協。周禮用之。

呂曰。棅不與偕。能無首也。定至明知。止無窮。無朕。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于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于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紫栢曰。釋迦文佛以文字般若薰發觀照般若。會上逮觀音等無敢違其教者。實相般若正因佛性也。觀察般若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緣因佛性也。語言文字。如春之花。葉從花見。春非想花耶。明其所以然。即文字可也。離文字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侯廣成曰。凡言之傳于其與不于其。同而偏全不與也。于其識不于其文。而純疵不與也。別路者本殆生。猶國使之以廢中權夫之威。在乎也巧哉。

杖云。學而時習之。則知者數存焉于其間而自得之也。又誰知斲輪了。能以精粗而辨于古之人哉。

宋米有序廬山㠁居賦曰。文字見除群辭謎皆妙義。何況詩賦耶。文字見在雖[illegible]。嘗鑑照物。物遝其物之則。亦變不[illegible]也。君同作原入鏡而何嘗門闢如來妙相而何嘗遊甚

卷之五 天道

[illegible]

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恐曰黃帝表新齊陰洛即九洛也虞舜于衍論為洛書是證易範皆用九洛中一旋四作八而綱維具矣此非人思慮所及也非子所謂本數末度其備乎實洞運處岐伯云大氣舉之佛以空輪圍太儀于見識合于惟心此篇答在問處會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illegible]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illegible]

[illegible]古今太木物在[illegible]帝堯舜周孔之化而中何嘗不兼忘[illegible]何嘗天下不兼忘堯舜聖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 夫至樂者至此三十五字原是註誤作大書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一種沒趣笑是誰弄得妙不知成迷為上或過處入宋甫曰名天以上帝而亂之求以聞顏方既并身食息如人者也以人準天引天以自近視之也黃然為尒在人艶竹無所加其德可矣風來始來獸未始舞也百工態行而然參其間何惟也行如祖考來格將見兆爽間然于堂上聽然則莊子正恐人

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

其解尚褻故日家道于來儀畢舞之中一場魚龍戲衍騎忌閱濟威王鼓琴而善之以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非誰語音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賊于午聞之拔劍以為默已而乃授以相印何通莊遇言之哉

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音標)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音歲)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旋曰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聽者為主又高杖云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不過是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繳如繹如以成女還知樂之所自來乎今黃帝與北門成說樂又妙于孔子而昌言之亦嘗知所可知與所不可知者之所自來否

故為而載與俱於洞達之乎無竹欲但也之雨不失言知其想故道乎一部非子成于樂而此篇以樂寓言是亦稍印也令亦無樣制首矣非于日聲故道意者曰愚故寓北門成衣合止之頭側行焱氏要鳥風之南來醒醒降怒黃帝續之曾聞此釣天哉杖云北宮孔子為後世也男兒日有衛天志不

焱父曰有子偏言立于禮莊子偏言衣于樂周諸鹿溯夫子云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蓋禮乃建中于中節之和樂乃和合其未發之中書謂而詩興之春秋衡而易統之皆禮樂也禮運學明成于播樂以安天運愚故載道無餘妙矣曾聞楊椒山之言元聲乎乃冒總也損益節度以定清濁高下之旋宮則九洛五常之帝則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音成)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

河如來行處行門道掩設何妨應時道變天地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天地為芻狗聖人以天人為芻狗有得夢者否眯目必欲刺衣通為裸祖與衣後俱何異蟻鑽驊騮無為芻狗而遂通為鬼魅也可老將矣非生聽倒其雄若居芻狗亦足食于無中竟自來不此芻狗而已得主我棗必且數眯

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音米)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

只是觀而多作使人流涕凡閱子此皆將建而責于我。不全削前者失之語有反而相成者于意而意無馳而恬然而無及至于與說入道態者日勝。天地亦遊鹿也此遊戲中。如何言家悲者日勝

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音渣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音核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音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師金魯太師名金芻狗結

芻為狗。巫祝用之。行罰也。蘇。取草也。然。然也。或作蹵夢中怪也。蹵頓曰矉。正曰。法度可變。禮義不變。只枉經權中節耳。究竟一切皆冰不變

杖曰：真個只可行于周，不可行于魯乎。果然莊子何以責天下不為三代以前耶。多少人作夢聯會。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于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

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于仁，託宿于義，以遊逍遙之虛，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惟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隸空竈拂正令單是窮說料日覓耶動絕更或造作然削非之讀自然也又莫離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掉莊日芥子封門待遺多一騎君蓋空花離陰單竟如何保仕耶以默郎是號日只許空空無知耶日空即是花孔日讀莊子之喪者有不神搖情緒者儘耕耶數眯耶莊之眯人子矣居日

杖曰：即如孔子說求于陰陽十二年不得，此等語意，全與前不相蒙的，乎非莊子手筆。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音慘膚，則通昔音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白

陽和伯曰服方有謂諸分不惟非子用此法乎亦習用此法朱孔曰何謂也陽曰非子以渦潔者晴之文處人眼睛此乃予睞人者也予以渦世系仮註解案發天下眼明好奇之眼此法更奇一卷曰莊子到是禁斷禪未了卻是真祖師禪

劉曰見龍固奇說龍更奇。一日

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去〕不足以為廣。泉涸，魚

相處于陸，相呴〔呼音〕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

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

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

予又何規老聃哉？〔放，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

王志遠曰：惘惘常常，不禋不欲見之，使人意消。不

使人氣索，老子教孔曰：去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

一見驚以為龍，至口張而不能嗋，殆非真老聃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

劉累豢龍猶不更奇即如歐陽集古錄跋路先于化龍祕堪一鑒千志達之間規其似龍乎林曰進老聃弄子乎

如大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

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

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

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

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所戒反〕其

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

不至乎孩而始誰此句奇天人原自下至此則人與天分矣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者世惟有好色而已并其于妻子觀變長敬之僻幾能辭說造舟於江而日設不造舟者有溺人之患立教防弊而曰善必至于惡遂七情而迭隱其情真也其詞偏也云法不明反為深弊所戒東坡書江鰌存不可多

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

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為種〔章勇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

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

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以下平仲云可刪。〕三

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

施。其知〔音智〕憯〔音慘〕於蠣〔勅邁反〕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

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子貢蹵蹵然立不安。〔鮮規，小獸也。〕

郭云：百代之弊，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

之吳井鼠獸郯者如說脂螂蛛使人懸下欲狂木蹤林下亦可投消烈杖蝎日俟時虛者百官木烨于御史口大熱有螽蛋除斛邪攻負獨然而後來成材桑布無門無弄何以見孔馬蹤為夜又所遄到火散血養于喪身失命而終不敢越閾二婦之及是何湯遊請播灰看

於此，復何言哉！正曰：聖人裁成輔遏，正為此自然

之弊不可委也。將曰法必弊而廢法乎？法有九利，

不能必其無一害；有始弊而大利，不能必其不終

弊。蟊慆利口者，執其一害終弊者嬉笑之，素無識

學之賢者又附和之。或曰：天下本無事，安常襲故

何妨？或曰：時勢本難為，好動喜事何苦？至于不可

為，則付之天命可歎也。堯舜無不弊之法，而特有

不弊之身；用救弊之人，以善天下之治，如此而已。

林曰：老子時何嘗有儒墨之名，詐意俱無倫次。後

一段又嘗刪人以非子訪先聖，皆偽稱之過。

世人要見自然化之老子要見孔子迹復原是要見六經之迹孔子要見化為人只是鶂化倒看

仲尼學而亦向老聃之門是子貢之鶂視也迹履自有到老聃不得孔子且說相視學人問學相鶂子不能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鈎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鶂鶂也風化風氣化生也山海經亶爰之山有獸狀如狸而有髦曰類自為牝牡證引莊子烏鵲孺而生也傅沫魚不交但仰其吐沫也細要蜂屬烏鵲卵生魚傅沫濕生細腰者化化生有弟而兄啼臨生所謂四生本此

杖云六經皆先人之迹而所傳者先人之神誰能如白鶂之相視雌雄迎風而化乎不與化為人又安能化人互相發明此不傳之秘此與非生鶂視孔老之語也知無自而不可迹即是神矣

愚曰有弟而兄啼說得婉忌出于嗔脹可發一笑

然則詩包道禮書從賢聖成者乎可發一痛

知有為之病在刻意夫刻意之病乎高其可畏去無意者非刻意下雙破雙融化自用其自無不務達大下人只為忘不肯平故滿意何相對耶用全中解消在何聞博山如何是一際平等杏日乾三連坤六斷

故云般若非非住雜但治天下忘有動金剛經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所解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治云參矣大治下出當四靠要得也個出身處色無聲耳而聞靈根花無目而向自還有如他成神應爽

庚子高有意賊從子文成兩已若有念耶非賊之所義若無意耶道何所賊答曰工夫有意無意之間恐者曰

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刻削其意也

心易曰備天之理表修治之經適民之所當為此平之至矣意何用刻若標四無早刻意矣

愚曰修治者帝王之飲食也無為者帝王之味也亢則過而壽則享也聖人貌乎亢龍天壽不二龍虎濡然各從其類本治本忘豈不休乎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

一句有意撥意之間引後世人刻意作此且看有累多少

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
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
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
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音皮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
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于忤音悟
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

辰曰擊劍而精神之可貫自喻其詞之有益于學者至切近也而人以為荒唐無用之言及其荒唐無用也未必知也溺曰寧而以為之慎兩以濟之只挽以流之是能齎水者乎果其精神

正曰聖人恬休休為宰相經郎曰唯仁人能好人
能惡人靜而聖動而王何如不落動靜之中正乎
杖云聖人以德其寂美而不自居乃能為休休非
若枯槁之士未透此宗闕以畏事而休休者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
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
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
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
上際于天下蟠于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

四達並流則覺唐無用之言亦見同帝之劍而況其非荒唐者嚴實曰暫在未必然亦是同帝之劍
前三恬惔乃合天德此云精通合于天倫是兩暫乎一吾乎或問鼓山大用無精粗煉聖凡忽有問升凡非聖者如何曰三十棒曰過在何處曰過在其凡非聖何能凡能聖者未又何如曰三十棒曰過

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
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
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
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淡貝出五千劍
管見曰聽彼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為亢孔孟為
修伊傅為治巢許為隱老彭為壽跡亦似偏然有
不累有無不攜無因時利用故為聖賢也天行物
化同德同波知故不陷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
從而至於乎謀慮何由而滑養純素謂真則刻削
為假矣徐節孝曰楊綰清儉在位士或敝衣求合

狂何處曰過在能凡能聖及此一案曰為其刻意耳愚曰道其篇竊早是刻意

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識論則未嘗
滿從此東萊所以貴徐邈也和洛曰儉素過中慮
身則可若崇難抗之行以偏殊塗必有矯枉詭激
則容隱偽矣杜正獻公曰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朱
子曰事至過當便偽和洛言是也刻意病矣然須
索盡無意無無意乃可謂之誠意
正曰精通合倫乃體純素可悟精義而是何思何
慮
浙江曰世釋其病安有與樂樂其尚志貴精何妨
刻意今令無刻意學刻者而演以此放敝之乎

敖家言繕俗學異文言同異同俗學乃偏行而相矛盾予又要拔著又要篤補學乃偏行而化乎盾乎莫是其俗交蔽而中節衆之耶故問一兩如何是恬養知曰明眼落北如何是知養恬曰瑚璉持月或秉則恐是如何是恬養知曰已在言前如何是知養恬曰不落句後

劉云憤憤不知何指而使人有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歸曰信行容體說禮有味許不拔曰他說樂在禮前知恬交養即仁智交閒

山谷曰歸夫節而不可窮始邪俗人溷凡周古今

有名曰繕性繕無言性者皆名此其俗也胡作復日虎丘以石製山以采二山亦似有熱氣而入世俗之味憑日今之官府衙無二山之熱氣乎

文滅質博溺心則伏羲不當畫六十四卦黃帝不當作甲子予未矣且聞天地列言多日月星辰七十二候人身生許多經絡骨節穴道是文是質耶如何

人惟狂狷不俗盧舟曰世人以俗爲譏而諸學人之鄙吝相媢護短忮慎俗何如耶以方內為拘而逃之方外今方外人之逃險刻狠以乎名高者何如耶俗無首便是無恥俗忠恕便是鄉愿俗剛毅便是鹵莽俗出格便是隱怪雅俗對稱六步深一步亦各以其所好而稱之耳道無真俗而染有分別莊子正欲為俗人而為此語非謗經破乎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

如何約請林子處卑見莫有一之世竟

浙江曰唯大篤席道都害戲十萬言是文滅質由凛溺心言民童惑亂有

德故子自潑其緣而知其文其隱不蓋觀貞不淳俗兆忍彌縫壯致此曲一只職蒙遂處怵吝苻緬常絕處處雜上大地一呼吸何必怨逆矣且泡曰人多除境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境獸

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議長云凡正心知何速

正蒙曰性無為心有覺心能盡性性不能檢心可知戒慎恐懼者心也不睹不聞者性也性不出位內外兩忘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兩忘也亦兩養

呐求救從知動定智救之有者乎伏羲曰二氏落隱士之流者關尹曰道為天下溺要假髮下道亦不然妙之釋其前于一首八十四之中我或問邵子之藏身藏設於用九見群龍无首如何是沒蹤跡處藏身曰用六利永貞何是迷二而徐曰將謂九六是兩個耶

身非其身人非其人是兩忘也宗一四門傳多互換說妙以破執而又破其破則并心性亦掃矣陽明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是互換否

研園曰孔子言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應學者博非其博則道以支離而畔約非其約則道以虛無玄寂而畔從禪以空虛轉換人耳後之以秋金耳半路誤教者何限大決傷人又何限

邪曰文質博約乃天地兩一用二之幾也人心肅而好勝因以奇救偏而逃者有險避修逃者以反本收之彼奇險者即借反本無為之說為

故曰惟有于成也境地萬人如傳一身敢爭端林題主忠道合曰欲海為蔽斷[illegible]隱矣後曰世已為吾隱何易更真山閒山曰吾今為世隱何必不山林則間間避禍與杯付道心猶謂有以與于息者曰世我自世。

李彦平曰[illegible]其陽復熱[illegible]深[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命地[illegible]命之也[illegible]不自窮。

[illegible]

而使趨矣。箝于同人不一，非若業不得不多文質

博約，乃貲泥闕衣裘者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世與道交喪也。道之人何由

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

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

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

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

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朱菁隱逸傳云：所適非世，而有避世之目，職因以知

羲惟晦道，非曰藏身，長自日蒙，傑有所納，蹈而不知

舍去，而狂者詐以為高，隱士飾以自固耳。

杖曰：能存身于道，則所以存道于身也。深根寧

極之待，則非生不行于時，萬世卒頓，此言而見先

聖之大全也。天下何能窮吾之不測哉。

古之存身者，不以辨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

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

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

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

[illegible]

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

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

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于物，失性于俗

者，謂之倒置之民。

劉曰：前言藏蔡，後言倒置，且謂且笑，竭一語而終

焉。

正曰：郭子玄、程將行簡曰：天命謂性，非天命不謂

性。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紫柏曰：心之前

謂之性，何修乎？修情而已。溫公謂性如地，何莊告

否？故曰節性率性，下學而上達，見性而緣生無性

參建上而學下乎。陽明曰：今是說性，非見性，三一

曰：無見性者，止有一事，總謂之緣也可。

姚崇仲曰：賢俗難于賢病，而病乃俗士之參茶。性

宗今為俗宗，而安俗反為見性之飯飴矣。

杖曰：危處其所而全其性已，又何為何不為哉。又

曰：道固不小行，而小者未嘗不行；德固不小識，而

小者未嘗不識。如孔子之於七十子，各行其所識，

而下古之下，亦各識其所行也。得其全者，非莊子

誰又何足以知之。

愚曰：智者樂水，為此費兩耳。謝安石泛舟，濤兩目不覺曰：如此將安歸耶？請再旋其面目。杖曰：翻似一個具操方眼底，納不能見大宗匠底門底，劍然生大慚愧。龐蘊曰：不與萬法侶者是甚麼人？馬師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因有省，方解道蛩如墳亦知不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于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于海者，拘于虛也；夏蟲不可以語于冰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于道者，束

是聖賢了事凡夫。今日看來，河伯為北海若，一口吸盡北海若，又被何人吸盡耶？可惜龐公被馬駒以西江水沒頭淹殺矣。莊子以北海波瀾亂瀉天下人，有不受其瀉者否？或問藥地：如何處分？曰：河水灌几，存不離壁，吸到崑崙頂，處處流甘泉。

于教也。今爾出于崖涘，觀于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音壘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

何以測[illegible]能測得住，終歸泠潮作波濤，遂則曰：滄渤豈能待住，終歸山頂作甘泉。百恐北海若聽此二句，又將望源而歎。

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且兩涘焦也見

山海

綱

愚者曰：何處非沃焦尾閭乎？中行曰：人皆謂源一而流分，曾知源分而流合乎？水出于山，山各一條，漸合而成滄渤，漸合而江河，歸于海，則水合矣。豈非流合而源分乎？然則源一之說奈何？曰：源為流之源，流則源之源也。地形如剝瓜，肉凸者為山，凹者為海，海各歸地心，地心轉出于山頂，猶人身之血

直饒大乍不而小天地，猶未許證曏今故也。前以其此矣，以此眼遍人間，微此日又何以知？以此覷摺人窮了世間。

也。百非格物者，以類表隱，何能決疑。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于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枝云正說得妙又落在粗淺去可惜此江曰又道不期精粗言大則小者駭矣曾知資愿一草大小俱盡二菲毛利無弊哉身後而必開病之乃竟說者天精橋題總評話個耳天翁曰史

昧音賢者不相打爭顯世尊能既炮向二鉄閑山窮是盧富彌物若不悉既是顯得忱橋樓頂看秋水之自在耶在枝子曰乎以我齊物焉

是以窮至大之域。

枝曰原始反終乃知幽明之故。正是知終始之不可故也。不可故乃淡了故。語大莫載語小莫破。

又誰知大小之何從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埒音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紀音約分之至也倪知其端竟知約分惜哩二而分殊則總別同時復何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

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白公楚平王孫

孝平剝早矛豪賈授郭如椎犬衝朋城青是何師于螳兩開之

舊義曰舉天地之全無以異於稊米然而毫末之積高于丘山貴賤有時而舊用為貴常變互異而倫物家常意得聽其相非而不決耶透過反衍須知公行

正曰以道物俗為三種觀又以差數功分趣操為三種觀約分易簡亦眾具矣人非執別而迷總即執總而惡別聖人然然即別是總所以不廢行布而另求圓融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

亦見愚而
河伯何不曰默
默乎海若汝安
知貴賤之門
愚小大之家
既知分殊則是
是不可强論明
矣既知當時順
俗則三代以上
下可以上古之
治治之明矣莊
子何以應

河伯正疑無貴
賤矣無是非矣
則我之辭受取
舍將何所從

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
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
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
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
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
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紀麗與
境同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
化
謝代也施用也不代其德是為代施
斜因大蹇者一步又退一步也
杖曰即道無生死物有終始也不恃其成物正不
位乎其形也此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之妙旨

既知造化倒用
動道故何為何
然則何貴于道
耶只此一問猶
是河伯不敢獻
所呼出處理
地

[redacted]

河伯曰然則何貴于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于
理達理者必明于權明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
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于禍福謹于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
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
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
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
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猶曰自得而至此凡六轉答
如風驟遠漸近漸激至是

郭云人能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絡之
乎牛馬不辭穿絡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
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為而故為之者命安在乎
所得有常分物有則道也反其真反其性分也
正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程子非之而邪子曰
一端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鐵海石門明于道乃
能燭微明乎權乃能行道郭象曰作新宗治國
而以然適乎則是平天下之為兩然之也不獨廢
郭象亦山河明

時論曰九卦履謙制禮而與制行權貴用之中節也可知禮即大權知立乃可與權故為之辨正權奇權宜權焉

杖云明于權者便能轉造化之神不惟不為物所生殺偏能生殺萬物而機不可測

懸口權無我物有則可立與權何遠之有正中者立也時中者權也惟無我而好學者方能知之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杖曰為小勝不如大勝為有勝不如無勝惟神人則無大小有無而不勝人而人自不能勝之

寫天新語曰趣莫如火藥之聲算七日而周地是太陽四刻即聲之周處也昇一呼吸日行四千餘里宗動天行十六萬餘里悉者曰更有一速于天日者本自如此乃今知之此莊子可憐處

孔子遊于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宋當作衛匡衛邑也

杖云我諱窮久矣乃今始見窮命之有其也求通久矣乃今始得通窮之時也窮通皆有命也不見其真也非知命也窮通皆有時也不知通窮非自得也由汝知吾命之所制乃見于真能處時而不變于中耶

使六比段必是妨莊子之妙絕被撫北目詩以自其小而收之乎不則何處得此佳趣

公孫龍問于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音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音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音扶)還(音旋)虷(音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于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于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于不測無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商蚷亦虫也蚷虫名)

曰此言秋大小非子字故公孫龍服哉

愚曰公孫龍離堅白亂名實以困人不過大小互換耳莊生取其大小互換以為玄而又欲歷之以為名公孫笑破口矣按公孫龍子曰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說猶斜逕適坦途者有岸絮之斜逕者多荊棘是則胸中了然矣而此白馬非馬之辯特迷玄設難以取勝耳亦安知非膠盆驗人而令其不惑也乎

濮水持竿不顧孔釣個甚麼使者曰塗中之龜可食也賢者曰生龜之中可藥也莊子知之何興者曰龍無首塞曳尾或藏六八卦六者虛自有帝資不作生方計也惡者東佛子曰此非他事尾何如

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于塗中(濮水也)

易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張琦胡邦衡德不強屈之文泉復戀人中火夫此行往取災也尾不為厭下先此中房炊乎可空圖已厲矣

惠施知此出醜耶，屬故正曰惠子猜疑惠子之譏，莊子作相不知如何出醜處。又曰莊子必不作鵷鶵御者然，王請他為相而彼辭之，賣弄其笑。翁曰：撥殺人嚇殺人。愚曰：總妙遊客作相撲而殺之，使與清談，惠子若于此肼下得一嚇，猶較此予。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耶。

愚曰：知章惢之嚇華顛，傅嘏之嚇玄晏乎？知陶謙之嚇許劭，孫權之嚇張昭乎？莊子不能治事而大言譏世，惠子故意嚇之，何為不可。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丹鉛錄曰：曾晳狂者，本有用世大志，而知世之不我以也，故為此言，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則為莊列，再降則為嵇阮。故吾曰：由此論之，濠梁一沂浴也。

歸曰：一論大道之理，二論大勝之力，三論達命之事，四論至言之妙，五論全身之高，六論心知之道。

網淺金鯨未曾以何為食或患冰[illegible]日道思者日假汝捋鬚使行忘奔甌鴨鵝鷗雞不能句出網。

王宗沐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謂書前卷皆不出此。愚則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紫栢曰：義非文而不詮，意非義而不得，言非意而不實。實則無思，無思則同，同則無實，無實則無同。

若然，風而無待，異亦無待，無待者如一指，風伸伸喻同，風喻異，故正伸睞，伸本無待，通風睞風亦無待。

雖然，且道離乎伸之外，然扯在甚麼處？不出以渠。

杖曰：自知者則知天地人物之知，自亦有所不知，則知天地人物亦有所不知，此天下之真知也。惠莊一段激揚，知音有幾。

或曰：刪卻嚇嚇一段，秋水真大觀哉。愚曰：莊子一者不過以大嚇小，以眾嚇寡耳。渭一盡不過以無嚇有，以不可知嚇一切知見而已。此篇妙至成群，自日嫁心，濠上澤旋，然前嫁雲。

四昌學人郭林校

閒翁曼衍

春浮行者
旂伯升較

約讀南指。淡倒鼓盆。莊非以死而樂其生乎。況則以未嘗生未嘗死之理。而樂其生還生死還死之事也。潛艸曰。世間莫不過陵後般不可不惜。然竟竟各忘其懽。

孟傳謂子曰。吾欲予爲惡。則惡不可爲。欲予爲善。則我不爲善。莊生此語矣上。如夫聖人自有活身活人之至。不見其如天負。不中節人喚何。陰符經曰至樂性餘二字妙。不足則相愛。有餘則相忘。可與此篇活身活人同參。

高峰曰。大海無魚。大地無艸。大虛無雷。無構大悟無道。予作麽生會。學兄門大德不會大道不器。

藥地炮莊卷之六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學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丁陳丹衷訂

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音阬)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

信不約大時不殊。予作麽生會。若皆見莊子佛淡中一個無宄。便偷作護身符。若哉若哉。

雖大樁言。閑居得友泉石枕藉之樂。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奉黃督蒼。驅彩鳥旣識之斷。李學光題揚墳彪。其樂商曰。世人爲樂千般巧。不如讀書鼓琴之樂。帝可保。何必更說生死談道德邪。揚龍友曰。清福錫之上。

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蹲循。逡巡。誙誙。硜硜。同。職職。各有所主也。

舊義曰。必提富貴壽善四字作案。何邪。古人就所樂以鼓之。又就所懼以覺之。故攻苦以發憤忘憂。此一出入機也。造善以圖塞得通。亦一出入機也。

末疏遂以大悟無道作狡獪矣。曾知大道無悟乎。路史曰。爲者敗之。而無爲之說爲患不淺。二程所憂先窮閉不堪後放蕩不堪者也。莊曰。人孰得無爲哉。擧艸驚死耳。須知正訓消遣。各是一例。

一巷曰。佛始言求眞常眞樂眞我眞淨。繼言無常無樂無我無淨。究言常樂我淨。何爲三番乎。接人先因所近而客其入門。已觀所執而奪之。于是更化而歸一。寔則至樂矣。本體不落哀樂。卽在時哀時樂之中。節中其如匿道販機白誤何。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藥忘盆偏深飲。豕隨之一身。流行自行。貧無爲者。求可恃托。欲笑曰。不幸力覺材賤。亦且追逐。何暇從事攻一家哉。斯然有當也。安知今所從事。非惑之尤者。事固有逆施而後護者。勿之所以息心。乾坤那。日明晉道日此。謂扛凡奇行迎。人生蔣得。如此切忘忽。季之危日日月。運行大地日不得開。南開晉人。

所易得哉樂也曰引得水希灌上依然柴在山中。張和仲曰未能忘情故歌以遣之夏君憲以婦人好轉家功名莊子一生觸迹必是鼓老婆謳推不過方併脫然不覺乎鼓足蹈者此書必在鼓盆之後。用此一剎乞飛正好我天用命若任在煌樂爲樂乃是倩鬼扶針。

曰。與人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于巨室而我噭噭音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林云前莊子說善惡因果之法以勸世俗之不善生者。此又說朝聞夕死之道以勸世智之不善死者。其爲亡妻起舞乎。蓋已起萬千古之孽妄孤魂矣。世人且偃然寢于巨室。此以涅槃爲頓果乎。

非執斷滅靈性者比。亦非計狗寵神我者比也

柳生左肘。與甚妙甚。了同養松生腹。又何惡焉幽柳而死之。且請物蝶圓夢林人趨觀化居曰觀化者何人化何以及我。觀影忽遙影水他一天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林云。冥伯之丘。言陰幽也。黃帝休焉。正以靜爲根柢。又妙是俄而柳生滑介之肘。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天地人物化爲一漿久矣。

元結作哀丘表李華弔古戰場哀川松道上行積形迷墮下陳乃來撲那生作提數冬委吹笛宿南飛誰非馬提敲髑髏乎妙托莊子不信一句能道他如何髑髏。今而自日隨人魚肉隨天則凡惟有佛法自解若怡佛說法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而自說自解并解諸衆生也天日一場襲夢。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音獨髐音敲然有形。撽音叫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音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其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吳觀我曰忘生息念方名成死後御成慧命長若道涅槃藏抛君臣都盡有何王。

郭云。舊說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季蘆子曰。屹山既以未知生焉知死答子路矣又呼之曰誨汝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此老婆心正恐人墮情惡箭。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也。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

林云子書不經，唯不經所以為子書。此中亦別有一種不可解處，是彼之妙也。聞靜悟道，見性明心，觀此昔時錢貝胡既叔下手，亦是優頭。

拌山亞侯同看壁題云天風酣

而連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于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盃，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音攸）鰷（音由），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音猝）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

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實，義設于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壇音但，水沙澶也。條達言理而達也。）

正曰：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實，義設于適，各中其節而已。條達福持，自無鹵莽刻薄之禍。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𢇍。（音繼。景翟曰：此下有繼為𢇍三字。）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音昔）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都括反）鴝掇千

花鳥鍾伯敬云之內論出機入機迴入與物同體之樂忽爆勝空心打狗則走打案不走情與無情如何得一體去居士無語思指曰久竹生青寧天風酣花鳥舉世間王孟錢劉元白之劉求太熱矣安得不珍重老杜父之杜亦厭矣必取李賀盧仝長吉韓愈矣父之後歸乎淡溫雅者勢也亦子亦自

莊周乃心造自知識宗與數推與晴平與故虛與貢亦一出入枚也登芽化稱作飴轄緣珠入礁丹裡紛五道是邪一晤楚不日門前種萬苣萬苣生大筋火筋開遂花蓮花結木又忽試獅落地撥去無數芒飛凡間與至樂獨鱉尾一機相去多少

日為鳥，其名為乾（音干）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一作輗）生乎九猷，瞀（音茂）芮生乎腐蠸。（音權）羊奚比乎不箰，（音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自幾化而言，垂牽如絲，其名為繼，蓋水苔。欲生河中，先有此朕，其在水土相交之際，水得土氣凝為鼃蠙，名鼃蠙之衣，即水舄也。生于水為舄，詩所謂蕢也。鼃與蚌依其下焉，生于陵則為陵舄，詩所謂芣苢也。陵舄得鬱棲糞壤而化為烏足，或云舄艸，其根化蠐螬，而葉化胡蝶。胥，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為虫也。蓋艸化為虫，質多蠕弱。又生野灶之下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虫，无皮无殼，其狀若脫者，鴝掇。鴝根伏土，于日化而為鳥，名乾餘骨。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蠛蠓也。頤輅而聚醯者所輅，九猷、黃軦、腐蠸，螢也。瞀芮遞相生，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為一句。羊奚，艸名，根如蕪菁，比合

也。其根遂于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竹根虫也。爾木言萬歲人曾見一虫，遂竹根未變者。尸子曰：越人呼豹曰程。郭註言延州呼之。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世間自有此事。如史言長陵武陵蠻生于高狗，元始祖胎于狼鹿之類，不可以耳目所限而斷之。思明莊子名物，不必苦解，呼豹為程，乃呼虫為程也。）

子夏曰：聖人用天下之物，成天下之事，取異物相制，相合其類多矣。易約幾曰陰符之機。聖人以隱藏之，故曰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是謂條達而福持。譚峭化書曰：水易動而自濟，民易變而自不在不逆萬物之情，自天子庶人萬族，皆可以貪而通之。惟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

不厭其天。不忽于人。精而又精。[illegible]度以相天。謂[illegible]此真不可得之。[illegible]耶。[illegible]得此三[illegible]依位立之[illegible]耶。[illegible]忘邪。昔曰無生長生。止是達生。命曰達人自谷安生。[illegible]乃是達生[illegible]不達耶。[illegible]任生[illegible]用長[illegible]木。

世[illegible]是[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三[illegible]所折之[illegible]何如[illegible]句正平耶。[illegible]是正平一句。日回原[illegible]大甘州[illegible]心。[illegible]上[illegible]日[illegible]無其[illegible]註心。休從他見。但隨方任真。亦無[illegible]莫可[illegible]更用。亦無[illegible]可凡[illegible]苦以。且不可[illegible]作[illegible]更[illegible]巧[illegible]不能[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于[illegible]事[illegible]之流不自[illegible]已[illegible]非[illegible]利[illegible]識花。從中取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南華經　卷之六　達生　七　此藏軒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杖曰。達生不爲物累則精全。達命不爲知累則神全。真知物造乎不形。而止於無所化。則死生驚懼不入其中。而神藏于天。氣守于形。莫之傷矣。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此非知巧果敢之列也。世人厭于無知。不能藏乎無端之紀。遊乎有。遊不能處乎不淫之度。故天德日消而命亦人賊日起而生亡。誰能自全于終始哉。

愚曰。乾曰。旁通情也。利貞者性情也。觀其感。恒。萃。

還若得心力處。萬[illegible]戊午焦[illegible]候問。覺杖人說見[illegible]具。有何言句。杖曰。過時茶飯。不[illegible]人。焦曰。不必杏[illegible]。杖曰。電光不可追矣。焦曰。所得[illegible]無[illegible]乎。杖曰。覿面不曾識。何勞標月指。焦頓[illegible]曰。大似現成語一般。杖曰。可煞太鮮新。諸公不領略耳。焦曰。元來作家。杖曰。也不消得。因論參究工夫。杖曰。[illegible]知吃[illegible]已[illegible]公教我作甚麼參究。焦咲曰。快討[illegible]心來。杖曰。有甚麼[illegible]參不透。有甚生我了不得。正好向這裡參。這裡[illegible]回頭轉[illegible]數求來。敢保[illegible]山倒草。未夢見在。焦大喜曰。前見瑞龍上堂。有個快處。今日得師一印證矣。愚曰。道路雖別。都[illegible]人。是物不[illegible]是素位自得之玄酒也。今人則以敢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原不說壞情字。只以中其本然之節而節之。以天地正大之情節萬物之情。此聖人之情見乎詞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于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

南華經　卷之六　達生　八　此藏軒

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音折。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聖人藏于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于人。民幾乎以其真。

潛艸曰。董于俞于篇目。上採正天下。詳得失。正天

于蓮峯爲東酬酒矣爲撒神受戒者曰不爲酒困是不飲戒易終飲潤濡首子曰亦不知節也老杯與解太和場幾人數口知回味。

良背行庭亦累丸乎不聞五百承蜩亦蜩翼乎道池曰高服讀書而漂麥後入所定可笑今人卻讀安知精一

東坡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與履猶固

場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王聖俞曰東坡天英老矣設辭探新解牛承蜩驚鼠黎號康伯曰丈草中有鼯鼠老醫學術中亦有鼯鼠老醫謹則知之貪著者養貪黃者黃胃伏脈神危哉微哉

豈氣數之天乎。開人之天者。以貪邑爲見成而任縱矣。開天之天者。庖丁信乎依乎天理。而物物往孫位者也。不厭其天。豈有奇刻造怪之弊。不忽乎人。豈有悖倫蔑蕩之弊。

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音居）僂（音）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即橛）株拘（音）。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卷十六　達生　九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瞿讀云。厥株拘。斷樹也。凝。郎疑字。拔作疑。智按疑疑古通。儀禮疑立。君側疑至是也。

枝云此精一之功也。累二累三至五而後猶掇之。蓋其用志能分而不雜。故凝神愈精。足以貫攝天地萬物。唯吾掇之也。又如操舟者善遊數能。以忘其外水之險。而不傷吾之內神。則形生俱輕。與物同化。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注解枉此。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音朔）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

學盧子曰設外矜內猶是賭注問者曰曾知有毀內外而矜中者之所注於咲翁曰曾知設內外中而矜無者之賭注乎白山湣曰貪貫三之疏貫五之太史公將貫二昧金注則殙危注則巧南華公得傳三昧出入而定寒熱相忌中央立柴頗未可已兩岸須舜輕舟已過徑和鄉濟須識風雲驗質請讀

端在於于矣紙船鐵楢公攤鐵高浪中切忌贖先說過子長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白白曰能不死于飲食衽席乎徐太宰曰水火乘鳴多憤被于禍貪虛務惑溺必先飄乎其外天網恢恢何啻不鞭人之後耶

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正曰。定則能遊。明則能定。平則自明。輕之則能平。空之則能輕。險之則能空。此蓋變之必至也。危微方始。不能透過層層。皆是殙注。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

卷十六　達生　十

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音善）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

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按意苑云隱

授讀如拂。高門，大家也。縣薄，謂縣帷薄于門。首門閭，小戶也。

郭云：豹既內衰而又外傷，過于入也；毅既外衰而又出之，過于出也。柴立者，無心也。中央適立，則不憂其後矣。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名極而塞當者也。

子贍曰：君子理貫心，故心行而骨從之；小人反是。

愚曰：神統精氣，氣生精，神而精足，乃氣足而生神。故表以祝。祝宗末段，列飛鳳旋，又兼祝胃。

辰曰：節意曲折，懸到玄冠說彘，告齊事也。犧牛卜龜之外有處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

遺論作者何病

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有軒冕之尊，歿得于腞（直轉反）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牢筴，豕圈也。腞，猶畫也。楯，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羽之文于盾上。聚僂，曲僂所以捲斂物者。陸氏云：腞，篆字，當作篆；楯當作輴，輴，轜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反；僂當作蔞，力九反，謂殯菆塗畫蔞之中也。管按：莊生行文，意到則通，用不僂與蔞通。聚僂與僂之卷婁同，蓋盛肉之盤器也。

作者這一位醫王，妙在診知病症，不妨一頓大罵，使人立地揣去。莊子之術曰弱在扶飛川史，不紛杯料以決，與之進退何武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音埃台）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畜）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

人之貞恥者，不善用未見長其資矣。

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詰）。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音陪）鮭（音蛙）蠪（音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音逸）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詵，音辛。一作莘），山有夔，野有彷徨（即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囅（丑忍反。一作䩇，笑貌）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愚按：公紹曰：沈，洞也。莊子沈有閒，今作履，其獸耶？李軌同。髻，竈神名。

赤衣，如美女，即陰氣。就傳注之郭璞也。阮籍云曰竈謂之髻。鮭蠪，太陰；雷霆，太陽。戶向陽，故曰光耳。倍阿，怡阿也。鮭蠪，即白澤所云門室諸神之侯也。彪曰：蠪，蚖蛇也。西北尤為陰方，故曰泆陽。說文：夔，神魖也，如龍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蝄蜽。孔叢子：木石之怪能罔象。韓光望曰：罔兩、罔象，皆一類之轉。彷徨，即白澤所謂慶忌也。管子言俞兒，見者霸，即委蛇也。山有峷，亦可。安知莘非傳訛，而轉會敢之恥。莊子體意安名，不必苦辯。

管見云：桓公因疑而致疾，告敖以妄而止妄。所載鬼名，似涉怪誕。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杖云：桓公與管仲同田見鬼，仲對以臣無所見，則公獨見鬼而生疾，此管仲之毒也。皇子告敖，又何知見此鬼者當霸，得非管仲叶此見鬼以起桓公

愚曰今之横行關雞鬭險戾仇

作霸之心哉此治國用兵之奇術卽莊生亦未必見及此也此于達生立命著鞭其後者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彼岩居水飲養如嬰兒與夫寡安綠毒者又何知生於生死畏途而別有轉變能于先天立命與天下人造命哉

愚曰人情鬬惟卽駭駭則肝發而氣上氣或以恐伏之或以喜引之此治神之醫方也有則俱有達者造名以鬼從類耳奇在有名而鬼卽因之心幾自神不可思議惟聖人能知其故而不惑

者泥牛木馬總是虛憍恃氣盃害以雞鳴之齊遇關猶可枯槁者虛彈耳余今人曰養生者為雁之伏喙達生者為雞之德全勝公刻曰達生而關謂何不若無生嚷盜曰今以無生闢者謂何杖曰前問以有道乎曰吾有道也此問有道乎曰亡吾無道也變化妙其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

紀渻音省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魏子敬應鬬雞銘取其氣也因歎猛驚之不可恃足以補此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于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

術出無道安能此與梓木雞削木鐻御良馬匠心自化愈出愈奇入乎藥引生難更辣凡說以天合天不應以私已身在其所以如何下口

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音臍俱入與汨音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長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齊與臍同左氏噬臍亦作齊水旋入處也汨水涌出處也家語亦載而說之丈夫對孔子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吾私孔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而況于人乎

郭曰此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天下無難

孫湛曰故業也愚曰故者則故而已矣此三句可與易之繼善成性同參

文王觀卦曰盥而不薦有孚此盥周公繫兌二曰孚乃利用禴何疑此乎

左不得右不得終燒於相燎耳今執此以鬬勝者殊乃欲盛術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音齋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音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歟鐻樂器鼓之柎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而敗之是不然者又欲智騁終而使馬者也謹見報形而行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韓嬰曰。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故違命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蓋音過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正曰。又須知不以忘腹而忘帶。忘足而忘屨也。皆知忘屨束帶。乃本忘乎。

孫休爲腹鐵破壁扁子入木見長人無端所以反衆只爲踵門而詫。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于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音擯于鄉里。逐于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耶。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于聾盲跛蹇。而比于人數。亦幸矣。又

矣觀我曰此是達生一篇自集甘神自加蓋思之決以注于而

擣生者或矣問外生達生兩無決者哉矣柴立中央而執者哉矣稀北三說以驚而或人者哉何如哉。季蓋予曰將謂扁子顆俗人不知故難離俗之人聽驚驚則不無卻笑踏門自詫。

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于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耶。先生之所言非耶。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耶。先生所言是耶。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鳥止于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又惡能無驚乎哉。小見

唯室曰。陶杜豈兩疑耶。詫耶豎駁山頭炮漆迹止罔說夢作痴人。

杜子美遺興詩曰。淵明未聞道。達生豈是足。將謂輒淵明耶。老杜自己。亦是踵門而詫淵明形影詩曰。我無騰化術。必汝不復疑。影荅形曰。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神釋曰。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非醉車之墜耶。葉少蘊以為未折。且謂葉與杜。其旨同否。黃山谷曰俗人謂杜譏陶。所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然則葉不許陶。毋乃自詫痴人能說夢耶。

杖云屬背俱羌
如大火焚便人
不執以法自求
出身治路耳甘
應生口同床作
夢鱗外路佩面
有天性性試狀
得居高無叙指
各人病雜一人
知世醫者手者
相遇國老將罪
總不支那得德
材無事日一人
瀾瀾各人知
爭盡了日將乎
乾五則協明乎
坤四則損實羸
發明與此辨哉
忧險困亨間爲
與血且如稍稍
傲無原不抽鵝
草盡徐觀解條
何勞依爲與才
相忘時勢迫人
不得不辱異路
飛審避空出以
消心且以弄眼
云親參圖何日
直題松小雜留
寶未伯山低佳
得識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于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閒。材與不材之閒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則胡可得而累耶。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惟道德之鄉乎。

潛艸曰。若無臣民。君何貴焉。材固材。然不材亦材也。成德達材。時乘化雨。偶倫物也。抑已無用耶。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憂。市

辰曰物外毒其
所見歷歷指述
又結駁我根而
述之以爲幻則
幻以爲仙則仙
此論道德之鄉
文章之妙一至
于此慮曰大莫
之國是何物道
是何物遊者又
是何物說似一
物卻不出望崖
而返矣可惜自
累卻去呼張
塞闢闢爲博山
首處一日出門
話博山曰止莫
該第二座門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于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于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于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有道遊于大莫之國。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于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

愚曰屈平不與上官奏艸鍾會作四本論擲與嵇康便走康乃使人至此才不虛己不免見有于人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無息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北宮奢衛大夫也上下之懸設架編鍾也彊梁多力也曲傳謂曲附已者隨之也

杖云一篇鑄賦虛靈寂感與時俱化無肯專爲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而虛已遊世一之間無敢設也孰謂賦斂啻有而不通乎大塗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

加此患難交遊弟子自去不勞汝說須知鳥獸不可與同羣者正是人鳥不亂羣必求無責將逃雨取鏡懷眼睛猶帶喜在

辰曰林回十家悠然無限眞意不待解又別說相收定與相弃也亦遠矣冷語叠得痛切世路

交情更事乃知

鍾康伯曰老老大大被人換卻者本弃其天屬

陳府題雷雨讀嬰岡曰莊周以疾雷不驚爲至人然則孔子驚乎曰徵也子魅曰隨孫獅兒登解驚與兒捲耳自忘生莫嫌七籌有時失何兒人間兒女心強紳以兩風以銳而雨以飛此画雷以耳也林曰覆嬰亦兄所怠

死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明不處得見曰德得明說名純純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杼音序智按與栩同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翂翂翐翐舒遲貌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商周圍于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歟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若過迅雷烈風莊生定祭在古廟中

愚曰你肯抱黄自救不了只因見尼討便宜心急其德在此同時有屈平王蠋自刎其心且甘不論卻如同時孟子遊丁昏上亂相之間而百二十歲乃老彼世藏其功不在禹下同時得達爵海不帝秦亦遊國號而无慈以發願剖心而反得不愍耳嗣宋愛莊備如時

以食生故後愛莊倘身已而救世惠意之間相去食遠矣或彈或歌或和角或學抗或撫無絃琴倘亦有當于人之心發欸憾道何問天人正而奇之何分始卒愛用端拱還目而窺之竊介曰昔动疑衰驟輕但安坐耳世好窺人世又難肯端拱還目窺人乎只此陳蔡一役又喊何鼓能處惠新徹滴不弄山箭

固不待物。桑虖隱人也。林回殷逃民。布謂貨財也。真發是其命之謂乎。蓄日真今即丁寧。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耶。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大布粗布也。履係也。係履弊而以索係之也。憊病也。把也蔓攬蔓也。王長言其志意得也。

孔子窮于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于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

撩蔡反擧挖丁而舞謂能觀此三月不廷。

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于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耶。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鷾鴯燕也。

正曰。物之為物天也。物則即天則也。聖人表其性之德。而薪木以學問亦天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于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夫濁水而迷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今吾遊于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雕陵陵名也。栗林山名也。運寸可

回寸也。殷大也。蕑何其便也。睹罟也。三尺。當是尺。以須間照之。可見。

郭曰。目能覩。翼能逝。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爲利者恒相爲累。有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也。以吾爲獵以見問爲戮也。莊子無齋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惠卿曰。吹竅求免。故盲出世。世可出乎。出心而已。忘之乎。不所知耳。不可知。則本忘也。人俗從令而已。緣則不離。率則不勞。此行賢不自賢之方乎。

陽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陽子。陽朱也。

張四維曰。驕盈矜伐。人神不與。虛已循理。天下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江遹曰。老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而驕矜生耳。

管見曰。山木即樗櫟意。又以雁不能鳴而見殺。則世諦亦熟矣。物之窮通。係乎命分。不以不材幸免也。中間一路。猶涉敷衍。似之而非。未免乎累。結以行賢去自賢之行。是超于林與不林之間者也。

相爲利者恒相爲累。以吾爲獵。果能出意乎哉。僴間單山何不自殺。曰。無了乎。處超心門。大小曾山被者僭嬲遊。栩蕨曰。魔但爲玄之陰爲于主。人若迷。客得其便。因而遂之。因而利之。因而引之。追心飛出。故多滿見。是目放手。沒還故處。處亦有得便者否。客有去來。都乎如故。求曰。忘之已耳。寬荷高蘐道乃情見。愈能覺聰聞覩逆旅小子。超心以惡賢美賤爲因。迷路不得九逆旅。小子亦未審其端的。好與賞威一喝。直殺人從大開。水到渠成。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音朔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儻然失志貌。土梗。土人也。考索曰。子夏之後爲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爲荀卿。荀卿之後爲李斯。

正曰。汪洋千頃。坐春風中。自然意消。

溫伯雪子適齊。舍于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于齊。反舍于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耶。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

高麾撰服丞相楊九。然消受卜辨。頂哥洛相逢。皆士儁易知。東郭中溫當時。東坡見伊川致敬。曰。侍御含身莊嚴。伊川曰。學士聰明蓋世。但得豈不冰炭同消。

湯見之人。兩片皮說忍不住者。是秀多才于不用彈弄。此僕全坑無與。土好看主人公開事作麼。文殊問不二法門。維摩默然。不妨放過一著。

德山小參，今夜
不答話，問話者
三十棒。時謂有
其存特只好人
而歎。
圓悟爲表自業
德山小參不答
話，便掩其口，曰
只恁麼看，表自
揚默云，屈屈後
有人點之，師擇
疑情，楊門云，
東山有三句，道
得即掛搭，有僧
徑造丈室，曰，我
道不得，只要掛
搭去，自令于明
寒下安排。恁著
曰，也是一歎。

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正曰：隨于人心，則禮義所自來亦茲茲矣。

顏淵問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參

剎那生滅，哀哉
何事交一臂而
失之，六種震動
矣。且道吾有不
忘者在，如何是
不忘者，日日不
記東西。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蹊逕紀貌，唐肆同。謂馬之廣市等身。唐肆，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漢書建章宮西有唐中數十里，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太液。皆從唐路蕩皆通。今吳人呼堤路爲塘。

仞曰：哀莫大于心死，乃術出東入西之日，萬物比待成功，而吾與汝交一臂失之，何處邪？做顏子曰：女殆著吾所以著，而未能者，吾汝以未著之者，不與化俱盡，是人之所忘，吾所不能忘，而自存者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百姓不知，承吾秉彝天則之力，是亦瞠若乎否邪？倘至乎此，又何可以聲音相貌而步趨吾超逸絕塵之天命哉

溫雪表無言拒
顏子表有言助

無言也，諸人要
議奔逸絕塵者
擘東家點鑿，要
議被髮而乾者
登西家精米。

留著月逕丁且
符方箭方來也
如龍如蛇長爲
之尾不使易先
恩曰供盤先一
齊黑日是雙關
超出者當外卻
來觀此關。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音干蟄音執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

莊為之宗反問一句鼓而上原無開口處回頭不覺縱觀則若猶不知請問處是刑醫羅也萬山口清風常發下閒影悉流出一汎一覆終不可少

冂顧開其方拐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
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于胸
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
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
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于隸也貴在于我而不失于變且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
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

倘能且許觀自為醯雞亦合吞青牛請問遊入得此方否

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
丘之于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
知天地之大全也汋激也醯雞蠛蠓也議于其將訓端後也
杖曰皆易傳語也寓作青牛水牯以藏龍馬風雲。
正曰假至言以消心或假至言以縱道發此覆否。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于

閔云此篇拈出孔子一人當其一患一號而無仲之中庸敬御笑脫斷去于一號而揚墨虧原刑御然其布衫號有得已哉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于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作何方
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于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
也儃儃舒遲也得之意般礴箕之狀臝與裸同此言內足者之橫逸也

甘袍口封圖則云似山封山則云似圖圖不在圖皆持光乎紙外為有餘耶李良衛日勝絕處須恍惚不自持便欲從之縱之

前去此人解衣槃礴裸坐且恐亦亂不出

非于一書絕是釣竟亦眠連累多少因起今日假向白雲頭上立迷時青與半天爭

文王觀于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
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
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
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音須
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
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
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于國
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斔音斟斛不敢入於
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

巢由稷契皆免大之所欽增壞論所須卷理一斥昧然所能德汝論刺高宗丁駛祭非釣耶劉然遊之此又深于四罪之奉神人夢信得大推稱一帝何謂見五老乎何許大一化為是處不來投影亦難

務也。斔斛不敢入于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于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偏朱誅也散羣不燃也不度同

杖曰：殷至文王亦非常之變，如此一釣，豈尋常之釣哉。文王之所以為文，因亦循斯須之奇乎。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鏑即矢復沓音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悉若哎以使我于登高山履危不而戰汗流多于則了後俗亦

[redacted]

杖曰：揮斥八極，御易足二分垂在外，為此不能之状。御寇大似參禪到懸崖撒手處，猶尋還身汗下。雖然，此喻甚奇，我常見修路匠人登九仞峯上立定不悚，此登有之問，熟如走索路等，而神氣不變。

觀人顏色固封鼻間船泊徑紀大書門上都可噴飯。託以與人已愈有鎖火傳燈從來不朽道地錢雖漫天網說路還求真行乎只為鼻間栩栩然不實實踐成老矣。

旦其能斷彼哉，生而然哉。正以學道者有慣熟此生死結交處，而無自欺耳。若草草領畧去，他日觸發其機，能不怵然于中乎。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從二云後見觀真與往來此人慈不得擁坐說便求高人也哉焚

杖曰：古人等罵春萬一人即可罵殺天下萬世人亦可罵殺天下萬世人所以萬凡夫兩可佛罵祖之人即是雖川聞曰為佛祖見汝罵凡夫御難何故佛祖不認帳凡夫御不得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周公之後。

喻林曰：聖不自聖，真凡夫同。凡可亡耶，楚楚自見其足以存矣，耶知存有者乃存亡之所不到也。

知白守黑之義非化作無爲謂狂屈黃帝三矣爲三即一之義有識者豈可情雪峰一滾依然不知黑白徐文長曰老子守黑雖子生白將謂有背腑耶

問如何是世諦立一切法曰白如何是眞諦泯一切法曰黑如何是中諦就一〃〃〃〃自知何是立泯于我曰三更日午如何是鏡泯于立曰日午三更浮山遠公景白未分前一着如何曰棋盤現托問正下棋時如何曰若者是先看虛舟曰或言不落黑白或言知白守黑或言自即是黑此亦一略三諦否三開何非三參一答子已釋耳所南米鑑轉轉說住若過趙州今茶發出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

宗鏡曰公是公其知見損是損其情識法覺範曰百川不以爲學日益也木落石出爲道日損也今不知爲學日益又安知爲道日損乎大慧云上士聞道如印印空中士如印印水下士如印印泥此印與空水泥無差別因上中下士故有差別今欲徑入和印擊碎始得臨濟第一句印空第二句印水第三句印泥

薦得之人光素別因空水泥之句故有差別今欲得人和融得之人稱強滅迹始稱然則知北遊之三印托黃帝實有眼者見否鑄剖同時不容人薦

爲臭腐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應我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筆乘云無爲謂之眞是也以其不言也黃帝之不近也以其言之也此特相與激揚此一大事耳黃帝之于道寔非藏于無爲謂也淨名經諸菩薩共論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無言意以無言爲至矣乃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語言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無離言語文字說解脫相也知此則言默一如知不知一體有思有慮亦可以知道有處有服亦可以安道有從有道亦可以得道何以故思慮處服無所從亦無從道寔非道故耳

正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非執氣也所以爲氣者何耶不得已而理之理因心知心與理來特因事物時位而顯其常變聖人一眼看徹故明

原缺第三十三、三十四葉

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果蓏
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
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
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
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
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
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
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
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
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卷之六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乃弔反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
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
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虛舟曰郤滑谷稽孔子不過乎物一句此篇曰無
乎逃物合觀之妙了物際矣華論以物各還物謂
物不還空即駁之謂何不言性空為不還道池復
駁空即是論謂物各還物即是本空舞曰本無也
實相也然相也然空也緣會也五者一義也何用
駁乎外物辨也塔物茶飯也
正曰物無貴賤浩浩其天也物有貴賤各位厥然
也物有時其此盡變之用也物有常變此聖賢之
事也諸家偏執即相爭矣神明用之厥同時客
一日何能同於各見一家論然至自拔從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
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
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

卷之六

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
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
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
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
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市也
虛舟曰物與無物際與無際皆傍觀也百八刻雙
擯者也[illegible]尚有一若于在何況
非[illegible]行[illegible]謝一息
不[illegible]之形莫見其移驟市之輪

更撫持觸麈尾滅卻正眼藏師別有個顆買些師弟隱几擁杖而起嗥然放杖而笑知此笑師心矣什知者言杖人頌拈花曰棄未偕如此拈起如意手不過逗殺人自倒還自起愚者口嗦將謂有何了義保為照眼於虛良久中而歎以道無聞則無應泰聞昨夜冬雷聲一言蔽中則韞舌成話柄無端拈出作膝詮一二三四五不論切忌傷我足汝失命。

曾不掩地。是以去不去矣。庸有至乎。至不至矣。庸有去乎。然則消至不與俱至。此至之名所以生。前去不與後去。此去之名所以立。今天下無去矣。而去者非假哉。既為假矣。而至者豈實哉。樂廣麈尾确几。與此公叔取未舉托盤時。有以異乎。先言無常者。以破世之常執。後言有常者。以破頑空之斷執也。公孫龍惠施。卑貌一端。而夸造為互換相奪之語耳。不過才談門闕。不徹易舉。此處定為人惑。

妸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

杖而起。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移。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于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乎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藏一曰道無問問無應大宗吹滅府中得長得其所見蹬坎倒家來其物出不得先物也未顯藏諸藏天下不其能不同其事法在法位是物際中而數法身前者乎送縱泰清問無窮只在代明錯行中弗知乃知何上点一喊者非。

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于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正曰。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共去。劉曰。淵

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雲霧中。由此觀之。以微言博趣為名家。莫盛於此時矣。才人高人。不覺入其中者為其引人入勝地也。古德曰。若有定法可得。土亦難消。猶不了耶。東坡所謂匿形設械。推墮滉漾。非漆吏偏耶。莊生已數倍議詠。驪火驪不反。曰出多偽矣。毋亦知其如是。而且如是。以危曼騁辯耶。須是其人。是其時。

敘五曰。藏竿于雅。而隨民日用。挹嚼不言。而輪奏宏詳。此聖人之一貫也。闇辨曰。為歎人淺。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何從識之。莊生亦自曰。知道易

相學見二人髮師遇問是甚麼二人曰釋見一切智所也不識冊學人也初問麽。

庚門不會有主可黔破于了然鳴中與化會為實王旬折關天大發妹上器無模裡激冷殊一鳴不作一鳴者風除筋斷出三玄三要同時昨人或見其去降龍伏虎引早非生之

勿言雖然如隱居放言崇卜不任何舍棄可知而欲窮人以不可知又窮人以不許其知獨聞此於形知迹礙形閉而又示以無始無謂前後逝渺矣然而棘端拐指窮日兩策故是潛龍之使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及為無有矣窅若無辭

郭曰光曜者明也無有者神也物格而與物俱辭物即神亦無亦無矣此知神明一貫清通之趣

無有形不思議紅爐鉤什麼生兩端不失毫芒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捶鉤之鍛也謂鍛為捶鉤劍名

輪子曰捶鉤其斧斤自貝工藝專於鍛鑿之中固無物而不用乃以為拙道又以治馬醫藥則治病因材而各自取鑄各一備是聊於無有此言所以巧所以有道者在長得其用於有守也

古猶今三字內无古今是是出今照然昧然者誰照天地間道一個那一個也一個悲日浮屠故佛只在手知言得力補文從來不出門只此一語照然昧矣原非影中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曰仲尼言天地常存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故自古無未有之時也子孫言世世無極也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無待獨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為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無已者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雲愉曰不咻同歸之仁各得其所之義體髮久矣今以根枝幹譬樹作全圖衛後樹所大實誅有升度將斷枝伐幹指根而求其枝中之仁乎將參差一枝而枝之本抑將種之于一身療風謂之不仁此猶得及者也既惜全樹全仁而僅昧同體不肯體仁者何耶含此全樹別無樹中之仁則驗者參枝生花從樹生

杖曰聖人見幾于未發之先乃能順理于已成之後故示上根以危微未兆示中根以隱見初分示下根以善惡已變物格知至又何物能逃于原始反終之徵哉

集云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天地猶今而已。一畫以前萬象歷然一畫以後萬理寂然宗歷同時之家惟在子孫善理其家事而已明物之自然而物之則即未之則也原物還物是謂本定知其本定而不搖是謂不起一念

根之手明枝而自怨其餘鬚塡向曰法非道而泣生道下生于條仁生受根誅從根發此那吟曰未然之中猶天下之大本未是修身為本之本有餘枝而裁者至少頃又曰修身之本即末發之大本有枝無而長得其用者預知其枝今味于何不知孩子明出日指而不得先物也之手已在其斷根本

此藏曰禾苗末也禾根本也此顯本末也深論之苗末而根亦末也禾之種乃大本也猶言天地未分前也種入土生芽而種已爛不可得矣于是上發禾苗下生禾根而全禾即全種全末即全本也。是已分後之天地即未分前之天地猶畫後之易即畫前之易也此猶本末也猶顯然兩截矣所謂物出不得先物也聖人與民同患而詩詩者耕田。芸艸灌本除穢自耋其人事耳豈月全末即全本而蠶之未乘生理在生氣中貫泥闡通顯密寂歷同時不動絲毫此眾人之所不知而聖人神明微

無本聖也之又從之人生相間並問笑曰或問不能御不能止此悲離亞門堂人自有免法口何法曰耕者耕諸者諸世山曰見山喜之鳴暇西至之憫哭皆至性也皆弄樂也今人見不喚見哭者又鼻起而哭之矣悲者曰整高峰曰既是這悟南忽人法俱遣其諸語者又是何語慧者曰聲

眩者也繇忽朦朧便失于此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

快書門人勞接引得成深人務有淺語今人好高論淺人強作高語是者曰皆夜人有今古兩重有兩翻閱夕可者收人概知意曰閒處報默然曰且聽一物有客舉手杯而問數者客夫世下人搖然客默其高主人口此假主客也客日修此不驚乞來先斷於了也更論其頓工畫有人日方技

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知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庶相應也齊皆格也傷于應此

藥地曰使其言必竅于聞使其識必愧于知使其說必窮于辯是莊之巧乎

心易曰生必如晝夜有何不了必因可怖相亦要必所貴乎人者當盡人之職耳時然後言不必去言當為者為不必去為曾知非斷王路之謂無為乎曾知風洛六經之謂無言乎曾知各安生理之

破時其下也儼然宗獻矣乃請者自不見與耳鑿者日鑿張大復曰藏未有補而患其驗也乃曰補能化食不煩解道乎丈人乎罰之夫補之化果有其理然為賣補計耳末世之不務實學而曰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者其去實補與何那者曰鑿

謂全生適性乎誤世收教豈論淺淺開翁曰彼淺
談不可知而多方談之者亦一天地間之一種生
理乎哉彼亦自磨自鑿以自傷已耳既已大家磨
礪不妨同遊
杖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若不多方鑿奪之安能
放下而自覺乎杜工部曰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
省若無欲覺雖每日聞鐘誰發深省乎曾子則唯
門人不覺如杏仁在核中未有發爛之力其仁中
之根幹花果皆隱藏未現也佛稱為梏無生滋忍
忍者仁也藏也太極合二五之純粹精也雖生亦
是忍人且閒他忍得住不

藥地炮莊卷之七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弇孫行者　嵩伯升較

竹關老人正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北居畏壘者偏得那如何是全何採商而翁不釋然晉曰藏而有餘生問因立不許人試謂愈甚何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穰一作畏
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

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
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
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
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一作天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
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耶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弟子受徒也大記允孫一作允名師貴揚也師畏壘見涓蠶桑業義雅牋杓標也
正曰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易繫三五妙其三與
隱惟之遊擬于中庸俎豆雖辭自成右廟至人顯
行商人遊賤誰非終而提從那名不必杓杓不必

畏壘門口不入腹北居南面春牧春秋家杓柄姓而家杓柄長我其杓之人耶且聞杓柄在誰手握着是別路尊貴有患屋不釋然或問如何是別路口許曰試下杓

遊隨位自盤而適享其春秋矣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鰍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注曰一切生靜只是虛談之大病全賴保妻子是閒居之賢情業已如此而騙人忘之又不耐其捨者而自欲忘之故嘵嘵如此又將誰瞞

正曰有他則有饑無他則無饑果能不貪乎側目有即無則貪即不貪矣人相食即是不相貪矣有

私食飾食之中道務使天下各食其力而忌帝加則王食萬方謂之不爵粒米可也詞此生時安生然時安死之理為無他無饑無生無死可也

仗云古人舉賢任知如用藥循脈辨症方濟妄為調治而民病愈盛繼治者治藥之術以藥醫藥也老莊一概藥筋是猶遺去醫病後世不達節藥與醫皆遺去是豈真知藥症之所忌哉人有不善食而噎者遂欲驅天下盡不食可乎

南榮趎蹴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此是明證

左旅一宿問患日反不下擕糧去賢石林以為說此也然耶惡日糊涌聚陽反不上順石林猶懷了謂聚陽然將去耶佚然猶患一日向猶其麼惡曰還我請頭來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廢揭也朱愚猶顓愚也古人音近七日七夜求復通日夜也

郭云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

成曰參學人皆欲乃請悟疑情務得起皆各自已惡日去剿酒境金絲捆不知何乎入中所打舊鎖管系一旦鉄得頗穿頭破部道好惆杖云心之與形言不知其異而征者不能自得或有物間之欲相求而不相得此疑情之自然如牛火之結心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必求其自化始快開然南榮自知病病者未病何以復欲藥以加病聊齊曰人不識好藥殺卻昔譬譬援進如芭蕉辯此加此非中不足路過捷頭腔路宜叔門病知花去安心處是詩人換骨時愚者曰未也切忌作師家純面會

老子曰未也可惜後漸敗倒只管兒乎兒了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管見曰真性如水虛明澄湛物欲蔽結水凍成冰悟理則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樂乎天均與大和也人物利害何由及恠行謀為何所用往來自適生經自衛學道造此而猶曰未也又引前兒子以告此師家作畧耶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

三心內不可補。云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正間持內非持非非持。與物且乎券外。固見賈人。券內雖見乘入。果能不內靈臺否。是謀使之若循。未也。備藏數三門大開。請看。

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正曰。學其可學。而不能學者自致。知其可知。而不可知者自止。不如此者。不即是者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于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辰曰。券者合也。合於內者無名。合于外者常有期望。及耗費也。跂而立者。人見其魁然。而與魁然者不敢也。然則費而遇此者猶此。逐物而往。物亦入焉。化於物也。與且者如與之爲留同。而志不在焉

有物先天地可客而鬼不形木寂寥隨機撮摄能爲萬象主照生物常不逐四時凋乎此吹之有能于北抽關後打去眼中楷者壁見無不若深藏曰有形者象無形之易圓輪 [illegible]

者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能與人同。如此則身外無親。無親則皆叛人之人耳。

杖曰。如此說道理。始令人讀之心神愈倒而不厭。藏不虞以生心。靈臺有持不可持。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券者乎。殺活權變。神出鬼沒矣。券外者志乎期費。如賈人與物窮而物入。且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故無親而盡人。則愈見券內者行乎無名。天人本一也。兵莫憯于志。寇莫大於陰陽。心則使之。此處拈出心之出入鬼神。爲是衆移是祕。

眞曰。古不測之機用也。可惜人人蹉過。幸得蹉過。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潛艸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心自易象極

物來以我知隱是謂大定若不得此正印誰能決
宇宙生死而不疑哉
杖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善用中者能用陰陽不
善用者則爲陰陽之所成毀不知成毀皆陰陽之
功道用之妙無分而不通乎一也不知者悉其分
而有生死之異強爲之備又誰知強爲之備則反
失其道之自備于我也耶故於生之出而不知反
則猶夫死而見鬼也如出而能得乎生之本無生
則不必于死已先得乎鬼之爲神原不死也觀于
滅而有定而不盡藏則鬼之於神何曾有二而不
一哉不在別處見即於有形而得無形則吾心之
見有定自不爲陰陽所惑而天地門戶在我心自
開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欲求吾之本激渾無朕
兆可得所謂未始有物者就能以首生尻死而異
同吾之公族哉妙乎有生如黬之不知何所自也
忽而披然已移是矣然以公族之異而變其所祖
宗者有矣故亦旋言其移是此不可知者不可不
知也如臘祭之散有臚有胲如觀室之寢有廟有
偃此常分常合常移常是者也有本有所有名有
實可效其質因以死償節此妙于心以節償生也

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死是人之所歸使
生也能以死爲心則人之心終無死地爲不亾也
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在人則視之爲聲音相貌
也誰知動之出之正之皆道之所司存乎非于舉
臘之臚胲室之廟偃孟子以動容周旋爲盛德
之至即形色是天性何曾以人事而妨天理哉觀
室之妙彼謂自解也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室無
空虛則婦姑勃谿此至仁無親動而無已之妙唯
大能大兒子嗥嗄同出于和順心于不得已者何
其神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又能爲天之蟲以

御人天之本成天地之交其鼓舞此渾沌而不至
打死臘豚也奇哉

未始有物者至矣這一部莊子是從那裏來的口口空諸所有矣這滿世界亂渾拚了是從那裏來的個個渾鬮面前一切是有那個是無渾曰沒有最分明乖了知人好奇特地以奇特之的酒之下月自想內外精賦乃舉真不即是之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
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
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
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
也請嘗言移是褚曰此五宇宙在此臘者之有臚胲註該可散而

秀乃舉移是之
騎於人自信其
偏中以楊大乎
日與作奇特早
是不中也氏道
釋迦是聚集之
持迦葉是養身
失命成人改等
且怎生命不見
這漢繫生妖俄
是麥言即與眾
生花爲增語于
此未明散縣乘
猴不少愚者曰
本也爲是舉移
是試定當看

不可散也。觀室者周于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于同也。余以三戊祭爲臘，臘午百睽足指毛肉也。臘屏廟儺凌處也。或以泰臘疑此稍爲然，入理甚精，非莊不辦，然精于稽空者有之。試閒陰符元倉關尹鶡冠，何者非託詞以不傳？成不臘矣，則臘之名著于春秋前，至莊始三百餘年，而猶疑臘字爲臘耶？臘或久行于世，至秦始建而名乃未可知也。如佛于漢武時已通中國，屢見于史傳，至明帝始譯迦之，非始自明帝也。如以六月爲焦月，九月爲朽月，民間恒稱之，嘗必謂自廟堂哉。

正曰：此說得午先爲子，自子至寅而午耳。聖人直

下見得貫于午中之理而安之，尚不以無子無午之說參其所藏，又何用贅疣一無字，日賣弄哉。

虛舟曰：移是者，所是之理嘗移也。立處皆真之佛也，時中也。不移者，萬劫不變之佛也，大本之中也。嘗乃移其言以亂人，則非所言也。若欲抹殺之，則不可知之理，亦如是也。一曰無，一曰有，一曰始無而既有，是三說也。披然曰：水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賦，亦不可知者也。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若或以封，若而有不同耳。又如臘祭者，分胙與膳於俎

上，是可散也。而總一性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周市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觀其偃息之所，觀之益言分之而合，合之而分也。

蹍（女展切）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音璧）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

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曹曰：此以氣爲質，而稱性之德曰爲。其理見于事物時位，而有當不當焉。今日無欲，安得不言名實？欲當則此四六皆無孩也。痛賢必清盡人身之火，火盡而人遂復可醫哉？奇醫遂欲委之。

愚曰嘉信爲工
謂蒙言乃叫
帝記前身史則
能天人不如蟲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

借邪可恥誰分工拙聖人以賞為籠物以空為籠五宗以疑為籠伴細看來人自籠人不不得已枯樹果能斷根靈根定然發火盡處終當解

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六我有深情在君須知不訴述此緣聖人純欲惟有欲

近曰財色名食睡五欲也一曰起念即是欲果可斷乎果可任乎一則曰無欲故難一則曰從心所欲得無相悖乎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當之一字真神武刀藏正因了因于緣因止有一事寔是公當也勿撒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當即公當也鼓山曰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一有情慮知解便是衆生佘謂諸佛衆生同此情慮知解但佛之情慮出於無私而衆生之情慮蔽於有私也佛知解妙于常覺而衆生知解滯于不覺也一卷日楞嚴是不名見聞了了矣聖人之欲

是不名欲不明乎日落然頭上安頭則惜生來欲去矣彼一聲旋誠無事矣而現在隨緣木分正有事在時此時土此土辨名當物盡倫協藝之伏金薪火如何可避避得亦是偏見亦是嘸癡莊曰欲當則緣于不得已無為無不為蓋為其所當為耳治教尚明故決于正告使天下盡一遵行不惑者也與宰尚晦以煅煉知命造命之善巧也多作兩本之說一往之論至於電拂陷虎推拄造疑一切奪之至當之旨皆藏喉中然今時訛傳皆執消心之方便作實於治事乎然害政其能免乎然世人

可笑而告決然不信以天第累綴之則駭而受制矣又將奈何

朱震青曰心洗者以身為滯形神困者以心為困識虛致者以神為孽影心密于形神密于心至虛而止矣錢沃心曰朱公懶近來隨緣放曠之說溺人敗於空空何有中道敗戒慎恐懼真旨若心敗患名曰用寔者虛用虛者寔故曰無寔無虛無臨寔于於任於位而已於任於位則隨緣當當矣韓孤曲眩帨環刷逃皆其隨緣放曠也聖人以當字關萬世即以當字發萬世自不容已是謂至密

倬註曲難之釋
既說自已上盡
超來了對與甚
未合種得皆渦
故林般搭非相
王許下曰淵源
甫之閫作其
訓文仍改慊
迷附交不
訖其玄中王
撫付而大笑乎
意惑曰自從容
頃步得鬼哭而
陰符迭為鬼谷
作佚兵符看無
鬼一變鬼眼見
反狗馬可惜武
侯不能撫行而
笑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若
于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于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于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本作佚
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
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
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
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
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
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
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

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
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釋文無鬼緡山人魏隱士滋雅謦欬
所謂望木雖也直謂其也若其一言若亡其身
佚蕩味若乘也六弢太公兵法金板猶金匱也
闕也佚府處也覺失
行步聲聲欬喉中聲

浙傳曰武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王道而嘗
于所好逝之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也

夫馬...
佚貧...可勞君
...說未康
王內累而後北
出猶詞意矣何
似五十來答謂
三兩粉點燈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作芧栗
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
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于貧
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
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
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
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
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
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形固造形成
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無
徒驥于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

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戲到底只是兵也所謂善與惡也

敏云須菩提問世尊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世尊云善哉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此竟了答若帝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于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別拈云須菩提見個甚麼真是奇偷思量今乃令觀取幸可惜生稍要討個落身符子在如云若謀念請是要人復的誰是能識人的到此如何見得是發菩提心既發心如何又要求住又求降伏發的心住的心降伏的心是二是一如何結縛不免要求住轉不得住求降轉不得降何是為有有識黃帝自拜儒首畢竟是個痛快漢子

自遊復遊到此內外此新登天

杖曰黃帝之道貴乎存中而求見大隗于高山則是心外有涉馳乎物情七情之聚皆迷脉乎求時路矣惟此帝心不獲意焉之外馳則如乘日輸之

事自照懷中天下不求治而自治矣天下紛紛皆自求其欲樂而不知反能拜童子帝馭自回耍須知此天師不在山上

方南陵门以予長之才傳前林參落無邑又請游俠諸傳無不拍掌而叫正性人淪伊川詩問問而已請出師表子覺語則啟請而樂人情好痛快亦是開于天地莊子亦是知而故犯道聽無所用于世而故以此發聰越所洞痛快具像則之毛知此中謂其解之

正曰言無為自然者皆曰黃老按黃帝下一戰且蚩空峒于屋鴻堤金谷封志甩虍柴宮投策鑄山且占星日作書銘定律數勸鑄鼎爲存多事而謂之無為孔子稱舜無為而治而舜封山濬川命官數治至勤民事而野死之豈非為即無為乎

莊子剔出其心而播弄之耳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于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點睛只有末後一句終身不反悲夫獨脫者逝思望已聖人不發憤不不樂子玄只于用一未之能而之遇方以要出句啟

郭云業得其志則勸事非其巧則惰士用各有職

有智句而歸者依山猶月猶水依草附木精魂所以從菜林將去或有一個獨脫者與他商量汗山達曰道儂獨脫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魂吠貧日用者自己心笑破他人口制到而蹤悲哉

不遺時歟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士之所能
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乎當其時物順其倫
矣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若
不用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節制
而歸者所以悲也通曰聞于物者三身居事外用
智者也順比于處者十五身居事內用力者也不
物于易不為物之能變者也又添幾句曰噂士無
恢慌變術之說則不樂怨困無寥淵激歎之言則
不樂文士無波瀾標新之言則不樂
迂曰十八種各好用其所長此難忍之物情也仁

以正念通之義以分位定之禮以中節而中之樂
以兩忘而和之此聖人之所以裁成天地範圍曲
成也莊生故意拼突列于穢瑣之中而聳其不圍
于物之自受用以為高隱劣顯勝之巧有看破此
自着穿稿者否夫物物而不物于物正是仁之至
義之至中和之至是以安頓萬世之終身不及者
此禮樂也悲夫庸人奇人各各踩蹋才士好新不
反如我迂泼一句公道亦不可少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
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杖曰惠子已出或矣而水之於域內以為無子可尘又曰既謂之生無人又誰爲爲閡阨謂不斷於又所好舟中怨又從何處造乎此何異坐于把鋸頭遊行又騎木牛跋不妨帶累傅大士以快此引喻之奇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音渠者邪其
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于堂廢一於室
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
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
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
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莊子曰齊人蹢音擲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

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
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于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鬬未始離于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虞曰楊秉楊朱公孫龍也調瑟于堂而室有動者律同故聲應也呂曰庶替絕變知洛陽鐘為叶律故齊時吸鐘之而聲遂絕又李嗣與君奉錯振之地中有應者推之得鐘猶有此事庶子者棄塗給使令之人猶向禮云門子今俗云廝子耳鈃銷擬唐古與蕩通

生來無大成作有見成作無見或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為亂不可究詰所謂九十六見外道也然從源頭佛曰三界唯心

杖曰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
非皆破五子之偏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
門魯遽之非其弟子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會
無異乎音之在則又何異乎以陰陽之自召哉忠

爲法唯識豈不遲斤成風也哉外道固其質也亦佛之示現以醒人之癡其愚聽莊斲莊又示現以醒後世之迷有斵者歟

子以諸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知其非爲是豈可爲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子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爲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亡子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真無哉夜半無人時訶與舟人鬬既與舟人鬬又不離乎岑此豈真有哉諸子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但逞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一滴水洗去甚妙何用郢斤莊子以此悲驗天下愚者未嘗適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而問也近爲與山堦請責借成風不妨神手磨刀有學術者即割

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杖曰惠子死而莊子無斤可運矣惜乎莊孟同生戰國而兩家絕無一言相及此又天地造物留此一段話訛公案與千古下之明眼於此運斤揆於恐亦難于着手也鄭是相思不相見未有疑情誰解參

管子曰斷以道而不能衛道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

以諷而使歸於以中而使管非風斤耶

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質直矣意以下人非風斤耶

杖曰鮑叔使桓用仲以霸天下知人之明已足千

季爲子曰管子以待君自反爲風而運其內政之斤隱中此管以待其一斷爲風而運其餘不之斤服語彼斤王安石則傷其鼻矣

古及桓公欲屬國于鮑而仲止之此正所以保全知己不負桓公也然不知隰朋果如仲之所言乎果如其言則其功業不在管仲之下又當使桓公王天下矣管特伯者之業莫桓公死齊大亂此決非隰朋之有足爲也果管子之言如此則又不當于此時與公言早將舉之大用以代己之不及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于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

三年而國人稱之不亦見巧于國乎攫攫搏捷有敢者否。

三賀三悲何非弄也於那師自解耳何非承羽於那。內有一悲是斷乎他上人有悲是斷高高丘者有一悲是斷擇深行也搏得來風乎看破如此實費於簡仰天而噓。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橫曲折然後也

呂曰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愚曰止向自身上消而已矣三悲自解悲能免乎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

喙長三尺不得說者未嘗稍省布嘗言休乎知之所不知反為此數語所言亦何言與人意同對照與結變長翁所門評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歅曰梱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于酒肉入于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于奧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于天地吾與之邀樂于天吾與之邀食于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

八要討多殊福正應說鳩樹上更意在命田裡守鳴獨自井以正確謀福耶否見道鶉鳩樹上也

齧公之衍亦可行者隙行上駁遇之托皆何如

以一蝸為受用　莊子亦是暖姝之悅也負叟洸也莊子亦是濡需之流也逃想萬世之知而逃游河侯之聚世後人從此驗叟莊子亦是卷婁之類也下藥存曾子所得註于羊蟻慕於羊

藥地炮莊　何所容其間人濡需衍是奇誤誤後生　透脫透色絕迹關於天蓋地無何皆豈止棒喝取證吠下不虛直饒千眼頓開未免依草附木將謂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便是計麼是第一也是亦終於此與學前中高誇宮不如正謂者徒勞力

之于道全而禦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禦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鄧止仲曰濟定之極彌見漢室闕溢為崇辯激滿之言亦聊以寫其孤往而不與物相抹擬。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耶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同瞥）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音暄）姝者有濡需者有卷（音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音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腳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己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音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而舉之童土之地曰冀

嚴頭曰咬作咬去有時咬去作術去有時一向不

藥地炮莊　往有時一向不人藥也時為帝在以西重門作因時揀擇之也悲同然不知間是恃源而往也堯聞是不知在林目未物散人人之成物為風乘我乘風

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此池本記言卷婁為羊者誤以豕廢燕之嘗是齧羊肉器）

余曆之師曰神人惡衆至聖人包衆至平者多流惱故曰繩變者多謫蕩故曰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癰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于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滋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而已不知問是也

防嫌也，慮難災也，求容歸容也。此

言慮利于濟，實濟其危與難任也。

郭曰：居無事以待事，斯得以有事。求無事，事愈

寬。然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無意則止于分，所以

爲審。有意則無準，故殆。

衛本曰：月鷄日下，互用，故守申言其義。鷄司夜明，

鵬臍長不可節，但當因其自然也。鳳日一節說向

親切，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也。前是自有主

本，如木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

理相守，术當渝離，如木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

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守反前三守，猶外

則不能審定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

言禍則甚速，而反殆爲安則甚難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

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

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

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

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

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

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

七大不言大陽者，疑其漏者否。

不被人惑亂者，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問不以有崖，不以無崖。

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

復于不惑，是尚大不惑。頡滑，錯亂也。揚搉，舉也。

郭曰：惑不可解，從而任之。

管見曰：儒墨楊秉惠五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

于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

猶郢人聽斲，是以成匠石之功。

正曰：理家多不知無用之用，偏高者不知有用之

用。正人時有執見而不失其正，邪人則專精玄談，

以自縱而已矣。知其故而不惑，乃能時中正用。

大力曰：天地大變在冬，大別在夏。小周成歲，大周

成運。徒好言大，而不知大中之差別，雖言不惑，

愚曰：七大兼用，正是虛實妙叶。大小時宜，今言大

陰而不言大陽者，將謂世人止見陽而我貴陰符

乎？將謂陽統陰陽乎？故曰天無寒暑，而寒暑即天。

此一大揚搉也。鄧止仲曰：冬必極寒，夏必極熱，究

數而止，無半至者，而物無怨讟，故也。藏一日歸

寒當使山海俱凍，而今則冬至即回；酷暑當使金

石俱焦，而今則夏至即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

也。聖人明其正用于寒暑之中，自不爲寒暑所移，

即可以用寒暑矣。是曰大不惑。

彭陽許見衛此卑頗王果一時高賢能德王且曰凝師德狀元及第何乃而及至門外與遠之三十字相書其亦受人之涵鍛扶矣

秀案了曰取涼于楚就若清風俗來殺無風則嫌不可飲沒水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于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測角切）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橈焉故聖人其窮也使

丁寧執若甘雨時降以無雨則侮不可遏此言人當自盡勿委天且與物為嬉樂人之通而保己為此漆附之綱穩等慨

窗凡日有最漢疑陂而法無定但運筆而完庭行理非則日宗

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音記）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楚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

方子及曰凍必假衣衣雖厚不若春和凍解也暍必願風風雖冷不若冬至暍消也慕用者假貴權門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待公閱休蓋規之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鮮愛而遺許門議波言又作變生者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調綢繆猶纏綿也一體天也命名也此亦從情上說性聖人以情之中節處表性天之理觀于忠之三謂孟子兩不謂而不遠綢繆耶）

舊本曰綢繆事理轇轕處惟聖人為能達之合天下為一體周盡此理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搖撼與作皆合乎天

舐正近百熟路雛忘山光鳥性暢然依舊故鄉日明日木消乎呼寒煖風光依一川花

南山借人父壽昌衆蜈于解拜獨慮老苦熾傭何與遠飛重複誠東三年且開是物倘人那人渾物類而漫未始有物未始有天未始有始亦不免于聚綢司指定縣粥鋼師傳獨當其真衆無小使不成者子袋日兩見謂達綱經

人則從而名之為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

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暢然。吉攸摠開亦介開，恒與內篇老涯同訓熟。想成為也。

呂曰：湯得司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其術為道，其隨為法，見其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為兩見。

正曰：湯知心師而得門尹登恒為傳，所謂合也。得冉相之環中，隨成為師，引名嬴法，仲尼盡慮為傳，所為合也。此即君臣道合也。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內無外，則不知有宇。愚謂除日無歲所謂傅御是師，無內無外所謂師即是傅。

愚曰：人無不以說得，亦無不以說合，所是所而皆。聖皆物而物物，故也。化人而不與物化，其物物也寵矣。

三稱而一吷其手。物也求與之……兩見而……用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唯有名公孫

以少見爭，亦蝸觸之技，擬蝸也。爭吷殺人，能說齊論之泥即通。花曰：歸氣之爭，不可有是理之爭，在乎無猶存。信通神之吷乎？乘天地之正，以御六氣之辨，猶不信莊子之吷乎。

管為吹管，執孚也。嗃，嗃也；嗃，管聲。劍首，劍環頭小孔也。吷，吷吷如風過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音總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

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亦是陸沈。救苦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是陸沈。究竟即正。祖病曰：若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殆骨物曰：若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錦上添花。

愚曰何述之有木虛宣何且埋于陸死而謂能山和尚半炊燒推屑是泥土枯偹貸知我生之哄。

之名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蟻丘山名槃聚也棱屋棟稷言紛也陸沉當顯而隱僬忽僬居市衛。

郭曰埋于民與民同也藏于畔進不榮退不枯槁也。

愚以華山之博大爰說此寓話木竹同學宝撊竄窺些碑頭作右鈞賞而雷同土直數見矣趙州曰一切仍舊仍當是人面皮仍舊要捧飯盌仍舊論米仍舊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

柄用

專門生死招牌且落眼人自逃同知那在宣打落向門頭暮神

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萑音丸葦蒹葭也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竝潰漏發謂積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刺同并亦與分并曰鹵莽其不善曰滅裂國內之地必加功焉所謂強上而爲之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

財後有方有說誘分不然爲人賊偷生不見道大事未明知衣者他大事已明知其易他節其有為貪其不足而得謂何紅纔是仁入大殺定貴將且歸聖人達濟纔直看何此杖曰識得看杖子參學事畢誰得拄杖子打折驢腰十字曰柴斷奔負且至岫角茶赤以爲己之岭撕阿蓮此老久有威矣然恐自

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一形當作一物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辜罪也藉也離著也

杖曰老聃游於無矩之矩從心所欲而不踰也柏矩是有矩之矩從人所欲而不踰也善游者矩與

家友祭散也不免何故偏舒好囊木上陸且求性篇數曰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實新曰看破則已矣一頓藤條又客笨木

無矩亦猶是而已老子待柏矩胸中迸出使千古爲政皆當出自本心則無違世違人之病皆能反求諸己而不責人天下孰得盜之爭之而相欺哉至於匿大重遠之出僞世法心法莫不皆然汝能爲之彼亦能爲之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即汝能以無路截人人亦能以無路截汝末路更當代老聃曰了之游已矣乎天下亦猶是也

姜盾籥曰食而嚳有枯木撒花齊而茂者岐嶷珠工輪而齊者誼湯理宜各下服其才字乎游

廷曰時其時土其土人其人事其事應當承仮各食其天四民四教誰非一心猶一二三四五之不眹乎河洛算盤耳目手足之不欺乎偹物反身也

皆食飯人間不識天下亦猶是也其為張僧作稱咸所真名本來不如東坡拈人說鬼稱藏下吁。嗟晚年乙史加十歲嗟嗟兩出不知曾見此門。為山米六斬聲下二門高僧語萬仞擬心則差動念則隔不擬不動落甘無毋是也諸人作麼生入見久云退後退後。

夫天下亦猶是也。物謂有多少奇特，窮盡而反。一切依舊，便覺索然，寧可挑挑逝逝。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集曰：孰為根，孰為門，孰為知，可謂善發疑情，現前參究者誰，必欲見見，即此是疑，見即真見，疑即不疑，然與然乎。此謂疑始，此謂真之為，或之使疑之所假者乎。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音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濫浴器也鰌史魚名里居處也不馮其子言子

佛之一字吾不號而諸之麼問心是佛莫非佐聖之言麼非心非佛莫非自痴殊而麼曰不然曰何故不答曰若無如何止得小兒啼僧問趙州曰佛之一字吾不喜闍浮山人師何為勸人念佛弄山曰喚作竹篦僧曰喚作竹篦子則觸不喚作竹篦子則背畢竟喚作甚麼曰南無阿彌陀佛僧曰如此說得下山打一竹篦曰聽僧甚麼僧曰南無佛山又打兩下什麼痛久背。金剛經云佛所說義無有定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夜人指示風色易發所曰高花影重于與關則喻易錢手久則洛花多可中卻有翻洛眼如人此恩者曰且消號而請之

據不足託，故使公得此處為家也乃想吾曰。里一作埋在棚也安為高里則作里可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扁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家為部五部為里賜與也拂戾也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有所正亦有所差也大澤百材皆度大山木石同壇合其別而見總也。

衛本曰：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為主而不執滯出乎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出總。

杖曰佛欲言智則是文殊舍利弗之徒起座如欲言行則是普賢功德林之徒起座如說般若則須菩提等當機此寓言少知問于大公調與知北問於無為皆對衆演之妙非大權示現之密為利導者乎以丘里之言合異為同散同為異喻之指馬之百體不得馬立馬于前百體合為是馬此老子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如百體九竅共為一體而歸于一心也大人能合并而為公妙乎貴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辨鬱順則繫纍曰散此無名無為而無不為也自[illegible]而有正有差總而觀之百材皆虛可信形氣之大以道為公一任其萬物橋起原不出雌雄之片合而庸有也大號極物虛實同理讀其所言化原是言之所將為至于或之使莫之為未免乎有言何意及于未生之不可忌已死之不可徂正是生死非遠而理不可睹只此或之使莫之為不是有人生乎始終所假之結根大疑備乎或能疑之極而致其曲則言默不足以載其上天之載衆萬物本無聲臭丘里即是通方誰是謂御天人大宗師乎。

不隨其所窮則斗斛權衡衆是貫天地之樞矣不原其所起則三質大而有所上安頭當下推倒邪外物一棒打物物皆極物一棒打外物者莊子到此四頓曰更有下得手著麼快與我一頓。

大公調現在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集曰通一不用而寓諸庸于是庸有極物而已全龕是水全龕是甘灌纓濯足不隨其所廢也萬封無始今日是也萬里者一步是也不原其所起也

董穀與影契曰舍萬象欲得太虛者權奇影事耳無象前之虛亦無象外之虛

黎菴問知記曰格物正合內外之道而顧以為非且欲兩執此心而物理更不窮究則雖名合一而實二之矣天理通天地人物而言易所謂性命之理是也若但認取知覺之靈執為天理則凡艸木之無知金石之至頑謂之無性可乎

魏和公曰擬議變化奚啻皆壞乃曰擬議以成其

變化打中間約右邊避雨消息父子行傳序山街上淵中出早漏洩也認化認括二使是緇公調心知斯倒何限及不如季真接流兩個無孔識得可一并

變化故知擬議極其精詳。而變化斯極其神妙。細心人逍一物。看了又看。而此中之溫精精微俱看出矣。若求變化于荒惟荒誕之中。何其外謬。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于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于無倫。大至于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于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阻 死生非遠。

大悲阿點鸞陽明背言點有日為既到此庭關口不得附口不得大難大難

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于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情起言起之動也。隨所變化隨其所也。橋謂世橋代頓至也。如橋之拱而闕也。

小峰曰。至公者道也。大公者教也。小公者物務也。

介升幾公道教務。蓋三乎心。抵于事。故物務者。至寒之地也。雖于終言物物而已。道不可致而自化。

集六曰同人類族辨物類以同而異既要同又要異不能修矣其後素者皆制反人身五藏五生五氣大公調素在

終

訓釋要術

赤丹行者
趙伯升較

小令曰九方來柏馬見私以為北見擧以為黃郛牛放于淵渾聞乃而問正是陳好髦皆為正花齡若士不當詩騎生悲當請非可解之名更深觀轉增一慨

南華經卷之八

天界覺杖人評　梅九季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浙江于陳丹裒訂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音駭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

余季寶了曰權傳與馬頡碑云九淵大覺所然理世之異竟實出世之友惟度門正覺為上智宅心之域耳佛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而地藏環開日將三界來與汝出遊于曰外物而又曰無乎逃我僧然道盡是為知之無可奈何花落去耶不可詳解且去看几

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蜳音敦不得成。心若縣于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慰暋悶沈滯也難也川義曰紂紂之暱肝不皆均于彼論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晉元帝記權運不至而稱其臣其血遍在而已乃見明月之為拔舟行流其血在地上之不滅亦此類孝己殷高宗之見逐于夜身曾參生人杖則走皆以孝而害來

洪邁曰。衆案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旣哉子贍為吏之日。月固不勝火。言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苞聲。此其所以不勝火也。宋元城澤洲可談曰。王介甫作修撰經義局。因見衆燭。言佛典有日月燈

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燈乎晝月燈乎夜燈燈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于以莊子之言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爲利害所薄生火焚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副墨云五行之氣惟火最烈參同契云水火同倡火陰根陽寄位于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與木相摩則然陰符云火生于木禍發必克是也郎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爲所爍若使陰陽錯雜鬱而不舒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槐者東

人身稟生于太和養此身者亦此火也東垣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丹溪曰氣有餘即是火此處曾相摩否經仲寧曰少火生氣壯火食氣木火交濟即孚中和

本一物也有故下貨然者乎盡則安兕

方之木老而生火在人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以而折是也老莊羅漢息火之藥也聖人則以燧薪釜竈享其功防其禍而已矣

白荀曰君子知常變之代錯而知常統常變故止道其常有人寬常變之不一也遂乃常其變而變其常痛語云爾夫忠孝即是和豈以不見信愛而憤激悖逆也耶尤最舍處自有批款之刀泰伯許由皆自盡者也故聖人始終條理使之隨分自盡而已安物之則者物其物即天其天而又何內何外乎人不知此理依位而亦徙詐自便以逃免累

卒無所逃而流遁于以冥縱歎嗚呼哀哉潛翁曰一箇氣急一箇又氣急只爲恐人錯聽耳生火甚多叔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此是憤世嫉俗之決談而究竊萬物之情必然如此者也惟有大乘菩薩看破之後捨身耐煩詩疵審藥若稍急性便欲皆向一邊依然難皆卿且快口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于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

莊周乎忙亂了也若貸波小民也何以不任不昧道上道下反來于諸好周而皮不知莊周如何作色

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邑金米邑之租金鮒魚也波臣猶水官常與常相與之木也稀云王是土字

郭曰此段言常理無小務其不當雖大何益下投任公之鉤言經世之宏大小各有所適也

呂曰莊子貸粟一篇明養生者止于治身而不務有餘鉤餌一篇言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功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

高林曰王維謂淵明剬勝可省扣門乞食是乖知田夫乞貸之常非箇體投物也如范史雲川一味佐醉耳維又引無可無不可定其趣舉爲王家倫此何能長指陶公前耶馬援指浪高無可照不可大似有神終不可議用也日生三鳥玄爲藏逢治它符扶乙于嘶十鵝買山錢何常以月上而志戒作色乎是不憫

後來設有知之，獨與帶累布党之，之一文非可喫，鶴鍋者誅以大鈎，釣者其代反在發冢之上。天如滿啟曰：恨予花開石有米。頃滿寒樹根成，推任公走發釣，竪臼日日滴頭，空手到任公開之手，并是苗扛。喫不休亦道喫，個共歷非大前，正合此鶩相告。正若欲釋世句，忽到此大鈎，若以大鈎釣者，判亦發冢也獨。

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音詮）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力追切），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上謂大黑綸也。輇才，評論人才也。諷說，已成也。累，小繩綸也。縣令，猶賞格。）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音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自上傳語于下曰臚。壓，一……控，按也。顪，頤下毛也。假公濟私，法不然。）

發冢眼精作之，何若眾單曰臚，另切禁當鬥仲，李若何妙然從生。言白日置天地，榜樣之言不知，何味于蛾妹而母子白蟲請太史補理之語，又叙有概乎欲觀，而有情于盜賊。招隱曰錦繡發華誕之境溫前，發前陵之帳難，惡而精淘也。若夫汝卸之冥裝，讒贊俞以弁理，農業不得後世人發之為知已。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

毛一笑，得最世尊過港，質凡說五十歲止為一作聖解，聽便乘之約日，不失其新不為所累，不作聖解，如是為可參。若過量人界亦非，及何妨商缺當開口，敲得來水煮茶。

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老萊子，楚人。末，謂頭，或云背也。）

訓上參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尚到已悟。正須迀卻悟字。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世凡網之害更大，丁鵜鶘，今所謂一網打盡，出于人之所不畏也，此尤可畏。嬰兒雖無石師，而有能言之石心，使無能言之石心，則雖日與能言者處，嬰兒終不能言也。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阿門，宮門也。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鵜鶘，一名淘河。魚畏鵜鶘，畏其大也。此與鶘之雀養由基之……魚無畏，石古通用。與能言者處，而能言，猶為不學不習，全在學習中。）

循本曰：魚知鵜鶘之能害己，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

知明矣不矜其聲而自善矣嬰兒無石師以致之而自能言盡與能言者處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四後易地只說子言無用可謂太阿在手用不損情莊子提起喉嚨只算無用之用可謂鳥道聲聞不棠金鋼其相與為君臣有穿徹者否。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廁足置足也墊下也掘也

劉薦叔曰有用無用相須而妙叶者也尚不以有用之用廢無用之用豈反以無用者廢有用者乎有物即有用物者即有容物者容雖不患其少而

亦不可不知也況物之所以為物而可不知乎決曰知其總而安其分殊之位則當矣實其分殊之位正是不存知解

天知曰佛為大事因緣故以佛知見開示衆生知見山僧為人事因緣故以衆生知見開示佛知見決等逢廿麼夫流遁之思決絕之高兩皆不反時為君臣至人有何執法能遊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那若說了消行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遯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惟至人乃能遊于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學決絕也若說承意不彼學流遁也請莊子答

郭曰隨時因物乃平泯也至人常時應務所在為正

呂曰列子曰至遊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物皆觀得道者物無非道則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流遁之志因俗而為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為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于一曲以至覆墜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為君臣名貴已而賤人亦時而已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于道則一也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為流遁高不為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

迹也因于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

荊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況其他耶只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著

正曰以多生言君臣則易世而變矣彼君臣之名分則原自萬古也莊子所謂相與為君臣者無為是君有為是臣一說也以有用之用為君則以無用之用為臣又一說也聖人知君臣之本合而遊乎時中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

心有天遊事果徹空有交險君臣者爭民擇之害其春雨也草木之守其天也人善用而守其神矣惟外物者能格物不爲物壅而亦不爲外物者之所壅乃儀乎物物之爲天天也乃知至于不知其然凡閒知何是不知其然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禍發。

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女展切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游。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賢。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姚鎒音耨於是乎始修。艸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跈或作蹍也書註殷中也謂云殷當也脰被中胎也閬空曠也勃谿爭鬬也謑急也柴柴也按雞卵中空處皆在中央不在頭雖伏時水煮後空在上

郭曰。知恃息。息不恃知也。天穿無降者。通理有常運也。

山林之勝水石而壅不可作境語會決眼揭夾山境語曰我二十年祇作境合又作厰生崔登曰海棠花底三年客不見海棠花盛開柳向江南見圖畫始懸空利努賊木書能始曰遊名山即免俗耳蘇伯玉曰今人之遊都不關山水愚者曰要道人之遊布不關山水正開闊弘見

杖曰。徹即不壅。壅即不徹。物之有知者恃息。息即夜氣所生。玄牝之門。是天地根。人之生也獨賴此一呼一吸。或息以喉。或息以踵。其息深深。誰徹其遊處乎。余初見雞抱卵而生子。見其卵中頭有空處。以爲不足。不知此一膜之空處。即天地有餘之生焉。乃悟胞有重閬。其神如此。吾心空處。即是天遊。如室無空。則婦姑雖親而相責矣。心不得閒而休。其形神之交接也。寧免六賊之相攘爲勃谿哉。大林丘山之勝。往往移奪人之神。則吾心神之

見丘壑欲畫之宗少文畫壁臥遊是關山水不關山水亦是不關山水道神者不勝陳眉公曰山川也大林大耳其荒蕪生茂多賴風雅點綴則文人之筆是也淮作解八漫無判乃劍山川鄉愿矣客然曰莊子其於忽輪而勝稜姑之山也乎何必以道鋼莊子不如且降作文人以與黃後世之遊山水者

閒靜。能奪天地萬物之勝明矣。即如草木之怒生。以得天時人事之疏通也。性氣之閒。何難怒生而倒植耶。不見老病者之精神傷勞。而得靜減以補完其夜氣。踵息以還其玄牝之源也乎。神人遊於無何有之鄉。本自不勞于世。而世亦不勞于神人也。世道之交病已久。又誰能偶相忘于道術。而與世俱相忘哉。

浙州曰。禮順人情之大竇。即節即適。倫之經之。即以偷萬世之生。穿萬世之息。而遂萬世之天。又孰知其然乎。故曰息機於禮樂。大冥于薪火。若作兩

莫莫引出山水鄉愿恥不妨不妨只恐極頭迎他佛亦不來楊傑則共擊七年日參禪千擊日不打這鼓陽曰悠然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寥日別來未久皆能高鑒辰日笑駭其合語不避大各有保意要舟日隱怪駭世狂狷亦駭盧時中合時鄉愿亦合時事可不過而問。

橛。何用知天。

或問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何謂也。曰首楞言積想不已。能生勝氣。太白登高詩曰。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管見日火馳。已可歎矣。有以山林爲善。而閒放終身者。猶之外僻也。孰知屋漏之五岳乎。

靜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此亦莊兄過處世寧有我乎于笑狀義高士解象而獨觀者生三玄門有時雙天子騎八駿之馬有時紀信貧九龍之車是車毛暖審惜絲落

花佩扎泊泊无差寶稜絡上味持沙直得是非不亦覆事兩忘金鱗透網脫得九萬若是氣蛇戀澗并計約嶠埋作甚麼深地自猪是荃蹄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靜然獨作靜默眥搣一作作搣）

筆乘曰眥搣齧解曰病也病目無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眥搣蓋養生家之術按真誥云時以手按是檢眼神之道

演（音夤）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于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音赴河）（演門宋城門名踣僵也）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荃魚笱也蹄兔罥也）

心仲曰此篇總在一徹徹上徹下則物其物耳何用外物忠孝猶是嚜焞之火詩禮難免盜冢之椎況設為轉徙遊蕩之談而蟬脫之於洸洋以曼衍遣放又可使後世巧賊譏爭者盜其荃蹄之機乎哉松原昭語曰燕天塞地是一慾海而乃鼓逞現成良知肆無忌憚行藏如馳矣彭躬菴曰此為羅念菴所針而自解之語也裴叔則曰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世安得有得意忘言之士與之刪語

上天之機本不達人爲出入道即天均也毛猶有倫故曰莫得其倫皆備損綿我以環無非備只為貌似而狂故彼這耳背于模犹摳地見天本自是衍何妨稽外而丕寓之

世尊不說說過柔不斷蹋只為曼衍窮年耶人窮智短至則凝乘謂文不為其于媒故把花枝勸酒卮

前元公曰擾禪者要何不看方國圖伏義早知人不可與直言故寓于觥惡者曰原來易經是大媒人丈許猜舒椿舊飲其餘味二案之笑不辨其理之所拆应日将無議者所以莫辨開齊门作不了語過什辨他作麼

須溪曰曼衍窮年兩語最精道不知所言之作殺丈靳員所以

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巵圓酒器也應器而用也稱重也己言者止人之爭辯也）

郭曰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則曼衍矣付之與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

劉禹錫因論曰道端乎無形籠謂于至當立言者也放詞乎無方措詞于至適寓言者也蒙之智不

寓言之能不精是謂其言寓也其情見也欲以言外之理已論文到實處且莊周伐上非眞釋求屬五中亦假也。乎應言曰始言若聖莫得其倫因以曼衍遂是因無所往而生其心應須說到此正要問處行乳疑物固此即有箇如何又要拗折棠禮向番梅討來奔去。

建于是迺形而有破因感而有詞。

呂曰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疑不信猶父不爲子媒藉外論之人不可與直言故也書中稱尹

古昔以者艾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是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爲是重哉。

劉槩曰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

博山曰問來答去鼠唧鳥鳴雖有其祭都無寔意。並但無谿恐成賺悞然則莊子寓言能免賺悞耶

只見古人之言不見古人行徑賺悞同矣有身無眼直饒坐斷兩頭轉身氣急猶在半途更須知有全提時節且問全提免賺悞耶

杖曰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而立言之係重於天下尚也其功德有不可較計矣立言之難又非一時功業可比彼莊以寓言重言卮言自述其言此亦吾宗門傍敲正打與句中玄意中玄用中玄乃爲語不滲漏見不滲漏情不滲漏也。立言豈容易哉寓言豈容易哉。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

神在未之先言元登岸已爲七十結構抄成中是聽供陳人一作蒼蒼上視原非正色莊子知人鑑服般以手腳瑚之耳識談云有談道者我直起去不見羅隱漫天網上之詩去西去休言得道難此中危急已多觸到窮來會共蒼色乎得禁他西度殺。

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五故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正曰莊言孔子但謝言語而不能言無言之妙惟當可而服人之口已耳若使人心服不違以定天下此人不可得見吾不能及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音)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旣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鸛一作)雀蚊虻相過乎前也(洎不及養親也)

郭曰養親以適不問其具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鸛雀之在其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于其間哉

正曰眞無哀樂於其間者不妨說吾樂吾哀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石筍子恭改作泉錦將與太僞更添個鬼影子耶歸且以大義堂爲我僞穿乎心安否平等性征明指日淵與網急身有下所帶影打去居則不然見成御照九何實多拍拍是什

兩造陂蛮不識中間與走叩其兩端而竭之提法耶一向宮摘高卑水體不過誰知勞詐余欽覺夢関鍋舍者與之爭席矣陰須化吾代乎不知東郭否問甚麼幻不見大慈笨日打破鬼門陽日日正當午

與齊物之問景何異直是衆問史強陽耶呂元規趣籠開鐘尾日前呼後擁中山道觀與羣奴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鬼入外形散也

歸曰生而㒺死有自入也死而復生陽乃自然而然無自入也愚曰是自詰之詞

衆罔兩問於景 影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

作于人與化見同參便嘿借亦嘿化又嘿借亦嘿化括榛借又嘿乞云看這漢作主打借撮弄化而打下法空嘆乎只知強陽兇手用不換復謀知除是轉身總是乎也吾代要知道借服處當歸不離斯當如何斷而饒不得免以撒翻孔座嘆散人假也只是個撩撥的眼淚

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蜩甲蟬蛻皮也屯聚也 叟叟一作搜搜音蕭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 睢音吁 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

余全人以天下爲列御寇黑借別黑則駢恨何附乃老子而不及楊朱此處獨收之應別有在典若作爭席看延前投他一乇看他變然變容否

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音漾 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名朱字子居列子作楊朱

東坡不信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以爲淺陋不入于道反復觀之得于寓言篇終曰陽子居遊秦遇老子舍者避席其反也與之爭席矣而接列禦寇篇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笑曰莊子言未終而眛者剿之以入其言耳焦弱侯引其祭徐君獻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饋用爲一事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之渙然冰釋又按列子

第二篇首載禦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正與東坡言合郭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閼奕意脩危言游鳧凡諸巧雜十分有三

歸曰首敘言有三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又論功有驟進莫執生死有無之迹末貴辭欲

沈仲理曰嘗謂小言無聊中極思耳到處撋托人乞升斗語則期不得入高之則怒淺之則忌乎之則又睞去故關以小言譚之嘗語友人曰欲賣膏藥先學弄蛇今膏藥已罷去而亦無蛇可弄如歎莊子負此奇才不能忍俊托之寓言誠不得已

正理戒人厭聽矣卽以尊生之利而誘人轉其富貴之翻然幾幾外欣然交言曰利物兄以和矣亦卽此用驚顧輒含愁而栽

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周末爭併霸替設險轉商周策何非刻舟求劍耶惟有孟子以勞督揮正統莊子以吹毛劍出關心早已含黍侯爲世之割斷之矣

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高誘云幽憂隱也捲捲用力貌王子搜淮南作翳翳闕羅有穀日爲丹穴今武陵安典有善卷境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子華子魏人

荀子以騖偷舍身如來讓歡利王制殺則此說何

其與土苴亦有見處可惜打作兩橛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還是保身要眼論阴貨倩成棲討便宜而已矣今人治身治世無内外精粗者顔闔嫂嫂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爭乃剥肥蝸遊悲得患失拆命討便宜者孔拳勸學道入阨在山林不如

用。雖然，幾見富貴人肯舍身乎。策士料得定，雖然

策士與富貴人喪身不少，還是聞人看得定。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歟？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顔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張位音蘇苴山谷作用 蘇蘇甫假反苴音鮓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

打作兩橛笑爺曰兩橛不兩橛總是土苴而笑曰道之土苴以治心道之眞還讓富貴

莊子以其人甚而鼓金爲世間之蟻刻于素其生变而拊心發笑爲世間之笨

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其有于鹿土苴糞艸

也中復曰此章今見呂覽可謂莊子推爲秦關已亂剩矣然要知不是漢人剩呂覽以充莊子耶

杖云：道之眞能治身，何不可治天下？未有眞能治天下而不能養生完身也。察其所以之所以爲，妙。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

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子陽嚴相爲人 嚴猛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瘈狗而殺子陽。

杖云：列子聽先自笑，我何爲而有此妻耶？此豈我妻之言耶？我何由而致此人以此加我耶？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說音悅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

元涼曰羅討者何黃家於歸隊而守其何代無之夫罵爭以爲已功市權而益重其賞者觀此亦

知使失天命曰後錯壓卧正是知仇而爲此賊開會曰有遇人以无構隱爲出生夫亂智者被害 鶴林伯曰讓賞王之周率能同易外同爲王致奇後不能而勢避於國事以老亦奇矣說肯養疑門詩佛無辯避方丈吳緣至食以吾龜報後爭士能棄心否將令利德不忍此佛之滅隱而過之實可度

王曰：強之。強上聲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

不忍佛道之心通飛鳥魚之天固今之偶見一班直為設喻諸公作護法耳所謂展而食之者也愚曰屠羊說之殘食乎莊子試從用而旁畫為其中之道正是從容而說

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董傳策曰子陵當仕而處以矯貪伏波當休而出以矯猾夫邀功避難者覩二人為何如談埋性者類憐其人為米學彼豪傑士顧又不能做頓捨濟何為乎請看莊子現屠羊說身而講學。

杖曰屠羊一說足以救活麒麟天下亂賊直屠其胆後世有以屠羊說之知見自持豈讓三代良弼耶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此公借其化身乎。

與梁同意避世據圖曰賜減不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音駢胝音支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

枉原思下賤處何言聞若彼未必騎車謝見彼始知貧窮諂驕非復超拔賜故賢此云哉如石樂敢于貢又自予學。貪病何妨同情自家注腳憲不忍為也為太甚妻矣則何如曾子衣敝而歌又不若原戶枝琴者笑太史公收子貢入貨殖傳以為孔子得勢益彰樓乃忽忽于眾後日太史公是笑殺顏

裘也耶

致道者忘心三句真非大徹一回者不能吐出漆園筆墨常滿亦是沒奈靈滿天地何地雖然若據見破沙崔麻三斤到來稍覓此老酸氣未盡。

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華冠樺皮為冠也縰散麻絲也匡坐正坐

鄧潛谷曰聖人歎美梨取舉其長不計其備宋賢臆論古哲求過于無過摘其一不計其十康伯子曰嫌眾其惡風流則貴人人為原憲而後可自寬克伐怨欲則僻罪原憲焉聖門之刻肖曰飄牟公子雖為子布衣耶必罪其不能自勝而且罪驕子重傷之說矣能何甘曰以我千世下之定名釋千世上所各命之名以未腊之鼠衆未剖之玉而曰彼所賤者乃玉也可乎哉不惑則不通矣笑翁曰彼矜驕傲別傳之總教而不悟其活機故反自悖乎中道耳。

雖然如此人不識短聽其爽偽亦是不失不見逍遥莊斷尾蟀結網龍網蝴蝶飄虎貨虎說鼠不如獵

林聃齋曰事後論人每將智人說得極愚有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皆從不忠恕生出丘慢應

日非後則其人之首尾盡露局外則其人四面俱見也但須替他設身從事裏局中想耳

无悉曰仲長統當獻帝在許時自言有田園舟車使令便可隱居適性吥此是天話人生那得快活享用何况亂世顏子六十畝巳是天幸退之曰彼遇孔子爲師而自給如此何難陋巷愚者笑曰衣食粗足自是物理然衣食粗足四字內壓殺古今人王逑曰足自當止然世上人幾時得足耶自須不恥衣食不忘潸翠乃能仰溯鼓琴耶山水詩書椒湯殺癢苦瓠甜瓜不可半邊求仙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周道補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然而長依廬山終身不娶勝矣

無可曰莊語經理兩不壞旋悄誘悄遣旋消也當而可求能撤亦爲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何等風

或曰不作嗜者相刖天壽不二何至不能自勝而重傷至答曰仁者壽無量壽現在是生何妨作壽者相耶升日嘽諸君子情誘孤人直下斷然幾個未索孫吹黃紙努力加餐俟

屏子西曰不能鏡因以鏡爲徵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派卷曰聖處鏡鏡動靜之間故許子等人了所然猿怪子在穴子系天頤

流耶無生之藥因好高之情而判治之重生之藥因順物之情而貸治之一撥即歸中道

所指何如人耶子之道大而未有定也孤者曰此是日勝是重勝

愚者肯翻後一日寒暑見前後得及耶則天地成壞元會呼吸亦自現前百年生死一念生死亦自現前河況窮通那俏得爲則心自不動不動心則本無生死矣只爲信不及或須先天燕後萬物一回耳擇菜推琴乾子之間回仁賜智內勞終食造次頌沛必風冷雨總道一關于頂川迹式歌且舞歎我日直險恁窮也是重傷自勝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切）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于魯削迹於衛伐樹于宋窮於商周圍于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

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音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音恭）伯得乎丘首（扢然奮武貌其削然或曰蕭然丘首即共頭山一作共首）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

三者擬仁義也設為三種以蔽一筐皆知老子為強力忍垢之髓乎忍者曰偃

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
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
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音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
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
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
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音稠一作桐水而
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
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
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
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
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于廬水一作盧水廬上曰獻廬中曰讞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
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于岐陽
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
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
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
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音洛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

王介甫觀了餘音務笑介無抑為讓事無餘處首陽事據孔子二語皆表其志圖也餓于首陽宇洪也說家證而狀之子長拾之處者曰何必以後世之要情其叔以愛情古人之叔恥習作詠爨有何不可段王支縞作與祥卜號稱一山又作反火齊十辨。愚曰投淵登然亡于水而擬其異義介推余系

之盜而觀其性既留好高自有人來勸驗光識均以汨羅為乘山幼安以自若勝海純不消勝驗原是家常茶飯。王子卞隨伸去光卯之而徒蛻之所以嚴係而素情也其子兔憲踏不內兩雙取其風至于伊尹則藏之袖中于天下不與三樂定四海所性不存焉猶不得其肯恥以此譽取何非涼樂

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
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音悅眾
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
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音傍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
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
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今永平有肥如城論語疏姓墨胎名智元
郭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
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
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
故無弊也。
劉槩曰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振近狷於得已
而不已者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
二者在所廢不則二者在所裁矣夫狂狷固中道
之獎而後世狂者至於貪生愛利頫首於嗜慾之
地狷者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
之獎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投受之間而必不
失者也。
中峰本曰情所起者愛惜所由者進退是四者

夷餓周食薇詩曰先生不食薇蕨退乃偶陽因擁彭澤米。假西山大先生登我黃造化乃其徒由此覲之呴吹強鯨聖人與時偕行偏亦中也苟可得已四字點睛嚴君平曰言為福所默為宗玉進為妖式退為草木欲則或陶或吹或強或羸証有一路抒兩楗中行於苟可得已與宗于不得已是所帰落

乎。不知一念雜起熱生煩惱三乘諸學等見此是將可得已耶是萬千不得已耶

乃流浪生死之執縛也，亦超越契道之捷徑也。盜
有合道之愛憎，有結業之愛憎，公私之分也。爲已
而進學，爲人而進化，或退隱守道，或安分知時，皆
合道也。若爭名逐利而進，放慵縱傲而退，惰四體
不知慚，背四恩不知報，反譏爲寂之勸，奉公之冗，
則非矣。楞嚴謂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
無他物；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
更非他物。與愛憎進退能合道能結業，皆何異焉。
愚者曰人苦貪根，自護貪爲之我，貪莫熱于富貴，
富貴莫大於天下，此高尚所以爲萬世之羲也。王

而能讓，爭物何有哉。死生猶寒暑，則窮通利害，何
足以動其心哉。王于本體原乎，富貴貪賤，兩俱不
受也。爲心並著，欲莫王貪之相耶，然而人心下流，
執乎言乎，何能乎乎治制，折中情理而教人取法
乎上，俾乃得中，借言中有邪恩鄭冤恩狂狷文
以禮樂放眼看來，皆病皆藥，只在知癥耳。方而已。
咸池擬有可知，樂譜絲竹繁總，不堪既出乾坤飛
上下。依然前後各三二

陰符三盜，盜天地鬼神。厚顏可笑自拔僞義鬼谷莊子矣。曰默與靜者也，而先爲什亂。其詩曰彼有疾變心，奈所不知。叛李謝已相逐，不用相遇君天下。如今牛是君，何如荏荀魔王。待德現象猶聖，直心快耳。聚般定盜驗之人，變莊誤絕釋之孫，趙所偏錄夫子野赤塞金，瞎侍見于從嬲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之不盜
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
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
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
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
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

張莊曰活人於來奈人于懸熱。認不報夫千百中之一二而乃得之盜乞活嫌之中耶卓去桀民到說不服虐乳于陶不報矣惡何其得也盜賊能義張費賢所過是也盜賊能報恭殘盜賊之人是也士師不及久矣。盜何肖聖人不反其本附今之以反本盜瞎而卯鬼事敢卒從者何如耶莊生之瞎人所也

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
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
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
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
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
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
非耶？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

嗇然，武曰：躲於天命，先傷聖言，幸有大人為之，我何憂。彩處身曰：彼世大人餔肝更[illegible]知[illegible]天命以[illegible]聖言而自驚大人者乎，曾知使世之入其臨跖其天者，持命辭于為獸，題耶？盜跖知之熟矣，必問所得，入而招所反是，功名提醒，路所畏者要我耳，終覽于其手，奪其財貨而更通焉，則而默以無獸。

足王必了于能須素之手矣，陽一掀一，使能制暇。

唉曰：跖猶知有父母之遺德乎？此孟子所以道其性之善也。雖為有生之皆所緣，而此一點終不能自欺，豈不神哉？[illegible]欲教孔子，使柳[illegible]。

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

有何說，只為情欲修飾是加其罪于盜跖之上也。彼學三年而[illegible]

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

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

辨者言盜跖之積化為鯤魚以攻孔子，子路敵之所傷，顏淵指之而勝，曾閔口而咲，子如來指儒呪去，御子兜母刀箭日生蓮花，仁者之勇，信得及否？非子托夢胡蝶，亦是打鼓戲魚，視子之夗，信得及否。何不即告以鬼事？咲翁曰：近日曲录尊我寔擅因果而付悅子跖，借打借打，出亦徒然，我若見跖，且與閒口而

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音罹）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

咲。截封與盜七鍋。喬資乞盜一飽。張融空自長吟，陸機頓令下背。胡乃尼山老子，反是黃衣猾賞之吒秋聽且複，假賴茶豚一試，何如觀過究月十劇。環身變作毒蛇，去三空十叫出山虎羅展調達。你仰我俯，放下屠刀，問著還鼓。遲卻先生羞赧，藏低頭苦。貿共白日跖惡，夫不慈孝，與孫

佚放殺暴亂也，非暴夫，六王五霸也，跖為不知人，未謂不知道，故曰盜亦有道。為後世則知其人慈且孝，非為佚放殺暴亂而惡之，有不如跖者多矣。馬遷紀象止舜宮，舜往見之，象曰我思舜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康伯曰添此一句，隔其庶矣，為不格姦乎？射甚對與入虎口編虎須者乎。

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焦氏曰：惠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孔子之死，百五十歲，不得為友，寓言也。

管東溟曰：孔子若遇牧野，必為伯夷；若有盜跖為之弟，亦必為柳下惠。

俞部曰：柳下之和，蓋不得已。其亦猶法深之為竺耶？法深者，王敦之弟也，謂宜濁輪，故是下策。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

或曰：孟子恭氣而引黜黃何也？戰國尚氣俠耶，東晉尚風流也。欲因其風流引之入道耳。愚以世好荒唐謬悠，而以荒唐謬悠引之乎？將謂世好盜而即以盜引之入道耶？施盜固不易做，不得已而又以滿苟得引之。莊子早是畫虎不成，且道看狗。

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聽此盜者，謂與結秋尼山老子亦沒奈何自己，豚已知不可求，從吾所好黃點，念常要觀我相，秖是不肯畫招。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

李卓吾曰：極意形容富貴可津津地，使不啟有道者又有說焉。先王禁酒得飲，其者皆罪之前。非指路上男女，曰此人行為當。

抉（音決）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禍也；鮑子立乾（音干），申（勝，音升）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音罹）其患也。藏猾狐之人也。鮑子名焦，貞諒之，遂棄其說而槁死。勝子申生也。林希逸曰：戰國時未有稱宰相者，篇中今謂宰相，此為後人私擬明白。章與孟子同時，子張安得言之。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

收之，先王鬬極亂，只有其只矣。陳知鬬日故稱正理，以道求富，皆之心而不能忘耶。只此一鬬，膽盡天下人則。

日義曰故動以百姓自處不放于禮度之外，足以足而不爭。此亦放擬正不忘耶，故推故動此中有張湯故縱科條在。

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埶，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音挾）人之勇力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

我曰以此爲性正是認賊爲子咦曰正饒推過三個未始有須莊虛空以此爲性亦是認賊爲子可憐莊子不得已撤演一曲禮何樂和以消磨無限是工而且無人着眼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莊子引此福因欲以勝爭則者先世視爲久病長阨而不休者正于奈何之琴歌濟福也聽者其誰而況樂更啟淵

而樂之體不衆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得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

藥地炮莊　卷之八　盜跖　此藏軒

咦於世界樓籠堵耳塞是搽料燒料到彼時節天下自然休心知足矣方信盜跖現身轉輪如做得著知識

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

俞吾體曰理被情牽乃建盡修

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侅溺于馮氣晉注飫食至咽爲侅馮音憤懣也楊升菴音憑言宮積貧重上行也靜居則溺憂安據聲色所沉也體澤則馮言營營然如馮河而身也

邵子曰盜跖篇言事無可奈何者聖人無如之何

孫洪濱曰形容盜賊心術原是痛罵後世而讚聖人之不可及繼以滿苟得此何物乎正西山世間巧鄙自護而吹我賢者之情也

滑州曰盤虛本然何若不知足耶聖人知萬世人

藥地炮莊　卷之八　盜跖　此藏軒

干戚情勝理胎暴斋生皆雅蝕波來斯人爲理障攝虎豈發循却在引皆於皮欲滅情喚鬼摳寄聲悟本聖人知其故而去其當千馬隨人類大放狐爲奸藪不中懸道逆弄影搖說給惡人自有惡人磨波未已又一波開人有被其刊歌只愁開得沒奈何

以情而養萬世人以理理明則奪其理爭劍爭之勢因情則足以勢其不驕不倚之理理懸日月鼓鼓風霆且以名我奪其利我又以違我消其名我復以平我約其違我妙以大我化其小我物理即是天理盜情止是人情智力因限於分量才能各食其精神自相克伏自相扶推書龜倫勢鼓舞盡神巢蜂穴蟻誅翔則定君臣家秩嗟來鐵券自竪天地鵰鶚犬金谷驛塵天鍋亦腐寒而秘歡蠶魚北窓東坡陟麥踏不敝光明正大何故不享康衢乎彼辰翁日盜不能免則翁且不變其盜

有司取之付
詩曰小己王壬
而賤火碧武帝
帝而賤火則隊
侯侯而饑火盜
財之不足哉盜
跖惟長見非財
主只怕一火故
曰言火所以安
生言見所以安
人愚曰俗當以
詐富讒妙以許
富識如周禮如
是流濫滿苟得
惡之奚自白風
讓音不敢以利
其身口而不諒
之身以亦不得
而利之剽者或
共其身為走火

藥地炮莊

以末者皆以浩
其非吾子孫者
也故曰人皆不
知好利
子雲謂太史公
愛奇而傳貨殖
尤奇曰當者必
用奇勝莊子好
奇而益點篇末
至末後曰財非
其者也真太史
之不逍徐方周
一倒懸咲只
顧盲人以千金
托法言而傳而
莊子歡以其書
託盜跖稱術俳
而傳豈不奇哉
豈不稱其好奇
如好古躲好其

枚曰此亦必堤莊子之言而爲此亦妙世間原有此聖人便有如此盜賊不如此不見聖人之心不見聖人之功惟此痴而不聞此無如作得聖人余昔讀西遊記見唐三藏痴極被妖魔弄不知妖魔都被道痴極的三藏將金箍子收拾了人間只聞有金箍咒不知是何其句乎笑曰三十六個痴字作一氣讀去讀得靈則此咒自靈也呵呵

表中即言五教者三教外有愚教跖教他三教亡矣二教盛行斷乎將曰古鄉來故士飽爲戚今跖隨任遊者不敢進取士何以愚爲但增一跖教而

三教皆收拾去矣虛舟子曰恨天下皆庸俗則求一怪人惡人不可得恨天下之險詐機械則求如食獸而不可得此憤中作快語耳豈知惟痴壁聽者認作錦囊耶末法跖囊更巧矣不起一念爲總殺心自本無爲總赦古人自得中道而法位隨時今欲掃禮法壓聖賢則曰不立一塵欲逞譎智剛險狠則曰不舍一法口口不受人惑而反以惑亂天下爲能日日出生死而適教人以恥爲遊戲實困陋耳曰我赤子也且衒天下之孚而實鄙穢耳曰我不盜賊也且姻天下之射修飾以不容詰

狀謎規製兆今
人不能奇覓欲
以其當當太史
非子是鑿鍘于
好古之門者也
猶月總慧絕體
而争不亦惑乎

究塞人之正論又以方人不服杜人之質辯庸人利其不立聖凡而護之才人利其劉索狎侮而護之世情已厭理之拘矣理家又未徹源流張弛而爲淵毆魚故儕輩資敲偏鋒合衆人之味以爲快是豈非婚嫣世之巧鄉愿而竊混沌赤子之強盜跖哉嗟乎蓋爲總殺總赦之利器不應比屋振苗闢高以消心之方便壞治事之法位故衆妙之門適成衆禍之門便以官不容針之酷科爲公然私適事馬之捷徑是以古聖知之先明折中適用之條理始受享法住法位之太平就中醒人因陷故

貴清涼之藥而專門爭勝迅嘴日加步步相劇則適見反悖之謬而旁睨訊傳不可言矣即以出世法言之宗律妙叶處處自悟須明大法差別窮兩末之理而適由中道行始是真空妙有乎慎派藍况維世正經而欲尊鶉洸洋以為高乎慎獨于未發而明安于中節光明正大心即是矩矣隱遁危亂則發權之時位也莊子特地現外道身偷激反覆以挑醉正人之脈苦心哉

閒翁曼衍

春浮行者
蕭伯升較

殺雞見佛，患須摽劍，若不摽劍，爲父柄巢莊子。用此刦破人心肝五臟，人亦有刦破莊生之心肝五臟者乎？寧日而語，難固不可少。

藥地炮莊卷之九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音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音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莫干反）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音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

或曰王者劍諸侯劍庶人劍何如？自閒莊劍，余舉拳揣之，或人撥識余曰：長身失命也不知。金剛王劍，獨當門殺活，蹤原頭，真將寸木拉燈，骨百斧一笑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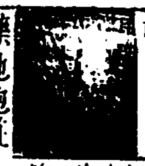
敢久消魂。

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音尋），韓魏爲夾（音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襄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于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曼胡粗纓無文理也。鐔劍刃也。鍔劍口也。鋏把也。一云鐔從稜向背。鋏從稜向刃也。三環趨義而饑餓三周。不能坐食也。斃 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戚刀出精也。

浙江曰。學者第一要作得主。不被外物轉。全憑旼依金剛上師。得此慧劍。八面揮截。安坐定氣。果畢奏否。

適菴曰。如來有一語三昧。正語三昧。變語三昧。此說劍者。變語也。正語之理。久為迂士膠鼓。陳陳相因。腐氣令人嘔噦。高士痛之。才士厭之。因而為特語隱語反語側語。機鋒所起。亦不得已。故遠者不妨隨機接人。伏戎乘莽。先號後笑。銷鐺過巷。手擒暢號。早見於易象矣。山中拍掀床上。推倒劍刃上事。紅爐氷冷。



藥地鼓歌曰。緇帷琴瑟不須終。又被風吹別調中。謾道漁郎能叩拽。船頭血浪彈叮東。聽此奏莫厭臚乎。調何如側調工。聽丈隨水趁雩追被長空。石門荷蕢化身不必。能龍能蛇者。畢竟是龍。

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

愚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斷作六十九耳。若說下地本自如此。未出胎本自如此。豈不笑殺漁父耶。

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吐雷反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音燭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賦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

八疵四患，今能免乎？奇人尤甚。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此非末世偏言無善無惡以藏無忌憚之身者乎？早被非于枕敗。發涅于傷其淺恒生善用之可以休影使八疵四患者論之其究皆歸于之巧，又當何如耶？豈自生自論有意之心，然則無君子論猶之必不可救，則無小人

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字或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

凡偽飾所以刷之為人偽勢必公然飄蕩乃可為真孔子若真謂除又是兩谷頭通請參。

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魯，削跡於衛，伐樹于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音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

一眞誠是惟至誠致行者知之。不則以無眞不假無假不眞之，曰老而反為說隨什錦囊矣。所于人理四字拈出要緊。

淵明進而獨飲詩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眞無所先。此曷其眞不遂其眞。後世專舉酒似使為淵明又早得子於天。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

藥地曰此下應之漁父與敍搖之漁父如何相見斯滄浪兩濯萬古招魂息迹負影聲波卷地

支許與謝安集王濛許詢問至人有莊子否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通支公先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四坐各言懷畢謝後粗難因自敍萬餘語才峰秀逸蕭然自得支曰一往奔詣故復自佳耳愚者曰何用七百語又萬餘語相勝耶一往奔詣早落半途否。客曰休影息迹是漁父之負也吾則曰迹本自息何勞乎行以物與人處心自寂我若扛迹事接敍之時便當猴此漁父之招魂不使孔殺天一條

受變于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于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于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受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情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揄袂揮袂也界限猶言下殷春秋後倫頗觀不及等也。

愚曰論語寫下車不得言楚詞遂去攸然何極

列御寇三十二

炮莊者驚曰幾形間有方未聞謂已說險交杖發門於從來但執五漿先饋亦一聲警盡人是何奚後擇飲總爲伎求得中醫杖之一日白洗協盡許而能不吹其所不爲耶只得以毒攻毒蝶鐵送此龍珠已所。

病言奚方此言發藥。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形諜諜音牒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于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閒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頤音頓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一作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驚人感已即遊道也饕觴誤聞也列子作無多餘之贏義緊也。

五老曰小言盡人毒也故爲大言搖而本才其毒何如必曰以毒攻毒必曰究消其毒則余曰無門

只爲此一盃天酒前後請許多客方纔能暢曾見此父子兄弟同異求生激揚而辯者乎侍者曰何不以一盃分人藥地一字曰酬不

涉江曰須知有刑天之遁父須知有遁于天之刑使人與埽菴曰天下久爲類

無莊何必札夃三山街人粘蜒封紙而鬻之曰你天笑逍遊公子驚訴之開則飛去失笑而已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音支）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音卒）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良人也或作埌冢也）

分裂有教不使謀各絕道能大同總其別海何啻百川決

愚曰知道易勿言難正好自已一個何教累犢運稱世尊四十九年說法不曾說一字知此即當一個也耶聖人止是庶事有事事不厭詳天何言哉道不可得而聞也何有日用言細語皆第一義甲是忽俊不禁之當一

東坡曰茶欲白墨欲黑求黑嫌漆白求白嫌雪黑

愚曰如此兄弟自分離把尊貌調停不得世間便有一種不黑不白之茶墨高價傳家並不寃枉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音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傳以益析斷顱消文放頸）

杖云天地用神變莫如龍而能屠龍者非神之又神者乎泙漫所學亦高無利德既支離而道益卑

壽居曰二十年貧兵作佛一聞爲兆艸我欲思通然否不得今則曰何必圓化聞曰二十年否得何必二字或問與化如何答曰不必且與必不必有優劣否

法眼問子昭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昭曰不撥

擱

矣竊而奇矣道大則世莫能知數奇則不似彼握奇而用天下之數以神變化行鬼神者固自有人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亢倉子曰懷恚未發兵也登止鋒鏑之慘

杖云兵非干戈即衆下之數也能不執一則二十三四五能不必也孔子毋固毋必不執一自與天命流行矣何不可藏乎屠龍之技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音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

發眼曰兩個

甘餌寘孔而非昔合猶是鼠不分諦

所苞慈下斜單念爰正謂其曲觸而其和嫩寨而生勇乃技癢相執不能甘宜而形課成先了

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竿牘竹簡爲書相問遺也）

杖云無何存之鄉非絕物之所也於有而不見其有于無而不見其無太一形虛而萬物森羅本自甘冥聖人則遊徹環所此謂形即此空空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豈患宇宙之迷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音厄）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音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

上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
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
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
矣

杖云嘗觀閻娼婦乞墦登壟孟子謂此慣用吹
毛莊子更難相與爲其口談無是非而勢更甚也
瘥乎生才具服如此無一知已惜不得他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
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
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彼且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
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
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士一作齒之
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
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
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

單言恬道而鬧距純道驅逸一生非語道恥語而可矣不若休之是一說也人不識奸甘宥于

君子懷刑汝免內外之刑聖人知沒故磨內外之刑至人自脫而已

山川險路去還來厚貌深情一陳伏字見春伏冬夏往來伸向下寧人猜也見則若伏先照知谷四一

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
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杖云大聖至誠待天下未必盡以此觀人然亦足
以觀人人自以爲有餘者看毫毛作怒恐耐不得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于車上儛三
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
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
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
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
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
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
遭

方思箸曰言人者皆以德也三者違之忍也形者
衆暴於外府者蘊於中府謂勇動仁義所謂六
府也達生者無心達知者無我遭命者與天遊

愚云佛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而慧法佛眼皆

劉曰明言設誑命護隱刺不知謙推而古今常有此人

朴庵曰反我之作小人之不能見於人之心不可一道大戀云云不可道者會進不命劉曰正是仲會

愚曰其子得千金之珠其父取石來鍛之生平寶惜一時放下塞天塞地更新語粉正如此莊子鄙父乎將更擲乎十乘驕穉莊子者固然可笑莊子把此空花驕穉萬世求是驕萬世之極耳

狂心彼心服者德之反。此心服者德之敗。疑否。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音治）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緯蕭織荻也辭聘重

長搖曳尾不過樂生而已偷體閒生而見鑒與此同形別形所同文曰前有一尊消後有三只境氣龍螻蟻亦是送葬小葬

出此以表車而明其不為利祿動耳下段言達夾生不作人間死後之體面也問答之詞更離取韻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音資）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杖云：莊子未死，先將世人活荼毘之，亦敲枷打鎖解脫門也。彿淡未來，而莊子自作此荼毘語，亦奇。

以方術道術道說遲循同門風世寬到底入門須辨王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是兩重下時賓主呼然惑者曰裂。虛舟曰孔子吐出學字春卿得宗往教字于庭前藏宗牛于背後費論退得有若一句因不失親誰料于夏徙孫萬言漫天撒出弃到今日扯西投東一切過

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參一作）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

殺惡殺亦過行細備點將來涕圖為臟難死向以故職為特地在捏撮各鎖真方費殺棄惡者日且道裂得破裂不破。被日志于道據于德依於仁游於藝亦可與此闡參。一卷日消任和時亦是臨濟四喝愚者曰影捷日光肥正說誰開眼。遲弃日案句安案前是術心節用之新火折漢唯諸即方來齊

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音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

歸要之和平自心與世情兌有與無窮參而人道裂矣別從歷服盡變稱奇究歸天下一備其議止于極物叛猶背弄盼波乜殊未盡索性為他打倒同將謂別有。袁公安早炫解跂晚乃悔悟何就無疑奧為圖頭不知酒埽應對即獨慎也人知學通于悟為稱莊豈知藏悟于學之無窮乎昔有句曰闡

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杖云：首稱鄒魯之士，明謂孔子刪訂作述，集羣聖之大成，後學不見聖人之大全，自為不該不遍一曲之士。此大道所以終裂也。故後歷敘諸家，皆是聞風起者，誰能如鄒魯先生之據上風哉？孟子謂尹任而近褻，夷清而近隘，惠和而不恭，獨孔子為

道者太多好學者太少則鬼匣大馬難易人已膜孫鼓木白無中邊節奏入手不可少恰笑尼山一大痴者獨三絕不知老知晉收拾一毫端莫論林花與落蕪已而日一。緊艱難裂即是兵如今有個指數得出者麼拍背有分。試數看一二三四不言五兩邊不壞中何三於磊淚入滿檢上下觀衆紫一何

聖之時，集大成，而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也。此篇議論正與相同，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于變化，謂之聖人。如不稱孔子，又誰能當此稱乎。

潛艸曰：其數一二三四，不言五者，五在其中。從此千之萬之，故曰其數散于天下。邵子曰：四帘不變，而一帘不可見，葢從小衍悟入。孔子只提中五，豈非以本數末度為端幾，而即費知隱者乎？非子亦曰：幾之所止，析物而已，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胡康侯曰：象數者天理也，非人之所能為也。張

者不勝諸數太平資生若無節何能發舞

[illegible]

杖曰：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二語足以蔽墨子矣。然急可矯于天下乎？只為墨田卑墨甚，不妨點火一塊也。

子歎天秩天序焉。六合七尺，現在不欺，何不參此大體。

愚曰：莊言明于本數，係于末度。節卦曰：制數度，議德行。蓋數自有度，因而制之，秩序變化，盡于河圖洛書矣。故曰數為藏本末之端幾，而數中之度，乃統本末之通節也，道之畿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暉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聞其風而說(音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

[illegible]

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音)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斛)。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

杖曰：外道之不善學須山者，以孫泰充便為吉，行不如此不能成佛，又焉知佛之所以為哉。雖然如此人不識好者，非遠路肚饑回，誰知脫累如甘露。

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平）雜天下之川，腓無胈（音拔），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日義作跂）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

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殺，充覆也。史記曰：監門之養，不轂於此。觭偶，奇偶也。不仵，所答非所問也。是其俗所謂詐也。苦獲、已齒，皆行而得之，投齒而已，因以為號。）

評曰：世上溫飽面目，太可厭生，故急稱之為才士，只是心切天下，故月其於王也遠矣。爵知莊子非忘世不仁之流。

杖云：今日之宗教亦大類此，若不得提宗者出，則佛亦難能獨任奈天下何者也。不得全提正宗者

此種最似顯然于利欲之世，可作涼劑，為其儉約而為人多也。世有假狂無假狷，聞人扶弱不扶強。

出，則今日之販佛闔險者，會如別墨否耶。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刑）、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上聲）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

宋鈃尹文仍墨子枝出。

縱脫無行，誤假無任，推拍輐斷，與物宛轉，今執昭昭顯顯之現量以為剌子之憂心用形者，非其類耶？只為亂說愁析情，不如衍鉢自用心，此與齊物論相

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聏音兒，从而調也。宋鈃，黃公紹文作聏，引莊子。皆說矣。楊倞註荀子，宋鈃、宋牼。）

公而不黨，易（音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去爲火而斷滅
日不知道後世
執持忍別以告
于敗壞者大悟
在此矣若知微
處作麵亦可圓
鬼者門
攀峰曰執三際
俱斷者非推拍
說識乎不存知
解非不師智慮
乎超出兩頭非
合是與非乎界
量如須彌山聚
能未嘗有罪取
實是死人之理
無知之物猶可
笑而置之若假
致斷知解以爲
指聖之乃而實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音零汰於物以爲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
下之上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追拍輐
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
後魏音危然而已矣推吐雷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
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

肆擇頑以爲州
官放火之計放
于爲性以驗世
爲名案傑蓋爲
所謂雖欲笑之
畢已服其毒矣
或我多哉然後
知莊子之特地
打開以關後世
之眼其功不小
而設世尚白傳
於鍵之是與豎
物之項家黃哀
散寒曰只如關
服書鍵與楊
醉于豐問足覆
高兩像耶延純
用彌縫耶此書
頑破大體正闢
天下太平正閒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
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
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音旭然惡可而言
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音完斷其所謂道非道而
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
乎皆嘗有聞者也謑與謨同髁言滑也隧磨曲也窢然逆風所動之聲魭斷猶刓斷也
藏一曰當時皆引楊墨而此敘諸子不及楊此固
楊之流也莊子非有所許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
非莊子之實合乎莊子以向上一着神而藏之形
來相反而實相成其說往往流於養生以世人惟

如何是大體曰
無實無虛如何
是裂彼曰直下
因果歷然
聲聞曰本與救
打作兩橛了也
然猶勝以奴郎
莫辨則爲曰畢
被熟讀者知彼
正以奴郎與辨
爲不那憊
自下曰三張正
受曰師賢人獨
得曰與遷人適
用曰隨正閒見
其將執其臨與
國時之義相去
多少世所謂路
只頭騎揚州鶴
耳聖人之隨斷

愛生故以此楔誘出名利之楔亦猶佛知人之畏
死而終日爲生死之說也聖人則因二以濟民行
而已矣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
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
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
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音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
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
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

其飾與役而時
兩化之然則老
于是抗陷者乎
猶是個獨不肯
隨人者哉有役
而先終則始冬
關復見四時春

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
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
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
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高皇曰古今以老子爲虛無謬哉老子嘗三皇五
帝之仁法天正己動以時而舉合宜言簡而意深
時人不識爲好仙佛者假之
弱侯引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以虛空不毀萬物爲
實而老子之非沉空守寂然只是幾討便宜耳張

元長曰老莊討便宜然先卻甘心吃虧聖人曰不壞正法任汝便宜蓬土曰得便宜處失便宜

秋云此處獨標博大眞人而後自逃其神化莫測正以敘諸家而貴弄其三不收入不就也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眞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藥地炮莊 卷之九 天下八 主 此藏軒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非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音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陸方壺曰莊叟自敘道術乃札著書上見得何句是實卻非他人過為奇誕者雖然下一轉語正謂上達之妙不離下學之中

愚曰莊子雖稱老子而其學實不盡學老子故此

自聞此心究竟無覺者疑則別參于莊子到此亦自不能甚其得芒乎昧乎而已

退之稱長吉謂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且以播于外之奇

太史曰洸洋自恣以適己陸曰何何是寔非過為奇誕者何以見得荒林曰破不可非詰自非此人洞見明矣王順曰不辯于此必辯于彼熟處難忘有道君子不免也層檀松風別錄本此桃川被際猶著抱朴堂非受許窮乎見達士之胸然歟但曰噫風過耳不自扣元中慨況見淵潛實反不關痛癢

處特立一幟于自戴之非芒昧也何能滑疑非滑疑也何能稠適而上遂乎萬物畢羅莫足以歸有捉敗此老曼衍藏身處者否莊子若生今日其必舉本數末度六通四辟之畢羅重新詮解明矣雖然如此說來又滑一疑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音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

藥地炮莊 卷之九 天下九 主三 此藏軒

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于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

司馬大醇曰謝東駒惡于五車何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虛舟曰五車言言見玄人不知耳劉須溪云惠施堅白自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惑焉

愚者曰莊生說惠施為草稿而已為省精巧矣披石刀叶火喻莊戲總是辭肝獻肱人

朔易曰龍施之錯名寔不過小大其知虛寔顛倒而已其寔易之反對錯綜和盤托出然惟證公因有能用之程于所謂天上調源下天漸變所謂錄未鳴時高天林地錯亂鳴時寂大交地非獨倒于聖人不自一刹而歷

歷特定學者不過於囿矣得不罷說而為所蔽乎
毛圍曰蟻無鼻有毛如何道得乎有何代云天然的空洞火云惠施未洗淨

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于德強于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

藥地炮莊　卷之九　天下　五十　北藏軒

或曰既然遊方之外又要許多賬簿作麼曰自非聞人不厭撒晃
愚者曰非生意於煙故以事怀發而見其實家駘蕩競走矣後世猶非生地位者有衆而偷郡生駘蕩之弊鋒以救偷者可勝討取衣曰盜地位者勿論駘籌具才弄小术見也蹶者门李邑云學者於非以言者吹于左

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大抵按駢餌歷也歷物皆以小大長短虛寔互換而歸其謹通為一耳丁子蝦蟆蝌生有尾長則尾化而蝌則曰蝦蟆有尾耳升卷蝌蝦元矣皆爭辯術者繫字假支

公孫龍談臧三耳屈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寔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曰子高理勝于辭辯

[illegible]曰辯有三至五勝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故辯可觀也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

至是戰國一壯于斯淮客學誰家似乎或曰為其宗趣始于人獻圖鑄鼎縣羊頭貴術內激破不值半文鼓下數其嚴針駘蕩非學可到封禪者結云自此以後言神祠者甚敢然其教可惜矣下滑者結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否足怪為鹿類老夫曰出惠施一般觀之自此以後天下之以倒換為方而以稱空

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乘倚欺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淆君子不為也

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劉槩曰道體廣大包覆無遺內聖外王該本末先後一萬未嘗不通也故時出時處能長能短以矯枉而曲當其變焉伏羲非無法也而成于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于周不先時而好新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淸淸近隘柳下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衒俗以進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

藥地炮莊　卷之九　天下　五十一　北藏軒

為道者其術已可指矣以反人為實而以勝人為名事勢之流相激使然將足怪為看破則已矣罷黜百家服鄭理則適此篇之首度數本末辟六通達無不在筌象情于格致達于虛實人嘆于雲門棒便又棒雲門[illegible]飽參場御也肯兼許石則之能有幾人得一一枝花破其題上定的小作雜家畫撒數棧消

不能盡全也道至于孔子而後集大成萃幾千百年而一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教者各是其是也道德仁義裂于楊墨無為淸靜墜于田彭莊子欲復仲尼之道而非其時遂高言以矯弊復朴以絕華沉濁不可莊語故荒唐而曼衍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眞人猶在一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謂道而上遂悲于一說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何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于言外可也

聃乎。一怒一唉
雖怪豪固殺固
化茂誰答也尾
史記孟子傳中
言騶衍迂遠不
經先驗小物推
至無根始也濫
耳要歸仁義或
曰伊尹負鼎而
勉湯以王百里
奚飯牛而繆公
用霸作先合然
後引之大道騶
衍其言雖不軌
儻亦有牛鼎之
意乎。游山曰莊
子列禦寇至惠
施七段節亦有
牛鼎之意乎。浩

焦云惠施與公孫龍詭絕相類茫無隱云恍惚
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然莊生所遊一曲皆道也
曾端甫曰百家言皆成理雖至申韓刻薄鼓吻訢
然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然奇可在道不可
在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兼存而互
抑其奇不可獨行于世獨行則赤箭與豕零共敗
互抑則雞壅與青芝同功易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于睽也亦云險與睽宜無用而孰知其用之大也
潛州曰莊子首言怡中言畸人末言倚人畸倚皆
奇也佛曰奇哉以毒攻毒惠施造惑以解惑而天

謂之孫析機作
合為世且驚終
不出此孔北海
日兩牛之鼎以
烹雞爨之以難
予為牛鼎者須
去物忌道將一
何來。
王元美曰莊子
亦人中天也其
位業所受則天
中人也其言有
修狀而出世外
者則亦人中天
也出而不能救
不獲如天雄氏
若則又天中人
也月莊子之言
出而後去儼其
奇或賁其滴談

下篇總解之人皆好奇而庸好勝而護短是其
奇人亦不可禁惟聖人能化之數度倫理易之端
幾協藝樂業足以竭其智力彼究安能擬耶莫奇
于佛而向上歸無所得現前恣任恣位止有一事
相即是性登以圓融廢行布哉
杖云又何妨於實有又何妨於實無此中悟得亦
神化也然惠子恰未嘗悟此而莊子乃能蓋愧其
奇而捉敗之此正莊子之全機大用得惠子這一
投以神其一生之術也誰謂天下此篇不澈天
下于天下哉此莊子於自己箭上加尖形容惠子

妙大無成術其
說術行以求之
雖狀彼固有以
求之於彼無與
也習求之者以
目為而已於四
者亦無與也然
者曰亦是牛鼎
兆克曰為王皮
嗚為朱震擬李
善之生澄不易
丙吉之不言更
雞

之怪以展其不傳之秘而設陷虎之機惠子跳上
三十三天亦跳不出他金剛圈也然有把斷要津
不通凡聖之手眼在杖人到這裏且放過他一着
且道何處是放過莊子處若道裏別具得隻眼則
莊子之孤尚有在也切忌與混沌曉得奇侍者曰
御被大奇曉得也杖云汝曉得箇甚麼曰和尚以
莊子為托孤實是和尚托孤于莊子而莊子又因
得托孤於和尚也杖曰但得混沌不知便了汝等
知得又何妨乎奇亦笑曰如此則留一部莊子公
諸千古不怕人鑿破矣

青原信曰吾始
見山是山見水
是水參乎知識
後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今
則見山祇是山
見水祇是水如
此已會論詰得
出否穩山著錄
曰如何是知見
立知即山是山
水是水知何是
知見無見即山
不是山水不是
水又問如何是
知見立知即山
不是山水不是
水如何是知見
無見即山是山
水是水提于

平應霜曰公孫龍惠施非芥山毛海之妨歟曰破
象家取以袪筍庸之陋解膠柱之拘而後變破以
歸乎寔耳偏才者巧以駭人而襲術者卒無以辯
辯亦不當也苟欲會通一貫淺徹幾先蛇刹鬼攫
不受疑惑寧可不一過此關乎方圓鑑月觀山河
如手一莖碩果之仁天地也小中本大大中本小
矣非惟片紙圖萬圖六合吹脣豆而後微也豈從
通古今元會猶呼吸長中本短短中本長矣非惟
千秋在一呼黃粱歷一坐而後微也空廓應響無
非象數森羅萬狀萬圓原自無聲無臭虛中本實

凡人指東為東兆向西智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聖人明乎定分以東為東以西為西互觀設則三翻兩折反覆交錯遊奏奇正猶不然然也耶恐寄歎曰能得幾人少不得一場

須毯

賀國為師自號中庸子朱時齊緒承載但只亦一寄也自然歎曰惟維欲聞然貫華和月飲孫書不喜怪迎

空于好奇驚怪正是物情俗不可醫藏此醫之東漢分害世運世兩種中有一發而出類拔萃必是奇才元端領時以奇病成奇變直體後人其所能免于見奇賊其其太過不如一真矣

子直與中通理萬太西之所未至妙佛光明建之論影理光兒之論實理地尺以求南北陽也易以前所謂而務一也不求而能一

實中本虛矣非惟御心納萬卷鏡光如泡影而後
微也易爲三才萬理作大體用微對環中方圓貫
際莫破莫載同時變化幾人視前鄰執目前之習
見而不能大觀偏蔽不化一切反而觀之一切推
而進之則豁然矣本無大小長短虛寔矣然執之
又一病也聖人明定中之不定而洪其不定中之
一定明大定之各定而凡于時用之節即不定
也故曰一切本無而一切歷然即歷然爲得譬
必其岳填壑林搜寒暑搜內外也頓漸擬萬毫末遍
子喬也亦猶是也食矣一齊知貴賤理神與飄薄

則至公矣自然則本忘矣物其物倫其倫時其時
位其位猶官肢時行之不停迴避不容進作也盡
然各當而寂然矣物格既形無心無物立派于統
統派于立皆贅語矣以莊之嘆建而辯稱輔以
馴之玄變而曰了事凡夫中庸何能逃乎中庸不
可能也

揭暄曰五老峯懶惡乎與莊子齊五車吐氣矣惡
地曰正為漆園吐氣耳近日者又有一招孤惡
謂惠非異朱儒必氷炭也謂辯周日動靜萬物十
體說知此義之出於惠施乎世又謂惠施與公孫

惪不孫必不隨以天下托天下而已乃求乙之代之逃為馬生者兩路皆挺握於此蔽離其沒祭何寔其數日必不得平悔一通孤見行口呼千者為顧運我黨

龍皆用倒換機鋒禪語變之惠訓不然禪家止欲
塞斷人識想公孫龍翻名定以破人惠施不執此
也正欲窮大理耳觀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此似商高之周髀與太西之質測
核物究理毫不可繁空者也豈畏數逃玄竊冒總
者所能荅乎又豈循牆守常局咫尺者所能道乎
惠子相梁事不槩見其不屑儀衡一一篳明甚嘗疑
莽明亦忠諷之一班也莽既休乎惠亦善終彼處
戰國而全其天與曳尾泥中復何殊耶斯人也洪
明大易之故而不矜莊士之壇沙五車藏身弄眼

者乎愚故表而出之

惜室內當頭怒笑生風末後再羅芒昧若不得惠
施厤物疑投則大曲無滾邊唯嘴又何貴乃本律
煞尾乎嗟嗟或燕雪黑或燕漆白大同異小同異
畢竟如此在而不反百稱碎豈變發亦可笑花孤
雙遊弄作岐頭一瓣情知兩邊皆棄不妨斷劣支
離雖然焚鈔舞更那當排簇出家筆且歸壽南渡
樂部有早行孤逛行孤遛正為算于拾父所以
建鼓求亡乃今索性一齊然緣撒了此緣絲鞭鞭老
曲笫夢漆吏曰前言戲之耳

藥地炮莊九卷內府藏本

明方以智撰以智有通雅已著錄是編乃所作莊子解藥地者以智僧號也以莊子之說爲藥而以解爲藥之炮故曰炮莊大旨詮以佛理借洸洋恣肆之談以自攄其意葢有托而言非莊子當如是解亦非以智所見眞謂莊子當如是解也

莊子解三卷

〔清〕吴世尚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光裕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莊子解三卷》提要

莊子解序

事無異理、人有同情、典章名物之書必詳悉、謂古制之云亾、形狀有所未睹耳、若乃故爲恢恑憰怪、使人不可致詰、能文之士萬不出乎此、第患耳食盲談、先自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吾觀莊子之文、最爲入情入理、高處着眼、大處起議、空處落筆、澹處措想、道

來真令人解頤忘卧、丰裁氣味、甚與制舉義相近、而內七篇則又蒙叟所手定、更醇正而無疵者也、葢莊生之學、始原自老子來、迨其後所見益精、則亦不全祖其說、觀之外襍篇中、時時稱述老子、而激爲過甚之辭、如所云絕聖棄知、仁義非人性、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等語、至內篇則絕無此樣說話矣、不過曰

忘仁義忘禮樂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人必反菑之而已此若何乎實若何細謹而概以爲輕仁義賤禮法置之嗟乎寃哉莊也况其文義字句亦無難解者而乃曰莊子之文有可解有不可解人之解莊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以不解解之此即善解莊矣夫果不可解一部莊子不幾鬼話乎若以不

解解之其誰不能而顫煩汝之云云焉也或又都無甚語止圈濃點密以爲贊歎段落句讀一切混過而亦號之曰註莊評莊吾不知莊與讀莊者其肯受焉否邪余於莊少而習之久而不忘而覺從前諸家略者過半間有詳焉者往往首尾衡決亦不自知不揣鄙陋爲之疏箋務令理明氣貫文從字順俾閱之

者有脉絡可循有意味可咀嚼而止而齊物論以下更加詳焉則以向之解此俱未免不得其解故也然吾亦自抒吾之所見耳敢曰萬世之後而一遇知其解者其我也哉康熙

甲午夏六月癸巳貴池吳世尚序

莊子解篇目

卷之一 内篇

逍遙遊

齊物論

卷之二 内篇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卷之三 内篇

大宗師

應帝王

右莊子内七篇本文計一萬三千九百三十字今定爲三卷蓋嘗論之莊子之學所見極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諸儒未開

口之前觀篇中稱孔子爲聖人至人夫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聖人天人神人至人總一人也此老從不肯以此名許人獨以之稱孔子此是何等見地今之人止知聖之時自孟子發之可謂至聖自太史公贊之又寧知此老之識早有卓馬者乎

古今來記事之書與論定之書不同記敘止以時代爲先後如春秋是也若論定者則不然文序六十四卦而象之詩分風雅頌而列以四始此皆有其深心至教之所存非苟而已也左丘明采百二十國寶書

以釋經。而傳分內外。內傳益其精焉者。莊子書反覆十餘萬言。內七篇獨有命題。余細玩其文。外篇襍篇。時多豪氣偏鋒。內篇獨否。是必其道理融洽。學問透徹之後。乃有此等文字。故善讀莊者。只讀內篇。亦已盡莊也。

向來解莊者。惟林西仲莊子因。清楚可觀。

而有不盡洽乎文義者。姑舉一二。如定乎內外之分四句。大意謂此譽之不加勸。非之不加沮之人。不過內重則外自輕耳。彼其於世之非譽。未必一一較計也。而西仲解為世間之人。如此者不多見。則於彼其於世四字及上下文。反有格閡矣。其列子御風一段。亦同此病。又如歸休乎君四句。大意承上鷦鷯偃鼠來。謂回去休了念也。君。不必以天下讓我。我原用天下不著也。且君縱必以天下讓人。余決不受君之天下也。乃西仲則解休為美名。以致祭喻治天下。見天下治已有其實。不肯居其名。此不但文氣不順。且堯在位致治。而許由有其實。是治由許由致也。上文許由何曰。子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子。無其實而以實自處。而又外以名歸人。天下豈有此情理。古人言語。斷不如此乖僻也。此類非一。不能枚列。夫西仲於莊。自以為不留毫髮剩義。而瑕纇若此。甚矣解書之難也。

內篇大意

大道不明羣言殽襍自家一個身心不知安頓何處以無主之衷涉亂世之末流其遇害何可勝道哉果其德全於己道契乎天則以之經緯宇宙六五帝而四三王奚不可之有乎此七篇相承之大意也但其文有空寫有實寫有順寫有反寫有淡寫有濃寫有近寫

有遠寫有半寫有全寫有加倍寫有分封寫使筆如使利斧當之者摧遇之者碎湧墨如湧海潮直者山立橫者岡連尋行逐字旣無從測其言外之指高睇濶步又未免失其句中之義耳空寫而遠寫者逍遙遊是也不言道不言心借一鵾鵬指點出活潑潑地使人瞥地便見得個道之全體此莊子第一喫緊

為人處也何謂順寫齊物論是也層層分疏段段銷化止是承其意而解之毫不作對面搶白語而聞者早已不覺心折而誠服蓋寂是其平易近情文字焉養生主一篇則淡寫者矣通篇只緣督以為經一句是養之之法其餘如遊刃有餘地不蘄畜乎樊中火傳不知其盡皆略略數語絕不矜張而不可不養

之意自悠然於言外所謂妙道無多要指不煩者也人間世許多說話只是近寫只是半寫古今同此人間世世有治亂道有汙隆莊子惟說得處亂世一邊道理其處治世者都未道出第於末章天下有道聖人成焉二句微及之蓋渠特據目前以示法其云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者正此篇之所由作也不然莊

子豈全求無用者哉反寫加倍寫德充符便
純用此一種筆墨矣千古德充符者孰有踰
於羲黃堯舜孔子者乎嫌正說之不暢不醒
故略而不道特去尋出幾個兀者惡人來此
加倍法也說兀者惡人而謂其從游者與仲
尼相若哀公靈公俱信之悅之此又加倍法
也說兀者惡人而又借孔子之推尊贊仰以

極力形容之甚且謂孔子為桎梏所苦而不
可解此又加倍法也要知其意以為人貴有
德德全而形不全尚且如此不可及而況全
形全德之人其為卓絕更何如邪若夫分幫
寫來而又寫得周全濃至寧有如大宗師之
一篇者哉天人有無之介存亡生死之幾推
而行之之先後冥而合之之深淺反而至之

之次第無不盡情剖露論語之朝聞夕可孟
子之不貳順受蓋皆於此篇畢宣其蘊矣此
老胸中了然筆下了然戰國諸儒洵未有能
及之者至於應帝王之正而後行順物無私
立乎不測遊於無有用心若鏡不將不逆以
及鑿竅而渾沌死者或正說或反說揔皆帝
王之實理實事失之便不可以君人者也故

此一篇為實寫亦為近寫而與首篇之空寫
遠寫作大開合大呼應乃文章家冣大章法
也此七篇之文各有指實實相承而文各足
善讀者分之曰七篇可融之曰一篇亦可

莊子卷之一　　　　貴池吳世尚註評

宛陵湯奠邦參訂

南華經內篇

莊子自名其書曰南華經而分爲內外襍三篇內篇凡七各有命題則尤其精力之所注也

逍遙遊第一

逍遙遊卽今方言活潑潑三字也活潑潑者內外本末巨細精粗全體大用兼該畢貫之謂也是故鳶飛魚躍道之活潑潑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活潑潑也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間無一而不活潑潑也活潑潑所以爲大也故一篇以大字作線索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開口便妙所謂靜中有物也此二句便是太極在靜中道之體也文法奕然而起是喻非喻與中庸天命之謂性一樣筆法但彼是實寫此是空寫耳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大字妙所謂道大心大世界大也不知字尤妙大而可知則猶非大也看他見地何等分明此二句便是其靜也專光景○以上四句

便是天命之謂性的影子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此是太極在動中道之用也體用一源在此一化字魚鳥兩段本是雙峰對起中用一化字則風雨忽來不識羅浮是兩山矣此等句法字目急宜着眼又不但道理之圓亮也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怒字妙所謂動而有爲也林西仲不作喜怒怒字極是

然亦不可作用力字也。若垂天之雲妙。所謂塞乎天地之間也。此四句是其動也直光景。以上六句便是率性之謂道的影子。○上兩段意極整齊而此段忽加二句。整齊中參差。文章變化不可方物。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所謂物來而後應也。文意住而不住。句法則不住而住。南冥者天池也。所謂物各付物。止其所止也。齊

諧者志怪者也。句有自然相生之妙。海運句下。本欲即接水擊三千里。因其太突。故夾此二句。此急脈緩受法。文字中仙橋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遙接上徙於南冥。接而不接。不接而接。已言諧言。更不分別。史公屈原傳。便是全學此等也。水擊三千里。何等廣大。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何等高明。去以六月息者也。何等悠久。諧言止此。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生物。造物也。息。氣也。遊絲微埃。飛揚浮動。皆造物之氣所吹噓。鵬雖大。造物吹之。亦與塵馬等。鵬豈費力哉。此三句是明其自然而不費力。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天遠無極。鵬雖高。其於天。未知其爲三之一邪。五之一邪。九之一。百之一邪。此三句是明其曠然而

無所終窮。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收歸鵬上作一束。文法嶄然。以上是說魚鳥。是說心體。是說道妙。會者自知之。○天地間。無方無盡者道。至虛至靈者心。看他輕輕借魚鳥和盤托出。便令人瞥然可見。悠然可思。莊子有見於吾道。是何等直截疎爽透快。但不實寫而虛寫。不正說而影說。便使人無處捉摸耳。要其實處。此一大

段文字只是鳶飛戾天一節道理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振筆提起文勢警動。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又設一喻。水淺而舟大也。順疏一句略爲收拾通篇本是喻說。乃又於喻中設喻。遂令人不復知通篇之爲喻說也。神乎技矣。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與上段長短對法。而後乃今培風。培者氣至而滋息所謂只管行只管有也。此倒裝句法意在下。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此即所謂培風也。中折曰天閼塞也。所云半路無風只得歇下也。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又承上句法似倒裝而非倒裝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天下實有此等

不是自謙不是自誇。寫來入情入理。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加此句便見其不知量矣。自己不能。遂謂他人亦不消如此。小見者胸中實實如此。寫得又入情入理。所笑之言止此。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又設喻層巒叠嶂。連山倒嶺而來之二蟲又何知。責之略結。小知不及大知。小年

不及大年。原之。又起此二句非平列。下句乃上句之由也。看下文便知。與南冥者二句。皆文中過橋處也。奚以知其然也。又喚起。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謂小知也。此小年也。惟其年小故知小耳。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大年如此。其知更不用言矣。看他

并不下一語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匹配也謂許多人纔配得他一人也以上又收住前鯤鵬段順收此段反收筆陣變化湯之問棘也是已又喚起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窮髮不毛也天池與上文天池相映發南冥天池北冥天池可見心理體用莫非自然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爲鯤前文先言名而後言其大此則先言脩廣而後言其名前只言大此又分別出脩廣來而廣則言之脩終付之不知疎密法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前用化字串說此用有字開說而魚名後出鳥名先點魚之脩廣一言一不言鳥之背翼一一言之顛倒疎密歷落可喜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加羊角二字妙不然便一直而無屈曲矣天下豈有此豎地冲天之風又豈有此陡地陵天之鳥哉絕雲氣九萬里之上雲氣俱無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此句反踢下奚適句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此句倒撲上且適句與論語何如斯可謂之達何哉爾所謂達者一樣筆法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

是本等此亦飛之至也自以爲至則不可矣而彼且奚適也複此句真令人不堪矣此與前文同一笑而有淺深前猶自量而謂天下不必有此此則自是而謂天下無復有此前自棄者也此自纍者也所謂一樣筆兩樣墨也此小大之辯也有此一句上文羣山萬壑都赴荊門矣而氣勢警動便如臨崖勒馬馬雖勒住而騰驤驍

悍之狀猶自躍躍不已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
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
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此皆斥鴳類耳。宜其爲
宋榮子之所笑也。宋榮子亦非大者。特以甚夫
知效一官者之眇乎小耳。猶然。笑貌也。且舉世
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天下
之毀譽不足以動其心。此則有進矣。定乎內外

之分。辯乎榮辱之竟（境同）。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
然也。所謂內重則外自輕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尚在世中。未立物外。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
也。通體輕快之意。旬有五日而後反。游行空中。
超脫物外。此則更進矣。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
也。亦止自率其真。未必有所爲而爲之也。此雖
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有所待。則我之於世。猶

有迹存焉。此正如夷尹惠清任和之各至乎其
極耳。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
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此正我孔子之從容中道。
無可無不可。而爲聖之時者也。蓋此三句。只是
一個時字而已。六氣之辯。說時字精極。六氣者。
陰陽風雨晦明也。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
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揔一人也。無己無功無

名。此其大所以不可知也。看他只咏嘆作結。不
拘拘照應前文。而前文無不收羅在內。神韻高
簡。意味悠長。

堯讓天下於許由。開首便舉第一個聖人。將第
一等事業。都不放在胸中。如堯之讓天下於許
由也。此何等樣大法。此真無己無功無名之至
人神人聖人也。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

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並設兩喻截然對起如雙峯之插天夫子立若立也而天下治愈益治也而我猶尸之尸字妙見空在此也吾自視缺然聖不自聖其心實實如此請致天下致字妙即致政致仕之致若天下本許由所有吾今來還之者然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既已治妙見其

實不可掩而亦無所復庸於我也而我猶代子代字妙見實是堯事也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對上尸字吾將為賓乎說來真是好笑也要知許由不是更高於堯只是見堯治天下天下已治堯又未老不消我代也故堯讓是實心許由不受亦是實事後人不解此意便以為莊子寓言過矣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亦並設兩喻截然對峙讀前兩喻省卻人多少勞勞碌碌之心讀後兩喻消卻人多少營營逐逐之念文字有力如是歸休乎君結堯一邊予無所用天下為結已一邊庖人雖不治庖再結堯邊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再結已邊此加倍法也淡語遠極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

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此又直敘虛冒而起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以上是聖德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即孟子所存者神也以上是神功右接輿之言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

叔曰然。然其不信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
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先設兩喻。豈唯形骸
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天下之不聾盲於知者
寡矣。小而言之。武斷鄉曲。大而言之。盜竊神器
其機變捷于風雨。其城府險于山川。自謂古今
莫己若。而不知其聾也盲也。可不謂大哀乎。文
人學士。勞精敝神于方策之間。身心性命。竟不
知在何處。亦只是聾盲而已。司馬溫公。二程屢

將義理發他。而亦盲於知矣。餘尚何說乎。此知
道者所以少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謂此等言
語。正是爾之謂也。以上答過肩吾。以下只嘆想
神人已耳。更不提及肩吾也。之人也。之德也。將
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立之斯立四句。便
是此節注脚。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此上正答

其神凝三句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
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
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此正答
肌膚若冰雪之數句也。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
可謂以物為事矣。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其
如無所用之何。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
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
焉。引堯事作結。正見其言之可信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
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
用而掊之。此又直敘實事而起。成。熟。堅。重。落。漏
掊擊也。有此大瓠。只以盛水漿。重而不能舉。則
剖之為瓢。落而無所容。則遂碎而棄之。惠子不

自知其拙句句已活畫出拙字矣　莊子曰夫子

固拙於用大矣只一拙字罵盡惠子收盡前文

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捶

洗敗絮　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

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

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叙

事簡潔筆有餘妍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

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承上指明令其心

服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

江湖何不慮何不想到也大樽大匏瓜也而憂

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茅

塞也即齷盲之意惟其蓬於心是以拙于用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

腫而不中繩墨其大枝卷（音捲）曲而不中規矩立之

塗立字妙與怒而飛之怒字同一警異　匠者不

顧雖在道旁取材者從不一視也　今子之言大

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此又以實事作引語而起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敖字古而新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罔罟此小而有用者　今夫斄（音狸）牛其大若垂天

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此大而無用者

彼以一路爲問此分兩路而答之雖兩路止一

反一正又一路也此先設兩喩與上先說明正

意而後引事作喻者法又變也　今子有大樹患

其無用接法同上章然上先指明所用而後破

其所憂此先點破所患而後再說所樹法亦變

也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

無爲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此真無用之用天下之至樂也道來令人神往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更就彼意反跌一句謂即不中繩墨規矩也亦豈有禍患哉此文家以退爲進之法最宜學者

天地間凡物有盡而道無窮無窮之道不可以言語形容之也莊子有見於此而難以名

言而又不肯如聖賢之質言之也故託言於鯤鵬以自達其胸中之所見原不計乎人之信與不信也知之大者信之知之聾盲者不信之信之則謂其有用不信之則謂其無用而已今夫鯤鵬起於北海飛于南海極天下之大不足以爲其大極天下之高不足以爲其高自然游行毫不費力曠然冲舉靡有所窮此豈榆枋之鳩蓬蒿之鷃之所能測哉然非鯤鵬之故爲大也其知大也其知大者其年大也坳堂覆水浮芥而不能浮杯千里命駕宿舂且不給也三餐而反腹猶果然天下必無之事也朝菌蟪蛄之年如何能知晦朔春秋之故果其冥靈大椿則彭祖之八百且失其久矣所以物各有其所受於天之分不

可強也鯤鵬自鯤鵬也斥鷃自斥鷃也斥鷃之笑鯤鵬亦何傷於鯤鵬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故夫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才小而未大也不足道也即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亦猶小而未大也不足道也即更進而至於御風而行旬五日而反亦尚有所待而非無所待者也大乎大乎其唯至人

神人聖人已乎至人神人聖人伊何人乎古
今來堯而已矣德已極而不自知其極治已
至而不自以爲至而欲推天下而讓之許由
此眞無已無功而無名者也故雖許由亦自
贊其實之不可掩而自量其已之不能以有
加也此古今之一最大者也又何人乎藐姑
射之神人而已矣不食五穀游乎四海而其

神功所被自然物不疵癘年穀順成葢其德
無已故其化無名旁礴萬物陶鑄堯舜實理
也實事也知之聾盲者惡能識之哉此天地
間之又一最大者也然則鯤鵬所適世無庸
于笑之焉可知已矣且夫物各有用大不可
縮而使小猶之小不可伸而使大也五石之
瓠而以盛水漿枉其材矣況於剖之爲瓢不

惟枉之而竟害之而猶謂彼之無用則亦知
之聾且盲焉故爾不然卽不能如客之得不
龜手之藥而裂地而封亦豈不能如宋人之
洴澼絖而世世且得數金哉而何至于掊而
棄之耶況夫天下事亦何必如世之寸成尺
就然後爲用乎繩墨規矩中而適戕伐矣東
西高下利而死罔罟矣則執鼠之能能之不

若其不能之也天下在在有無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惟去我之機智撤我之聾盲乃能彷
徨乎其側逍遙乎其下耳否則斤斧立至困
苦不免矣由斯以談天下之最大天下之最
有用也天下之最大天下之最樂也肩吾惠
子見未離乎鳩鷃之間事焉測夫鯤鵬之外
而道之大體心之全量於是乎無人可語之

矣。噫。

莊子之文，不惟意遠理足，力厚味腴，其句中字眼亦無不高新警變。今略為點明一二，如此篇之怒而飛，生物之以息相吹，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腹猶果然，衆人匹之，窮髮之北，泠然善也，而御六氣之辯，而我猶尸之，請致天下，吾將為賓乎，歸休乎君，

綽約若處子，其神凝，夫知亦有之，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窅然喪其天下，瓠落無所容，何不慮以為大樽，猶有蓬之心，立之塗，匠者不顧，以候敖者，不夭斤斧，如此等句字眼，最宜識取，便知作文鍊句鍊字之訣矣。

齊物論第二

齊，一也。物論，衆論也。戰國之時，聖學不明，道術分裂，而其中執見強辯，毫不順乎理，而無當於實者，莫如惠施、公孫龍為甚。篇中所引，多其說也。故莊子以為此等議論，原無是處，本不足辯。齊而一之，惟去人見，而忘我見，以歸於無而已。

故首章以天籟為喻，天籟者，無聲也。而次章之惡知，三章之無辯，末章之惡識，皆無字意也。前篇明道之大，故以大字為線索；此篇化衆論而歸於無，故以無字為線索。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與我並者曰耦，耦即後文未始有對，對字，而亦

通篇許多彼字之根也。喪其耦。無人見也。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槁木死灰。卽所謂喪其耦也。今。今日也。昔。昔日也。今日之先生。非昔日之先生。言從未見其如此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

地籟。而未聞天籟夫。我卽後文未始有物。物字。而通篇許多是字之根也。吾喪我。無我見也。無人見無我見。物論何自而生乎。齊物論之大宗指。蓋在于此。此答其槁木死灰二句也。人籟有聲。天籟無聲。地籟則介乎有無之間者也。言天下有有爲。有無爲。昔之隱几。有爲法也。今之隱几。無爲法也。安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此正答其

今昔二句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名爲風。是爲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豪）者。宎（音杳）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音零）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方。大略也。此問其吾喪我一句之大略也。大塊天地也。噫。噯也。怒呺。猶俗所云淸嘶活叫也。翏翏。風聲。風來而枝葉偏墜於一方。如人畏捕而相聚逃避者然。故曰畏佳。佳。萃也。鼻至污者言其形。激至咬者言其聲。鼻長。口方。耳圻。枅方而長。圈圓。臼圓而深。洼下而曲。污下而平。激之聲直。謞之聲高。叱之聲出。吸之聲入。叫之聲淸。譹

之聲濁实者迫狹而曲折咬者鬭齧而短促風之聲亦似之前風之先至者隨風之後繼者于聲輕而喁聲重泠風清泠輕細之風也飄風飄揚排蕩之風也風小故相和之聲小風大故相和之聲大厲疾也惡也過渡曰濟濟者過也虛寂也調調刁刁皆枝葉條垂之貌風既過則衆竅寂然故但見其枝葉條垂而已言天下有生

于無而卒歸於無觀於風作竅呺風過竅虛吾之喪我亦若是已耳通節非寫風也乃正言其我之所以喪也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衆竅卽上文所言是也比竹編竹管而吹之簫笙之類是也吹者吹嘘化生之意萬不同萬有不齊之物也自已若自已出也怒卽上文怒呺之聲也言大造一氣化生萬物而皆使其若自已出而無與於大造之力者然惟其皆若自取故大造無時而不生不啻風之無時而不作而風作則萬竅怒呺大造化生萬物怒而呺者其誰邪此所謂天籟也蓋天籟無聲也以上答明天籟文意已畢以下看他由籟字生出知字言字由言字

生出是非彼是字以為物論之根由天字生出照之於天天鈞天府字以為齊物論之根別開境界放出波瀾眞大觀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閑閑自得也閒閒較計也炎炎光明也詹詹瞻矚也天籟無聲則無言矣所以有言由於有知也大知閑閑小知則閒閒而已知大故其言炎炎道賴之以明知小則其

言詹詹道反因之以晦矣此物論之所由與也
此四句與逍遙遊之南冥者天池也四句一樣
文法皆文字中之仙橋也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
形開與接為搆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
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音壓）

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喜怒哀樂慮嘆變慹（音折）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
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接事物之來交接於我者
也搆如交搆之搆眷戀不已之意縵周遮也窖
潛藏也密詳細也惴惴驚恐也縵縵緜延也若
機括必求中的也如詛盟不敢背負也殺憔悴

也如秋冬日益慘澹也消亡也溺溺於水也所
為之之之往也使復之復反也厭壓也緘縢也
老洫無水之荒溝也變變失也慹驚旋也姚飛
翔也佚晏安也啓開放也態倨傲也蒸糞壤之
熱氣也菌朝菌也萌始也已止也承上文小知
者而言其用心也夜則魂交而有夢日則形開
而有為無時無刻不與事物相馳逐既遮攔而

罔空又深藏而不露且纖悉而無遺小則深慮
一毫之失大則長懷千歲之憂是非惟恐失機
勝心不肯少變形神日就銷亡漂溺無能復出
蔽壓東縛形貌空存如荒涸之溝毫無潤澤心
至於此唯有死而已矣尚安望其猶有生氣乎
而近死未死不生猶生此一刻之間其情事何
所不有欣喜慍怒悲哀悅樂愁慮嗟嘆失志驚

心飛揚悄佚大膽作勢或吡於陽或吡於陰小拂意則墜於九淵之下小遂意則出乎九天之上如樂之出虛無聲而有聲如烝之成菌無形而有形邊起邊倒無歇無休而莫知其始於何時聳於何念昉于何事也此亦孰有能自止焉者乎此而有能自止者是秋冬之後而轉陽春没溺之中而獲舟楫不其全然有生矣乎而已

乎已乎者誰乎旦暮之間能無厚望之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彼指大造所取即上文所言近似也所爲使謂大造所以生人之意也真宰即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爲此一身之主者也眹兆也行推而行之也信實也賅備也真君即真宰也言非大造則我無所生非我則彼搆闘之云云者無所由而起是則小知者亦天之予之以端而非盡小知者之罪此其說亦近似乎有理而不知天之生人其所爲使者意本不

如是也今夫天之生人氣以成形即有理以成性而在此形中以爲之主時時發見有感即通但其端甚微人特氣拘欲蔽而不得其眹兆之所在耳此端一萌即可推而行之以至乎其極充乎其量夫乃至實之理而特非如物之有形者之予人可見耳是則天之生人正使人全盡性真發揮道妙此所以天地之性惟人爲貴也

向使有天地而無人則大造無色而天地或幾乎息矣蓋理氣不相離形性非二物有情而無形亦與有形而無情者等耳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有別焉否耶且人之所愛其形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今夫百體備於身試思吾之所與爲親者誰乎雖人之於身也兼所愛而要必有所獨致其意者也且是百體皆備我役

使而不可闕一而究不足以相治即曰吾方用此一體則彼諸體亦咸爲之夾輔而効力而此所用之一體亦非此體之所能自主蓋必有眞君存焉而後用目而目明用耳而耳聰推之百體莫不皆然此則大造生人而其所爲使之之意也人莫不有是形也則莫不有是眞宰也與生俱生原非後起反已而在不待外求即牿以

反覆之餘一念提醒全體畢露所謂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者正以此眞君之不終亡耳而奈何舍此不務而與接爲搆日以心鬬哉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承上文而言眞君之在形中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豈求得之與不得者之所能損益但人一受其成形便爲形役不至於死而不已所謂不亡以待盡也其與物或用剛以相刃或用柔以相靡過者未遠乎前來者已踵其後如輕

車快馬熟路長鞭馬不息車不止此則有形者之爲形所苦而可悲者耳勞勞碌碌至老只有空拳婢鄙奴顏片刻不得休歇清夜自思眞堪一慟矣且若此者彼將以爲無盡之圖也夫有生有死理之恆也天下豈誠有不死之人哉若如此之爲卽果不死亦正不如死耳夫何益歟究之其形死其心早已死矣可不謂大哀乎天

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有知物莫能並也而今也乃癡癡懂懂一至於此乎其我如此而人亦有不如此者乎以上反覆嗟嘆其警醒小知之人意亦切矣又按物論不過小言小言生於小知小知適以自苦莊子欲齊其言莫若先啓其知故此上三段第一段說明小知苦楚形狀以使之自思第二段提出身中眞宰以使之反求第

三段又原始要終而究極乎無成無歸形亡心死之際以使之自慟小知者果能自思則知其無益能反求則得其本心能自慟則詹詹之言不待人止之而自止矣此齊物論之大機括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成心臆見也師主也知代而心自取者知世故而心有所爲者

也言若此者皆未見道之大全而各隨其一偏之見以爲之主耳夫一偏之見誰人無有此而可主是人皆有所主已奚必知世故而心有所爲者然後有之乎雖至愚者亦有之而愚者之見可據以爲主焉否耶此又先跌下一層以作指點然後喚起下之是非來一一解剝文字眞有兔起鶻落之勢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

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成心者，一成而不變偏見也。成乎心者，盡乎心之全體大用，即上文之大知也。今日適越而昔至，惠子之言也。夫小知者之成心，原未成乎心者也。未成乎心，則於道猶未也。而即據之以爲是非，此正惠子今日適越而昔至之說也。今與昔別，至與未至

殊譬之無者不可云有，有者不可云無也。今日適越而必曰昔至，是以無有爲有矣。夫天下理不可易，心不可欺。旣以無有爲有，則亦可以有有爲無。大禹雖神，豈能測此無理之理。非心也心乎，而吾其將奈之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吹即前文吹萬不同之吹。鷇音，鳥初出卵之音。異於鷇音，亦當時物論者自誇之言也。言言出於人，人生於天，而此成心之是非，非吹萬之所爲也。小知者自言其所言焉耳，故雖有言而其言不可據之爲定論也。然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蔑以異矣。而且自是其言，以爲異於鷇音，異乎不異乎，蓋甚言其無異也。

道惡(平聲)乎隱而有眞僞？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隱，晦也。小成，上文成心者是也。榮華，枝葉也。夫道出於天，惟一耳，眞實而無妄者也，惡有僞乎？言以明道，亦惟一耳，至是而不易者也，惡有非乎？惟眞也，故無物不有

無時不然何有往而不存者乎惟是也故當世
爲則萬世爲經何有存而不可者乎道之所以
晦晦於偏見者也言之所以晦晦于求異者也
物論繁興儒墨蠭起是非互攻職是故耳夫天
下之言無盡是無盡非吾之有言亦唯是其所
是非其所非道賴言明言何可少今乃不論是
非之眞而必欲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不爲明

道計而徒爲相誇訐耳夫據彼絀人伸己之意
意亦將以明道也然道在天下自有至當不易
炳於日星者不待人是之而後是亦豈人非之
而卽非也乎欲明大道莫若以此而何必是其
所非非其所是哉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
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
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

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
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
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
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皆相彼故無非彼
物皆自是故無非是方生方死亦惠子之言方

死方生則莊子借其言而反之方可方不可四
句莊子又更推互而演說之以明是非之不可
執也亦因是也之是乃至是之是而非與彼非
並立而爲二之是也下文莫得其偶卽此是也
樞戸樞也環中承樞之凹也承上文言物在天
下我以彼爲彼彼以我爲彼無非彼也我是我
之是彼是彼之是無非是也是我無定而是亦

無定也但人自不平心以觀反己而推耳彼未嘗無是而既彼之則益置而不思故不見也已未嘗盡是而既自是則益細爲尋繹故知之也設使無彼則亦不自是矣不自是則亦不復彼彼矣因其自是故益外彼因其彼彼故益是是兩者相對而互形此亦近似乎惠子方生之說然惠子方生方死之說亦豈至論哉惠子曰方

生方死吾借其言而反之曰方死方生正未知其孰勝也況由此而推之可曰方可方不可又何不可曰方不可方可可曰因是因非又何不可曰因非因是如此究詰更相展轉了無窮盡而無如其非自然天理中之至是何也是故聖人有所不出乎此而照之於天亦曰吾惟因其至是者而已蓋至是之中無有是非而彼是之

間毫無一是我自是其是彼亦以彼我矣我以彼爲彼彼亦以自是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有彼我乎無彼我乎若夫聖人所因之至是則固無有彼也無有我也彼我且無有況互爭而有是非哉所謂彼是莫得其偶此乃道之所以爲道其體至一而無多其用至神而無滯如戶之有樞而植於承樞之臼中開闔從其方便

其應豈有窮哉夫道之在天下原無窮者也各是其是道固無窮也互非其非道亦無窮也此則道之真實無妄炳于日星者也欲定是非莫若準諸此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指非指馬非馬即公孫龍堅白同異白馬非馬之辨天地一指二句亦其論也所謂以明者何如道以貞物物各有名名宜當實指不可曰非指猶之非指不可曰指也馬不可曰非馬猶之非馬不可曰馬也此顯白不可誣之理也乃今之論者必曰指非指天地乃一指馬非馬萬物乃一馬其言甚辨

其意甚堅然於理實不順也指謂非指何如非指而後謂之非指乎馬謂非馬何如非馬而後謂之非馬乎以及天地也指也萬物也馬也吾亦唯可乎其所可不可乎其所不可豈不名當其實言順而事成也哉且夫道行之而成未有不由於物謂之而然者也蓋物之然與不然非我之私加也彼然而我然之彼不然而我不然之耳物之然不然也其理天定其來甚久而何必以我一人一時之見反其然以爲不然而又強其不然以爲然也乎莊子此段文章便是論語正名一章書的道理而筆意疎爽雋快亦可彷彿聖人神吻也道行之而成二句亦與北冥篇小知大知二句同一機軸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音廷）與楹

厲與西施恢恑（音詭）憰（音决）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莛草莖楹堂柱厲貌惡西施貌美分析也成合也成始也毀終也是自是也庸平常也適由也幾近也物之生于天地間也萬萬不同而各有本質不可強

也。至有適用。不可誣也。故不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抑且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略而舉之。莛楹之大小。西施厲人之美惡。以及於恢恑憰怪。不可究詰。而自道觀之。皆通爲一耳。其分之燦然而極其精者。正其合之渾然而成其大者也。其始之得是理而自無而成其有者。正其終之是理盡而自有而歸於無者也。一本萬殊。萬

殊一本。終則有始。始則必終。分合成毀。豈截然而爲二物哉。一而已矣。達者知之。故去其自是之見而不用。而凡所然否。只循其平常之理。蓋天下唯平常之理。乃天下有用之理。天下有用之理。乃天下相通之理。天下相通之理。乃天下自得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能使人由之而至於自得。其於道也。亦近矣。此皆可乎可。不可乎不

可。然於然。不然於不然也。乃如此。然則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之。不如因是也。昭昭然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壹。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已而之

已止也。不知其然。言非人之所能爲。乃當然之極。自然而然。即大學之所謂至善也。壹。專一也。賦予也。和者無乖戾之意。休。息也。天鈞。天理之自然。和之至也。兩行者。不執乎一。而不遺乎一之謂也。此節接上文而發明因是二字之義。言聖人忘是忘非。而惟因乎至是之理。固已然其所謂因是已者。非無可奈何而後安之也。乃人

之所當止之處而天下事理當然之極我亦不知其何以然而第覺其有不如此而不可得者所謂道之本體然也若夫勞神明以伸一己崇壹之見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此則朝三之淺術豈所謂道哉何也狙公賦芧其始本欲朝三而暮四不得已而後朝四而暮三此不過用以愚狙其視聖人之因是者原不可同年而語然

名實未虧而一轉移之間喜怒爲用則亦惟能因是焉故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是以聖人知其然惟因乎至是之所在而不執已見以乖戾乎是非之眞而從容乎天理之自然一私不存萬善咸備如彼周行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人人共適無所不可也朱子曰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兩行之

意亦此意爾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對也其次以爲有對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

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對人

我相對也愛私見也載事也末年終身也異怪也明曉也易也綸緒也我自是者物彼也物與我即前文彼是二字也滑不滯疑不明耀不昧滑疑之耀渾厚而精明之意言古之人亦人耳而其知所以不可及者游於無物之初也其次則與物並處而忘乎人我又其次則亦於彼我之間取是舍非而未嘗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也

至於是非互攻而大道其幾乎息矣大道既喪私見愈生究竟於道無損於私亦何益哉有損有益則宜其謀之愈工如昭氏之鼓琴自爲絕調若其無損無益則亦宜廢然自反如昭氏之不鼓琴輟調不彈矣而世之不自執其私見者誰哉如昭文如師曠如惠子之三人也其所知精極其從事終身以己之所好而怪人之不好

還思以己之所好而易人之不好而不知人各有知強其從我終不能也非所明而明之故雖離堅白析異同自以爲可以易天下而其實大愚不解也乃前人如此後人復然不惟不能反而更弦且更於異中求異如昭文之子反覆紬繹申父未竟之緒以求勝於人而卒無所成愚焉而已然彼未嘗不自以爲成也若是而可謂

之成則凡自是者皆成矣如不可謂之成則彼與我各是其是者皆無所成矣而可執之以求勝也乎是故不執偏見而圓轉混融不好分辨而如愚若昧而其中自爾至精至明毫無所蔽天下之是非皆于此而決天下之至是即於此而出此所謂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焉者故去其自是之見而一切順其平常之理蓋此固平

常之理也所謂以明如此而已而豈無可奈何
而安之也乎篇中昭文鼓琴至終身無成一段
說琴即說私見者乃文家移客作主之法也以
上曲曲發明層層剝解總見得物論之是非不
如我因是之爲愈以下乃言我因是之言亦言
也然言與彼類理不與彼類欲以明道而定是
非固未有易乎此言者也今且有言於此不知

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
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
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
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有言即上因

是之言其體則不知其然其用則滑疑之耀明
也天也樞也庸也天鈞也兩行也皆此有言之
別名也是即儒墨是非之彼是兩家也類與不
類以理言相與爲類以言言與彼之彼即與是
之是字也有始也者二段即周子太極圖所云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俄而有無者有此無也即周子所云無極而太

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也而未知有無
之果孰有孰無此孰字指太極即朱子圖解所
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
之根柢也但其文法變得離奇遂令人無從測
識其實道理不過如此無庸深求也物論紛紜
各言自是吾息物論唯言因是一以晦道一以

明道原不類也。然從言而論。則彼亦一言也。此亦一言也。易地而觀。與彼夫何異哉。與彼無異則我之有言。不如其無言矣。而何必無也。亦言之而已矣。天下之物。終始於始。始始於無始。而無始原無無始者也。有本於無。無本於無無。而無無原無ゝ無者也。今即有有有無。不過無無中忽聚忽散之形。而可執以爲有。執以爲無也

哉。蓋太極有動靜。故有有無。是天命之流行。所謂誠者物之終始。命之不已。而天之道也。聖人所因。其原蓋在於此。無得於此。而執以爲有無豈道之大全哉。今我既已見及此矣。而舉以示夫彼是之各是其是者。以言論之。雖有言也。以道觀之。實無言也。而詎可與彼是各是其是之言。同類而共觀也乎。此我明知不如無言。而不容其無言者也。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天下莫大至萬物與我爲一。此六句。亦當

時之物論也。本上文而言。我因是之言。雖有言實無言矣。蓋以天下之有。莫不生於無也。然非空持無之一說。而遂抹煞天下之有也。蓋以天下之無。又莫不自然而有也。今夫積衆小而爲一大。累衆短而爲一長。然小大要有定形。短長要有定數。而乃大毫末。小太山。壽殤子。天彭祖其於理舛矣。又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

一。卽其理有然。而其次序差等。亦豈可得而混
哉。且既爲一矣。不待汝言也。既從汝而謂之一
矣。則汝有汝言。人有人言。安得只容汝言而不
容人言乎。卽就汝言而論。一、一也。汝言其爲一。
又一一也。一與言爲二矣。二再加以一。則遂爲
三矣。自此以往。錯綜於十百。究極於千萬。世有
善於算者。亦不能盡數之數也。夫天地萬物。而

曰與我並生。與我爲一。此固遡乎無之始者也。
而自無適有以至於三。又況天地既啓。萬物既
生。則固有有而非無無之始矣。自有適有。詎可
終極。而乃蔑其高下。滅其區類。強以爲並生。強
以爲爲一。此必不能之事。必不得之數也。自謂
通論。而不知其無所適而可也。無適焉。故不如
因是之爲愈已。 夫道未始有對。言未始有常。爲

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
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
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
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
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畛。田畔也。大道
無形。豈有人我。卮言日出。豈有定主。止爲各懷

自是之見。遂乃分門割戶。此疆彼界耳。畛生於
自是。道非有畛也。其畛如何。外觀其形。有左有
右。內思其理。有倫有義。唯恐不明。有分有辯。唯
恐不勝。有競有爭。彼是之情。八者盡之矣。而豈
知其有所不必哉。天下無知而無不知者。聖人
也。使其有言。決非詹詹之言也。然六合之外。存
而不論。非不能論也。不必論也。六合之內。論而

不議非不能議也不必議也至於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此洵不但議之而更宜辯之者乃聖人亦止因事見義議而不辯焉又矧不足經世并非先王之志如今之物論之所謂今日適越方生方死指非指馬非馬秋毫太山之云云者哉即分之甚精辯之甚悉總於大道無涉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衆人果能加於聖人乎無

加於聖人而辯以相示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圓同）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道未始有對所謂大道不道也言未始有常所謂大辯不辯也且天下不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已

也大仁者必不小不忍大廉者必不小廉曲謹大勇者必不逞血氣之怒也夫道可道而不道言可辯而不辯仁常流而不有其形廉至清而不著其迹勇無敵而不尸其功五者至此則园而幾向於方矣天下之物圓則動方則止止則不可易故借以爲有爲無爲之譬即下文止其所不知是也园而向方不可復動知止不知其

知無加故曰至矣也其所不知即前文不知其然所謂未始有物者也亦與大學止至善相似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人皆以知爲知而不知止其所不知夫不知之知無理名而無理不具無事迹而無事不應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千條萬緒截然

不紊四達五會渾然不露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莊子特變其文而曰天府葆光耳無異理也不容以有言不言之辯也非以道爲樂不道之道也寂然不動故注焉而不滿感而遂通故酌焉而不竭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故不知其所由來天府即天鈞以其體之盛大而言故曰天府以其用之和適而言故曰天鈞葆光即滑疑之耀

自已之韜藏無迹而言故曰葆光自人之測度無端而言故曰滑疑之耀其實一物而已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宗一國膾一國胥敖一國皆堯時諸侯也存乎蓬艾之間言其徒以私見蔽

塞自外於聖化也萬物皆照無所不照也德進乎日則更無所不照此指堯之必能容覆三子也天下之理莫非自然所謂其所不知也所貴乎知者貴其知止乎此而已豈閒閒較計自以爲是哉且天下安有可自是者也以堯之至聖伐宗膾胥敖之三國其是非不待智者而知也乃堯尚南面而不釋然堯之心不自爲是也舜

又謂其蓬艾之間而不足較計德進乎日而必不較計堯舜之不自是其是也如此今之物論者眎堯舜何如哉乃執而不化外不合而內相訾其與道相去誠不啻天籟人籟一有一無不可同年而語矣十日之喻蓋言日以光照其照有形然十日竝出尚且無所不照況德之照物其照無形進乎日矣彼蓬艾間之三子尚何足

以爲之芥蔕哉引此爲結所以甚言人之不可自是其是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言而好辯所示有限故知乃不知

存而不論所蘊無窮故不知乃知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偏死。癱瘓也

薦草也帶死蛇鼠腐鼠言居處食色三者物之所同而各有所便所同是者安在邪三者人所共知而不知其孰爲正況乎所不知者邪三者雖不同而究各適其所適謂物無知物何嘗無知邪上文三問此止一答而三者之問已無所不答非莊子孰能有此觀乎此世之求安求飽而好色者亦當啞然失笑也止是醒快之極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

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二夫子前指長梧後指孔子也不從事於務不以世故入其心也不喜求無私欲也不緣道不踐迹也孟浪浪之初起者即浪頭也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熒惑也

言黃帝聽之且不能無惑也此二句非譏黃帝而訕孔子總極言道之妙耳即中庸所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之意但子思空指莊子實指人便謂其戲侮聖人甚矣知文者之難也二句正破其孟浪句也 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 時夜呼更也妄彷彿之意奚何

也責之之詞此節正破其妙道句也 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 旁日月日月在躬也挾宇宙宇宙在手也脗合渾融無間之意滑者水之流言其有源而不息也涽者絲之合言其有條而不紊也承上文而言道之妙也日月不足爲其明宇宙不足爲其大內外本末巨細精粗一以貫之無一毫之空缺無一毫之間斷而

其中千條萬緒紛綸交錯無不自然各得其所而不待於我之有所作爲也蓋道之妙也如此此因上妄言二字而指出道之全體大用來爲其脗合即所謂萬殊一本中庸之大德敦化也置其滑涽即一本萬殊小德川流也置字妙言無所需於人力也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若夫分形骸隔爾我自貴

而相賊此衆人之所以役役耳其在聖人則不識不知無思無慮參萬歲而一成純何分彼此哉以隸相尊者因其隸我故相尊奉如大夫以士爲隸士則必尊大夫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只是通古今而爲一身之意此四句乃顛倒相對文法是承孟浪二者而反覆以申明之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盡然無異同也是自是也蘊

蓄結也萬物之生其理與聖人無異而以各懷自是之見遂蘊積於心而不能化也此申上起下語乃文字中過渡處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

乎弱喪少年出亡者蘄求也世之蘊結而不能化者非一端而生死爲甚究竟悅生者惑惡死者乃弱喪而不知歸者耳觀於麗姬之始而泣既而悔則死者之悔其始之祈生可知矣未死則惡死既死又悔其祈生生何足悅而死何足惡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

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夢飲酒者旦決不是飲酒夢哭泣者旦決不是哭泣而執飲酒爲大順哭泣爲不祥也可乎然方其未覺不惟執之而已而且竭盡心思作諸堅固長留痕跡傳道無窮如夢中既作夢夢中又占夢者在

在然矣飲酒哭泣之夢非覺不能知悅生惡死
之夢非大覺不能知未曾大覺而一知半解各
是其說已者主之人者奴之如丘與女與予皆
在夢中作夢耳究竟於斯道曷有當乎　是其言
也其名為弔（音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
者是旦暮遇之也弔至也詭奇也夫吾向所告
汝之云云者乃至神至妙之道不分於人我無

別於古今萬世之後而有知之者一心相契不
殊同堂而面命也而知之者何人乎予亦惟待
之而已而汝必強以求勝於人不亦衆人役役
之見哉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
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
也若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

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
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
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
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我長梧

自謂若指瞿鵲人指孔子黮闇昏惑也正如就
正之正同乎爾異乎我同乎我異乎爾同乎孔
子異乎我爾同乎我爾異乎孔子總是道無所
不在不得執一人之見以盡之之意即上文之
所云皆夢亦夢也彼指知其解之大聖也倪要
倪也嬰兒無心天倪言其無心之盡耳曼衍靡
極之意且夫妙道無形而我與若叨叨致辯若

勝我。我勝若。妙道原不盡於是也。我與若或一是一非。或俱是俱非。妙道亦不盡於是也。我與若且不自知。而強欲孔子相信。則我與若與孔子。俱未免大惑不解。而不得不更求一人以正其是非。其何人乎。同乎若者乎。同乎我者乎。異乎我與若者乎。同乎我與若者乎。是非不出乎異同。異同不離乎人我。是皆以水濟水。以火救

火。而於妙道無與也。蓋妙道之難知如此。此所以不待知其解之大聖而不可得也。妙道非大聖不能知。如氣之化。响之聲。兩相待也。然道不遠人。人皆可與。又若其不相待也。則我亦惟是和以天倪。而無所思慮。因以曼衍而不爲限量。庶幾乎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於無竟。卽所云無物不有。寓諸無竟。卽所云無時不然。言天下理有是非。事有然否。既是矣。則自然異乎不是。何待辯之。而是乎。既然矣。則自然異乎不然。何待辯之。而然乎。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不知今日之爲何日。不知斯義之爲何

義。祗覺道之妙也。振於無竟。無一毫之空缺。寓諸無竟。無一毫之間斷而已。而何必叨叨致辯哉。則甚矣女之強執以爲妙道之行者。其於妙道猶未也。而乃以是譏彼孔子乎。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

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影外微陰也特操定守也蚹蛇腹下皮如鋸齒處也凡鱔鰷蛇虺之類其形相似而鱔鰷在水通體滑澤蛇虺雖入水腹下必糙剌取魚者每以是

別之栩栩飛動之貌自喻適志自覺輕快也與不知周杳不知有周也蘧蘧自在之貌景待形而動景不能自主也形待天而動形亦不能自主也蚹以蚹行蜩以翼鳴不過形耳豈能識其所以然不然哉蓋行住坐臥莫不各有天機存其間所謂動乎四體其得其失動者亦不自覺也莊周夢爲胡蝶胡蝶復爲莊周周與胡蝶兩

無所在如景與形謂之二固不可謂之一亦不可也此皆物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故曰物化也昔者二字奇絕莊子作文而以自已入他人口中又儼似一古之人者然古今再無此妙也

是非之爭生於有我我見不立至是者於焉出矣惠施公孫龍等執其間間之知強爲詹

詹之言而不自知其爲形所役卒於無成然亦可哀也已夫大造予我以形自有眞宰所謂與道爲體而立言以經世者原不俟外求也人之知苟能知止乎此是以明者也是照之於天者也是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是已而不知其然而休乎天鈞者也是遊乎未始有物之初而圖滑疑之耀者也是不言

之辯不道之道而天府葆光之所由名也其
體莫得其偶故通爲一其用適得而幾故寓
諸庸一私不存萬理普照十日並出尚且遜
其光明堯舜之所以爲知之至豈世之成心
有畛者所得望其萬一乎而無如其一受其
成形便如竅之被風無聲而有聲無形而有
形既曰今適而昔至又曰方生而方死既曰

指非指馬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又曰秋
毫大太山小殤子壽彭祖夭天地與我並生
萬物與我爲一諸如此等按之於可不可然
不然之迹物既不謂之然邇之於未始有始
未始有無之原道又不得有言徒勞神明以
爲壹而不知其與彼無以異也亦欲以明之
彼而不知非所明而明之只以堅白之昧終

也則孰若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乎甚矣我之
因是之言其言不可易也而彼儒墨之是非
未成乎心不向乎方雖好爲分辯實與有不
見者等耳古之至人豈出此歟且天下之事
人之知原有所不能盡也居處食色之間其
淺而易見者矣然任其各適所適可也不則
存而不論可也而必欲是此非彼果孰知其

爲正哉長梧子所以嘆瞿鵲之於道聽之妄
而計之太早也以其未覺之夢而不待夫知
解之人役役焉強人以信我即辯之而勝固
不如無辯之爲愈矣何也道之妙也爲其脗
合置其滑緡自然而然而豈有對乎振於無
竟寓諸無竟無在不在而豈有畛乎是非然
否無與我事行止坐起自有天機如莊周胡

蝶不知周夢爲蝶不知蝶夢爲周夢則栩栩
宵無周形覺則蘧蘧毫無蝶想渾乎忘乎其
化矣乎此則無聲之天籟而吹萬之所爲使
者耳無得於此而彼是相競是非相爭從以
物論鳴絕與大道遠豈不悲哉
許多物論莊子齊之以因是之一言可謂要
而不煩已而猶嫌於多此一言也故待去請

出孔子之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議而不辯來
而斷之曰聖人懷之衆人辯之辯也者有不
見也此不但以孔子折服衆論且明明見已
之必於物論而齊之尚屬分辯之見必如孔
子乃爲知止其所不知也此等文字眞與孟
子同一家法
人皆謂莊生非毀孔子此盲人以耳語耳一
無所見者也看他末篇敘列方術及此篇所
指物論此老胸中何等涇渭至長梧了一章
莫不曰譏侮孔氏自此始而不知其初非訕
侮孔氏也蓋謂瞿鵲所稱我向者原是妄言
妙道之大尚未和盤托出所謂什一千百聞
者自不能無惑觀其意全是責瞿鵲非訕孔
子也如讀者從來瞶瞶何

莊子解卷之二

吴世尚註評
湯奠邦參訂

養生主第三

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莊子所謂生主。正指此而言。養謂順而不害也。心不可放。操之則存。性不可逆。循之爲是。身之主。心也。生之主。性也。莊子

言性。非言心也。故通篇揔是個順而不害之意。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殆已。指其理而言。殆而已矣。指其人而言。人之生。形不踰丈。年不越百。力不過千鈞。視聽不能出十里。而思以表異乎四海。永長乎千歲。鞭撻乎兆人。牢籠乎萬物。理勢兩絶。豈不危哉。而愚之夫。必欲勝之。必欲成之。如史氏所載。共工之觸不周。愚公之移王屋。項羽之力征而霸天下。曹操之巨奸而窺神器。或不勝而遂死。或倖成而旋敗。皆自速禍耳。誰之咎乎。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爲善二句。卽駢拇所云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

爲淫僻之行也。緣。循也。督脉曰督。衣之背縫亦曰督。督。中也。經。常也。承上言已而爲知者不出善惡兩端。然善固所當爲。而如古之堯舜之讓。湯武之爭。龍比之諫。夷齊之餓。所不敢爲也。恐循塗踐迹。徒得其似。而近乎名也。惡固所不可爲。而如今之權謀之詭。刑名之刻。兵戰之慘。誅求之急。尤所不敢爲也。乃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而近乎刑也。惟隨其無太過無不及者，迫而後應，過而不留，以為日用常行之雅，則身於此保而毀傷知免，生於此全而歸受無虧，親於此養而不辱先人，年於此盡而不夭中道矣。緣督即執中之義，艮背之旨。但聖賢從精一來，中純是義理，彼從無近名刑來，中便有似子莫之執中，所以來吾儒之指摘也。庖丁為(去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綺)，砉然嚮然，奏刀騞(音畫)然，莫不中(去聲)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砉騞皆皮肉筋骨相離之聲，砉聲小而騞聲大耳。中音即中經首之會也。桑林，湯樂之舞名。經首，咸池之樂章。會，節奏也。手之所觸四句言其形，砉然三句言其聲，合桑林之舞即言其形也，中經首之會即言其聲也。文惠君曰：譆，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釋刀而對，情理俱精。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牛，無學問人，心不奈事，何未嘗見全牛，有學問人，事不奈心何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天理，皮肉自然之腠理。枝經，肯綮，小交會處。下文之族，則大交會處也。嘗，試也。以刀相試也。大軱，牛之膝骨，骨之堅大者也。此即所謂目無全牛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以刀喻生以刀之刃喻生之主蓋通篇全是比體也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族解見上謋然忽然也如土委地言無復有絲毫之未解也此一轉尤足見聖賢之用心不然便是聖賢全然順境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四顧躊躇此方是聖賢善始善終之道雖滿志而猶必善刀而藏之豈敢有一毫之忽哉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句點題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右師刖而爲右師之官者介特與並也天之生是使獨所謂天下事莫非天也人常以此言涵味於心一切怨尤皆可以渙然冰釋矣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承上而言天之所使人不得而強之故任天之樂人亦不得而似之澤之雉飲啄雖艱而不願畜乎樊豈樊中無可飲啄哉困乎人不如樂乎天也此等引喻接法與上絕不相蒙後之人便無從相效矣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可乎者訝其不宜若此也曰然者然其只宜若此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

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其人如云吾意中人也會相感也孟子曰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而莊子以爲道不宜然此便純是反面說話也弔人者不怪已之三號而怪老少之哭不怪老少之哭而怪死者之有以致之試思此種情理從何處說起真乃海中三山絕無來

脈矣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縣縛係也指者指實之義無所來而來春氣至而萬物生夫子時也無所去而去秋氣至而萬物斂夫子順也此其象如夙夜之相循此其事如夙興夜寐之有當安而處之哀樂不以動其中大造司生死之權

而我超乎生死之外帝倒縣我我解倒縣矣且人之死而哭者謂彼於此盡焉耳而果盡也與哉譬之火然目前指實薪盡火窮然薪卽盡而火終無窮也人生而死氣散理盡然氣雖散而理終無盡也故聖人安時處順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出不訢入不距我不煦煦焉以形爲我有人亦與我相忘於生死之天於哭泣乎何有哉

天命之謂性性者生之主也率而循之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保身全生養親盡年胥在於此世之人乃不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而以其無涯之知憂其智之所不及強其力之所不能舍安就危去順卽逆而不知其歲月之間忽已銷亡矣夫人之性如刀之刃也有此性然後可以御天下之動

如有此乃然後可以解天下之牛也割而折
之刀雖利不能久用也以無厚入有間不惟
枝經肯綮之未嘗郤至於族而動刀甚微如
土委地矣聖賢行其所無事其道固如此耳
是可知性以利爲本天下之養性者亦惟不
鑿其私智則處順處逆我有以善其天爲生
爲死帝不能縣乎我右師之介也是澤雉之

從容於飲啄其與樊中之神王者迥不類矣
秦失之號也是火傳而不盡於爲薪其脉遁
天倍情忘其所受者不可相提而論矣蓋我
自有主此生者存而後生不隨生而存亡而
後死不隨死而亡我不能養之天下事皆我
累也庖丁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也我能養
之天下事咸我順也庖丁三年之後未嘗見

全牛也天下之本無事也天下之本可以任
我之恢恢乎遊刃有餘地也而以飲啄故甘
畜樊籠以哀樂故自桎縣解無善名而徒有
惡刑耳矣天之所以與我者安在哉
莊子之文莫簡於此然言簡意足止一起處
便已攝盡全神下文三段略作引喩而已而
亦自有淺深之相承庖丁章是言善養者之

必能全此生也正言之也右師章是言不傷
此主則形之成虧不足計也反言之也老聃
章是言此主超乎生死之外無人無我無古
無今乃孔子朝聞夕可之意也盡言之也心
性功夫本不容於有言而寥寥短幅正復徹
頭徹尾如此莊子豈誠謬悠而荒唐者乎

人間世第四

論語曰。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知可及。愚不可及。千古人間世之道。盡於此矣。莊子此篇。便寫此一種道理。前三章所謂無道則愚也。後三章。所謂愚不可及也。而有道一邊。却藏下不寫。非不寫也。莊子生亂世。涉末流。故於人所難處者。下危語冷語。至於有道之知。古人備矣。何復叨叨乎。末章天下有道六句。大指和盤托出矣。

顏回見仲尼請行。辭而往也。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年壯自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不敬事。不反己。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不卹民。民死者衆。以國量。如以谷量之量。平澤若蕉。死者平澤。言多也。生者若蕉。言苦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醫人者必於多病之門。所以救之也。願以所聞思其則。爲之設救濟之方。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刑。禍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顏子所言。未免心動於好名。事求其必濟。故夫子以爲如是而往。不惟無益於人。且有禍於已矣。夫道不欲雜。救人之事。試己之聞。便是雜也。雜則多。頭緒多。多則擾。心煩意亂。擾則憂。慮險防危。憂而不救。不能成救濟之功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正己而物正。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上言其之衛之失。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蕩

惡出起也德蕩乎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知出
乎爭彼此相爭機變愈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
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非制行
之美道也以上言務名使知作引起下且德厚
信矼音腔未達人氣不相軋也但昧幾耳名聞不爭
未達人心亦不爭也但交淺耳而強上聲以仁義繩
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昧幾好盡交淺言深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謂女自誇而心惡之命之曰
菑人以上言卽不相爭軋而好盡言深亦不可
也二節一反一正正所以發明行獨不見過者
之難以有濟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
菑夫汝轉往而刑意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
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
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

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
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言汝既悅賢而惡不肖則必於彼所用
而欲有以大變之彼必不肯從也故汝以正諫
彼必飾非君臣相負情既乖違勢又迥絕不得
巳而姑為順從勢所必至是不惟不能正救反
以長其惡耳況端不可開一為順從則自令以
始其暴愈甚更無窮極矣若必以彼所不信之
言煩數不諱身決不能保矣以上言以所聞思
則無一可也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
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
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君殘
民不勝而臣愛民如子君必不能容其臣矣故
名不可好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

爲虛厲傷財害民身爲刑戮勞心焦思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且實亦難
求也堯禹用兵而不免於刑戮虛厲之禍實亦
不可求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
能勝也而况若乎總承上二段逢比非求名而
近乎求名而卒以殺身堯禹非求實而近乎求
實而亦以危國皆甚言之也雖然若必有以也

能左右之曰以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則可乎端嚴勉敬也端其外而虛其內敬
其事而一其心端勉則不近於好名虛一則不
求其必濟庶乎其不往而刑乎曰惡惡可惡嘆
詞惡可猶奚可也下皆同夫以陽爲充孔揚采
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
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

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陽剛充積孔甚
揚著定主違背案驗感會也容與怠緩不著實
之狀日漸日進也日漸之德猶禪所云漸學大
德則卽所云頓學也不否同訾議庸常也承上
而言端而虛則非虛勉而一則非一是皆不免
乎用壯者也今夫剛壯之氣充積於內必著見
于外顏色詞氣之間便有不能自主者恒人見

汝外嚴內和亦自不敢違忤於汝汝見其不違
遂謂此術妙矣因按驗人之所感會於我者以
進推其隱微而彼則正外然而內不然也豈果
心悅誠服與我爲一乎汝見其如此必又鄙之
爲無成以爲小德若是尚安望其大德之有就
乎汝執此不化故與彼外合而內不合訾鄙其
爲庸碌而不欲終教之矣詎可乎由前之說人

與我陽相拂而我欲求成事而不能由後之說
人與我陰相拂。而我又自不欲卒其事故好名
求實不可也端虛勉一又豈可哉 曰然則我內
直。純乎天而外曲。同乎人成而上比。法乎古內
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
天之所子。不分爾我。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
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不計功效。若然者人謂

之童子。純是天真。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
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
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
謫之。切直。實也。理所當然。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皆本於古非始於吾。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
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內直則虛一外曲上

比則非端勉故意其可也。仲尼曰惡惡可太多
政法而不諜。諜探察也此亦質直好義而不能
察言觀色者。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
可以及化。止於自免未足化人。猶師心者也。師
心即上端虛勉一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
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
之者皥天不宜。言天下事有心為之便非至當

不易之理至當不易乃天之自然之宜也今以
有心與其間其去天之宜遠矣按上顏子三問
皆不免於有心之累故夫子以此語之。顏回曰
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
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
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思無為。無聽之以耳
外官有形。而聽之以心。內官有覺。無聽之以心

而聽之以氣無物無形聽止於耳耳止能聽而
不能思心止於符符合也心雖能思而非即理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而待物故
千變萬化皆由此出不執一義而不遺一義道
之大原蓋在於此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
始得使實自回也未應非無得使之也未始有
回也已應非有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

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言人以
身涉世而無動於其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無
出無入無怨無尤抱一知止隨感而應則於人
間世之道其庶矣乎蓋人之生於世雖如鳥之
在於籠而入遊其樊則其權在我而不爲世所
縛矣無感於其名我無所求也入則鳴不入則

止我不敢必也無門人不得以窺我無毒人不
得以害我一宅則居已於無爲寓於不得已則
應物而無事此節句句皆與前文相映發絕迹
易此下又推廣言之止而不爲至性孤詣故易
無行地難爲而不有中庸全德故難爲人使易
以僞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是也人理
可循故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如乍見孺子入

井而怵惕惻隱是也天機忽發故難以僞聞以
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有翼可飛故
絕迹易無翼不可飛故無行地難此二句與上
文作証與下文作引然此順言之下反言之也
句同意別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
也有知之知人也無知之知天也人皆有所爲
而爲大抵爲人使也誰則無所爲而爲而爲天

所使乎此二句亦証易僞二句而應有翼之二句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闋空隙也白光明也言人莫不有無知之知其體至虛而無理不具其用至靈而無事不應反觀内照此闃然無物之地寂然不動之中天光煥發如十日之並出千古至聖大神天下盛德至善莫不統會於此吉祥止止此真人之所當止之處也而乃徇私從欲勞精敝神身在此而心在彼如征夫之不得息如四馬之不得停坐而馳也誰使之然乎　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徇順舍止紐會也夫耳目不可廢乃内之所由通如虛室之闋所以生白者也心

不可以有知心而有知則爲知所役而至於坐馳矣果其耳目所接順其聰明之體視遠聽德以内通而一心之中總思絶慮而淡定内外相合内外兩總此則無知之知冥通造物鬼神之妙且與我爲一況同類之人而有不可潛孚而默化者乎是所謂立乎未始有物之始而物物之所以不窮也是所謂帝得之而帝王得之而王者也是三皇古聖之所事以終身而若與我之尋常者奈何不知止於此也哉

葉（去聲）公子高將使（去聲）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上聲）諸梁也甚重　國之大事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貌隆而情疎　匹夫猶未可動也尚不可强合而況諸侯乎　兩國之大吾甚慄之懼其事之難成子嘗語（去聲）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

成寡少道術也事無小大未有無術而能懽然以有成者事若不成是無術也則必有人道之患負國之罪不免矣事若成是有術也則必有陰陽之患心神之傷不免矣若成有術若不成無術而後無患者不負國不傷神唯有德者能之非恒人之可幾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臧非飲食爨無欲清之人廚人多閒今吾朝受命而夕

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方在事始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一患事若不成反夫事終必有人道之患兩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任勝也有德者兩患俱無有術者一患可免今兩患交集其何以堪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一義也理所當而不可違子之愛親命也

自然而然不可解於心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也臣之事君義也至是之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所謂君臣之義不可廢也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附外大小唯職之盡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憂喜不輕以動其念知其不可奈

何而安之若命唯知其心之不可解分之無所逃而一一順乎理之所自然德之至也此則純忠絕孝矣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變故亦所時有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只有理之當盡豈有身之可戀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死生雖大亦不暇計況區區人道陰陽之患乎夫子其行可矣無庸多慮也丘請復以所聞前子高所言

兩患皆在已者其於國患未嘗一問也夫子以
爲已患不足卹而國患所當憂故此下復詳言
之凡交邦交之道近則必相靡以信 時事近則
以符節相信順遠則必忠之以言 時事遠則必
以誠心之言相固結言必或傳之 權在使者夫
傳兩喜兩怒之言 使非繼好即交兵故有兩喜
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人之喜怒無常事之

久暫不一使者何可以一時之言爲據故曰難
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言所以不可據凡溢之類妄 過當便非實理妄
則其信之也莫 非實則聞者必疑莫則傳言者
殃疑則無如言者何而先且罪夫傳言者故法
言曰傳其常情 正當情理無傳其溢言 溢美溢
惡隱而不宣則幾乎全 兩國安而使亦安矣且

以巧鬬力者 手搏之戲始乎陽 喜常卒乎陰 怒
泰至則多奇巧 所謂戲耍成真也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 威儀抑抑常卒乎亂 威儀怭怭泰至則
多奇樂 所謂醉後顛狂也凡事亦然始乎諒 先
君子常卒乎鄙 後小人其作始也簡 事體小其
將畢也必巨 禍勢大言者風波也 一言不合便
爲禍端故曰風波行者實喪也 好事已過便不

記憶故曰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承
上起下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茀然 惡言不忘好事不記故忿心之起不必
有由因忿角言以偏爲正如鳥獸將死何暇擇
鳴而惟有氣息之茀然而已茀然怒貌於是並
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
知其然也 彼此各懷忮害之心唯恐不及吹瘢

索垢靡所不至遂至於興兵搆怨以國為殉而
亦不恤矣所謂不肖之心應之而不自知其然
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至此則一言
之失一國之禍一時之悞數世之仇矣凡此皆
所謂始諒終鄙始簡終巨者也而其端始於傳
言之人可不謹與故法言曰無遷令遷改命令
無勸成勸勉求成過度益也越望賒求遷令勸

成殆事危事也美成在久其美事邪成之甚難
惡成不及改倘惡事邪則不及改悔可不慎與
且夫乘物以遊心順而不逆託不得已以養中
過而不留至矣子臣之道盡矣何作為不必過
度求益也報也只求無已患此報命事也莫若
為致命必求無國患乃致命事也此其難者二
者相較致命難矣此雙收應上不足以任之句

作結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蒯瞶而問於蘧伯玉曰
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限其質與之為無方因
而任之則危吾國縱欲敗度禍及於國與之為
有方正而救之則危吾身忠言逆耳禍及於身
其知去聲適足以知人之過責人則明而不知其所
以過責己則昏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

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此為傅之大本形
莫若就恭敬順從心莫若和調和引導此二句
為傅之大用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失已
和不欲出露形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
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失已則喪
正人之本矣露形則成相軋之禍矣彼且為嬰
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

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此分三項在彼言其實只得半句也達之入於無疵此總承上在我言合之乃成一句也達道入至疵過也言彼爲嬰兒我卽就嬰兒引之覺之以令其歸於無過之地也下二項放此此卽觀音經所云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卽現宰官身而爲説法應以女兒身得度者卽現女兒身而爲説法也從

來解者皆悞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其在已之功而誇美於人者此最犯禍之所由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時者不先不後之謂達者通達消除之

意此八字涉世真言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平聲以蜄盛溺適有蚉寅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虎至暴順之則馴馬至馴驚之則暴二段一正一反人間世之道思過半矣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挈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大木衆人工師小匠一筆寫來色色精絶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不堪所用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音[illegible]

津出如釆脂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櫟社亦能見夢此真寫夢之極筆也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文木對上散木而言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言之可爲寒心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弄

才者宜三復於斯言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所謂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也此真閱歷過來語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趣即下義字義取無用不必爲社樹又未免於有用矣曰密猶言止了也若無言彼亦直寄焉偶然相值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知故謂其爲社得不翦伐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又豈知其即不爲社亦無翦伐者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彼自有所以保之者非關於爲社不爲社也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而以常事之宜度之失之遠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枝葉之受風而生聲者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層層圓脫即今俗云剝心木也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

此其大也莊子之文每好於重處見長須細細
觀其用筆之法嗟乎神人以此不材以結作起
與湯之問棘句同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
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棺獨品者斬
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

患也故解巫之書名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
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不用以祭
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
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人之名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音貴撮指
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會撮髮髻也五管臟系
也髀腿也活畫出駝子來雖道子不能及也挫

鍼治繲縫故衣足以餬口鼓筴播精揚糠秕上
二事駝子所能為足以食去聲十人右在已者上徵
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已不憂選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人不忍役上與病者
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廢疾有常養右在人者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
支離其德者乎無知之知不材之材無用之用

所謂支離其德也意重在此句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
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河清難俟往世不可追
也盛時難再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至頑而不可
必得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不期而偏爾相值成
者成功於世生者全生於己人間世一篇便只
寫此二句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驚心動魄在

此八字此八字乃一部南華經之所由作也福
輕乎羽莫之知載擇福莫若重今則福輕乎羽
矣尚莫知承受乎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擇禍莫
若輕今則禍重乎地矣尚莫知預免乎已乎已
乎臨人以德言所當止者莫如賢知先人也殆
乎殆乎畫地而趨所最危者莫如禮法自拘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迷陽

不知何物意必物之好生道傍如今之牟負來
之類故言迷陽迷陽汝慎無生路傍而傷吾行
也吾之行卻而曲矣汝慎無傷吾足也大意謂
小人當道正直難行也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世亂國危名高招忌
木膏桂漆以材自傷人間世之難也如此可不

畏乎可不戒乎有用之用天下有道之事也今
既無道矣莫如善藏焉而以無用爲用也
處世難矣處亂世尤難處亂世難矣處亂世
而事暗君交強鄰傅頑儲則尤難之難然亦
只是虛其心而化之安其命而行之正其身
以達之而已矣何則暗君不易事苟急與之
爭名而求實是自往而刑耳卽外剛內柔內

直外曲亦尚聽之以心而非聽之以氣也蓋
道之雜者明教之違端而虛者陰教之違政
法太多者雖不斂之違而不能與之化夫豈
至當不易皞天之宜乎夫惟道集虛虛而待
物可以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矣虛室生白
則吉祥止止鬼神來舍矣一宅而寓於不得
已故未應非無無門無毒故已應非有入則

鳴不入則止爲天使不爲人使其知無知其飛無翼此則所謂心齋者也此則命物之化而守其宗者也古之聖帝明王正已而物正其道皆在於此而事暗君夫何有焉強隣不可交而不容不交也然以術求成孰若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乎孝子不擇地而安忠臣寧擇事而處有悅生惡死之心便有虧於天下

之大戒雖亡兩患君子不貴也況爲使所以傳君命而全邦交也時地有遠近情意有美惡彼此得持使者之言爲風波國家之禍自此深矣是故常情可傳溢言不可傳傳令可遷令不可巽成是勸成不是望過求奢未有不至於始諒而卒鄙者也其於遊心養中之道失之遠矣而況乎其不成美而反以成惡

也邪此致命之所以難於報命而爲使交鄰之不可不慎焉者也傳儲而不正其身其於大本巳先撥矣而又形不就心不和彼此扞格固其宜也惟夫就中有和和中有就用彼而不爲彼用用彼而彼不知爲我用則忽不自知其引入無過之域矣是故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也拊之不時者亡愛之本也苐時

其飢飽達其怒心馴而順之有和就之利而無出入之患於爲傳之道其庶矣乎由此觀之人間世未嘗不可處也有才不自有其才而巳矣有用不自有其用而巳矣呼我以散木我便散木也謂我爲不祥我卽不祥也我不自掊擊於世俗世俗之斧斤且幾有翦乎我之所保與衆異詬厲我者不知我以義譽

我者又豈知我乎養其身終其天年神人之所以爲大祥者固在於支離其德而不在於以能苦其生者矣蓋古今同此天下而有道無道有殊時古今同此聖人而成功全生無異理辭福就禍世之至愚者且不爾而謂至人其反蹈之也耶方今之時何時乎福輕乎羽禍重乎地之時也而尚可臨人以德畫地而趨乎是爲山木也是爲膏火也是爲桂而爲漆也迷陽滿途跳足肆步即欲弗慮即焉得而弗慮然後知無用之用眞今日人間世之第一義也

此篇最是莊子現身說法之文蓋前後諸篇皆是虛言其理此乃實見之行事也故其中於人情物態世法事變機巧詐偽離合反覆

之故無不曲折盡致始終畢備人能於此參得透勘得破葛藤中打飛腳在邦在家有道無道安往而不得自在哉

德充符第五

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充滿於中而符驗於外無一毫之虧欠無一毫之擬議即大學所云盛德至善是也而其從入約有二途有自誠而明之聖人有自明而誠之聖人篇中首言王駘則自誠而明者也次言申徒嘉叔山無趾則自明而

誠者也所入雖異所至則同是皆才全而德不形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者也未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生踐形盡性之指亦與吾儒不異矣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爲師者虛而往實而歸爲弟者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聖人學於萬物實有此心此理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聖人欲人同善實有此心此理以上皆所謂加倍寫法也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旺同先生其與庸亦

遠矣自是非常人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不教不議則必有所用心之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用心也不隨生死爲變易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不隨天地爲始終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立天下之大本而千變萬化皆由此出非逐事逐物而求合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知天地之化育而誠通誠復生

成亭毒而心所存主無聲臭也。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小德
川流者言之。一本萬殊。無傍無久。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大德敦化者
言之。萬殊一本。渾乎忘乎。萬物皆一也。夫若然
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聰明
足以臨天下。而一毫不自用。而惟遊心乎至中

至正之天。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其於物
也。通極一本之微。而不知有得喪之迹。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如土委地。安有所戚哉。常季曰。彼
爲己。是其學專爲己。以其知得其心。聰明內用
於人無與也。以其心得其常心。還其本體。無甚
異人也。物何爲最之哉。從游者乃與夫子相若
乎。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
受命于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
生。以正衆生。言常心者。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
乃凡有心者之所由取正也。不覩夫水乎。流水
動而鑑形者遠之。止水靜而鑑形者就之。蓋學
問之道。以其知求異於人者動也。動不可以御
動。以其心得其常心者靜也。靜可以御動。故我

止於所止。天下之欲止者。皆來止於此矣。是故
受命於地。非僅松柏也。而松柏獨正。故冬夏青
青而後彫。受命於天。非僅堯舜也。而堯舜獨正。
故首出萬物而立極。是皆所謂得其常心而能
正其生者。故衆生皆於此而取正也。夫保始之
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
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

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
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
事乎夫匹夫勇士欲踐其始之所言以無懼爲
主雖一人也可以雄入於九軍而所向無前彼
不過求名而能自信者尚且生死不以易其念
而況心通太極功育羣生百體五官倫而聽命
一虚靈不昧者之因物付物而心無一毫之偏

私係累者乎三軍之衆矚目於一夫之先登羣
生之倫歸極於一人之首出彼時時與道爲體
與天爲徒人之從而師之自有不能外焉者而
豈必如世之爲師者立而教坐而議也乎彼亦
何肯區區以此爲事乎始徵前言也要信也必
也心有偏係曰死先君有聲先生有言曰心難
靜而易動難活而易死即此死字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
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
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
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
政乎二語令人不堪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請出先生之門四字來與孟子

對齊宣同一家法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
賢人處則無過賢之益人如此君子所以終身
焉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所爲大處在先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自矜勢位不惟輕友
亦負師矣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

不當亾者衆（誰不護短謂足不當兀）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誰肯認非謂足當兀）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知其有命而安之此有德者之事也）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命中之人必中之地）然而不中者命也（不兀亦不過命之幸耳遂可自負爲堯之善乎）人以其全足（不過多一足）笑吾不全足者（不過少一足）衆矣我怫然而怒（笑得無謂殊覺難堪）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真是先生點化不少）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師乎吾師乎）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是師是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同在師門講心性之學）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恥與朋友之廢疾者爲伍）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

稱（吾過矣吾過矣子言是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亾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足雖亾而此理未嘗亾）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人宜三復于斯言）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名爲己累至人則解脫矣）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

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忘死生渾可否則桎梏
其解矣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謂彼務學好名
亦天使之然也我安能令其舍所學而從我乎
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貌陋者曰哀
駘它音陀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丈夫忘其
醜難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

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婦人忘其醜尤難此皆
加倍寫法　未嘗有聞其唱也常和去聲人而已矣無
爲　無君人之位以濟救也乎人之死無權無聚
祿以望滿也人之腹無祿又以惡駭天下無貌
和而不唱不爲物先知不出乎四域不作聰明
且而雌雄合乎前與物相偶不好分別是必有
異乎人者也寡人名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始

而驚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
爲人也既而動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久而
悅　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泛同然而
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終而用無幾何也去
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
也去而思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
矣適見㹠子食去聲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驚視貌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見母生時之視不
得類焉爾不類母生時之形　所愛其母者非愛
其形也母雖死猶此形也　愛使其形者也但無
使其形者耳故皆棄之而走也　戰而死者其人
之葬也不以翣音歃資翣以飾武戰死無武故不以翣
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資助也屨以飾足刖者
無足故不愛之　皆無其本矣使形者形之本武

足者屨屨之本以喻貌美而無德亦無其本者耶。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形也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亦恐傷其形也此即禮所云新昏朞年不從政者也向解俱錯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天命不已日夜相代乎前往過來續無一息之停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非人力之所得與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原不足以拂吾情而動吾心也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其胸中浩浩落落天地同流而無一毫之乖戾使日夜無郤而與

物為春日新又新純亦不已如春風至而萬物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隨感而應無時不中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水停則平其可以為法也平可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無波外不流德者成和之脩也成者無所虧和者無所逆即中和二字之義脩即所謂致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所云千變萬

化所自出天下古今所共由是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守月城者跂其足多指支離其身曲僂無脤其脣又缺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世之

非支離無脤者其脰肩肩見其頸反細而長也甕㼜音盎爲甕㼜者大癭項生大癭曲僂則肩高癭大不見項故二君視他人反其脰肩肩也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二人有德亦不自覺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人乃徒鄙其形而不知欽其德此謂誠忘如此之忘真忘者矣故聖

人有所遊心與天游而知去聲機智爲孽妖孽禍之萌約約信爲膠膠漆自拘苦德有得爲接接續乃後起工技能爲商商賈有利心聖人不謀無思無爲惡用知不斲自然而然惡用膠無喪去聲本無所失惡用德不貨原不求售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之所以與我豈偶然哉天鬻也者天食音嗣也天之所予天必厚之既受食於天則無所不

足又惡用人知約德工夫何事焉有人之形氣猶相近無人之情理絕不同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正不逃世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自不累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非其所以然也謷音敖乎大哉獨成其天天乃其所以然耳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與木石等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

之貌理以成性貌卽形色色字天與之形氣以成形惡得不謂之人理氣合物則具如何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有人而情自生如火燥水濕豈得云無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情非是之謂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不以私好惡自害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惟順其自然之宜而

不別有所作爲以求加乎其生理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人之生也年日增而生日益
故有此身也否則孩終代盡何以有此人乎莊
子曰道與之貌理無不備天與之形體無不完
無以好惡内傷其身踐其形而盡其性此身卽
與道爲體與天爲徒矣益生理本自足也何待
益之而後有其身乎今子外乎子之神坐馳勞

乎子之精疲役倚樹而吟樹柱也據槁梧而瞑
槁梧几也天選子之形使之載道也子以堅白
鳴乃以自苦也
人之有德所以全形人之有形所以載德德
之爲言得也得於天故謂之德凡有形者所
同也德之爲言得也得於己乃謂之德又未
必凡有形者所同也充乎中而溢乎外脈絡

分明流而不息著乎外而符乎中方圓曲直
往無不合此豈可望之尋常之官骸徒具者
哉古今至聖大神奇表非常盛德立極降及
叔世雖以我夫子譏之者且謂其顙類堯項
類陶肩類僑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矣其他則
又何說焉莊子有慨於此以爲此横目圓首
平肩兩足之民能坐能立而不能審乎無假

而不與物遷也能言能議而不能命物之化
而守其宗也耳目之所宜人以之得其常心
者彼以之死其心而已矣然則王駘雖喪足
不惟與庸遠而竟與堯舜之獨也正矣官天
地府萬物以正衆生擇日登假其用心也寧
復猶有死生之介其意哉今之不兀者徧天
下有一二馬之如王駘乎否耶抑不惟不能

如王駘已也求如申徒嘉之洗我以善叔山無趾之學補前行而亦憂憂乎難之矣夫嘉之於人之笑而怫然而怒其於德似未也而適先生之所遂癈然而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則久與賢人處而無過之明驗也無趾之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其於德亦未也而今知有尊足者存而欲務全之則不難

至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之域矣王駘性者也申徒叔山反之也其於天之所以與我皆有以充乎中而溢乎外著乎外而符乎中矣故夫有貌者不必有德取德者不可拘貌也哀駘他雖惡人也乎其才全其德不形則未言而信無功而親矣闉跂甕盎雖支離大癭乎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獨成其天而是非不得於身矣故夫人之有德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道與之貌也人之有形不可不自愛也何也此天與之形也愛之則不以好惡傷其身而遊心乎德之和愛之則不以日夜相代乎前者而滑和而入於靈府而自能接而生時於心也其靜而存也惟止能止衆止其動而通也不失於兌而與物爲春

此所以死生大矣而我不與之變也天地覆墜而我不與之遺也然則人亦務全於德而已矣外其神勞其精辯日勝德日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夫何益哉夫何益哉

讀此篇莊之尊孔可謂至矣蓋此老胸中原以爲千古之德充符者唯我孔子耳而嫌於以己說孔子第屬造道之言不若以孔子說

孔子乃爲有德之言故特地撰出個王駘哀駘他來從孔子口中寫出許大深微弘至之語此豈說王駘哀駘他哉實莊子說我孔子也而豆眼者流且謂其訕侮孔氏也彼又惡知文章家有代字訣賓中主法門乎彼又何曾念到哀公告閔子謂吾聞至人之言乎

莊子解卷之三

吳世尚註評
湯奠邦參訂

大宗師第六

無外謂之大嫡長謂之宗人所效法謂之師不曰道而曰大宗師者舉其聖德神功全體大用而言之也猶之中庸本以明道不曰道而曰中庸即此意也人之於道致其極則了徹生死原其初則

正在勘破貧富關頭篇中於死生之故言之備矣乃忽於末章倒轉作安命說者正示人以入道之始基亦猶中庸末章言爲己謹獨之意云爾

知天之所爲天理之本然知人之所爲者人事之當然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生生不

已善吾生善吾死天之所以為天也此一句便
見不必悅生而惡死乃通篇之根 知人之所為
者以其知之所知生理所當盡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死期之自至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全
受全歸此即所不知也 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 知生知死 有所待 必待知道 而後當其所
待者特未定也苟於道未能真知實得以為一

身之主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
非天乎而從以其揣測之知分天分人則認奴
作主持燈覓火皆不可知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
知故知非真知不足謂之知而知非真人不能
有真知何也真人盡得道者 何謂真人古之真
人不逆寡視小如大 不雄成舉重若輕 不謩士
處有事如無事士事同 若然者過而弗悔境過

事往與化俱徂當而不自得也因物付物我無
容心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無
入不得物莫之傷 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其
造道深矣此一段言其外無事累 古之真人其
寢不夢靜虛而明與陰同德故不夢 其覺無憂
動通而滯與陽同波故無憂 其食不甘所味者
道腴非世味 其息深深神至定氣歸根 真人之

息以踵所謂深深也 衆人之息以喉神浮氣促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理屈而服乎人者自吐情
實此句引喻下句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天
理人欲不容並立此盛彼衰自然之勢也此一
段言其內無身累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生固偶
爾不知惡死死亦當然 其出不訢聽其生 其入
不距順其死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我一

無所與也不忘其所始雖不悅生然生理固所
宜盡也故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雖不惡死
然豈必以速死爲愈哉故不求其所終受而喜
之受天命以生我乃得與道爲體故喜忘而復
之忘乎其死我乃得於生理克盡而全而歸之
此一段言其無生死之累以上三段皆由外說
入內一層深一層也是之謂不以心捐道心即

道道即心以心求道於道轉遠所謂以心捐道
也不以人助天天即人人即天盡人合天猶其
次以下事所謂以人助天也是之謂真人通結
三段若然者又總承上其心忘心無其心其容
寂形無其形其顙頯音逵晬然見於面淒然似秋秋
氣至萬物零非有心於怒也煖然似春春氣至
萬物生非有心於喜也喜怒通四時發而皆中

節與物有宜各得其宜而莫知其極中無定體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
人反悅之所謂淒然似秋也利澤施乎萬世恩
亦至矣不爲愛人人反忘之所謂煖然似春也
故樂通物以通物爲樂猶屬有爲非聖人也聖
人則無爲矣有親分親分疏便爲二體非仁也
仁則一體無分矣失時不知幾非賢也賢必知

幾利害不通以利害爲二故就利違害非君子
也君子不趨利不避害行名失己有意近名不
顧失己非士也士則務實爲己亡身不真勞形
苦神遠乎自然之天理非役人也役人者不以
好惡內傷其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
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
自適其適者也皆所謂亡身不真者古之真人

其狀二字包下文十二句而言義而不朋中立
不倚若不足而不承謙下不失與乎其觚而不
堅也矜而不爭張乎其虛而不華也大而不夸
邴邴乎其似喜乎無時不自得崔乎其不得已
乎事迫而後應滀乎進我色也時行則行與乎
止我德也時止則止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
可制也振發奮迅其進也亦與世人同而其中

寬弘廓大則初無限量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音免
忘其言也緜密深邃其止也無間之可窺而其
中黽勉獨進則言不能踰此四句是言其動中
有靜靜中有動所謂互為其根者也以刑為體
如木之幹以禮為翼如鳥之羽以知為時如日
分刻以德為循如足緣物以刑為體者綽乎其
殺也神武而不殺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時至事起不可不為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
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日進不
已自極乎高遠而不覺如登山然但在不息足
焉耳此皆真人之無所為而為之者而人見其
外不見其內則以為其勤行有如是矣故其好
之也一有所好出乎天理之自然其弗好之也

一有所惡亦出乎天理之自然其一也一其常
而經也出乎天理之自然其不一也一變而權
也亦出乎天理之自然其一與天為徒其用經
以體天道之不易其不一與人為徒其用權以
洽人道之所宜天與人不相勝也經而經之權
而權之有相因無偏廢是之謂真人」又再結前
文死生命也莫之致而至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莫之爲而爲。人之有所不得與。晝夜。生之必死。夜之
必旦。人豈用得力乎。皆物之情也。乃天地萬物
之實理。自然如是者也。此一節。承上而言。眞人
了徹生死。究竟生死如夜旦。我所不得與也。則
何如不悅不惡。而急求得乎道哉。彼特以天爲
父。而身猶愛之。天地委形託乎父而有此身。子
之愛親。尚不可解於心。而況其卓乎。卓指道言。

此眞吾父也。其愛之也。尤不可解於心矣。人特
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故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況其
眞乎。眞亦指道言。此眞吾君也。尤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矣。此一節。又以君父形容出道之可貴
可愛。以見人之不可不求得之也。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役役於生死之間

而以暫生爲幸。暫不死爲懽。皆魚涸陸處而呴
濕濡沫者耳。不如相忘於江湖。生死無庸心。亦
如魚之忘於江湖矣。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堯本
善。桀本惡。何待我譽之非之。以喻生本無足悅
死本無足惡。我何必訴之距之乎。不如兩忘。生
死不計。而化其道。與道爲一也。此一節言人不
聞道。而徒悅生惡死。如魚之泉涸而呴濕濡沫

豈有所濟乎。故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夫大塊
載我以形。形居宇內。故曰載。勞我以生。生則有
事。故曰勞。佚我以老。老乃稍閒。故曰佚。息我以
死。死則無爲。故曰息。死生存亡。一理也。一體也
故善吾生者。我之生也天生之。乃所以善吾死
也。我之死也天死之。我不得與也。謂之善者言
其有始有終。自然完好也。此一節。言生死即道

也人之存順歿寧卽聞道也莊子恐人於生死之外別求一不死之物故爾言之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喻貪生惡死者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此喻造物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喻忽然而死也此一節又設喻以明悅生而惡死者究不能免於生死而從失乎道可悲也 藏小大有宜小宜藏於大究竟是二物猶有所遯

故藏之得所尚有所失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與道為一而不得所遯自無所失矣蓋言生亦道也死亦道也我不忘其所始卽全乎生之道也我不求其所終卽全乎死之道也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藏天下於天下何處得有遯失哉 是恒物之大情也凡物之大常自然之實理明明可見者也此一節承上而言貪生惡死不如聽之

自然任其生隨其死而我反得了了於生死而無一旦忽然之患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於無端之中忽然有我而遂執以為我而喜而不忘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究竟如我之形者可以我亦可以彼如所云為彈為雞為輪為馬十百千萬揔惟天所化豈有窮極哉 其為樂可勝計邪我今犯我之形而我喜之我犯

非我者之形我又未嘗不喜之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此卽一實萬分萬殊各正之意與佛氏輪廻之說相似而不相似也學者宜細分之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形有生死貪生惡死常被有力者負之而走所謂遯而不存也道無存亡不悅生不惡死而與道為體則了然於生死所謂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也聖人

則正以遊之於此而已此一節又特就悅生二
字發明陰陽化育之理善夭善老能養形者善
始善終能盡年者人猶效之人猶以爲貴而相
師法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又
況聖人了徹生死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而爲品彙之根柢造化之樞紐者乎其爲可貴
而可法更不知相去幾何矣以上許大文字只

是反覆推明生不足悅死不足惡而道不可以
不聞之意以下乃言道之所以爲道也夫道有
情有信眞實無妄無爲無形自然而然不落方
所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師傳而不必如有爲者
之可以手而受也可得而不可見可以心得而
不必如有形者之可以目而見也自本自根道
卽本也道更無本故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

古以固存固者渾渾淪淪顛撲不破之謂存者
純純常常毫無斷續之謂此言道之固而存也
則自未有天地之時而自古已如此矣神鬼神
帝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鬼者造化之迹
以幽言帝者民物之主以明言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所謂神鬼也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
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所謂神帝也下文維

斗日月堪坏馮夷肩吾禺强西王母卽神鬼豨
韋伏戲黃帝顓頊彭祖傅說卽神帝也生天生
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天地立矣在
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其高無極在六極之下而
不爲深其深無底先天地生而不爲久其久無
始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其老無終此一節發揚
道妙卽中庸莫載莫破上下察也之意豨韋氏

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北斗天之綱維故曰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黄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説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傅説一星在箕尾之間此一節歷舉古今至聖大神以見其皆有得於道而道究不盡於此此道之所以爲大宗師而人不可以不求聞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去聲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平聲惡可子非其人也天下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如顔子與子貢可以觀矣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夫子之所以惓惓於賜也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所謂迎其機而導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忘乎世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忘乎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忘

乎我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胸中澄潔如朝氣之清朝徹而後能見獨已所獨覺人不及知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前古後今宛如一掬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了了然毫無一有殺生者不死所謂不死者何也天下之物有生則有死而此則天下之生者皆賴之以終所謂殺生者也而豈有死乎即周子誠之復而易所云

藏諸用之理也。生生者不生。所謂不生者何也。天下之物。有死則有生。而此則天下之生者皆資之以始。所謂生生者也。而豈亦生乎。即周子誠之通。而易所云顯諸仁之理也。此二句承上不死不生而申釋之。總見得形有存亡。道無得喪也。其爲物無不將也。終萬物無不迎也。始萬物無不毀也。分爲萬殊。無不成也。合爲一本。其

名爲攖寧。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動靜無端。而靜者常爲主焉。此天下之故。所以紛綸交錯。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而無不各得其所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尋行覓句。始讀書者。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落落成誦。久讀書者。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自有所見。目擊道存。瞻明聞之聶許。自有所聞。聲入心通。聶許聞之需役。用之則行。取之左右逢其源矣。需役聞之於謳。予欲無言。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矣。於謳聞之玄冥。幽深玄遠。不顯惟德也。玄冥聞之參寥。蕩蕩巍巍。大哉乾元也。參寥聞之疑始。未始有始無始之始也。上章言得道之人。此章言得道之序。一實一虛。互相發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音考）。首脊尾尻。所謂一體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更無一言。此真知之者。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指所生之身言曲僂（音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音同）贅

指天。卽發背之毒也。陰陽之氣有沴。此不過陰陽之戾氣。其心閒而無事。若其心則閒適而無所爲也。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指所生之病言。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亾。無同。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一段說理如冰雪。

行文如雲霞。有情有韻。千古無二。佛氏輪廻果報之說。視此有通不通之別矣。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平聲解。生死係於天。所謂縣也。我不恱生而惡死。雖造物無如我何。所謂解也。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物卽恱生惡死之私心。結則不

能以死生存亾爲一體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恱生惡死而終必死。物豈能勝天乎。順之而已矣。惡之何爲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呵止其泣。避。遣使開去。無怛化。使無亂將死者之心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

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啻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親切透露。如冷水之澆背。其涼快沁入心脾。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生死存亾。本在彼而不在我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奇

想何處得來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仔細思之毋使造化者嗤爲不祥也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任其所爲任其所適安往不得哉成然寐蘧然覺其生其死如寐如覺正見其爲一體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此數語即所謂遊方之外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去聲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汝也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音猗曲終餘韻之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平聲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方即禮法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道不同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猶云做伙伴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

疣氣之偶聚言非可樂以死爲決疣音換潰癰氣之自散言非可惜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借陰陽之二氣託於同體并官骸爲一身忘其肝膽內無私智遺其耳目外無物引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憒憒不耐煩之意以觀衆人之耳目哉觀

觀美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天之生是使遊方之內者也。自不得與彼爲徒矣。雖然。吾與汝共之。乃所願則寧與汝共遊方之內焉已。子貢曰。敢問其方。故也。說也。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彼有彼之方。我有我之方。反而爲之。皆不相及也。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如魚之造乎水。只穿池有水。則

便養給矣。豈必問何川之水乎。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人之相造乎道。各行其所無事。行所無事。而生自定矣。豈必以一律爲拘乎。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方內方外。不妨並行不悖也。子貢曰。敢問畸人。音羈。畸。異也。相忘則一矣。又何有獨異之人邪。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侔。同也。言畸人非從方內方外分。而從天人分也。故方內有畸人。方外亦有畸人也。人指私欲。天指義理。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於義理遠者。於私欲轉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此謂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

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盡居喪之道。進於知矣。進於世之知喪禮者。唯簡之而不得。所謂自致而不容已者也。夫已有所簡矣。在外儀文。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若化爲物。順造化之所已化者。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聽造化之所未化者。

且方將化，生而死，以形言。惡知不化哉。惡知其定不死乎。而乃以不然爲樂乎。方將不化，生而不然，指理言。惡知已化哉。惡知其非不死乎。而乃以死爲不祥乎。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我與汝以生爲幸，以然爲不幸，皆夢而未覺者。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形有變易，心無得失。有旦宅而無情死。朝而寄居人屋，暮必歸宿已家。

是生，固氣聚而理聚；死，亦氣盡而理無盡也。何嘗實然乎。孟孫氏特覺，此孟孫之獨覺，所謂進乎知者。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其哭泣也，不奈世情何，乃亦從而哭之耳。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譬如今之人皆以吾爲吾，吾亦從而吾之耳矣，而豈能真知吾之果爲吾也乎。今焉偶在吾則吾之矣，忽焉不在所

謂吾者又安往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猶是吾也。而夢爲鳥，此時則無吾矣。夢爲魚而沒於淵。忽又夢爲魚，此時不惟無吾，亦并無鳥矣。化之化人，人之化化，大抵如是耳。世之人猶執吾以爲吾，愚矣哉。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爲覺爲夢，皆未有定。此真親切指點語。造適不及笑，要之天下事，唯順其自然而已矣。造

作以爲適意者，決非適意者也，故不及笑。獻笑不及排，笑則發乎情之不容已，豈待鋪排造作乎。安排而去化，自然而然，不知其然也。安排者無所排也，去化者不用造適也。乃入於寥天一，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意。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益也。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行也。仁義而明言是非。

許由曰。而汝也。奚來為軹。猶今方言所云你那裏起那。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猶云被他教壞了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廣遠無極。恣睢縱橫無礙。轉徙變動無端。之塗乎。指道言。猶云汝如何還丟得這條路。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去聲）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

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美人之失其美。據梁力士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去聲）。皆在鑪錘之間耳。教化之轉移人也如此。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平聲）成以隨先生邪。焉知我蒙教化之力。不將有聞於大道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去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音躋）裁割整齊之義。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

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包乎天地之外。即天下莫能載之意。刻彫眾形。入乎萬物之內。即天下莫能破之意。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指點出道之全體來。以使之自思也。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仁育萬物。義正萬民。此以及乎世者言。即前所謂外物也。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致禮以治躬。致樂以治心。此以在乎己者言。即前所謂外生也。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此二字與人間世篇坐馳二字作映帶。蓋坐則靜矣。坐而忘則靜而又靜。至靜之極也。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百骸倫而無為。黜聰明。五官存而不用。離形去知（去聲）。同於

大通動靜語默莫非天理之自然何以思慮爲
哉此謂坐忘仲尼曰同與道爲一則無好以道
爲樂也化忘而不知則無常存而不忘也好與
常大賢以下事也同而化則非大賢之事矣而
果其賢過於人之稱乎丘也請從而後也雖聖
人以爲難則其於道也可謂極致矣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

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琴音嗣
之音也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琴之調也
有不任其聲即若歌若哭而趨音促舉其詩焉即父
邪二句若斷若續耳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
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此一
句喚醒多少人而無知人之不自思何也父母
豈欲吾貧哉所以歌父邪母邪之句也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所以歌天乎人
乎之句也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非父母非天
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此亦天地間自有此
自然之數自然之理耳此命字雖主氣數言而
義理亦在其中也前數章言道究極天人了達
生死可謂至矣此復指破貧富關頭使人知有
命而安之正示人以下手立脚處也

道無分於天人也而有在天者有在人者在
天者非人之所能爲在人者非天之所能代
亦各有其分也所貴乎知之者豈不以其盡
人合天全受全歸也哉雖然人心之虛靈知
覺一也而發於形氣之私與原於性命之正
其知覺同其所以知覺者不同故非知乎道
則其所謂知生知死者究非實知生死之理

者也吐故納新長生久眡自以爲此天也不可失也而寧知其不免扵悅生之蔽者乎所謂天之非人乎厭棄皮囊速求滅度自以爲此人也無足惜也而寧知其非所惡而惡之爲求其所終而非忘而復之者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斯二者皆惑也非真知者也故曰有患也而吾乃穆然思夫真人其爲人也遠矣

其爲知也深矣外無事累内無身累不悅生而生之理無一毫之不盡不惡死而死之道無一毫之有虧卽心卽道不待求之而得也卽人卽天不俟行之而至也内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性發爲情無不中節物各得所固或失中義以正之秋之成萬物也非有心而亾人之國仁以育之春之生

萬物也非有心而利澤乎人其人聖人也役人者也非役人之役者也豈與夫别親疎失事機眩利害爽名實者等哉則甚矣亾身不真者之决非真人也夫亾身似非悅生而惡死者也亡身不真則猶之乎悅生而惡死者矣古之真人豈出此歟其形扵外也非一端之美其主乎中也有不易之經刑禮知德四

達而不悖好惡同異一本而無私或與天爲徒或與人爲徒不執一義不遺一義如此然後謂之真人此其所以扵生死之理了之達之全之盡之也究之知出於真人乃謂之真知知達扵生死乃謂之真人真人眡生死如夜旦通天地爲一身而不知生死之本如夜旦天地之本與我爲一身真人知之而順之

自落便宜也衆人不知而逆之枉費氣力也
何也生死命也何嘗有生之不死者乎夜旦
之常天也何嘗有夜之不旦者乎所謂非人
之所得與乃物之情也旣人之有所不得與
我何必欲與其所不得與焉者乎生死不得
與道所得與也夫道之與生死相去遠絶矣
聞道之可悅與生之可悅不聞道之可惡與

死之可惡不可程計矣天下至親莫若父至
尊莫若君故子臣於君父生死以之然較之
於道其爲可愛可貴夫孰甚焉而人乃不知
此卓而真也者而後役焉於生死譬之魚然
失江湖而陸處相呴相濡爲時幾何故譽堯
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也況天之生我死
我卽天之道也故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必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所謂善吾生善吾死乃渠
一生大正經事也此天之所以爲妙也曩使
有生而無死載之者無一隙之空勞之者無
一息之休人類之亡也久矣然則其生而死
正天之仁愛於我我之所當感念不忘者也
而乃以死爲惡也可乎且惡死者曷嘗不死
乎藏舟藏山詎不思爲無失之計而夜半有

力者負之而走藏之者固負之者巧惡死而
反得死則何如不惡死之反得盡其道而死
也乎固篋扃囊不如開囊出篋示以無有則
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之說也況人之
悅生者夫固以今此之形今日之生謂之爲
我故喜之而欲其長存而不亡焉耳夫庸知
天之生人與生我一也天之生萬物與生我

亦一也天生今此之我與生前此之我一也
天生後此之我與生今此之我亦一也我未
生之先其爲我者不知凡幾我同生之際其
爲我者不知凡幾我不生之後其爲我者不
知凡幾既已爲我各各有我我樂乎我各各
之我皆各各樂乎各各之我我不敢知曰我
樂而非我者不樂我又豈敢知曰我唯今此

之我樂我化爲非我非我之樂遂皆不如今
此之我之樂邪化無盡我無盡我無盡樂無
盡我不忘其所始我不求其所終我受而喜
之我忘而復之此我之藏天下於天下而不
得所遯者也彼古之聖人則特以遊之於此
焉耳矣夫豈別有譎怪而非我之所得與也
乎甚哉道之不可不聞也聞道則萬物在乎

手造化生乎心矣今夫道之妙也其爲理至
實其爲物無形貫乎天下之無呈乎天下之
有天地非此不立神聖非此不成推之於前
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
離微乎微乎聞之者年雖長而色若孺子不
悅生而自生不惡死而自無死也神乎神乎
學之者必忘乎世忘乎物忘乎我乃能馴至

乎動亦定靜亦定之境也在方策之中又在
方策之外不落見聞之所又不遺見聞之間
感而應非有期默而成非有言所謂未始有
始者此也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此也
此萬化之首也生則其脊焉耳中一段事也
死則其尻焉耳末一段事也世人悅生而惡
死烏知其棄本而逐末哉彼且一體我斷爲

三彼且貴首我乃戀尾結而不解悍而不從
不祥莫大焉子輿有見於此故任其所化而
不以物求勝乎天安時處順哀樂不入造物
者卽欲以爲拘拘而縣之而我自解矣子來
有見於此故唯聽命於陰陽而不欲爲躍冶
之金此父母之順子天地之祥人爲寐爲覺
自無往而無不可也然則子桑戶之三人者

遊方之外不妨與我孔子遊方之內者並
行而不相悖也形欲反其真禮唯存其意此
生先後端倪不知固亦所云無事而生定者
故雖孔子亦以相忘於道術而存而許之則
其爲天之君子夫何疑哉且天下之生死一
也己之生死不悅不惡親之生死又寧可悅
而惡乎天善吾生天必善吾死天善吾親之

生天必善吾親之死未生與既生無以異也
將化與不化亦無以異也抑親之形有變易
親所得於天之理初無虧失也生則旦而寓
於我之家死則暮而宿於己之室翛然來往
豈真死也哉原無可哭泣也而不奈世之哭
死者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哭之也如人之
以吾爲吾其來也久矣故亦相與吾之也而

設也吾忽夢爲鳥則鳥也而非吾矣猶吾之
也乎又設也鳥忽夢爲魚則又魚也而非鳥
矣猶鳥之也乎吾可爲鳥鳥則非吾鳥可爲
魚魚則非鳥化不知其化也吾詎知爲吾乎
世人皆夢孟孫特覺世人不及笑孟孫不及
排蓋天下只有此一理耳何處容得人紛紛
悅惡哉而無若世之人煦煦以爲仁孑孑以

爲義黨同以相是伐異以相非舍遙蕩恣睢轉徙之塗而不由而甘以其身受黥劓之刑而不顧盲瞽終身雖教化無由而入也彼夫鰲萬物澤及萬世長於上古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者又孰有能遊其藩者哉遊之者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忘乎仁義自與不爲義不爲仁者相一矣忘乎禮樂自與不爲者不爲

巧者相一矣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回即道道即回同無好化無常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非回不能得之矣所謂無古無今不死不生者非回不能聞之矣所謂死生存亡之一體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者非回不能與之矣所謂若化待化安排去化入於寥天一而遊乎吾師之所遊者非回不能容與於其間

矣而人其曷由而優入其域乎學問之道始於貞遇終於忘遇始於知命終於立命貧富之區區遂以役役焉於生死而不貳能乎不能乎故尤人者大惑也父母豈欲吾貧哉怨天者不祥也天地豈私貧我哉天地間有生必死即自有貧富生死命也貧富亦命也生無足悅死無足惡富又奚足悅貧又奚足惡乎

安之而已矣聽之而已矣吾能安命吾乃得遊於自本自根之地乃得入於不死不生之鄉乃得陶鑄乎大鑪大冶之中乃得撓挑乎無極無終之外乃得待其所不知之化乘成以隨先生遊而忽不自知其臻於坐忘之域也不則貧人富人而已矣於古之所謂真人聖人者詎可共劫而論哉

生死二字。極千古之英雄豪傑。文人學士。以及莊老佛祖。說來說去。總不能若我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未知生焉知死之二語。渾透簡奥。攧撲不破也。程子曰。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觀於此也。吁彼二氏者。其猶不免於一膜之隔與。

旌邑湯台山刋

應帝王第七

天下之大。非帝王不治。是故內聖外王道之自然。而相爲體用者也。苟以帝王爲不足爲。而必絕人逃世以獨立。則有體無用。豈所謂道哉。應帝王者。言其繼天立極。開天出治。皆不得已而應之也。不得已而應之。則不惟征誅之兵。無由

而起。卽禪讓之美。亦無由而襲其名也。所謂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也。莊子言外之慮深矣。故內篇以是終焉。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四不知。天下事以爲成。爲從知出。四不知則無知而無爲。無爲而天下治矣。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

古帝氏也有虞氏其猶藏仁躬行仁德以要人平聲
固結天下之民心亦得人矣民心亦固結而不
解而未始出於非人猶未免於有為也此數句
是有為而治之象也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所謂一無所為也其
知情信真實不虛其德甚真純一無偽而未始
入於非人并無為二字亦不足以稱之此數句
乃無為而治之象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人名何以語
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自我作主獨攬
乾綱經式常規不可易者義度隨宜而設法者
立一定不變之法施因時相救之方此即論語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事也人孰敢不聽而化
諸一敢字便取必於民而非俟其自化矣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愚民之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
海鑿河河源海委涉海而鑿河言其愈求愈遠
也而使蚉負山也言其必不能也夫聖人之治
也治外乎止治民之外而使之免而無恥已乎
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蓋必將使之
順性分固有之正而全職分當為之事也此則
有恥且格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

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
知且民雖至愚而不可欺也上有欺德下亦有
欺心詐避巧逃無所不至矣何也矰弋以射鳥
鳥必高飛熏鑿以掘鼠鼠必深穴物且不可以
欺而得之也民曾二蟲之無知也乎蓋言欺德
者必不可以治天下也
天根天下之本即天子之喻遊於殷陽殷中陽

明也遊於殷陽卽涖中國向明而治之喻至蓼
水之上蓼之味辛而苦水之性流而不止至蓼
水之上卽治天下而不得其道反爲天下所苦
而不能自休之喻適遭無名人而問焉聖人無
名無名人卽古無爲而治之聖帝明王也曰請
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鄙者瑣細之
稱有大乎天下者然後可以治天下人而鄙也

夫何足以治天下乎此所以爲天下所苦也何
問之不預也預干涉也不預言其問得無關係
莫要緊也事之大小以所見而分見之大小以
其人而別世人以生死爲一大事而自聖人視
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治天下爲一大事而
自大賢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爲官爲一
大事而自有才者視之殊不足介意也世人以
能文爲一大事而自有學者視之殊不足介意
也世人以千金爲一大事而自至富者視之殊
不足介意也嘻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太極本
肰之妙厭飽也足也卽自肰而然不知其然之
意則又乘夫莽眇之鳥動而爲陽其大無外故
曰莽靜而爲陰其小無內故曰眇莽眇之鳥卽
所云陰陽之氣動靜之機也以出六極之外包

乎天地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音曠朗渾無
一物豪無一爲汝又何帠音余以治天下帠舉也言
何忽肰挈出個治天下話頭來說也感予之心
爲如俗所云說向我也又復問必欲求其方無
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便不是有心取
必與上章所云以己出經式義度者異矣順物
自然而無容私焉順萬物自然之理不參以一

毫有我之私而天下治矣所謂爲政以德無爲
而天下歸之何以爲哉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以赴天下
之機彊梁勇以任天下之重物徹疏明智以周
天下之變學道不勌學古之道不知老之將至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內聖外王其理一也故不
曰聖人而曰可比明王言其可以爲聖人已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胥徒更易而直事技
係百工居肆而程功勞形怵心者也勞己以爲
人不能自適其適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皮有文
彩爲獵者所獲猨狙之便善於升走執斄之狗音狸
善於嗤謷來藉爲繩所係束如是者可比明王
乎承所問而言其於聖人也相去遠矣且如此
而可以爲聖人則夫自炫自用而自傷其身者
皆可以爲聖人矣聖人豈若是也乎陽子居蹵
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已我不居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民忘帝力有莫舉名蕩蕩乎民無能名使物自
喜熙熙乎物各得所立乎不測所存者神而遊
於無有者也所過者化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

其所知期以歲月期之遠旬日期之近若神其
所知之期一毫不爽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
言之驗列子見之而心醉服其術之精歸以告
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盡其外之文未旣
其實未盡其內之實而固得道與而遂以爲得
乎道道不若是淺近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

焉此喻既文未既實之不可以為得道也卵腹
於雌而朕於雄有雌無雄不過寡蛋而已奚能
乳抱而成雛乎正答他以夫子之道為至矣一
句而以道與世亢已之於道實未有得而詹詹
焉挾之以自是與世相亢必信欲人信我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我之形迹盡露矣術士之所以
得窺其間而持其短長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術士妄言
禍福每向旁人道來此是千古秘訣曰嘻禍福
嚇人開口如畫子之先生死矣一句斷定弗活
矣更加一句以見其不謬不以旬數矣批定日
期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說明原故濕灰不復然
故以為死徵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天動地靜地文者至靜之

極也萌乎不震萌生震動也萌乎不震即易所
云寂然不動也不正正定也心藏於九淵之下
生氣全無一毫無捉摸之處是殆見吾杜德機
也杜閉也德機生機也閉藏生機不可得而見
所以謂其死而弗活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即俗所云恭喜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纔有轉機便自居功世

之術士大抵如此全然有生矣拏得定吾見其
杜權矣閉藏之中有生氣之自動列子入以告
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地陰天陽陽者
生之道天壤者一陽初動之時也名實不入而
機發於踵名實不入雖似至靜機發於踵則靜
中有動即復卦下之初九是也是殆見吾善者
機也天下之理原其始未有不善者故以發於

踵爲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前日必死昨日
必生今日又半死半生故曰不齊所謂怪相也
吾無得而相焉怪相難決其術將窮試齊如若
不怪且復相之吾猶可決也此支吾語矣列子
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太
冲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莫勝者彼此平適無

過而無不及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衡平也杜
德機至靜之極如十月之坤卦兩大閉塞百卉
彫零純陰用事也善者機靜極而動如十一月
之復卦一陽初回萬物資始微陽用事也衡氣
機陰陽各半如正月之泰卦天地和同品物流
形生氣暢遂也鯢桓鯢魚也桓者盤桓動而不
動之意水無波紋而魚微動於水底之審爲淵

止水止水不流之審爲淵流水流水不止之審
爲淵鯢桓以喻天壤止水以喻地文流水以喻
太冲莫勝淵有九名道無窮盡此處三焉尚未
及乎其半也而神巫之術已窮矣嘗又與來明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其術已窮
只有走耳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
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疇昔之夜已

算定走路矣術士巧逃寫來如畫壺子曰鄉吾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即無極而太極本然之妙
也前所示之三者一爲陰一爲陽一爲陰陽平
皆猶有對待在也至未始出吾宗則獨而無對
所謂不落方所不可思議者也吾與之虛虛則
全無而委蛇委蛇則微有不知其誰何無不落
空渾是有有非滯物森如無冲漠無朕萬象森

然彼自不知其誰何也。因以為滂靡，揺之測之。因以為滂靡，而死不死，而弗是也。因以為波流，而活不活，又弗是也。故逃也。開口不得，惟有逃耳。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凡人從一先生遊，未曾得窺萬一，便以為先生止於如此。及先生發揚一二，先生尤自有無盡藏也，而遂嘆先生為不可及者，大抵皆此類也。三年不出。實下苦功，不知歲月之久。爲（去聲）其妻爨，食（去聲）豕如食人。言其燒鍋餵豬，莫非道之所在。為其妻，如食人，言其一切平等也。於事無與親。順事之宜，不以我見參入也。彫琢復朴。枝葉落而本根存，塊然獨以其形立。赤條條一團天理之活現而已。紛而封哉。一切紛紜許多封畛，我皆無所與也。一以是終。而唯此淡淡忘忘，一以是終而已。

無為名尸。名者，造物所忌。名之尸，則衆名所從出，尤造物所忌。無為謀府。謀者，百慮所歸。謀之府，則權謀陰謀，尤聖賢所戒。無為事任。事不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一為事任，則便好事而多事，天下由此不寧矣。無為知主。理無不明，自物無不照。一為知主，則必作聰明，用術數，天下不得安其性命之常矣。此四者，皆有為之累，非無為之化也。故宜戒之。體盡無窮。體即體物不遺之體。無窮者，道也。體盡無窮者，極乎其大，盡乎其細，而無一毫之不至也。而遊無朕。心涵無物之先。盡其所受乎天。天全而予之，我全而歸之。而無見得。雖名得道，實無所得，此真得道者也。亦虛而已。所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人之用心若鏡。明鏡縣空，不將，去者不送；不逆，來者

不迎應而不藏現在者不隱故能勝物而不傷
明鏡不疲於屢照而妍媸自分聖心不勞於逐
物而海宇咸理勝物不傷職此之故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
沌南北者偏隅之方儵忽者幻詭之號二句以
喻人心之惟危也中央者至正之地渾沌者至
善之稱此句以喻道心之惟微也儵與忽時相

與遇於渾沌之地人欲雖熾盛天理亦自有發
見之時渾沌待之甚善天理發見則動靜云為
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何
不謀時時聽命於渾沌而乃謀報其德乎此其
所以自失主宰也曰人皆有七竅天地之性人
為貴人之所以為貴者豈徒以有七竅乎吾恐
皆有七竅者正不止於斯人也以視一竅聽二

竅食一竅息二竅共七竅也此獨無有渾沌何
嘗無竅但其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食不以口息
不以鼻爾且無視無聽不食不息而實無不視
無不聽無不食無不息也何以謂其獨無有也
唯獨無有所以為渾沌謂其獨無有所以為儵
與忽也嘗試鑿之嘻嗟乎哀哉古聖賢去人而
從天今儵忽乃鑿天而為人即欲渾沌不死惡

可得乎日鑿一竅然則為惡亦甚難矣竭一日
之力而只鑿得一竅勞形苦神夫奚益乎俗云
終歲作賊算來一日止有一文錢此之謂矣七
日七竅備矣而渾沌死謀報其德而反以速其
死所謂起心用心反害自身小人枉自為小人
者也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臨

天下非聰明睿知不可而不知能聰明睿知者足以臨天下有聰明睿知者反足以亂天下何也能者不自有自有者必非能者也齧缺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則聰明睿知能而不自有者矣齧缺者齧之而缺即末章之鑿竅者也王倪者王者中之純一無偽即末章之渾沌是也蒲衣者以蒲為衣自然而覆被

乎天下即本章之非人次章之聖人三章之無名人四章之明王五章之得道六章之至人也孔子稱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莊子乃又去尋出個泰氏來葢莊子作文從不肯拾人牙慧步人跟塵故耳非果鄙夷堯舜為不足道也究之此一篇許大說話只我孔子為政

以德一言足以蔽之何以知其然邪其臥徐徐之云云者所謂本身作則以德教也遊心於淡之云云者所謂因時敷治以德化也功葢天下之云云者所謂上下同流德之成也且聖人之治不治外則必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矣聖人之道不既文則必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矣至人之用心若鏡則必體

無窮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矣如斯人也如斯德也何必懷仁以要人乎而人無不得也何必以己出經式義度乎而人無不聽而化也何必為天下乎而天下治也何必如胥易技係勞形怵心乎而化貸萬物物自喜也言其體用不外乎陰陽故有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地文天壤靜無

而動有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故分之而莫得其輕重之毫釐遡之而莫測其端緒之系忽太冲莫勝未始出吾宗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在我者虛而委蛇人自不知其誰何而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有神巫孰得而相乎應物者不將不逆而不藏所以勝物而不傷而名尸謀府事任知主一

毫不介其胸中一以是終者惟此虛焉而已矣此其所以能不入於非人而成聖人之治也此其所以能與造物者爲人而可比明王之功也所謂唯天下至聖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者此焉是矣不然者自以爲帝南海之帝耳北海之帝耳而非中央之帝也自以爲聰明睿知不過日鑿視聽食息之一竅者耳

而詎知夫渾沌之已死乎譚峭有云亡國之君聰明出於人則儵與忽之鑿不如王倪之四不知也其亦彰明較著矣由斯以觀應帝王篇之若多論議果不出我孔子爲政以德之一言也

北冥有魚化而爲鳥從於南冥率性而往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南海一帝北海一

帝儵忽變幻分門割戶水火交爭矣首一章以明道之大原所從出末一章以明人之道心所由亡此內篇極大章法與易之首乾坤而終未濟同一機軸讀者不可以不知

立言難言簡而意盡則尤難之難莊子內七篇窮奇極變千古文人有一無二而其實我孔子只數語了之逍遙遊不過鳶飛戾天一

節也齊物論則巧言亂德四字而已養生主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人間世豈有出於無道則愚之一語哉德充符則知德者之鮮大宗師正知生知死朝聞夕可之理也至於應帝王之爲政以德我於前評詳之矣學者洞胸開眼以四子作權衡天下之書亦何不可讀之有乎

莊子卷之三終

莊子解三卷內府藏本

國朝吳世尚撰世尚貴池人是編成於康熙癸巳所說止莊子內七篇大指引莊子而附之儒家且發揮其文字之妙觀其目錄後附記稱向來解莊子者惟林西仲可觀但有不盡洽乎文義者是不知古有向郭又開卷即云莊子自名其書曰南華經是併唐書藝文志亦未考也

南華通七卷

〔清〕孫嘉淦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華通七卷》提要

臨泉孫嘉淦著

人之言曰南華之文天下之至奇也來不知所自來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倏而如彼使人迷而不得其指歸我則竊謂不然夫文猶言也言心聲也言以明志文以達言今試有人於此忽焉而語東忽焉而語西起不知其所謂止不得其所歸若非夢囈不且丧心乎哉且夫古之人原無意於作文也無意作文而不免作文此盖其胸中若干日月以來有不能自秘之一二語焉而借筆墨以傳之也顧以為舉此一二

語而直然書之如鳥之戛然一聲而遂已則慴其約而不詳也徑而少味也不文而行之不遠也於是用其靜細之心發其幽渺之想驅其淵博之學佐其馳騁之才或推之於一二語之先或繞之於一二語之後如輪斯轉如鈞斯旋而其文來矣人第見其來也而不知其注念於去者盖已久也逆注其去而有來斯廻應其來而有去不注其去而來則為直為突為謾為誕不應其來而去則為弱為脱為擠為散故文而不妙則已文而果妙也者其來無定而皆可定也其去無定而皆可定也其來也於其去處來其去也於其來處去此自

然之定理、不易之定法也、來去既定、大勢已得、把柄在手、縱橫自如、由是於其中間起之伏之頓之挫之分之合之斷之續之、離奇出沒、而其脉不亂、旁搜遠引、而其意不雜、來去既定、於其中間復不亂雜、夫而後其所作之書、一部如一篇也、一篇如一章也、不寧惟是、夫且一篇如一句也、一部如一篇者、凡其所作、皆確有原委、又確有次第、增之損之而不能、顛之倒之而不可、指馬之百體非馬、而馬立乎前者、皆雖各具、而筋貫相連、一氣貫注、無欠無餘也、一篇如一章者、來確有其自來、去確有其自去、前瞻後顧、起呼末應、有如循環首尾無端也、一篇如一句者、彼雖洋洋纚纚有此數百千言以至萬言、實止爲其胸中鬱結不能自秘之一語、如龍戲珠、一時江翻海湧、霧集雲興、而阿堵中物、乃止徑寸也、吾嘗執此法以遍觀古今之妙文、莫不皆然、何獨於南華而疑之、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之爲言通也、一意貫注之謂通、一氣呼吸之謂通、若使來去無端、而亂雜無倫、則南華之書、豈惟不妙、乃直不通、天下而有不通之妙文也者、斯可任其以盲語盲、而吾無所辨、若天下之妙文而必無不通、則夫南華之書、其亦必部如篇、篇如章、且如句焉、可意斷也、是故北冥有魚、南郭

喪我、忽然而來者、皆確有其自來者也、樗櫟全生、混沌鑿死、忽然而去者、皆確有其自去者也、至於中間不可枚舉、要其所以如此而如彼、必眞有其不亂而不雜、若是者何也、凡以云通也、文章之體、變化萬千、一言以蔽曰通而已、此書之作、雖無當於大道之傳、要使天下後世不敢執詭奇之說以自文其不通、則於文章之道、不無小補云爾、

逍遙遊者莊子之志也其求道也高其閲世也熟閲世熟則思遠求道高則入處無以爲天地並生萬物爲一而徙以有我之故遂有功名是生利害故必無已然後心大而能自得矣齊物論之喪我養生主之緣督人間世之無用德充符之忘形大宗師之入于天一應帝王之遊於無有皆本諸此實今昔之綱領故首發之所謂部如一篇顛之倒之而不可者也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人皆奇其忽然而來我則以爲何奇之有不過題旣命爲逍遙文即從此入想以爲凡人之心小則困苦大乃逍遙必心胸開廓海濶天空如鯤鵬之九萬高飛無所天閼然後雖無可用亦無困苦則鯤之大句即從安所困苦哉一句而來所謂來即注其去處者也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極言其大也

是鳥也海運（海風動也）則將徙於南溟

一句總挈下文乃層層承解

南溟者天池也

解南溟

齊諧（周人）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張翼拍水也）三千里摶扶搖（風名）而上者九萬里

解徙

去以六月息者也（息風也下以息相吹即解此也以用也以六月息者南間之風隨陽氣以升降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正純陽之時天風充足之候也舊解多作半年而止非是）

解海運

野馬（遊絲）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呼吸之氣謂之鼻息風亦天地呼吸之氣也）

解六月息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解九萬里

舊註於此總不融洽此層層承解之脈言六月息者何風也九萬里者何風之積之厚也故下文即以風積不厚翻起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堂凹處也）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此本承上文以爲乘此野馬塵埃之息上而至於天之蒼蒼之高者蓋以其翼旣大必須風厚乃無夭閼而忽舍風翼先說水舟此不止其筆端跳脫乃寔是其見解高超我讀鳶飛魚躍之什及孔子川上之嘆而知之也今夫太極初兆混沌未分一氣之鼓盪蒼蒼然而已也俄而日月星辰俄而山河土木俄而人物鳥獸虫魚此皆蒼蒼之中偶然凝聚其實空之顏色原是一片無罅隙也故人之在天地之間也猶魚之在水也人則以爲上者是天下者是地於其中間虛空無碍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氣魚亦以爲浮者是天沉者是地

於其中間虛空無碍而不知周身之外乃通是水也魚以水爲虛空墳羊以土爲虛空蠹以木爲虛空穿山之甲乃至以石爲虛空何則彼皆生長於中而覺其遊行自如呼吸無碍也吾烏乎知此虛空者不且如水之深如土之實如木石之堅人特生長於中而不自知耶人墮水而死以爲其中至實呼吸不通也吾烏乎知魚在陸而死不亦以爲其中至實呼吸不通者耶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非以此喻彼之辭也天逝於上水逝於下川流之與造化本是一物合體並運故直指以示之也然則天之蒼蒼邪水之洋洋無辨也日月星辰水上之舟楫萍荇也山林國都水底之塵石泥沙也人物鳥獸水中之魚鱉蝦蟹也鳶飛戾天不啻以天爲水而躍之魚躍于淵不啻以淵爲天而飛之也故曰言其下察也由是觀之風之負翼水之負舟道通爲一其信然矣

古人妙文旣有奇情必有至理豈徒牛鬼蛇神以眩後人哉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當作掊以翼擊風而飛也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夭閼阻隔也此句着眼乃逍遙之意與後物無害者呼應而後乃今將圖南

自起至此眞如奇峰亂峙怒濤飛舞而合來只得一句再合

來只得一字一句者鵬徙南濱也一字者大也

蜩小蟬與鷽鳩小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投也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決起言竭盡心力不復留餘也時則言屢屢如此不止一遍也而已矣言一跌不振更無別法也見小者不能逍遙之意

適莽蒼近郊草木之色者三飡而返腹猶果然飽貌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虫又何知二虫指蜩鳩也

言翼需風而飛如人需糧而行適遠則聚糧必多翼大則積風必厚而二虫以小故初不知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芝類不知晦朔。蟪蛄寒蝉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木名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木名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欲與齊壽不亦悲乎。

此喻中設喻之法。言天地之間。風息吹噓。其境無窮。而大者知之。小者不知。等級相懸。有如朝菌蟪蛄之與冥靈大椿。眞非倍蓰十百千萬之可計也。世人止知彭祖。猶拘墟耳。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不毛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風名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溟也。

看其與前段參差詳略處。離奇錯落。極似無心。又如有意。若朝暮之雲氣。味原同。而態致各別也。

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前後兩笑。一則曰我決起而飛。再則曰我騰躍而上。無邊障礙。皆以我字爲根。此至人所以無己也。

此小大之辨也。

總束一句。廻視前文。如羣山萬壑赴荆門矣。

晉人好談老莊。而其實不解。如此文明說大者無所夭閼。小者不亦可悲。明說小知不及大知。明說小大之辨。而晉人紛紛必謂小大原無異致。鵬蜩總歸自然。向郭支許。同聲附和。我不知其是何故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著聞也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字指斥鴳蜩鳩也

此有名者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貌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不徇毀譽是忘乎名也定之辨之是猶有功也彼其於世。未數數然猶言頊頊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樹立也言其立德猶有未至也

此有功者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輕妙善順利也。旬有五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猶圖功也。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待者對待之意言尚以我御風以風載我有己與物相對待而未通於大同也

此有己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以遊無窮者。彼且

烏乎待哉。

此、則無己而大之至矣、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應前以六月之息、搭九萬之風也、以遊無窮、應前無所夭閼也、法脉謹嚴、精神融洽、

其見解亦甚高、孟子云、其爲氣也、塞乎天地之間、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蓋身與太空原是一體、去此一膜之隔、則天地萬物乃無非我、既無非我、則無我矣、乘天地之正、有似天地合德之體、御六氣之辨、有似時乘六龍之用、無已無待、有似大公無我之心、特其知性不真、止見其氣之合、而不能細

察乎理一分殊之大全、是以爲二氏之鼻祖、而非聖門之嫡派也、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此始點正意、惟無乃能大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炬也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虛其位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何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此講聖人無名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懸隔之意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德性柔婉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凝然不動也乃無功之實義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同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猶是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求也乎亂。治也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世自求治耳非我去治之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至也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極言其神之凝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出其緒餘即可治世無庸數數然圖功也孰肯以物爲事。

此講神人無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深遠之意喪其天下焉。言爽然自失其治天下之功也

此段文古今人被作者瞞過遂令一篇文字再不得清楚人止着眼喪天下句遂謂是言堯之無己又疑喪天下當不得無己遂謂此段不講無己夫其通篇無數筆墨止爲欲講無己何故正當講時忽然脫漏且既惜墨如金并其正意尚不欲講則又何苦作此一段閒文晉人謂逍遙遊難處信不誣也既而深思得之乃知文自明白寫出人自粗心放過蓋此是言四子之無己與堯無涉也堯之治天下也猶宋人之資章甫也堯之往姑射也猶宋人之適諸越也堯之喪天下也猶章甫之無所用也止餘斷髮文身四字爲墮體黜聰之對影使人於堯之喪天下上想見四子之喪我物化令人對之冰炭俱消斯爲鏤空刻影水月鏡花之奇文斯爲烘雲託月寫蜂畫香之妙法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大貌）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擊破）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手凍拆文）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絖綿絮洴澼打洗之也）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船也）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草心亂生故以喻人心之茅塞也）

忽將大字振筆一飜說他無用深得抑揚頓挫之妙理既斡補完全文亦波瀾不盡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棄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此言爲人所用者之不逍遙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此言大者不能爲人小用也）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斧斤物無害者（此二句乃正講逍遙實義與前莫之夭閼句相照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結得警醒）

此與前段有淺深前是疑其無用故言自有大用此是疑無人去用故言正以不爲人用乃得逍遙雖似兩山並峙却已峯迴路轉既不單弱又不合掌也

此逍遙遊之忽然而去也天下不乏好學深思之士幸將此

文反覆熟讀當自知鯤之大句郎從安所困苦而來安所困
苦句貫應鯤之大而去前既行乎不得不行今亦止乎不得
不止首尾融洽只如一句一句者何只言大者不困苦爾莊
生復起不易斯言矣
夫人既已見其來去又無奈其中間忠之似若可通言之終
覺不順我則不惜饒舌重與衍說此不過言人生世間大都
因已生功因功生名眼界既小心胸自隘種種糾纏困苦不
息故欲逍遥必須心大試觀鯤鵬以背翼既大之故遂至九
萬高翔無所夭閼何等曠蕩蜩鳩以形軀既小之故遂至飛

搶榆枋猶時控地何等跼蹐其小大相懸之數如朝菌蟪蛄
之與靈椿不啻倍蓰什百千萬也此非予之私言也湯之問
棘已先我而言之也其言鯤鵬與吾所言鯤鵬無異致也其
言斥鴳與吾所言蜩鳩相彷彿也然則援古証今因物察理
小者困苦大者逍遥小大之辨昭昭然矣物既有之人亦如
是一切砥節礪行得君行道名一時而傳後世者皆是以己
圖功以功得名局於小而不見其大如斥鴳之翔於蓬蒿遂
自詡為飛躍之至也宋榮忘名而猶有功列子忘功而猶有
己是必形骸盡化與天同體御六氣而遊無窮如鵬之飛九
萬而無夭閼乃為大之至而逍遥之至焉此至人所以無己
神人所以無功聖人所以無名也許由之辭名是無名之一
証也姑射之神堯是無功之一証也四子之化堯是無己之
一証也無之至斯大之至矣而或者疑之謂大則無用不知
有善用其大者則自有大用不困苦也而或又疑之謂大則
人不去用不知正以不為人用乃得全身遠害愈見其不困
苦也通篇反覆只以明大而後能逍遥之意所謂一篇如一
句也南華之通不信然哉

齊物論（物者彼我論者是非喪我物化道通爲一則皆齊矣）

此暢發前篇至人無己之義故次逍遙遊也通篇以喪我爲主○以天字爲骨○喪我則物論齊○天則所以喪我之故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體解之貌）似喪其耦（耦對也喪耦者不見物與我之相對所謂彼是莫得其偶也）

開口即撦天字即出喪耦與齀之大句是一副機杼也家住山中暮春種穀細思穀粒其小莫破根幹枝葉藏於何處因而諦視凡一粒之周徑圓積皆屬糟魄生意所聚獨其粒臍之中細若毫末微若纖塵者而已此毫末纖塵之中而遂有其天天之枝蓁蓁之葉垂垂之穗爲天下之至奇也夫穀猶其小者也合抱之木蔽日陵雲本可爲舟枝可爲榔原其初生不過一粒非直一粒亦其粒臍之中毫末纖塵者而已我不知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是陵雲蔽日者乎爲尚不有是陵雲蔽日者乎夫使毫末纖塵之時而並未有其陵雲蔽日則與時之陵雲蔽日何因而生也苟與時之陵雲蔽日而皆因此生然則毫末纖塵之時爲已有是陵雲蔽日爲不誣也我直不得與造物者爲人也設與造物者爲人而親覩雕刻衆形之巧必能於此毫末塵纖之時已如覩其陵雲蔽日之

勢夫以陵雲蔽日之勢而悉聚於毫末纖塵之中則其鬱葱盤曲之致必更妙於陵雲蔽日之時而我悉憒然不見爲大恨也既而得讀齊物論則遂不復念此夫以齊物論之烟波風濤俶詭譎怪則何止合抱之木陵雲蔽日之奇而已然而我嘗觀其始末見此無數筆墨皆從仰天而噓嗒焉喪耦之二語而生不寧惟是凡此二語十字猶是穀粒之周徑圓積盡屬糟魄妙義所生則在二語中間無字之處言他仰天何故忽有喪耦之事嗒焉喪耦何故必於仰天之時因其仰天而得喪耦則是喪耦之故定由仰天凡通篇之聞天籟而喪我休天鈞而不知和天倪而忘言無數雲蒸霞蔚之觀皆在此二語中間無字之處莫不現形然則一刻之景真可如年一塵之空真可立國彼粒臍中之陵雲蔽日則更不足奇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言此一刻之子綦忽不同於前一刻之子綦可知其仰天喪耦是一眴眼時桶底忽脫也

子綦曰偃○（子游之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即無己也）汝知之乎○

喪我喪耦、互相發明、易云、艮其背不獲其身、是喪我也、行其
庭不見其人、是喪耦也、理雖不同、語可互証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孔中有聲曰籟
此直與後物化句相呼應、言汝不知喪我、只是未聞天籟、汝
若得聞天籟、能知天君、自然休乎天鈞、止於天府、和以天倪、
與物偕化、而我喪矣、通篇數千言、一氣呵成、
子游曰、敢問其方。類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前篇以風為息卽此
義也是惟無作。不特文勢頓挫正見其自無而之有也卽後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之意作則萬竅怒
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長風之聲山林之畏佳。卽崔嵬也大木百圍之竅

穴。似鼻。兩孔對也似口。一孔開也似耳。孔斜入也似枅。方也似圈。圓而淺也似臼。圓而深也
似洼者。長而曲也似汙者。廣而凹也以上窊之形也激者。驟而沸也謞者。去而疾也叱者。怒而
謼也吸者。入而細也叫者。高而揚也譹者。滯而濁也宎者。深而幽也咬者。吹而清也以上竅之聲也
前者唱于。聲輕而隨者唱喁。聲重冷風小風則小和。飄風大風則大和。厲
猛也風濟此如濟河之濟言風過也則衆竅為虛。虛無聲也言其自有而之無也卽後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之意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樹木動搖貌以調調刁刁寫其無聲與詩經悠悠旆旌何相似
人之評此文者、僉曰風不可畫、此乃畫風聲不可繪、此乃繪
聲、我則又有進焉、夫丹青之畫風與聲也、意
在於此而畫之、畫之而果如觀其東拔西拂、果如聞其唱于

唱喁、則人皆稱妙、而吾亦妙之、何則、意在於此、而此已畢畫、
斯稱絕妙、不必更有其餘妙也、若行文之人之心、則矣畫風
繪聲之與有意、不在此而畫之繪之、此有至理鬱於其胸、因
有妙文發於其手、不可以不察也、今夫大千世界原其初生、
虛空一氣已也、俄而一氣所化、萬物流形、俄而一氣所吹、萬
竅發聲、山呼谷應、水響林鳴、鳥號獸嗥、人語鬼哭、揭于唱和、
一時並起、人則自謂言非吹也、我烏乎知吹非言耶、既已言
猶吹而吹猶言、則烏乎知山聲之颼飀、不是樂至而歌、水聲
之潺湲、不是哀至而泣、鶯啼燕語、不是各寫其胸中之懷抱、

驢鳴犬吠、不是互怪其語言之不通耶、夫以山川鳥獸之各
寫懷抱、互相譏彈、而自人聽之、不過以為唱于唱喁而已、則
烏乎知此炎炎而詹詹者、自山川鳥獸聽之、不亦以為是冷
風小和飄風大和者耶、載籍所記、有通鳥語而識獸音者矣、
是凡有聲者、莫不有言、胡越之人、對而辨爭、眉紅面赤、而各
不知其所謂、然則言之無異於鷇音、雖善辨者不能自解免
也、此誠無以易夫籟之一言也、籟者、孔在、而以氣吹之、有聲
者也、一任大千世界于喁之音、各寫懷抱、互相譏彈、而皆造
物者一氣所吹、如奏笙竽以及簫管、非不五音迭用、六律遞

殊而皆奏樂者一氣所吹不得於此一氣之中復爲差別也
然則耳目口鼻是亦一竅也語言歌哭是亦一號也俄而竅在而能號是氣聚而生風作則竅怒也俄而竅雖在而已不能號是氣散而死風濟則竅虛也然則彼我又何別也然則是非又何辨也人不幸嘗爲自迷猶墮其旁觀起悟於是欲齊物且先齊竅欲齊論且先齊號欲齊竅與號且先極狀其竅之與形號之殊聲一時萬竅不齊而繳以風作則怒風濟則虛首尾指點令人爽然自失恍然有悟其通篇精理皆於此處傳神不然而謂風定是風聲定是聲縱極繪畫之工只如泥塑神像不過印板衣褶曾不得復有其別樣丰韻也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簫笙之屬）是已敢問天籟

補人籟句是其周到處實是其跳脫處馬跡班密莊子兼之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句）其誰耶

言吹萬不同自已自怒而使之者誰耶下云非彼無我是自已也非我無所取是自取怒也而不知其所爲使是使者其誰也前後互証文義自通

自已者自以爲已彼我之府也所謂物也自怒者自取怒號是非之叢也所謂論也吹萬不同自已自怒而使之者天風情萬不同自我自取而使之者天君其致一也數語承前起後理融法密

大知閑閑（暇豫之意所謂智者行其所無事也）小知閒閒（辨別之意所察察之明也）大言炎炎（光明之意所謂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小言詹詹（辨給之意所謂嗇夫利口喋喋）其寐也魂交（魂與魄交成夢）其覺也形開（目開而視口開而言之類）與接爲搆（與物接而爭也）日以心鬭

知言形心一齊總出有提綱挈領之勢形者彼我之質也言者是非之聲也心者形之主知者言之原知忘則是非泯形喪則彼我一一而不知是謂葆光知而不言是謂天府齧缺一段不知之証長梧一段不言之証罔兩一段形如槁木之

原由蝴蝶一段心如死灰之極致也通篇以知字言字形字心字天字因字縱橫繡錯變化之中條理井然

縵者（柔緩無斷儒人也）窖者（機深不測險人也）密者（分銖較兩細人也）小恐惴惴（心神不寧）大恐縵縵（氣餒自失）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把持短長發不可制刁人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自以爲是固守不移拗人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嗜欲日深天機日淺故神耗而有秋冬之氣也）其溺之（句）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沒溺於中不可復改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消沮閉藏老愈深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擾擾至死不復生也）喜怒哀樂慮嘆變（反覆不常）慹（遲疑不動）姚（徜徉）佚（放縱）啓（發端）態（作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

萌。

出虛成蒸二語，精湛之極。樂出於孔虛乃有聲，菌成於蒸。倏忽變滅，以喻大空無始之初本無有物，俄而氣蒸成形。方生方死，俄而氣吹出聲，唱于唱喁，偶自無而之有，亦方有而忽無，必欲於此石火電光之中妄生分別，真天下之至愚也。自大知閑閑以至姚佚啟態，皆極狀人情之萬有不齊，與激者謞者一段相配，而必以此二語為晨鐘發聲，令人深省。眷應前風作則怒風濟則虛之意也。

已乎已乎。（即前自己也之已字）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通指大知閑閑以下無數

情態）非彼無我。（言非彼種種情識，則不成个我，是自己也）非我無所取。（言非有我，亦無處取此種種情態，是自取怒也）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即前使者其誰耶之意）

此與前吹萬不同數句相呼應。

若有真宰。（主也）而特不得其眹。（兆也）可行已信。（言真宰之令，信可奉行也）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自此以下，乃言其皆原於天也。情信皆實有之意，分明實有，只不見形。朱子云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語意相似。

百骸九竅六藏，賅（全也）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焉亦詰問之辭）如是其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此即人身親切指點，言一身所具，我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偏愛，是皆不能自主而受使令，為臣妾者爾。臣妾不能相治，而又非遞相為君，然則必有真君存矣。

其有真君存焉。（一句點出與小大之辨一句，俱有一筆千鈞之力）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情即前有情而無形之情，言天君所存，聖不加益，愚不加損，本無不齊也）

自起至此為一節，言物論之本齊也。聲萬不同，皆天風所吹；情萬不同，皆天君所宰。任你聖賢仙佛，百般保全；愚頑不肖，日夜牿亡，而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一氣吹噓，振於無竟。

大千世界總無分別，即後一與不一兩行，然與不然無辨之意，將通篇大數盡數籠起，而下乃反覆發揮之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亡，喪也。不亡形，不喪我也。盡，死也。言守其軀殼皮囊以待死也）與物相刃（相逆）相靡，（相順）其行盡如馳，（五字真可悲痛，抵多少嘆老悲秋之詩）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敝之貌）罷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言心與形俱化也。外篇云：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此之謂也。養生主之戕己逐溺於此矣）可不謂大哀乎。

此段言人之域於形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昧也）其獨我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

其成心（所以成吾心者即所謂天君也）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知代二字總括大知閒閒至日夜相代一段言何必種種知識日夜相代而皆心自取之人始有天君之明即愚而無知者亦有焉即前得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眞之意也）未成乎心（此句疑有脫誤大約是謂不師其成心也）而有是非。（到此方露是非二字物論不齊皆由於此）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只是言其以無有為有也）是以無有為有。（此是覆解上句）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此段言人之失其心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言亦號也而傾謂非吹者由于出言之人自以為雖有幾句話說不止唱于喁而究其所言是非無定則與鷇音果無辨也）果有言耶。其未嘗

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鳥雛也）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

此段言人之執其言也、

道惡乎隱（蔽也）而有眞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無不存言無不可何所隱蔽遂生眞偽是非皆由於人以小知執為成見又欲互相誇耀是以蔽於一偏妄生分別即後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意也）

此段言人之矜其知也起處知言形心一氣總提此處形心言知四段分應、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此句總頂上文言知言形心種種不齊於是儒墨並起是非混淆此之所是彼之所非而必自以為是故曰是其所非此之所非彼之所是而必以彼為非故曰非其所是如此則分門別戶對遂互競而物論不齊極矣、

自一受其成形至此為一節言物論所以不齊之故也、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此乃一篇轉身處也我之所非人之所是今欲因人而亦是之是是其所非也我之所是人之所非今欲舍己而亦非之是非其所是也果欲如此則必以明明者隱之反也向以隱於小成之故遂自是而相非今欲不蹈覆轍莫若除去隱蔽

明通互觀則物我元同而是非一矣通篇文勢於此翻轉却輕輕運叠上文八字有壁壘不易而旌旗變色之奇

物無非彼。（我以物為彼物亦以我為我則是物無非彼也）物無非是。（我自以為是物各自以為是則是物無非是也是猶我也彼是猶言彼此與是非之是不同）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我自是而彼物亦自是而彼我出自物者我悉不見出自我者我則知之此彼是之見所由生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因由也言以物為彼者由於自以為是自以為是者由於以物為彼也）

此言彼我之所從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此與今日適越謂之朝三等句同法皆勞空提起而下餘解之言彼是之見者皆是據得自家一邊見識總却那入一邊意見如物之方生者止知生而不知死也不知天下道理既有這面便有那面方生即死之）

機方死卽生之漸我方說可人便說不可我方說不可人便說可是是非非皆由乎此也雖然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此四因字亦作由字解與下因是之因不同
此言是非之所由生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因依也隨也任之也
天字因字一篇實際此其總點出題處也言聖人知是非彼
我皆是妄念故不由其途而以天君之明兼照並觀則知一
切物論皆可因其自然而我無與矣蓋天者齊之理因者齊
之道照於天者知之明因者行之力也

是亦彼也我亦為物所彼彼亦是也物亦自以為我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各自是而非彼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凡是字與彼字對者皆作我字解
彼是莫得其偶偶對也彼我分則相對合為一則莫得其偶矣謂之道樞樞戶樞也道樞言居中守要
圜轉不窮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
曰莫若以明
此段乃其下手入道之要可知齊物論亦是隨處體驗真積
力久而後一以貫之不止如禪家機鋒只作一場話說也是
亦彼彼亦是互觀而皆相同也各一是各一非相反而特未
定也此其隨處體驗之實也體驗之久而後知彼是不可相

偶何謂不偶物以我為彼我復不自以為我則物無非彼更
無有是而彼莫得其偶矣物自以為是我復不以物為彼則
物無非是更無有彼而是不得其偶矣不自以為是乃所謂
喪我不以物為彼乃所謂喪耦物我大同推而皆準故曰道
樞樞者居中以制外守靜以馭動執簡以御繁故可以應無
窮何謂無窮物各自是我復因是則是無窮物各相非我復
因非則非亦無窮矣可見隱於小成則生無邊障礙照之於
天則斬多少葛藤故曰莫若以明也
喪我近乎仁以明近乎恕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立達之

念不煩推準一時並到其次不能無人我故必取譬推度於
人己之間而得其同然之矩於是乎可終身行可平天下所
謂忠恕一以貫之也喪我者內不見己外不見人渾然無間
仁之體也以明者互觀於人己之間而知是亦彼彼亦是各
一是非取譬之方也通於大同而不偶得其環中以肆應則
所謂一以貫之也其言最為近道特其因無彼我而并無是
非則未免於一偏蓋無彼我者仁之體有是非者智之用聖
人規其大全而立於無弊諸子百家皆卽所明而偏焉其流
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學術可不慎哉

以指喻喻猶曉喻也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雖舉指與馬者當時公孫龍之徒有白馬指物之論白馬論者言白馬非馬也白馬非馬者謂舉求馬則凡馬皆可以應專求白馬則黃黑馬不可以應黃黑馬馬也而可以應有馬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是白馬非馬也指物論之意不可悉曉按列子書中有樂正子輿疑公孫龍有意不心有指不至之語公子牟解之曰無意則心同不指則皆至則似所云指者即以手指物之謂乎不專指一物則天地萬物何莫非吾所指若有所專指則此物之外皆非所指而不至矣故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今莊子乃即其言而反之謂言物皆指而指非指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不若更以所謂非指者轉而觀之指皆非指也物莫非指亦非指也言馬是馬而白馬非馬是以馬喻馬之非馬也不若即以所謂非馬者轉而言之馬皆非馬也黃馬黑馬亦非馬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皆轉相非莫不如是

此暢發非亦一無窮之義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暢發是亦一無窮之義也

故為是舉莛屋梁與楹。屋柱厲醜者與西施。美者恢恑憰怪。道通為一。莛橫而楹直厲惡而西施美然非橫則直不形非惡則美不見相反相成本是一物推而廣之莫不如是昔明道之徒詣明道曰弟子昨有怪事室中有光明道曰某每日有怪事否彼必俛是常之與怪原無分別也

此橫言之謂上下四旁通為一體也

其分也。成也。分破也破者復成之基也其成也。毀也。成者即復毀之漸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此竪言之謂往古來今通為一息也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不執一已之意見也而寓諸庸。託乎衆人所同然也庸也者用也。惟庸乃可用以行於世也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之謂通通也者得也。通則得之適得而幾矣。適至也至於得則幾矣因是已。結到因字萬水歸源

自欲是其所非至此為一節言彼我是非皆通為一也彼我物也是非喻也一者齊也為一猶之正面

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已字總頂上文言已通為一而又并一之意見不留於中若不知其然者斯為

兩忘而入於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言若勞神明為一則是知其然矣一而知其然未免生門戶立意見亦與不一者同失而尚不自知真衆狙朝三之見也何謂朝三。曰。狙公養狙之人賦芧。賦與也芧橡也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言衆狙止惑於朝暮之顛倒而不知芧之本數原未虧是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也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正與此相類亦因是已。言必欲與之較正是非乃是以水濟水故當因之一者任其一不一者任其不一而已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與均同是之謂兩行。

一而不知乃謂之道。勞神為一。等於朝三。必以一為是。以不一為非。則又生是非矣。盖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是知與不知其天本鈞是以聖人和是非而止於其天之鈞
一與不一任其兩行而已大宗師云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此之謂也天字因字頻頻提點法脉謹嚴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知字着眼不知其然非不知也知之至而知其無所用知也惡乎至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封界也彼我之界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
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所好也成自成一家也所謂道隱于小成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
成與虧故故已然之迹也孟子曰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

昭氏之不鼓琴也句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策擊樂之器枝執持之也
惠子之據梧也梧几也據梧憑几而談也三子之知幾乎知字着眼皆其盛者
也故載之末年事之終身惟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句其好之也欲以
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緒綸緒猶言緒業終身無成
此段文頗衍此言道虧則愛成而究之道亦無虧愛亦無成
人謂有成虧之迹者昭文鼓琴之類是也無成虧之迹者昭
文不鼓琴之類是也而其實昭文鼓琴亦無成虧何則昭文
師曠惠子之徒皆知之極盛而事之終身以異於人而并欲
使人知之究之非所當知而強知故當身昧於堅白而其子
惑於綸緒然則惡乎知知者之非不知而不知者之非知耶
故曰古之人知有所至也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我子恭自謂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
與我無成也
此方歸到正意言昭文惠施之徒而可謂之成則我之闕不
知之道者亦成也若不可謂成則知與不知總歸無成也奚
必不知之是而知者之遂為非乎
是故滑疑之耀滑不定也疑見不敍也滑疑之中而天光獨照則不自用其明者乃所以為明之至也聖

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結得周到
自已而不知其然至此為一節總言其不當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言字着眼此段又進一步言不惟不當知亦且不當言也不知其與是類乎
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只此八字已足齊物則與彼無以異
矣雖然請嘗言之
此皆空中作勢謂我今欲有所言不知與自以為是者類乎
不類乎類與不類即是一類則與彼斷相類矣叅本欲闢不
言之教而又嫌此不言之言是亦一言自用無數語言文字
而乃謂闢不言之教則與走馬應不求聞達利何異不幾自

相矛盾乎故先懸空作此周旋孔子曰予欲無言夫此一言獨非言乎而必且言此者凡以爲世也聖人之不得已也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則無極亦無矣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有無無也未始有無無無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則無無亦無矣凡佛老之精義微言俱不出此此所以不經而爲百家

之冠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此句精妙言當初無有亦并無無俄而說無便是空中落影已不是無再說箇有是乃幻上生幻果眞有哉則無未始非有而有未始非無也故曰未知孰有孰無也色空空色此之謂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此卽當下親切指點言我今說此是爲有言然既已有無不分則未知言之果有果無也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舊註皆云大小壽夭一致天地萬物一體與前道通爲一復通爲一等語遂至重複不知文章各有部伍前正言彼我是非之皆一此承上文極言有無之不分以起下大道不言也無有無無道體難言孰有孰無幻體難定有從無生無因有見有之與無本一非二秋毫之末其有者小其無轉大至於泰山其有者大其無反小殤子有促故其無長彭祖有長其無反促生天地之時卽無我之時不與我之有並生實與我

之無並生凡無我之處卽有物之處既與我之無爲一斯與我之有亦爲一說至此眞着不得語言文字然既已說至此矣尚得謂之無語言文字乎故不若因而不言之爲愈也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其理微妙伏羲畫卦卽用此法)自此以往巧歷(精算之人)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言謂之一者本是自無說起已適於有已至於三況自有適有者其數尚可計乎今欲斬盡葛藤絕無流弊則惟有因之

而已頻點因字廻龍顧祖

夫道未始有對（道本至一故未有對）言未始有常（言本無定故未有常）為是而有畛界也（畛界限）請言其畛有左有右（相背曰左相助曰右）有倫有義（序物曰倫處事曰義）有分有辨（粗別曰分細剖曰辨）有競有爭（並逐曰競互角曰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存其理而不言也）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言及之而不必甚詳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詳言之而不辨別爭論也）

世傳莊子為子夏之徒觀此等議似亦有所授受孟子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朱子曰春秋

不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又曰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有言外之意所謂聖人議而不辨也尊經仰聖其言粹然凡其肆無忌憚詆訾孔子者皆外雜篇所載乃後人之贋作內篇初無是也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分辨即是於道有未明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猶無名也）大辨不言（談言微中）大仁不仁（不姑息也）大廉不嗛（嗛字未詳）大勇不忮（忮猶怒也）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常不變通也一味仁愛姑息則事有難行而不可成矣）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太清則不近情盛怒則易僨事）五者圓而幾向方矣（道辨仁勇廉本是好字偏執不化則露圭角而不可行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止不言也止所不知言并其不知亦不言也不言是此段正面而又勾入不知一句將前段一齊總收以便於下文腰峽雙鎖其法甚精）

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此為一節總言其不當言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不言則天聚於內故曰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此二句就言上說謂受人之言而不滿向人言之）而不知其所由來（雖言而貫出無心忘其所由來也）此之謂葆光（不用其知明藏於中故曰葆光）

通篇文勢皆散至此以整語腰間一束如江下三峽河出龍門兩岸之山壁立對峙江河之水一線中流煙波蛟龍隱伏

於中而不動行文至此能事畢矣

雖並束不言不知而卻於不言之辯下着若有能知不知由來上着酌焉不竭彼此鉤連融成一片可謂才大心細

前總提照之於天此雙結天府葆光脈絡分明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國名）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此照之於天之証也以下數段皆引証之辭水落瞿塘爭關奪隘奇險皆在前半後則自在中流矣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泥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草也蝍且蜈蚣甘帶蛇也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似猨而小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猶紛紛然也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利害猶言好歹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凍也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極言其不知也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自生自死己初不知故無變也而況利害之端乎

此段不知之証也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好而求之也不緣道行道也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從無言而有言雖有言而不異無言也外篇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此之謂也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惑也而丘夫子名也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二語大早計之喻也吾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傍同日月挾宇宙奚何也傍日月智之明也挾宇宙力之勇也言何必為此昭著卓絕之行乎外篇云女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此之謂也為其脗合所謂道通為一也置其滑涽紛亂也置之所謂不由而照於天也以隸等級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言以等級分尊卑眾人自為此役役聖人則渾忘若愚芚者也參萬歲而一成純所謂復通為一也純者一之至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所謂無物不然也以是相蘊謂以此包括萬物無適情也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自幼出亡之人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求也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臣也乎固哉固執不通也邱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的詭猶怪也至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萬世一遇而猶如旦暮甚言知其解者之難也既使我與若辨矣既接此句可知前文皆為此而發言死生無別夢覺不分而欲於此中辨人言之是非茫茫天壤當誰正之也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

是也而(爾也)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黮也)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待對也言既俱不相知則是非無辨矣尚可自執意見儆然與彼相待耶)化聲(言也言猶吹也故曰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倪端也化聲亦天之所見端也)因之以曼衍(曼衍汗漫無窮也言點因守法脈講叢)所以窮年也(猶終身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是我也不是者彼也)然不然(然是

也不然者非也)是(句)若果是也則是之(所謂因也)異乎不是也亦無辨(所謂和也)然(句)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辨忘年(忘生死也)忘義(忘是非也)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振動也竟盡也是非之生無窮吾亦與為無窮而已奚必相待而互辨哉)

此段不言之証也

罔兩(即魍魎也)問景(影也)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猶常守也)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影待形形待天君也)吾待蛇蚹蜩翼耶(蛇蚹蛇蛻蜩翼蜩蛻也影之所待如蛇蚹蜩翼皆在外之殼彼脫殼之所以行止坐起者尚別有物主宰鼓動於其中形且不知而影惡乎知之)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真宰真君之証也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自得之貌)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舒徐之貌)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每誦此語輒數日自疑目前之我尚不知是何物所夢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掉轉上文謂言周與蝴蝶必有辨矣而乃至互夢是我與物化也)此之謂物化(與物我句一氣呼吸)

此喪耦喪我之証也

須看其通篇大勢前半順提中間總鎖後半倒應千變萬化一線穿來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也

凡讀長篇必分其段落此篇乃是七節文字自起至無益損乎其真為一節言萬籟皆天而天本一也自一受其成形至儒墨之是非為一節言物不師其天而遂不一也自欲是其所非至適得因是為一節言聖人照於天而皆通為一也自已而不知其然至此之謂以明為一節言并此一之一字亦不當知也自今且有言於此至止其所不知為一節言并此一之一字亦不當言也天府葆光為一節總鎖不言不知照之於天也自此以下為一節皆引以証上文也

凡讀長篇必得其主腦此篇乃是一句文字只言照於天而

喪我也

文章既長讀之不熟則難融貫故將大意重爲衍說天地之間萬竅殊聲萬物異情皆出於天眞君之存聖不加益愚不加損物之與我其天本一故必喪我乃能齊物無如世人一受成形便執爲我成心者天不解師之小言紛起無異鷇音小知相誇大道隱蔽是生物我乃起是非如此種種皆是妄念彼我之見由於自私是非之說起於一偏是以聖人一槩不由照之於天明通互觀彼我不偶是非無竆天地指馬萬物然可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分合成毀復通爲一既無不一斯無不齊又必幷此一之意見渾忘不知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無有物其次有物已是幻形又於其中妄生知識是乃名爲幻上生幻自謂知幾到底渝惑是以聖人藏其光耀寓諸滑疑不用其知乃爲至明又必幷此一之一語相忘不言是何以故太始之初本無有物豈惟無有亦且無無幷此無無亦歸於無但一言一便適於有便有流弊是以聖人止於不知槩置不言孰能如此道通爲一而又不知而又不言是爲眞能照之於天故曰天府故曰葆光德進乎日天照之証王倪之語不知之証長梧之論不言之証所以然者人生在世形骸假借天乃眞宰蛇蚹蜩翼中有天君夫此天君本一無二又何以知物不爲我又何以知我不爲物莊周蝴蝶物我雖分實可混一斯與物化而我自喪我且喪矣又安有物又安有論焉知其齊焉知不齊抑又何必言其齊哉分明一篇只如一句然而此言亦名弔詭茫茫天壤誰使正之

養生主（生不徒生有所以主此生者能養其主則長生矣）

此發前篇眞宰眞君之義生者假借其中有天君主宰善養者不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則薪雖盡而火傳所謂死生無變於己也

吾生也有涯（涯猶盡也）

生雖有涯火傳無盡首尾呼應甚緊七篇起結皆奇絕仔細看來却是一色手法

而知也無涯

知者吾心之思慮也思慮之起千頭萬緒無有休息故曰無

涯古詩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此之謂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以有涯之生而役役於無涯之知則生殆矣已殆而尚不覺悟益從事於知焉則殆而不可救矣

知者意也人識意而不識心故謂心有死生此卽佛氏所謂認賊作子者也夫意誠而後心正是心與意有别也但意之所發誠之而心自正絕而去之則偏枯矣此莊生所以爲二氏之鼻祖而非吾儒之嫡派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此二語亦從無入會得不詳讀其通篇而止就本句作解遂云爲善而第無求名爲惡而第無犯刑夫南華不經而實爲百家之冠斷無公然教人爲惡之理若謂不妨爲惡而第無近刑然則盜不受捕淫不犯奸殺人而不抵償者皆漆園之高徒也哉夫此篇文勢原以善無近名惡無近刑緣督爲經三句平提而下分應之庖丁一段講緣督爲經也右師一段講惡無近刑也澤雉一段講善無近名也但[illegible]右師澤雉之文則知善惡二字當就境遇上說人生之境順逆不一窮通與致順而且通者所謂善境也窮而且逆者所謂惡境也

吾之境而爲善與此時易於有名而吾無求名之心不惟不求而已卽德耀所著自然有名而吾亦淡然忘之不以動於中如澤雉之神王而不自知其善也吾之境而爲惡與此時難於免刑而吾無致刑之道不惟無以致之而已卽數奇命厄卒不免刑而吾亦恬然安之不以傷吾神如右師之刖足而以爲天所生也死生存亡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不以滑和不以入於靈府而惟緣督以爲經則外累不攖內守不蕩乃所以爲衛生之經也作者不惜自爲解說而注者必欲橫生意見何哉

緣督以爲經緣循也督者人之脊脉骨節空虛處也緣督者神遊於虛也經常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者何也間而已矣肌肉之間謂之腠理字句之間謂之文理事之間爲事理物之間爲物理形而下者必有間形而上者即寓於其間之中所謂族節有間而刀刃無厚也木石至堅順文可破大道渾淪條理可尋得其間而入之神不勞而事解所謂恢恢乎遊刃有餘也督者背脊之脉由尾閭而至泥丸骨節之間而精神之所遊也推而廣之物莫不有養生者知之內則緣吾身之督使神遊於虛而不滯於形氣之粗外則緣事物之督使神亦遊於虛而不攖於盤錯之累以此爲經蓋庶幾乎聖人艮背時行之要道而不止仙家尸解羽化之秘訣也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保身全生養親皆是可以生盡年則是可以死不可以死不足以爲養生之極功可以死者雖死而有不死者存也後泰失一段即是此意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奏刀之聲莫不中音合於桑林舞名之舞乃中經首成池樂章之會節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着此二字精細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用功之至參前倚衡凡天下之物皆作牛觀思所以解之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用功既熟遇牛即見其理間可解之處也凡學道者莫不如此顏子高堅前後即見無非牛時也如有立卓即日無全牛時也邵子學易凡坐卧處皆貼先天圖此見無非牛時也悅而有得凡見天下之物即作四段看此月無全牛時也惟實用功人乃有此苦亦惟實用功人乃有此樂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五官知止知所當止之處也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擊也大郤隙也導大窾竅也因其固然有物各付物行所無事之意技經肯綮骨肉聯絡之處之未嘗而況大軱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用以割肉故歲一易族庖衆庖月更刀折也用以折骨故月一易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磨也於硎礪也彼

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此數句緣督之精義也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骨節盤聚之處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開貌已解如土委地言無用刀之痕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語點睛前文無數筆墨俱化爲烟雲矣

此講緣督以爲經也因間遊刃可以養刀緣督遊神可以養生其致一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一足特立也天與其人與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一足爲獨兩足爲有與言人皆兩足相與而我獨一足是天生之使異於衆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此講惡無近刑也夫人不幸罹罪而刖一足境亦可謂惡矣乃恬然自安謂是天生而非人致之則所謂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乃惡無近刑之眞詮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求也畜乎樊籠也中神雖王旺也不善也不自知其善也

此講善無近名也飲食自足不攖樊籠而精神健旺境亦可謂善矣乃渾然忘之初不知其善則不惟逃名而并不見吾

之有可名斯善無近名之極致也

老聃死只此三字千古談黃老仙佛人便當一齊痛自改悔道經佛經皆與燒却幾千年來言不死者必以老聃爲稱首言老子者必以莊子爲護法然而莊子明云老聃死是老聃果死無疑也老聃且死而後之人欲得老聃之道以不死愚哉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猶言要結感動之也必有不蘄求也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背也情忘其所受古者謂是遁天之刑言死生天道天之情也本無哀樂今老聃至使人哭之極哀必其生平不能超然於生死有所以要結感動人者故不期哭而人自哭之是離天道而忘其所受之本然也本無苦惱而自生苦惱故曰遁天之刑也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適然而來生也適然而去死也事之偶然故曰時也理之必然故曰順也雖生而生主不益故當安於時雖死而生主不損故當處其順安之處之死生無變於已也而又何哀樂之有古者謂是帝之懸解生者假借附贅懸疣於太空之內如帝之懸之今而適死是免決癰潰而帝之懸方解也指物也當時有物莫非指之論故指可訓物謂凡形氣之粗可指名者也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生者形質猶薪也生主者神理猶火也形有盡故指有窮於爲薪之時然形雖弊而理不息如薪雖盡而火常傳也

吾讀此而知莊生之高於仙佛也可謂知死生之說矣死生者晝夜之道也生之必死猶晝之必夜也幼爲生之始壯爲生之盛老爲生之衰死爲生之終物必成始而成終故善吾

生所以善吾死惟善吾死乃所以善吾生也洪範五福曰壽曰考終命此之謂也題言養生而文兼言死所謂知始終之義達性命之理而非如二氏之說必謂可以不死也曰然則其言薪盡火傳何也曰此自然之理也生形有斃生理不息未生之初此理已具既死之後此理常存如薪與火薪燃火發薪盡火熄然而此火之理自在宇宙後復有薪復能燃火前薪不同於後薪形百變而不齊後火無殊於前火理亙古而不易然必謂前薪盡時將此火光截然封藏於太虛之中以待後薪而附而燃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然也然則薪盡

火傳乃生死之正理即此可以証輪廻羽化之謬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

此段講可以盡年而與吾生有涯句相呼應也通篇文勢前總提中分講後總結脉絡分明首尾融洽如紀律之師不敢亂走一步而觧者猶至支離破碎而不可成篇則真末如之何也

人間世言人間處世之道也

此承前篇無近名無近刑之意而欲以無名免刑也故以殆往而刑作起僅免刑焉作結前半極言刑之難免後半則其免刑之方也養生主者自修之實人間世者處世之道養生主所以怯其內憂人間世所以遠其外患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謂獨執己見不聽人言也萬病可醫獨此不治所謂下愚不移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比也言國之死者其多比於澤中之蕉也民其無如矣回嘗聞諸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即天下有道則不與易之意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法也謂法所聞而行之也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嘆聲若汝也殆往而刑耳

一喝山谷皆震直至篇末僅免刑焉一句其勢方住首尾呼應甚緊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手法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雜非但私欲繼擾之謂即治己治人之念紛然並起亦謂之雜雜則不虛多則不一不虛不一中心擾亂則內憂外患齊至矣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謂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謂有雜多擾憂之患何暇至於暴人謂衛君也之所行所處也行即前請行之行也

欲治人必先自治今吾之心不度時勢冒昧請行則是不免

雜多擾憂之患方自救不暇而何暇救人乎為第一層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流蕩而知名為人知之所為出出生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二句語氣不同德之所以流蕩者因乎名知之所生出者則是爭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句串講名必相傾軋而後成故求人知者乃爭之器也觀後名聞不爭可見二者凶器內蕩德而外出爭也非所以盡行也言未盡處世之道也

此承上文更進一步言即存於己者定矣然欲行於世則名聞而知起必相軋而相爭所存於己之德蕩矣德蕩於內爭出於外恐不可行也為第二層

且德厚信矼信實也矼堅也言積德之厚堅實而不蕩也未達人氣達通也氣字微妙人之相感皆以氣通名聞知名聞也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術同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名之曰菑人菑人言害人也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德信矼而不蕩矣名人知而不爭矣然亦必相人之氣質而曉人之心事相信而後諫未能如此而強以美言述於惡人之前則是彰人之惡以形己之美乃害人也未有不反為人害者也為第三層

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平聲用而汝也求有以異言衛君果能好賢則彼自有人何用汝去表異今頻汝諾行則其不知賢不肖之辨可知也若汝也唯諾也無詔教也言惟唯諾無以教之也

王公必將乘人猶陵人也而鬭其捷矜其敏捷所謂禦人以口給也而目將熒之眩惑而色將平之躊躇口將營之囁嚅容將形之屈服心且成之隨順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始初心也順吾之初心與之辨論而不為所窮也若殆以不信厚言猶云交淺言深也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我即善何心氣言不妄發然彼固不知賢愚之辨若唯唯諾諾不敢力諫則是適成其惡若順吾初心交淺言深則必逢彼之怒矣為第四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傴拊愛撫也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上不仁而下仁是拂上而子上以不美之名也故君之好名者擠之龍逢比干之所以死也昔明皇貶宋璟而謂其賣直沽名煬帝殺薛道衡而妬其空梁燕泥之句是皆好名而擠其臣下者也獨桀紂也與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叢胥有扈不愛其民而民歸堯禹則彼爽其實矣乃欲求之至於用兵相攻身辱國亡而求實之心未已也求實不就堯禹身上說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以龍逢比干之聖不能勝桀紂之好名以堯禹之聖不能勝叢胥有扈之求實而況若乎

此承上文又進一步言暴人豈特不悅賢且深惡賢何則已不賢而人賢則人擅其名而已喪其實故往往以賢為仇而必欲殺之雖以聖人之過化存神而不能勝也為第五層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上文層層翻撥幾於無可轉身乃只輕輕一語遂生下無數妙文如深山幽谷人徑胥絕忽然峰頭一轉又別開洞天福地也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

此從前雜多擾變生來道不欲雜則貴於虛虛不可強必端莊嚴肅以去神明之累所謂制外以養中也道不欲多則貴於一一難驟期必勉強克治以融物我之間所謂強恕以求仁也此實是顏子工夫他人見不及此不可槩以爲異說而忽之也

心齋之義不出虛一其未化處則在端與勉爾

曰惡嘆聲惡可夫以陽爲克孔揚外爲克滿揚揚之狀也孔甚也采色不定喜怒無常常人之所不違人不敢違其意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言養成驕悍之性人偶以言感觸必案而治之以求快其心也名之曰日漸進也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端而求虛則是拘執而不化也外合而內不勉而求一則是外合而內否也訾何訾議其過也其庸詎可乎

言彼方拒諫飾非我乃不化不合而欲訾議之必不可也

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述成語而上比於古人也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耶言人君與己並生於天何爲以己之言求其喜好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雖有教讁之語實皆古人所有非吾之私言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此從執而不化三句生來言我不能化我第內直我不能合我第外曲不能不訾第述古之成語內不計利害外不立異

同旁証遠引而不顯言其過亦可謂曲盡處世之方矣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政法猶言方法諜安也言方法太多而終不妥當也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爾矣止於無罪而已夫胡可以及化言不能化人也猶師心者也

師心句乃推所以不化之故而啓下心齋之義也我不能無心則人亦不能無心兩心相鬬嫌隙自生任你百計調停終有畛域故不及化夫人雖善怯不怨飄瓦人雖善怒不詈虛舟擧語之兒詈人而人喜之爲其無心也夫苟無心雖詈不怒而況於將順而匡救之乎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語若。有而爲之。其易耶。(言有心爲之則工夫容易與後無行地難爲天使難語意相對)易之者。皡天不宜。(有心則與天不相合)

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心齋者無心也是師心之藥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心志純一)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克己之目視聽言動兼之此獨言聽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合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聽以耳者。徇見聞之粗迹。與心全不相關。故曰止於耳。南榮趎曰。趎勉聞道達耳矣。此之謂也。聽以心者。聲入心通。內外

符合。初無間隔。孔子曰。回於吾言無所不悅。是也。然猶有心在。故曰止於符。氣則思慮不起。知識不萌。止此一腔生氣。與太空同體。乃爲虛之至。惟虛能受。惟虛能靈。惟虛能感。惟虛能應。故曰道集虛也。周子通書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與此可相發明。凡內篇中所引孔顏之言。類皆精粹。似有所本。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使教也言未聞教之時也)實自回也。(自以爲回是有己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聞教則不知有己也)可謂虛乎。

未始有回一語。即喪我物化至人無己之眞詮。七篇道理一以貫之。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世最是名字害事其難總更甚於利能忘名則庶幾矣)入則鳴。不入則止。(合則言不合則止也)無門無毒。(毒猶藥也此從前文醫門多疾句生來言無門亦無藥也)一宅(宅心於一所謂若一志也)而寓於不得已。(凡有所爲皆不得已而後起所謂因時順應也)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此二句身分甚高言果欲屏棄一切絕迹不行此則容易推是天下原有所不得已如事君事父推諉不得勢必須行而又欲內不傷已外能化人如雖行而地上無迹斯爲難耳不然而如隱士之果於世釋氏之背絕君親則未之難矣總)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僞爲也言用力也此解無行地之所以難也無行地則非人爲而動以天如爲天所使也動以人者猶可加以人功所謂大可爲也動以天者則著不得人力所謂化不可爲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

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爲天使則是以無爲爲以無知知如鳥無翼而自飛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所謂以無知知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闋隙也室中惟虛故顯生光明也此總承上文而推原之辭何謂無行地只是爲天使何謂爲天使只是以無知知何謂以無知知只是人心虛則生明如虛室之生白光也)吉祥止止。(上止萃也下止虛也吉祥止於止所謂惟道集虛也)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吉祥不止則是虛有未至如閉目靜坐而心實馳於外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徇使也耳目內通收視返聽也外於心知屏除意見也虛靜之至鬼神來聚而況於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物所由感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以此爲德之樞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造詣之極至也)而況散(衆人也)焉者乎。(極贊虛一之妙也)

此段正言處世之道所謂入世法也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葉公名也甚重重其事也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此五字是今日富貴人秘訣空文周旋而實不急人之難最使人哭笑不得也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慄懼也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道言也懽願也事無大小鮮不言願成也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罹刑罰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致疾病也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言食粗糲不求精好爨無欲清之人厨傳爨然討火之人皆不苦熱甚言自奉之薄也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言平日攻苦食淡初無內熱之病今甫受命而即發渴飲冰是受陰陽之

患也吾未至乎事之情而已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大戒猶言大閑不可踰越者也其一命也性分之所固有曰命其一義也職分之所當為曰義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親親仁也仁者性也性本於命而具於心故愛親之念與生俱來固結於心而不可解也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臣之分原是吾性之義義無往而不存故君無適而非君在國在野猶在朝也是之謂大戒此數句於性命仁義忠孝之理體認真切此孔孟之心傳不惟不同於楊墨佛老無父無君之教而并非沮溺荷蕢之流所得望其項背也誰謂莊生可槩以異端目之哉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

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人以不得已為不可奈何非也事親事君不可解而無容逃忠孝之心有所不容已也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其性情篤摯乃爾與竭力致身之語若合符契斯卜氏之所傳與世言受業西河不虛也夫子其行可矣自此以上所以免陰陽之患自此以下乃教以免人道之患也邱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靡從也信實也遠則必忠之以言忠者盡心告之也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過也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倒句法言莫之信也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庶幾可保全無殃也且以巧鬬力

者始乎陽明鬬之也常卒乎陰暗鬬之也泰至太甚也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誠也常卒乎鄙詐也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自以巧鬬力至此皆譬喻之辭言凡事皆始乎此而卒乎彼初雖立意不溢難保其終不溢也言者風波也言易動而難測也行者行卽前夫子其行之行言往而傳命也實喪也傳言易於無實故曰實喪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言忿怒之生別無他故皆由於巧言偏辭也書曰惟口興戎此之謂也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喘聲於是並生心厲言若粗心豪氣不擇言而詠則我之氣不平而人之氣亦激怒厲之心並生矣程子曰凡與人言者理勝則辭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言若機深

績寄尅滅過甚人將挾爲奸險不測以不肖之心相待而已不知也斯愈危矣世情之難眞是大境露不得大機深亦不得也

故法言曰無遷令遷改其辭令也無勸成強勸使和好也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分外求好則殆事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此殆事之實遷而勸之幸而成美亦不過一時討好未必能久設因此而反生意外之隙則其惡一成噬臍何及蓋天下儘有弄巧成拙之事不可以不慮也可不慎與此與下段皆類呼慎字多少深衷苦志皆在於此不得已而至於出世亦此一字基之也且夫乘物以遊心所謂物來順應也託不得已以養中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所以養其心也至矣何作爲報也報傳命也作爲如遷令勸成之類莫若爲致命傳命也此其難者

此段及下段皆極言入世之難以邈後無用之意勢皆側注如河流禹門江下三峽迅流直赴初無停波直至後言無用處乃是平原廣澤始作縈廻停滀之致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等殺也言天限之使不能長進也與之爲無方法也謂不以法度檢束也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去聲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忠必諫諍而至於犯斯爲過矣然其所以致過之由則忠也人君能因過而原其所以過則忠臣之心明而道耳之言入今太子之智止足以知諫我者之忤我而不知忤我者乃愛我也此則所謂天之殺之人未如之何也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正身乃涉世之本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外爲恭敬將順之形而內盡調和補救之心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則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則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就止在形若入於心則依附逢迎必有顛滅崩蹶之禍和止於心若出於形則顯露圭角必有聲名妖孽之災彼且爲嬰兒無知識也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町畦界限言無防閑節制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無止足也亦與之爲無崖此就之也達之入於無疵達之導之也因其所明而開導之使歸於無過所謂和之也事無大害且與曲從機有可乘從容開導納約自牖此之謂也鄭侯之於衛代宜公之於德宗初無犯顏強爭之迹而委曲激奏裨益弘多此道得也豈與說哉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材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矜其才以犯君則殆矣此不就不和之害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

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此能就能和之益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大蛤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一段正意在此數句夫愛之而爲拊蚉虻可謂用意之至矣而馬或決毀是意有所至而愛反有所亡也然則雖就之和之終無萬全之道也此干非不愛殷子胥非不愛吳而卒有剖心浮江之患此則意至愛亡之明驗也莊生豈欺我哉可不愼耶兩段皆以愼字作結

前段見立言之難此段見制行之難也一入世網觸處危機窮思極慮總無萬全之道則惟有歸於無用而後可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以手度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猶壞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液津液也樠流也）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

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相物猶言物色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診占也）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耶（疑為社即是有用也）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言人立為社亦是不知己者相詬累耳彼亦直寄焉已矣）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言即不為社寧復有剪伐之者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言彼其所以保生者不同於眾以為社不為社之義論之失之遠矣）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隱影也芘庇藾蔭也大約是謂影背庇蔭之也何法難解疑有脫誤）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

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之所以大而常存亦以不材之故耳）宋有荊氏者（地名）宜楸柏桑（皆有用之木也）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椿橛）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門也）之麗（欐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棺也）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祭祀之名漢郊祀志云古天子春有解是也）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適河祭河也以人祭河如為河伯娶婦之類）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言巫祝止知此等為不祥而不知以不用而全生乃神人之所為大祥也）支離疏（疏支離之名也）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頂會撮（髻也）指天五管在上（五臟之管皆繫於背背曲則五管皆向上也）兩髀（胯骨也）為脅（搬也）挫鍼（縫補也）治繲（洗濯也）足以餬口鼓筴（箕類）播精（播揀以取精也）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攘臂為勇則有似於武勇）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受力役之苦）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而況支離其德者乎（支離其德言其不材而無用也）

此四段皆言無用之可以全生所謂出世法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來者未來往者已過我生不辰獨丁斯時陳子昂詩云前不及見古人後不及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潸然而涕下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免刑二字是一篇主意天下有道聖人裁成天下天下無道聖人獨善其身至於周末則無道之極成固無望生亦難保桁楊相望觸處危機僅求免此惟有無用而已人謂其傲然肆志而不知其上下千古探度身世窮思極慮而出於此也嗚呼豈得已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已乎禁止之辭言慎無以德臨人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殆乎警戒之辭言止當畫地而趨不可妄走一步也迷陽迷陽。荻蒺無傷吾行。路也迷陽多生路傍以喻世途之荊棘也吾行郤曲。路郤曲而又有迷陽則易於傷足也無傷吾足。戒謹畏懼與前可不慎耶相應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此句結前半篇將命傳君是有用之用也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此句結後半篇不材全生是無用之用也

此段總結通篇也。通篇皆言其當無用。此推原其所以無用之故也。天下有道六句。乃一篇之精義。

以往而刑起。以僅免刑終。所謂來去分明。只如一句也。

吾讀此而悲莊子之志也。孔子曰君子懷刑。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刑之難免也久矣。一入世網。觸處危機。心生機生。心死機死。機生身死。機死身生。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心齋虛也。虛則機忘。吉祥止焉。雖然此亦道其常而已矣。居亂世事暴君。禍患之來。匪情匪理。立言之難。雖不尤不溢而猶有惡成不改之患。制行之難。雖能就能和而終有意至愛亡之憂。以材入世。必為世伐。與為世用。寧與世忘。慎之慎之。而卒歸於無用。豈得已哉。非此不能免乎今之世也。君子讀其書。論其世。諒其遇。悲其心可也。

德充符德充於中而符於外也

此總承前二篇也養生主去其內憂人間世遠其外患皆爲吾德未成故須內外交養及工夫旣到心有所得則德充於內不養生而死生不變且德符於外不遠害而利害不攖人之盡而合於天矣即前二篇之義而更進之以啓下大宗師之旨乃一部書之過脉也

魯有兀者刖足之人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言其弟子往時空空無知歸則實有所得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

耶是何人也

無形而心成謂忘形骸而以心化成也通篇以心字形字作關鍵故於此處總提一句使通身皆振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何止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人稱爲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言去庸人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心字着眼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一切仙佛衆生皆被此五字壓縛定不得出頭而不得與之變旣已死矣是甚不變須要體認眞切不得模糊混過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是實話道生天地天地有渾沌之時此理無變滅之事審乎無假生者假借也無假者未生以前眞精妙合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也審者知明而守固之意而不與物遷物形萬變此理不移命物之化物之化皆此理所命所謂造化之根柢樞紐也而守其宗也宗主也守萬化之宗主即大宗師之義也

三藏大乘中無慮億萬言誰能道得如此淸微莊子親炙孔子之門人得聖道之一端而偏至焉遂能冠百家而祖二氏內典丹經皆南華之牙後慧也而世遂神奇其說太陽不耀爝火詡光悲夫

吾儒之與仙釋其死生不變同其覆墜不遺同其不與物遷同其命物之化同若是則皆同乎曰相似而實絕不同也蓋吾儒能知性之理仙佛止識心之靈心之靈則虛性之理則

實虛則有待而後存實則無爲而常在此身雖死此理不變天地有壞此理不移未生之前此理已具品物流形此理不遷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守化之宗乃與天通子思云至誠無息朱子云這箇何嘗動是也二氏不知天命之性而止據心之虛靈知覺以爲宗欲於死生之際常留此不昧之精魂則是私意而非理之自然也莊子之學亦偏於氣其言死生不變命化守宗亦指氣之靈故曰無形而心成曰遊心乎德之和曰心未嘗死曰生時於心似亦未免乎知心而不知性之病特其識高意遠欲將此氣還之天地而通於萬物不屑屑

焉私爲已有而封而藏之此則非二氏之所及也故曰莊生高於仙佛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無不自異也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言無不同也無不異者分之殊無不同者理之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耳宜於聽目宜於視外之形也所以視聽之神則一無聰明而娛其神故不知耳目之所宜也而遊心乎德之和通篇以此句爲主後使之和豫不失於兌與物爲春咸和之餘皆是德之根聖人有所遊則是遊心乎德之和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物皆與我爲一不見我有所喪蓋德充之至無少歉缺也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德充於中則忘乎外矣所謂內重而見外之輕也

前命化守宗是言其德此不見所喪是言其充下保始之徵是言其符也

常季曰彼爲己言彼自爲己耳於人無與也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常心猶恒心也返觀內照識其心體是以知得心也守其心體而不遷變是以心得常心也物何爲最之哉最之尊之也言彼自爲己用功人何爲尊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得常心則能止心惟能止故能止天下之人使皆止於此如鑑於止水也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正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自正其生即所以正人之生猶止能止衆止也夫保始之徵保始即前所謂守宗徵即符也德充於中而符於外也不懼之實德充而符則心廣體胖泰然自得而常伸於萬物之上也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此是譬喻之辭言氣勇不懼者尚能雄於九軍況德充不懼者寧不高於一世哉求名而能自要其是俠烈人精髓彼他既看得破又道得出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此極言不懼之實也官天地以天地爲肢體也府萬物以萬物爲臟腑也寓形骸以形骸爲旅舍也象耳目以耳目爲象人也一其知思慮不雜也心不死死生無變也此勝於勇士之自要遠矣寧不足以維視一世而爲物之所最哉彼且擇日而登假登假猶升遐也此後人尸解羽化之所從出也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此段乃德充符之實理精義也前後六種其正意多在中間或在末段發揮此獨開頭先發正意而下遊衍而証足之其機杼又別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不廻避也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先生之門不當論貴何爲自誇執政而使人處其後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取法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堯字未詳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猶告狀之狀自狀猶自訟也言不幸罹刑而刖足便自訟其過以爲吾足不當亡此等之人甚多不自悔怨以爲吾本無過但吾足原不當存耳如此之人甚少也此卽右師介而以爲天也非人也之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言羿之善射中物之中央若中地耳益決無不中之理也然而不中者命也言遊於今之世必被刑如遊於羿之彀必被中幸而不被中者是其命好非果有以勝於人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形之內者心之德也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産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稱言也

此段言泥於形者之淺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無趾則以踵行故曰踵見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事也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尊於足者乃形內之心也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不教講以所聞之語直接無趾出而於夫子語弟子無趾語老聃處補點之避實取虛也孟子見梁襄王一章卽用此法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復前行之惡此卽夫子所以教無趾者於此補點之也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猶諄諄也以學子爲此卽前講以所聞中語於此補點之也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耶言務學求名以補形之惡則是不能超然無累而有所纏縛也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無趾曰天刑之自取桎梏則是天之刑之也安可解

此段言補其形者之拘也

內篇七篇中初未嘗貶孔子其不滿於孔子者止有此條益彼天資高曠見孔子之務學守禮以爲拘謹而不知內外一原顯微無間動容周旋卽是天命流行聖人之所以立極千

古而無流弊者正在此也古人質直心有未安卽發於言故載此條如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也此條而外若心齋之說義命之論命化守宗之言才全德不形之對稱引孔子不一而足大宗師乃其極詣而以孔顏之坐忘終之則其所歸可知矣世人見此文遂謂黜孔子而尊老聃不知養生主篇固嘗言老聃之非人也莊子之意以爲孔子事事好只太拘謹老聃雖非至人而死生一條可否一貫二語則實獲我心乃其平心權衡之論而初非右此而左彼也若外篇雜篇中猖狂詆訾之言皆後人之贋作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莊生寧有

此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惡貌醜也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常和而已矣言彼不唱而人自和之也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滿也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不字疑訛此乃言其名出乎四境也且而雌雄合乎前即上所云婦人願爲其妾也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

氾而若辭悶然泛然若應若辭不經心也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所謂忽忽如有所失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驚貌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爲其目瞑而不見己也形僅而不類已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心也形字心字處處提清法脈不亂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形似扇所以障首戰死者無首故不用翣也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此非愛其形之證也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此句未詳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此愛使其形之証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自其賦於天者而言德自其成於己者而言渾淪不顯曰全深藏不露曰不形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天人一體凡事之變皆命之流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聲不能規乎其始者也言不知其所從起也故不足以滑和滑亂也心凝於一則無彼此是非而常和同凡外物之變遷俱不足以亂之也不可入於靈府心者虛靈之府不可使事變入之也使之和豫此句就靜時說靜中不可使枯寂枯寂則間斷故必保其太和使常有欣欣豫說之致予之燕居申申夭夭即此意也通而不失於兌兌說也此句就動時說雖肆應流通而和說之致常在也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郤隙也雖郤猶無間也此句兼內外說和兌之意日夜初無間斷中形外與物爲春春者和也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此之謂

也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句統始終說接續也自上無郤生來時字自上春字生來言四時之氣轉相接續而生於心無止息也首段言守宗言保始此則其所以保守之實也看其言功夫處深潛縝密知其於心性上涵養純粹不止聰達爲高已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可見不形亦非容易必保於內者深固而後能不流露於外也德者成和之修也上豫兌春時皆和之意故云德者和之成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惟和已成而又不形斯不言而物自親之若淺露矜張則物情離矣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此段言德盛則形雖惡而不爲累也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頸也肩肩細長之貌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言心悅其人不覺支離大癭之醜廻視形全之人反覺頸太細長不好看也愛憎之極美惡易位眞有如此昔人有悅眇娟者以天下之人皆多一目千古喧傳以爲妙談不知是自此脫胎去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言德盛則人忘其形通篇皆是此意此句其點睛結穴處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人悅德而忘形忘形者人之所忘而德者人之所不忘也今若不修德而屑屑於形骸之末則是不忘人之所忘而反忘人之所不忘此之謂眞忘也

此段承前啓後是一篇之關鍵蓋王駘一段是德有所長申徒嘉無趾二段是形有所忘哀駘它一段總言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下聖人有所游一段則是忘其所忘而不忘其所不忘惠子一段則是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所忘也其來處逶邐去處飄忽却於中間着此數語結上起下總挈首尾使其通篇振宕流轉而無鬆散拖沓之病七篇花樣愈出愈新眞文中之雄也

故聖人有所游直接篇首游心乎德之和一句來波瀾闊大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言聖人游心乎德之和其所謂德非世俗之所謂德也世俗之所謂德明智約束新得才能而已矣聖人則以知爲横生意見反足害道是妖孽也約則強自檢束多所粘滯是膠固也德則以今之得補前之失是接續其故也工則以我之才求售於人是商賈之行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聖人自誠而明何思何慮惡用察察之小知質任自然不雕不斲惡用膠固而約束其天常全本無有失惡用復得游於無有本無有貨惡用求售總言忘形而無人之情也四者即指上四句也天鬻也鬻養也以天自養其心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能以天自養則天食之蓋靜觀道妙可以樂飢有似於食之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孔子疏水曲肱而樂顏子簞食瓢飲而亦樂是皆受食於天而無求於人者也茫茫千載誰其知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無人之情者忘形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是非二字總括前生死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等項也不得於身所謂不以滑和不以入於靈府也惠可云覓心了不可得與此語意相似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總結上文而咏嘆之言形則眇乎小哉所以羣於人也心則謷乎大哉獨游於天矣通篇以形字心字作眼故於此雙結而却不明點譬之書家有時出鋒有時藏鋒也

此段言聖人之忘形而全其德足以爲法也

結處頻點天字便與大宗師篇一脉相通古人作書凡其全部無不血脉融貫有如一篇而後之解者并其一篇而割裂之可勝嘆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故與固同此項上無人之情一句來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惠子誤認情爲心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言所謂無情不是斷滅正以人身生來皆是天道自然無所作為个若多情識橫生好惡則是不順自然而多添益於所生之外反足以傷其身故欲無好惡而不添益於性生之外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誤解益生作養生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天與之形天在形中不生好惡順其自然乃是不益生也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外神勞精是忘其心德也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槁梧几也瞑睡也甚蓋文人苦心勞神之態天選子之形，選擇而授之也子以堅白鳴。鳴自鳴於世也此是當而指點言你不知益生之傷攻只你便是樣子天當初授子以人形是選擇而生之子乃不順其自然疲精勞神窮以堅白之說鳴世豈不是有人之情而多所添益於本分之外反足以傷其身哉堅白者當時惠施公孫龍之徒有堅白石三之論鳴者即前所謂蘄以淑詭幻怪之名聞也

此段言惠子之忘德而疲其形足以為戒也

通篇以形字心字天字作眼人之明德本於天而具於心形其寄也此德與生俱來不與死去與時俱接不與物遷乃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所謂人心之天也心遊於此則塞乎天地貫乎萬物隨處圓滿無得無喪所謂充也積中發外保始有徵浩然常伸萬物信從所謂符也是知形雖渺然中處德實參乎兩大修德之士但當涵養其心性不必沾滯於形骸不惟恃勢位而陵人固俗而可羞即務學問以自補猶拘而未化試觀哀駘它惡駭天下而以才全德不形之故遂令人親其德之美而忘其形之惡闉跂甕瓮亦復如是然則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信然矣人不忘其形之可忘者反忘其德之不可忘者則誠忘而惑之甚也故聖人惟遊心乎德之和而一切世情淡然無有斯形忘心全而獨成其天不然而如惠施之徒勞精神以博名稱則遁天倍情而心形皆弊矣今者務外約者務內淺者狥人深者全天心在形內天在心中無形而心成則人盡而天見此下學上達之實功內聖外王皆原於此故以大宗師應帝王繼之

必忘形以全德是以性為有內外也必絕人以成天是以道為有精粗也夫性道一也何有內外費隱一也何有精粗形色天性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吾儒惟真知之故制外養中而不弛其敬慎異端妄生分別故遺下鶩上而無所忌憚矣若莊生者狂而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惜哉

大宗師 天者化之宗萬物之所師其道甚大故曰大宗師也

此承前篇獨成其天之義而暢發天人性命之奇超生死而貫物我乃其盡性至命之學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道之大原出於天理之至德合於天道出於天天之所爲德合於天人之所爲盡人合天理之事也而必以知始所謂始條理者智之事也通篇大義開口揭出直與結處命也夫句一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一色手法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天者自然之謂自然而生天之道也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自然生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然生也一陰一陽生生不已易知簡能毫無造作故曰無心而成化也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知之所知即後所謂知能登假於道也知之所不知即後所謂人有不得與也必以所知強與之則以心捐道以人助天而其命戕矣是以所知害所不知也聖人不以私智戕其命脩其身以俟之則天全故曰養也所謂有心而無爲也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言知所由當必是兩物對待然後能確指其彼此是非今天與人雖相待而實未定知天所爲已屬之人知人所爲亦可合天道通爲一而未有分也此天人合一之說常人雖聞而不解必眞人而後眞知之

自起至此爲一節乃一篇之總冒下文皆分疏知天所爲知人所爲末乃歸於天人之合一也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 逆拒也寡少也不以少而拒之所謂勿以善小而不爲也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此是眞人第一件本領故首言之 不雄成 不逆寡則所成者大矣而不以雄於人有大而能謙也 不謩士 成而不雄多士歸之然亦士自合耳不規規以爲之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程子曰有過則改之不可常留在心中爲悔 當而不自得也 聖不自聖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 天定而不爲物所累 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登假猶言上達道即後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乃天之所爲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 心定而靜 其覺無憂 隨遇而安 其食不甘 志有在不暇及而 其息深深 涵養純密也內典所綿秘要盡此 眞人之息以踵 深也 衆人之息以喉 淺也 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淺之甚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言衆人息淺只是天機淺其天機淺只是嗜欲深理欲不容並立欲長則理消理消則氣餒矣眞人忘嗜欲以全心性則天機深而息亦深此與孟子集義養氣同功非吐納導引家所得借口也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言其天機之深也妙在不知不止不說惡而已下出入往來始終受復皆生死之義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出入者所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 不知說惡故無訢拒 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 養生主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不忘其所始 受於天者守而不失此存心養性工夫能如此則翛然往來皆有主宰非徒委懷任運也 不求其所終 夭壽不貳俟之而已釋氏必欲求其所終遂言地獄輪迴則妄矣故曰莊生高於佛也 受而喜之 不說生而又喜之何也物之生意自喜所謂仁也生自喜非喜生仁自樂非樂仁也中心安仁孔子樂矣心不違仁顏子樂矣必謂樂道便是非矣 忘而復之 不忘所始而又忘之何也忘者守之也以人合天也 復之者化之也與天爲一也復之者所謂全受而全歸之也求長生者私所受而不歸則吝矣故曰非生高於仙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死亦道也惡之而求不死是以心捐道也生乃天之也說之而求長生

是以人助天也知死生之說則二者之病皆去是之謂眞人

自此以上言眞人之存於內者

若然者其心忘心忘者忘其心也此總承上文之辭乃一篇之要義役兩忘而化其道相忘乎道術相忘以生忘仁義忘禮樂坐忘皆本於此俗本訛作志其容寂惟心忘故容寂也下文所言皆從心忘發出其顙頯朴實之貌淒然似秋義之形也煖然似春仁之貌也喜怒通四時時應乎天而行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因物制宜其應不窮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也故樂通物非聖人也聖無不通故無樂有親非仁也仁無不愛故無親天時非賢也生時於心不在天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無人不得故利害通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

非役人也作僞心勞乃入役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皆所謂亡身不眞者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宜人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謙冲而非諂也與乎其觚而不堅也有廉隅而非堅僻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能闊大而非浮夸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能已乎才敏捷而非好動也滀乎其進我色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心日休而體自胖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浩然常伸而非色厲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得意忘言而非機深也

自此以上言眞人之著於外者

以刑爲體心中意念皆斬除也以禮爲翼禮以行之故爲翼以知爲時時而出之故爲時以德爲循率而由之故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斬除乾淨無罣礙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所謂世法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所謂作用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德本人所自有順而循之則道也如人本有足順足所往自能行遠登高而遂謂是勤苦脩行其實何勤行之有不過順其自然而已

此合內外而言之也莊生立言不盡同於佛老惟此數語則二氏之微言也夫克己去私貴於勇決吾儒自治有時用刑易曰利用刑人是也然其去私也乃所以存理也刑其非吾體者不以刑爲體也異端不然欲念理念一槩剷削譬諸草

木苟有萌蘖即行芟刈獨留此兀然者而已世謂黃老流爲刑名不待流也其體機深而肅殺原種刑名之根至於釋氏斬除尤勇仁義之端一萌即薙敢於滅五倫而棄四大綽乎其殺而已殺體不可以行於世則其用岐焉故禮本吾性而謂行於世是以禮爲僞也知本吾情而謂不得已是以性爲有內外也惟以德爲循有似率性之道然不勤行而高語自然則亦有非所循而循者矣原其病根皆由於以刑爲體故也夫黃老高言清淨釋氏矯語慈悲而莊生乃謂綽乎其殺者此則洞見其眞而質言之二氏雖善辯不能自解免也昔

者孔子嘗言之矣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儒者見性謂之仁
二氏見性謂之知仁本陽知本陰陽舒則近禮陰慘則近刑
故吾儒以禮爲用而二氏以刑爲體有由然也知仁合一則
盡道矣不然者寧偏於仁毋偏於知偏於仁不失爲君子偏
於知則流而入於忍人不可以不察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此總承上文如刑禮知德之類是所好也若狐不偕務光之類是所弗好也然好與不好皆一何謂皆一道無彼此亦無異同一與不一皆歸於一則無不一矣齊物論曰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

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一者天所爲不一者人所爲然一與不一皆一則無天之非人而無人之非天矣相待而未定故曰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自此以上言眞人自此以下言眞知也
死生命也此句提綱挈領一篇眉目所在衆人貪生惡死只是不知命眞人不死不生只是能至命故首言天之所爲此處言命也結處言命也夫如畫龍點睛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死生如晝夜皆天命之自然也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情實也死生之際人不能爲力皆實理如是所謂知之所不知也
彼特以天爲父倒句法猶云以父爲天也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字精妙如有所立卓爾即是此意非眞能顧諟明命不解道此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愈乎己言勝無君也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與此語氣相類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眞字確實天命無妄皆實理也故曰眞言天命卓然其理甚眞生我成我不啻君父父生我而猶愛之况天生我而敢不愛乎人有君而猶死之况天命我而敢不死乎可見修身俟命毋不得一刻工夫亦着不得一毫意見此聖學之秘傳不可以爲異端而忽之也泉涸魚相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皆喻辭言養生而惡死不如生死之兩忘也夫大塊載我
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也生死一體善則俱善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藏字最是養生秘訣舟在水而云藏於壑山在陸而云藏於澤者天地間高下相因通計大塊之體水之兩旁皆山山之四周必是澤也如此藏法幾於不得遯矣然而猶有無容以其猶有藏也然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讀此令人魂夢皆驚矣郭子元曰夫無力之力莫大於造化者也揭天地以趨新負川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

萬物無時而不移者也今一交臂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今我也我與今俱去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藏大小有宜矣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不藏則無遯矣特犯人之形言偶遇爲人也而猶
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程子曰將此身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與此互相發明程子橫看莊生豎看也故聖人遊於物之所不
得遯而皆存不藏於己而公於物則物不遯而已常在所謂死生無變於己也凡以己爲有亡者皆私己者也至人無己無己則無非己矣物無非己何亡之有善夭善夭則不夭矣故以顏子爲夭者非通論也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物不得遯是萬物之所係也皆存是一化之所待也所謂品彙之根柢造化之樞紐也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

天命之謂性脩信卽所謂眞卓也自其用之不息而言之則曰有情自其无妄而言之則曰有信其不息者自然而無爲所謂易知簡能也其无妄者不滯於形器所謂無聲無臭只此八字可抵一篇太極圖說可傳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見有情有信故可以傳心得而受之爲無形故不可見

無自本自根無道生物生物

道道自生曰道自生者自然而然自然而生所謂天而生也曰無自生而然自然之元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卽子曰用其天地光是天地體立天地是也神鬼神帝鬼神者造化之功用而皆誠之不鬼是道神帝也神者造道也鬼神也帝者造化之靈也無道則鬼與帝不

土皆而皆誠之不息是道神帝也靈理爲氣一也觀其言眞卓言情又言神則用了所謂誠神幾者非生已生天生地觀太極生兩儀可見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此句有語病太

知之矣極無先後只太極爲有而謂無在有先則是在六極之下猶六合也以有無爲二體所謂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

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元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古之眞人至此爲一節言眞人之眞知所謂知天之所爲者也可謂道天人之道知死生之說矣道之大原出於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率性之謂道道本於性性原於命命出於天故天命者道之大宗也命之大端見於陰陽晝夜死生陰陽之大者也陰陽兩化而一神故晝夜死生相待而成體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言晝夜之爲一也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始終者一體之義也無始不終無終不始終始合而後全故生與死相成也是命之著道之行也其理甚眞而不可易也佛以往爲登仙以入爲繫故佛欲無生而仙欲不死皆不知天命者也莊生其知之矣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是通死生於晝夜也天道變化而曰卓知其靜而正也天命於

穆而曰眞知其一而實也靜而正一而實者所謂誠也誠則不息其曰情者誠之通也道之用所以行也誠則不妄其曰信者誠之復也道之體所以立也道各正而無妄自通而自復通復不已而誠則一也物亦各正而無妄自生而自死生死不已而道則一也故天道通乎晝夜人性通乎死生天道齊乎小大人性公乎物我性非有我之所得私而公乎物形非一已之所能藏而隨乎化氣化推移而情信不損人物變更而眞卓不遷故可生可死亦不死不生遊於物所不得遯而皆存此天地之所以悠久日月之所以貞明山川之所以

流峙神聖之所以參天地而配日星河嶽者也佛欲無生以生爲妄也是不知眞卓情信也仙欲不死以死爲滅也是不知晝夜始終也通晝夜之道知死生之說究性命之原一天人之理其惟大易乎中庸者易之疏也莊生雖逞多與之合此其所以冠百家而祖二氏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也）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嘆聲）惡可子非其人也（言無才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生質之美也）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有之者知之也知之而欲得之尚有多少工夫在故知言頓悟者非也）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之者欲其功之純也）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外天下者一切世故皆不以之動心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物者吾身之物也外物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故進於外天下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所謂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兩忘而化其道者故進於外物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人惟不忘其生私己而欲蔽之故不與物通今既外生則無己而物化矣故朝而徹徹者通也朝徹者一朝而徹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所謂觀天下無一物非己者也是吾性之量也舊解作平旦之氣淺矣）朝徹而後能見獨（不能一貫則有彼此所謂天下之物無兩必有對也今既朝徹則貫通矣一以貫之更無有兩故曰獨也物皆有對惟道無對惟心無對惟性無對道本於性性具於心三者同出而異名其實一也上天下地止此一件更無別物鳶飛魚躍舉目便見不待閉目而眞索之故曰見獨也是吾性之體也朝徹則心公見獨則性定得聞性道與一貫者乃能解此數千年來尊莊子與闢莊子者皆不知莊子者也）見獨而後能無古今（此性之體無有彼此亦無始終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其致一也獨者無貳無雜無古今者所謂無間斷先後也程子曰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大哉言乎其知性矣）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古今不異則生死無變矣本無損而何死未嘗益而何生乎朱子曰道個何嘗動是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此實所不死不生何言不死者非不死也殺生者自死而道不死也不生者非不生也生生者自生而道不生也試觀古今來生生死死晝夜不息天地之道初無盈虧在人身者猶其在天地者也雖百般戕賊終年敝喪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性毫無虧損雖涵養擴充參贊位育而極其分量皆性命所固然又何嘗少加毫末也哉胡滄曉曰百川日夜歸虛谷消息盈虛水不知可謂通儒矣）其爲物也無不將也（往者過也）無不迎也（來者積也）無不毁也（化之也）無不成也（育之也）其名爲攖寧（二字精妙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也非不動之謂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此是攖寧眞解非不動靜者攖也本無動靜者寧也）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道體本無動靜故學道者不可厭動而求靜必於攖處得其寧則眞寧矣所謂制外以養中眞積力久而後一貫者其語道也不入寂滅其語學也不求頓悟斯孔氏之徒與進於二氏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書也）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讀書也）洛誦之孫聞之瞻明（見而知之）瞻明聞之聶許（聞而知之）聶許聞之需役（漸而行之）需役聞之於謳（行而樂之）於謳聞之元冥（樂則天矣）元冥聞之參寥（學至於天止矣然未有天地而道已在故又當過諸參寥也）參寥聞之疑始（道生天地萬物資始然自本自根不知其所以始故曰疑始）

此段爲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所謂知人之所爲者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眞人眞知、言天道也。眞人者誠也、眞知者明也、由誠而明、自然得道、所謂從容中道者也。其次必用力以求得之、所謂人之道也。其語道也、實乎動靜、其語學也、兼乎知行、始於聞見、終於性天、由勉幾安、由大入化、用功之先後、得效之淺深、源流井井、本末具在、世乃有遺聞見之知、而提言頓悟、憚力行之難、而高語自然者、又莊生之罪人也。

自此以上、言大宗師之理已盡。自此以下、皆引證之辭也。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首脊尻是一體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總承上三句張子凡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此之謂也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形狀與支離疏相似陰陽之氣有沴、沴亂也其心閒而無事。氣沴而心自閒此是何等本領跰䟢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又字妙今生已過來生又來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同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因物付物因時制宜目前便有此象不待六道輪廻之後也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解見養生主篇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殺生者結病養生者結丹人謂丹成而無病不知懸而不解則丹亦病也以物有結之也物不勝天終歸於化故不如因而順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言無以哭驚其化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往也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鼠無肝蟲無臂言將化爲無物也與楞嚴經言龜毛兔角同義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父猶愛之而其卓君猶死之而況其眞此之謂也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妙喩可令頑石點頭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仙羽化而佛再來恐皆不免此譏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所謂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成然寐、蘧然覺。前以生死爲夜旦此以生死爲夢覺以爲夜旦者知天也以爲夢覺者知人也子桑戸、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所謂兩忘而化

(其道能外生者也)無所終窮(總生則不死矣)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禮必有意所謂和也然臨尸而歌則已甚矣所謂知和而和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道無內外此非夫子之言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與天為徒也)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三才異體其氣一也)彼以生為附贅縣疣(太虛之中結此血肉之軀有如贅疣也)以死為決疣潰癰(形骸既化復歸太虛則贅疣消矣)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先生後生其生一也先死後死其死一也先生後死先死後生生死循環不知其先後之所在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生者假借也五官百骸異物合體而非真我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皆異物也故可遺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真元迭運始終循環猶日月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以禮為觀人之耳目者可謂不知禮矣此非夫子之言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彼以方內為桎梏如天之刑之也此非夫子之言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求所以免戮之方也)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穿其池以通乎江湖也)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所謂兩忘而化其道也以池域水則失養以方域道則多事故池穿而養給以其相忘於江湖也方化而生定以其相忘乎道術也程子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子貢曰敢問畸人(言如是則異於人也)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人蓋則天合矣)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天人一理此非夫子之言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與前知天知人真知相照應)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於禮之中存禮之意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不知孰後(所謂不知死生先後所在)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生者化也人亦物也雖生為人若化為物此所化者不知又化何物人與物皆化而又何哀樂之有)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化為異物猶不化也即前鷄彈輪馬之說也)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目前生者經剎不化即前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說也)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言生夢而死方覺也)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形有死生心無死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者眾人也聖人無形而心成故形化而心無損焉)有旦宅而無情死(旦暫也情實也心既無損則其死也不過暫宅於地下所謂息我也而豈真死哉)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既無情死果可不哭然而人皆哭之必與人異則又非矣所以人乃爾亦乃爾也)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人哭亦哭猶有人之見者存也彼且相與吾之萬物)

一體原無彼我人化亦吾化也人哭亦吾哭也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即所謂相與吾之也郭子元曰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孫月峯曰吾字與乃字對乃作彼觀吾作我觀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相與吾之猶有我之見存也庸詎知所謂吾之者何謂乎汝不能知但即汝觀汝可夢爲物則物亦可夢爲汝惡知今之言者非物之所夢也然則生非果生而死非實死生死物我未有分也物我未分故人哭亦哭生死不分則吾無哀矣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造作求適不如得之一笑笑猶多事不如任其推移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子元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自此以上至於子祀其致一也

自子祀至此爲一節言眞人之得道者與前死生命也一段

互相印証所謂知天之所爲者也言天道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資猶益也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軹只同語辭也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言陶鑄之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得乘成以隨先生耶此數語乃是要義聚人裁成萬物輔相天地皆是此理大道非遠欲之即是人性不死復之即全天之所爲即在人之所爲之中故仁義是非之內即可息黥補劓而底於成蓋將陶鑄堯許爲一矣此大道所以可合而人道所以有功也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意而歎詆實是至言故許由不復置辨但恐其未能至是爾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不爲仁義則黥息矣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能古而拙則是非之劓亦補矣此所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忘仁義禮樂前所謂外物者坐忘則外生者也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四字括盡一篇要義天

地萬物本通爲一是謂大通忘已而與之混同則合物我一死生合天人而性命之眞體見矣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大同於物則不喜人之形而藏之故無好化則無常也遊於物所不得遯而皆存則無常乃所以常存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自意而子至此爲一節言所以得道之方與南伯子葵一段

互相印証所謂知人之所爲者也言人道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不能成聲其詩亦信口舉之也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

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此數語須善會若認作怨天尤人之辭不惟低却子桑身分且使一篇文義不明此乃是心閒無事仔細體認之辭覺得造化之故實不可解實不可解則眞解出矣何謂眞解莫之為而為乃是眞天莫之致而至乃是眞命也故曰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點出命字作結萬水歸源一滴不漏以見人之所為畢日信步莫非天命之流行無為無形而有情有信卓然甚眞能盡性以至於命則天人合而大宗師之理盡矣

此段為一篇言天人之合一也如此閎博奧衍之文却以淡語冷結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言外筆墨眞化為煙雲矣

通篇以命字作主天之所為則是命人之所為盡性以至命而已人為之盡乃與天合其歸一也眞人眞知言知天之所

為南伯子葵言知人之所為子祀至孟孫才證知天所為者意而子顏回證知人所為者子桑知命證天人之合一而落人以至命之極功也段落簡明無煩衍說其中齊物我之化一生死之體究性命之原合天人之道言多粹精類非二氏所能及特其既知大道之元同而又言方有內外既知天人之一致又欲舉仁義禮樂而去之則是形上形下終判為二域下學上達終分為二候所以舍近務遠遺下窺高而道術為天下裂學者取其獨至之識而辨其似是之非則亦窮理盡性之一助也

應帝王以道應物帝王之治也

此承前篇攖寧坐忘之義言本此以應世則無為而治矣大宗師者其內聖之極功應帝王者其外王之能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此便是治天下妙理無思無為上不知也不識不知下不知也上下不知至治之極此乃未鑿之渾沌與結處一氣呼吸故曰七篇起結皆是一色手法也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言其悟之晚也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藏而要之是有知也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非人者天也藏仁要人雖能得人而其天漓矣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無物我是非之見也其知情信。其德甚眞。情信即前篇所

謂有情有信也道本情信知豈假於道亦與為情信故其德眞實而無妄雖知猶不知也而未始入於非人。知信德眞入於天矣而渾然忘之未始以為非人所謂天與人不相勝者也

此言治天下者泯其知識無鑿渾沌去人之有為而同天之無為乃為至治處體一篇之大義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句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經常之式政也道義之度禮也以已出之則議道自已而為政以德矣人孰敢不聽而化之。以為不敢不化則不化矣夫化者忘其不敢者也狂接輿曰。是欺德也。禮法政刑治民於外故曰欺德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不欺故治內也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

矣。使之各正其性命而後率其性而行之則萬物雖予各有其能事而不必以己之式度繩之於外也天下咸若其性而我無與焉治之至也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民本安然無事而我以式度治外是熏鑿其民而增弋之也民將避之矣

此言以有為治之而不治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病根在一為字 無名人曰。去。斥之也 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不預言無預汗己之事嫌其發問之不切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外篇何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此之謂也 厭句 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感動也言心不可為治天下所動也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無欲而復其性則遊心於淡矣克己而通其命則合氣於漠矣淡漠者物之自然也順其自然而無私則物各適其性命而不擾天下惡有不治者哉無為而天下治篤恭而天下平其理實是如此不可緊以為荒唐而棄之也

此言以無為治之而自治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勇也 物徹疏明。智也 學道不勸。仁也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胥者胥徒技者工技易者更番係者拘繫不遑是皆限於府而屬於聚勞其形以憂其心有為不化與此等耳言不能遊於無有則傷其內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致人獵取也 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致人繫縻也言不能立乎不測則傷於外也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此段承前起後。一篇關鍵。言所以有為不治。無為而後治者。蓋以有心為之。則我不能遊於無有。既勞心而傷其內。人有以窺而測之。將傷我而傷其外。故必淡漠無為。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乃可以應天下。而不為天下所傷也。立乎不測二句。有如出題。季咸以下。皆發此意也。前幅逍遙寫來中點出而後發揮之。其謀篇與逍遙遊同。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恐被揣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心服甚也 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言季咸勝於壺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既盡也言汝雖盡見我之文未嘗盡見我之實而豈能知我之道哉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雌所以能卵者皆雄如其機無雄則雌奚卵哉人所以能相者皆我示以心無心則人奚相焉先倫而下乃証之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亢而求伸如有雄哉故人得而相汝猶雌之得卵也 嘗試與來。以

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言無生氣如濕灰之不復燃也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乎二字宜善會果如濕灰則已死矣聖人之道不入斷滅寂然之內如有萌芽此誠之復而乾之元也但未入動機而又無正相故淺人以為近死耳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閉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言其杜者有變動之境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天壤猶云天境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天壤沖虛而生機不息故曰繼之者善也人心沖虛而生意自動其善與天同故曰善者機也嘗又

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地文陰勝天壤陽勝陰陽沖和則莫勝矣莫勝則均均則平故曰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鯢大魚桓盤桓審水之淵旋處也機發於踵鯢桓之審不震不正止水之審太沖莫勝流水之審也文勢平衍故於此處總束一段使不散漫發揮縱送極行文之能事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矣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地文陰也天壤陽也太沖莫勝陰陽和也陰陽互根皆宗太極凡機之發皆出乎宗由陰陽以返太極則一元未交渾然

寂然萬理咸在而機未始出吾宗所謂喜怒之未發者也性之體也中庸曰淵淵其淵此九淵之首也吾與之虛而委蛇虛字是一篇要義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皆不外此後亦虛而已與此呼應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弟音頹義亦同因以為波流又似弱而不聚又似流而不息此真性海瀾淪光景門外人不知也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可謂忘機之至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雖處紛紜而內者不出若封之焉此是壺子薪傳能如是則不得而測之矣一以是終

此段講立乎不測也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尸主也府聚也任當於己也主先乎物也未嘗無名而人自歸之未嘗為之主也未嘗無謀而過而不留未嘗藏而聚也未嘗無事而與衆共之不以獨任於己未嘗無

知而與物推移不作主張而先乎物也此所謂應物自然而無容私者而非愚昧懦弱之謂也體盡無窮體備天下之無窮所謂大本達道一以貫之也而遊無朕萬性皆在而實無形色聲臭故體雖皆備而心常遊於無朕此靜虛也盡其所受乎天踐其形而復其性也而無見得未嘗遣作而增益之故不見得此動虛也此數語實是聖人境界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體盡無窮也此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遊無朕也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曰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此盡其所受乎天也孔子又曰君子之道者三我無能焉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此無見得也亦虛而已虛字是莊子一生本領亦字與上文呼應言立不測者虛而委蛇遊無有者亦虛而已以少對多而精理各足所謂參差可觀也

此段講遊於無有也

至人之用心若鏡此句總承上二段言不測非以愚人無有非以愚我立乎不測者自虛遊於無有者亦虛

虛則生明故若鏡焉明者帝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曰明王而必本於虛此所謂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者也不將已往者不送也不迎未來者不迎也應而不藏此何是應帝王正文言以一心因應乎天下如物來而鏡自照之然用雖萬變而本體自如亦如鏡焉所照之物已過則虛明之體如故未嘗藏纖芥於其中也不將不逆者意必固我之俱忘應而不藏者所謂因物付物雖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誰謂莊生可槩以異端目之哉故能勝物而不傷此句總結通篇能勝物者無勞形怵心之患而不傷者無來田來藉之端也

此段正結言能虛而無爲則天下自治而我不傷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即篇首所謂不知而甚真者也儵與忽時相遇於渾沌之地中央者萬化之所會也渾沌待之甚善渾沌則無所不善矣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報德便多事凡人之所以爲利者乃其所以爲害也曰人

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所謂無眼耳鼻舌身意者也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嗜慾既開則天真喪機智日生則淳樸散故曰渾沌死也

此段反結言不能虛而至於有爲則天下未治而我已傷矣

古之治天下者渾沌而已矣渾沌者不知之謂也上不以知御下下不以知逆上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故無知也而後無爲無爲也而後治有虞氏其猶有知也泰氏進於無知矣有知而有爲則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經式義度愈出而民愈避無知而無爲則我遊心於淡民合氣於漠自然無私而天下治矣夫其所以有爲不治無爲而後治者何哉天下者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物而不物於物乃可以勝物是故以智測之而不勝以勇刼之而不勝以法繩之而不勝以術誘之而不勝一有所恃則不可恃矣故天下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此不勝天下也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人君之心止一耳而後左右無不窺而測也左右嬖寺日伺以餂其意公卿大臣日思以盜其權薄海億兆日媚以察其癖一有所向而爲所測則迎而中之矣中之而不能不爲所中也始而逢迎之逢迎之而喜則敢侮弄之侮弄之

而不怒則敢刼制之而危亂滅亡之患至矣所謂虎豹來田猨狙來藉者也勞形怵心者傷於內來田來藉者傷於外欲去是二患必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立乎不測者非愚人也遊於無有者非愚己也其道不外乎虛虛而不露其機則不測虛而不滯於迹則無有所謂惟道集虛者也能虛則明生焉虛而明者帝王之所以應天下也虛則廓然而大公明則物來而順應大公則意必之見俱忘順應則靜虛之體不攖惟其虛而能應故勝物而無勞形怵心之患惟其應而仍虛故不測而無來田來藉之傷此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

與乃無爲而治之實義也不然而必欲用知以爲天下則我
生其機智而人散其淳樸上以知御下是上鑿下也下以知
遁上是下鑿上也上下交相鑿而天下亂矣文之首尾脉絡
甚明而其道亦未嘗無取焉拘儒淺見聞淡漠而天下治則
以爲誕夫老莊固誕孔子亦誕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
也與則堯舜孔子之所以治天下其亦可思矣仲弓問子桑
伯子子曰可也簡簡近於無爲而曰可者謂其亦可以治天
下也漢之文帝是也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莊本乎道德之意乃欲并

齊禮而廢之此則居簡行簡之過然以視徒政刑者不猶愈
乎是孔子之所可也學者知其偏而救之如仲弓焉斯善矣
不可并其長而槩沒之也
此七篇者所謂內篇者也是莊子所手訂也逍遥遊者言其
志也齊物論者知之明養生主者行之力人間世則處世之
方德充符則自修之實大宗師者內聖之極功應帝王者外
王之能事也所謂部如一篇增之損之而不能顚之倒之而
不可者也鯤鵬之大即是無所困苦之根喪偶喪我乃其因
是物化之故吾生有涯而火傳則無盡也往而刑不如其儘

免刑也無形而心成則獨成其天矣天之所爲者其命也夫
四問不知眞未鑿之渾沌也此則所謂篇如一章首尾呼應
一氣貫注者也逍遥遊只是大不困苦齊物論只是我與物
化養生主只是薪盡火傳人間世只是無用免刑德充符只
是無形心成大宗師只是達天知命應帝王只是無爲而治
此則所謂篇如一句如龍戲珠江翻海沸而阿堵中物乃止
徑寸者也不寧惟是已焉至人無已逍遥遊之精義而喪我
物化乃無已之至也天君眞宰齊物論之實理而生主無盡
即眞宰之體也人間世祛養生之外患而心齋無用猶緣督

也德充符統處世於內修而遊心成和猶心齋也大宗師之
知命達天則獨成其天之無境應帝王之無爲而治則坐忘
攖寧之緒餘也由此觀之一部且如一章矣至人無已性體
之虛也喪我物化則虛公之至矣緣督遊於虛也心齋虛其
內無用虛其外也德充近於實矣然而內保而外不蕩不以
滑和不以入於靈府猶之虛也坐忘攖寧則虛之所以立體
不測無有則虛之所以致用也七篇之義一言蔽之曰遊心
於虛而已由此觀之則一部且如一句矣若是者何也曰凡
以云適也天下之文其離奇變化而不可槩適至南華而止

矣然熟讀而細玩之則見其部如一篇篇如一章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也又見其部如一章且如一句如是其通之甚也然則天下之妙文而必無不通其信然矣學者得是術也以往將能盡通天下之文而其所自作亦無不通是則吾所以註南華之意也

南華通七卷陜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有春秋義已著録是編取莊子內篇以時文之法評之使起承轉合提掇呼應一一易曉中亦頗以儒理文其說

南華本義不分卷

〔清〕林仲懿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六年存悔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華本義二卷》提要

朱子云。老莊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朱子不欲何也。爲其非吾儒之學也。然朱子卻亦未嘗不亟稱莊子文章。曰。其才高如老子。老子齊脚斂手。莊子跌蕩。卻將無數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竊嘗觀朱子論莊子數則。而恍然有以得莊子之本義者。得其本義而莊子與吾儒冰炭益明已。愛其文而註其書。駁其理而論其文。與朱子不欲註莊之意。其亦不相剌謬矣乎。書成題曰南華本義。非曰已盡南華文章之趣。庶幾思過半矣。

莊子之言。未嘗無可取。彼亦時復有竊孔氏書而爲說者。乃正朱子所謂貌同心異。明道所謂句句同然而不同者是也。不以門戶歸宿之不同。而掩其語言文字之相似。亦不以語言文字之相似。而掩其門戶歸宿之不同。每見諸家註莊。輒欲引而置之洙泗之閒

豈唯不知聖人之道。亦初不知莊子之言耳。

史記莊子列傳。要歸老子之言。詆訾孔子之徒。案莊子不願學孔子。而特以聖人尊孔子。重言十七。孔子居多。不應便坐以詆訾孔子之罪。固是宗老子。亦不盡與老子合。老子之學。倘要應世。莊子卻不然。故朱子說他走了老子意思。彼先得釋氏之意。而自成一家言者也。極尊孔子。極宗老子。又卻有時與發而揶揄孔子與老子。彼所謂狂也。使得親炙聖人。江湖大樽。

廣莫大樹。或未必不在沂水舞雩之班。然朱子說原壤似莊子。原壤非夫子之故人乎。是皆天之生是使狂也。

朱子最喜莊子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說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後來人如何下得。又說天其運乎一段。莊子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案莊子筆力。若肯發明周公仲尼之道。當不在孟子七篇下。朱子豈不與他作章句。只爲他知者過之。他書悉聽衆人濫註。朱子都不管他閒事。卻被衆人註作了無意理。無意趣。無眉眼脈絡章法結構。顛倒支離。如眼中啽囈底鶻突文字。也是他自取之也。

註莊家。錯認南華作恢恑憰怪。信口胡談。不可究詰之文。以故居之不疑。而作不可究詰之註。不必問其解南華與不。恐亦不自解其註耳。不知莊子非惠施比也。朱子說莊周是个大秀才。他都理會得。要之他病

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朱子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莫大於秋毫。莫壽乎殤子。假令莊子自作此等語。那討得朱子恁地品題。諸公以莊子之所攻作莊子底說話。自矛自盾。而勿求於心。則其他臆說亦大略可睹已。拙註閒摘一二。亦不可徧舉也。莊子曰。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莊子固亦恐後世之以已爲恢恑

憰怪者流也。諸公柰何註莊子而重以誣夫莊子。吾不敢謂天下無解南華者。解者不必註。註者不必解。此亦莊子之不幸也夫。

離騷與南華。少時佔畢記誦。食不知味。一也。後來漸覺南華易讀。離騷難讀。離騷味厚。南華味淺。雖然。此以理言也。若夫莊子匠心結撰。下筆有神。意度波瀾。橫絕今古。實亦文章至寶。案頭何可一日無此君。

南華。今本與古本輒不同。其增減更定。亦自有佳有不

佳。不佳固陋。佳亦多事。古人文字。原不勞後人點竄。茲故悉從古本云。

南華字句。亦應逐一訓詁。以便初學。但予意所重。在乎章法段落。創通大意。而又惡夫坊本之註甚所不必註者也。疎陋之譏。固知不免。讀者欲詳。取坊本閱之可也。且不睹坊本。則予創通大意之微長。卒亦未有知之者矣。

莊子反覆於忘死生之說。也復好笑。聖人不說忘死生。

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已足見存順沒寧之意。莊子幻妄乾坤。只爲自古皆有死耳。卻下筆便說不悅生不惡死。便說死生無變於己。知其不可柰何。故出大言以自遣。正所謂此處無銀十兩。而得謂之忘死生乎。佛言輪迴。程子謂此事說有說無皆難。吾見生而能誦經史道前身事甚悉。憶妻孥昆弟而流涕者矣。此閒有然而不盡然也。其所以然。所以不然。亦聖人存而不論者也。故程子難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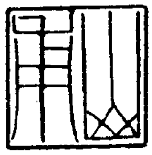
莊子偏說薪窮火傳。不知其盡。又說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又說成然寐。蘧然覺。又說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認眞死生轉流。說得恁地親切不爽。而豈其然乎。此得謂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乎。故歐公曰。老氏貪生。釋氏畏死。斯言當矣。惜乎莊子之才。不爲聖人之徒。而開竺教之先。不亦悲乎。

莊子不愛名利。固也。然能謝當世寵利之名。而未嘗不愛身後文章之名。不然。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又何以著南華爲也。夫亦欲藉文章留姓名於人閒之意云爾。山甫不能自以文章名世。夫亦藉註莊以留姓名於人閒云爾。

丙寅夏六月。註莊未脫稾。而淋雨十日。敝廬漏若露處。自覆以簑笠。賴有南華在手。雖苦沾濡。故不遑恤。婢子不解事。數白竈無煙。亂人意。予只以不應卻之。亦一消遣法也。

棲霞林仲懿山甫氏識



南華內篇目錄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閒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外篇雜篇。多內篇之注脚。時或失則粗豪。亦復不少佳構。顧災梨匪易。卽此五萬言。無力付剞劂。讀者解內篇。自可因此識彼。亦何必予言之覼縷也。故註內篇止。

南華本義

同懷兄仲愚又曾點次

棲霞謙齋林仲懿山甫註評

內弟牟永澄滙川同訂

胞姪　甦萬穌
長男　譔掌綸
中男　譪肱艮　參校
堂姪　誥紫封

逍遙遊

見其大則心泰。是此題之意。一篇眼目。在樹之於無何有之鄉。

北冥有魚。忽然有魚。太極靜而生陰也。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化而為鳥。忽然化鳥。靜極而動。動而生陽也。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怒奮也。奮起如怒也。其翼若垂天之雲。大字是立言主意。鯤之大。渾寫全體。鵬之大。寫背寫翼。手法一變。兩不知其幾千里。虛寫。若垂天之雲。實寫。手法又一變。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鳥徙南冥。動極復靜也。北冥南冥。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發端藍本中庸魚躍鳶飛。只中間添个化字。輕輕寫出一幅太極圖陰陽動靜互根之象。筆力得未曾有。然莊子學問。卻只重在無極。逍遙遊說得渾淪。是藏鋒文字。齊物論乃暢言之。○以上說鯤說鵬。寓言道體之大。下文則抽出鵬徙南冥。以風寓道。而以摶風寓體道之人。於此分不清段落。看不出兩層意思。便通體不得解。此處得解。即全幅如破竹。更無難解處也。齊諧者。志

怪者也。南冥註在後。齊諧註在前。牽搭之法。最宜臨摹。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拍也扶搖大風而上者九萬里。摶風伊始。便立个九萬里程頭。少一里不得。寓言體道之人。致廣大極高明。定作天地閒古今來第一人。更不落第二層想也。去以六月息者也。九萬里非旦夕可到。必摶風六月然後背負青天。上之無可上。而舒翼自如也。寓言體道人。志之所至。功必至之。斷不肯半塗而廢之意。去字緊粘上字。是豎說。非橫說。息是休息。在九萬里上。非已到南冥而息。息字尤不得與以息相吹之息。鶻突混纏。六月。非泛言半年。乃自復之乾之說也。何以知之。曰海運。運之為言動也。一陽初動。建子之月也。曰乘天地之正。正之為言正月也。小雅正月繁霜。純陽建巳之月也。過此則陽極陰生。漸向南冥去也。故曰而後乃今將圖南。大鵬也只有此六月。蜩鳩也只有此六

月。唯大鵬則以六月摶風九萬里耳。分明便是人生一世底說話。認真作六个月看。則誤矣。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田閒浮氣也。塵埃。輕塵也。風遊塵也。鼻息出入之氣謂之息。風即造物之息也。野馬塵埃皆是也。張子正蒙太和所謂道。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老子亦曰。天地之閒。其猶橐籥乎。此莊子所為以風寓道也。或問朱子。野馬也三句是如何。朱子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个推去。據此。故知其寓言體道之功。大而有本也。下文風之積也不厚。正是從這裏掀翻說。○此其為說蓋亦髣髴大莫能載。小莫能破。造端夫婦。察乎天地之意。子思子言。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他卻從扶搖九萬里。倒跌到野馬塵埃。行文有隱顯順逆之不同。人故不解其藍本所出。故程子稱他形容道體之言亦有善者。但說來說去。其究在無何有之鄉。終是知者過之耳。天之蒼蒼其

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忽然說天之高遠何也。鵬置身九萬里上頭。其自上視下。亦如人在下看天一般。先說天之高遠。正爲跌出鵬之高遠。寓言聖人體道之功。登峯造極。與衆人高下懸絕。當作如是觀也。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正是顧此。阿堵中。便有个藐姑射之山。其光閃閃。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坳音凹。窊下也。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上文純用正筆。意思已足。此則又借水喻風。用反筆大起一波。然非有他說。只是申明所以必摶扶搖而上九萬里之故。反面在喻意中寫出。水淺而舟大一句。不是爲注得本文明白。正是爲下文接得醒快。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音倍。重也。 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閼音遏。天閼。中道而止也。 而後乃今將圖南。正意亦用反起。與喻意起句雙峯對峙。以下則都是正面。正喻相映。兩面俱透。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下。底也。由野馬塵埃。積之九萬里而鵬處其上。則鵬之下。徹底都是風也。培風。猶言風之積也厚。莫之夭閼。猶言其負大翼也有力。曰將圖南。故知去以六月息。非已到南冥之謂。或問說到圖南而止。不及南冥。何也。曰。與齊物論參看自明。疊下兩个而後乃今字。何也。曰。特地惹出蜩鳩底笑來。 蜩條與鷽音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近郊也。 三飡而反。飡以飲澆飯也。三飡見禮雜記註。俗作餐誤。 腹猶果然。果音顆。飽貌。 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蜩鳩眼如鍼孔。敢笑大鵬。不知圖南之須風。猶行者之須糧。百里千里。已非適莽蒼比。況鵬之徙於南冥乎。二蟲何知。宜其笑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窘不知晦朔。蟪蛄音惠孤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正說小知大知。忽及小年大年。言似更端。非也。小年便是說底小知。大年便是說底大知也。小知何以謂之朝菌蟪蛄。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是也。若然者。終身役役而不知其所歸。其形化。其心與之然。此小年也。大知何以謂之冥靈大椿。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是也。若然者。死生無變於己。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豈不是以五百歲爲春秋八千歲爲春秋之大年乎。此其取義。初非世俗尙年之說。坊本因朝菌蟪蛄二句。有兩不知字。謂推本知有大小由於年有大小。失之遠矣。不知晦朔。不知春秋。猶言不度晦朔。不度春秋。貼小年。不貼小知。莊子意思。正是年有大小。由於知有大小。柰何倒說。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是小他之詞。區區八百餘歲。便稱古今無兩大年。由大年觀之。是未度一春秋之殤子耳。何況衆人。匹之冥靈大椿。不亦悲乎。之二蟲以飛搶榆枋笑摶風而不自知朝華夕零之適爲大鵬憐憫而已矣。何以小彭祖之年。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之旨也。世上那有个冥靈大椿。大鵬亦且適南冥。其必以六月摶風九萬里者。只要人

於不死不生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便是冥靈大椿終古不敝耳此意非與齊物論大宗師參看不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天池注北冥一變）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魚分寫廣修一變）其名為鯤（後點魚名一變）有鳥焉（魚鳥各開一變）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背翼俱用實寫一變）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添羊角字一變羊角旋風也）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加一且字分出兩層又一變）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蜩鳩先自敘而後笑斥鴳笑詞在首尾又一變○上文寫言小大已明即可接入正意再插湯問棘一段作證更覺波瀾壯闊妙在與前文大同小異而筆筆變化各自合拍尤為文章出落金鍼一段俱作湯問棘語故愈複愈妙坊本註翼若垂天之雲句列子湯問語止此便教摶扶搖羊角以下複得可笑古人文字往往有被註書人註壞了者而莊子其尤甚也莊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正自不須考據如接輿之歌論語只六句人間世御衍作長篇又將據論語刪定之邪）此小大之辯也（前幅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只此一句收攝而總結之下文恰好接入正意此蜂腰鶴膝之法全篇要害在此一氣呼吸通體俱靈真神筆也那得不焚香一拜）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是皆蜩鳩斥鴳之類也緊接小大之辯疾入正意想見他下筆有兎

起鶻落少縱則逝之勢此文家緊字訣也○前半篇寫言從大說至小後半篇正意從小說至大中間恰好劃權首尾恰好相應）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視數數於世者異矣而未大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靈風聲）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視數數致福者又異矣而猶未大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之正謂純陽之時乾德用事易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是也六氣即六陽辯者變也乾道變化也曰乘日御時乘六龍以御天也以遊無窮即大宗師所謂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也暗顧摶風九萬里勢如滄海迴瀾）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其所以無待而大也此大鵬之所為寓言而非藐姑射之神人不足以當之也常山率然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首尾俱應其斯文之謂哉）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

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堯先設喻後致讓詞。許由先辭不受。而後設喻。堯兩喻兼由與己。由兩喻單說自己。由開口只說己不當受。歸休四句。則言己決不肯受庖人尸祝。兼堯與己而喻之。最要看他文法變化。古人法在文成之後。或未必有意安排。我輩得之。徑是絕妙花樣。○舊註分堯讓肩吾宋人為三章。分證至人無己三句。不知至人神人聖人。雖有三樣名色。實無三樣品格。俱是推尊藐姑神人之詞。此節以庖人比堯。正是謂堯以天下為事。算不得無己無功無名底聖人。本以許由為主。不以堯為主也。許由即藐姑四子之一。只尚未聲明。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正指堯讓許由而言。不作冥靈大椿。彭祖算不得大年。不作藐姑四子。堯舜算不得至聖。文章奇氣正在此。分證如嚼蠟。去莊子意思。不知幾千里。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聞則聞耳。為甚如此驚駭。藐姑神人將出。此先聲奪人法。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音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聞言接輿。先寫藐姑一段。光怪陸離。照應乘天地之正三句。妙在有意無意之間。吾以是狂而不信也。下文掀天揭地文字。又從此句生出。不知者便單作上文結語看去。連叔曰。然。怪不得你不信。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是也女也。很罵肩吾。為神人出色。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廣被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治也孰弊弊經營貌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連叔再寫藐姑一段。旁礴萬物一層。物莫之傷一層。陶鑄

堯舜一層。陶鑄堯舜。語已驚人。偏又下其塵垢粃糠五字。加倍寫來。愈出愈奇。曰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又曰孰肯以物為事。分明是直偏堯讓許由以起下文之詞。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窅音繇自失貌喪其天下焉。堯以天下為事。而往見藐姑四子。讓許由。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何異。許由無所用天下。如越人無所用章甫耳。既見四子。歸汾陽。窅然喪其天下。正所謂之人之陶鑄堯舜者也。妙在未說堯往見四子。陡然設喻。俗眼不測其所自來。文字卻分外拗折有味。故知用筆高下。只爭順逆先後之間。○堯讓節。已賭許由之面。卻不知他便是藐姑神人。肩吾前幅。極寫神人神通。卻不知神人便是許由。至章甫之喻。首尾一照。教人心眼都

開先生之技其猶龍乎坊本不解其爲一意往復一氣貫注底文字強拄分註劃裁人以下自爲一章宜其註莊之如散錢一堆也○莊子立言不到十分過火不休學術差處在此文章佳處亦在此藐姑神人底說話豈唯堯舜猶病古今之所必無有而造物之所不能爲也他卻道人生須得做个藐姑四子才是無己無功無名底聖人才是置身九萬里上底大鵬才是以五百歲八千歲爲春秋底冥靈大椿不則便做出堯舜事業也是浮雲過太虛況夫知效一官云云者乎反不若大瓠大樹之無所可用以終吾天年此其幻妄乾坤之意已和盤托出我直愛他文字跌蕩最足開人性靈爲讀者粗說章法理之荒唐文之工妙不以相掩可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故意標出魏王貽我蜩鳩見識如是如是）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猶廓落）無所容非不呺（音囂）然大也（此句可以無有然試去之文字何如也此等處最要體認）吾爲其無用而掊之（暗譏莊子）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開口先放倒他）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龜音麇凍裂手足也）世世以洴澼絖爲事（洴澼音瓶劈漂絮聲絖音曠絮也）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曰聚族而謀曰請與之寫寠人聽說百金舉家張皇只怕走了售主神情聲口如畫）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設喻以明其拙於用）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大樽卽鴟冠子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也禮有以壺爲樽者故謂壺曰樽壺卽瓠也）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入正面先教以用大之法而後折他憂其無用）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說出他拙於用大底病根再責之結）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明譬莊子）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同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音離）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機辟罔罟不爲斄牛設意在言外○開口先設二喻以明有用之不如無用）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入正面先折他患其無用而後教以樹之之地）彷徨（往來）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再教以大樹受用）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刺他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祇自取困苦耳結○惠子暗照蜩與鷽鳩大瓠大樗暗照大鵬二章文意大略相同布置卻無一筆犯複莊子意匠經營金鍼度人細玩之絕有

役。○一篇逍遙遊。說到結穴。只是脫盡俗情。不攖世患而止。與孔顏之樂。固自異趣。然非有大學問大聰明大力量人。誰能把世情擺脫得盡。○無何有三字。是作者畫龍點睛手段。莊子以無爲宗。作逍遙遊。下手便是延生夢覺未始有物底意思。卻說得渾淪。引而不發。篇末一筆點破。全幅都欲化龍飛去。可怪粗心人。卒亦未能尋討。○或問吾子注北冥南冥。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又曰莊子以南冥爲無無之鄉。而不及所以取義於南北何也。答曰。此亦非有他說。冥者無也。南北猶言兩頭。只以明其兩頭都是無耳。原從無裏來。還向無裏去。觀齊物論有始也者七句。便自了然。舊解因有傅會以取坎填離之說者。不知莊子方且朝菌蟪蛄。曰惡知悅生之非惑。惡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日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彼又何肯屑屑作養生家言哉。

齊物論　物論。小言也。齊辯也。休乎天均。和以天倪。不言之辯也。不言之辯。乃正所以深辯之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榻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汝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仰天而噓曰字。包孕全篇大旨。分明自論語予欲無言章脫胎。只因他筆力奇幻。字法生新。讀者遂驚詫以爲非復人間語。而不知其忽

喪我。孔子之書也。嗒焉。忘懷也。又解體貌。形如槁木。如死灰。實寫嗒焉之義。便是畫出未始有物底景象。其耦。吾喪我。言無人見。無我見。人我之見。物論所自也。晤伏彼是一段說話。二句一出記者口。一出于綦口。布置絕佳。凡聲從竅出曰籟。虛空說出人籟地籟天籟。三峯疊起。嶙嶙迤邐而來。再看下文發放出奇。子游曰。敢問其方。方猶道也。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音豪而獨不聞之翏翏乎。翏音聊長風聲。山林之畏佳。畏與嵔同。佳與崔同。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連用八个似字。寫衆竅之不同。先帶兩个者字句法牽上搭下。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音杳

者。咬者。又連用八个者字。寫怒呺之不同。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五共切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唱于卽小和。唱喁卽大和。泠風陣小。頁前者句。飄風陣大頁隨者句。下二句。所以申上二句也。此四句。又所以合寫激者謞者八句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厲風兼泠風飄風言。厲風已過。衆竅寂然。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調調。和合也。刁刁。微動也。風大作。則樹木枝葉調和。厲風已過。則微動而已。而獨不聞之起。而獨不見之緒。萬竅怒呺。以寓人有機心。羣言蜂起。衆竅爲虛。以寓天有顯道。羣言皆廢。本意以天籟止人籟。地籟似陪客。卻正要借地籟寫出人籟天籟影子。莊子那有無用閒字眼。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

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上文言地籟。而人籟天籟俱在个中。但子綦引而不發。子游便道地籟旣得聞命。人籟之爲比竹。不待請教。單問天籟。而不知人籟非比竹也。子綦亦且不與辯人籟之非比竹。而先答天籟之問。只就地籟底說話。輕輕指點出天籟。吹萬不同。卽萬竅怒呺之謂。使其自已。卽衆竅爲虛之謂。句法倒裝。二十字一氣讀。猶言夫吹萬不同。而其自取怒者咸使其自已也。其誰邪。則天籟也。以問爲答。指點聲口活現。天何言哉。天籟固無聲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下文照之於天。天均。天府。天倪。化聲等句。都發源於此。○使其自已之已。音以。止也。坊本音紀欠通。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此乃破子游以人籟爲比竹之誤。而正告以人籟之義。須知子游何故錯認此莊子結構變化。神施鬼設之妙。不則勢必子游一一而問之。子綦一一而答之矣。註莊家不細尋其手眼。卻認眞把人籟當作比竹。而謂之無處安插。趁勢繳斷。不知一篇齊物論。特地爲人籟而作矣。取於比竹之義。莊子亦何苦用此無處安插之人籟。而又趁勢繳斷之邪。莊諸公直爲莊子賣耳。且旣謂比竹句繳斷人籟。則大知閑閑四句。從何處來。下文許多故爲是底小言。又從何處來。果如諸公註。不獨人籟是無用底閒文。地籟天籟總成贅詞。南華文字。付之祖龍可矣。不知諸公何故又讚歎不了。莊叟有知。我知其拊掌也。○人心有竅而言以生。猶衆物有竅而聲以出。此人籟之所爲取義也。但知有大小。而言卽隨之。大知大言。人籟亦天籟也。小知小言。人籟也。非天籟也。用四韻語。矗如山立。全篇主腦在此。此舉綱提綱之法。閑與閒脈之閒通。閑閑言大知心閒而無事。卽篇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後幅聖人愚芚之意。閒。隙也。卽孔竅也。閒閒。言小知自多其心竅之玲瓏乖巧也。炎炎。光明上進之貌。下文莫若以明。照之

於天。滑疑之耀。此之謂葆光等句。皆從炎炎生出。或讀談。註美盛貌。有何意味。詹詹。多言譫譫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緊承小知閒閒。寫他機械肺腸。此四句。總冒下文。縵者。牽掣不斷。窖音教者。陰險叵測。密者。算無遺策。小恐惴惴。大恐縵縵。瞻前顧後。計遠心孤。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伺人短長。捷如機發。欲害人之心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自以爲是。堅如尋盟。好勝人之心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陰盛陽衰。天理漸銷。其溺之所爲之。重讀溺字爲字。之字俱助詞。不作往字解。不可使復之也。小人下達。不可復返。其厭也如緘。見君子而厭然。緘封也。以言其老洫也。老於世故。機心愈深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牿之反覆。生理將絕。喜怒哀樂。慮歎變慹
四字是失意之狀。在怒哀甲裏。慹音蟄。姚佚啓態。四字是得意之狀在喜樂甲裏。樂出虛。
無聲而爲有聲。蒸成菌。無形而爲有形。菌，地蕈也。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
所萌。喜怒哀樂。循環無端。○以上二十八句。形容小知閒閒。直是掐擢胃腎。已乎已乎。喚醒
他。己字與使其自己己字相應。旦暮得此。此字指眞君。如論語其如示諸斯之義。其所由
以生乎。憫其近死。望其回生。○作齊物論而很寫小知之陷溺其心。何也。言從心竅出。未有陷溺其心
而言之不離經畔道者也。孟子知言。卽其詖淫邪遁之辭。而知其蔽陷離窮之心。莊子則先抉其心之天叀澌
滅。而後齊其顛倒是非之謬也。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

知其所爲使若汝有眞宰。而汝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
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與臟同。賅音該。贍也。
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
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
有眞君存焉。非彼無我二句。小知自解之詞。言非造物生我。以耳目口鼻四肢。我安取聲色臭味
與安佚。卽食色性也之說。取字。與自取怒底取字相應。是亦近矣。猶言近似有理。而不知天之所以與而者。固
不獨耳目口鼻四肢已也。眞宰。卽孟子所謂大體也。朕兆也。猶言端倪。可行已信。有情。言其有端倪可尋。而不
見其形。而無形。言道心惟微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言大體小體皆備也。心亦六藏之一。如是。指餘五藏與

百骸九竅而言。卽小體也。與旦暮得此此字一例。其遞卽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之意。宛轉商量奏
曲指點。聲口如老嫗之弄嬰兒。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小知
之人。以小害大。以賊害貴。而自以爲無傷。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
刃相靡。音摩。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苶薾音涅。疲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其身未死。其心先死。
其身旣死。其心尚何存哉。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猶言
是豈人之性也哉。芒。音慌。昏也。其我獨芒。猶言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而人亦有不

芒者乎。猶言賢者能勿喪耳。不芒者誰。大知是也。從小知隨手脫卸到大知。○以上反覆憐憫小知失
其本心。枉自勞神苦形。而卒無成功。實則天下之大愚耳。初亦不解因何人發。讀中幅以下。而後知其爲惠子
暗摹小影也。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
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成心。繼善之初。天之所與我。完好而無少虧欠
者也。卽眞君也。坊本把成心作不好底字看。奚啻謬以千里。隨其成心。卽率性之義。師之。以眞君爲師長臣妾
退聽。則盡其所受於天而成乎心已。大知所以閑閑。只是隨其成心而師之。以成乎心而已。人皆有成心可師。
非獨大知有是心也。知代。蓋皇極經世心代天意之旨。心自取。言小知皆取臣妾。大知獨取眞君也。卽德充符
以其心得其常心之意。取字。與非我無所取底取字反照。大知小知。亦視乎其所取而已矣。愚者。指小知而言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有是非。即小言也。上文不數句大知早入小知伴說。恰好又趁勢翻跌到小言。成心之成。是現成字。天之道也。成乎心之成。是用力字。人之道也。成乎心而有言。自開閉之心出也。大言炎炎也。人籟即天籟也。未成乎心而有言。自開閉之心出也。小言詹詹也。人籟妄生是非也。今日適越而昔至。惠子語。見天下篇。莊子用來。則謂其言之無有而不足信也。理之所無。事之所無。聖人且不能知。而小知偏自謂知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應地籟寓言之意。反跌一筆。夫吹萬不同。厲風濟則為虛。言者既已著書立說而有言矣。誰則使其自己者。但所言徒以口談勝人。而非天下不易之定理。雖有言。如未嘗有言耳。若下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莛楹厲施。秋毫太山之類。皆所謂其言未定者也。無謂之言。其與鷇音。何以別乎。命之日小言詹詹。不亦宜乎。鷇燕雀初出卵之名。比小言於鷇音。鄙薄之至也。或以鷇音作天籟。謬已。

道惡乎隱。隱猶晦也。而有眞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小成。猶言小有才。言隱於榮華。榮華猶言一時新。

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反乎是非之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歸於是非之正。則莫若以明。陡然提筆壓下。四惡乎字。言無以小言無異鷇音。而翳其詹詹為也。道隱而有眞偽。言隱而有是非。道往而不存。言存而不可。誰為為之邪。豈不以小成榮華之故哉。鷇音入耳。聒聒而已。無甚害事。小言詹詹而大道大言。因之以晦。惡可任其顛倒是非以偽亂眞哉。欲存是非之眞。則莫若以明。何謂以明。照之於天是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儒墨之自是非。彼此求勝耳。不知相觀則皆彼也。各據則皆此也。待人先存一彼哉之心。則不見他有是處。自待先存一子知之心。則謂自知甚明。絕無非處。故別其為彼者。以有此之見也。別其為此者。以有彼之見也。彼是方生之說。謂浸淫滋蔓。將不知其有幾百家言也。雖然。彼此互爭。那一家是所言既定。顛撲不破底。旋起亦旋滅。旋滅又旋起。互消互長而已。物方生方死。惠子之言。此孔明借箭法。即以其人之箭。還射其人之身。生死字借用更新。且有一家之言。屢變其說。可與不可。前後自相矛盾。又有耳食諸腔一輩。今日附這一家說是說非。明日又附那一家說非說是。諸如此類。與萬竅怒呺何異。究竟道之大原出於天。自有个定盤星在。是以聖人不由儒墨之是非。而唯

照之於天。亦因其天生自然底是處而已。照字。與隱字反對。大道隱則萬古如長夜。故曰照之於天。天何言哉。大言本天。卽天籟也。照之於天。則知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此亦彼也。物無非彼。而實無彼之可言也。彼亦此也。物無非此。而實無此之可言也。儒墨謬執彼此之見。一家有一个是非。雖各立門戶。其爲遁天則一也。試平心而觀大造之無私。果且有彼此焉不邪。偶者。相對之形。有人見。便是以我爲偶。有我見。便是以人爲偶。化去人我之見。故曰彼是莫得其偶。應篇首喪其耦吾喪我二句之意。此則道之樞也。環中。納樞曰也。樞在環中。任闔戶闢戶而不改其處。握道之樞。歷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故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一任儒墨說是說非。吾道自與天地相終始。惡得以僞亂眞哉。唯聖人照之於天如此。故曰莫若以明。大言炎炎如日星。詹詹小言。不攻自破。亦如吹萬不同。而其自取怒者。咸使其自己也。是則所謂天籟也。○此段是字最多。

彼是之是。作此字看。因是因非之是。儒墨之是非也。亦因是也之是。乃天生底一个是。暗指天命率性而言。不得混看。三个因字。又要看得清。因彼之因。由也。因是因非之因。依附之義。亦因是也之因。乃順其自然。不以一毫私意參之也。○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朱子解之曰。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此篇本爲惠子發。先總諸子百家說起。下文則單摘惠子之徒而闢之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隱手

拈出小言而照之於天。指非指。馬非馬。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觀天下篇。知此必惠施公孫龍輩之言。案通鑑公孫龍論臧三耳。甚辨析。孔子高曰。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以指喻指四句。恰便是子高語意。可乎可。所謂能勝人之口。不可乎不可。所謂不能服人之心也。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與論語言不順則事不成相似。論語是反面順說。莊子是正面逆說。惡乎然。然於然。上二然字。物謂之而然也。下一然字。天生所當然也。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上二不然字。物謂之而不然也。下一不然字。天生所不當然也。所當然所不當然。卽因是底是字意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兩个固有字。最喫緊。此乃人心有同然也。聖人因是因此也。故爲是。非人心所同然。故意造作出一个是來。所謂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也。與因是正

相反。只此三字。掃盡惠施書五車。此齊物論要害語。舊註都作無處安插底閒文。或註曰爲此之故。或故爲是擧斷句。或故爲是擧莛與楹斷句。爲之柰何也。

擧莛音廷。槀莛也。與如也楹厲與西施。恢恑同詭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小言故爲是。又有如此者。夫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小知分別人我。此疆彼界。既已不知理之一。已至物情不齊。偏又說道通爲一。是又不知分之殊也。惠施多方。其道舛駁。正謂此爾。唯達者大知也。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小知好說个通爲一。而不知通爲一者。明乎一

本蕩殊之義順物自然而無容私之謂也這个道理唯大知乃知之故不用爲是而立言皆寓諸平常之理庸與恢恑憰怪正相反天下唯平常之理乃日用常行之道故曰庸也者用也日用常行乃天下之達道故曰用也者通也率由天下之達道物乃各得其心之所同然故曰通也者得也使人由之而各得其心之所同然則於道也幾矣只不過因是而已始爲得其心之所同然纔且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沌沌兮太古之風也則謂之道達者知通爲一如此○以上皆莊子錯舉小言而辯之之詞舊註不分涇渭混作莊子一人之言下文秋毫太山殤子彭祖云云都作莊子語莊子惡夫恢恑憰怪者而著齊物論安知後之人反以恢恑憰怪貫南華而南華乃至不可讀姑無論莊子冤枉註莊人也不管自己心口間齟齬背謬艱難羞澁一總說不去何苦而自苦如此何苦自苦而苦古人而苦天下後世讀書人哉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

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平也是之謂兩行上段結句是因是底說話曰謂之道此段起句是爲是底說話曰謂之朝三此法先生用來最熟文章無此關鍵則鬆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勞神明即前幅終身役役茶然疲役之說爲一即爲是也故意造作出一个一來也與達者知通爲一緊相反照易同人大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唯審其異而後能致其同小知不解分殊謬通爲一苦心極力強辯求勝而於大同之道實茫乎未之有聞也謂之朝三言此直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詐之術耳然狙公之愚衆狙也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衆

狙之以爲是也初非反其所然以爲不然反其所不然以爲然彼爲一者反人以勝人其欺詐又有甚於狙公者矣此一因是緊貼狙公說與前後三个因是絕不同愼毋混看和之以是非非中立調停之謂猶言不消與他爭是非何謂休乎天均譬如幾件金銀在此衆人也有估多也有估少只把天平來一敲輕重立見估多估少者一齊都休了也休乎天均卽照之於天也天均天籟其義一也兩行亦非並行不悖之謂猶言我自因是爾自爲是爾行爾法我行我法也實則不屑教誨深惡而痛絕之詞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

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物故也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枝策拄杖也師曠以好音自熏其目故爾惠子之據梧也梧琴也據梧卽德充符據槁梧而瞑是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事也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堅白同異見通鑑周赧王十七年而其子又以文昭文之綸琴絃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

詬厄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一路辯小言之謬何河倒海而來忽然迴
筆從源頭說下層層遞降跌出惠子故有劉灘頓挫之
觀○以爲未始有物即無之說也有物而未始有封無
彼此封疆之界也下文爲是而有畛有畛即有封之義
坊本改封爲對甚無謂有封而未始有是非如所謂自
固之兵也有是非如所謂侵人之兵應敵之兵也即是
其所非非其所是也即故爲是也莊子所惡於有是非
者正爲其任意顛倒反乎是非之眞坊本解作道本無
所謂是非與莊子意正相南北是非之彰也四句换惠
子病根本是說他愛欲成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以虧
上二句卻先從是非彰順推出道之虧下二句乃從道
之虧倒跌出愛之成果且有成與虧二句急接虧成兩
字卻又是撇開道之所以虧單頂愛之所以成筆陣善

變不可捉摸小知私心所愛爲之必求其至至則以爲
成不至則以爲虧不知兒戲伎倆有何成虧之足云天
下篇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
是也有成與虧四句須倒看方其鼓琴也津津有味揚
揚得意自以爲有成與虧及至人亡音亦亡不會鼓琴
時而後知其無成與虧也即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之意三子之知幾乎幾乎猶言殆哉即勞神明之謂皆
其盛者也二句言三子皆自以絕技負盛名故從事終
身自苦而不悔也唯其好之好即愛也以異於彼自喜
能人所不能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是也欲以明之
彼欲人皆從己所好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
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是也然其術以反人爲實故
曰非所明而明之以堅白之昧終二句哀惠子之愚并
及其子以文之綸終獨得故昭氏之秘以鼓琴終也終
身無成兼惠家父子言惠子是正賓其子是副賓昭文
是陪賓師曠又是陪賓之陪賓何也只爲其子以文之

綸終所以先請出昭文之鼓琴也其子與會動於天機
蓋亦不自知其離奇夭矯之至於斯也坊本謬以文指
惠子書改終爲緒或以其子爲昭氏子文之綸句終終
身無成句爲之奈何也若是而可謂成乎四句兩路雙
擒哀其無成而切責之堅白之術而果可謂成雖私爲
己有亦成也何必强天下以從我堅白之術而不可謂
成是自誤而且誤天下蒼生故曰物與我無成也當此
小言亂道人心疑惑之際而有大言出焉炎炎光明是
聖人之所亟爲圖也豈有他哉爲是不用而
寓諸庸而已矣此之謂以明再應照之於天今且有言
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
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
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

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
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與是
與彼皆指惠子己將明無之爲說恐人不解其爲平常
之理而目之以恑怪將謂己與惠子是一類人品故先
作疑詞而正以自明其不類也本未始有物而爲言有
始也者三句立乎今日以遡前此之未始有物也有有
也者四句立乎今日以計後此之未始有物也所謂太
極本無極也有無也者三句一齊俱有不分先後急讀
始得俄而有無二句再申此三句之義俄頃也速也俄
而有無矣猶言天地不能以一瞬即邵子推元會運世
之數一元即一歲之大者之說也而未知有無之果孰
有孰無言人消物盡之後昏昏墨墨以爲有無而果孰

知其有無以爲無無。而果孰知其無無。俄而有無。則亦且無無無也。亦且無無無無也。故曰有未始有無也者。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莊子學問只是一个無無無可寫。看他偏有筆寫得恁地又恁地痛快。今我則已有謂三句。即是楊子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萬言篇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之意。妙在與前文是一樣句法。而鷇音天籟迥別。○吾謂逍遙遊當與齊物論參看何也。未始有始在北冥未始有魚之先。俄而有無在鵬鳥既歸南冥之後。中間有物只在水擊三千。風搏九萬須臾之頃耳。過此以往。便是藐姑四子。其人與骨亦何存。而他無論已。所以逍遙只說到而後乃今將圖南便住。非欲後語至此無可說也。莊子以南冥爲無無之鄉。鵬始出而日將徙於南冥。方其自無之有。而知其自有之無也。日鵬之徙於南冥也。登程在乎路之詞也。日而後乃今將圖南。朝聞夕可之意也。日去以六月息。寓言人生百年。曾日月之幾何也。大瓠所以浮江湖。大樗所以樹廣莫。知不可柰何。而縱心物外。以終其天年也。讀齊物論。而逍遙遊謎然已解。○或問朱子。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案莊子之無。正復爾爾。故曰。莊子不盡與老子合。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上文原始要終。發揮未始有物之哉。此則又拈小言而辯之。以明有封有是非之謬也。秋毫太山。殤子彭祖。皆物也。有物而小大自有定。殀壽長。自有定數。小言則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小言則曰天地與我並生。惟人萬物之靈。而小言則曰萬物與我爲一。總之不離乎道通爲一之說耳。然勞神明爲一之一。非達者知通爲一之一也。既已通爲一矣。人心然於然。自不須以善辯見長。且得有言乎。既已故爲是而謂之一矣。人心不然於不然。非以口談勝人不可。且得無言乎。天下篇所謂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辯者之囿。是也。囿猶言藪也。一與言之一。達者知通爲一之一也。小言與一不一也。二與一之一。勞神明爲一之一也。與一不一。而故謂之一也爲二爲三。岐之中又有岐也。自此以往。是非之彰生生不已。是無盡之數也。故曰巧歷不能得。自無適有二句再申巧歷不能得之義。自無適有。以無有爲有也。自有適有。增加詭僞。無所終窮。所謂惠施說而不休。多而無

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是也。無適焉。因是已。作喚醒語。言不必只管適將去。亦因是而已矣。天下篇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即此一段底說話。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再提未始有封。未始有是非。再跌有是非有封。而以常字代是非字。何也。常旂名旗。有眾鈴以令眾。言惡乎以善辯爲名。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一呼羣噪。如張旗幟以號招天下。未始有常。即未始有是非也。有畛即有封也。爲是而有畛。惟其有是非所以有封也。有封有是非。前文以夫遞降。而相去正自不遠。有封則有是非之壽也。有是非則益有封疆之界矣。故又合而言之曰爲是而有畛也。八德蓋惠子與桓團公孫龍之徒。聲氣相應。有此傳頭。

六合之

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試看聖人。六合內外。不論不議。未始有封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直書其事。具其見意。議而不辯。未始有是非也。惟聖人照之於天。明並日月。其知足以分也者。乃正不以閒閒爲分也。其言足以辯也者。乃正不以詹詹爲辯也。聖人大知若愚。大辯若訥。深藏不市。故曰懷之。衆人徒欲以辯才誇示於人。其於道一無所見可知已。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八德中。分字尤切有封。辯字尤切有是非。故拈出分辯而爲言。要之八德只有一德。辯而已矣。故又單拈辯字。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

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同謙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承上辯也者有不見也推廣言之。以明所示者之適以自敗。大道不稱五句。是正面好底說話。道昭而不道五句。是反面不好底說話。正起反接。坊本俱作正面說去。覆而雋味。莊子決無此文法。园而幾向方。园與刓同。削去廉隅也。欲园之以爲圓。而反近乎方。猶言弄巧成拙。即終身無成之意。其取義於方圓何也。圓者行方者止。惠子以善辯爲大觀於天下。正是欲其行遠。而

不知反人勝人之終不可行也。故大知但知因是。因是之外。非其所知。其知至矣。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指聖人不論不議不辯而言。曰孰知。嘆知道者之鮮也。曰若有能知。欲自附於聖人之後。而謙退不敢質言之詞也。何謂天府。聖人之心。渾然一理。包含萬象。天之府也。注焉不滿三句。皆形容天府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之意。此之謂葆光。光之言明也。葆之言藏也。光以藏而愈明也。此之謂大知閑閑。大言炎炎也。此之謂天籟。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閒。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引堯舜問荅。影射作結。葆光出。而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猶存乎蓬艾之閒而已。何足與辯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通下三个惡乎知。從前章知止其所不知來。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老子所謂不知知病也。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老子所謂知不知上也。○二句正是三个惡乎知底意思。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邊篇二音狙音且以

為雌。猵狚似猨。其雄喜與雌猨為牝牡。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且吾嘗試問乎汝。一句領起三段。分明是問。卻是答。今且是答。卻是問。句句是問。句句是答。又妙在三段只一答物各有知。物無同是。我不敢知。曰孰知正處。孰知正味孰知正色。一答。而齧缺三問。已無所不答。又三段只一意。一段一撩筆墨。出奇無窮。尤令人應接不暇。○前段但說因是。而是字本義。未及發揮。此則實寫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以明一本萬殊之旨。而益證為一之謬也。道理極大。議論至精。其見天地生物不測。聖人因物付物之意。卻只是尋常眼前底說話。故曰寓諸庸彼反人勝人之術。何足當其一噱。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

殽亂。吾惡能知其辯。言我但知因是。因是之外。非吾所能知也。然把仁義撇開。不在因是甲裏。不知俗卻是个甚。因个甚。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豈但不知仁義是非。利亦不知也。害亦不知也。生亦不知也。死亦不知也。死生無變於己。與王素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絕相似。利害只用以引出死生。聖人說未知生焉知死。莊子卻以知死為著書之宗旨。此其柢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長梧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篇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畫一幅未始有物圖。此則又畫一幅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圖也。夫子孔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答以為孟浪之言句。莊子意在為長梧增重。乃遂把孔子作襯。太無忌憚。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駁以為妙道之行句。奚猶言何也。旁日月。挾宇宙。以下再明聖人所以不可及。為其脗合。與造物者為人。置其滑涽。滑亂也。涽

猶惛也。置棄之不屑為也。以隸相尊。眾人役役。眾人以機心相駕馭。尊己卑人。如相隸然。小知閒閒是也。正是其滑涽處。聖人愚芚。音椿參三萬歲而一成純。愚芚無知之貌。俗人昭昭。我獨若昏。大知閒閒是也。正是其脗合處。參萬歲而一成純。即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也。即死生無變於己。不知所以生死也。成純成其為純亦不已也。一成純生亦一成純死亦一成純也。此聖人所以旁日月挾宇宙。而非眾人之可及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是指形骸而言。亦三諸斯之義。眾人皆可以成純。徒以貪戀形骸之心蘊積不化。遂甘讓聖人獨步耳。而不知悅生惡死之大惑也。○發此再申未始有物之義。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十句文字。前九句是寫底夢。末一句是寫底人生。只因末一句寫人生。便已連前九句都是寫底人生也。人生與夢。更無分別。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君知而役人者也。牧愚而役於人者也。君乎牧乎。猶言知乎愚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此句非自謙語。

看破大家都是夢。正是獨醒。○前幅發明未始有物。畢天地全體而言。萬物共此一太極本無極也。此則各就當人之身。而明其未始有物。一物各具一太極本無極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弔音的。弔至也。詭至怪也。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眾人悅生惡死。一聞此言。必加以至怪之名。而不知其為平常之理也。大知大言也。後世有大聖人知其解者。雖隔萬世。如相遇於旦暮間耳。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禫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大聖不可遇。既使我與若辯矣。辯勝果是邪。辯不勝果非邪。孰是孰非。我與若不能相知也。且也辯益彰而道益隱。我亦一黮闇。若亦一黮闇。則人固亦受其黮闇。孰是孰非。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欲定是非之眞。將誰待正乎。人受其黮闇。刺惠子反人求勝。惑世誣民。黮闇黑甚也。與以明反對。○莫道此段清纏無味。此迴龍顧祖法。我也。若也。人也。是也。非也。同也。異也。所以應彼是也。應因是

因非。因非因是也。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皆所以應人籟也。應人籟。所以為化聲取勢而應天籟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此五句。古本在兩亦無辯後。錯簡無疑。從今本。○緊承上文。言無所待正。其唯化聲乎。曰化。四時行百物生之謂也。曰化聲。天籟無聲。化即其聲也。此又莊子自註天籟義也。故曰。自予欲無言章脫胎。我待天以折中。天待我以明道。故曰相待。而天未嘗諄諄然命之。故曰若其不相待。倪端緒也。天何以有倪。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是其倪也。天倪即天籟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仍是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之意。但二句上下一顛倒耳。曼衍。無極也。所謂偏為萬物說也。因之。猶言悉聽。是非折中於天倪。憑你曼衍。我不與若以口舌爭也。所以窮年。自言一生只如此。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

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不是以物理言。然不然以人心言。此一意翻作兩層之法。是若果是。如臧兩耳雞兩足本是也。則兩耳兩足之為是。異乎三耳三足之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如人本以臧兩耳雞兩足為然也。則兩耳兩足之以為然。異乎三耳三足之以為不然也。亦無辯。是不是。然不然。只把天倪來一照足矣。何消與他深辯。與孔子高折公孫龍語意絕相似。只說無辯。卻正是很辯。如果無辯。齊物論何為而作也。忘年忘義。惠子與莊子為友。故云然。卽由由然與之偕之意也。曰忘年。蓋莊子長於惠子。何謂忘義。惠子反人之術。豈不自知其謬。但欲以辯才相示。最喜人與他爭辯。乃得逞其口談。以自鳴得意。莊子只照之於天。絕不與辯。一似忘其所言之非義者。而惠子之技窮矣。惠子躁死。問死氣死。羞死。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振。如金聲玉振之振。止也。卽所謂使其自己也。寓。猶存也。止小言於無窮。故存大道於無窮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此天籟也已。一篇齊物論結穴在此。

罔兩景外微陰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罔兩所隨者景。景有待於形。形復有待於造化。人有五官百體。知覺運動。如蚹代蛇行。而行非蚹所自主。翼代蜩飛。而飛非翼所自主也。其所以然。其所以不然。吾所待亦惡得而識之。寓言血肉之軀。實造化之弄其泡影而已。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許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栩栩舊註喜貌。案栩從羽。當作飛貌。自喻適志。喻。曉也。分明是胡蝶樂意也。與不知周也。與。舒也。翻翔自得。不復知有莊周也。蘧蘧舊註自得貌。案蘧從走。當作遊行貌。莊周以胡蝶為夢。又焉知夢時非既覺之胡蝶。而覺後非胡蝶之方夢邪。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是反跌語。此之謂物化。乃正接上文不知周夢為蝶蝶夢為周而言其無分也。周禮令天地之化。瓻鳩化為鷹之類。皆身在而心化。鼠化為鴽。雀化為蛤蜃之等。皆據身亦化。物化卽此說。周與胡蝶。亦若是則已矣。○齊物論以泡影夢幻終篇。把自己都拉上排場。何也。現身說法。吾生直寄焉。以為造物者顛倒也。今日齊物論之作。亦復自覺多事。悲惠子不知大夢。而徒勞神明以終身也。○讀書人未有

不喜莊子者。但若其文字不聯貫。非他本不聯貫。無奈註莊者偏教他不聯貫何耳。請試再讀。何嘗不是一綫穿去底文字。

養生主 [illegible]

生主謂主宰此生者性也養生主養性也生主連讀非養生連讀得養生焉之生即性字之義毋得[illegible]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發端兩句[illegible]口相[illegible]詞已而爲知二句猶云不聽吾言必不免矣爲善無近名三句又作慇懃指點之詞可以保身四句猶云肯聽吾言便討許多受用一反一正[illegible]意思恰便似兩片文字寫來有宛轉之神無敘對之迹此開闔流水法也○朱子題養生主後最惱俗爲善無近名三句謂無以異乎世俗鄉愿之所見而揣摩精巧校計深切是乃賊德之尤者案斯揶云余愧乎道德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即此三句意也莊子以爲屬其性於道德而不知爲惡無近刑一句尤得罪於聖賢直[illegible]之鄉愿賊德之名而不敢辭也○督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註皆中意也經常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音翕然嚮然奏刀騞音畫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何處飛來一幅解牛圖天花亂墜卻是從文惠君眼中寫出庖丁之對亦復即發端透出个影子此其結構之所以佳不獨賞其寔乃尋繹已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玩文惠口中拈出此三字故知上文之從文惠眼中寫出也庖丁釋刀伏提刀若眼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未得道故爾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得道故爾○所見無非牛想見生手之苦未嘗見全牛想見熟手之樂秀才文章工拙豈不然哉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郤節間也窾空也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罄之未嘗倒裝句言技之經絡未嘗經肯綮也肯綮筋肉結處而況大軱音孤乎軱盤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遊刃遊字下得精神由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便是這个意味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illegible]乎[illegible]刃曰依乎天理曰因其固然曰恢恢乎遊刃有餘地與孟子以利爲本行所無事[illegible]似[illegible]節者有閒閒字最要著眼所謂因其固然者[illegible]即[illegible]者之有[illegible]而入以無厚之刀刃故恢恢有餘地[illegible]即郤也窾也即天理也遊刃即批郤導窾也即依乎天理也天理爛熟於胸中故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神欲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也此之謂遊刃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正是摹此神通不然則肯綮必割也大軱必折也良庖族庖歲月更刀爲其鑿也安得十九年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哉蓋其爲說即應帝王至人用心若鏡故能勝物而不傷之意此則以寓言發之一段筆[illegible]

墨舞伶牙利齒痛快殺人底文字。只是寫出一个因字妙用。朱子言道家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卽庖丁解牛之說。又朱子因論庖丁解牛一段。曰。理之得名以此。又曰。目中所見無全牛。熟。由朱子之言。而漆園文字可解。卽漆園本領。亦可想見。但他要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耳。○理。道理也。又脈理也。脈理之理。卽在道理之中。莊子所謂依乎天理。以脈理之理。寫出道理之理也。朱子有取乎莊子之爲說。故曰理之得名以此。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獲。速也。然已解。如土委地。族。筋骨交錯聚結處。寓言論混盤根錯節。未嘗不臨事而懼。謀慮審處。其究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不動聲色。以時措之。而無所結滯。仍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底本領。故曰所好者道。非技云已也。庖丁言止此。○上文一段。駕輕就熟。一氣直下。徑住則率。特下一轉語。補出一層意思。道理又周密。局勢又寬展。收斂又緊奏。文章須有此頓挫。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發端寫他手段神奇。末後寫他舉止閒適。無欲自得之貌。篇法布置。首尾相映。坊本提刀而立云云。仍屬庖丁語。不知提刀原從上文釋刀來。以對君故先釋刀。對君畢。故復提刀。釋刀而對。提刀而立。善刀而藏。都是莊子爲庖丁寫照。斷無庖丁自己描寫自己氣象之理。且上文庖丁言。已神完氣足。住得最簡峭。最古勁。最老辣。何苦定教畫蛇添足而後快。想恐隔斷下文吾聞庖丁之言耳。而不知其隔斷不了也。文惠稱善。不必定在善刀而藏之後。莊子行文。不必不待寫庖丁既畢。而後滿點文惠之言也。坊本卻是把提刀五句。解作了玉石笏板手內攜底醜戲。特爲莊子一白之。○善刀而藏之一句。更須著眼。寓意卷之則退藏於密也。唯其善刀而藏。所以解數千牛。而有遊刃之樂也。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通體寓言。借文惠君點題。○禪家見性之說。與此章意同。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右師刖。故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無耦曰介。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兩足相耦。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分明是人非天。而故曰天也非人也。似嘲而非嘲。似憐而非憐。層層跌落。筆筆轉折。俱是驚字神理。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籠。也。中神雖王。以時給豚飲。不善也。將調乎酸鹹。○此乃喻言。以明其人也。非天也。右師惡乎介。畜乎樊中之故耳。只就澤雉淡淡著筆。戛然而止。正意在不言之表。耐人含咀。何止橄欖回味。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弟子疑三號而出。友誼太薄。或者不可。秦失曰然。謂生死等閒事。本無可哀。弔焉若此。有何不可。弟子爲弔老聃而問。秦失之答。卻不專爲老聃而發。下文則言人能知死之無可哀者鮮矣。始吾以爲老聃庶幾知其解者。由今觀之。老聃亦非其人也。中間有一轉折。若一直看去。謂因老聃非其人而不屑哭。則使老聃而其人也者。秦失將必痛哭之矣。與安時處順。薪窮火傳之說。豈不自相矛盾乎。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

會聚也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人哭老聃而哀。何以便坐罪老聃。謂彼必有所以固結人心。使人自然而稱之。自然而哀之。則其不蘄冷淡生活。貪戀世情可知。故即以此坐老聃遁天倍情。忘其所受之罪。貪生畏死。自討苦喫。故曰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下曰生而曰來。不曰死而曰去。且曰適來適去。看得生死恰是行雲流水一般。大宗師。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即此意也。時期也。應其期而生也。順理也。循其理而死也。曰夫子。如對老子而爲言也。安時而處順。來則安於時。來亦無樂。去則處乎順。去亦何哀。哀樂不能入。不以哀樂亂其性也。帝之縣解。甚言有生不如無生。有生如倒縣。死

則猶解倒縣也。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喩言以抉死生所以不必哀樂之故。生譬則薪也。性譬則火也。薪有窮而火不與之俱窮。生有盡而性不與之俱盡也。人亦養其主吾生者而已矣。區區形骸。來去何足哀樂之有。火傳也。一个傳字。便是死生轉流底說話。當時佛法未入中國。莊子先已創出西來大意。○以上三章。發揮題義。各有指趣。庖丁章。言明心見性。因應變化之妙。是正面說。公文軒老聃二章。是反面說。一則謂養性必先打破富貴一關。不然。不保四體。殘生傷性矣。一則謂尤須了開生死一關。不則悅生惡死之一念。忘其所受。又何足與於養生主哉。詞意顯然。初無難解。舊註因慣逍遙遊分證至人無己三句底活計。又分第一章發緣督以爲經。二章發爲惡無近刑。三章發爲善無近名。姑無論其強作解事。北對全沒道理。即以格局言之。莊子腕下。那得有此俗不可醫底印板惡套。而一見再見之不已也。

人閒世

莊子厭苦人閒世。跳不出許大樊籠。只有無用爲用之一策。逍遙遊無所可用安所困苦。是此篇主意。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衞。曰奚爲焉。曰回聞衞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句讀未詳。乎一作平。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醫走多疾之門。喩就亂國。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衞卩下一冷語開出下文層層快論。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

擾。擾則憂。憂而不救。曰雜。曰多。曰擾。曰憂。正是心齋反面。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以上一層。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敗也而知之所爲出生也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若所恃以之衞者。德耳知耳。不知曰德。是自賢而不肖其主也。曰知。是自知而愚其主也。人主豈甘自處於愚不肖。而以賢知之名予其臣哉。此固必出於相軋相爭之勢。持此以往。祇自取敗。必不能終其事也。○兩層。且德厚信矼。音腔慤實貌。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illegible]與

通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如字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德厚信矼。名聞不爭。言縱無自賢自知之意。而未達人氣臭味不相投。未達人心性情不相諜。直是未見顏色而言耳。暴人必不樂聞仁義繩墨之言而強以陳述於其前。是以人之惡。形己之美也。是無端而菑人也。己菑人。人必反菑己。若殆不免為人所菑矣。○三層。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汝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

之前矣。且苟為悅賢惡不肖之主。將自徵聘及汝。焉用汝求於彼。求有以異。自薦也。汝不被詔而自薦。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乘人。上人也。鬭其捷。知足拒諫。言足飾非之謂也。目將熒之以下八句。言為王公所奪。不敢與爭。將唯諾以阿順其意。是益之暴也。順始無窮。作一轉語。始而順之。後將無窮。汝必不肯順之。於始而以不相信之人。強與深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故曰往而刑耳。○四層。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於上聲。僂也。拊通撫。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桀紂忌關比撫民。怨歸於己。故殺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三國不避堯禹之誅。而用兵不止。惟其求實無已故也。是皆求名實者也。是指衞君。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而獨不聞關比之不能勝桀紂。堯禹之不能勝三國乎。關比堯禹。皆聖人也。且不能勝求名實者。而況若乎。能勝衞君乎。○五層。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上文已駮到盡頭。著此一詰。又開疊嶂層巒之勢。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端而虛盡言敬也。勉而一蓋言誠也。回思其則如此。曰。惡。惡可。再駮。聲口傳神。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

內不訾。其庸詎可乎。以陽為充。充滿也。孔揚。恣睢也。采色不定。喜怒不測也。常人所不違唯其言而莫之違也。案治罪也。感。觸也。人有觸之。則治人之罪。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何謂日漸之德不成。凡物有變移。徐而不速。謂之漸。言雖朝夕與居薰陶漸染。猶未必相觀而善。況夫立談之頃。而望其從諫如流。以成改過不吝之大德乎。將執而不化。言縱不加罪。亦扞格不入。外雖合而內則否。訾。其庸鄙薄其迂腐不足與謀。所謂圜鑿而方枘。固知其齟齬而難合也。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君臣視若一體。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從違聽其自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天眞爛漫。不識不知。

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謹守臣禮，不敢隕越，同朝亦無所忌。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教爲法也，讁爲戒也，實千秋金鑑，言之鑿鑿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回思其則又如此。仲尼曰：惡，惡可。再駁聲口傳神。太多政正也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太多政法，稱先則古，不一而足也。諜與喋通。固執一不通也。太多政法，其失則固，但與古爲徒，非喋喋利口以相爭，雖固亦不至取罪，然止於免刑而已，終是執而不化，猶師心者也。倒補所以不及化之故。何謂師心，駁他教讁二字，所謂其北面者，隱據師保之尊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只說一个齋字。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通昊天不宜。有而爲之，謂端而虛，勉而一，內直外曲云云，皆有心爲之也。皞天不宜，非天機之自然也。拉住上文，翻起下文，全幅關鍵在此。其易邪，猶言談何容易。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以反筆點心齋。回曰：敢問心齋。回也聞一知十，莊子如何寫他茫乎其若迷，此嶺頭一尊功德，只欠點眼底禪機耳。仲尼

曰：若一志，志，心之所之也。一志，定此心，使無所之也。把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明無聽以耳之意。心止於符。明無聽以心之意。符，驗也，證也，兩相符合而不差也。借字以明有心爲之者，終是印板定本也。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明聽之以氣之意。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也者，虛以待物之相感，自然而應之者也。暗用老子谷神之義而爲言。一个待字，應帝王不將不迎，大宗師無不將無不迎，兩層妙義，都在个中。唯道集虛，與篇首道不欲雜呼吸相應。集，合也。應感之道，唯以虛而合也。故曰聽之以氣。要之，聽之以心，言有心也；聽之以氣，言無心也。不曰聽之以無心，而曰聽之以氣，言其無心之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也。虛者，心齋也。一个大寶珠，探喉而出，光彩奪目，龍行千里，到此結穴。○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夫子不可。夫子語回曰一，曰虛，其意蓋謂著个端字、勉字，便已不一不虛了也。故曰道不欲雜。○案史記老子傳贊，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莊子故是老氏之學。又釋氏說不染一塵，不捨一法。虛者心齋，不染一塵之說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不捨一法之說也。朱子每稱宋景文言，佛經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即此可知二氏源流。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未始得使，未聞心齋之命之先也。得使之也，既聞心齋之命之後也。實自回，有我相也，不虛故爾。未始有回，無我相也，唯虛故爾。此禪家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則幾矣。入遊其樊和其光同其塵也無感其名無觸犯其好名之心也入則鳴不入則止信
而後諫未信則己也二句以谷神之義關合君臣之交
精妙絕倫無門不自立門戶無毒不以藥石進即入遊
其樊無感其名之意而反覆申明之也一宅仍是無門
之說但曰無門是反筆曰遊其樊曰一宅是正筆耳何
謂不得已仍是入則鳴不入則止之意如谷之虛聲達
則響應非有心應之實不能不應之故曰不得已也寓
寄也因應底妙用即寄於一宅之中也此則
所謂虛而待物者也能如是則庶乎其可矣絕迹易無
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絕迹不為也故易無行地為之
而無以為也故難為人使四句應有而為之皞天不宜
言凡事出於人心之所計校安排便是為人使便是偽
為天使動於天機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夫何偽
乎此六句再申不得已三字之意唯不得已而應之故

為之而無以為也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朱
子曰釋氏見得高底儘高說頑空又說真空頑空便是
空無物真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案此所謂空
裏面須有道理也絕迹無行地即頑空真空之別也聞
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緊承無行地為天使言此則所謂無翼而飛無知而知也聞以有翼
飛未聞無翼飛聞以有知知未聞無知知即老
子下士聞道大笑之之意唯其不解心齋故也瞻彼闋
者。闋一隙也虛室生白白光明也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不觀夫虛室乎瞻彼闋者虛則明生人心亦猶是也
以無翼飛飛以虛也以無知知知以虛也老子戶牖
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虛室之喻蓋取諸此吉祥張
子言百順之謂福是也止止於止知其所止也無入而

非百順則吉祥莫大乎是不止不知其所止也坐馳
在一室之內心馳千里之外與一志正相反夫且不止
聰此之故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
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
終而況散焉者乎。徇使也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收斂聰明於內昏絕見聞於外也此老
子致虛守靜之說正是齋心底工夫何謂鬼神將來舍
舍居也因虛室而為言虛靈莫測鬼神吾心為虛靈不
昧之府是鬼神所欲居之以為安宅也而況於人焉有
不化者乎豈唯人哉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是
萬物之化也化字應孰而不化胡可以及化虛之時用
大矣哉禹舜奉此為樞紐羲蘧行此以終身何況衆人
不解心齋之意而欲說當世之主惡乎可哉○朱子說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个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

不得一个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个心了萬
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莊子心齋便是此意○莊子以
仕宦為畏途此章借顏子以明身在局外者非有大神
通不可輕投局中次章借葉公以明身在局中者雖至
捐軀命不得置身局外惟局中之不得置身局外
故局外之不可輕投局中也兩章合來只是一意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
侯乎吾甚慄之。楚急而求齊齊料齊未必急楚之急出使無功殃必及身故曰吾甚慄之慄字
最趣下文描繪葉公聲口句句慄得欲死莊子何惡
於葉公而嬉笑若此只借他名色寫自己意思耳子
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寡鮮也不道

言無術鮮有無術而能使人權然以成其事者。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不成恐出使無功而取罪。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事成。又恐以王事鞅掌而致疾。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不論國事成不成。只求自己後無患便了。說來好笑。唯有德者能之。自度不能。聽寒之甚。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與淨通之人。爨無欲淨之人。言庖人無膏脂之汙。即自奉澹泊可知。受命而飲冰。內熱之病。憂心後患使然。非緣口腹所致。說來好笑。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實也。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

來。葉公心冀事成而兩無所患。今受命方始。未見事體實際。先有內熱一患。不成[illegible]不免。是又一患也。憂懼情狀。寫來活現。又妙在自[illegible]人臣者自己又說不足以任之。既不足以任之[illegible]為人臣者即葉公尸中破綻。露出莊子言外正旨。此謂鏡花水月之法。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立也其心者，哀樂不易施音移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葉公只為身圖。孔子卻說出義命大戒。著不得一些規避躲閃。眞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子之愛親命也。命即天也。父子天性也。故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義者制也。臣受制於君。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擇地而安之。地有安危。不辭危而就安也。不擇事而安之。事有甘苦。不辭苦而就甘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對鍼他朝受命而夕飲冰云云。言孝之至忠之盛者。其立心決不以安危甘苦而哀樂相代乎前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側注為臣一邊。義之與命一也。為臣與為子。無以異也。移孝作忠。忠孝兼盡。故曰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言鞠躬盡瘁。是臣子職分所當為。息肩不得底。行事之情而忘其身。王事在身。認眞做去。吾身非吾有也。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但知義

命大戒之為重。那有閒工夫。算計到區區生死之間邪。生死且不暇顧。而葉公唯陰陽人道之為患。更犯天下之大戒者也。夫子其行可矣。受命使齊。唯有星馳就道。至於吉凶禍福。更無商量處也。孔子先以大忠大孝底道理。破他畏首畏尾底肺腸。下文乃告以交鄰出使之道。○說人臣事君之義。凜於冰霜。嚴於鈇鉞。豈不居然儒者之言。然莊子本義。卻不如此。其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閒。曰知其不可奈何。曰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分明借他為人臣者。反照出自己寧曳尾於塗中。不為犧骨廟堂之志。此其用意用筆之妙。而朱子所以謂其本楊朱之學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

□□妄則其信之也莫。疑也。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此使臣將命之大凡也。且以巧鬭力者。角抵戲也。始乎陽。喜則於陽。常卒乎陰。怒則於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巧，故卒乎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常卒乎亂。是日既醉，不知其秩。泰至則多奇樂。多奇樂，故卒乎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鄙，詐也。其作始也簡。簡，約也。其將畢也必巨。少有怨，怨卒成大怨。○以上三段。承上文兩喜兩怒。推廣泛論。人之相與，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喜怒之交，亦猶是也。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凡交所以

因終隙末者。大抵言語階之厲也。言譬則風波。其起也甚易。風波一起，則必有實喪之行。喪者，喪其交也。曰實，言出於虛而行見諸實也。實喪而國危矣。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茀，音勃。氣貌。此原風波之所自起也。忿設於心，發而無由，則由巧言偏辭以激其忿。獸死不擇音二句，謂巧言偏辭之無狀，有如此也。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心厲，猶言禍心。甲以禍心施，乙以禍心報。故曰並生心厲。剋核太至，以甲言也。必有不肖之心應之，以乙言也。言報者之必有加於甲也。申言並生心厲之義。不知其然，不知其出爾反爾也。知出爾反爾，將又有加於乙之所以為報也。孰知所終，實喪而兵連禍結，無所底止也。故法言曰。

□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遷令者，使臣也。故再以法言為使臣切戒。遷令□□之令也。為臣而矯君命，罪也。勸成，鄰國不欲而強勸成事也。是為要盟，終不相堅也。犯此戒者，命之曰過度。益也，猶言多事。遷令勸成以成事，而適所以敗事。故曰殆事也。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美成在久，言兩國□□猶恐不能持久也。惡成不及改，言兩國□□□□□。國之安危關係使臣。可不□□。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上文□論交鄰出使之情而發。乘，因也。物，猶事也，即使事也。乘物以遊心，所謂不擇事而安之也。遊心，從容暇豫之意。託，依也。依乎天戒之不得已，不以陰陽人道之患累其心，是謂養中。養中是內熱對症之藥。至矣，言受命出使，道理不過

如此。與夫子其行可矣。神理相應。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上文答葉公使事已畢。此三句則又統論為臣之不易而總結之。陡然提筆作詰問聲口。臣子之於君父，何以為報也。則唯有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不暇悅生惡死而已。故曰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此為臣所以不易也。既為人臣，即安得不為其難者。對鍼他說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字字言外傳神，真有鏡花水月之妙。史記莊子列傳，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終身不仕，以快吾志。觀顏闔葉公二章，可以想見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音曬。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柰之何。承上章結句一个難字。再借顏闔爲傅。極寫其難。此章乃上二章之餘意也。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外有順從之迹。心莫若和。內有調劑之功。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難。和不欲出。難。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難。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難。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以上六句。是歇後語。達之入於無疵。一句總完上六句。七句合來才是个就而不入。和而不出。○難。○梁惠王顧鴻雁麋鹿。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齊宣王好貨好色。孟子曰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要歸於與百姓同之也。是這个意思。莊子與孟子生同戰國。孟子知其不可而爲之。願學孔子者也。莊子知其不可而不爲。不願學孔子者也。賢不肖何如也。汝不知夫螳螂乎。喻一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自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累也伐誇也而汝也美者以犯之。幾矣。言不免也。○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再喻句法不變。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難。夫愛馬者。再喻句法變。以筐盛矢。屎本字。以蜄盛溺。大蛤曰蜄。以蜄爲器也。溺同尿。適有蚉虻僕緣。僕附也。緣循也。蚉虻旋繞而齧馬也。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拊其蚉虻。用意甚周。而愛有所亡。驚而踶齧。前功盡棄。○難。可不慎邪。以上三喻。螳螂段末點正意一筆。愛馬段末點正意一筆。餘只就喻說喻。喻意無非正意。此影射題不易之法。○朱子論莊子。他病在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愚案他病又正在忒理會得。越不肯做。此顏回葉公顏闔三章後。即繼以櫟社三章也。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進也行不輟。弟子厭飽也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散閒散也。言不在有用之數。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音門。津液瞞出也。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詐平聲梨橘柚果蓏音裸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

以文木有用之苦。觀出大木無用便宜。物莫不若是。豈唯木哉。借大樹尸中微露正意。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猶言幾乎不免於今之世。乃今得之。爲予大用。猶言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平聲物也。相物之物。與左傳物土方之物同。猶去聲之相也。而汝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暗指惠子言。惠子譏莊子大而無用。而不知堅白之無用。徒以好惡內傷其身。故曰幾死之散人。匠石覺而診音軫。占也。其夢。弟子曰。趣旨也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止也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

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分明現出自己全身。卻是借匠石尸中。說大木本領。言彼寄於社。而別有所以自全於人閒世者。非關爲社之故。詬厲之。以義譽之。皆不知己。龍蛇存身。難爲俗人道也。匠石初不知己。覺而知己。何也。諷惠子不知無用爲用。其夢未始覺耳。○此章卽逍遙遊末二章意。只通體是影射法。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同庇。覆也。其所藾。音賴。蔭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剝心如卷軸然。而不可以爲棺槨。咶與舐同其葉則

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大木本以自寫。加倍寫無用。乃至寫到毒人。然則先生惹不得。一笑。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神人觀此木以不材而大。故寧自處於不材也。一句點明正意。結上起下。此謂橫擔之法。其稱神人何也。易曰知幾其神乎。自明見幾而作也。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音弋。所以格獸。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高名卽高明。麗與欐同。屋棟也。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樿音繕。樿傍。棺之全一邊者。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用反

照法。以盡無用爲用之意。痛快淋漓。故解解義未詳。或日巫書名。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借類秀通以盡無用爲用之意。痛快淋漓。

支離疏者。支離。傴人。疏其名也。頤隱於齊。與臍通。肩高於頂。會撮指天。會撮。音括。最項椎也。所謂椎頭髻也。五管在上。五藏腧曰管。方書灸法。五藏腧穴在脊中。兩髀爲脅。髀音俾。股也。脅音脅。腋下也。兩股拘攣至兩腋下也。○以上寫傴態無所可用。挫鍼治繲。足以餬口。挫讀平聲。秦也。繲音解。故衣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筴亦

作箕。小箕也。播。與簸通。簸揚粿粃。取精米也。○無用爲用。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攘。卻也。自肘至腕曰臂。攘臂。即攘袂。卻袂露臂。爭先出頭。自喜無從軍之苦。故作此態。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無力役之勞。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坐受賞賚之利。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不中世用。便是支離其德。正意在章末點明。○只無用爲用一意。再借傻人寫來。層層筆墨。色色新新。教人如何不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音棱

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借孔子生非其時以自寓。志不在小。卻正以明其不願學孔子之意。方今之時。僅免刑焉。在而刑。僅免刑。首尾相應。此人閒世之所爲作也。福輕乎羽。莫之知載。叶音祭。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叶音篤。言孔子以德化人。不如其已也。殆乎殆乎。畫地而趨。音促。言孔子動必以禮。此其至危也。迷陽迷陽。本草。蒺藜一名止行。多生道上。葉布地。子有刺。傷人。狀如菱而小。迷陽或即此物。無傷吾行。叶音杭。吾行卻曲。猶言傴僂。無傷吾足。莊子憤世嫉俗。四語寫盡。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古達切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緊承上章支離其德。發揮正意。總結全篇。比物流連。詠歎淫泆。更無搖曳風流之致。

德充符 內篇

德充以德性充其形體也。符。充於內而驗於外也。則曷爲以兀者惡人言。在德不在形也。

魯有兀刖足者王駘。先書兀者。次書其名。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莊子不願學仲尼。卻下筆便離不得仲尼。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先呼其名。次註兀者。各有所當。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字法妙。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外無教育之迹。而心有裁成之功。是何人也。何物兀者。有此本領。仲尼曰。夫子。聖人也。常季曰王駘。仲尼曰夫子。常季曰兀者也。曰是何人也。仲尼曰聖人也。聲口各自傳神。丘也直後

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寫仲尼傾倒王駘。一句緊似一句。莊子慣用加倍法。此又十二分加倍法也。假。大也。奚假魯國語意與國語大夫奚隆於越相似。常季曰。彼兀者也。再提兀者也。以醒在德不在形之意。而王先生。偏國中通稱如此。句法令人絕倒。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釋氏說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朱子言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又朱子言。釋氏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其說卻自平實。後來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多是剽竊老子莊列意思。變換推

衍以文其說。案莊子下筆。定欲過火而後快。不與之變。不與之遺。直是故出大言云爾。祖釋氏者竊取附會。亦癡人前說夢之過也。我只愛莊子文章。彼以妄言之。吾以妄聽之可耳。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竊取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再申死生亦大矣二句之意。審定不移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竊取知天地之化育。立天下之大本。再申天地覆墜二句之意。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一本而萬殊。一物各具一太極。小德川流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萬殊而一本。萬物統體一太極。大德敦化也。○下文單承自其同者而言。以上四句。賓主開合。後人襲用其調。雖數見而未嘗不鮮。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耳目所宜。其司視聽之謂

也。德之和。猶言性之德。莊子以和字代性字。本中庸謂之和也。遊心乎德之和。存其心以養其性也。二句卽老子爲腹不爲目之意。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能盡其性。人親而天。但見此身與天地合其德。而不見形骸之不全。亦何嘗自知其兀者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兀於形。不兀於德。亦何害乎其兀者邪。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覺也得其心。主人翁惺惺也。以其心得其常心。以其虛靈不昧之心。得其秉彝好德之[illegible]也。常心。猶言恆性。物何爲最之哉。疑彼雖爲己。而未必無爲人之意。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一人得其所止。能使衆人各止其所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靑靑。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申言唯止能止衆止之義。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保。全也。勇士之保始。踐言也。自要。必要其終也。以勇士之保始。引起聖人之保始。聖人之保始。盡性也。全夫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況官天地。府萬物。以天地爲己之官。以萬物爲己之府。所謂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也。直寓六骸。象耳目。六骸直德性之所寄。耳目皆形下之粗迹。一知之所知。知猶主也。與易傳乾知大始之知同。卽孟子氣之帥也之意。而心未嘗死者乎。尊其德性。不受一塵。方寸中天機煥發。活潑潑地。○勇士保始。雄入九軍。人且最之。況聖人之保始。以德性爲主帥。而六骸耳目一切形氣之私。掃除廓清。雷厲風行。此天下之大勇也。而人有不最之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與遐通。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彼且升遐而人皆從。非直今日從之遊已也。又作十二分加倍語。彼能盡其性。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一日明心見性。天下皈依。物自然而最之。物不能不最之。彼且何肯以物之最之爲事乎。此謂德之符也。○以上擬之以止水。擬之以松柏。擬之以大舜。擬之以勇士。保始。皆言物所以最之之故。文字雄古堅闢。洸蕩頓挫。後來班馬手筆。便純是學此。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發端者法最妙。一篇妙文。都從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十个字撰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不信子產世態如此。其明日又與合堂同

席而坐。非寫兀者不識迴避。正是暗寫子產勃然變乎色。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覆說一遍。煞不耐煩。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詰問聲口。更不耐煩。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標出官銜。益發不耐煩。不信子產世態如此。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兀者開口提出先生之門四字。壓倒執政。固有執政焉如此哉。猶言今日才知你是一个執政。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猶言今日才知你作人如此。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言子產有塵垢在心。久與賢人處。則無過。遊先生之門。宜乎其心之無塵垢者存也。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不是說子產。正是自己取大於先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不取大於先生。而自矜執政以上人。過已。兀者道來。令子產不堪。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不說不全足。只說个若是。寫子產以手指點神情也。致他不堪趣甚。與堯爭善。言兀者妄想學聖人。多見其不知量。計子之德。雖今自修。亦不足以復補前行之惡也。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狀。陳也。凡被兀之人。未有自以不冤者。或自陳其過。或不自陳其過。總以不當亡足者衆。以不當存足者寡。此皆有怨尤之心者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己則不必自陳有過無過。而歸之於命。不怨不尤。非有德者不能也。不辯之辯。辯之不辯。絶妙好辭。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且从固有為惡而幸免於刑戮。譬如遊羿之彀中。當中央必中之地。而卒免於中傷者。亦其人之命也。有德者總付之不怨不尤而已。再進一層。以足上文意。占得十分地步。而不必自狀無過。絕妙好辭。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怒人笑已。世俗之情。適先生之所。便渙然冰釋。此先生之洗我以善。有使我盪滌而不自知者邪。執政遊先生之門。柰何猶有塵垢者存也。洗字下得妙。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夫子不知吾兀者。執政偏知吾兀者。不見棄於夫子足矣。雖取憎於執政。所不恤耳。兀者取大於先生如此。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之內。德也。形骸之外。不全足也。同學先生之門。遊於內而索於外。所學何事邪。再言不亦過乎。切責之。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不須再說了也。非寫子產能受盡言。乃寫兀者能令子產屈服。以明在德不在形之意。○只為擡高申屠嘉。無端把子產放倒。每恨才人作傳奇。往往汙衊古人。豈知自先生作俑。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

全之也。尊於足者何。心也。性也。兀者先立个在德不在形底主意。特來謁仲尼。另是一樣手法。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柰何又借聖人為兀者出色。可哏。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句中有孔子所講非無趾所務之意。無趾出。三个字。藏過講以所聞許多說話。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勉弟子語。帶出務學二字。言孔子只道無趾出便讀書去也。有孔子被兀者笑而不自覺之意。此處不知。觀無趾語老聃而知之。結構最佳。然侮聖人太甚。莊子不畏笠教拔舌地獄邪。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以聖人為騶衍與稷下先生之徒邪。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無趾出三字中。藏過底許多說話。留在語老聃處。揮括大意而發之。此實者虛之。虛者實之之法。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二十六字長句。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莊子數以聖人尊孔子。何故借兀者相譏侮。此陸子靜盡廢講學意也。此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法門也。此莊子所以不願學孔子也。莊子未嘗不讀書。未嘗不著書。偏不喜聖人讀書。不喜聖人教人讀書。是誠何心哉。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

處者思而不能去也。此猶可信。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上聲而未止也。加倍扯謊。令人絕倒。○以上言其動人如此。以下反覆思其所以動人者而不得。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滿也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四字寫惡人出色。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應丈夫不能去婦人願為妾造句。令人絕倒。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以上聞其名。思其所以動人者而不得。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王駘章三書兀者。哀駘章再書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聲而

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與泛通而若辭。寡人醜乎。自愧不如。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以上見其人思其所以動人者而不得。總為偏出在德不在形之意。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本作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眴音縣。驚視貌。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母不能見子。不得類焉爾。生死不相類。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其形者。謂性也。此生之謂性之說。以喻言點明在德不在形。手法又別。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翣以飾武。戰死無武。故不以葬。屨以飾足。刖者無足。故不愛。因㹠子一喻。又生二喻。此二喻。皆所以喻㹠子一喻也。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全形也。上文三喻。皆無其本。是反筆。此又以全形為喻。是正筆。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此三句又是本文之反面。言取妻者不得復近御供使令。以反面足正面之意。非另有一意也。形全猶足以為爾。得近天子。而況全德之人乎。本意所重在全德。所輕在全形。卻又借全形跌出全德。而不失其輕重之旨。筆墨恣肆。橫說豎說。皆成妙義。○自㹠子以下。反正四喻。皆以明哀駘惡駭天下而不足為累。全德故也。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此才字極大。三才之才也。才全。謂盡其所以立人之道。與天地合德也。德不形。充實於內。而不自暴露於外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天命人事。消長進退。相為循環。雖有知者。莫測其端。凡此皆為心性之累者也。故不足以滑和。聖人不以亂其性。不可入於靈府。不以動其心。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豫。亦和也。和者。天下之達道。聖人所以通天下之志也。兌者。悅也。不失於兌。萬物各得其所而悅也。言聖人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也。使日夜無郤

滿腔都是太和元氣。而與物爲春。與自家意思一般。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聖人之心，天理流行，無少間斷，如四時之生生不窮也。○唐張拙詩：光明寂照偏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即和豫通與物爲春之意。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些滲漏處便留滯。即日夜無郤接而生時於心之意。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以水爲準而取物之平。水停之盛也。停，定也。盛，定之極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保，守也。足乎內而不溢於外也。以上四句是喻意。德者，成和之修也。成和，即易所謂成性也。成和之修，即成性存存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聖人唯不自形其德，而形著動變之功，自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故物不能離也。以上四句是正意。哀駘

它之爲人，有如此者，故曰德之符也。○正喻八句，只當兩比時文讀。喻意後二句，是從上句倒找出下句；正意後二句，是從上句順推出下句。對偶中最喜有此變換之法。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紀，絲別也。別理絲數，喻治民也。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連用七个吾字，祇覺多多益善。○章末不以至人結哀駘，而以至人結孔子，何也，重言也。言必取重於孔子。知孔子聖人也，自己卻不願學聖人，是誠何心哉。闉跂支離闉，曲也。跂，舉踵也。踵不至地，曲足以指行。且傴。莊子腕下，偏有如許怪物。無脤其名

也。脤，音腎。與脣別。說衞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頸也。肩肩。痕賢二音。直貌，又羸小貌。甕㼜大癭，㼜與盎同，盆也。癭，頸瘤也。甕㼜，狀其大也。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二公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愛使其形者。因以愛其不全形，因以全形者之不如不全形之可愛也。十二分加倍寫法。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即二公說不全形，以明人之所貴在德不在形。又是一揣手法。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其所忘，所當忘者也，形也。其所不忘，所不當忘者也，德也。趁上文忘字，以反筆小結，起下文正筆大結。故聖人有所遊，所遊者何，即下文天鬻天食是也。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巧也。爲商。人也，非天也。聖人所忘也。

此四句是反面，讀下文正面四句，其義自明。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賣也。惡用商。四者，天鬻也。養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何謂天食，道也。天所以食聖人而養其德性也。聖人所不忘也，不忘其所不忘，所以忘其所忘也。即老子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之說。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依乎天理，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其身。曰是非，刺惠子是非之彰也。觀下章可知。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謷音敖乎大哉，獨成其天。能盡其性，可與天地參，此聖人所遊己。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承上章無人之情而爲此問答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互文也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是指惠子所謂情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曰好惡愛之所以成之說也曰內傷其身勞神明之說也此章與齊物論互相發常因自然即因是也而不益生也益生見老子非生理所固有而曾益之也不益生即爲是不用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惠子所謂不益生非莊子所謂不益生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

內傷其身此則所謂不益生也不另設一詞只就上文重疊三句自有精兵銳卒直搗中堅之勢惠子談鋒不可枝梧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寫他以好惡內傷其身憊狀如此即齊物論所謂苶然疲役是也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天好好與你一个七尺軀你卻不肯以德充之只把堅白之術自鳴於世以致內傷其身有愧洪鈞賦形之意多矣有人之貌有人之形而無人之心無人之性矣雖全形亦奚以爲○以上六句以韻語嗟歎之意味雋永○篇中三兀者一惡人一闉跂一大癭不全形者六人王駘哀駘借孔子說出他本領申屠嘉借子產偪出他本領叔山無趾借他不足孔子顯出本領闉跂大癭乃前四章之餘意二人合寫虛寫以能取悅於衞靈齊桓想見他必有些本領總是在德不在形之意節節用筆各自不同各自出色篇末借一全形無德之惠子作反照法大旨更覺了然○初看疑與孟子踐形盡性頗相似細玩之卻自迥別其說即佛氏作用是性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朱子說佛認心爲性只是磨擦得這心極精細有光彩他便認做性他也說存養心性只是他無吾儒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全體中許多道理他只見得个渾淪底物事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王子曰形色天性也他也說在眼日見在耳日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他說得也好但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能思底便是性差處便在這裏觀莊子立言恰如朱子所云

大宗師

宗，身所自出也。師，身所由成也。何謂大宗師。道也。特加以尊無二上之稱。天也命也。其義一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天而生也底天字。猶言自然。郤子曰。自然之外別無天。是也。知其自然而生之。則大自然而死之。自然而貧富之。貴賤之。皆可知已。天之所爲。一出於自然。人之所爲。寧可不順其自然乎。其知之所知。存其心養其性是也。其知之所不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幸也。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考終命也。曰至

矣。又曰是知之盛也。皆願望難見之詞。莊子以天下爲沈濁。思眞人而不可得。故將眞人底道理。作尋常底說話。顯易簡切以示人。言不過如此。便是知之極至極盛也。語意與忠恕而已矣孝弟而已矣相似。雖然。有患。患人之不易知。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知有所待而後當。猶言直須死後方回首也。所待未定。死期早晚不可知。一息尚存。機心不肯便休也。則且立乎巖牆。死於桎梏。而以爲天定之勝人矣。不知其人也。非天也。則且倖福於罔。免難於苟。而以爲人定之勝天矣。不知其天也。非人也。非有眞人。孰則眞知天人之所爲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謩與謨通。士與事通。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假同格。至也。於道也若此。寡。薄也。不逆寡。知吾命之適遭其薄而順以受之也。成。全也。不雄成。知吾命之幸值其全而謙以承之也。不謩士。知凡事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聽其在天而無所計校也。過與當。俱就世情得意處說。好事已過而不悔。當其極盛而不自得。言其不就利也。登高不慄三句。言其不避害也。登假於道。道即大宗師也。得大宗師以爲依歸。故心有主而不可搖動如此。衆人唯不聞道。故反是。○此一節。言眞人無外物之累。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天地之氣。块然太虛者。道也。眞人登假於道。全體渾淪元氣。故其息靜深而有本。衆

人只是客氣。故反是。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嗌。音尼。咽也。哇。音崖。喉結塞也。氣不平暢也。緊承衆人之息以喉言。其有似乎屈服者之言也。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人之息所以不如眞人之故。此反托之法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是正面說。莊子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是反面說。其義則一也。○此一節。言眞人無耆欲之累。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訢與欣通。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音酉。疾貌。翛然而來而已矣。猶言適來適去。不忘其所始。生理所當自盡。不求其所終。不問究竟如何。受而喜之。既曰不知悅生。又曰受而喜之何也。承上不忘其所始而言。素位而行。無入不自得。不作小人戚戚之態。忘而復之。承上不求其所終而言。寓形宇內。聊乘化以歸盡。不知死生有變於

己。○此一節。言眞人無死生之累。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虛登假於道。總結上三節。衆人不知道爲大宗師。而以私心捐之。故不知天之所爲。而欲以人力助之。眞人反是。安肯以區區物欲生死之閒。背吾師而與天爭哉。所謂有眞人而後有眞知者如此。若然者。其心志。志。一作忘。近是。其容寂。其顙頯。苦對切。音魁。大朴貌。淒然似秋。怒煖然似春。喜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接而生時於心。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以上緊承上文。用正筆寫眞人如此。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天。一作失。近是。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箕子名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以上又用反托之法。以起下文。隨手拈來。一氣赶到。亡身不眞。非役人也。意思所重在此。莊子把伯夷叔齊箕子所爲。都看作性命以外事。都道是不眞。此莊子所以取爲我。而未聞性與天道也。三十六字長句。卻自可愛。古之眞人。再提古之眞人。又開大峰。其狀。擬諸其形容。二字領下十二句。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以上四句。皆一句中有反對之義。邴音丙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音蓄乎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音懣。每本切。乎忘其言也。以上八句。每二句合看。有反對之義。○其狀無方體如此。老子。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是也。卽下文與天爲徒之意。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邱也。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刑也。禮也。知也。德也。人之所爲也。眞人亦未嘗不爲人之所爲。卽下文與人爲徒之意。然只是因應以成其變化。雖與世推移於刑禮知德之中。而眞人之本不在

是。世人不知。則認眞是棄刑禮知德而勤行者也。與有足者至於邱。言亦欲乎登高自卑。而實有飛行絕迹之妙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不知者。謂其好之也。其知者。謂其弗好之也。乃眞人則一而已。一。猶言其爲物不貳。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其不一。與四也一底一字。義又別。其一。言至靜無感。性之淵源。道之體也。其不一。言同歸殊塗。一致百慮。道之用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閒。故曰一也。其說與正蒙太虛章意同。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與天爲徒。所謂天之道也。與人爲徒。所謂人之道也。自眞人出之。天人合一。人道亦天道也。故曰天人不相勝。是之謂眞人。古之眞人。四作起句。是之謂眞人。再作結句。須看他條理分明。○以上寫眞人眞知。博大精深。至矣。下文則單拈死生一條。以曉世俗。而指眞人也。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此句連上讀。天也。此句連下讀。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眞人之所不可及者在眞知。而眞知之不可及。尤在乎死生之故。知此而登假於道不遠矣。且夫夜旦之相代。其常也。死生亦有命。亦猶是耳。孰主張是。天也。人之不能與天爭也明己。實理如此。豈難知哉。而無如昧者之不知何也。彼特以天爲父。猶言以父爲天。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曰特以。曰而猶。曰況其。言道之尊親甚於君父。是道之中。無所謂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外。別有一物焉之謂道。故下文即繼以涸魚處陸譽堯非桀云云。莊子惡知道哉。論其文則謂人不應以悅生惡死之心。與天命相抗衡。即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之意。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且人亦知夫有生之無樂。而有生不如無生乎。則試觀乎魚。魚本以江湖爲歸。至泉涸處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固不如相忘於江湖。人生室家妻帑。暫時團圝相與樂之。豈知恩愛難割。正是煩惱根源。其與處陸之魚相呴相濡者。有以異乎。何謂譽堯而非桀。言有生而逢堯之世也則譽之。逢桀之世也則非之。與其生逢堯桀而譽之非之。何如無生而非譽兩忘。渾化於大道之中也。化其道。即浮圖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之說。前五句正意在喩言中透出。後二句。直寫正意。雙管齊下。筆快如刀。○莊子欲人曉然於有生不如無生。則有生而不受有生之累。然由泉涸云云觀之。而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絕矣。由譽堯非桀云云觀之。而君臣之義廢矣。他只認定一个無字。因把五倫都看得冷冰冰地了。嗟乎莊子。高明過己。夫大塊載始也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好也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且人亦知夫造物生人。其生之路。即其死之塗乎。人自始生爲嬰兒。由嬰兒而孩提。由孩提而少壯。由少壯而衰老。許多閱歷。無數佳境。貪生者以爲人世之可樂在此。不知卻正是步步走向死期底路程。故曰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逍遙遊鵬始由而曰將徙於南冥。此之謂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遁本字。去也。匿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且人亦知悅生而生卒不可留。惡死而死且不及知乎哉。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義未詳。會意蓋養生家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術。然死期既至。如在夢睡中。被有力者竊負以去。而不自知也。忽然插入喩言。正喩更不分別。一滚寫去。筆力超橫。藏之自謂有宜。而遯之出其不意。若夫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其藏也不藏而自古有死。無能逃出圈圍外者。是恆物之大情也。恆物。即造物。易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是也。不曰造物而曰恆物。所謂殺生者不死。名天地爲恆物。以明人之爲不恆物也。大情。猶言大道。不曰大道而曰大情。言此理眞實不虛。更不許昧者妄想遯去也。曰皆物之情也。又曰是恆物之大情也。句法相應。指點親切。猶有所遯。言人欲藏而造物者之能遯夫人也。不得所遯。言造物不藏。而人卻遯不出造物去也。尋常眼前義意。一經莊子拈出。偏令人驚怖其言。此文章所貴化臭腐爲神奇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

邪。犯。耦也。猶言偶爾撞著也。人以不恆之形骸。聽修短於恆物。夜牛相偪。終非己有。亦何足喜。而猶沾沾然喜之。如徒以形而已。豈惟人哉。天地開。胎卵溼化。萬之又萬。不可紀極。而莫非血肉之形。各有其形。卽各有其樂。犯人之形而喜之。與犯胎卵溼化之形而喜之。有以異乎。既已爲人矣。卒與胎卵溼化之類。同歸於盡。可不哀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少好也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物之所不得遯。猶言物所遯不出底這个所在。卽天地之閒也。而皆存。卽塞乎天地之閒也。猶言在阬滿阬在谷滿谷也。聖人與道爲體。道之所在。無非聖人之所遊也。形雖必敝。眞氣常存。彼亦一恆物。此亦一恆物。是又有力者之所不得而遯也。蓋自中庸至誠無息至聖配天二章脫化出。冥靈以五百歲爲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正謂此爾。善夭卽是善始。善老卽是善終。言彼善養生者。自少至老。無疾病夭折之苦。饒他快活。不過百年。人猶效之。況聖人以悠久配天地。而覆載萬物。參贊化育者乎。此其可效更何如。人柰何唯形骸之爲樂。而不思所以效聖人也。道一大宗師也。聖人一大宗師也。朱子云。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莊子亦復云然。但不知其所謂道者何物耳。○自死生命也以下。反覆推明生不足悅。死不足惡。而道不可以不學。句句活跳。字字活跳。故是文章絕詣。夫道有情有信。老子。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無爲無形。老子。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有情有信。故可傳可得。無爲無形。故不可受不可見。自本自根。道自爲根本。更無從覓出道之根本來。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

帝。神。神之也。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上下四方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又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莊子讚道也只如此。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元氣之本。維斗淮南子。帝張四維。運之以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神名。坏音胚。得之。以襲崑崙。馮夷河伯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古隱者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神名。禺音遇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以上捃摭遠皇古帝。上下神祇。高人賢聖。而歸之得道。正見道之所以爲大宗師。而非得之不足以爲眞人。非眞人不足以得之也。究竟也不知他道个甚底。得个甚底。南伯子葵問乎女偊音羽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

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上章言得道之人。此章言道不易學。尤不易傳。不然一佐言不輕教不遠告也。守。視也。察其可教與否也。吾猶守而告之。吾又守之。吾又

守之。參日。七日。九日。七个而後能守。皆爲不然之意。傳神。外天下。外物。總是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之意。外生。知此身本屬幻妄。不以死生介意也。謂學道人最是外生一關難透。透此一關。朝徹。見獨。無古今。只是遞將去。文法與大學定靜安慮相似。一氣直遞到入於不死不生。何謂不死不生。曰道也。又字與三个外字相應。言出乎人而入乎天也。此聖人所以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也。殺生者不死。釋不死之義。言道能終萬物。而道不知其所終也。生生者不生。釋不生之義。言道能始萬物。而道不知其所始也。老子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列子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皆同此意。將也。毀也。以終萬物而言也。迎也。成也。以始萬物而言也。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毀。無不成。言於萬物無所不終。無所不始也。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應帝王曰不將不迎。此則曰無不將無不迎。何也。不將不迎。言乎寂然不動也。無不將無不迎。言乎感而遂通也。二義相反而實相成。其名爲攖寧。攖。紛紜擾亂之意。寧。澄然無事之意。攖寧。任萬物之紛紜擾亂。而主張是。維綱是者。無以易乎澄然無事之天也。何謂攖而後成。攖寧而後成其爲聖人也。凡人恃才。必多事以滋擾。故有聖人之才。不可不知聖人之道。聞道。則無爲而無不爲也。爲之而無以爲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夫乃果爲聖人也已。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副墨。文字也。洛誦。誦讀也。瞻從目。瞻明。目有所見也。聶從耳。聶許。耳有所聞也。需役。指心而言。五官皆待心以用也。於謳。有得

於心而歎美謳歌之也。玄冥。黑窣窣也。參寥。空洞洞也。疑始。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一段巧立名色。謂始於語言文字之閒。而終極於無見聞思慮之地也。竊取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卻不知中庸原不是恁地說。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考平聲。脊骨盡處。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以下三章。皆承上章入於不死不生而爲言。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麗殄二音。害也。

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音迸僊，旋行貌。猶蹣跚也。）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偉哉，歎造物之不測；將以予爲此拘拘，謂病體拘攣也。是子輿初見子祀歎息之詞。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是子輿鑑於井顧影歎息之詞。中間卻夾入敘事八句，是作者從子祀眼中寫出子輿病劇心閒情狀，坊本俱作子輿口中語，莊子豈有如此文章。又將以予爲此拘拘，又字從何處來，言有生已是拘拘，此則又弄出一个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同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曰左臂，曰右臂，曰尻，曰神，化爲雞，化爲彈，化爲輪馬，把此身分別看去，一任造化播弄而無預於己，即關尹子蟹已羹而遺足尚動之說，觀下章云假於異物益明。）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與又通）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養生主曰適來適去，此又以得字代生字，以失字代死字，總是反覆終始之意。縣解則又進一層。以倒縣不能自解之苦境，而人乃欲又從而結之，是怪歎聲口。從解字生出个結字，趣甚。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天將解之，誰能結之，吾亦聽其解吾縣耳，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叱其妻子使避去，無以哭泣驚動化者。）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奚以汝爲，奚以汝適，言不知造物又將汝化做个甚麼物事，又將汝向那一个所在去也。鼠肝蟲臂，義未詳。）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迫也）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快論重出，愈出愈快。）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考終貌）寐，蘧然（有形貌）覺。（父母於子一段，應奚以汝適；大冶鑄金一段，應奚以汝爲。以陰陽爲父母，則不敢爲驕悍之子；以造化爲大冶，則不敢爲不祥之金，悉聽彼之命，其所適其所爲，無所爲而不可，無所適而不可也。成然寐二句，以前後身言，前身之成然死也，是寐而已矣；後身之蘧然生也，是覺而已矣，此之謂死生存亡之一體也。○細玩此章字裏行間，卻正以生生死死，把陰陽看作了不慈底父母，誰謂莊子忘情於生死之關。）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戲弄鼓誕，不拘

禮法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友。莫然有閒。猶言無何也。有頃也。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
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
戶乎。嗟來桑戶乎。而汝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反其眞謂
還造化。列子。精神入其門。骨骸
反其根。我尚何存。是也。猗。歎詞。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
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
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絕無防檢。而外其形骸。臨
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爲

助他治喪禮。誰知他臨尸而歌。無禮已甚。反笑子貢惡
知禮意。沒來由討他一場輕薄。子貢那得不詫異之甚。
極寫子貢詫異。正要倩孔子
口中。說出他本領匪夷所思。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
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
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音換潰癰。夫若然者。又惡
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
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大也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心亂也然爲世俗之禮。

以觀去聲示也衆人之耳目哉。方。猶常也。方外方內。即釋氏
所謂出世法入世法也。與造
物者爲人。猶云與造物爲侶。一氣。元氣也。遊乎天地之
一氣。猶楚詞與太初而爲隣。贅疣疢癰。皆以喻有餘爲
害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
有何患。莊子正取此義。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謂死生
循環。去來今。只是一條。初無先後之可言也。假於異物
四句。再申附贅縣疣決疢潰癰之意。佛書所謂地水火
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於地。
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者幻身復
在何處。即是此意。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再申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意。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與世俗
之禮正相反。故孔子以彼之不
爲。而悔使子貢待事之陋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夫子何故
必依方內。曰。丘天之戮民也。方內桎梏。不能
自脫。如受之天。雖然。

吾與汝共之。共讀曰恭。
敬之也。子貢曰。敢問其方。猶言敢
問其故。孔子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
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
乎道術。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言遊方之內者。其相
造乎道也。如魚之相造乎水。然陸處之魚。失水
而思欲造乎水。則穿池而養給已耳。不足與語江湖之
樂也。方內之人。失道而思欲造乎道。則無事而生定已
耳。不足與語道術之化也。彼遊方之外者。心有天遊。人
即是道。道即是人。初不知有造道之迹。故魚以相忘乎
江湖爲得所。而人以相忘乎道術爲葆眞。此其所以非
方內之可及。而不可以不敬也。孔子爲萬世禮敎之宗。
莊子自要遊方之外。不肯學孔子。卻又要借孔子以自
重。反說孔子深有意乎喪禮者之爲人。而遜謝以爲丕

說及豈不知天下後世笑他扯謊即此想見玩世風流無事而生定其意蓋指儒家工夫而言生如書君陳惟民生厚之生即性也生定即性定也無事謂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說吾儒以禮定性無事而性定有事終不能定其性也不知吾儒之所謂定性者靜亦定動亦定也夫豈無事而性定云乎哉子貢曰敢問畸人畸異也問其不近人情恐爲世俗所不容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世俗許多繁文縟節人也非天也畸人不屑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畸於人乃正所以侔於天也侔於天者天之君子也方內習於節文而失其天眞人所以爲君子者乃正天之所以爲小人也彼既侔於天又奚恤畸於人哉前章以方外人自相問答明死之不足惡此章借孔子有取方外之人以詆世俗之禮唯死不足惡故禮

不足爲亦一意翻作兩層法也孟孫才章又總承此意而發揮之子反琴張臨尸而歌不爲世俗之禮與天爲徒也孟孫才人哭亦哭與人爲徒也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嗟乎孟孫才正所謂於父母面上用僞也莊子以爲眞人不亦悖乎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順也化爲物以待其所

不知之化已乎盡之盡居喪之道也進於知進於世俗禮而不爲但拘於世法故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指無涕不慼不哀而言謂於世法之中行出世之法也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即死生存亡之一體也不知就先不知就後即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死期早晚人所不得而知故曰其所不知之化生亦化之所爲也死亦化之所爲也天以化生我我則順化而爲人天以化死我我則順化以待盡而已矣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猶但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承上文不知之化申言死生反覆終始之義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去路即是來路成然寐遽然覺之說也且方將不化惡知已化來路即是去路善吾生善吾死之說也但吾與汝遊方之內者也大夢未覺不如孟孫氏

聞道之早耳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獨也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駭散也駭形即佛氏四大分散之說無損心其形化其心不與之然也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莊子有旦宅旦當爲神神古碑多作禮下从旦蓋昔之傳書者遺其上半因譌爲旦耳據此旦宅謂心乃神之宅也無損心故有神宅有神宅故無情死無情死非實死也孟孫氏特覺故爾此三句緊從吾與汝夢未始覺轉來而作倒裝之法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言彼哭泣無涕自有其所以然之故即簡之不得已有所簡之謂也乃語已詞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吾字從上文人字出曰人哭亦哭則似有我之見存也世上人人各有一我孟孫氏亦相與吾之耳矣然人唯血肉之軀之

謂吾。非孟孫氏之所謂吾也。庸詎知有骸形之非吾。而無損心之謂吾有旦宅之謂吾。而有情死之非吾乎。釋氏以虛空沙界爲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此之謂也。以莊子筆。代孔子口。借孔子口。代孟孫言。行文恣縱乃爾。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上文論孟孫才已畢。此則又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而敎顏回以夢覺悟生死也。且汝不知夫夢乎。適然而夢爲鳥。便以厲乎天爲樂。適然而夢爲魚。便以沒於淵爲樂。方其夢。不知其夢覺而後知其夢也。生死當作如是觀耳。今日師弟問答。自以爲覺。不識其覺者乎。其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者乎。安見生之必足樂。死之必足哀邪。○何獨以魚鳥爲言。信手拈來。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舉魚鳥以例其餘也。未嘗不是鳶飛魚躍脫化出底文字。但自中庸言之。觸處皆實理。自南

華言之。則觸處皆幻相耳。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造。作也。適。樂也。造適。非其所樂而矯情以爲適也。獻。進也。獻笑。以可樂之事進於前也。造作之適。終是不適。故不至於笑。中心所樂。忽至於前。不待安排而喜動顏色矣。以上四句。乃結語也。不但結本章。實通子祀子桑二章。而總結之。言諸人地位。不易到。得若非眞知死之不足惡而強爲不惡。則不期惡而惡。是造適之不及笑也。非眞知生之不足悅而強爲不悅。則不期悅而悅。是獻笑之不及排也。欲遊方外者。起初亦須勉強安排。不存悅惡之心。久之漸近自然。并去其生死之見。乃入於寥天一也。去化。卽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也。寥天一。卽天地之一氣也。入於寥天一。卽入於不死不生也。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汝也奚來爲軹。語詞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遙蕩。廣遠無極。恣睢。恣意大視。轉徙。變動不居。此方外之塗。所謂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也。此章承上章之末。接引方內之人。發端反言既有仁義是非。先入爲主。己被方內所囿。將無以遊於方外也。曰黥曰劓。字法最很。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上二章既詆禮字。此則又詆仁義也。莊子以道爲大宗師。而惡仁義禮樂。故是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曰明言是非。卽老子俗人昭昭之意。不知者以爲莊子齊是非。則誤己。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願觀大略。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

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言其無受教之地。卻正是接引語。此二句偪出下文。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因也成完全也以隨先生邪。失其美。失其力。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以大冶鑄金。喩聖人敎化。一經指點。將脫胎換骨。皈依大道。昔雖黥劓不完。安知造物者不使之復歸於樸。而因以從先生遊邪。

許由曰。噫。歎其往者之已被黥劓。未可知也。許其來者之或可息補。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吾師。卽大宗師。疊呼吾師。而後發言。有未易以言語形容之意。䪠制也萬物

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
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欲遊方外者此其大略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
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
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
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
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
無常也而汝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汝後也此章總結上四章而

假孔顏以為重也自己不願入方內甲裏去卻要拉孔
顏入方外甲裏來好笑釋家言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
諸所無忘仁義忘禮樂是不實諸所無之意曰墮肢
體黜聰明是空諸所有之意曰去知即釋家要使形神
相離之意承墮肢體而言曰離形即坐禪入定無見聞
思慮之意承黜聰明而言大通者太虛之別名同於大
通其心空洞如太虛無一點渣滓也同則無好釋氏所
謂塵既不染根無所著是也同則化矣化則無常無在
無不在釋氏所謂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
沙界是也仲尼讚回之賢自以為不及傻顏回而絀仲
尼卻正是要
借仲尼光處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
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
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不任不堪也趨同促子輿
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
夫一篇大旨是教人外死生而後可以聞道但人之所
惡莫甚於死而貧即次之打不破貧富一關安望其
能外生死故以子桑貧而安命終篇此又莊子示人以
八字著腳處也不說子桑貧狀若何只下淋雨十日四
字便見子桑貧已到骨若歌若哭其聲也父邪母邪天
乎人乎其詩也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飢餓不能發聲
歌詩短音促節寫子桑病狀如畫子輿立門外潛聽如
畫入而問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怪其有怨尤之意吾思

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自明所以歌詩之故正是
平心靜氣細參真原下文都從此句翻轉出父母不欲
我貧天地不私貧我而卒至此極者則命之為也命之
理微此知之所不知者也知之所知唯有順受其正夫
何怨尤之有此命字與死生命也相應即貧富之有命
而死生之有命更可知已學道人亦唯以其知之所知
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已矣 養生主先公文軒次老
聃二章是反面底說話大宗師先詳子祀子輿諸人入
於不死不生篇末結之以子桑安貧
知命是正面底說話意思總是一般

應帝王
莊子擬作一篇對策。帝王有問爲天下。以此應之。應之云何。爲無爲事無事而已。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四問。不知是問个不知个甚。躍而大喜。不知是喜个甚。以告蒲衣子。不知是告个甚。聰於蒲衣口中想像而知之。又只說出有虞

泰氏兩家。其未見面之兩家。又可因有虞泰氏想像而知之。故是超絕之筆。○何謂非人。天也。未始出於非人。言不自天出也。未始入於非人。言未入乎天也。皆不足之詞。王倪於齧缺四問。一無所取。蒲衣節取泰氏。亦復僅可而有所未盡。蓋謂藏仁以要人。有虞氏固是人之所爲。泰氏風雖近古。而曰知曰德。亦非與天爲徒也。其知情信。其德甚眞。二句中抑揚都有。○此章便似策目。下文則其條對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此道之以政之說也。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斷得辭。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喻得辭。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反喝得辭。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正面指點得辭。此民日遷善不知爲之之說也。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邱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再喻作詰問聲口。詰問得辭。言民不可欺。即民兔無恥之說也。亦老子以知治國國之賊之意。○短幅須要辭。此文句句辭。字字辭。寸鐵殺人。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聖人無名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句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樂也。言此問非我所樂聞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句厭。句○猶惡造物者之多事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此鳥此鄉。都在莊子心中。寫來異樣興會。汝又何帠音詣。義未詳。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淸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子。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是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敏也彊梁。勇也物徹疏明。知也學道不勸。勤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子居所云。比之聖人。如胥徒更易直事。百工居肆程功。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

之狗來藉。田獵也。藉音籍，繩也。道理更進一層。老子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是也。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答語即是問語，問語即是答語，絕妙機鋒。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施也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老子：功成而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又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是也。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如是者，無勞形怵心之苦，無來田來藉之患。此謂明王也已。何謂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下章壺子本領，是此二句注脚。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

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寫神巫果然神，卻不爲寫神巫。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寫列子果然心醉，卻不爲寫列子。壺子曰：吾與汝既盡也其文，未既其實，而汝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曰吾與汝，自謙以譏列子之未始得道也。無雄奚卵，即既其文未既其實之意，而喻言以明之也。而汝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亢，敵也。信，符驗也。言列子於道無近裏著己工夫，畧得粗迹，以與世俗相敵，其精神意氣所發露，必有吉凶之先見而不爽者，如莫敖舉趾高之類是也。此列子所以未始得道，而神巫所以得售其術也。嘗試與來，以予示

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連下五決詞，自誇眼力如神，而不知已入壺子彀中也。列子入，涕泣沾襟，點染絕妙。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此坤卦之象。萌，不動貌。震，動也。室之向明處曰正。不震不正，言陰氣閉塞，無一些復陽之意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杜，塞也。四時旺氣曰德。杜德，即醫家令脈不交之說。彼以爲旺氣塞絕，故曰子之先生死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

見其杜權猶變也矣。○弔詞連下五句，賀詞亦連下五句。又誇眼力如神，而不知其又入壺子彀中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復卦之象。鄒子復卦詩：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名實不入，萬物未生之義也。機發於踵，一陽初動之義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吉也。對上文杜德而言，即生氣也，故曰全然有生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猶言不定。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其技已窮，又作騎牆語，而不知又入壺子彀中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太冲，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莫勝，陰陽不相勝。泰卦之象也。是

殆見吾衡氣機也。衡平也。彼以爲陽主生。陰主死。見陰陽各半。故曰子之先生不齊一。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審音盤。水所聚也。鯢魚也。桓盤桓也。水不動而魚盤桓於水中。介乎動靜之閒也。緊接太冲莫勝。指出淵名。趁勢補點地文爲止水。天壤爲流水。坊本以鯢桓指天壤。流水指太冲莫勝。於文義文法皆不協。九淵示之以三。餘則引而不發。令人如觀畫圖神龍。但露頭角指爪。恨不見雲氣中全身。文章固有實寫而意不足。虛寫而意有餘者。此類是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趣甚。壺子曰。追之。趣甚。列子追之不及。趣甚。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疊句更趣。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音頹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地文。天壤。太冲莫勝。猶有陰陽迹象之可求。未始出吾宗。太極之本體也。卻又不是枯槁底氣象。與之虛而委蛇。與猶示也。虛無中隱然有委曲自得之致。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所謂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不知其誰何。言不知其爲何許人。弟靡舊註困窮貌。遜伏貌。指神巫而言。殊少意味。不知此乃從壺子口中寫出神巫眼中看壺子身邊底說話也。案弟當與頹同。弟靡不起之象也。波流生動之象也。卻與不齊有別。不齊者。半主生。半主死。此則因其虛而委蛇。以爲是弟靡。便是弟靡。以爲是波流。便是波流。不敢以似弟靡而道其死。不敢以似波流而道其生。兩个因以爲。寫出他眼光瞀亂。胸無確見。開口不得底情狀。故逃也。○極寫神巫醜態。正是極寫壺子神通。然後列子

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列子至此。方悔見道之淺。故謝棄人事。作此恬淡寂寞工夫。紛者。棼然散亂之謂。封者。有封有畛之謂。言列子一向殊未能擺脫世情。今乃洗心滌慮。一味以復樸終其身也。然亦非寫列子。正是寫壺子之道。只在致虛守靜之中。而列子乃今始知之也。此段與而以道與世亢。緊相對照。莫作閒文贊過。無爲名尸。主也。無爲謀府。無爲事任。擔也。無爲知主。名尸謀府事任知主四項。卽壺子所謂以道與世亢者是也。卽陽子居所謂嚮疾彊梁物徹疏明者是也。此章總結前文而斷以己意。振筆疾書。疊下四个無爲字。重以爲戒。故是一氣流轉文字。坊本以無爲而治解無爲。言無爲則天下

之美盡在已矣。卻不思此四項底說話。與無爲而治正相反。後他說本句固已紕繆難通。前後亦復自相牴牾。應帝王議論。直道德經相表裏。彼方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則豈有忽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爲美談者哉。請通篇合看。便知此四句。斷不是憑地說也。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無窮謂道也。體盡無窮。而遊心於未始有物之先。不規規於事爲之末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天之所以予我者備矣。盡其所受乎天。而初非加於性分之所固有。無沾沾自喜得道之意。亦虛而已。總結上四句。所謂以虛無爲體也。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字是正面說。不將不迎不藏。是反面說。以反面托出正面。無意必固我之私。有感而遂通之妙。故能舉萬物之紛紜。勝任愉快。而眞君空明之本體無所累也。至人之用心若鏡如燕

所謂以因應爲用也。帝王有問爲天下。莊子只以虛因應應之。何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爲哉。○或問老子谷神不死之說。朱子曰。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案莊子此章。本谷神不死以立言。末章則此章之反面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曰儵曰忽。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之心也。南海北海。莫知其鄉之謂也。曰渾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心也。中央。謂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言人心之誘夫道心也。渾沌待之甚善。言道心之爲人心所誘也。渾沌不防閑屏絕之維謹。而開門揖盜。以致鑿竅之報。則非儵與忽之鑿渾沌。渾沌實自鑿耳。鑿竅而渾沌死矣。渾沌死。而天下日以多故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此章不獨應帝王之結語。實南華七篇之亂詞也。○或問南華七篇以北冥南冥起。以南海北海終。其亦有說乎。曰取義各有所當。正不必在字面上傅會牽合。而反失作者本義也。

乾隆己巳孟夏脫稾辛未中春梓

南華本義二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林仲懿撰。仲懿不知何許人。是編祇註莊子內篇。語多附會。如釋逍遙遊以北冥有魚爲太極靜而生陰。化而爲鵬爲太極動而生陽。以南冥北冥爲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類。皆強生意見。其餘詮釋亦多類金人瑞徐增之流

南華經簡鈔四卷

〔清〕徐廷槐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華簡鈔四卷》提要

[illegible]向所手鈔。於外襍篇間有[illegible]盖拙性懶散。聊便一時口誦。非敢漫為芟薙也。時或四三年來之高閣。間一省覩。凡諸所評註。輙雜沓題其上。大者鴉塗。細者蠅涷。日計歲計。狼籍紛披。

歷年不能淨寫一本。而傳者惧聽。謂鄙人癖於是役。且欲廣其論說。嘻胒脛不可長。鶴脛不可短。兹既偶用我法矣。又牽率而懸諸十字街。重為識者訕笑。不亦無謂甚哉。昔歲辛亥自淮陰

南還。舟泊吳閶門。篋中貯是編。并友人所貽金百十兩。臧獲胠篋金。擲是編。遂逃去。時同舟者咲謂曰。物固相累。此理之常。君坐讀南華不熟耳。予曰。昔趙子固嘗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

本禊帖。夜歸風起覆舟。子固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南華詞無端崖。事若符券。即其胠篋㠯大羅天上手。指點地下變相陳同甫曰。世間不可無此人。亦

不可無此書。若使宵行者取書而棄金。吾方將大聲疾呼。終不㠯此而易彼也。日月易逝。轉眼十年。第因陋就簡。為次序而存之。題曰南華簡鈔。

乾隆六年歲次辛酉九月上浣

墨汀徐廷槐笠山書於鑑湖之靃清閣

南華經目次

會稽徐廷槐笠山鈔閱

諸暨楊如璐西崖

受業 諸暨金 璵 申贊
安東程 茂 尊江 參訂
諸暨張建範洪九

卷一 內篇

逍遙遊

齊物論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大宗師

應帝王

卷二 外篇

駢拇

馬蹄

胠篋

在宥

天地

天道

天運

卷三 外篇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遊

卷四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外物

寓言
列御寇
天下
逸語附

男徐頎芷長
　　顯卯若　校字

引言

會稽徐廷槐笠山鈔閱

諸暨楊如瑤西望

受業　諸暨金與申贊
　　　安東程茂尊江　參訂
　　　諸暨張建範洪九

莊周、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二篇、焦弱侯國史經籍志古今莊子註。四十七部。六百四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唐書四十卷。世代遼遠。不復見古人之全書。其內篇。衆家竝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惟郭子元所註。定爲三十三篇。其實內七篇外。不主一家。亦不出一時。平生所屬文。彙成之耳。陸德明序錄曰。莊子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眞。唐天寶元年、詔褒封莊子、列子、列御寇居鄭闕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文子、關尹子之徒晉公孫辛鈃字計然敬王二年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著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庚桑子庚桑楚師老子四子爲

眞仙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眞人列子號沖虛眞人文子號元通眞人庚桑子號洞靈眞人其所著書並稱眞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崔頤正事宋太宗嘗名講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太宗初年進士不識卮言日出避南一傳至眞宗而女童能誦秋水篇矣此可見當時好尚

蘇長公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昔嘗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前人每論南華矢口而言粗而實精正而若反此子書中第一部醒眼文字王半山曰纔說到緊要處便曼衍打混去陳同甫謂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歸震川讀書萬卷自謂得力於南華金嘉魚教子弟作文先須熟讀此書查伊璜曰說謊說眞無首無尾猶龍二字可以移贈

劉辰翁曰莊子文字快活似其爲人不在深思曲說但通大意開發無限凡一句兩句未喻皆無害楊升菴曰莊子書恢譎佚宕於六經之外殆鬼神於文者乎其間字句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世所能悉曉者諸家聯綴牽合轉使作者之意鬱而未伸矣

歷年手錄評注有忘其出於誰何氏者亦不詳其姓氏爲所繙閱自劉辰翁孫月峰陶石簣徐天池林鬳齋之口義羅勉道之循本唐荆川之釋略陸方壺之副墨弁舊所流傳諸本外則宋咸淳間古杭道士褚伯秀之義海明嘉靖間靖江朱得之希元之通義又湘潭李騰芳湘洲有內七篇說莊龍眠

方以智密之借名藥地有炮莊毘陵蔣金式玉度有偶說譚友夏曰會稽陳汝道南華本義註最精暢稍嫌其意義之太實如以我鍼線縫荷裳蕙帶多此綿密微損隱趣陳諱治安崇禎間人

炮莊

眞能好莊子乃能恨莊子能罵莊子乃能用莊子○包儀甫曰世間止許二種人說莊一者能用莊之所長一者能訓莊之所不足又惟有能爲莊不必且爲莊而後可以說莊

莊文變化莫測忽而爲天忽而爲人忽而高翔千仞
忽而平衍萬里忽而草蛇灰線不可尋忽而入海
渡江如崩洪之不可見眞天地之奇氣所鍾造物
亦不能知也毒哉
古人務接引世俗故深人每作淺語今人務自高故
淺人強作深語○理話腐氣陳陳相因高士膚之
才士厭之因而爲轉語隱語反語側語
偶說
是一人之解只要見得各人自家用心原無定評雖

四聖人之易亦只各自一解
意中之南華有許多註不出處寫到紙上便是紙上
之南華
儒者之書在萬殊處窮理故須多解道理二氏之書
宗旨無多總在言外令人自悟故不須多解道理
只分清段落提明線索解透語意足矣
微旨無多只文字奇妙耳然須知非此奇妙文字微
旨不躍如而見于前也○有理淺而意致極高處
妙不可言

蕭伯玉曰讀書之妙貴在尋味遵途循夷而往讓險
而還亦有何樂故須水窮山盡別覓一境此尋之
之妙也食魚而美得全於鱗刲鱗刺鱗入口甚適
而底味頓盡凡書皆然而莊騷二書尤不易讀彼
其天機獨行肆隱流漫委折微至原不可以工力
學問爲長故讀之者亦不容以意匠經營於其間
也雖間有未安不必強與之合纔諸懷抱待其自
還耳支公注逍遙雖云能拔理向郭之外要須賞
其神駿則可直以之注莊未免道人畜馬不韻也

劉繼莊曰左傳敘戰城濮於夾敘中又作夾敘南華
逍遙遊於譬喻中又作譬喻俱千古奇絕之文

男徐　頎芷長
　　　顒邛若　校字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十洲記水黑色謂之冥鵬即鳳也鳳飛衆鳥朋從義海先北後南陽出陰生鯤潛鵬化靜極而動陰陽之互變總在一氣混茫中故南北皆稱冥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且言背翼不知首尾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劇耳南冥天池陡注陡截齊諧志怪陡提陡喝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韻學颷颻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諧言止此息盡言呼吸即大宗師之其息深深

非休息之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莊六月息寫以息相吹此四十字是一幅太空圖上之視下下之視上混茫無大小古今總在其裏後文所謂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者此也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六月息也下直接風之積也不厚一文法甚順去橫插野馬一段爲無待倒影寫過野馬一段該應接寫鵬翼待風矣却而有彼倒以水負舟爲風負翼起逆勢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評莊非一怒字如何有切骨入道然非一笑字如何能化其道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讀顆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奚以九萬里下直接之二蟲又何知文法甚順却橫插莽蒼數語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趁上二蟲何知挂下菌藤垂果拖出大小年下竟說大小年果又繞藤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殷湯問夏革首引齊諧再引列子炮莊一人傳虛衆人傳實說夢果有法耶圓夢預尋干證耶證雖成讖特借三人耶鵬鷃天三起乃暢耶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山經鷃上有赤上飛而上也亦與尺適斥亦尺也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總莊歸於人間術近自然過瞭此多聽不異思致概子添資印

也。此小大之辨也。（小知不及大知下可移[illegible]不[illegible]　悲乎之下應該接此句却有人湯）

（問與前文山重而水複之　此六字一髮繫千金重）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音）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亦不如太大鵬待大風總是箇御風而行之有待　跌出至人無待）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前文事奇獸物些平

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逍遙義三句倒捲看無名者尚有功無功　者尚有己至於無己則功名何存至人　無己無待者也神人無功御風冷然　者也聖人無名譽不勸非不沮者也）

偶說無待二字。一篇宗旨。即全部宗旨。首段看來還只是有待。然爲要形容無待。不得不借有待中之不可名狀不可捉摸者。先做一影子。叫人向泰山頂上。尋出箇不屬泰山處。末後數行。不離不即。悠然渺然。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

宕往[illegible][illegible]特寫筆動

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illegible]逍遙[illegible]大致不[illegible]）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音聽）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

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瀟灑[illegible]之鋒[illegible]出得一幅藐姑射山

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相如賦綽約楊雄　傳綽約韻會婥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是汝同）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蘄乎治）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

物。為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兩條只領取無所用天下。窅然喪其天下。以見無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均手之藥

者。世世以洴屏澼僻絖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不文理龜坼。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極形其細。與用大反。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候物之遨遊者而食之。言其狠瑣。下中機是牽連而書。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逍遙字只似信手帶及之。藤上結果着而不着。大瓠大樹回望大鵬九萬里在咫尺。

無所可用。以無用為用。所以無待。所以逍遙。此莊子自題行樂。楊龜山曰。逍遙遊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廖柴舟曰。絕大道理。出以寓言。抱碎虛空。另立世界。讀之令人骨肉皆輕。便可飛身仙去。眞宇宙間第一奇書也。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解體貌）似喪其耦。（謂忘形也。形與神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蜩與鷽鳩飛搶榆枋，亦可謂自適其適，而不適人之適者也。只緣我見太重，偏是小知易見有我。正惟有我，故其知小。有我而是非起矣。齊物論所以始於喪我，終於物化。）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陰）氣，其名為風。（劉辰翁曰：許大天地是塊，許大風是噫，遂者之詩。）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號），而（汝也）獨不聞之翏翏（流）乎（長風一聲，先虛寫一筆）？山林之畏隹（嵔崔同，偎僻處），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兩孔），似口（一孔），似耳（孔斜），似枅（孔方），似圈（圓孔），似臼，似洼者（曲），似污者（污下。○摹寫樹竅有此八形），激者（水聲），謞者（箭聲），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宎天杳二音聲之萬），咬者（坳），（吹聲相續。○摹寫風發於樹竅者有此八聲）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悲聲重。劉云：音此二語映帶前後，皆活。後面調調刁刁，又蓄中之遠系），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聲音），厲風濟（波過而止）則眾竅為虛（風止樹息），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樹欲靜而未靜之貌）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簫管之屬。人籟省筆帶過），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問答止此。風與木相遭而有聲，地籟即是。天籟吹萬不同，與後文言非吹也化聲之不相待相貫。子游於地籟外另求天籟，故直用怒者其誰點破之。）

畫火者無如左氏昭十八年傳，畫火先畫風；畫風者莫如莊子，畫風卻畫大木。善畫如工詩，意到即奇。○瞥前人謂莊子言風，其語若與風俱鳴於眾竅。

掩卷而坐，猶覺翏翏之過耳。

（是前篇小知不及大知透下來）大知閑閑（從容暇豫），小知閒閒（拘執瑣屑）；大言炎炎（精光上燭），小言詹詹（前後整齊）。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者（柔緩），窖者（深藏），密者（算無遺策）。小恐惴惴（心），大恐縵縵（假小膽大）。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發最疾，如主訟者）；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如詛盟之堅，心必欲勝之）；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欲長其消）；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二字一句讀）。○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厭藏緘固）；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此二句夾何奇妙）。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偶說發若機括十句，兩之謂兩以言皆倒句也，兩以言又綴不可使復使二句，倒中又倒。）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義海慮歎變慹姚佚啓態八字眞人欠口成文他書無所見諸論多不及慮則貫度未來歎則吝嗟既往變則輕躁妄動慹則畏懼不敢姚佚者悅美縱若啓態者開揚矜倣一體之中有此異狀此豈性所有哉樂出虛蒸成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說莊綴箬等凡十種喜怒等凡十二種要只喜怒哀樂四字其餘不過虛摹其變態耳小知之情狀其實皆為幻妄樂出虛虛中何曾有樂蒸成菌蒸中何曾有菌百骸九竅六藏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六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其有真君存焉眞宰換眞君與臣妾字更親切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眞君與我何其厚與物相刃相靡我與眞君何其薄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莫知其所歸不知其所為使不得其朕不知其所歸浪鶴啼猿聲聲叫入心坎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哀莫大於心死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昧也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一

【說莊】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非我無所取之我總是這箇所謂真宰真君也此是我所由以生非彼即無我若無此我又何所取以為我是亦近矣最切要也【按】曰我曰彼不是故作狡獪正與翻來覆去說成圓相曰此若目見而手指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真宰真君人人具有不假造作無事脩為故又名以成心誰獨無師人人可以反求未成乎心而有是非非本有之心故曰以無有為有夫言非

道惡乎隱四句一氣此倒喻乎注之疑也

吹也即上文吹萬之吹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鷇鷇音初生之鳥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自相誇詡也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不過說欲一其是非却說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舌本生蓮

【偶說】夫隨其成心至此為一頭

物無非彼物皆相彼物無非是物皆自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

知之（人不見彼則但知有自）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之出於是）

（我之是我之是亦因彼之非由人不彼非彼是是我自知但執已見所以不能泯是非）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惠子論出）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

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因是者因是因非也省文耳）是亦彼也（不以彼觀彼但見得是）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

窮也（說彼是者偶立之名樞者無偶之物執偶則喪樞得樞則忘偶樞之中謂之環中圓而不方虛而不竆故可以應無窮是無窮非無窮而吾亦與之爲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至此爲小腹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偶說才說非指已着一指相以非指喻指非指任你說指總非指相說指非指不如說非指亦可謂之指容易見）

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此只是要從議論之說）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

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

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

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屋梁）與楹（柱）厲與西施恢

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

成與毀復通爲一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

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自注甚明不必另解）通也者得

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

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

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

衆狙皆悅（狙猴也狙公養狙輸芧栗而食之朝暮三四因其芧數也芧橡子也說莊衆狙但知朝之四不知暮之三狙公便與他朝四正是不用而寓諸庸正是因是）名實未虧而喜怒

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

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界限）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

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

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

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

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

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我與物皆無成也。技成而下也況乃終身無成莽惠子與昭文師曠非所明而明之不能衡諸辯幹連其子若往多盜義海是非彰而道虧又作一番提掇本義雖我亦成也此莊子自肯低頭消人氣是故滑疑之耀。不明之明聖人之所圖尚也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以指喻指至此爲大腹。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通義此是字不必做實字看乃從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

與彼無以異矣。雖然。嘗試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通義天地特形之大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未嘗不一也復何壽夭大小之辯哉並生爲一與前一指一馬之說同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精算之人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莊說今且有言於此作一轉語既已有言便有是非其與凡有言者相去幾何古人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雖然請嘗言之所謂死馬又作活馬醫也通義前云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唱起今且有言於此是前後血脈以類者與不類者易地而看則是類不類皆相類如云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異矣雖曰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蓋曰當初本沒箇有不但沒有亦且沒箇無有箇無便生出箇有於是一生二二生三三千萬億兆至於巧曆不能算當初只是因一無字引起至此況自有以生有乎惟無適爲是無適者因是也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

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莊說再翻上自無適有之意而詳言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存其理而不言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言及之而不必詳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言之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分則必有所不及分辯則必有所不及辯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

方矣。五者本自圓虛漸入於方而不可行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光不外露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三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本義堯以三國不被德欲伐之而不釋然舜謂十日並出照一萬物而此日不嫌彼日之分光豈以德之普被有進乎日者而必期蓬艾之地盡被我德也是彼我當置不辯也

今且有言於此至此爲一節

六合之外數十餘言人間世君親大戒之云愨實深醇直參堂奧昌黎固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田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知其學有原本不但北宮黝虎賁之似也全篇中前有風聲心鬬兩條後有孰知正處夢中占夢兩條俱是大落墨法而此條亘其中而橫貫之盛得水中壓得紙住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美草蝍且蜈公甘帶小蛇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合游而孕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偶說孰知正處正味正爲各有其正也各有其正皆妄也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

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熒讀影一作縈蓋云其言易惑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

言之。女以妄聽之奚。王厚齋云：女以妄聽之奚，張文潛銘商璪曰：造物則奚，句法本此。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董仲舒曰：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問答止此。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

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說莊分別之見盡消，隸可為尊，尊可為隸，君乎牧乎，粘前以隸相尊來，即列子役夫夢為人君，尹氏夢為人僕意。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的至也，詭異也，妙在自已笑駭，使後人無從下口，其實乃自占自憐而已。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盤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

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不明貌。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又作倒喝之辭，如呼梟者乎來到，稿喝先出口。

何謂和之以天倪？崖。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

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寓言篇云：不言則齊，終身言未嘗言，曼衍窮年，有與物化，莫怪老僧饒舌。罔兩問景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定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長江闊收在漁人一笛，下蔡闊收在樵人一笛，如此奇文，刹頭收以一蝶。

徐天池曰呂刑論斷獄易兩造易兩辭而難單辭惠與莊辨兩辭也惠之書亡而公孫龍之書尚存六篇則龍者代惠辭以懟者也桓團韓檀魏公子牟孔穿及諸亡其名者皆惠之黨證也黃繚者亦惠之一小敵而莊子則惠之一大敵也齊物論篇一大紙駁懟之辭也天下篇述惠之大同異小同異及卵有毛種種諸誕節抄也徐無鬼篇中齊人蹢子一段爲小欵帖也斷獄者不備此兩辭而遽聽之是舉呂刑之所謂難者而以爲易也雖臯陶

且奈之何哉

〔本義〕文長解齊物論謂是莊子闢惠子之強爲齊物而作物理原一惠子公孫龍輩舉凡物而綜核名實本至一者細爲分析其不一又從分析後舉至不一者合之爲至一故曰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必合公孫龍書與天下篇與齊人蹢子一段觀之然後其意可見文長於此原始要終眞如老吏斷獄世人讀書何能若是然莊子本意實不欲聚訟而欲人息爭謂齊物篇是一大紙駁懟之辭

未必然謂是一大紙告和息之辭可也

〔偶說〕看齊物論須把文章意義先分兩截看意義原是一片只中間段落添出許多頭緒起結爲難看耳○總是把他人後截話一路逆說在前他人前截話一路順綴在後○處處將要旨先透在落筆處

儒分爲八墨離爲三惠子以堅白鳴公孫龍爲臧三耳之說萬戶千門種類不一此物論不齊而是非之殽亂也天下篇云惠子好辨以勝人爲名謂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物方生方死今日適越而昔至狗非犬目不見指不至此篇中泰山秋毫非指非馬所指也說惠子夾帶昭文師曠說公孫龍暗藏名姓此篇中成虧所指也主意只一因字因是莫若以明明者不用而寓諸庸不由而照於天葆光愚芚是之謂明是之謂議而不辨辨也者有不辨也明也者葆光愚芚之謂也是之謂因是因非物論不是天籟只算得樹竅大者大言小者小言吹萬不同言非吹也自明物論非無辨周與蝴蝶

必有分也只是不必辨不能辨故爲是不言之辨其不必辨者道通爲一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天地與我竝生萬物與我爲一故不必辨也其不能辨者是非樊然殽亂也論是非論死生德充符曰胡不以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解其桎梏便是一了百了南華直將是非生死成虧利害一齊打關前門後壁謂日以心鬬相刃相靡夢中占夢自以爲覺原不是兩樣人兩套事狙公賦芧鰌猿蝍鼠所謂嬉笑怒罵皆文章也○說鬼說夢愈出愈奇左傳莊子雙絕夢蝶與夢飲酒夢哭泣皆夢也不與物化到處是衣敗絮入荊棘與物化到處可吒石成羊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何有刑名之累偶說只是無心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心也此之謂惡皆過字看只緣督以爲經遙督猶獨也總也背脊之脈曰督脈一身形氣皆攝於此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有官止神行有覩止行遲砉翁然嚮然奏刀騞畫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偶說知因物之妙自不以有涯隨無涯知物本有可因之妙自能因物技經肯綮著骨上綮小骨之未嘗而況大軱孤大骨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肯綮未嘗本與節者有別語勢聯屬橫亘此段且論且敘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

乃必有餘地矣（庖莊有間可入技乎定絕境而作是 節無間可入者能定三分而不足是）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此語盡氣歛足之下 雖然字千氣數次）

雖然每至於族（骨肉盤結曰族 族族聚也）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

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

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

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孫月峰曰精工之至殆無一字不妙骨蒼然法栗

然色淵然音璆然

〔說莊〕以無厚入有間千古匡時濟世總不脫此法

莊子是一有心人灼見當時無間故以無用爲用

然其學術正在人情物理上精透過來

只道說宰牛故事豈知移花接樹直歸到緣督爲

經部裏來得養生於庖丁聞讀書於輪扁一帙雒

摩三斗酒孤燈寒雨夜歡歡

公文（姓）軒（名）見右師（官）而驚曰此何人也惡乎介（形）

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

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

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一句悄然 栗系犯乎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先生之友邪

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

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

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

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遁義縣者四無 係著解者四無）

縣解（佛言大解脫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

知其盡也（公文軒段条德充符猶有尊足者存天刑之安可解秦失以老子爲非人条應帝

王入於非人看遁天倍情指哭者說老子不斷之言而故言不斷之哭而故哭言者於哭中數其哀苦之意之辭也忘其所受忘其受教於老子安時處順哀樂不入之道也詳見本義）

開手言生有涯知無涯只緣不因其固然結尾換

過頭來薪有窮火無盡見得知有涯生無涯只消

因其固然族庖之刀入庖丁手便可十九年矣

〔說莊〕此篇直是因物付物與客門本領又別看他

人間世應帝王二篇偏說向心學去此篇偏說向

應跡上大宗師亦只說藏天下於天下內外表裏

之妙如此〇無涯之知之役心也與以闘之心志

本也不死之心眞君也眞君即人心之天也故爲宗宗貴能守之一切皆忘斯守之矣然非離事以爲忘也心應萬事正須於應事處見得故曰藏天下於天下曰攖寧總之能應斯能寂而篇正相表裏善刀而藏與藏天下於天下正是一串○看開手十餘言只是退一步法不肯以外傷內樣子及看庖丁一則方知不是一味圖箇不傷囫圇不落邊際只是因字看得精善刀而藏恢恢游刄即游即藏亦隨解隨藏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蒯聵）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量校量也若蕉即草菅之義言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如澤中之蕉蘊崇相積也一云蕉焦通用）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偶說德蕩則知出二義非）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說莊書出從來一派）而彊（陳士直頗橫樣）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則彼何自有賢汝也）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詔猶教之）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

註家每以此段貼衛君形容

且成之說世闕摴二字寫形其觀之曰言者莫不心荒膽落氣消詞盡

況史傳之外固多有之非莊子不能道出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

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交淺言深必死於暴君

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

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歎聲惡可言不可夫

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

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

德乎偶說以陽二字寫端勉模樣刻畫之筆陽即寫言篇強陽之意案只計較意容與二字只寬慰

意却見用字之妙日漸二字正從案字來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外合雖

不忤內終無以訾其非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

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

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

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

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

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

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

而不諜方法太多不能探察受言者心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

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

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

者皞天不宜有心於為豈易化人以此為易於自然之天不宜顏回曰回之

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

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

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偶說心齋一段妙難測想即另說一箇工夫昔有教人操

絲先令廢擱十年生平本領忘盡方可教亦是此意聽之以心官器忘而心知凝也聽之以氣心知化而

心氣凝也精神愈斂則氣息愈微氣息愈微則盡開愈斂只要去箇有字聽之以心已失聽矣聽之以[illegible]

并去心矣聽止于耳則逕於物心止于符物合于則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

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

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
則止〔說莊〕可與言而言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無門無毒〔說莊〕不開門以延彼不爲藥以
治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偶說〕其心有樊在偏要入游之其心有名在尤要無感之入則鳴非言也鳴也所謂不得已也無門形迹忘也無毒渣滓盡也有形迹則有實際有渣滓則多疵病一宅倒文只是宅心於一也一宅便是不擇地而蹈寓於不得已全不以心與之則幾矣絕
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
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偶說〕此二句說用又說到體故下接瞻彼云云此亦莊文變化瞻彼一轉不過此二句注腳總見體用都著不得一點有心都過不得毫忽瞻彼闋者虛

室生白〔偶說〕二句即喻即正以下仍丟開用諫之道單說心齋工夫至而況人乎方一合上吉
祥止止〔偶說〕止止便是吉祥非另有吉祥者止之也此止止便是止耳止符之妙夫且不
止是之謂坐馳不止不必絕迹也止而不止坐而馳無行地也〔炮莊〕諸家以坐馳爲非非本旨也夫徇耳目〔偶說〕三字爲句即聽之以耳意內通而外於心知鬼
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
伏戲新論宓羲直音虙犧几蘧之所行終終身所行而況散焉者乎几蘧古之帝王也散放也德不及聖王爲散
〔說莊〕此段維縷道妙字字精要徐天池曰白不能
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自生而生於闋一室之中

積焉藏焉是不虛也故白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
不閉者闋也重門洞闢之謂也南華又云室無空
虛則婦姑勃谿正與此相印發學道者能舍其藏
不鍵其戶則道在是矣○莊貫生曰老貴守黑爲
矛盾乎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死弦望則白生
中庸闇然而日章闇非黑章非白乎
人間世難處者試舉其凡說人主是一件○〔炮莊〕
莊叟不欲幻視人間世必曲盡其情狀使免坑塹
所謂吉凶與民同患○李文饒謂人臣欲道行於

君者其詞婉欲名高於世者其詞訐馮北海云張
良事漢高之於諫也得其時陳蔡事魏明之於諫
也得其慎高允之於魏太武也得其切李泌之於
唐德宗也得其平裴度之於敬宗也得其婉德宗
謂李泌言雖深切而氣和順問難往復詞理不屈
而無好勝之心直使朕中懷已盡不能不從此進
言之上品也如京房之於漢元帝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溫公聞方長不折之對曰遂使人主不
欲親近儒生然溫公亦不能免黨禍也考亭以正

心誠意責孝宗同父不喜然同父亦不能有所宏
濟也程伊川在經筵時語司馬溫公曰更得范純
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問故伊川曰某自度少溫潤
之致純夫色溫氣和尤可開導人主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劉云此五字能殺人）匹夫猶未
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
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夫子語止此）事若不成則必
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

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
無欲清之人（安於勞苦自昔已然）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
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
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
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
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

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
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
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常言在情理之中溢言在情理之外若使依口傳宣
轉似造言生事妄者上天入地莫者指點虛無）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
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

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
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氣息茀然（劉云未死之間未有不極而圖反者形容得到）於是並生心厲剋
核（與劾同）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
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
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
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

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
致命此其難者
使敵國是一件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蒯聵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
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
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說得
深切經傳所未及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
之愼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
有患就不欲入就而非順和不欲出和而不同形就而入且爲

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
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劉云兩層發明展轉精微
爲嬰兒下如仙佛救世無深無險所必得達之入於無疵說非無此一層則前所云
者小人佞臣而已汝不知夫螳螂乎螗蜋見曹植賦蟷蠰見集韻怒其臂
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自是其美
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
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蜄大蛤也盛溺之器適有蚉䖟僕緣附也
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
亡可不愼邪
使太子是一件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道名見櫟社樹以櫟爲社而祀之其大蔽
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
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
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

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
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
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
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
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
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
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幾於被伐乃
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中四也字一故）
予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得予處冷笑自匠石知非笑隨人）
覺而診（音軫占也）其夢（劉云見夢診夢尤奇）弟子曰趣取無用則
為社何邪（言其趣既取無用何故又為社）匠石曰密（默）若無言彼
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
翦乎（亦無翦代）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喻之（以社求託）
（余之稱之）義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邱見大木焉
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通義隱然不見有藾乘也自我芘物曰芘物求我蔭曰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

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
軸解（木紋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為傷
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
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狙猴栥也）
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高名同高顯麗同欐列子斬音繞梁欐蓋屋棟也）
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棺旁全者）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
也故解（古者天子有解祠謂解罪求福也見漢書郊祀志）之以牛之白顙者

（純之不）與豚之亢鼻者（美形不）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
河（適河以祭也不用痔病者為尸以其形穢恐神不享）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支離疏者
頤隱於齊（臍）肩高於頂會（讀賛）撮（髻也）指天五管（五臟之腧穴）
在上兩髀（大腿）為脅挫鍼治繲（磨針浣衣）足以餬口鼓筴播
精（小箕也簡米曰精）足以食十人（言其健而力迅）上徵武士則支離
攘臂於其間（言萬無顧慮任意行走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
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
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
乎

說莊櫟社之樹商邱之木皆以不材而全即首篇
樗樹之說但變化得奇耳又撰出社夢段妙絕因
柤梨橘柚生出荊氏之木因散木生出白顙之牛
亢鼻之豚痔病之人因痔病生出支離疏寫來筆
端如畫因支離其形出支離其德支離其德者與
物冥而無迹勝力之大不可思擬矣○炮莊遊禍
不若遊名息影不若滅形又不可使見滎覺便敗
人佳思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草荊），無傷吾行！卻曲卻曲能直行，不卻曲無傷吾足。散木見夢，哀鳳作歌，世衰道險，日從箭鋒劍鋩中全身遠害，可為寒心。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若殆往而刑耳。方今之時，僅免刑焉。法華經裏行路難。

[illegible]

德充符

[illegible]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偶說六字，一片元機。）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王音旺，今如字），其與庸亦遠矣。（庸，常人也。）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着得大海水，眼裏放得須彌山，方見是游心於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說止水無心于人之鑑，而鑑者自取正焉。王駘無心於從遊者，而遊者自取正焉。偶說可鑒言之，萬物到此都定，離水言之便是。）

[illegible]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此張君房較本比原文補七字)幸
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
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
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視爲寄寓)象耳目(視爲假象)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偶說夫保始之徵至登假只解上文一止字故下直接人則從是句擇日謂即日登假言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升于元遠之域也列子穆王篇登假字讀同遐可證禮天王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
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
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
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
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
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
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
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自言其過輕不應有亡足之愆如此)

(者衆)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不狀其[illegible]存乃命之使然如此者)
寡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
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微倖於命之不當中而不可自以爲能免於中硬插數筆奇險偏)人以其全足
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
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
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
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蹴然改容更
貌曰子無乃稱(止其無復有言)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
犯患若是矣雖今來無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
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
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
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
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
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

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解其桎梏其可乎一條謂死生可不可一貫一篇齊物論盡此一部南華盡此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劉云每况愈下其姓名如備此形容反覆彌見備此形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男女皆感其德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亦作瞬驚也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翣者棺飾武備之儀也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戰死不武故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資字舊屬上句讀義遂屬下句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恐傷形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恐勞神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事人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亦莫知其所萌意故不足以滑和不足以亂其心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

豫通而不失於兌豫悅流通而不失其自得之意兌即和也一語深妙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與時無間與物同其太和接而生時於心化工在我變動因心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吳道子畫海天拈貫休羅漢參龍眠水墨點石

闉跂足曲支離無脤脣無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
其脰頸也肩肩羸小貌甕㼜大癭怪劉云袁驗它後又出此略不及其爲人而愈
覺痛快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
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
散德以接物也奇似接上三句更奇孽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
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
者天食也四者天所以貲養於人亦天所以養活人既受食於天又惡用
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七尺耳
謷乎大哉獨成其天謷然超乎物表偶說從忘不忘說出遊凡數折從天說人雙縮
前有所遊一句全段中蟬聯而下魚貫而進重重樓閣最見排宕之致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
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
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
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
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
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

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
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心不若人則不知惡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
知孟子正容而悟之莊子談笑而道之亦涕泣而
道之○兀者惡人等是貫休應夢羅漢古野不類
人間貫夢十五尚缺其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
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篇末無以好惡內傷在惠
子爲善才之五十三參在莊子爲自圖法相
炮莊泥土塑像不肯燒香必待裝金便來拜倒莊

生故意換人費卻許多墨漆○濁世不可與莊語
此危行言孫之寫意乾筆乎末世不肯成人之美
不如着做垢衣以自穢甘爲賢士所笑而暗受聖
人之歎息可也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字六經不載，見於內經）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無衆）不雄成，（無成敗）不謩士。（無思無爲）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讀遐）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繁露猿長臂所以壽，好引其氣也。又能導引吐納，息也上升）眞人之息以踵，（足底湧泉穴，乃氣之所息，所謂從頭流至足，究竟復得）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喉嚨也，氣結不道）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一本林甫一夜數移臥起，夜之夢而不可得，雖擇爲求，疑此雖求長夜之夢而不可得）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捐猶棄也，猶言不以心棄道）不以人助天，是

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志作忘）其容寂，其顙頯，（頯音葵，平貌）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紀他、申徒狄，（荀子載其負石沈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循德以行，其行自勤，有足者至丘，丘不期至而自至）而人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

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二句中原有藏壑於山四字益極言藏之固也此古人縮筆法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

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正是無藏之義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偶也犯遇也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藏神於無形與物無礙無負可施無往可適此眞善藏者也義海藏舟藏山言人處大塊中不能逃造化之變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惟其無所藏故不得遯而皆存不得遯而皆存之虛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出機入機日新不已物之惡乎在而不在道惡乎在而不斷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而昧者之不知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

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維斗北斗所以爲天之綱維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崑崙山神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河伯水神馮夷其名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郭璞注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楚詞九歌有河伯而馮夷屬海若之下若爲兩人肩吾泰山神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

玄宮幽玄之宮禺强北方神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東維箕尾七宿星名而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illegible]

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說莊二句明不生不死之義不生則不死矣故曰殺生者不死則不生矣故曰生生者不生殺生二字撰得奇）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卽攖卽寧非攖之而自寧攖而後成趺重攖字正解寧字）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說莊副墨者文字洛誦者綿絡而誦之有所見曰瞻明有所得曰聶許聶卽保攝之義需役者沉思深入若需役而不能自主於謳者既入之深形之歌詠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所不玄疑始者始非有始也劉云攖寧字已杜撰此後參見得意前無古人子孫二字尤妙一說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俱想當然之詞而解特妙）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解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怛驚也叱之使避不可驚其化也）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說莊因爲車爲馬又生出鼠肝蟲臂新警）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

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
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
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
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
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
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

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
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
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黃潤玉曰方矩也出於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
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
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
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
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
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
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畸雜零也）人曰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
君子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
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
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唯簡之（簡略）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
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
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
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所以乃三字奇甚猶言是乃其所以如此特特乃字）

司下之方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形雖可駭心而無損生死者旦夜也旦而寄宅夜則歸耳夫何哭之有特覺人哭亦哭未能免俗聊復爾陶若者哭嗟我與吾皆親親之詩哭者必以吾我冠詞古今同也是以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夫已有所簡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并其哭亦忘矣此其所欲前而不得也乃字住句奇獄韓孟鬭雞聯句昌黎云爭觀宇壞遂助呼波翻海東野剝爪深難解噴晴時求急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注引書之礪乃鋒列莊子是其所耳分爲評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

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思語蹄也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音齎利也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炮莊）德充符扮出罪廢殘醜大宗師演出師弟友朋母子弔慶問遺種種情節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同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偶說：泰始出於非人，不能超乎人之外；若入於非人，則又人之外。道乎人之彀，未始入於非人，正是處乎人之彀，超乎人之外。）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一本作制）式義度人（一本以己出經式義度爲句，人字屬下），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言其倉卒）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音藝，作爲字解，法也）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迅速力行），物徹疏明（徹於物而通明），學道不勌（音倦，不勌日益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音亦，背徙，以力易食）技係（百工以技見勞）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狸）之狗來藉（藉者借也，使人借用其力）。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虎豹之文見獵，狙猿之便與執狸之狗見繫，三者皆以能自傲，言如彼而可比明王，則三者亦可比乎？賤而甚之之詞。）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帝力何有），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畏其言之驗也）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通義盡言我一輩人也）既其名（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衆雌無雄有陰無陽何由生卵其道者[illegible]

技術而驚爲神所謂未既其實以外道爲至道

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死灰列子入涕泣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土萌乎不震不正音征讀平聲詩曾其正不正不向明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說莊至人無感魄寂體發杜德機乃生意斂滅之狀故遂以爲弗活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

矣說莊權以應用乃生機也雖杜塞而其端內存故遂謂其有生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說莊天與壤合生物之本視地文之孤陰不生有間矣踵乃至下之處機發於踵如重陰之下一陽初動此生生不窮之機故曰善者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說莊沖然無物莫之能勝動靜互根混一而不齊無狀而難爲名故以爲不齊鯢鯨魚桓盤桓之審列子作潘音盤爲淵所聚也回流所鍾之域也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

南華經 卷一 應帝王 五十七 內篇

有九名此處三焉說莊止水靜流水動杜德機則止水之淵善者機則流水之淵衡氣機則鯢桓之淵林虛齋曰淵者淵深不測地文天壤三淵九淵皆是修觀之名猶觀音之有十二觀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說莊前未始有始也者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說莊三機猶有機在至此機也無亦虛而已弟靡草字之誤一本作弟同頹未詳所據今依列子草靡如草從風與下波流相合成義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

豕如食人平等也於事無與親也因應雕琢復朴去技葉還真實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紛則雜封則有畛域一以是終寂然不動

通義 季咸一見不覺其少壺子凡十五見不覺其多

義海 咸者感也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列子以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迹故使人得而相之至人無心季咸無所施其感萌以示之文杜則揵閉莫闚機則微有可覩權又機之顯者太沖至虛朕兆莫窺衡以平而審應氣以虛而

壓方處曰此條於奏

善生皆無心於物故不待感而自應然謂之機亦以示之者言也至人非有心以示也季咸由吾宗不示之示亦虛而已壺子所示愈近季咸所相愈遠自失而走技術窮而道術亦忘季咸既滅壺子亦無有矣應帝王特繫此使凡為漢帝唐宗心醉於外道者亦將少醒焉○炮莊 壺遇季咸亦是搔着癢處遊戲一上自示其放去收來神通三昧耳箇中消息莫輕放過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

行中忽遇 倏頭極溫 火斷續之 如小食

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游乃於虛

金與火與水渾合而冥而中央之土其初於水火為功臣其究也為日月之曲故龍不眉不進於技渾沌不繫不成至道至道至人之用心若鏡壺子無心而養精氣入而粗礙除壺鏡以虛而物來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因應

南海之帝火德為儵 叔北海之帝水德為忽中央之帝土德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本義南海之帝心也心主知覺其用也儵然北海之帝腎也腎主淫欲其用也忽然中央之帝是謂黃庭意也

當先天未鑿時渾沌無為耶七竅鑿而五臟儵忽鑿之則是其知覺淫邪之形故渾沌死矣七竅之形而不加以鑿則渾沌未必死天下可藉以渾沌遊縱鑿者與執定不鑿者生機不活處皆死地也

北冥南冥南海北海以此始亦以此終自北徙南而鯤鵬化南與北相遇於中央而渾沌死明於陰陽五行之生尅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之義而真人之至言出天地之大文備矣

義海云帝王無為而萬物化[illegible]

生爲知謀[illegible]

黄山谷曰內七篇法度甚嚴二十六篇解剝斯文耳自莊周以來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中汩汩以至今悲夫陳汝道曰昔人言郭象注莊乃莊注郭象用此褒美亦似譏彈

徐竟夫曰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尸祝不越俎代庖此君子思不出位素位而行之意他如庖丁解牛四顧呂梁蹈水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蘓子由曰養生主篇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皆自合規矩

徐退山逍遙遊評此莊子之文也非莊子之文也天之下地之上隨目所見隨口所言隨耳所聞隨手所觸皆莊子之文也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知其所自去節奏呼吸不知其所自節奏呼吸此坡公所謂雖我亦不能知也其字法之淡艷句法之玉峭章法之離合變化則又後代之人千錘百鍊所不能及

逍遙遊以影托起前激宕後演漾齊物論以證引起四頭八尾獨處爲首養生主大宗師議論直起養生主開手甚簡微雲河漢大宗師發端甚長龍湫瀑也人間世德充符應帝王都以證引起人間世前列三條後以散木散人不材之木不祥之人支離其形其德轉入轉深殿以狂歌德充符兀者三惡人一支離甕盎又兩凡五條終以莊惠問答應帝王首凡五條前四條平後一條奇突陡接無爲名尸改終以混沌

七篇中鵾鵬之鉅鯈魚之細之橫陣入門之方陣五花之鬬陣泥水用寡淮陰用奇量沙以少爲多減竈以有若無七篇七樣一篇中各段又各樣此拆看也心

有天游者無待順物自然而無爲一首一尾南北冥海東看日出西看日入首言遊無窮結言遊無朕養生主遊刃有餘人間世游其樊齊物言因是養生因其固然德充符因自然養生主帝之縣解德充符解其桎梏大宗師古之縣解人間世集虛應帝王亦虛而已諸篇意義互貫人間世絕迹易無行地難大宗師攖寧者攖而後成是入世心逍遙遊無所可用人間世無用之用是出世法此合看也指東說西雜七雜八六月不妨有雪鐵樹何必無花月白孫與低頭

說劍衣牛三生存上鄉語訂來世卻欲興郵驟然說鬼四壁蟠蟠欲動能使小說家材料爲我作工之文骨還父肉還母萬棘叢中脫身直過不看之看也有春潮者有瀑蛇者有呼吸者有蛛絲者有星移有飛花粘絮爛柵逆流風者合處反多脫縫斷處轉多牽線有聯絡之氣多不聯絡之跡國手快落子亦得滿盤黯汚亦妙全部中閃灰睒䁘不亂思擬亦非口說所窮也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附贅縣疣宜只一見收不復中奇）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如纍瓦而無用一作丸）結繩竄句（點竄句讀也一作身）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一作蹞一云奔走至於罷敝以譽無用之言）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正作至）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
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
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
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
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
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曲者不以四句應上甚整附麗二句應上甚錯
綜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
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
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
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
喬 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
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
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
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
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與
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
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
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
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
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
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
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 爲 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

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聲雖
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於五色雖通如離
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
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
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
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
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
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
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劉辰翁曰讀書識大意如莊子尤不可以訓詁拘其所謂性卽所謂德也其言扶疎其字錯落此其所以奇也

〔本義〕文勢快利明爽起伏變換如飄風飛雨忽然過去忽然復來絡繹連旋略無斷截每於上下轉換之際埋伏一字一句相爲聯挽或用之上句以起下或用於後語而挽前但見氣勢開闔無迹可尋想下筆時淋漓飄灑亦自喜於爲文之佳而非偶然者也

安其性命之情不至殘生毀性朝于自適其適而止此一篇大意如此為世俗溺亂譽之於仁義者無補而多傷故為此[illegible]為之說以啟生者耳因本性得仁義[illegible]以暢其言耳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舊本作睦 跳也）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重貌）其視顚顚（專一貌）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別）躠（薛）爲仁踶（題）跂（支）爲義而天下始

飲食喜怒此問有然暫亦當前時勢不

疑矣澶但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音義云額上當顱而馬知介倪義海舊音曼詭今從本音言人以知御馬而馬介然已見端倪思爲詭銜竊轡之詐是馬本無知而人啓之也闉因扼鷙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

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本義〕首曰及至伯樂中曰及至聖人末又曰及至聖人一曰故至德之世再曰夫至德之世一曰馬知已此矣再曰民能已此矣首曰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中曰工匠之罪也聖人之過也末曰伯樂之罪也此亦聖人之過也提接關鍵呼吸照應若有意若無意眞文章之妙境

〔炮莊〕泰未嘗無小人而君子包之否未嘗無君子而小人馮之勢分而各有欲則君子小人弁多事矣

明道曰新法之行吾儕亦當分任其咎惜乎無有以素樸告之者

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

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裂也）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趙會楚魯酒薄楚之主酒吏索趙賄而不得以薄酒爲趙酒故楚怒圍邯鄲薄酒無與于趙而圍及邯鄲猶聖人無與于大盜而適反爲大盜資）聖人生而大盜起掊（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

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折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

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藥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曾笱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峭格羅落罝嗟罘浮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尖毒頡潔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淡讀無爲而悅夫啍啍諄多言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梁鶴林曰離奇錯變斷亂無端千古有數文字

〔偶說〕以四何以知其然句作節起作一段下兩嘗試論之何以知其然句分兩段下又分兩段各用一何以知其然句作腰節四段妙都牽上搭下來

作一結妙亦不可捉摸

此篇也之文非篇聯人〻文也直指爲道未免傷嫩故假以託
偃李代而帰其杖于重知正所謂寓言庄子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
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
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
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
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
讀太
怒邪毗於陰陰陽幷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
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

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矯詰卓鷙而
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
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
命之情哉而且說悅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
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
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
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
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乃始臠卷（上聲）傖囊（崔氏注猶獊搶攘兒貫亂事）而亂天下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
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
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爲
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
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四句出老）
子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
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去聲）
累焉（炊累古語炊相感也累生生之多）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愼
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綽）約柔乎
剛彊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閒
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而淵）
（靜縣而天故作參差）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
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拔）（股也）脛
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
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
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讀移）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
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
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作藉）攖人心（昔者至此言已往故賢者以下言目前）
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
堂之上今世殊死者（身首異處）相枕也桁（杭）楊者（械）相推
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
間意（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

知之不爲桁楊椄槢（習）也（橫木爲桁楊之楔使罪人不得出）仁義
之不爲桎梏鑿枘（曹芮）也（方圓爲桎梏之竅而使罪人入）焉知曾史
之不爲桀跖嚆矢也（箭聲）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
峒之上（列子空同爰海爾雅北戴斗極爲空同山斗居天中山戴斗極居地中空同當天地之中）
（蓋一心居中以御外物莫不聽命之象）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
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
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

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
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
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
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
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
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
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
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
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
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
而反於土故吾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泯）乎遠我昏
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雲將（雲也）東遊過扶搖之枝（風也）而適遭鴻蒙（氣也）方將拊
髀雀躍（猶今孩童以兩手拍兩股且跳且行而喜樂也）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
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
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
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
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

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
進曰天亡朕邪天亡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
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
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尹眞人圭旨以爲一天歲在九十兩月每月在二十六日至三十日每日在於戌亥二時蓋玄者北方之色天道置北方於不用而實萬用根源於此時更宜培養故曰玄天）不解
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

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苦也僊僊乎
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
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大同乎涬幸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同紜各
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
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
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
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

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
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
如衆技衆矣。偶說因衆以寧所聞其不寧也多矣一字爲出私意擾擾之神明不如衆技衆
矣下衆字作多字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
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
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
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乃無一成而有萬失何法參差悲。夫。有土
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
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不可以物治物必有非物者方能治明。乎。物。物。

劉云文必如南華而後氣力俱盡
不可以物四字句物而不物四字句

者之非物也。明乎非物治物之說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
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
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響有問
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
汝適復之撓撓。通義挈指神汝指形適往也復來也之猶於也撓撓世俗之擾擾者猶佛
言終日背負死屍走來走去也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
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已尚無矣
安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一本玄古之君天下爲句）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虛受）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去聲）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范無隱本以顯則明萬物一府貫下連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淸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

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事物之大小時之長短地之近遠皆任其自然冷語不結而結六字爲節）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旋）歸遺其玄珠使知（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不數語卻勝前段長篇○通義山海經赤水極南

崑崙四海之中最高今曰其北猶在八埏之內也
曰登邱則趨高矣又曰南望還歸則趨高好明所
以失玄珠也知者思維也離朱者見也喫詬者言
也象罔無形無影是所謂無已也無已即得矣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
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
人也聰明叡智給數（捷）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
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

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
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雖然有族有祖（族有衆父祖則衆父父也）可以為衆父（可以為臣）而不
可以為衆父父（不可為君）以治亂之率也（能主治亦能主亂）北面
之禍也（為臣為已）南面之賊也（為君害人）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
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
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
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
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
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
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
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
泰初有無（但有無耳）無有無名（雖無之名亦不有）一之所起有一

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
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
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
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凡天地間之有喙者能鳴者皆子百家肖翹飛
走合為一體家鳴猶合而天地豈有不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
同乎大順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做）可不可然不
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同宇）若是則可謂聖人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拘束）執留之狗成

劉云筆勢沛然有自得之趣陳云措詞給句迥出思議之外

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去聲）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不出聲之貌）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

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去聲）（言示人以利器）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音吸，目睜貌）然驚曰葂也汒（同茫）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通義兄者讓之也弟者後之也鍊句奇溟涬無志而甘下之貌本義溟涬無爲之稱）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灌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卬（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某之徒也爲圃者曰子

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夸誕貌）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

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
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
爲安怊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不知趨戀儻乎若行而
失其道也不思向往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
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
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
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溟通義詩芒者多言而渺茫無心之言也風出於
苑有限之用也目橫生於面曰橫目之民造名如此亦其察物之密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集官赤張滿稽曰
不及有虞氏乎故離羅此患也變揖讓爲征誅門無鬼曰天
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
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
之藥瘍羊也禿而施髢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
慈父其色燋然父病進藥終是不樂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
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不知其高民如野鹿自得其得端正而不
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
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

云從容中發出奇論與上下文不相乘

迹事而無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
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
道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
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
相坐劉云決無罪也偶說終始不相坐於是其始其末不可問矣垂衣裳設采色

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偶說俗嚴於親句直令汗流垂衣裳
等句觸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偶說猶謗云是非以出乎衆爲心者何嘗出
乎衆哉即是此意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
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
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
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
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大雅之音
於里耳折楊皇荂里巷俗歌則嗑呷然而笑是故高言不
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

言言編斷無遞初結非結此誰玄妙

所適不得矣頂二句鐘惑者頂二句設數句例用句法至言不勝俗言之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
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
比憂遊并觀鐵成金易照金成雜莫若釋之而不推厲之人夜半生其子
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

倒捲一波於氣盡語竭之下卻顧所來徑蒼蒼橫
翠微本義欲釋之不推又不能不推吾寧強解人
惑而身爲惑不忍使人之終於大惑厲人夜半取
火惟恐其子似己夫似己與否不係夜半一視而

不能不視者切於情也今予爲天下情切姑用人
所易曉者爲一言以解其惑○楊升菴曰古文用
之字南華厲之人又以麗姬稱麗之姬地名南沛
稱南之沛呂覽楚丹姬稱丹之姬家語江津稱江
之津樂府桂樹稱桂之樹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
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
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
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
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
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
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
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
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檻囊亦可以
爲得矣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虛

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元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

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韲齏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讀交上聲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劉辰翁曰淺拙無味於莊子尚未得其似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藏其所著之書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名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舊注六經六緯一云易上下經與十翼一云春秋十二公以說老聃中其說說至半

曰大謾也太泛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傑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百里止宿重趼音繭足有厚皮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愛其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悔退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偈詖服猶行也恒服出於自然平常如此非以今日而有心於服以服以字有服有宗皆非自然以一服二字一斷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去軌反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爲竊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倒文奮天下棅通義起而把握事物而不與之偕物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我靜棅即柄通莊棅不與偕謂無爲也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通義此亦後人托爲莊文以擬道德經者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

爲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矣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疾徐甘苦乃進盤也徐天池曰南華妙於用替字疾字替緊字徐字替寬甘字替寬者之爽快病在不固苦字替緊者之澁滯病在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炮莊〕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棄花覓春非狂愚耶明其所以然即與離皆可也如其未明即與離皆不可也侯廣成曰凡書之傳於其異不於其同而偏全不與也於其識不於其文而純疵不與也別路奇才恰生戰國使之以廢中權天之成莊子也巧哉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一本作在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袑超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義海〕即洪範之六極五福〔本義〕三才各兼陰陽故有六極陰陽分布爲金木水火土故有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本義〕河洛之事九疇時敘治

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王厚齋曰屈子天問不若莊之簡妙巫咸袑之言不對之對過柳子天對矣蔣東委曰孟子正欲遂蒙殺羿分明欲實羿之罪忽閃出公明儀一辨有罪無罪空中闘亂想公明儀曾傳一段議論孟子就中摘取一句直如同時人問答相似此篇開手作問數十句半空生巫咸袑一對古人儘有如此弄奇者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

此黜語註也向乃誤入正文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
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illegible]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
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
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
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
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
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
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

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屏焉至願名譽并焉
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illegible]蕩蕩默默乃不自
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
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
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
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illegible]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
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illegible]齊一不
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隙守神以物爲量
本義無御不入塗其御而以物之御爲量無處不神守其神而以物之量爲神其聲揮綽其
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
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
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

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矣三句是倚槁梧而吟之歌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
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
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
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標氏爲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

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
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
而與之俱焉
陶石簣曰此莊生自寫其入道次序（義海）三奏之
義與齊物論三籟相參混逐叢生萬竅怒呺也布
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
窈冥則衆竅爲虚入於不測之神也天機不張五
官皆備隳體黜聽存而不用也是樂也器非凡制
音具先天師襄懼而瞽曠驚土偶歌而木人舞然

則咸池之妙豈在音聲律呂間哉善聽者不以耳
以心不以心以氣以虚合虚聽於無聽所樂者天
其天全矣（通義）懼怠惑歸宿於愚愚故道道不在
知識也汝始其然喜而訝之猶曰汝乃能如此聽
哉（炮莊）一種没絃琴是誰彈得妙不知成連島上
惑過幾人
孔子西游於衛顔淵問師金魯太師名曰以夫子之行爲
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何也師金
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
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
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夢魘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
芻狗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
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
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
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

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正意止一兩句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
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
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
法度其猶柤查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
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
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
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顰其里矉而處里中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

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劉云一節一節使人忘飢失睡文章之鼓吹史傳之滑稽也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數足於五故云五年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陰陽歷十二辰而周故云十二年度數道之末陰陽爲道之質而云未得何也惟求之故不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傳舍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偶說覯見也有許多形迹見於外之意是

戚字句法多責多指摘也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樓侯印說易可解說得一輩騎虎人可渺明槩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偶說此句精奇天門弗開矣

偶說中無主二句開說又串說須中有主外有正又中有主外方能有正中有主外又須有正又推出一層由中出者六句又串說上言外無正不行此言由中出者原不受於外雖聖人亦不能出而示之上言中無主不止此言由外入者又須無主於中有主則自生障蔽理無不在聖人亦何能隱無主則虛乃能見此與上二義相爲表裏所謂道欲實而心欲虛不可傳而無可藏者也其詞特參參差則莊子之常法耳或曰聖人之於由中出者

若非有受於外者則不出聖人之於由外入者卽非有主於中者亦無隱如此解與則陽篇自外入四句亦合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匝）膚則通昔（夕）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熟）知其故矣以奸（干）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

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音鷁鶂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以神相感）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以氣相感）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類自爲牝牡之獸即以己形相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交尾）魚傅沫（口吐氣）細要者化（蜂也）（隨風氣）有弟而兄啼（物皆自然而然至於人而不然【炮】【莊】有弟而兄啼說得妒忌出於胞胎可發一笑然則薛包趙禮盡被賢聖薰成者乎可發一瘉【本義】母孕弟而兄啼其無乳此皆自然之化）

孔子烏鵲三言亦卽老子白鶂數言盡悟後推廣之加以有弟兄啼一句尤爲時不可止道不可壅之證

久矣丘不與化爲人（不與造化爲徒）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遊列國，居鄉里，所在皆學。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似熊之攀樹，似鳥之伸頸與翼，俱以引氣[illegible]

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

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吳有干溪出劍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
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二語精鍊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
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
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倒文正彼
也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
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

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
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
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
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
知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
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
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
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
矣隱故不自隱其德隱矣豈自好隱我生不辰時命大謬也古之所謂隱
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
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
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行不以辯飾知不以
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
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

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
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
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
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
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
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前言蔽蒙後言倒置且謂且笑
〔偶說〕是篇針線最密其一路牽上搭下之法藴家
往往竊之見奇

王或曰篇中凡七問答烟雲縱横能出沒變幻奇文家無其曲士不可語於道仍從此衍波耳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也)流之大兩涘(俟)渚涯之間
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
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
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海中)向若(海神)而歎曰野語
有之曰聞道百(多)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
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
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
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

虛(墟同)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
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
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一作泥澗沃焦也見山海經)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
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
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蟻穴)

王云舊解窮云字皆連讀下三句俱搬其

中上文亦播其中來法從來柳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米粒)之在太
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
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
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
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
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
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
物(斷句)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新 孫云分無常自量無窮來終始無故自時無止來)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

不多知量無窮證曏(明也)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
知時無止(望遠者有無芒忽目睹神鶩故悶掇如取物於高也舉高者必蹺跂以就之故跂不悶不跂則通古今之原無所事事也上句一橫下句一豎)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
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
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
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
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
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

不可圍是信情乎大小換作精粗一轉入細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千古才人學人圖此兩言夫精小之微也言極細垺音孚郛同粗也大之殷也盛也言極大故異便此勢之有也所便不同勢所必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總未離乎形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皆不離乎有形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直無而已尚何精粗之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眾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定也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大小無分別忽有分辨其端倪何從而至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由人顛倒以差等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

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差數因人本無定也以功功績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自是而相非是亦無定也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言將何所適從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反覆相尋)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蹇滯)何少何多是謂謝施(代謝
施行)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
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自然兼懷孰承繼而引翼
之)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
生不恃其成(生不可恃)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形日就衰而無定位)
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
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
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回前不可語道可語大理此問尤為警策)北海
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
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
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
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得在
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委蛇之意正韻蹢躞察後賦蹢
躅)鄭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
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
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通義〕

(此句難承上來然何以能反真)是謂反其真
〔本義〕第一段先言見不自限乃可與語大道第二
段言又不可泥於所見第三段言論物者極大小
之致猶不足以盡大小惟大人通神達化則是非
大小俱泯於無第四段言貴賤大小道之所無而
俗之所有時俗趣舍初無一定故貴賤大小亦無
一定但當冥心於道不容紛競於世俗之中以爭
其所貴而規其為大第五段問既無可分則趨向
安在答言道無不在正不欲人之自為趨向隨造

化為循環是人之真趨向也第六段言人一不為
而聽造化之自為則道疑於無權夫造化之自為
謂之天聽造化之自為者人人與天合處是進其
要在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己達理明權乃悟後所
得而問答以是終焉〔義海〕數番問答風驅遠浪漸
近漸激中間疊浪噴湧使人應接不暇至此波光
萬頃一碧涵天真奇觀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
以一足趻(零)踔(卓)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

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形今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足蹵也或作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皆以形行風則無形〔偶說〕夔蛇等須想其取象之精寫所難寫之神妙弗徒眩其用字之奇。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境同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藏於笥覆以巾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廋也畧也前華字多通用於國中。三日三

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相如賦宛雛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飮。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怒聲恐其奪已食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末議此匠石之運斤郢人固知其善謔豈專於世外之身引分自高亦欲其於在筆之餘名心鵷決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猶然人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全不知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兩難驚聯。殊有操戈入室。以矛陷盾之奇。循本者。非事機鋒。但就初遊濠上時。無彼此。無物我相之本。北冥有魚曰鯤。濠上曰儵魚。於風得其小不勝爲大勝。於魚得計。〔偶說〕我知之濠上也。一片元機。即此爲到頭點睛。令余篇字字俱靈。句句作響。

〔炮莊〕佛說經畢。卻又說咒。如心經已妙極。其大神

大明無上無等等矣而曰揭諦揭諦波婆訶秋水篇方說大理何乃亂扯夔蚿蛇風而噴出心目耶末後又去將經解咒果是縱橫殺活具大機用王宗沐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深言之禪書萬卷會不出此思則曰莊子一部惟此篇淺言之

鐵腳道人愛赤足走雪中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嚥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肝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

晉書儒林傳陳留范宣言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少時嘗一覽之

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何字作誰字解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承順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如趨死地而出於不得已之狀而皆曰樂者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著此句方圓活說，必不樂又說）果有樂無有哉？吾以（一轉不測）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淸，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繁殖貌。本義各有專主，不可相侵）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姚休那曰：閑居適性，此福在堯舜釋迦之上。人生那得如此，切忌妄想。李之彥曰：日月運行，天地且不得閑，而閑豈人所易得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當是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炮莊〕已前莊子說善惡因果之法，以勸世俗之不善生者。此又說朝聞夕死之道，以勸世之不善死者，其爲亡妻超薦乎？實已超薦千古之無主孤魂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柳或以爲疽瘤，或以爲楊柳。炮：此柳生左肘，亟甚妙甚）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上惡烏故也，下惡憎惡也）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体義：柳生之說，如夢如幻，止是怪欲，不必真有其事。冥伯觀化，亦常如爾，我今爾與我觀冥伯逝化，冥伯此輪轉，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苦弔反）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至也）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妙。將前諸問不答）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縱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額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列子行食於道從道旁也一本從字屬下句作因字解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攓拔也髑髏在蓬藋之下故攓蓬而與語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通解養憂不定貌言汝豈果以死為憂而我豈果以生為樂

種有幾變化之種不可勝數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塵浮水面未成苔者為㡭近水岸著土則成苔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車前草陵舄得鬱棲糞壤則為烏足草名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蟲名化而為蟲一本胥相也蝶類又相化而為蟲也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蟲名斯彌為食醯蠛蠓頤輅生乎食醯食醯生頤輅以上皆相遞變也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音歡螢也羊奚草也羊蹄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黃軦二蟲名各敘所生九猷生黃軦腐蠸生瞀芮羊奚之草合久不生箰之竹生青寧之蟲而青寧生程合下二句又遞生也山海經南山多豹郭璞注豹之白者為貘貘乃豹之別名程又貘之別名程生馬馬生人秦孝公時馬生人晉建興二年淮子馬生人一本以程為蟲馬為蟲蠱人為人參故作混語以弄奇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或以萬物萬種或以有情相生生機或以無情相生生機不息一出一入有變化而本無死生

孫月峯曰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可百三十餘字彼宏肆此精潔各有妙境

偶說種有幾以下只為末二句生出許多波瀾信手拈來固是善於文章然亦實見得到說得出所謂克實不可以已

炮莊子書不經惟不經所以為子書其中亦別有一種不可解處是彼之妙解也

劉云雖百要道盡此矣丹經佛像莬不欲鄙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身外之物）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人力所不及）養形必先之以物，（割股藏珠）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勞心疲力以求厚積）有生必先無離形，（行尸走肉）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醉行夢食自謂活人）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折，音，浙，天，際）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是純氣之守細注瑯）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遻讀忤，慴同折）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居）僂（屢）者承蜩，（蜩音條，持竿而黏小蟬）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上聲）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作橛）株拘；（株拘，枯樹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賭射之物曰注）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篲帚也者所執）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大家）縣薄（貧戶）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

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有心於晦豹似之有心於顯毅似之柴立中央若槁木然無心於出入并無心於中三者得則名極而實當）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利害伏於隱微使人不覺飲食男女其特甚者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生有富貴死被豢腞楯喪車也聚僂中也此即是畏塗當戒）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本義南華纂說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沉有

履音漏神名顔師古曰沉謂所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齊人謂湖曰沉北之言沉南之言潭也故沉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爲王沉沉者沉讀如潭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呂忱說潭潭府中居窺
有髻音詰神名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
阿鮭音裴蛙蠪音龍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
有罔象丘有峷音莘山有夔野有方皇音彷徨澤有委蛇公
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
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
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丑忍反大笑然而笑曰此
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

知病之去也
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已乎列子作雞可鬭已乎曰
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
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
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
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
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
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

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
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
命與齊臍俱入水之磨滃入者與汩偕出水之回伏而涌出者從水
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
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即呂梁而安於陵故
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鐘鼓之懸兩端多有刻飾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
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

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
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
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
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
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
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所謂如組如舞者而驅之以百爲度顔
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
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

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蓋合也以指旋畫而合於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孫休段 [illegible]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材與不材之間為不材終其天年下一轉語似之而非再下一轉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

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
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
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
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
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
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

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
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
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
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文選不收蘭亭記誤吾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不厭鄭重易曰明辨晳也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暮不夜如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在今人則為複矣市南子
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
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
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劉云以為幻則幻以為仙則仙文章之妙

一至於此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
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游於
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
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劉云張從呼歙欲其從我猶擗之也邪者氣力歙皆呼辭擗開歙退俱在其中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
月而成上下之縣言其速也編鐘上下各六王子慶忌見而問焉

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言我心只是抱一何所設於一之間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乎朴侗乎其無識儻乎
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
止從其强梁有力者從其多賦隨其曲傅無力者隨其少賦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賦多賦少因其力量未嘗設以成心而何毫毛之挫而況有大塗大道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
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即意而燕也其為鳥也翂翂翐
翐不能高飛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

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吾聞之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國人之亡逃亡與林回亡者姓名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劉云十字無限意更不待解下卅收之與相棄也亦遠矣今語精切世路交情更事乃見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泉布言其輕也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其命之候楊升菴曰真泠即丁寧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

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張皇其事愛己而造哀也鍾情受哀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孫云天人難易諸右猶而理實然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偶說謂天損只安之而便是不受故易人益須去之方是不受故難巢許不之受天損者也五帝三王已受人益者也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只是始終天人一耶文法却錯綜入化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

去之。孰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
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
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
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吾若取之何哉只是奈何這富貴下下。吾上吾命有在外
者也何又直是奈何違命不下。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燕也音意作鷾鴯目之。
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
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如云家業在此。何謂無始而非卒。仲
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
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

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
然體逝而終矣。義謂天損之來。安之在我。故易。人益之至制之自人。故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之視損如益。處窮如通。知無始而非卒。則今之所者非我也。以天合天。安時順化。人不能有天。皆謂之不若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平額而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
何鳥哉。翼殷大也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
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

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相累如不知是蟬累螳蜋螳蜋累鵲餘放
此。二類相名。卽以累名。猶釋家言因。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偶說
波瀾妙處尤在怵然至反走數語。若說莊周執彈爲虞人所誶則平直矣。莊周反入三
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
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
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
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
吾所以不庭也。
凡四層。敘得極變化。唐之安慶緒史朝義。宛是一

重螳蜋蟬鵲公案。二類相名。從一忘字釀成。司馬
氏忘其有劉裕。劉裕忘其有蕭道成。此類不可枚
舉。所謂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亦卽造物者報
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本義此見人間世動足皆危
機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本義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謂神人以此不材也足處人間世矣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名子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論道每當人心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一本虛字連上爲句淸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

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能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少陵暇日小園詩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眞卽此可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劉云是他人千萬年看不破千萬語道不透者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

轉頭下哀莫大於心死十三字文繡在東州而西滅北山皆有辭與相及

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即孔揚采色不定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忽恭而卑忽倨而亢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撐○直視貌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位而民蹈歸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偶說特作警語奇詭此二句斷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也同向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物之成功待日是出而存是入而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

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猶言逝者如斯此段言形之逝於應感而不容一刻停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此三句亦就形言即下文所謂著也交臂而失如言對面不相識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以步趨求是但見吾所以外著彼已盡矣彼化已盡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者不葺之廡肆者馬市日中則馬聚少頃則虛矣求馬於唐肆見肆不見馬求道於有見有不見道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偶說服則解皆忘形可得心邪用著步趨等亦何用較量後不後雖然女奚患焉奚必以不及吾為患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偶說末語直挽轉心死二句吾之不忘者逐於形則忘之矣故以形求我徒見其交臂失耳得不忘者則心不隨形死人之生死無變於已而感應之神化自隨所感應而各得○須知交臂而失者本萬古常相遇而不失交臂而失者任其忘可也萬古常相遇而不失者無忘法也任其忘者不忘亦可無忘法者忘乃合之忘者所謂離形去智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干慹音聶不動貌然似非人劉云先著孑句妙孔子便而待之經籍中未有用便字者莊子始有之瘠東癡交書日每常小便細此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又先著此兩句妙嘗為汝議乎其將偶說將議初者也欲發未發之頃猶易緊細繳時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

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
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
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
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
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艸
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
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
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

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
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
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側說解在此中亦在此外亦在此）孔子出以告顏
回曰丘之於道也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
不知天地之大全也（醯雞醯間蠛蠓在甕中不見甕外發覆去其蓋也○總結以大全二字妙惟故全惟初乃一）
〔炮莊〕奔逸絕塵者是東家點燈被髮而乾者是西
家暗坐○皆易傳語也寫作青牛水草以藏龍馬

風雲
〔本義〕如許議論該前四句四句總槩於游心於物
之初一句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
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

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
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
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
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
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但）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
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倮同）君曰可矣是真畫
者也（好畫則云似山好山則云似畫畫不在畫貴特光浮紙外為有餘耶李長蘅曰勝絕處每恍惚）

尚同六句似注語而悞入者

不自恃。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𩑶，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列士壞植（植，封界所植之木。）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庾）斛不敢入於四境。（六斛四斗爲斔，不敢以大小異量者入境內。）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特以循斯須之耳，目成用人之功，不妨托假爲眞。）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的）矢復（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目瞚貌）爾於中也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令尹之貴者，在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我，則與令尹無預。）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

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凡國名。周公之後。義海。凡君不以國亡係念。楚王以國存自矜。已重於國。雖亡無傷。國重於己。雖存無濟。至人所存在道德。不在區區得喪。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猶不知。語猶不語。妙。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出老子。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

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
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内秋毫爲小待之
成體（即中庸莫載莫破之義） 天下莫不浮沉（偶說所謂水上漚） 終身不
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偶說此句斷下五句一意） 惛然若亡

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
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
居汝瞳焉（讀創）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語不下） 言未卒
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
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
與謀彼何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偶說此五句申解委形下委和等亦即此可悟義海此南）
（華首切爲人脫驛解鐮之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
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
哉將爲汝言其崖略（邊際粗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

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
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
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偶說邀字用不着知慧只是保四）
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
不昌此其道與（是道之崖略） 生人 且夫博之而不必知辯之
而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
而不加損者（二句便是不得不然之道）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
若海魏魏（危）乎其終則復始也（二句便是不加不損者） 運量萬

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物摘人君子之道四句以別於聖人
曰外又曰彼彼字對下此宗猶魯論彼哉彼哉意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是人體聖道之崖略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即不顯不藏處於
天地之間直且為人猶言暫且為也將反於宗此下就人說歸本原中國
五句爲領頭下又承此唱歎之自本觀之生者喑陰醷意物也久者梅棗
也蓋附聚而成氣者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
爲堯桀之是非果蓏皆裸在木曰果在地曰蓏有理人倫雖難所
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偶說果蓏至不守句爲一
段下另起果蓏三句謂果蓏有理人倫相齒都是自然然人倫難在所以相齒處相齒是君臣父子之屬

所以相齒是親義序別之屬然雖難在此聖人不過順應之而已下二句言順應也人倫二字一頓下六
字爲句中開縮人兩層亦一句具三層使人自然意會耳古人鍊句法多類此調而應之德
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調而應二句六字為
句謂調而應之德偶而應之道乃帝王所由興起此已屬有為比上聖人下一層帝王所由興起即堯是
桀非所有出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
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
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隳其天袠墮
音侯弓囊曰弢衣囊曰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
乎人生天地另起已化而生至大歸乎是一意而人類悲之句小斷天弢天袠指人倫是非言紛乎宛

亦即指此言紛然萬緒且宛然萬狀也綴此句極形解之快魂魄二句才說形軀乃大歸乎還有壽
天是非否本義久客遠歸將反於宗更何言說訪問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固相東郭子曰期而後可必有所指莊子曰在螻蟻曰何
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
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
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正市官獲
其名監市魁猶今之行家牙人狶豕也履股蹴可狶者狶履也倒文問不及質問已下矣故比況而
明每下而無不在每下愈況者每況愈下矣亦倒文一市之價履狶其下也而不得謂非價所在道無不

在屎溺其下也而不得謂之非道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不期一物物無所逃
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周徧咸三者詞不同而指一不可謂大是道小非道也物物者無物與物無際
而物有際者不能相其所謂物際者也非物物者不際之際無物
之物際之不際者也物而無物謂盈虛衰殺洒彼為盈虛非
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
非積散也盈虛衰殺言造化本末積散言用道
妸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
瞑妸荷甘日中奓音奢開也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

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剝放杖聲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
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神農
自謂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
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
藏其狂言謂老龍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
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義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也夫非呼老龍猶今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
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
能無有矣而未能無有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光曜有影無形影無迹也亦可謂無矣然尚滯於無之不能無無本義及爲無有何從至此言一爲無之所有即不能復無也
大馬大司馬之捶鍛鉤劍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
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
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
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有意
不用尚有成心無不用則順物無爲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偶說今之古即古之今今之今即後之古今無盡古亦無盡即過去即現在即未來並無過去現在未來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只是自無而有的意冉求未對仲
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

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同作字解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
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通義〕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點鐵成金之訣也
〔偶說〕已矣未應矣是倒句○神者先受靈光頓露
不神是乍明又蔽見得本非眞實了當之明耳然
不神則聽之可也强而求之又自生魔障矣失問
未答相去無多曰失問可見心中雖若昭然却說
不出口只好於昧然之後追遡个昔者昭然而已
未答想見仍是心口間多齟齬處不曰不應曰未

應正叫他且未須急求了當故急止其應正欲善
用他這點未應之機
未生原是不死非以生生其死既死原是不生非
以死死其生死生一體本非相待老子曰有物混
成先天地生豈果有先天地而生之物乎生物者
非物若云是物則不得先天地也然則混成者與
天地之物一也非有待也混成者與有物者同一
無窮聖人愛人取於是耳蓋未有天地則無矣若
言從無生有則無與有對無亦一物矣故并無而
掃之以明有無一體不分先後陶石簣曰此破老
子先天地生之義宗門多提父母未生前而曹山
四禁曰切忌未生前（偶說）此段緊跟未有子孫來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
所迎（偶說將送也迎接也不必曲解）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內不化（外順應內有主）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內無主外膠乎）
物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萬變在人實無一事）安化安不化（非有
不化又安有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言簡易也後文務免人之所不免便
是多無將迎正面難言此下反說是夕陽返照法）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

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
非相整（齏）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
物者物亦不能傷也惟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
（不將之將不迎之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
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
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見聞所及
曰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能者能之不能者則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
悲哉（偶說內化外不化者如此所謂人自擾之精衛塡滄海）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只是行所無事何處更著將迎）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亢倉）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海篇嵔壘正韻猥礧廣雅䃬礨）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形陋者）鞅掌之為使（太勤者）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二句奇）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楊椬許由廟碣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月而日之星而辰之偶說問本）（要說老子何以必先言庚桑曰只為要將欲藏身深眇而未盡其妙一種人先說在前故此襯底法亦倒起法故後更不復及）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弟子）（名聚嗞見亢倉子後而榮趎又弟子中別池問端者）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一作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二音的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然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

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智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南榮趎（除古今人物表作南榮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辭蜂（小蜂）不能化藿蠋（豈中大青蟲）越雞不能伏鵠卵（鵠古通鶴上作黃鶴樓）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謂挾來念而來）

偶說亦倒也法奇絕南榮趎瞿遽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
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
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
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
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
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
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
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

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
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霍
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虔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
六語精造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韄束
縛也捉把捉也揵閉距也繁而捉則心志閉塞而不
通繆而捉則耳目營亂而不達劉云內外如此者尤
將把縛不任況任意行乎何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
能言其病然而病病者猶未病也偶說藉長公今且
其所若且不能有恍然而不樂聞
自言從此脫出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
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
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
日嗥而嗌不嗄嗌益於遙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
藝乎筋急也此句尤深奇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瞬偏不在
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
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
非也非也一樣不是另有進步但欲其不滯於迹相耳是乃所謂冰解凍釋
者能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
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

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自首至此為一篇以下皆雜綴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心也泰至也定則生明發乎天光者人見
其人人見其人寔則天也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
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辨者辨
其所不能辨也知止其所不能知至矣道不可以知知止其所不
知則無心而與天合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偶說天鈞敗之天鈞為之敗也
春秋書法某某死之

備具物以將形。養身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成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鬼即是心明乎人明乎鬼者。知人鬼之理然後能獨行。券符契之類人所憑者內者。行乎無名。務內者求無愧于心券外者志乎期費。務外學者期於應用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人見其跂

而不安。彼猶魁然自大。與物窮者。此券內者窮盡也。物入焉。與物且者。此券外者。苟且而已。殆莊姑與之爲苟同。而志不在焉也。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於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道無常分本通爲一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不知分者必求備此求備之心最足惡故出而不反。見其鬼。眞心已死出而得。是謂得死。以彼爲得不知彼非得道乃得死耳滅而有實。鬼之一也。性滅而尚生實與鬼無二以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有形無形道通其分而不死其毀也其成也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此間疑有缺文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劉云出無本非如草木之泄也入無竅不自外來也有實猶有物也無乎處無係著也謂非實不可但不知者在甚處但看取天地中間者便是其長久亦如此無古無今也有長而無本剽但見其長不見本末止是說暗長宇也宙也言總是這大鑪冶中鼓鑄耳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生死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三者之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如楚之公族昭氏景氏以推戴而著甲氏者甲姓也以封而著三氏同出而異名非一也異名而同此猶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若承接若不承該若轉非轉若可解若不可解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蓋世人亦有言

志生者非不所言如是然不可信也賑名祭者之有脃葉牛百胲指牛足可散

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厠焉所用之物

不能與身之所歷必欲一趾移是者以死償節是知散而不知不可散知道之一隅而不知周徧咸者也

爲是故之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也人以生爲本以知爲

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

節偶說爲已二字倒文略拗而意自明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

以不用爲愚以徹爲明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

蜩與鷽鳩同於同也嘗言移是今人盡然如蜩與鷽同聲相噪此等應列於前三者

之下

人之有生如黑疵然人皆紛然曰去此爲快此常解也本義釜底之䵝烟氣所結觸處卽染有生之䵝披然分散染諸所有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蓋天下事有可移有不可移有移而不是移而是是不可知者也臘祭之有脃有胲各自一體則可散然同出牛之一體又徹胲不可散生䵝之可移而不可移何以異是觀室者必周於寢爲偃息也周於廟爲祭祀也又適其偃則賤且褻矣然室必有屏厠溲溺之處而用始全則亦移而是者生䵝之移是亦何以異

炮莊移是者所是之理嘗移也立處皆眞之佛也時中也不移者萬刦不變之佛也大本之中也嘗巧移其言以亂人則非所言也若欲抹殺之則不可知之理本如是也一曰無一曰有一曰始無而旣有是三說也披然曰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䵝亦不可知者也是三者雖異譬諸昭景甲皆楚之公族特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又如臘祭者分脃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

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周於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視其偃息之所觀之蓋言分之而合合之而分也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疎者任人親者任天正於有等級中指點出無成心之妙徹同撤志之勃悖也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

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
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
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
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目之視物有所不見）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俍（拙字之誤）乎人者惟全人能之惟蟲
能蟲惟蟲能天（蠢然蠕動無他知識炮莊蠶信禹王蹈篆字鳥呴望帝記前身蟲則能天人不知鳥）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全人忘其天且忘人之天而況吾之天與人）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物或逃之）

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
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
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
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猶習服）不餽（同媿）而忘人忘
人因以為天人矣（指上兩項人介者刖人胥靡刑人拸去也畫飾也受形者不修容除之人不畏死）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
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
出於無為矣（偶說因語尤直捷物微妙）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
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
道（炮莊當之一字真神武力破正因了因於緣因止有一事實是公當也勿欺好學隨分自盡今時是各各之私當即公當也○簞瓢曲肱轍環刪述聖人以當字懼萬世即以當字養萬世）

徐無鬼

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因女商（名）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耆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耆欲掔（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遠視光彩別人）上之質若亡其一（若有一件亡了注思不動）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

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稅）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似本國人）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良）位其空（踉位住行皆在空谷）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

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名）於麗譙之間（麗譙城門）

也前漢書潦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爲高樓以望故曰譙無徒步兵驥也於錙壇之宮壇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若勿若已矣猶守法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敎余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義海）黃帝轄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喻道體具茨喻道之所襄城之野則郭郭猶存非洞庭廣莫之比牧馬童子守心之神去其害馬者以自然爲師此言學之難者多由中道而畫甞乘天光而上達超形器而逍遙則具茨之山不待問而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即不易於物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本義凡一十八轉句法條正條反凡五換首説知士三轉即結一句曰皆囿於物者也自招世之士至夸者悲一十五轉此皆勢物之徒樂與物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復似結非結贊一句曰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後出三句作斷案蓋兹十八轉人各專一用期年遭際如農夫之望歲遇其時即順比於歲不遇時如失歲然戚戚以憂馳其形性於萬物中終身不返可悲矣不物於易言彼此不肯以相爲中間無爲二字是救療一十八轉之勝藥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先有的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楊朱秉公孫龍字子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秉者邪其弟子曰遽之弟子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名陽以陰名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置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寄於他國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足未登岸而足以造於怨也

炮莊惠子是莊子之告子有足以發難而定其是

非皆破五子之偏見而出喻折伏其強辯亦甚奇即魯遽之非其弟子而自是其道以調瑟改弦會無異乎音之君則又何異乎陰陽之自名哉惠子以諸子共辯而未始吾非以自是正以各不自知其非爲是豈可爲天下之公是公非哉更引齊人不愛其子投諸宋而不保其全爲是又以愛外物恐其傷以束縛之甚相反也又求亡子不出域而不得竟謂之無是豈眞無哉夜半無人時謂與舟人鬬既與舟人鬬又不離乎岑此豈眞有哉諸子

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但逞口給而全無實據西天六十二見外道耳
儒墨楊秉爲四惠子而五比之魯遽師弟徒爲誇誕其弟言冬爨鼎夏造氷其師爲解以伏陽伏陰而猶以爲不足奇也調一弦而二十五弦皆動聲異而應同君先而臣從以此自詭自解儗諸惠子五家均之游談不根近理亂眞非天下之公是也惠子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有遺類矣一語橫斷射非前期枉矢雨集

鈃鍾亡子之喩諺所言猴子淡放鴨蛋牢縛也夜半無人尋鬪賭氣意外眼前化身指迷齊宋楚命闒躪闘機瑣錯雜零星元之又元怪怪奇奇後人無從措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須得不怖不動之質乃可施手）吾無與言之矣（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子皮死子產且哭且言曰吾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惠子死而莊子無所可運矣千古傷心事只吾無與言之矣一言）

〔本義〕存沒之感大是淒凉難聽夫方相辯難遽爾悼亡足見人生危脆又安得以無益之辯耗蠹精神莊子平時痛砭惠子正爲其有此段事在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本義〕管仲臨終薦執政舍鮑叔進隰朋所以爲相知聞過不忘亦是通病不聞不見唐代宗所稱不痴不聾不作阿家翁者。賈子新書易使喜難使

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賢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
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
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
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傲）予以至此殛
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
梧以助（鋤）其色去樂（偽說去樂義精樂者偕氣驕心之根也）辭顯三年
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殊異於衆）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
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
齊國之衆三賀之（賀田禾之得見賢）我必先之彼固知之我
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
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
遠矣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
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是乞言意）曰丘也聞不言
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
家之難解（淮南子人有爭財相鬭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鬭者止）孫叔敖甘（酣）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疑有備而不戰）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爲
而解難息兵則言貲無用故丘亦願無言凡鳥喙長則不能鳴夫子之言止此）彼之謂不道
之道（二子）此之謂不言之辯（夫子）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
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
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
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

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
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
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
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偶說取擬
而是稍無印板成樣）大人之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名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
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
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

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女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
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福生無妄是爲
徵怪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
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
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
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
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

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
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
前文子則祥矣二句倒逗奇此處全而鬻之二句雙鈎活恐其逃故刖之先從盜心坎中摹擬下於是字
乃有全力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齊富室之街然身
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

天外三山奇峰陡然

後面分描細妙淋漓盡致

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相率爲僞且假夫禽貪者器并與
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音別
暫同其利覕然一過目前其害無窮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本義向來注家自許由逃堯起至其變也循通爲
一段自古之眞人至終篇爲一段今分三段許由
逃堯至外乎賢者知之矣結有暖姝者三句起於
蟻棄知三句結以目視目至終篇爲一段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權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

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
未知未始有物也暖姝從女如婦女插花傅粉自矜美麗剎云無限妖冶態度面目皆
具眞是活畫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
自以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爲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
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寫豕栅間景狀乃爾深曲域進域退言生死不離故
處兩此字若註若指無限感慨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
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也之下倒壓羊肉三句爲羶行起根三
句中又以慕不慕跌頓而出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

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山猶童山）
（不生草木曰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
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卷婁莊）
（當是盛羊肉器以為羊者羶）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一衆至上脫）則
不比（不比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
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
羊棄意（之於蟻棄羶之知於羊棄羶行之意不若魚之得計隨波逐流橫亙於魚何於中間奇變）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
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
堇（烏頭）也桔梗也雞廱（實芡）也豕零（進學解所稱豨苓）也是時為
帝者也何可勝言（義海或得道而生失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道而死失道而生如顏）
（天應詩之類人事之變也如藥之隨病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高續古曰孫）
（真人五苓散豬苓為君其法蓋與莊子之言合）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
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
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種能存越）
（不能保身鴟目適於見夜鶴脛愁在所長耳目心思之用各有其適）故曰風之過河也
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之請）觀風與日相與

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水恃其源則風）
（日不能損）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
審（一同氣相感一定不移）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聽也殆心之
於殉也殆（能外殉則能定而殆不）凡能其於府也殆（不能殆之者所以殆聚與無）
（審有損也言）殆之成也不給（及）改禍之長也茲萃（多也）其反
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以知為寶）不亦悲
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不問禍之所由）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
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

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此皆）
（天之所謂）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
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
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此理欲求明）不可以有崖而不
可以無崖頡滑（猶）有實（升降上下為旋轉流動難於執持）
（而有實微實非可虛言人傳藥不傳火從來火候少人知）古今不代（少差時刻則）
（失喪天寶入藥鏡不成日差毫釐）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
乎（漢書揚搉古今注揚舉也搉引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

然爲（何不問是而以惑者妄爲之張乎叔曰任君聰慧過顏閔不遇明師莫強求）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待問者尤難其人問者難其人可以）

〔炮莊〕七大不言大陽有疑其漏者否天無寒暑而寒暑即天此一大揭摧也冬必極寒夏必極熯究數而止無半至者而物無怨焉誠故也酷寒當使山海俱凍而冬至即回酷暑當使金石俱焦而夏至即回此天之用半而不盡者也聖人明其正用於寒暑之中自不爲寒暑所移即可以用寒暑矣是曰大不惑

則陽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周初人）遊於楚夷節（楚臣）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楚賢人）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偶說數語言外之妙令人悠然遐之而不可名）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劉云敘述必有情致此從夷節歸上生得枝葉最活若但言夷節不若公閱休便無意思）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偶說無德卻有知有知卻又不自許於是其交遂神刻畫精絕）固顛冥

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偶說凍者二語言無待用不著營謀亦可遇不可求寫人有所不與意有數也暍者杜子美詩思霑道暍黃梅雨東野與昌黎聯句云暍道者誰子帝王世紀武王自孟津還反於周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指夷節佞人動以巧辯）正德（指公閱休）其孰能撓焉故聖人（正德服以高尚）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偶說雖父子之宜亦相忘不有）

無不宜故無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言憂生乎知句法自妙）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言聖人愛人出於自然偶說此段令人意會神遇妙不可言）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艸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閒者也（宛莊狐正卯前熱路難忘山光鳥性暢然依舊趙風日晴日和淌于嶠嶂嵯峨先放一川花）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抉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蝸牛殼蜉蝣）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賣漿家）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極屋脊大史曰丘背以使使遂入衡境人皆升屋而觀）子路曰是稷

稷稷不整亂髮亂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徒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不在水而在陸是謂大隱通義視世皆寄萬物皆寂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本義】徐無鬼言仲尼至楚市南宜僚爲祭酒行乞言之禮今言宜僚與夫子異趣兩人不同時前後互異見爲寓言之意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與劑可耕法也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偶說俗習移人又習貫如自然此即只云以衆爲故義自備而語尤渾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在論妙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

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滲闢中即使以眼淚洗面【炮莊】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即汝能以無路截人人亦能以無路截汝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通義】改舊初新謂之變舊盡新成謂之化義海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十四字爲一句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又十四字爲一句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
知十三字為一句長句勁而折多姿致而彌見挺特清俊可不謂大疑乎已乎
已乎且無所逃此傷世人皆終身大惑之中則所謂然與然乎〔偶說〕
叫世人試一尋思看故作此隽拗之筆一本且無所逃為一句此則所謂然與一句然乎又一句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
以為靈公者何邪謚法亂而不損曰靈疑謚之不當也大弢曰是因是
也靈即無道之謚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
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以鰌為賢故搏幣而扶翼之使不得終禮其
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
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
沙丘而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
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里一作埋〔本義〕為槨者自言不得憑子以葬斯
地靈公奪而里之稱宅容為葬里也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已前定矣太史安得而謚之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
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

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
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理在天下由中出者理在人心不執不距
大人之合并為公也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治文武孫云文武下疑闕二字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
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
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拂於此宜於彼自殉殊面偏向有所正者有所差正在此差在彼比於
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
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
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
之也是號物之數謂之萬一句注此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
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
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既已有名焉得擬於道若以斯辯論如狗馬相似其不及道遠矣少知
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
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
於是橋起〔通義〕兩崖相拱駕虛可通為橋橋起無中生有之義雌雄片判同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自由言不接子之或使一定言有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起論不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免於過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睹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非疑似之言非有實見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唐荊川云莫為是佛家自然性也或使是佛家因緣性也莊言著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與物終始乎不離物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不足為道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義海〕此章與齊物論略同翻出丘里之言一段愈出愈奇一丘一里之言雞鳴狗吠異而同也出乎丘里而因有是非可否得失之不齊畫同而異也散同以為異指馬之有體也合異以為同立百體以為馬也〔通義〕少與大對知與公對調者調變於其間復其本性不參思慮所謂公而調也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云）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碧玉。）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孝己，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尸子曰：孝己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曾參大杖則走。）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結絯。○大有不遏），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五行相生相尅，其能尅者，與彼受尅者，兩陷而無所逃。）螴（陳）蜳（停）（蟄蟲。）不得成（霆），（早發則蟄伏，俱出且死。此以上言造化，此以下言人生。）心若縣（懸）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結言鬱悶。）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頹）然而道盡。（精神頹敗而生之道盡。）

〔義海〕凡世間名利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者，皆外物。〔逍遙〕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物不可必也。世事無中生有，猶物情相感而生，此天機也。人持兩端之見而不能脫然自省者，必懷憂不能自焚。月比心，水比情欲。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蚤索我於枯魚之肆。

〔通義〕此後世傳聞其事而擬爲之者。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荃）才（人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評論）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

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誨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通義）此亦非莊子時事（義海）南華憫世眞切蓋以示時俗厚葬之戒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通義）上長下縊身恭而不

見耳營四海猶今言眉毛會說話也舊解經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偶說躬矜容知倒文法）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固窶自困意）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為驁（以惠得人之歡為矜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之行知進而不知退可醜在此）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字作情解）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其反而忘）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聖人如不得已而後興事成功余何終哉其矜而不舍謝上蔡曰吾三十年來止去一矜字）（說）事功亦何足矜藏為終矜倒文句極尖冷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門側門）曰予自宰路之淵（宰路淵名）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余且史記豫且）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

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石碩古通石師二字最古不必如時解改所字）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本義）人之知不知係於所習習與名利人處則驚名利而昏習與有道人處則能藏用而智。一起神與貌俱似左氏一結洞庭始波木葉微脫亦似公羊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墊掘也）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得不波

南華經　卷四　外物　卅九　雜篇

（與世推移）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雖不學彼亦不以彼而外之）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此至人之自在）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息則自然盛）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等漸衰也）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胞膜有空曠處）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觸物怡神神不勝物偶託大林邱山亦游所也與天遊何如哉道以小形大以假形真然此御

只是御氣觀遊何必以道御莊子不如且降作文人以供養後世之游山水者）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急語也猶人之辭多）知出乎爭柴出乎守（生於持守柴者養直不動）官事果乎眾宜（職守之事不過取決於事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此言物之自然）靜然可以補病眥㨆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皆勞損於前而求復於後此養生之小術）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

南華經　卷四　外物　四十　雜篇

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同焉

淡而厚直而曲千言萬語一石一竹

演（門宋城門名）有親死者以善毀（毀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赴河皆好名之故）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荃魚笱一本作荃香草餌魚蹄兔罝係足劉云苦其心以為荃蹄又自疑荃蹄之悞來者而毀之）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巵者枝也枝枝葉葉不必定尋根蒂）（偶說）巵言兼上兩項在內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借人以名借媒以明）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只把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八字此處再讀一遍自明）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借古人以取重）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老而昏昧陳腐之人）巵言日

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劉云）所謂諸[illegible]悲[illegible]不如吾言之汗漫支離哉以窮年不得不備是謂其言寓也其情真也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偶說）只說言是不齊的齊不能齊之詳細理出此妙仰不言則齊纔言[illegible]不可齊也○惟不言則是非可齊若有意齊之反成不齊若齊與言言與齊已成二義而烏乎可齊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由也）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春秋無例例起於高赤之荃蹄南華忘言在領其言前之意蘇長公曰此條蓋自敘其作書之旨

（義海）仙人渡水不溼腳南華隨步隨掃其跡（偶說）萬物皆種七句是綴一解解句又善作開合總之姿態百出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從事於知）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通義）（猶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蘁音悟言不敢對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禁惠子之語輕讓孔子）吾且不得及彼乎（是莊子之欽仰孔子）

（義海）一部南華浩瀚宏深變化不出寓言重言巵言三條而絕跡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謫難忘言讓極則孔子之未嘗言乎已乎已乎歎服之

詠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哀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後仕三千鍾不洎既不及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曰
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曰既已縣
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
雀蚊虻說苑作䖟說文蟁蝱相過乎前也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東郭即南郭聞言聞
喪我天籟之言一年而野復朴二年而從順世三年而通明徹四年
而物無我五年而來無去六年而鬼入鬼神來舍七年而天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
公同歸無有如有公勸之者徐天池曰人有僕死而復生者以死爲甚適故勸公以死以其死
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
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
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有鬼邪
衆罔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括髮
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

也景曰搜搜一作搜搜音蕭指罔兩何忽而問及此也奚稍問也予有
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蜩蛇比形
甲蛻比景而甲蛻有質故似之而非火與日吾屯脈。聚也也陰與夜吾代
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以有待三字是待彼
字又不但待彼字自妙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
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護海有形必有影影外微陰曰罔兩蓋因影之蒙
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迭出故曰衆罔
兩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

多則反遭其問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日火雖
光非形則無影影形不離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
不知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曰若有眞宰
而不得其朕眞宰者萬形所賴以生之主強陽者
健而無息之稱知生生之主則眞我長存且無論
聚散也況影外微陰乎
陽子居名戎字子宋俟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
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
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

膝行而前曰向也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吁傲視之貌而誰與居人必畏之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一本舍者迎將其家斷句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盜跖 [illegible]

[illegible]

列禦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來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漿同而五漿先饋賣漿者十家五家不待沽而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也曰夫內誠不解化也形諜成光光曜乘間而露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敬過於齒爵而𩐋齎其所患患名至則患必及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愛護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音頓以杖拄頤而皮肉皺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動人之悅以己之表異也必且有感因人之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迷而不悟誰何辨其是非巧者勞而知者

焉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義海〕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執也其間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後數句義愈精彩光彌之將子儀軍也

想子便成韻脉

鄭人緩也呻吟（誦讀聲）裘氏（地名）之地祇（纔）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為儒而貴顯）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夫造物

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公物私據以飲相捽）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不自知德）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此物論不齊之榜樣也良音浪家也秋柏之實言墓木已拱也闔胡皆訓何夢中敎譬之詞門戶分而是非起父子兄弟之間亢貴水火雖至死不悟居功宿怨申申而詈報言果報天猶心也緩之所以致殺即在使其弟墨彼故使彼蓋言自取今之世皆緩也是今之世皆夢也爲譬一掌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同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義海〕四句語簡而文絕奇與庖丁大章並驅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龍而見龍者少能屠龍者尤少始於見龍則知吾身有無窮之變化終於屠龍則明吾道有不形之至神殫千金之家是空諸所有技成無所用巧則一以神遇能解俱忘矣〔炮莊〕神變莫如龍能屠龍者非神之又神者乎泙漫曲高

無和窮而奇矣道大莫能容數奇則不偶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以餽道）竿牘（以問訊此輩不過貢與言之屑屑耳）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淸悲哉乎汝以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肉度無）黃馘（耳黃）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

之王。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商賈不齒。雖以士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與士齒。言趣向不同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妄動與過過思過為也。宵人謂宵行為姦者之離讀罹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內外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多心。有長若不肖能而示之不能。有順懁而達懁音絹外懁忽而內通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釬音旱外緩內急。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情貌相反察不一途。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正考父孔子十世祖宋大夫孰敢不軌是則是效也如而夫者人劉辰翁曰閒言隱耕不知何指而古今當有此呂鉅驕矜貌車上儛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也義海三命循牆以達為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術本言驕貴若此安能如唐堯時之許由舉指名諸父一涉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是以窮。世俗所忌緣

循不能自立偃佒隨人起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世俗所喜知慧外通。內喪勇動多怨。仁義多責。責望達生之情者傀。大也達於知者肖。消同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隨且遭者與化俱也

【偶說】目之關閉在睫。目有睫則見出于態。心有睫則心亦有關閉。而千態出矣。內視謂見生於中。有心之德。非真德矣。有睫之心之德。更不純矣。內視而敗。即德即賊矣。○看賊莫大似見德已是賊。有心之德賊莫大焉。故下即接凶德。【義海】釋氏說五種眼。惟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俱在心。彼心眼

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中德卽意識
也有意識則有分別謂人莫我及而訾毁之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
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
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
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
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
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矣

通義 此與曹商舐痔之義頗同俱非莊子語 義海
緯蕭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子尚奚微之有言禍
豈其微也或疑微字下脫一軀字亦何必然此四
字正是奇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
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
得乎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
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
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
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
徵明者惟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不如速朽雖有爲言之而後之蹈桓司馬故迹者
何纍纍相望也三國時魏郝昭遺令吾爲將知將
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
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
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可

稱達者之言○以不平平物其平也自平非有平
之者以不徵徵物其徵也自徵非有徵之者 偶說
齊物論極推明字此又打落明字此處明字只算
得小智爲之使卽終身役役於是非此處神字所
謂照之於天徵之卽以明之所謂是其所非非其
所是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方術所向，道術通四達），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參一作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鄭服志搢紳，史記爲薦紳）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

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方術多，道術裂）。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止也）之大順（太率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非樂節用，墨子篇名），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鬥，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璧）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

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言不失為墨子之道。雖然歌而非歌。當歌而哭為非。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枯不潤。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鳩雜天下之川。腓無胈拔。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巨子墨之嫡派也。呂氏春秋載墨之鉅子孟勝為荊陽城君死。弟子死者百八十三人。以巨子屬於宋之田襄子。既為巨子。為之尸者。祭主。欲為巨子之主而繼承其後也。既有別墨。不知為巨子。後者果屬於何人。故至今不決也。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

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明白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鈃音形。宋鈃即宋榮子。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胹，方素北曰門部有胹，耳部有胹，總引莊子以胹就之。其實本句為胹，音兒，與宰夫胹熊蹯同。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得活哉。當今救世之士自私自利。思傲乎者。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而不黨，易（異）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
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
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
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
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零）汰（用字新）於物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不深鄰傷，薄知之而不切。）
謑髁無任（謑髁輕佻善動也。言此輩不能以事相任），而笑天下之尚

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
轉。（二句奇絕。徐天池曰：椎所以搗物，柏類也，輐柏性堅，古人破為日用以搗鬱金，輐是苏皮成壁之義，圓物也。斷者，易曰斷木為杵，亦刓無稜角，四字皆為圓轉刓朴之義。）舍是與非，苟可以
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危）然而已矣。推（叶雷反）而後
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石磨），
（閒物旋轉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
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
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
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風窢然（而無迹），惡可而言。（言其師之言如此。）常反人
不聚觀，而不免於魭（乾）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
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
有聞者也。（言略綽亦有所聞。）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積者粗），澹然獨與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
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

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
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
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
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
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
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

哉。莊此處獨標博大眞人而後自述其神化莫測王以敘諸家而貫弄其三不收六不盡也○尹喜仕周昭王善占氣爲函關令昭王二十五年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將度關喜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請爲著書遂館於終南草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

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芴乎何適，芒乎芴乎芒讀茫芴讀忽法言恍惚亦作芴漠書音義慌忽韓詩悅數可倒用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沉濁，

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稠同調有多意密意濃意極言無所不適且適之至也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本義蛻者仙家所謂尸解不蛻者仙家所謂昇舉

宋敘外名斟前文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厤物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

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將後文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飾自明總是強辭奪理生蓋偏要樹上生生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公孫龍談臧三耳孔子高子高曰言兩耳甚易而是也言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君從其易而是者乎從其難而非者乎平原君日子高理勝於詞呂氏春秋作臧三牙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猶談藪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大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自多其辨天地賴以增色）施存雄而無術（以辯爲雄而無道術）南方有倚（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晉門多疾辯曰多指出戰國策魏王使惠子於楚楚中善辯如黃繚者爭爲詰難）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

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道原貴一不徒逞一於辯而求道之所歎則道可幾）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大部南華非此後序不稱當是千古序文第一〇

李斯歸獄於荀卿韓非同傳於老子道德之後流爲刑名論者同然一辭後又有論其所論者物論不齊信夫

〔炮莊〕龍施之翻名實不過大小長短虛實顛倒而已其實易之反對錯綜和盤托出然惟證公因者能用之程子所謂天上淵淵上天新建所謂鐘未鳴時赫天赫地鐘既鳴時寂天寞地非顛倒乎聖人本自一視而歷歷時宜學者不過此關安得不驚而疑〇百家言皆成理雖至申韓刻薄鼓吻訢然此非申韓之奇而道之奇也然奇可在道不可在人奇在人則害矣故百家之書要以乘存而互抑其奇不可獨行於世獨行則赤箭與豕苓共敗互抑則雞毒與靑芝同功

逸語

漢七略所錄杜弼註莊子惠施篇今已失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註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櫝之珍

金鐵蒙以大䌖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戴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鵲上高城之垝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淩風而

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雲而不見鵠以五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鵲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法太明則不敢蹈）

人而不學名之曰視肉（一作）學而不行名之曰輒囊（輒一作攝委宛餘篇以內視攝囊四字為奇）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孔子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觚竈額也宋時祝和父事文類聚引蘇子曰仲尼讀書老聃踞竈觚而聽之曰春秋也亦本逸書而語不如本書簡捷）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孔子弟子五人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淵為仁子張為武

子張見魯哀公不禮士也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禮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雕文盡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

士也奸夫似士而非士也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窮踦其鼻孔大其服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深鹿與而牛舍

窒閼門一作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窒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紕䌯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紕䌯歌爲人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莊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鬭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鬭者止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規二旬而葉成

鴿爲鸇鸇爲布穀布穀爲鴿此物變也

舜氏之牛夜亡而遁蔓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尊戴尊者也酒尊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羊溝之雞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貍膏塗其頭羊溝鬬雞處株包也雞畏貍

青鵽愛子忘親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顛病

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鬼祟也

羌人死燔而揚其灰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爲傷壽故不食之以上見逸書

顏之推曰吾初讀莊子螝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螝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按爾雅諸書曰蠶蛹名螝音潰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曰此亦古之虺字積年

疑滯豁然霧解此見古人讀書精詳今逸書中亦無蜆二首句也大抵逸書由後人以意刪去又有於刪後錄其意所喜者而存之故無大整篇者 本義

王充論衡曰泰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採掇以示後人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悞者在諸子

南華簡鈔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廷槐撰廷槐字立三號笠山會稽人雍正庚戌進士是編於莊子內篇全錄其文外篇雜篇頗有刊削漁父盜跖讓王說劍之屬則全篇刪之每篇各爲詳註其論文論理純以妙悟不測爲宗大抵原本禪機自矜神解也

觀老莊影響論一卷

〔明〕釋德清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顔廣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觀老莊影響論一卷》提要

影響論跋

此論創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曆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為撫掌及庚寅夏日偶因弟子請益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比頗有流通者未之許也甲午冬又隨緣王城擬請益于弱侯焦太史至時忽失其稿竟不果明年乙未春予即以弘法罹難被逮是時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

秋蒙

恩遣雷陽先是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將閱予京師至聊城以暑病而返於白下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

於旅泊菴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即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故又未果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偶拈出示衆門人通炯輩歎未曾有即願壽梓未就及冬予為衆演楞嚴宗旨適門人寶貴見而歡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也視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為法門重輕況創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

萬曆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于

楞伽室

釋氏德清

觀老莊影響論

明那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述

陋巷居士顔廣⿰目替校梓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且吾宗末學安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為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利俗。若夫當世

君子。安心佛法。為法城塹者。多矣。自有神鑑。固不待言。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及其言論指歸。莫不望洋而嘆也。迨觀諸家注釋。各徇所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為必當。深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於真人。以為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發藥居多。而啓膏肓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胗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衆響斯應。苟唯心識而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況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貴在妙悟。即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

如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

影響論　三

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出於己，而以己為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

影響論　四

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為

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
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
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
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
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
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
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容曲
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

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
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莊老孟浪
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文殊化身也至疏華
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
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
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
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
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

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
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
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
直無文且多重復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
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
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道之言者唯老一書
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至若發揮老氏
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筆乘有言老之有莊

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
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
人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
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
百氏而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
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眞人中國無
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
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沉隱如楞伽是

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濟勝之具故耳觀師有言取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卽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

歟清凉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以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卽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證或一言有當且曰佛

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毘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恒殊不捨緣而即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

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即盍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即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

行良由衆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躐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眞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

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攄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

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跡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

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夷狄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跡固然耳其心豈盡然耶況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攄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跡以桎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

而爲盜賊之資啓攻鬬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沉學者難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

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跡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游戲廣大之若此也。粃糠塵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左衽矣。且當群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衆矣。若非此老蹶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

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溷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尚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入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

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粗障。欣上淨妙離。與去人而入天。援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

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留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統梵衆。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眞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於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群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

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衆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衆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狖之悲修羅方嗔諸天耽樂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鎡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

所緣緣苦衆生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奈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鬪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先王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已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旣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

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辭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舁父棺上忉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

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
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
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誡後世之弘範也嗟
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
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儱侗眞如瞞
頇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檮昧
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尚也與之言
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

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
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
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
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
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
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
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
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
故皈命佛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
八識精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
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
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
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

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
界唯識所變乃依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
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
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
捨惡而從善至若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
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
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袪鬬諍之害而
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所

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絶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脉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即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

物其以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此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之根衆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眞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

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賸語但就衆生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

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剥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絶無分耶然而一切衆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

彼方衆生有執而此方衆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即以定修心生於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

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尚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歸寧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而爲生死根本豈

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其老氏者以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即其精進工夫誠不

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然其立教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據實而論但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源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故佛所破正不止此即出世三乘而亦皆在其中

矣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跡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跡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而遊妙道之鄉矣方[illegible]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憒憒哉此其華嚴地上菩薩而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針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懺非佛不足以板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游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觀老莊影響論 畢

觀老莊影響論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釋德清撰德清字登印全椒人即當時所稱憨山大師者也其書多引佛經以證老莊大都欲援道入釋多惝恍恣肆之言以其借老莊爲名故姑附之道家其曰影響論者取空谷傳聲衆響斯應之義也

參同契章句一卷

〔清〕李光地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軒刻

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參同契章句一卷》提要

參同契章句引

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魏氏作參同契以歌敘大易之文。祖述黃老之指。發明丹經之要。又自以爲闕略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編。互相解剝。今尋其文意則昭然矣。而更二千年未有知者。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膚見。故此書獨無完編。所見數本皆甚殊。不特篇章至碎句亦更亂之矣。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獨其不知中斷二書。及截立標題。亦庸末者之爲。二書之終。又各敘述付授之源。自而指囑學者之密要。所以亂三篇之文。而漠其宗指之所歸。觀者皆未之審也。故爲釐其章句。稍加疏釋。俟後世有魏氏起者。更以訊之。　震方黍根。芷草夏熏。更數龍馬。膺上朱雒。大觀在上。公賦攸剩。三行相生。自述其私。

參同契上　此篇發明易道　　　安溪李光地注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曆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并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用事。至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蚤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除乾坤坎離爲易之門戶。餘六十卦。直一月三十日。一卦以當晝。一卦以當夜也。朔始屯蒙。故晦終既未。循環一年之中。凡卦爻在春夏者。以內體爲重。而起子以訖辰巳也。在秋冬者。以外體爲重。而起午以終戌亥也。然據納甲之法。乾震起子。巽起丑。坎起寅。離起卯。艮起辰。兌起巳。而坤則起未。是雖用內體而有不止於子丑寅卯辰巳者。姑舉其多者言之耳。昏明猶藏顯也。齊戒掩身及居高明遠眺望之類是也。蓋自出入起居。發號施令。無有不順時茂對。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然必以卦爻與日辰相當直而一一求其義理。事應則拘矣。焦京之學蓋如此。其說行於東漢。故魏氏祖述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一作陽 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易者象也。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撢持。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一作色 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鄞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蝡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關雎建始初。冠昏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一作炁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

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
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
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戶不用譚
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匡廓已消亾
謬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申明上節之意而詳言納甲之法也天地設位故尊卑上下之體立日月縣象故寒暑晝夜之用行此乾坤坎離所以爲易門戶也易字乃日月之合故以證繫傳之言易者謂坎離矣旣以坎離爲易綱紀則推陰陽消息不復存其位焉如以六卦應六爻坎離猶乾坤之二用也如以六卦應四方坎離猶中宮之戊己也皆無方位而實爲之根紐樞機故曰器用者空也納甲之法以十干推配八卦乾納甲壬坤納乙癸者始終萬物之義也震納庚巽納辛坎納戊離納己艮納丙兌納丁則皆自下而升如其長少之序及乎推消息應月候惟用震巽兌艮乾坤六卦而坎離不用前文所謂坎離沒亾者正指此也震爲哉明一陽生也月在庚方兌爲上弦二陽長也月在丁方乾爲正望三陽滿也月在甲方此皆候以初昏而恰當所納之候也巽爲生霸一陰萌也月在辛方艮爲下弦二陰壯也月在丙方坤爲晦盡三陰成也月在乙方此皆候

以平明而亦恰當所納之位也六卦消息其義甚廣然日月相加以成朔晦弦望消長盈虛之象最著坎離紀綱之理亦最明故納甲之學以月節爲主而可推之一歲六畫之十二辟卦主一歲者也其始於至日之復猶其始於朔旦之震也終於窮冬之坤猶其終於晦盡之坤也故始言復統天心而又言母孕長子明震之承坤也末復以仲冬節言之舉其兩端而餘可知也中間述五經之義者易始於乾坤之鴻濛書斷自二帝之稽古詩首關雎禮重冠昏春秋正始於元載皆天地人始交之會道之所以造端者連類稱引明乎天地絪縕而萬物化日月摩盪而萬象蘇權輿根基無始不立古之作者其知此矣○象彼仲冬節以下舊在三相類自敘之下今定在此

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眡（一作覩）推度效
符証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
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天河（一作河圖）文下
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
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可不愼乎御政
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
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
乖戾誃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

所部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竟復
更始原始要終存亾之緒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
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
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既以卦爻推配歲月而驗休咎復以卦爻分布象
曜而占吉凶故人君發號施令當循卦爻之節而
謹天象之戒五星列宿經緯萬象臣之象也故五
緯四七乖錯示異則咎在臣下統錄之官如天之
文昌者必詰責台輔以及百官有司使之各舉其
職縣象著明莫大日月日君象而月臣象也故日
月告凶則譴及人主執法之臣如天之執法者必

譏詰過失以悟君上庶幾於皇極之受正而優游
以任下如是則朝無失政國無害道上下交修而
天人協應矣

參同契中　此篇發明黃老之要

內以養已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
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
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脩榦立末可持
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
黃老之要安靜虛無而已隱明內照則是返聽收
視也閉塞其兌則是忘言也三用淪藏故曰三光
陸沉也親之故曰子寶之故曰珠子珠以陸沉而

溫養則雖不顯其[illegible]而美在其中故引易辭黃中
通理暢乎四支者以證之安靜虛無以爲根本則
後此脩持之功皆切己而非由外矣又曰蔽之以
一者何也下文所謂水爲道樞其數名一者與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
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
法金水氣一作亦相胥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
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金華被褐懷玉
外爲狂夫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胞
真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太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

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爲表衛白裏貞居
方圓徑寸混而相符一作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
垣闕狀如蓬壺環帀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密固閼絕
姦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
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亾動靜休息常與
人俱
上德下德用老氏語猶孔子所謂生知學知者也
上德之人安靜虛無出於自然是無爲也下德則
爲之而其功不少休息上閉者收視返聽閉塞其
兌有爲之功也下閉者潛心於淵固厥靈根無爲
之道也無爲之道歸之上德非至神其孰能與於

斯其下則必先以有爲爲也然下閉則上無不閉
上閉而勤行不息則下亦閉矣上下兩竅是謂兩
孔穴法老氏之書以玄爲宗故曰知其白守其黑
此推論之以爲白者金色也黑者水色也水屬天
一爲道之樞故雖爲金之子而反能納母如天玄
地黃鐵爲五金之主鉛之外黑內白人之披褐懷
玉皆是以水德之玄爲用之宗也常有以觀其竅
而常無以觀其妙則若有若無矣髣兮髴兮其中
有物則乍沉乍浮矣故以糸爲主則陰陽交交則
動而和會靜而守境玄之中有白矣白之中又有
朱焉朱者下篇所謂丹也始也以玄爲表而白爲
裏既則白中之朱自裏達表而其中之白者常在
也此猶地之黃而萬古不動天之玄而發爲光華
方圓之道存乎徑寸豈非形化於天地之後而性
起於天地之先者乎然猶閑邪以戒不虞無思而
盈神氣此由下德而達於上德之域矣要其動靜
休息豈有異於人哉起下章外道之謬也

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
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
晝夜不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
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累土立壇宇朝暮敬祭祀
鬼神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
遂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錯輒有違悖逆失樞機
諸術甚衆多千條萬有餘前卻違黃老曲折戾九都
明者省厥旨曠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伏食
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
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
上昇膺籙受圖

闢脩道而迷謬者蓋動靜休息不與人俱者也自
歷臟內觀至於祭祠鬼神皆是惑於小術而不知
黃老之大道雖夢寐感慨心意歡悅然非信息之
眞也明者以下德入德勤行至道其用不休伏食
之久然後道德成就而移居中洲功行圓滿而上
昇天界嗚呼此固丹家之言然吾徒之畏天命者
脩身補過至於歲宴節覜可不愼之哉

參同契下　此篇發明丹經之指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
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
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
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火記即丹經也偃月當作鉛月鉛陰而內陽汞陽
而內陰故以屬坎離月日又以配鼎爐流珠白虎
青龍也鉛者魄也汞者魂也鬼能拘魂如鉛之收
汞月之載日爐鼎之煉流珠白虎之伏青龍也上

下弦。明魄均之時也。均則陰陽和會。天地合德。故兌艮之後。繼以乾坤而體成也。二八者。去朔望各八日也。此以八卦之理言。故曰演易以明之○案周易乾坤象龍馬者龍陽物也而處於陰故其用則始於潛牝馬陰類也而從乎陽故其用則在於行也聖人所以洗其心退藏於密齋戒其身以神明其德者其妙蓋盡於此然則龍者心也道家所謂魂也馬者身也道家所謂魄也身心合德周孔之教也營魄相抱老子之言也道家欲以東西獸象言之故變號曰龍虎龍者飛騰而能潛蟄虎者伏藏而有威猛此其所喻於魂魄之相守動靜之

相須也吾讀此而有省於易焉詩曰時亦弋獲此之謂也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還復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沈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熺。

水猶月也火猶日也水之滅火猶月之蝕日也火滅而後水熱日蝕而後明生蓋陰陽交感自然之道。必滅息而後生息也。此以魄拘魂之喻。以下則言魂之守魄也。金水本一體。故又以金爲月。火爲日。金受火尅。而實從火生。火之色赤。故以金色之赤爲歸性初。而稱還丹也。入火之金。受火煎熬。朔旦之月。與日相包。不知者以爲相滅息也。然金之精不奪。而月之明不虧。則斯時也。適爲還受母氣而復其故性。故月則輪郭沈淪而明生矣。金則鼎質銷鑠而光盛矣○推演五行數至還丹。舊在爐火之下。今定在此。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相含育。佇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

水以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土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

雖有五行然木即火也金即水也其綱惟水火二者故丹家以水火數合三又加土數五爲八石以後言三五者皆指此也水火相制則能還丹然還丹之先必有和合一節工夫後章所謂黃輿者是謂土也土能尅水故當水火交爭之時而能調其勝負至於火滅而水亦乾卒皆化爲泥滓灰燼而歸於土矣蓋沖和元氣者陰陽之祖也此其所以王於四季也此兩章以五行之理言故曰推演五

行數。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伏食之。壽命得長久。金砂入五內。雺（一作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支。顏色悅懌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姹女。胡粉投火中。色壞化（一作還）爲鉛。冰雪得溫陽。解釋成太玄（一作虛）。金以砂爲主。禀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眞。始終自相因。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名學士。高妙負良材。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貲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韶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將來。

贊丹理之眞。斥世術之妄也。蓋丹者。象其色也。金者。象其質也。丹之色純陽。金之質不朽。始於玄而終於丹。謂之還丹。還丹則如金之堅固而長久矣。此金丹二字之義也。所謂入口者。豈眞如外物而哺茹之。近取諸身而已矣。如胡粉得火而化鉛。冰雪得陽而成水。金砂水銀。互相變化。皆因本是同類。所以氣候一至。變化自然。莫之强致。世術據按文說。欲以雜色異類之物。輔益性命之眞。出正入邪。千舉萬敗。不有明者。孰知其故矣。嘗論丹砂鉛汞之說。何所取爾也。蓋鉛也汞也丹也砂也。其中皆有金也。如銅鐵之類則無之。則非所以取譬也。粗質而含精金。塊然肉血之軀。而含聖性。故能施淘鍊之工。則粗質可以成金矣。加脩爲之力。則凡庸可以成聖矣。淘煉不至。瓦礫同歸。脩爲不加。鳥獸草木俱腐爾。末學不喻託號之指。眞以數者爲藥物。燒治服食。期於久視。是誠可嗤也。

參同契後語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文（一作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褰帷帳。瞋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爲賢者談。曷敢輕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葉見扶踈。

此自述其學之源流謂有得於易而受之於師然述大易火記而不及黃老可知黃老丹經通爲一道也韓子云萬生陽明幽晤鬼寰神龍出入人鬼之間仙道如之此所謂幽明共居也朱子謂其啓玄命之秘而當生死之關可謂洩天之符矣

爐火說

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眞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狀壯一作若神下有太陽氣伏烝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窓塵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愼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眞人

雖三篇並述而下篇火記乃其本指故復作此以丁寧學者乃用功之口訣也金水者精也鬼也火者氣也魂也十五者一氣之節五行各具之數也以十五約爲五分而有餘一氣之間分也人身之精有清有濁如水之有清濁也清者少而濁者多

故水之眞而入金不加者二其與金不入而受火化者三既受火化則濁滓去而粹精存亦與金合體而無增耗矣先液者化水之初也後凝者合金之候也中間須歷黃而至赤正如前章水火土會合然後還丹之指會合之後如灰如塵所謂俱死歸后土也自三物合受至此伏蒸溫養是之謂文擣治并合烈火加張是之謂武由是不已節盡濟繼其文武皆如上科至於候滿功成則不與萬物同其枯黑更轉紫色而稱還丹矣粉提一丸喩其細可以出入有無也刀刃圭角喩其利可以解離世厄也○末兩句舊在下篇老嫗成姹女之下今定在此

爐火後語

吾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丁寧學者俾其信向

參同契序

會稽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宴然閒居乃撰斯文歌敘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

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煩。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伏食。雌雄設陳。挺除五一作武都。八石棄捐。審用一作類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成一作斯文。殆有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偽。却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間。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并。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歌敘大易十二句。序上篇。引內養性八句。敘中篇。配以伏食六句。敘下篇。故曰羅列三條。謂大易黃老丹經也。參同契者。言以三者參之而同契也。據此敘則所歌敘三聖之文。蓋樂其和順理義。宜曜精神。流通神化。又準其陰陽節度。則上可以治曆明時。下可以布令施政。上篇所陳。如此而已。後人不知。自開卷即以為爐火之事。拘滯之甚。不足與讀魏氏之書也。委時去害以下。文不可解。或以魏氏不欲著名而作寓語。委時去害四句。藏魏字也。化形而仙四句。藏伯字也。敷陳羽翮以下。則皆藏陽字也。蓋陳字去東字。翮字去南字。與其西邊。則成陽字矣。湯字去水字。而合阨際之邊。則亦成陽字矣。然敷陳羽翮。東西南傾。正三相類三者來朝之意。湯遭阨際。亦即九年凶咎之喻。柯葉萎黃。又猶前章所謂仲冬之節。竹木摧傷也。凡皆丹經取類之語。故以長生之句終之爾。○此敘原在三相類敘之後。蓋古人敘皆在後。而參同契又為三相類之本名。故以之殿全書。今欲二敘分曉。登之於此。

三相類上　此篇申明易道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雌雄相須。胥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畫一作

畫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為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觖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為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羣異旁出。天見其祅。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一作違流

殊域或以招䜣或以致福或與太平或造兵革四者
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
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
周流。屈伸反覆。

此與參同契首章同指亦除乾坤坎離四卦。而以
六十卦直一月之日推之至於一歲也。朔旦屯用
事內卦震用前辰起子。外卦坎用後辰起申。至暮
蒙當受。內卦坎用前辰起寅外卦艮用後辰起戌
其餘諸卦。皆可以此推之參同所謂賞罰昏明仁
義喜怒通乎四時五行者此乃暢言之而極其理
也。

晦朔之閒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
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
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明潛潭見象
發散清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
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
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
盛衰而一作漸革。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
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
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
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爲道
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

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睹故無常位爲易
宗祖。

申言納甲六卦應月候之法朔旦日月交會不盡
起於箕斗。惟冬至合在箕斗然亦不應月行三日
便至昴畢也。蓋朔晦之月平明在坤乙東北之鄉
及生明初昏則在西方震庚之位箕斗昴畢特借
宿次以寓方位爾參同以六卦配六爻而謂二用
無位周流六虛。蓋指坎離言也此既專以乾爻推
配故亦專以用九言之三五。十五也六五。三十也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无疾立表微剛黃鍾建子
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

光曜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
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
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
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
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姤始紀序
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
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時。棲遲昧冥否塞不通
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毀傷姓名觀其權量察仲秋情
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蘖因冒以生剝爛肢體
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亾失至神道窮則反歸於坤元
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遠幽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

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爲主君
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
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詳言十二卦主歲氣之法申參同未盡之指冬至
不盡起於朔旦此亦但据漢志曆元甲子朔旦夜
半冬至者而爲言也參同言消息應鍾律升降据
斗樞故此備列卦氣各具律呂杓建二義有借字
義代本名者如輻輳者蔟也俠列者夾也洗濯者
姑洗也振索者辰也中而相干者仲也棲遲昧冥
者未也林也陰伸陽屈者申也毁傷者夷也任者
南也消滅者戌也亾失者無射也隔閡者亥也應
度者應也皆不必其本義借之以序時候爾〇案
漢人之言易如此朱子疑其與康節先天相似而
實非也康節八卦方位蓋自畫卦次第而來無除
去坎離之說此但以卦畫消息推排故三畫者以
應月節六畫者以主歲序其根固不同也

三相類中 此篇申明黄老之要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
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
陽神日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
立置鄞鄂情主營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
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
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
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上善若水
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
類如雞子白黑相符（一作扶）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
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胎骨弱可卷肉滑
若飴

精者魄所居陰之神也氣者魂所居陽之神也魂
載性而爲道之形體魄生情而爲性之郛郭魂所
以載性者魂之精爲元神神則通於性命矣魄所
以生情者魄之粗爲體質體則受乎物感矣覓者
日也皃者月也氣者乾也形者坤也魂爲氣主如
日主乎天魄爲形主如月主乎地易曰精氣爲物
傳曰始生皃陽曰魂是人之初備乎天地日月之
理而生者也乾動直而根陰故施而必退坤靜翕
而根陽故化而能滋陽數盛於七而變於九所謂
施而退者也故九還而七返陰數盛於八而變於
六所謂化而滋者也故八歸而就六居人之精氣
魂魄理亦如是是以熒魂曠枯則貴乎施而能退
也精莩曠沉則貴乎化而能滋也反諸互爲室宅
之初而執其交相伏食之要如坎爲月其色白也
而反謂之男陰中有陽也離爲日其色赤也而反
謂之女陽中有陰也金由火煉而成是亦陰之根

陽火以金制而定是亦陽之根陰然金所以能制火者以其生水也水性制火而爲五行之祖故學道者首以是爲則焉因而極言水德之善清淨無瑕是之謂眞一老子曰載熒魄抱一能無離言加魂於魄以二抱一則是以水制火而火守之而不去二物不相離矣唯其不相離也是以各居其所而相涵黑中有白窈兮冥中有精如雞子㲉中裹黃眞雄存焉以暖氣覆之則肢臟筋骨咸具誕彌而出所謂脫胎也此章與參同尚德無爲章雖述黃老之意然丹經之要已盡夫黃帝之書不可見矣老氏五千原歸於長生久視之道則是丹經之所祖述者無二趣也下篇特就推演之說而詳陳之爾

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玄且遠感化尚可作一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胷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眞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㫋聽開闔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聰兌合不以譚希言順鴻濛三者既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亾顏色寖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輟休庶氣雲

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氷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沸沸被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汚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淸之路昏久則昭明

陽燧以日取火方諸引月致水二氣玄遠感而遂通況人身魂魄我所固有豈有致之而不至行之而不效者乎閉塞三寶築固靈株則至和充於中潤澤達於外正陽立而眞氣行矣其道皆妙於無而竅於有本乎靜而行乎動故曰反者道之驗也弱者德之柄也始於昏濁而究於昭明此玄所以爲衆妙之門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閼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商宮没水捕雉兎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獲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

亦參同中篇亂章之指

三相類下 此篇申明丹經之指

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敎勅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伐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午乃

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貍犬守鼠鳥雀畏鸇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能有成

伏者制也相克之義也食者養也相生之義也以克爲生以制爲養是則伏食之法丹經之妙也流珠者汞也魂也金華者鉛也鬼也流珠常欲去人得金華則旋轉相因自液而凝魂之於魄猶是也是以陰則先倡而陽不得炎上化而爲水矣鬼拘魂也陽則後和而陰不得沉下拘畜禁門矣魂守

鬼也陰倡而陽和之如慈母之育養而孝子報恩陽迫陰而拘束之如嚴父之敎勅而子孫順令飲之食之敎之誨之二者皆以伏爲食而不相離老子所謂食母敎父意即如此也五行錯王者相生也火銷金金伐木者相克也雖有五行約之惟水火土三者是前篇所謂三五者也及水火之皆會於土也則又歸之於一而已此天地之至精難以言傳者也日月五星自子而右轉者陽就陰也自午而東旋者陰向陽也卯酉者陰陽之限然迭爲賓主者陰陽和也龍能成雲者以呼虎之氣而感於陰虎能生風者以吸龍之精而感於陽此其相

食者也熒惑守西則火入金方太白經天則金臨火位猫犬守鼠而不敢潛遯鳥雀畏鸇而不敢高飛此其相伏者也相伏相食是以相和其道至約其理至妙不知此者則言之妄言也行之妄行也

好者多而成者少由不明其理不循其道故也

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遭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況揆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洩得爲成道立竿見影空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

此段終前文之意五行相克而更爲父母則相生矣因其自然之理而致之則如表立而景隨聲達而響應無有不如其本以相符者傳曰食草者愚食肉者猛食穀者智食氣者壽視其所食而已矣

食野葛巴豆則死非其驗與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道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

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
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
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

姹女汞也。曰河上者。生於水也。汞屬離卦。其體閃
倏。其象中女。故曰流珠。又曰姹女。黃芽鉛也。鉛屬
坎卦。黑中有白。白爲黃根。故曰金華。又曰黃芽。上
章既曰太陽。而此云女。一沿易象。二則正以見陰
陽之交也。陰陽相交。乃能滋化。如牝雞之卵。無雄
不雛。故必如前文之陰陽倡和。三五并而爲一者。
然後陽施陰化。合乎天地之自然也。火屬陰。而炎
上則爲陽。水屬陽。而潤下則爲陰。陰陽互根。定於

參同契　二十五

資始之初。而莫或湞之。男陽也。親上者也。然始生
而伏。死亦如之。女陰也。親下者也。然始生而偃。死
亦如之。蓋由交媾之時。父伏母偃。陰陽反交。定於
受氣之先。而莫或教之。自是觀之。物無陰陽。違天
背元。如是乎其不相離也。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耀德。月以智一作舒光。月受
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
相傾。陽消其形。陰陵災生。男女相胥。含吐以滋。雌雄
錯糅。以類相求。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
得行。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
鈐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

證符。

即參同推演五行數一節之意。以日月之合朔薄
蝕。況魂鬼之相拘。如男女交媾之時。一含一吐。爲
滋生之本也。既以月爲男。日爲女。又以日爲陽。月
爲陰。說見上章。金者月也。火者日也。金化爲水。則
能滅火。火化爲土。又能制水。日月相薄蝕之象也。
陰陽相拘。大要以陰拘陽爲本。故又言男雖主動。
女雖主靜。然至動而過度。則能拘之者女也。魄之
鈐魂。猶是至於二物相守。則動靜不失其時而和
矣。其俱會於黃輿之候乎。此所取類。又以男爲魂。
則日矣。女爲魄。則月矣。

參同契　二十六

丹砂水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
則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
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
都歸戊己。剛柔迭俱。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
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
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
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丹與砂。水之精也。而中有金。故知金水并也。以金
水之合處。知木火之爲侶。故分之有四。混之則惟
龍虎而已。四者之中。水爲五行之始。其餘三物。則
與水一家。而皆歸於土也。以其運行更歷言之。龍

陽轉西。虎陰旋東。二月榆落。八月麥生。冬至日南。夏至日北。凡皆陰陽之交。和氣之會。土德爲之也。然始一終九。則子位虛危。爲五行始。斯知道家之要。歸於厚土。爲其會矣。則水定火。爲其初矣。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獨居。玄武龜蛇。蟠虬相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諾。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一作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硇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此亦參同下篇亂章之指。覩其屢於邪道旁蹊。三致意焉。則凡諸術之失其原。而以謬相踵者多矣。況聖人之學哉。

三相類後語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伏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長存。累積長久。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人。文（一作著）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衆文。學者得之。蘊匱終身。子繼

父業。孫紹祖先。傳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託號諸名。覆謬衆文者。如鉛汞龍虎姹女流珠金丹爐鼎之類。皆根本於一。身非在外也。後人不悟性命之要。滯象執有。求之於外。賢者傷之。故既著書以核其實。又爲亂辭以竅其門。亂辭者。下文楚體是也。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晷影妄前卻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楗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玄溝天漢也。河鼓而臨星紀。大水象也。九年凶咎。指堯時也。皇上。天也。王者。堯舜也。退自改者。因儆予而修省也。晷影前卻。天行失度。凶咎所以來也。關楗低昂。人事得中。害氣所以究也。此以王者旋乾轉坤之道。發吾身變性易命之端也。○案參同之學。以水爲宗。蓋水者。五行始也。取其清澂以配上善。體其玄默以執道樞。則水之道莫至焉。然反清而濁。反靜而動。則橫流昏墊。害亦莫有大於斯者。是故鯀汩五行。出陻洪水也。人亦知之清靜之

道不脩而吾身之五行皆亂矣水流注海禹蹟之大也收精歸根性功之要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導倡前兮蒼龍和於後朱雀翺翔戲兮飛揚色五彩遭遇羅网施兮壓之不得舉嗸嗸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鍾乳崔嵬而雜厠兮交積相支拄

子午寅申陰陽五行之定位也今也升所熬之水於高而没火於下是反其位也故白虎倡前蒼龍和後寅申易矣雀入大水壓於羅网子午換矣蓋陰陽之交魂魄之合其類如此毛羽摧折朱雀受壓之象也魚鱗狎起蒼龍變化之徵也朱雀蒼龍皆陽物故皆有五彩焉五色焉始而摧折者發光之候也繼而狎起者內曜之時也由是加之炎火湧沸不止則自液而凝如犬牙之相錯拒是白虎養成之形矣火功至白乃第一節氣候故凝之以冬氷像之以鍾乳交積支持而不散至此而五彩五色者皆成純白爲黃爲丹白者其路乎

陰陽得其配兮淡薄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爲三五三五并爲一兮都集歸一所

陰陽相交而不相離是之謂得其配既得其配則各安其位是之謂相守青龍也白虎也朱雀也各居其位而俱來朝者會於土也其本但水火二物而已加土則謂三五焉既俱來朝則俱會於土而爲一所矣此自白而黃火功之第二節氣候也

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

甫者十月也火候百日爲一轉三轉十月其小成也九轉三十月則其大成也學道之要以黑爲先久而虛明生焉則白矣又久而中和會焉則黃矣又久而眞陽充焉則赤矣赤黑達表裏者始而以黑爲表赤舍其中終乃赤自內發煉爲表衛二色相雜其形似紫故參同契之爐火說曰色轉更爲紫赫然稱還丹也此四節工夫每轉皆有之然未純熟也三轉而純九轉而熟譬之嬰兒焉十月而脫胎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也第一鼎者天下至尊之鼎也鼎中之食纔如黍米以況精神微妙

之極謂之粉提謂之刀圭皆以此也夫曰還丹則陽氣充滿微陰陽而會天地矣然其細僅若此者蓋愈密則愈充愈微則愈大雷火所過眇似緜煙神龍之行洞入無間不至於此則是苴淤未盡猶糲未消豈所謂天下之至神者乎

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為雨泥竭遂成塵兮火滅化為土若蘗染為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蘗化為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昞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篇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一作本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於賢者

極論人身魂魄乃天地之真精脩治之極則上下同流非由外也故曰聖人與我同類者惟其同類是以可致非其種族則釋氏所謂炊砂成飯也豈有冀哉參同語云世人不熟思此云思之務令熟皆欲反己而思其與天地聖人同類者其丁寧之意一也熟思之要在乎萬遍千周若有物以相之而又非鬼神之力也若天之授之而又非天道之私也詩曰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此之謂也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脣長尺二厚薄均腹齊正下坐一作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根兩七聚輔翼人瞻理腦定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却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塗路遠復幽玄若達此會乾坤刀圭沾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此章言鼎器分寸火候時日申參同契鑪火說之所未盡也夫鼎非器也正位凝命者也火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者也故其分寸則與天地之節而相似其時日則與天地之氣而同流圓三五寸一分作一句讀言其圓之周十五寸又一分也十五應月節一分為閏此五行之數也口四八為三十二寸除兩寸為脣則亦三十耳三十應月節兩寸為閏此八卦之數也兩數互取正明五行八卦之合耳長十二應一年十二月也腹齊正言腹之圓廣上下均齊也以上皆鼎器分寸近而取之則人身之節度也陰上陽下水火交也文武者火之緩急也始七十終三旬百日為一轉也二百六者百日之後一年向餘二百六旬亦以此文武之道調

之也以上爲火候時日近而取之則工夫之次第也玄中含白故曰陰火自白而黃故曰黃根此其自武而文者也七者火也爐有兩竅使火易燃以兩七之陽火輔之則自液而凝精腦充贍此又其自文而武者也二者循環而子胎生焉自幼而壯愛之欲其親也敬之欲其尊也然猶加之防護不敢迷昏者道之云遠迷則誤於垂至乎妙之極昏則失於幾希必也直達於玄遠之域然後得與乾坤合德天壤俱敝也此一段言按節度用功力之後涵養成就之法爐火之成功也

爐火後語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眞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二書命名之旨觀此條尤顯見○此條原在序後今定在此

三相類敘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遠旨意等齊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情自此盡矣

此序自言二書繼作互相補備闡其幽微聯其條貫葉對枝當不相違悖及其所以命名之意亦與前書一也

S
Z121.5
16b
21101000458751

參同契章句一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參同契者參之而同契也三相類者三字之義疏爾魏氏作參同契自以爲闕畧未備復作三相類一篇互相解釋而二千年未有知者心之不達則竊易舊簡以就膚見故此書獨無完編惟漢魏叢書所載似是原本間有竄互不多也獨其不知中斷二書及截立標題亦膚末者之妄云云蓋據篇末參同契者以下有今更作此命三相類之文考舊唐書經籍志載周易參同契二卷周易五相類一卷並註魏伯陽撰三五字形相近未詳孰是然足知伯陽原有此二書也明楊愼稱或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後序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序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類二篇後序一篇合爲十一篇其說頗怪愼好僞託古書疑其因唐志之言別三相類於參同契造爲古本光地是書又陰祖其說惟愼以三相類爲淳于叔通補遺光地則以爲亦伯陽書與唐志相合較爲有本耳書中分章大槩亦與楊本同惟不載徐景休箋註又釐三相類爲三篇而於二書之後各列鑪火說一篇與楊本異則不知光地何據也